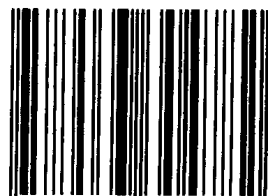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九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性理群書大全七十卷

（二）

題　玉峰道人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性理群書集覽七十卷》提要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集覽】（石曼卿）按宋鑑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以父蔭自豪放落世事自顧不合時乃闕於酒真宗時爲太子中允嘗進備邊策不報已而西方用兵帝思其言欲召用之而延年死矣其爲詩文尚

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
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
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
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
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
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
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
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
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
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
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

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眞味
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須看西晉以前
如樂府詩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
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衮說盡無
餘意黃費安排○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
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
學之如腰鎌劉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
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
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陶淵明
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
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

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
法○蘇子由愛選詩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
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
却有力○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祜字協燭字之類唐人
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
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
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
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
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
賢達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

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
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
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
語出來○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
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
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
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
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
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李太白終始學選詩
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
詩則不然也○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

參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
月中疎則尤佳○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
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
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
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
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
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杜子美暗飛
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
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為人
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
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

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
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
詩則有做不著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
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
而心閑則為之也○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
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
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人不可
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
必心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鬪
鷄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
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

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
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怪得些
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易不費力
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可
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
兒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
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聲
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
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
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
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

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
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底
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
其救房琯亦正○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
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
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
處詩人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
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
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
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
略見一二爾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

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周○
山谷詩精絶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
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
則刻意為之又曰山谷詩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
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
畫高軒過圖云晩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歳月來無多極
其筆力○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
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
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
詩好崔得符小詩好○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
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

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
他是甚麽句法○今特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
人李有詩大畧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稽中
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
等語豈女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
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
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
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
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趍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
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
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

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
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
蘇黄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
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
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今便學得十
分好後把作甚麽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
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
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盡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
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

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敘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
善叙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
大不及後山○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
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江西
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楊大年雖巧然巧
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
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
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
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
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明道詩云不識余心樂將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尚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爲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況後

之作者乎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爲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倜儻之爲尚而極詆涪翁噫群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訖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雖始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爲得非但句工語工字工而可○詩以道情性之正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

也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集覽〕顏謝以下按南史顏延之字延年臨沂人文章冠絕當時仕宋官至太常延之與謝靈運齊名時稱爲顏謝〔沈宋之體〕宋之問傳魏建安後江左詩律至沈約宋之問又加靡麗號沈宋體按南史沈約武康人博通羣籍善屬文仕梁累官至中書將軍丹陽尹尚書僕射著晉齊梁書及文集數百卷○按唐書宋之問西河人偉儀觀善詞章武后時累官尚方監丞與張說等撰三教珠英〔名公〕按宋鑑黃庭堅洪州人以脩實錄謫涪州安置自號涪翁與秦太虛書曰某弟棄不毛州

蘇軾本傳軾號東坡居士又號坡翁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

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顔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只一作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技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退之作琴

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恒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救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

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
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
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
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閫奥如古人者然
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爲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
於得也【集覽】申韓 申不害鄭之賤臣學黃老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韓非韓之諸公子與李斯俱學於荀卿喜刑名法律之學作說難孤憤五蠹說林五十六年秦始皇時爲韓使秦因上書始皇嘉納未幾斯姚賈毀之詔下吏斯遣藥令自殺
人有語及爲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
載爲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集覽】左丘明 按氏族云左丘明因春秋作傳杜預云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宋元豐中詔從祀夫子廟庭追封瑕丘伯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
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眞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
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
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
字眞是奇偉豈易及也○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
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隔
不可企及如己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
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
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
却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
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

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
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
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
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
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
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
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
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著
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
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
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並

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
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
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
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
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概都要變所以做古
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雜○楚些沈存中
以些爲咒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
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
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離騷叶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
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

後來如曾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

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

平正只是又困董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疎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晁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孟堅只填得他腔子（一作腔子跳）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沖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揔之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又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

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
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胷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
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
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
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
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
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
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
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
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
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

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好撰云鋪來這幾字只要會安排）
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
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
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
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
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
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閒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
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
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
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
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闒靸底

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
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
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
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粗似有理又云人晚年
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鋩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
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
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有
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
箇虛心看文字盖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
將這一說來罩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
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

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
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
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
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其方脩韓文考
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
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
語之類辨得皆是黄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
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
會衰了人文字○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
古書之真偽曰鶡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
寫賈誼鵩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

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

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為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詫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沉載浮沉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

[illegible]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illegible]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

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抵文字○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大迫又云今人學文者可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

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時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一云或問太極西銘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

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甚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爲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爲六一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唱三嘆今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喜爲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蘇意一直者比黃夢升墓誌極好其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爲

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敘一段只是自胷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見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那尋常底字○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荊公文暗○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卻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

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着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爲荆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

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錢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

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大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

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
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
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
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
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
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
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
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
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
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
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

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
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
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
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
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
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
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
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
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
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
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

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
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
道俱其非傳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
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
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
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
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
說以訂之〇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
被物欲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
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
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

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
閒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
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
如何知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
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
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
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
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
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
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
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

人之門於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潜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

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疎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疎如此○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老蘇文字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

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一云不能得）[illegible]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

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

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爲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爲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因說欒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

輕文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極多涌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絶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艷處多○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倣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斂衽一云便是今人文字都無他抑揚頓挫　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爲能而好點撿他人不自點撿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胡

文定公文字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
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
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
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
氣脉只見心索性說出恐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闔
闔了又開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
○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
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
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
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
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

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渾厚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
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
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話一
他便從頭鋪說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都載着甚麼年
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
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
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
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
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文只是自底○
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
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

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
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
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
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
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
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前輩文字有氣骨故
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
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
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
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
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

也一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鋪字朴實頭引援朴實頭道理看着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塗眉畫眼只不是本色人然皆足以驚眾以資笑也或云此是禁懷坏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且如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實齋
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
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
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
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
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已○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
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
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

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
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
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
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
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
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
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
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纔要作文章便是枝
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
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
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箇
科段舊曾學曾爲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
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
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
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
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
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
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
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
○文章要理會本領謂理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
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領如字說三
經辨之類○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說

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梢與文章
都差異了○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
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
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
記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
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禀與古人不同今人去
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文字奇而
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闒靸○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
可太頹塌只略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
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
傳安道說爲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
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
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
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
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其因說陸教授謂伯
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
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東萊教人作文
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
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
看○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
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
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麄中間却有好意思

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衮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衮做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爲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

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集覽]九歌註[illegible]述
湘信鬼好祠屈原因爲作九歌之曲以祀之再技按
氏族林蘊之宋孫興中下第歸專心聖賢之學挽
登仕版在詞賦多論取不得其言而歸累覽艾軒先生
題族唐蘇頲武功人感不孫父讓累官同中書門下
三品封許國公題如千言累官諸文館學士
與父讓同在禁中時人榮之開元中拜相識徐黃門日
凡讖緯皆言將來之驗也字之以言其義識盡也緯有
七緯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以漢末
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必有緯也後漢張衡以爲
讖書出於哀平之世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者所爲戒
特許愼曰緯書曲說非正經之異通張平子拔漢書
尚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善屬文通五經作二京賦精思

[illegible]

按二人皆伏波將軍宋蘇軾作碑谿韓文公廟碑按一
統志韓文公廟舊在潮州府治後今山宋學在府治東
韓山封文公為昌黎伯陽韶元祐蘇軾作[illegible]南安軍
學記按一統志南安軍宋初所置今為南安府隸江西
道（西門豹）按史記西門豹戰國魏人文侯時為鄴令
鄴俗素信巫覡歲為河伯娶婦選良民處女投河中豹
問知其故曰今誠娶婦幸來告吾亦往送之至見其[illegible]
曰[illegible]領大巫入報河伯之河中又投弟子二人群巫驚懼
乞命從此遂絕[illegible]其河為十二渠以溉田濮城集按
宋豫章[illegible]城集蘇撫州若得月軒望被一統志待月軒在
瑞州府分寧[illegible]門外大愚山宋蘇轍[illegible]葛州舟過南
康廬阜訪隣者舉日月以肯性理因悟其說至葛作待
月軒以自背[illegible]其事宜黃芳州二學試按一統志宜
黃當名宋初府置今內之蜀撫州府芳州唐初所置今
為縣州府請江西道范貫之奏議序被宋鹽危師道字
貫之蘇州人貶之子舉淮士歷官兵御貢外即秉侍御
史風舊風蘇有開都言官至龍關學士有奏議文集與
十卷從方平進宋按宋鹽張方平宋城人以顧悟銳論
書一閑行蘇論策官禁知政事南京留守知陳州以太
子山師錢仕李論文定初守蜀府得蘇與與其子賦縣
深吾異之於為軾為速官悅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
矣然不必頤以足相高一特靈璧張氏園亭記按一統

志靈壁縣名宋初所置今因之屬鳳陽府（秦少游[illegible]
記）按宋秦觀字少游高郵人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
元祐初蘇軾薦于朝除太學博士遷國史院編修官
[illegible]有淮海閑居集（陸[illegible]）按宋陸九淵居貴溪之象
山教長生傳世人稀之
陸[illegible]按注見卷首姓氏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
腰膂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
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
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
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
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况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
於風雅處只如牆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為不必載而龜
山乃曰此衛為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

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為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
文士之為文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
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
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
斧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
去道愈遠如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
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
文筆如程試文字捭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繳得

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說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
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
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
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
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
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
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
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
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
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敘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
所當文者闕略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

之言如出者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齊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為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摸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撿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或論凡人為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illegible]楚王又與優孟何異

楚國語優孟楚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孫叔敖子父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前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盡忠為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負薪以自食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諸子一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集覽】老子按史記李耳楚苦縣人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即白首因號老子又曰老聃出周為守藏史又為柱下史傳古通經孔子往問禮焉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退曰老子其猶龍乎後見周衰乃西出函關隱去關尹喜求長生術為著道德五千言其言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後世治天下者多用其術學仙之士皆宗焉陰符經李筌撰序云得此經於嵩山虎口壁中不曉其義後至驪山逢一老姥有火生於木禍發必克之語因問之姥乃說以陰符元義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云受之廣成子或云受之元女或云黃帝與風后玄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

【以萬物為芻狗】莊子天運篇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注衍簡出芻狗結草為狗以禳災祭時所用已則棄之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犯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

此私欲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
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低以虛
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
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
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
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
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
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
以為神常誠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
子之意矣○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

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
中只是個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
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
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
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
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
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
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
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
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問楊朱似老子
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
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
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
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
道之用之類○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
曰如將欲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
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
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
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
二書曲折○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
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
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

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渠横云言有無諸子之陋
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
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
退後一着事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貫說將出但任你
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
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
從旁下一着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
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
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
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老子道可道章
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

僞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安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

○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也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樸謂之牡鐶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衛右言左契受之義也○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户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行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

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蘇穎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沉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敢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

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
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
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强之說曰
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
○問他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
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
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
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
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
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

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
剛强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
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
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
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
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
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一便
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多
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
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
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

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
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
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
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
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
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
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
資之之意不善也

集覽　〔揮斥八極〕列子黃帝篇[illegible]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註郭象云[illegible]斥[illegible]八[illegible]發機也又曰運斥奮迅也八極謂之八方[illegible]盡處也〔瞿曇〕之幻語[illegible]釋名瞿曇釋氏名也[illegible]經迦毘羅[illegible]釋[illegible]子字[illegible]多[illegible]瞿曇[illegible]氏幻明[illegible]功妖術也〔柱下史〕[illegible]漢官儀侍御史周官爲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illegible]爲之言其當固不撓也前漢百官表張蒼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
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麗風雷之鼓舞雨露之
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其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
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
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亦只是
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
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
相混殽好惡取舍不相留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
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
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

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埒獨斯世妄意於六合之
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
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鮮乎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為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
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
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集覽】黃老清靜無為之家淡隱示黃老之法請而無為者自正其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之書八十一篇而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為
教大較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
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
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

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後知老氏
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
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為是也○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
然後至於禮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
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
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
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循鴻
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
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
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
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
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為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
是說氣字

列子

朱子曰列子平淡疏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
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
豈乎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
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
由出也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
端云[illegible]禦寇鄭人莊子重其為人多[illegible]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其學
之於[illegible]老子著列子一書多寓言與莊子書相類非
[illegible]可及但因散軼不完有脫盃之者其
[illegible]可亂也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
亦有善者○問商開立之事信乎曰夫道不明於天下
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
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
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
胷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耽莊子君謹
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為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
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
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

其勢必然〔覆覽〕商丘開之事列子黃帝篇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云云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凡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

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待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爲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無全牛熟○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語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以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

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害之計正理

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以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

十三

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

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集覽】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按一統志首陽山名在平陽府蒲州東南三十里即禹貢西首山也殷伯夷叔齊隱此史記周武王平殷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義不食周粟伐殷而食之家餓而死 【堅白異同之說】莊子齊物論以之堅白之昧終則爲竟 已義云堅白注家以爲堅石白馬之盡孟曰堅黃馬石言不不以言堅白則爲馬言馬不以言白亦猶也有馨牛三也蘇黍等注又曰龍泉水中川物特堅利白折堅白之論八黃於以爲堅白所以急利齊辯之曰耳莊以爲不堅黃所以爲利二武辯列皆辯者之事霜又馬髓牛三月並子天下衛白馬非馬見列子仲尼於辯莊子胠篋篇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又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注公孫龍當時辯者之名也成玄英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公孫龍之所蓋將合其以爲同故曰同異

曾齊許氏曰莊子好將來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縢得洋溢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

十四

書便須大着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且其書洋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句句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欲既其實而謂不必既其文欺也【集覽】【漁父盜跖胠篋】莊子胠篋篇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注胠起居切司馬云從旁開爲胠一云發也篋苦協切扣鎖裁也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已（老莊列總論）（ ）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

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
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
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
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
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
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李公
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
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
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
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
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
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
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
知下一節欲占一箇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
洒○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
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
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
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
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
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
精神發出來麤細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

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
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
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
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
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
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周謨曰平
時慮為異教所汨未宜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
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
如何爾○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
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
○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列莊本
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
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
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
為無君此類是也○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
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
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
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
唱其端而列御寇莊周楊朱之徒知之孟子嘗闢之以
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
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

黜大史談蓮亦皆主之以為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
不可以一日無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
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其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
可見其虛誕不足稽矣〔集覽〕米賊張陵漢留侯八世孫一說志張道陵生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退隱於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 [illegible]

魯即納降款〔通鑑〕漢獻帝建安二十年秋七月魏公操至陽平張魯欲降以為鎮南將軍陽平關名在漢中[illegible]中郡西北按史記張魯沛人祖父世為五斗米道客蜀劉焉以為益州督義司馬獻帝建安五年[illegible]中取巴郡朝廷不能征以為漢寧太守二十年曹操攻魯走入巴中尋以衆降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
晉此風益甚晏輩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由是
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棄禮者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
能救也陳頵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
改張然後大業可興道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
以清談為風流之宗[illegible]子於酒去讓輩請立太學而士
大夫皆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煽
之雖謝安之賢不免為習俗所移然於晉亡而不能

華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屠事何敬容歎曰
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為
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
老子之言其害非釋取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為道
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
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
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
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
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施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
故參用之務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
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

可同日語哉又況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
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羌腥羶宮掖華鋒三百年仲尼之道
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潭被圍杌中不
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
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
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
蕩晉遂以亡又曰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
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
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
出一轍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
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

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
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與無所考據不必信
地辨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為學名或以為
樂名無由辨證其初解詩亦疑放排寒但今說作學亦
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案]

管子述書名齊大夫管仲所作也按史記管仲字夷吾叙陽人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也三歸之語入佾篇管氏有三歸注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注婦人謂嫁曰歸管仲一娶三姓女也非是辟雍之義王幼學曰辟海雍涌記王制天子曰辟雍鄭玄曰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陸佃云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養老更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太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雍以致天堂曰獨辟雍家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其義自明已制紀天子曰辟雍不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羅璧識遺曰竊謂辟廱非學也辟君廱和也詩■■■言辟廱其中述鳥戲昆蟲各得其所義鼓鐘■■不妨詞皆非學校中事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其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代功詩中述文王築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
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
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
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
欺其人陰為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
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
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
自五家為軌軌有長積而至于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為
內政自伍人為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為軍五鄉
之師帥之以為軍令名為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
者循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強
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
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
如是哉嗟夫有為為善雖善實利有意為公雖公實私
成周自五家為比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
伍至五師為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
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
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為伯者之私哉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
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
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
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
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辨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
軍旅之事未之學荅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
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
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
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眞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
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
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
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

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此段本不必辨但
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
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予嘗謂鄭氏未能眞知堯
舜而好為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
矣【集覽】【孫子】按史記孫子名武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用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所著
兵書十三篇行於世【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論語
衛靈公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孔文子以
甲兵之事未之聞】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
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
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
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
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其弟遺
使室孔姞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簠
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按左傳定十年孔
子及大司寇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
之樂萊人旍旄劍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
為好夷狄之樂何為於此齊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司請
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
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
歸語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
道教寡人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地以
謝過【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左傳定十
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
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
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
撰出○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
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
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孔叢子所記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孔叢
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
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
述恰限到東漢亡矣出來皆不可曉【集覽】【孔叢子】按語新孔叢子一
書漢藝文皆不載也蓋是白撰出乃其所注之人僞作
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
好左傳
便何見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
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
之說得之朱齋此化書序中所論也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
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

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
安用養耶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
其所學皆外也○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
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
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
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
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

不能及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

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亦得之

西山眞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欲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曰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

其可恃以爲安耶水未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欲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淸有風則濁者渣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有利欲之藏于中也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集覽 董仲舒按漢書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以賢良對策勸武帝勉強學問行道設誠於內等語帝嘉之以爲江都相仲舒學有源委正誼明道之言度越諸子爲漢醇儒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

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是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仲舒言命者天之

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令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別曰道誼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誼是就一事上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

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充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
於掌爲不妄○揚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
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
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
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問揚子
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
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
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學之爲王者事不與上文
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
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成德猶且如此問

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
故作一處稱揚○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影也猶
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
星而應○揚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
東其遡於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
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註解云
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
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畧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
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爲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
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蓋初一二
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則

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
而載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
月相去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
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
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
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
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于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
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溫公云
當改載魄之魄作朏都是曉其說不得○雄之學似出
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
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

下不足者乃益之以踦贏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
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
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
此耳○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
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
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
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
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
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
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

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拙歲是玄
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筭不著○太玄紀日而不紀月
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
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
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
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放周易其
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真氏曰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
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
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

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吳氏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
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
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
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知力無所與於其間
也與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
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技術尚不能
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
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强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
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
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
立一嬴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傅會
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
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
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
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
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
亂道○王通當時有此言語後來被人傅會若續經之
類皆非其作○文仲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
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

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問文仲子云圓者動
方者靜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文仲子言古
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集覽】文中子隋書文中子姓王名通龍門人幼篤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詣長安奏太平十二策不見用退居河汾教授激古作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大業初徵不至及卒門人謚曰文中子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爲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
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
自大欲速之心又有所累[illegible]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
兩漢此是他亂道處○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
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
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

也雖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箇眞誠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文仲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不曰大過之○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盡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不見有者録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爲自張本做雜伯鋪某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讚議誡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晁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虬不何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將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翺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

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爲重耳○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爲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者問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答賈瓊數奏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忘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亦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爲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龔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他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齊去又問他說權義擧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

是揣摩義所以用權今以他說却是以權為嫂溺援之
之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
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本領
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
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
書○問文中子謂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
意思以方圓為形動靜為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
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天下皆
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
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
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

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
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
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
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其功效語
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
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
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
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
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傲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
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

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
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
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
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
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
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
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
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
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
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
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

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
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
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
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
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
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
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
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
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
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
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文

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

也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攷其平生意鄕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

也是以子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

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經說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其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集覽】晉書陸機字士衡吳郡人抗之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領父兵爲牙門將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以機爲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爲孟玖等所譖穎使牽秀收機機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

并遂遇害所著文凡三百餘篇〔房杜〕按唐書房玄齡淄人彥謙之子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太宗徇渭北杖策上謁一見如舊為府記室從征伐獨收人物置幕府累官尚書左僕射居相位十五年[illegible]節[illegible]太尉謚文昭。杜如晦京兆杜陵人自少英邁臨事善斷有王佐之才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進僕射與房玄齡共掌朝政[illegible]〔長孫無忌〕按唐書長孫無忌洛陽人晟之子博涉書史唐初為北部郎中佐太宗定天下功第一封趙國公累遷太子太師高宗後與褚遂良同受顧命高宗初以諫立武昭儀削爵黔州〔七制之主〕文中子續書漢有七制皆賢君也謂高祖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中宗宣帝世祖光武顯宗明帝肅宗章帝〔劉禹錫〕按唐書劉禹錫中山人擢進士登博學宏詞科工文章累官至集賢直學士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遷太子賓客晚年以文章自適白居易推為詩豪[illegible]〔王公墓碣〕按一統志歙州本隋所置今改為徽州府池州本唐所置今改為池州府已上具直隸京師江州本唐所置今改為九江府屬江西道〔陳同父〕按宋鑑陳亮字同父永康人自幼穎異為文[illegible]有奇志恆以經濟天下自任孝宗時[illegible]詣闕上書主於民復讎論宰相得失紹熙賜狀元及第授建康僉判尋卒特謚文毅〔獻公弃〕比按通鑑漢獻帝

名協靈帝中子董卓廢皇子辯而立之[illegible]卓乃脅遷長安卓死東歸[illegible]子丕逼帝禪位廢為山陽公在位三十一年[illegible]宋鑑龔鼎臣鄆州須城人景祐初進士累官同[illegible]屢上疏論事其言和平不峻激使人主易[illegible]語人故其事多施行後以正議大夫致仕[illegible]〔陳十二策〕通鑑隋文帝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illegible]〔陳思〕按魏志曹植字子建曹操次子十餘歲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太祖甚異之。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兄丕篡漢封為陳王薨謚曰思。劉楨字公幹東平人有逸才以文章見重於魏文帝[illegible]王粲等號建安七子古今詩話鍾嶸云若孔門用詩則公幹升堂子建入室景陽潘陸可坐於廊廡之間。沈約字休文注見前卷。謝朓字玄暉陽夏人[illegible]之子文章清麗善草隸長五言詩初在宣城因登三山得澄江靜如練之句古今所稱仕宋為尚書殿中郎〔曹褒〕按漢書曹褒魯國薛人父充治慶氏禮官至侍中褒博物識古傳父業為博士當時所宗朝廷欲制定禮樂遂拜為侍中

韓子總論 荀揚王韓附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為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識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

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韓子〕按唐鑑韓子名愈字退之南陽人七歲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擢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時憲宗迎佛骨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除鱷魚患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遷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為文然一出於正佐佑六經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子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卻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

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眞箇如此他資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爲復是偶然說得著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其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以

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要文其行己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一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顚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密有崇信之意否曰具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麄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

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諭不知大顛與他說箇什麽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楊淺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眞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楊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愼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粗迹至說道理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觝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倡與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知是邊頭帶說得此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集覽]孟尚書按唐書孟簡德州平昌人工詩尚節義擢進士宏詞連中累官至諫議大夫[illegible]爲常州刺史戶部侍郎加御史中丞[illegible]大顛姓楊氏初居羅浮山後歸潮陽靈山韓愈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illegible]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黃義剛朱子門人未詳[illegible]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

故悅肯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眞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歟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

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粃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已下總論荀揚王韓○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駮矣然韓子責人甚恕○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麤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揚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膩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

生底工夫爾○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脩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已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辯○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

得也揚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一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焉求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

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以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其荷篠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閒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揚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

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温公最喜太玄曰温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閑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絶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嘗令學者

論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弈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

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踈更無物事撐拄攙覽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鬭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眞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門不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

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之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三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問人弟子並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

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後世子
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
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
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
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
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為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
然王通比荀揚又夐别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
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
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
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
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

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
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
曾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
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
許多事閒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
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
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
氣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
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
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
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集覽】嚴君平按漢書

嚴遵字君平臨邛人善易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
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月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讀
老子揚雄少從之學曰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亦近古
之逸民也益州牧李強召為從事不就卒年九十餘歸
臺之悔通鑑漢武帝時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
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
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
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
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
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朕之
言漢禍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
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
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
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
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
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
補邊狀與計對云云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
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事在征和四年雲英咸韶
漢武之樂按漢禮樂志黃帝作雲門帝嚳作五英堯作
咸池舜作大韶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是之謂六樂也
泰伯三以天下讓吳越春秋古公周大王之號名亶父
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

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
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
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
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
為句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
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賢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植寵衰
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由是重諸侯科禁而
茲寵日衰中說言其善讓吾未知焉敬有三仁論語微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蓋仁者天理之正三人出處不同而各安乎天理之正
故曰三仁荀氏有二仁文中子曰荀氏有二仁生也以
濟時死也以明道注荀氏二仁謂荀彧或荀攸也注見後
卷坑焚之禍通鑑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三
十五年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

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蘇氏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之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牓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集覽】歐陽子脩宋廬陵人字永叔廬陵人觀之子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教育之舉進士甲科仕仁宗皆為諫官論事切直韓琦范仲淹相繼罷去脩上疏極諫出知滁州遷為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與韓琦策立英宗熙寧初以太子少師致仕自號六一居士卒贈太師諡文忠脩多所著述撰唐書五代史文章名冠天下與唐韓愈並稱云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蘇子 王安石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

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未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illegible]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

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非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揚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

正又曰予弟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揚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瑕而援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凡以指簡靜然謂簡靜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何以異弟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譚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倘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不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此程氏正傷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裁抑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王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為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蕩其心自非眞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眞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眞偽判

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而欲望其至之
乎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
範但其辭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
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
終帙而罷非故欲絶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
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
亦無摧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坡善議論有
氣節○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
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
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
兩箇物事看○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

氏以程氏為姦程氏以蘇氏為縱横以某觀之只有荊
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横者流程子未
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譏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
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
而言楊道夫問坡公善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
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撿點故恁詆訾
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
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荊公做不著遂中
他說然荊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
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絶無所嗜惟近
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

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
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汙似
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
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荊公
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
愁裏過壯心偏旁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荊公
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荊公
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
知從其游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
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初若使盡聚
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

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
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
箇好○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
其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
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
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
理未易縷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
為所眩耳其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問荊
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
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
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事

鯀崇伯鯀之子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都安邑以金德王鑄九鼎以象九州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在位二十七年而崩

湯文武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偽也聖人無偽

〔集覽〕湯文武按史記商湯王姓子名履契之後商為夏方伯夏桀無道暴虐百姓湯聘伊尹為相率諸民伐桀放于南巢諸侯尊湯為天子都于亳以水德王用建丑之月為歲首在位十三年而崩○周文王姓姬名昌王季之子為殷西伯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之徒來歸發政施仁賢者來歸自岐徙豊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享國五十年而崩○周武王名發文王之子為后稷十六世孫見商紂不道拜太公望為師率諸侯伐紂克之諸侯尊武王為天子都于鎬以木德王用建子之月為歲首在位七年而崩〔高宗〕按史記商王武丁小乙之子恭默思道夢帝賚之以良弼得傅說為相君臣道合政事脩舉重譯來朝者六國殷道復興號為高宗在位五十九年而崩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集覽〕周宣王按史記周宣王名靜厲王之子共和立之任賢使能王化大行周室中興在位四十六年而崩〔尹吉甫〕按史記尹吉甫周人也有文武才能周宣王時為大將北伐玁狁有功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宣王伐淮夷吉甫以卿士兼內史掌策命尋復文武之境七會諸侯於東都中興之功吉甫為盛〔張仲孝友〕小雅六月篇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註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伊尹　傅說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傅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集覽〕伊尹按史記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以幣三聘之遂幡然而起相湯伐夏救民以天下為己任一夫不獲其所曰時予之辜又相太甲而放之使之遷義卒成令主孟子稱其聖之任者也〔傅說〕按史記殷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以象求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為相〻事令為今平陸人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使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捨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峯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庸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魯衞

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集覧】魯衞二國名按史記魯世家周公子伯禽之所封也國治曲阜自伯禽至頃公凡三十三世歷八百七十二年爲楚考烈王所滅○衞姬姓侯爵武王弟康叔封之所封也國治朝歌自康叔至君角凡四十三世凡九百十二年爲秦二世所滅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按春秋注衞靈公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南子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事在左傳哀二年

五峯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讎也衞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讎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衞之政矣【集覧】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讎左傳桓十八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

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上車魯人告于齊曰寡
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
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魯人立卅子
同是為莊公文姜孫于齊不敢歸喬國之大綱在於正
名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
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云家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程子
曰管仲為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既蠱矣雖兩管
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集
覽】內嬖六人史記齊桓公內寵如夫人者六人注謂
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
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
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

管仲所恥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邪夫大人者顧時
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
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
以天下為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
豈不小哉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
治人斯言得之矣【集覽】朱紘而鏤簋記禮器篇管仲鏤
簋朱紘注鏤簋簋有雕鏤之飾
也紘冕之繫以組為之自頷下而上屬於兩旁之笄
垂餘為纓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反坫而三歸論語
管氏有三歸管氏亦有反坫注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坫
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諸侯之禮也

荀息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
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
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
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
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
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
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
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
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集覽】荀息後
號志
荀息春秋晉人獻公時為大夫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師
還襲虞滅之息初輔奚齊奚齊見殺又立悼子輔之悼
子亦見殺息遂死焉奚齊獻公次子驪姬所生皆里克
按史記里克晉人獻公時為大夫公使太子申生伐東
山皐落氏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
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帥師非太子之事也

狐偃　趙衰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
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脩身
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
圍天子之邑勸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
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
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
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子犯可
及【集覽】狐偃按史記狐偃晉人突之子文公為太子時
出亡在外偃與兄毛從之十九年比文公定王
室宣信諸侯而霸天下大抵多偃謀也趙衰按史記趙
衰晉人風之孫有謀智謀畫耳從於翟與舅犯謀適

楚勸受楚客禮適秦相公子糧既歸勸入定襄王命為卿以讓欒枝文公反國及霸多出其謀

趙文子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集覽】趙文子按史記趙武晉人衰曾孫父朔為屠岸賈所殺朔妻成公姊遺腹生武武賢索之急賴程嬰杵臼以免後立為卿相悼公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諸侯以是睦於晉卒謚曰文〔衷甲〕之變貫甲於衣之內也左傳子木衷甲以為人〔及崔慶〕之盟齊世家崔杼弒莊公立景公以崔杼慶封為相與國人盟晏子不與其辭不肯盟〔賁育〕王幼學曰孟賁齊之勇士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〇夏育秦之力士穆公用之為將以伐西戎聞風披靡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集覽】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書畢命嘉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注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道四世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國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

子產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

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集覽】子產按史記國僑字子產鄭作封洫不毀鄉校制參辟鑄刑書上下有服都鄙有章孔子過鄭因興之事及卒泣曰古之遺愛也〔鑄刑書〕國語鄭鑄刑書士文伯曰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七出而象之〔作丘賦〕國語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為國國將若之何丘十六井當出戎

馬一匹牛三頭故子產[illegible]其田[illegible]之田[illegible]其父子國為尉氏所害今重賦[illegible]百姓[illegible]之〔宣子〕按史記韓宣子韓獻子之子晉頃公時與韓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之地定公時與趙簡子侵伐中行氏由是封疆日廣〔韓獻子分謗〕左傳成公二年晉師伐齊及衛地韓獻子為司馬將斬人郤獻子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九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殊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既稔者不縱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

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强考其所爲惟作立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凢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集覽】簡公拔道要鄭簡公僖公之子元年諸公子謀欲殺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三年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孔使尉止殺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止之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十二年公怒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君逐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季札使鄭見季子如晉交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

商鞅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謾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閑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盡做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辟之開也【集覽】商鞅按史記公孫鞅衛人以景監入見秦孝公說以强國之術公大說以爲左庶長乃定變法之令法旣具未發號令與木示信罰不諱彊大賞不私親在秦十四年行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法於私鬭鄉邑大治列侯封於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無何孝公薨惠文王立或以反告車裂以徇

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者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毋手如何得他合口當看商鞅行法始末

○問秦謫戍法先發吏有謫籍及贅壻賈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爲謫罰以抑之所以立致富彊

樂毅　孫臏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只是他每發去立說後都不去考教子細這箇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運些發遣了他以慰

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上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能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樂毅苦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及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借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殺得盡其策不失之【集覽】樂毅按史記樂毅其先人樂羊之後自魏爲燕昭王以為亞卿伐齊下七十餘城封昌國君後奔趙封望諸君漢高帝時求毅後得其孫樂叔封之樂卿號曰華成君孫臏按史記孫臏生阿鄄之間孫武之後世孫與龐涓俱學兵法涓為魏將嫉臏賢以法刑斷其足齊使歸威王以為師魏攻韓臏用減竈法誘魏國度涓夜至馬陵白書大樹涓果至見白書讀未畢萬弩齊發涓智窮自剄臏由是名顯天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僴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警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一等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趙括　魯仲連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若非見棄於人安能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鬱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睢談笑而取秦柄其讎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集覽】毛遂按史記毛遂乃平原君趙勝門下客也周赧王時秦攻趙邯鄲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與門下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薦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至楚言從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楚王曰客何為者也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縣於遂手豎子耳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集覽】趙括按史記趙括馬服君趙奢之子少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時秦攻趙趙使廉頗將長平堅壁不出秦之間言曰秦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括徒能讀其父書傳而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使括為將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王不聽果為秦將白起所射殺卒四十餘萬皆降秦阬於長平【集覽】魯仲連按史記魯仲連齊人嘗游於趙

閭巷急難遊新垣衍說趙請帝秦仲連見衍極論帝秦
之害秦軍聞之遂解於是平原君以千金為壽仲連笑
之所去後田單問策於仲連遂下聊城齊王欲爵之仲
連不受逃於海上曰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
世肆志焉蘇秦之相六國從約之本傳蘇秦初出遊
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及說六國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行過洛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兄弟妻嫂側目不敢仰
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秦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
況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
印乎張儀相秦以連衡之本傳張儀與蘇秦同師及
秦為從約長時乃使儀候之數日乃見坐於堂下食
以僕妾之餐告舍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求進
故辱之儀怒入秦蘇君使舍人齎金帛車馬陰結助之
卒相秦也范雎說秦以遠交近攻之本傳范雎魏
人嘗從須賈使齊々王悅其辯口賜之金賈歸告魏相
齊々怒擊雎幾死置廁中雎之後逃出更姓名曰張
祿入秦々昭々以為客卿時魏冉用事雎說王奪之而
代為丞相々號應侯他日須賈聘秦雎微服見之賈曰范
叔固無恙一寒如此哉取綈袍贈之遂為賈御至相府
雎先入不出門下以實告賈乃膝行謝罪雎曰汝得不
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具請諸侯

坐堂上以莝豆馬食之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疎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
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當是時應
侯行千金於趙以為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
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以名用人失之趙
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
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為利括之為將也是括虛張疎繆
之實已久聞於隣國其主不知之耳〇問趙長平之敗
曰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為之兵端一開
平原君實為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
欲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伐野王而上
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
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狙詐
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今上黨有垂
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彊大不能得之弱
小而弱小顧能得之彊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
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
勢暗於狙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
長平之敗豈獨趙括為之哉【集覽】應侯行千金於趙以
為反間周赧王
五十五年秦攻趙々使廉頗將長平堅壁不出趙王怒
數讓之應侯使人行千金為反間曰秦獨畏趙括為將
耳趙王信而用括既而括果為秦將白起所敗其卒四
十萬皆降坑於長平〇平原君史記趙勝諸公子最賢
喜賓客々蓋至者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封東武城號平原
盡散家之所有以享士得死士三千人卻秦軍

君與齊孟嘗楚春申魏信陵號四豪〇史記馮亭
國韓上黨守時秦白起伐韓上黨路絕馮亭
民謀曰鄭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之秦必攻趙
一則可以當秦矣卒降趙本周赧王五十三年秦拔韓野王
王後說野王名本所望今為河內郡
有治所仍屬焉〇狙詐之術陽子問道篇曰狙詐之家
狙詐莊子狙公朝三暮四以智籠衆狙即狙詐之
言兵法權謀家流用此巧詐之奇也〇蠶食於韓
秦人蠶食於東諸侯并六國
如蠶食桑葉然必自近以及遠也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疎節憤激陳義有非策
士所能及者矯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
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縶而豢
養於樊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
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
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其入之豢

義則雖有奇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耳碌碌人下者往往而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其術以干時君視其所好以投機權捭闔之微名射利問無它道者間有感慨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惜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撟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睢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術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避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蜋之威抗臂秦廷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

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足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欲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鄉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加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道哉抑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之論著云【集覽】藺相如史記藺相如趙城人初仕趙為舍人時趙有良璧秦請易以十五城相如奉璧入秦秦負約相如乃完璧歸趙及秦王與趙王會澠池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秦終不敢勝趙以功拜上卿○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而遷孟子梁惠王篇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逞螳蜋之威莊子天地篇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

或問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以某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鬭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

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類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集覽〕(和氏璧)[illegible]時楚人嘗於荊山得玉璞獻之厲王以為詐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復獻之又以為詐刖其右足及文王即位乃抱璞泣王使人問之曰臣非悲刖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琢之果得玉封零陵侯不就(黃歇取楚太子)通鑑周赧王五十二年楚頃襄王疾病黃歇特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往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敎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是為考烈王以歇為相封為春申君

廉頗　蘇秦　張儀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荊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己而發於人烏可久邪〇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為蘇秦也〇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豈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諒事不可以情告也

〔集覽〕(廉頗)按史記廉頗趙人惠文王時將兵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故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蘇秦)按史記蘇秦字季子洛陽人師鬼谷子遊說秦王書十二上而說不行裘敝金盡憔悴而歸妻不下織嫂不為炊後從說得行并相六國佩印而歸妻嫂不敢仰視秦歎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張儀)按張儀晉人張老之後出居河東始嘗與蘇秦俱學鬼谷子之術後相秦惠王言忠計從及蘇秦死後秦攻從約說六國事秦歸報未至而惠王卒武王立不說儀〻乃服身相卒(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通鑑錢因丙辰年趙孝成王使廉頗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〻怒攻之遂出奔魏久不能用趙以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若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於楚

屈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

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榘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睢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益彊寧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睢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挫其鋒折其首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況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集覽】范睢按史記范睢魏人游說諸侯欲事魏家貧無以自資而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爲賈所譖魏相笞毀之睢脫身入秦爲相封應侯穰侯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芈氏異母弟也武王時任職用事及武王薨迎立其弟稷是爲昭襄王拜爲相既而爲丞相封穰侯秦塗蚤國及諸侯畏之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郤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爲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先岳之分裂天綱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爲已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集覽】鮑叔按一統志鮑叔牙齊人數與管仲賈分財多自與管仲於桓公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知人也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國語孤偃字子犯晉大夫文公爲公子時出亡在外偃從之十九年比文公定王室宣信諸侯而霸天下大抵多偃之謀注孤偃爲晉文公舅故曰舅犯先軫按史記先軫晉人文公時爲大夫城濮之役將中軍遂敗楚師文公卒秦人伐鄭襄公從之謀敗秦師于殽子虎亦爲大夫卒於齊曰貞王母從晉上卿郤克與晉之子景公時使克於齊齊頃公母從帷中觀而笑之克怒歸請伐齊不許又使克率兵車八百乘與齊戰於鞍齊師敗績追之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又使克將兵伐齊頃公走晉追比齊使太子彊爲質而求平晉不與必得蕭桐姪子爲質齊頃公母也蕭桐姪子不義晉乃許之平宋華元按左傳宋文公四年鄭伐宋華元將以戰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元人文公四年鄭伐宋華元獲之楚子文按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名之楚人謂之伯比子之父田於夢而見之乃收而養之楚令尹子文生於是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爲令尹三仕三已無喜色令尹子文之舊政必告新令尹曰忠矣蔿賈按左傳蔿賈字伯贏楚大夫子玉治兵於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曰不知所賀日而畢國老皆賀子文賈之百里奚按春秋傳百里奚虞人事虞公七年而無所遇知其將亡不諫而先去之秦困於牛口之下秦穆

公聞其賢以五羊皮贖之授以國政秦日強盛號曰五羖大夫

秦

始皇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僕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斁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備見〕始皇

按史記始皇名政莊襄王之子實呂不韋之子也二十六年始滅六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以水德王十月爲歲首變三代之制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惡侯生以古非今燒詩書百家語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在位三十七年巡帝位十有二年東巡死崩于沙丘〔王翦〕按史記王翦頻陽人將兵六十萬擊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用兵與白起齊名〔王怚中而不信人〕王翦傳注徐廣曰怚一作粗通鑑釋文曰怚通作粗心不精也戰國趙策智伯麤中而少親注麤與粗同疏也然漢韻內無此怚字惟御韻內怚音將預反驕也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埽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焦　陳勝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若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祈秦之幸皆憎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道言之士也而爲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汩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役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備見〕

茅焦史記茅焦齊人秦嫪毒之亂始皇遷太后於雍下令曰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最後諫言甚切直始皇悟母子復合如初陳勝史記陳勝陽城人嘗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遂起兵于漁陽二世元年七月與吳廣詐稱公子

狄翁號大楚懷自立為楚王實為項氏所逼旨假秦之號
將軍章邯拒之廣為裨將南城所敗勝之御莊賈殺勝
以降秦秦稱秦之主陳涉叛秦爵賜子云所人之主嘗人之
賓[illegible]所分之陳涉偷賊也遂驅龍之顏而取其珠世說
河上[illegible]家貧織蕭而食其子沒川得千金之珠翁曰珠
在[illegible]頷下子遭其睡也使其寤子當為齏粉虎口而
奇[illegible]食了孔子曰疾走
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陳涉之王也其基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
之張耳陳餘游從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舊史按
其[illegible]謂其不許而從而欲毆說不如是其事當復如
何[illegible]其所[illegible]忿也猶曰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
[illegible]所置王侯將相微矣而史談之若曰夫涉起
謫[illegible]而首事者在兇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
其[illegible]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從不勝其憤憤之心夫

一旦之死為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至也在天下後
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
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
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蓄憤乃其所不虞之戍卒
猶能為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
猶辛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隱王猶曰此秦民之
湯武耳【集覽】張耳史記張耳大梁人嘗亡命游外黃後從漢高帝定天下以功封趙王陳餘史記陳餘大梁人好儒術與張耳為刎頸交秦滅魏購求耳餘兩人變姓名俱之陳為里監門後從陳勝起兵餘立為代王烏止誰至詩小雅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總論

五峯胡氏曰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
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
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
敗倫理所以道之也防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
則倫理不可得而敘堯爲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爲宰臣
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
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
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
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
知[illegible]詐愚之制浸隳浸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
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脩
矣[illegible]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

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隳浸喪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
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
五數可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
大吞小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隳浸亂先變於齊
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
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然天也其後亡天也
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
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又以
亡秦為可法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子曰
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

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備則依舊倒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舉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illegible]豈不是倚()問溫公稽古録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説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illegible]攻守之以道且不可保況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illegible]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曰賈生溫公[illegible]論若[illegible]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爲攻取者

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既得之後而謀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反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集覽〕〔[illegible]〕古今通要秦惠文王孝公子以周顯王三十二年即位蒙已成之業諸侯來朝天子賀致文武胙一戰勝魏上納地至取五國之師會盟攻秦上出兵敗之五國敗走於是滅蜀伐趙伐韓伐楚凡斬首二十五萬二千在位二十七年○武王名蕩惠文王子以周赧王五年即位[illegible]求賢將官賞從初置丞相甘茂攻韓宜陽斬首六萬[illegible]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説皆至大官王與孟説舉鼎絶臏而死國人族説在位四年○昭襄王名稷武王異母弟以周赧王九年即位伐楚伐韓伐魏伐齊伐趙伐燕凡斬首首虜坑殺沐死一百五十四萬六千遂并西周而滅王亡矣在位五十六年〔集覽〕[illegible]亥始皇少子亡始皇之崩李斯趙高詐詔始皇入子立胡而立之在位僅三年陳勝吳廣兵起沛公率兵入關趙高弑之于望夷宮〔集覽〕既殺胡亥立秦王子嬰秦王之子趙高弑

胡亥立之既而使齋見廟乃稱病不行高自往[illegible]
秦王子嬰高夷其三族在位僅四十六日沛公兵至霸上[illegible]
襲秦軍出降
而天下歸漢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六十

歷代二

西漢

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二事一是有未防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二是有懷王

[集覽] 高帝姓劉名邦字季沛豐人秦亂起兵於沛自立爲沛公入關降秦子嬰五年即帝位都長安以火德王高帝好謀能聽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人受秦所以漢治不依復古在位十二年從漢書懷王名心楚懷王孫故項梁求立之以從人望及梁死諸將尊爲義帝主約遣宋義伐秦先入者王之及沛公先入項羽致命于懷王[illegible]懷王怒從之于郴潛遣英布殺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碁曰碁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碁嘗見高碁云高低碁不甚相遠但高碁識先後着耳若低碁即以後着爲先着故敗昔有高碁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而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碁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爲先着也又曰圍碁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碁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illegible]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大怒漫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精遠但當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是詐後來何故却成事朱子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皆約又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一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則自俱斃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

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集覽] 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以挫其銳通鑑漢王二年隨何說九江王黥布畔楚歸漢既至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通鑑梁武帝太清元年東魏大行臺侯景遣使奉表于梁請舉河南十三州內附梁主召群臣廷議皆言與魏和不宜納其叛臣梁主自謂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忽納景因以生事惟朱异力勸納之梁主乃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 [闕] 韓信欲爲假王韓大慢罵良平躡足通鑑漢王四年韓信既定齊地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

通鑑漢王二年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當良其從太公呂氏間行遇楚軍為楚軍所獲諸侯復皆背漢與楚附錄之國通偶漢高帝七年匈奴寇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單于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敬為建信侯附錄樂府平城之圍陳平知閼氏妒忌造木偶人舞於陴間閼氏慮冒頓下城必納之乃退軍史云秘計鄙其策下闕

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為懷王為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章楚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一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詎料其賢能若是邪始而為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為天下之義主始以為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為辭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為楚也而祇以為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為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為者亦天也○高帝之為義帝發喪也三軍縞素天下之士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帝之於懷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為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問高帝約法三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兒曹嘔呴之為者當離稚未定之時務為寬大長者以媚悅斯民孰不能者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輩呴嘔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心仁聞出於至誠憐恤之意雖草萊私約遂以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博哉○問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

高祖明達何不慮此曰懲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强大○問漢高人謂其寬仁長者韓彭英盧猶未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即將將之餘智未忘寬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問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爲義帝發喪因人之矩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責己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爲義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集覽　羋子而王之通鑑秦二世二年居巢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以從民望　封同姓通鑑漢高帝六年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分楚地爲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爲荆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　尾大不掉左傳昭十一年尾大不掉　掉搖也譬諸禽獸其尾大則不能運掉也　封三庶孽分天下之半胡氏曰高帝不能稽古制也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云云　韓彭英盧謂韓信彭越英布盧綰也　按史記英布六安人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因改姓黥秦末以兵屬項梁楚漢元年項羽封九江王二年歸漢以封淮南王五年漢滅楚韓彭旣誅因而謀反上自將討之戰敗被殺○盧綰沛人與漢高帝同里閈其生又與帝同日帝以爲太尉封長安侯帝即位之年燕王臧荼反帝擊虜之立綰爲燕王十一年相國陳豨反綰與通謀帝召綰不至十二年遣樊噲將兵擊之綰亡入匈奴

象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那也不行不得况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躡足不悟後大害事

文帝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

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

集覽　文帝按漢書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周勃等迎立之諡法以安民則民爲人謙讓儉朴以德化民海內又安殺致刑措雖治平然制度當禮樂則謙讓未遑焉在位二十三年　薄昭按通鑑薄昭吳人薄太后同母弟也帝即位封昭爲將軍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殺之帝不忍誅使公卿往哭之昭自殺　李德裕按唐鑑李德裕贊皇人吉甫之子穆宗朝翰林學士凡大詔令典冊皆更其手敬宗朝獻丹扆六箴拜西川節度使建憲宗累官門下侍郎拜太尉封衛國公自元和後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罷德裕從容裁決率然若無事之時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賈誼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

處己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集覽】竇廣國按漢書竇廣國字少君平陵人文皇后之弟以貧賤後后新立貴兄長君至長安自陳帝選有德行者與居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帝欲相之而恐天下以吾私外戚久念不可乃止之卒封安豐侯申屠嘉按漢書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羽累官稍遷為淮陽守文帝時遷御史大夫拜丞相封故安侯嘉為人廉直不受私謁鄧通以幸臣戲殿上嘉欲斬之赦臣乃免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緣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以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

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為慘酷或曰黃老之教本不為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傅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纖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纖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及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集覽】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通鑑漢文帝元年南越王佗反自帝上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賜佗書佗皇恐頓首謝罪稱臣奉貢[illegible]不敢賜以几杖等事漢書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稱

疾不朝京師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益有反謀更人為秋請文帝復問之對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益解文帝欲短喪通鑑漢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南軒張氏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為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己之立為漢社稷非為己也故不敢以為己私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千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

曰帝既臨定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臣
諸臣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已記史者亦可
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亦有道以服尉佗之強恣
自尊為帝猶難於服之而帝待以德遣使道以一書而
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臣奉貢天子皇恐報書
不敢僭亨嘗詳味帝所賜書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
也如此書之首稱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北棄外奉北藩
于代蓋後世之待夷狄往往以為辭於是等皆在所
謙遜矯飾以示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
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
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以
越吏為歉哉若吾以驕詐蓋之則彼亦且慢以難我必
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
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
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
之徒獨有一賈誼為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
恨而亨亦不易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為一時之小康
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
家衰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忽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
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
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
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隨
吳王漢書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初帝封為吳王召而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對曰不敢文帝時濞以博局殺子之故稱疾不朝帝賜几杖以優之景帝削濞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引逃亡謀為不軌晁錯劾之詔削封邑濞與八國舉兵久上律問亞夫將安誅之淮南王漢書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高帝八年過趙趙王獻美人幸而有娠趙王禁外宮舍之及貫高等謀反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及美人繫之河內生厲王即自殺帝令呂后育之十一年誅英布立為淮南王文帝即位自以至親驕蹇不奉法所把不號詔發勿王遷蜀道死絳灌數漢書周勃沛人以材官引彊從高祖敗功居多高后崩勃與平共誅諸呂迎代王即位是為文帝勃為丞相後以絳侯就國卒諡武侯○灌嬰睢陽人嘗以販繒為業從高祖定天下封潁陰侯後與周勃平諸呂共立文帝以功進太尉右丞相卒諡曰懿侯

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
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也
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邪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
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亡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
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
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
成康復起不能易也○問漢文平生所為大抵出於黃
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黃老不聞有無情少恩之病何邪
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
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問漢文殺薄
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未知孰是
曰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乃是惜一人
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斷○問漢文時吳王不朝賜
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跋扈節推者何異不幾於姑

令文章娛然可述惜其外窮一武功內極土木信惑神怪巡遊無度百姓疲敝微輪臺一詔幾不免為秦矣在位五十四年呂后嫚書漢書外傳匈奴冒頓為高后時遺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矣西域司馬彪續漢書曰西域內有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哀平時凡五十五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〻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霍光按漢書霍光平陽人武帝朝為奉車都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受遺詔輔昭帝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及廢昌邑王立宣帝前後秉政二十年甘露中圖形麒麟閣署第一汲黯按漢書汲黯東郡濮陽人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嘗對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語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黯前奏事帝不冠不敢見其見敬禮如此後守淮陽卒漢廷以直諫名者黯為首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搢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為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為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秦繆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為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二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多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畱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恩澤後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為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集覽】昭帝按漢書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七歲即位霍光秉政天下無事惜其享國不永無子而立昌邑王賀無德光廢之乃立宣帝在位十三年

潛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為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曾不獲如其意蓋嘗致神於蓬萊跡形於海上魂交黃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賓饗嘗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

家之事爲不無盖非帝之所可𢍰矧其實無有哉今徒狃於力之所可爲而謂神仙可以力致曾不察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用哉觀諸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矣○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求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宏規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爲故事夫武帝崇儒之君子厭文吏武功之不學無識陋國初淺近之規以爲儒

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厚爵重封以激厲儒者則武帝之善意人亦孰得而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是而有憾焉盖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而爲相後之爲儒者孰不欲競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大夫之心術自茲盡壞矣況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列侯爲相雖漢之規陋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慊而猶欲假封侯以爲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封侯者漢史自爲恩澤侯自是以恩澤侯者相望於前後使恩澤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說矣故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委靡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銳氣之可畏而委靡媕懦之風漸[illegible]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趙堯申屠嘉張蒼[illegible]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真儒侯者又非軍功[illegible]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而不善則奈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集覽〕伐匈奴也不能大不襲王庭則不足以[illegible]漢武帝元狩四年遣衛青霍去病[illegible]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illegible]封狼居胥山而還自是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illegible]不窮河源不歷嶮度則不足以快其欲

〔質實〕漢武帝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窮河源而眞國復浮西南夷事土木也不眼千門萬戶則不息是鑑漢武帝太初元年春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東南闕西兕圃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畢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高道相屬貝隊僉也不告醬則不休通鑑漢武帝元狩四年詔令諸賈人未作名以其物自占卒緡錢二千而一筭又民有軺車老皆有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與入緡錢有艘告者以其半畀之貝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通鑑漢武帝元鼎三年令祿送徒入財補郎初所忠言世家弟子富人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日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吏選衰矣注平推書富人聞難走掬馬弋損博戲亂齊民諸犯令相引命曰株送徒應劾曰孫損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藝也諸坐博戲事決爲徒役者能入鐵得補即索忽曰李奇云先至者爲戲株也送當作難選引也應李二說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仗若得其根本則教業自得故曰禁送徒文須曰凡歸雖賻者爲珠博云掛嬴之勝三歲爲株今聞難走馬者肩之因其闕雖膝時名也其崇儒此不許雜則不禁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七元朔五年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陳同父日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定生貪興大錄宗傳董道所以爲博也其置員也不代田劃不爲遍鹽漢字

帝征和四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比深能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通諸漢武帝征和四年以田千秋為於封富民侯照議論甚[illegible]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發神於蓬求就那於海[illegible]漢武帝元封元年正月上幸緱氏祠於中嶽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益發船求蓬萊乃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天子還坐明堂群臣上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群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驗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還冤交黃帝通鑑漢武帝元鼎四年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乙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主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須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上曰嗟呼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要接安期通鑑漢武帝元光二年初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

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僊事矣按一統志安期生秦時賣藥海邊人言其百歲李少君遇之食以棗大如瓜蕭猶所產菖蒲一寸九節生採而服之其膳居有十蕭猶其一也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封平津侯通鑑漢武帝元朔五年丞相薛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按一統志平津鄉名在河間府鹽山縣界漢屬故高城縣公孫弘以宰相封平津侯於此周昌按漢書周昌沛人高帝朝拜御史大夫從破項羽有功封汾陰侯昌強力敢直言高祖欲易太子乃力爭不奉詔為趙王如意相王死因謝病去張蒼按漢書張蒼陽武人好書律曆嘗仕秦為御史後歸漢從攻臧荼以功封北平侯孝文初為丞相年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專言陰陽律曆事

宣帝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況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集覽】宣帝按漢書宣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戾太子之孫皇曾孫也興於民間知民疾苦信賞必罰勵精為治可謂中興漢室然刑名繩下德政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在位二十五年杜延年按漢書杜延年南陽杜衍人父周武帝時御史大夫延年寬厚明法律昌邑王廢勳立宣帝以定策功封侯益土以奉車駕入為九卿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先須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

伯

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為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摸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為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

識、動其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其深攷自可見至於繼
帝則又伯之下者摳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
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鑠矣宣帝豈真知所
謂德教者哉而以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
其近似之名委靡柔儒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
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
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
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
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偽增戶口褒賞遂起天下
俗吏之偽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刑名術數之家
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
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始用此術間有受人欺處
不害他大體也【集覽】綜覈名實王幼學云七制綜相參錯為綜不虛拘為覈也王成以偽增戶口褒賞通鑑漢宣帝地節三年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有異等賜爵關內侯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元帝

涑水司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夫實剝喪漢室
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
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諭何哉詩云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
諄聽我藐藐意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為監乎【集覽】[illegible]元帝

書元帝名奭宣帝太子雖喜儒術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任用非人孝宣之業衰焉在位一十六年【京房】按漢書京房東郡頓丘人師焦延壽學易甚精尤長於災異占驗以孝廉為郎元帝時日食陰霧房數上疏指陳時政得失石顯五鹿充宗嫉之出為魏郡太守卒為所中下獄死

項羽 范增附

涑水司馬氏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
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
孝[illegible]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
道何[illegible]以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
於[illegible]學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
置其[illegible]其以主者[illegible]不服踈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
下皆[illegible]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
一日守也況三秦之險哉【集覽】項羽史記項籍字羽下相人梁之姪子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梁壯其言乃教以兵法秦二世時從梁起兵吳中豪傑多從之及梁敗死遂率兵伐秦入關自稱西楚霸王都彭城既而弒義帝與漢爭鋒平分天下漢遣韓信等圍之于垓下乃自殺【金城湯池】韓子云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注金言其堅湯言其熱窮城池之堅固也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
故為我禽嘗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
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齮齕其民
天下背而去之莫肯久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
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
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軍之覆曾不

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為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集覽】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禽漢高帝五年置酒南宮上曰徹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爵從從服按一說志范增居鄛人年七十居家好奇計秦末輔項羽霸諸侯後羽信反間不能用其計增怒

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未至彭城而死先儒謂增在羽不去增亦人傑也哉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增又將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人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弒義帝者有順德逆德之辭赫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畧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帷幄之間亦未見一有

大言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三老董公王幼學曰三老官名百官表云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亦置有秩三老一人掌教化又擇鄉三老中一人為縣三老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二歲其名未詳秦時縣士遮道而說遂封為成侯

蕭何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於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猶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將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怵惕

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陷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集覽】蕭何按漢書蕭何沛之豐人初為沛主吏掾高祖為亭長何嘗左右之及從入關獨先收秦律令圖書藏之漢楚爭雖何嘗守關中轉給餽餉軍中無乏天下既定以功第一封酇侯為開國名相卒諡文終械繫之猶不知引去通鑑漢高帝十二年相國蕭何以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

[illegible]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遷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

成守洛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顯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集覽 蕭何治未央宮漢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自櫟陽徙都之按一統志云未央宮在西安府西北一十四里漢高帝所建內有東闕北闕前殿武庫[illegible]後[illegible]曰宮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illegible]相去至近按一統志豐沛二縣名本秦沛置今俱因之屬徐州[illegible]名國朝所置屬鳳陽府[illegible]一統志[illegible]初所置今廢為鎮故城在西安府臨潼縣北五十里[illegible]之關[illegible]陽縣名王莽曰雒本作洛北[illegible]成周[illegible]雒水東本東漢河南郡屬周公營[illegible]是路成周魚豢魏略云光武以漢火行忌水故去水加佳[illegible]也在成皋西北臧荼按史記臧荼燕人[illegible]為燕王元年初從項羽救趙以功立為燕王[illegible]廣[illegible]王賁不從荼殺之漢王三年[illegible]帝即位荼謀反帝自將擊之[illegible]至[illegible]漢高帝六年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韓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自征韓信按史記韓王信[illegible]高二年漢王使信略韓地韓王鄭昌降漢立信為韓王六年遷都馬邑匈奴圍之信降匈奴[illegible]襲之信懼以馬邑降匈奴七年帝自將[illegible]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十二年信敗伏誅

兩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

[illegible]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斂芒角以清淨寫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贊助遂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為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爲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illegible]當逆爲之慮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爲淫樂不聽政[illegible]以強其君心爲可恥也矣

集覽 [illegible]

戚姬驚憂成疾而崩至惠不能無損焉在位七年

東萊呂氏曰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爲先何慮不及此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爲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況當[illegible]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

悶怒發叉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從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問蕭何未央之營前殿建北闕周匝三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廻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所宮門闥凡九十五壯麗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溫公譏其非元城乃以為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何說為正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今壯麗令人皆譏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疎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與買田宅自污意同〔集覽〕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晉世家成王曰晉文公賢而久困於外從者三人皆國器此天所授庸可殺乎

韓信

龜山楊氏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彊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集覽〕韓信按漢書韓信淮陰人少寄食漂母初事項羽〻〻不能用乃歸漢拜大將軍定三秦擒魏取代北趙脅燕破楚下邳乃為齊王將兵會垓下滅項羽〻〻天下大抵皆信功後徙為楚王高祖偽遊雲夢至楚執信赦為淮陰侯家僮上變呂后殺之〔軍脩武〕按一統志脩武縣名漢初所置東魏省之故城在懷慶府脩武縣東四里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按通鑑漢元年漢王軍成皋羽圍之王逃去北渡河宿小脩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棘門〕霸上之軍史畧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而之細柳軍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〻士〻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停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朱子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集覽〕〔垓下之敗〕通鑑漢高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注按一統志垓下是名在鳳陽府虹縣西五十里

張良

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

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龜山楊氏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良以韓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道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當時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弁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多矣故高祖稱之配

蕭[illegible]爲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畏矣開[illegible]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葅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知隱不邇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脩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集覽】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通鑑漢高帝五年留侯張良謝病辟穀曰家世相韓〻滅爲韓報讐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注赤松子古仙人號也燒絕棧道通鑑漢元年項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注王幼學曰棧棚也崔浩曰路險不容行架木爲棚而更名曰閣道韓王成陂史譜韓王成故韓國公子橫陽君秦二世二年六月項梁既立楚國後韓之舊臣張良因說梁立成爲韓王成以良爲司徒使西略韓地往來游兵潁川漢王元年項羽以張良從漢廢韓王成而殺之立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二年漢使故韓襄王之孫信略韓地昌降漢立信爲韓王解衣推食通鑑漢四年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韓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〻我推食〻我言聽計用我雖死不易蒯徹亦說信〻不聽徹大懼去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幾會之來間不容髮況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爲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爲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欲處之際可觀耶曰爲韓報

賈詡與周勃相結遂誅諸呂立文帝下之序尉爾 鑑漢高帝十一年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卽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潛室陳氏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暮年廢立乃不敢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下旣定子房之言不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具見易傳可玩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

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將以拒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為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捨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肝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何之所以強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為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是置沛公於死地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討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委秦民其爲沛公耶爲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宜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隙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略同故感是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執蓋勢者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將以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以一擊之間周勃等又從而從臾之當

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爲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已而已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其[illegible]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illegible]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

【集覽】沙中偶語通鑑漢高帝六年上已封大功臣[illegible]爭功不決上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相[illegible]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illegible]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illegible]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illegible]良曰急先封雍齒[illegible]是封雍齒為什方侯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illegible]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定三秦通鑑漢元年[illegible]漢王以韓信為大將軍八月漢王[illegible]雍王章邯迎戰[illegible]走塞王欣翟王董翳降○韓信登壇之日通鑑漢元年漢王欲拜信為大將乃擇日齋戒設壇具禮諸將皆[illegible]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

一軍皆驚周勃　漢書周勃沛人以材官引强從高祖
戰功居多高后　列與丞相陳平謀誅諸呂迎代王即位
是為文帝勃為　相
以絳侯就國卒　謚武侯

彭越

龜山楊氏曰天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
程力之過也[illegible]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漢之初高
皇帝以匹夫起[illegible]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
之徒則里巷[illegible]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
臣等[illegible]此論其[illegible]功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
已王小者已侯[illegible]連城數郡搖足則秦項之爭復搆
矣漢[illegible]收民於[illegible]戰喁喘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
其猶[illegible]躍者[illegible]恐其遺也故疑隙一開則葅醢隨之

宗嗚呼[illegible]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蓋雖朝委裘猶
遺腹而不亂者以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
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為君臣則天下之
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矣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
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考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
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仆趙
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
楚積聚而項氏敗撓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潛
室陳氏曰彭越之人物功勲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出
入梁楚間為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彭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及陳勝起少年相聚
請越為長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擊昌邑越以兵
助之自是為漢游兵擊楚斷其糧道於梁地以功封梁
王朝高帝於洛陽從擊陳豨越稱病不往高帝使人
如未央朝事先帝來衣廷尉奏越反遂夷其宗族
三年八月漢王軍小脩武漢王使越從擊楚
梁地而項氏急通鑑漢三年越
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

曹參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
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集覽]曹參沛人秦時為獄掾佐高祖定天下以功多封平陽侯代蕭何為相一遵何約束當時載其清靜民以寧一之歌卒謚懿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問與之並馳者皆一時
能罷之士而陷敵攻堅以參為首其勇悍彊鷙果
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

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
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
其效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鬪為功而終則以清淨
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稟務欲樂用人言而勇
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
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
變更一遵何法二人者尚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已
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矣守之
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有以也○後世
一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
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宗氣質都變

〔仁政〕〔蓋公〕按漢書蓋公膠西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為齊相使人召問之對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言齊國大治〔參蕭何〕〔通鑑〕漢惠帝二年相國酇侯蕭何卒曹參為相國初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

婁敬

龜山楊氏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于以謂冒頓在固為子壻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為人王猒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集覽〕〔婁敬〕按漢書婁敬齊人以衣褐見高帝說帝都關中賜姓劉拜中郎號奉春君匈奴入寇帝欲擊敬言不可帝不聽後果被圍七日紿得解帝謂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封敬為關內侯號建信君〔匈奴〕漢高帝九年遣劉敬使匈奴約和親取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冒頓〕按漢書冒頓漢高時匈奴頭曼單于之子也今劉曜以為祖漢書注冒頓音墨特或如字讀〔單于〕按史略單于匈奴天子之號華言皇帝也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單音禪

周勃

程子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既知為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為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間此豈請間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為可謂至無能之人矣〔集覽〕〔迎文帝至霸橋〕〔通鑑〕高后八年諸大臣迎立代王恒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

請間中尉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注〕索隱云間音閑言欲向空閑處語也〔每河東守行縣至絳〕〔通鑑〕漢文帝四年絳侯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治既而赦出之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為大事然其畏誅令家人持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為漢伊周何邪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然有周章處如既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竭皆非召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〇劉事特幸成耳〔集覽〕〔周章〕〔家語〕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望注周章猶云慞張也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六十

歷代三

陳平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憑時豈有撲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那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

拙其後成功亦幸如入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集覽　陳平　按漢書陳平陽武人少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游學從高帝定天下凡六出奇計官至右丞相封曲逆侯○文帝以宰相之職　通鑑漢文帝元年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勃乃大慙病免

龜山楊氏曰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爲護軍也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明平能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疏無益於國其終平專爲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惟帝難之信矣夫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官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潛室陳氏曰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良雖從沛公但其時自有故君韓氏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復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集覽　十八侯之次　通鑑漢高帝六年詔定元功十八侯位次蕭何酇侯曹參平陽侯張敖宣平侯周勃絳侯樊噲舞陽侯酈商曲周侯奚涓魯侯夏侯嬰汝陰侯傅寬陽陵侯靳歙信武侯王陵安國侯陳武棘蒲侯王吸清河侯薛歐廣平侯丁復陽都侯蟲達曲城侯

王陵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曰夫以

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拋之獨周此三人者蓋亦
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
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
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
知呂氏將凜凜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
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
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燄
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
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
之責顧高帝之眷恩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
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

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
之計亦疎矣不遏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救之於搏擊
決裂之後觀其閒居深念與郪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
謂窘迫僥倖之甚矣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
入呂祿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
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斷
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
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二子於朝三子雖死
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震霆天下之義士將
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為
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

欲尸擅以濟事手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
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此或焉遂從而論者猶或
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排者謂其變曲以行其正也若
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為言摯摯然曰
以復廬陵王為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
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如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
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集覽】〔王陵〕按漢書王陵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之
及高祖起沛陵以兵屬焉天下既定封安國侯高后
立諸呂為王陵為相爭之力遂以病免〔呂后〕按漢書高皇
后呂氏諱雉字娥姁單父人父文好相人見高帝狀貌
常[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得天下立為皇后惠帝即位尊為太后
帝崩無子太后取他人子立為少帝太后臨朝封諸呂為
王祿產[illegible]崩大臣誅之凡稱制八年陵引高帝白馬之
盟以對漢書呂氏元年太后臨朝議立諸呂為王王陵曰

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為可
陵讓相遂王呂氏〔閒居深念〕漢書高后八年末平常燕居
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
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
耳平曰然柰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
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
握耳吾何不交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
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劫酈寄入北軍〕通鑑漢高后八
年呂后崩祿產欲作亂畏周勃章等猶豫未決勃使人
劫酈商令其子寄紿說祿以兵屬勃勃入軍門行令曰為
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呂須〕按漢書呂須呂后女
弟樊噲之妻也〔荀彧〕按通鑑荀彧字文若潁陰人曹操
推署歸之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軍國事
悉以咨之董昭謂操宜進爵國公彧曰昔公本興義兵不
宜如此操心不平因表留彧為侍中至壽春口飲藥死〔馮
道〕按史畧馮道瀛州景人少以孝謹聞唐莊宗時始貴
歷仕晉漢周官皆將相推不擇可否為人謙儉寬弘滑稽多
智後封瀛王〔狄仁傑〕按唐書狄仁傑太原人舉明經調
并州法曹過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同府參
軍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請代行長史藺仁基
義之曰斗南一人而已後以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委曲綺

武后還政中宗隨封梁國公復廬陵王為事狀唐鑑中宗名哲高宗太子即位後武后廢之為廬陵王徙均州遷房州凡一十四年還東都居東宮七年張柬之等遷后迎復帝位諒陰不明韋后擅權淫亂進毒弒帝復位五年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太僕狀仁傑家取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而人不及知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世以為知言

叔孫通

朱子曰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羣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為人不肯從他耳〔集覽〕叔孫通薛人為博士說高祖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用於長樂宮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帝曰吾今日乃知為皇帝之貴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為太子太傅綿蕝之儀通鑑漢高帝六年帝悉去秦苛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曰得無難乎上從之會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而後可興也通笑曰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弟子百餘人為綿蕝野外習之注徐廣曰表位標準也如淳曰謂置設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韶曰引繩為綿立表為蕞音會又韻師古曰蕞與蕝同又音組說及按春秋國語置茅蕝表坐實證曰朝會束茅以表位曰蕝或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漢初朝廷無禮群臣拔劍擊柱若從兩生無救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揚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如何潛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為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四皓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分爭却不出只為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裹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頼為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集覽〕四皓按史記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避秦不仕隱居商洛山中漢高帝欲易太子張良畫計以書幣請至為太子客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帝怪問之各言姓名帝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言其故帝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四人之力也元稹唐書元稹河南人舉制科第一拜左拾遺憲宗時陳西北邊事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為河南尉拜監察御史遇事輒言官至膳部員外郎頗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蒯通〕漢書蒯通范陽人楚漢時說士有權變武信君常用其策降燕趙三十餘城韓信用其計遂定齊地自序其說號曰雋永凡八十一首〔如意〕按漢書趙王如意高帝次子定陶戚夫人所生初封代王帝以其狀類己見太子懦弱嘗欲廢太子而立之群臣諫爭不聽呂后患之要張良畫計召四皓

列說乃止帝崩呂后鴆殺之文帝追謚曰隱少帝[illegible] 張后子漢書惠帝七年帝崩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謂之少帝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寄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己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己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時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論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集覽】[illegible]之事[illegible] 通鑑漢高帝十年初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其類己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上欣然而笑特趙王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特置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注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郭象曰殙武典反字或作惛音昏曉文譬誇也隣惜也林希逸口義云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陛下為斂

注即此注字言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之心以鉤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以金為注則變心愈重而易昏矣【[illegible]】鬼陵陳濟以發蒙今按如發去物上蒙覆之物言易也【[illegible]管仲不死】子見左傳莊八年注見前季布髡鉗奴辱朱家事見通鑑漢高帝年注見前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也尚何及哉【集覽】【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通鑑漢高后七年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而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章齊悼惠王次子呂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疎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紬情夫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産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交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

龜山楊氏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其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乎爲喋喋可乎嗇夫謂上林尉眞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亦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集覽】張釋之 漢書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貲爲騎郎十年不得調後拜廷尉推務持平弟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景帝時出爲淮陽王相尉居其位不知其所生十餘問不能對通鑑漢文帝三年謁者僕射張釋之從上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虎圈在上林苑中嗇夫掌聽訟於虎圈者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職也喋喋多言貌利口多言少實也

或問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二者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爲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考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或問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冤可乎或者訴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如何潛室陳氏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不吐柔不茹者乎也趙蓋韓楊之死令作文人但浪說耳【集覽】秩二千石 漢宣帝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中二千石 師古曰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

周亞夫

五峰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累之也知道者屈伸進退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集覽】周亞夫 漢書周亞夫沛人勃之子仕爲河內守封條侯文帝六年匈奴大入寇以爲將軍屯細柳帝自勞軍有眞將軍之嘆景帝時吳楚反以亞夫爲太尉擊平之遷丞相霍光不學不知道 漢霍光傳贊曰霍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天云

或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朱子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爲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將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集覽】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 在漢文帝後六年注見前著

賈誼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集覽〕賈誼漢書賈誼洛陽人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之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誼請改正朔興禮樂絳灌等毀之出為長沙王太傅帝後思誼召見宣室因問鬼神事至夜半帝不覺前席拜梁王太傅上治安策論者以為通達國體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纖薄敗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逖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秦之彼其心豈能恝然耶此讒譖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

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為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又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為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與擁任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敗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進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焉者終莫之與也

〔集覽〕絳灌之徒出於纖薄販繒之武夫漢書周勃沛人以織薄曲為生從漢擊楚有功賜爵列侯食邑八千一百八十戶時稱為絳侯○灌嬰睢陽人少以販繒為事隨漢高帝滅楚賜爵列侯與絳侯共救時人稱之為絳灌○三表五餌賈誼傳贊三表五餌以繫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

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麄

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之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者侈益賤秉恃而發夫文帝躬修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慮有疎密太過處惟文帝能受盡蓋

史臣謂誣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謂不爲無功

袁盎 賈山 馮唐 鄒陽 枚乘

龜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爲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必濫罪遷之是廢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庳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鼂錯之欲治己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爲質誤矣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諭至言其後曆貪狠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後世驕君諛臣特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爲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集覽】【袁盎】漢書袁盎字絲楚人也文帝時以兄噲任爲郎中數以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遷爲吳相因稱病免歸孝景即位晁錯使吏簿責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賈山】按漢書賈山潁川人孝文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馮唐】按漢書馮唐趙人爲中郎署長言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以法削其爵帝赦之使唐持節赦魏尚復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鄒陽】按漢書鄒陽齊人以文辯著名吳王濞有邪謀陽上書諫王不納去而之梁從孝王游被讒下獄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卒爲上客【枚乘】按漢書枚乘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王有異謀乘上書諫不納去而之梁景帝時拜弘農都尉以病免武帝即位以安車蒲輪徵之道卒【淮南王長】通鑑漢文帝六年淮南王長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宗正廷尉奏長當棄市詔赦之廢勿王處蜀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淮南王果不食死縣傳者不敢發封至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鄭共叔不義】左傳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舜之於象放之有庳】孟子萬章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地名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

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乘閒言之帝怨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以伏誅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飡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關乘布車從兩騎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晁錯

龜山楊氏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為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況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詐諼者謀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為禍豈淺哉書奏之反不誅錯天下戶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鄧公趙倉卒各欲僥幸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

反獨畏汲黯之節儀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為黯者乎【晁錯】漢書晁錯潁川人學申韓刑名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文帝遣受尚書於伏生遷太子家令數言事皆見嘉納景帝時遷御史大夫【孔子墮三都】史記孔子言於魯定公將墮三都以強公室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孟氏之臣公斂處父不肯墮成圍之不克【汲黯】漢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如發蒙去物上蒙覆之物言易也

南軒張氏曰晁錯在當時只合使居論思獻納之職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為御史大夫則過其才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是用過其才謖平生參軍事煞有籌畫一旦使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參謀為都統如何做得【馬謖】三國志馬良之弟謖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縣令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後亮出軍以謖督諸軍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敗績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

竇嬰 灌夫 田蚡

龜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禍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己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驕溢奢無度尊己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勢利所在者歡則尊而氣隨以

一奪其恥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敗覆與區區復欲於爲敗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貪鄙其不旋踵矣

集覽 竇嬰 按漢書竇嬰觀津人景帝時爲詹事竇太后愛帝弟梁王入朝因燕帝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嬰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安得傳梁王特太后好黃老而嬰重儒術以是不合遂免去 灌夫 按漢書灌夫潁陰人父張孟嘗爲灌嬰舍人故蒙灌姓吳楚反時孟以校尉戰死吳軍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遂被甲持戟而出大破吳軍以此名聞天下後爲淮陽太守 田蚡 按漢書田蚡長陵人好儒術武帝時爲丞相 推轂 撫諭館等所言皆聽後封武安侯 推轂 言舉薦人如推車轂之轉運也史記荊燕世家呂氏推轂高帝就天下索隱曰謂呂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然也推吐雷反

卜式

潛室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卜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疎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集覽 卜式 注見前卷 封禪 服虔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者闢廣土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封禪而祭冀近神靈也積土爲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爲壇而祭之除地爲墠祭於梁父後改墠曰禪神之矣祭上公酒而[illegible]魚澤皆廣長十二丈二丈壇高三尺階三等而封石於山之上高二丈一尺廣三尺

公孫弘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致之也

集覽 公孫弘 按漢書公孫弘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舉賢良對策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元朔中爲丞相封平津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身食一肉脫粟飯俸祿皆以給賓客家無餘資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爲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爲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集覽 郭解 按漢書郭解軹人始以游俠睚眦殺人後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之命不矜其功 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 按漢武帝元鼎五年南越反列侯以百數皆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酎直救反三重釀酒也秦令曰孟春釀之孟夏始成西京雜記漢制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以獻宗廟張晏曰酎之言醇也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 任俠行權 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洲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

張湯

涑水司馬氏曰或譏張湯驕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絶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愚之曰不然近

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
饕餮三族世濟其凶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欒書有悳
於晉晉人思之欒黶雖汰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
族遂亡然則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
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何有焉
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
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衍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
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
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實有大功
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
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疑焉

【集覽】七葉不絕　張安世傳七葉侍中何其盛也注葉世也　八元八凱世濟其美　通鑑外紀帝嚳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
所謂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顓頊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
仲容叔達所謂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
愷　饕餮三族世濟其凶　通鑑外紀帝鴻氏有別子曰
雲氏娶士敬氏之女曰[illegible]生驩兜放之崇山曰
變生三苗竄之三危三苗氏有罪曰饕餮文云貪
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天下之民謂之
饕餮是也　欒書有德於晉晉人思之　左傳欒書晉大夫成
二年伐齊而歸公勞之對曰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成
十六年晉敗楚鄢陵之役欒鍼扶公出於淖襄二十一年
晉逐欒盈過周周人掠之辭曰昔陪臣書能輸力王室王施惠焉
欒黶雖汰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　欒盈書之
子盈黶之子也見左傳成十八年及二十三年　朱均　謂
堯舜之子丹朱商均也　張湯　謂安世之父湯官至御史也
安世　漢書張安世杜陵人父湯官至御史
大夫安世以父任為郎武帝奇其才擢尚書令遷光祿
大夫昭帝即位封富平侯宣帝時以定策功拜大司馬
自漢以來安世子孫七葉
侍中諸曹散騎者十餘人

霍光

朱子曰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問君臣之變不可
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使太甲自
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七人
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勃時也惡模樣曰
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恁模樣了又問光畢竟是做得未
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
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問霍
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馬援戒諸子
以口過而裏宛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
無亦取其一節耶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
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集覽】霍光廢昌邑　注見前卷　昌邑王賀　漢昭帝
元平元年昭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入即帝
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賀有罪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霍
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　前書本傳霍光出
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
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通鑑漢宣帝本始三年大將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皇后當娠病
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顯曰將軍
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之成
君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擣附子齎
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
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
加煩懣崩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
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
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上光署衍勿論顯因納其女
入宮　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裏宛之禍乃口過之所致
後漢書列傳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
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云云他日又曰男兒當死
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安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故朝謁進止常不差尺寸必
不知學者也以人往往輕加詆毁使之當大事必不能然
立君豈易事呂氏之難或言齊王可立大臣以為王舅
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遂定議立文帝須
謹擇於其初至如昌邑王在國素狂縱光不能察知而
輕立之豈得無罪其後幸而能立宣帝劉元城謂取其
無黨此則未然○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
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
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
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
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

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
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
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為人子之能盡其分
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為
者而何一毫有於已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己也是故
德盛而愈恭事業為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
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
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
弟門生故吏騶胥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
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
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

已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
一為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
不當意則其婿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
未論其不能自發於後待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為之
助而無復言其姦則覆轍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
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
居成功不知為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
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
僅如李敷辭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稟然當大事屹如
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
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為學者議前人

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
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
則庶幾為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以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集覽】〔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詩豳風狼跋篇公孫碩膚赤
舄几几注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
之舄也几几安重貌〔蘇武之忠節〕漢書蘇武杜陵人
父建以功封平陵侯武天漢初以中郎將使匈奴被留
齧雪咽旃伏節牧羝居十九年得還拜典屬國宣帝立
賜爵關內侯圖形麒麟閣〔楊敞之庸謬〕漢書楊敞華
陰人莊重謹長昭帝時遷至御史大夫霍光張安世
謀廢昌邑王議定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久之始許諾
宣帝即位月餘卒〔田千秋〕漢書田千秋長陵人為高
廟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
太子冤武帝大感召見而說之拜為大鴻臚數月遂代
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昭帝時年老得乘小車入宮
因號曰車千秋〔其婿即論死〕婿謂徐
仁也事見通鑑漢昭帝元鳳三年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陳氏

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
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
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之於其間亦無所與
而曰主調陰陽陰陽何可坐而調哉以爲丙吉自知居
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欺其從御亦自欺而已矣
集覽 丙吉 按漢書丙吉魯國人爲廷尉監宣帝生數月以衛太子事繫獄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及帝即位吉不伐其功後知之封博陽侯掩過揚善世稱其賢三年以丙吉爲丞相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鬭者死傷橫道吉不問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或以譏吉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
大體 士會 晉大夫蒍之子文公時爲大夫公食邑於隨亦稱隨季隨武子興謀靈公時爲大夫及景公時王室亂士會平之歸而請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以
春秋子産相鄭嫁李津於隣斷人莫敢後 呂氏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無所難者其德厚
可稱也其爲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
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
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
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者耶濫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
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遠矣

黃霸

象山陸氏曰黃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爲
區處曰某所大木可爲棺某亭豬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
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烏所攫肉事每
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爲語
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後世儒者乃以爲鉤距而
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猶爲無知蓋
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
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 集
覽 黃霸 按漢書黃霸陽夏人習文法以良有讓善御衆武帝末以入錢賞官後察廉遷河南太守丞宣帝召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累遷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徵守京兆尹後爲丞相封建成侯 川卿名本秦所置今所同爲州 張敞 府史署黃霸守潁川爲所察吏擇大吏遣 趙廣漢 行使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爲鳥所攫肉大吏驚 趙廣漢傳曰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爲鉤距也 呂氏曰鉤距之術有之矣吾之明不足以周知而欲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

匡衡

朱子曰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
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
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諸侯王詔令
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
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
師授講究得到 集覽 匡衡 按漢書匡衡東海承人累官至太子少傅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書陳便宜後拜相封樂安侯 王 按漢書淮陽王名欽宣帝子好經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倢伃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常欲立以爲嗣以太子少失母之故不忍廢之元帝即位乃遣王之國卒謚曰憲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
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
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
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
收以彊國勢謹其爲防使有若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
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
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
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
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
而乘之身之死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
矣二子之疎也況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

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己不知小人迎合於
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
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
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
群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
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
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
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
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
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
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
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愛國最篤者矣

【集覽】[illegible]出處注見前卷[任隗]按漢書任隗宛人光之子義行內脩持重頗亦懿言無問明帝時累官至大司空[梁冀]按漢書梁冀安定烏氏人商之子順帝時以外戚為大將軍擅朝政冲帝崩迎立質帝帝目之為跋扈將軍桓帝時以恣日積威行內外天子拱手而已既而上與宦者單超等定謀誅之

龔勝

涑水司馬氏曰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劫以
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
董賢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歟昔者
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
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
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

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
繼嗣衰絕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誑誇清士以其臭穢之
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擇則
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
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鞹何以異於犬羊之鞹庸人
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
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
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容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
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集覽】[龔勝]按漢書龔勝字君賓彭城人三舉孝廉哀帝徵為諫大夫王莽秉政歸老鄉里莽遣使奉印綬安車駟馬徵之拜秩上卿勝謂門人高暉等曰吾豈以一身仕二姓不食死[質實]漢書龔勝臨終因教[illegible]

悟歿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亡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而曰嗟嘆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按漢書薛方齊人嘗為郡掾祭酒徵不至莽以安車迎方方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説其言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光武即位徵之方道病卒

王莽

潛室陳氏曰莽援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謟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為險異之

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傅也莫不稱其賢其嚴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寃一辭采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八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惟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筲之才賈孺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徒以驅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歟

【集覽】【王莽】按漢書王莽字巨君元城人元后弟之子也為恭儉封新都侯平帝時秉持國政號安漢公加宰衡弒而立孺子嬰自稱攝皇帝既而篡位建國號新更為陳闊嚴置以易天下多事百姓失業漢宗室劉秀起兵興復漢立劉玄為帝衆兵斬莽謂之僭位十四年【四父】王鳳王譚王音王商王根皆莽之伯叔父故曰四父【丁傅】按漢書丁傅謂丁姬傅太后之族蓋丁姬哀帝之母而傅太后哀帝祖母哀帝即位丁明傅晏用事故世人称之丁傅云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剛地較好到武帝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周人繁縟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苛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苛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為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其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萎

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為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痼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為慮以王氏為慮當如何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宜少有差失觀反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

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六十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爲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爲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横於胷中則爲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爲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爲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既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爲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爲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弊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爲憂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爲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集覽】光武 按漢書光武名秀字文叔

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
武少而相從知其心慶爲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爲當時
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己若欲進乎
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愛其高位鄕
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
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
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
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功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顔子可至矣【集覽】黃憲後漢書黃憲汝南愼陽人安帝朝擧孝廉不就東客周擧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鄙吝之萌復存於心郭泰曰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淸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叔度憲字天下號曰徵君

或問黃憲不得似顔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禀好又問若得
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顔子
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
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杜喬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凛
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眞不翅如糞土也但恨
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
之不素耳李固方擧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
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

爲之屬即非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大夫之於
前也方質帝之弑也固爲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
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使當
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憤
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爲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
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先侍醫等擧動迂緩使
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幾既失固身
據大位爲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
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
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
耳度固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

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
下大變已爲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
非所問況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決無以追死邪固之
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
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
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
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集覽】【李固】後漢書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狀貌有奇表好學負笈從師究覽墳籍陽嘉中公卿擧固對策切直順帝拜議郎沖帝拜太尉後爲梁冀所害天下稱惜之【杜喬】按漢書杜喬林慮人少爲諸生擧孝廉辟司徒楊震府遷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時梁冀專權喬正色不撓卒爲所害【胡廣】按漢書胡廣南郡華容人六世祖剛父貢仕爲交阯都尉廣少孤貧安帝時擧孝廉爲天下第一拜尚書郎累遷司徒定策功封侯進司空致仕復拜太尉歷太傅錄尚書事練達事體明解朝

章跡無謇直之風屢有補缺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
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在公合三十餘年歷事六
帝禮任甚優卒謚文恭【梁商】按漢書梁商安定烏氏人
來孫永建初襲乘氏侯累遷大將軍自以戚屬居大位
每存謙抑虛已下賢[illegible]
不以權盛干法【質帝】按漢書[illegible]初封侯
建平侯年八歲為梁太后所立梁冀忌其聰慧使左右
進毒弒之在位一年有半【清河王】按漢書清河王名蒜
章帝曾孫本初元年質帝崩李固等議立王為嗣中
常侍曹騰等嘗謁蒜〻不為禮由是惡之乃白梁冀
迎立蠡吾侯志是為桓帝遂貶蒜為
尉氏侯尋徙桂陽侯王自殺國除

朱穆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奏朝論
議有以補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
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焉在其為
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集覽】【朱穆】按漢書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暉之孫五歲以孝稱及壯
耽學舉孝廉為侍御史出為冀州刺史部令長聞
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後拜尚書祿仕數十年
家無餘貲蔡邕與門人共謚為文忠先生【蔡邕】
通鑑漢靈帝中平間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
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
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
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

荀淑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
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
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
之禍有以驅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
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
其孫彧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
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
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
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
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
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集覽】【荀淑】按漢書荀淑潁川潁陰人少有高行博學而
不好章句桓帝朝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為神
君尋棄官歸【荀爽】按漢書荀爽淑之子年十二
能通春秋論語仕為郎中遭黨錮隱海上日以著述為
事後徵起累官司空【唐衡】按漢書唐衡桓帝時宦
官與單超徐璜具瑗左悺等定議誅梁冀同日封為五
侯中外
憚之

陳寔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
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晉竊疑之如此則枉
尺直尋而可為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
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大古今如此其遠人物
如此其衆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
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illegible]太丘如
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
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集覽】【陳寔】按漢書陳寔字仲弓潁
川許人[illegible]好學
帝時為太丘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寔在鄉閭平心率
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illegible]其
梁上寔起呼子孫訓戒曰不善之人皆一性[illegible]梁上君
子是也盜驚自投伏罪寔遣以絹自是一縣無盜卒謚
文範先生【張讓】按漢書張讓桓靈時宦者與[illegible]惲郭勝
等十二人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
在貪殘為人蠹害因說帝開西邸聚斂寶貨官[illegible]斂人財
天下騷然帝每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用宦者

得志無所畏憚中平末為袁紹所誅【尋尺】禮註疏
云八尺曰尋尺小尋大不可枉大而就小以要利也

竇武 何進 陳蕃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
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
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據國重柄招集天
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剿絕其類正猶
因迅風之勢以揚秕糠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頹貽
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
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
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
機決策收為已用而乃遲迴達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

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
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
之也范曄乃引天發商之言豈不謬哉【集覽】書【竇武】按漢書竇武扶風平
陵人少以經行著稱延熹中以掖庭親拜侍中遷越騎
校尉封槐里侯靈帝立拜大將軍謀誅中常侍曹節等
不克遇害【何進】按漢書何進宛人靈帝朝以女弟為皇
后徵拜侍中遷大將軍以發賊黨蠱封慎侯後欲誅宦
官反為所害輿論惜之【陳蕃】按漢書陳蕃汝南平輿人
年十五閒處一室蕪穢不治父友薛勤曰何不灑掃曰
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後舉孝廉累官樂安太
守郡有高士周璆著為置一榻去則懸之為豫章太守
侍徐璜亦然累遷光祿勳後為尚書僕射遷太尉竇后
臨朝蕃為太傅錄尚書事與竇武同謀誅宦官不果反
為所害【王甫】按漢書王甫曹節桓靈時宦者桓帝
時曹節遷中常侍持節北迎靈帝及即位以定策功封
長安鄉侯與黃門令王甫持兵誅竇武陳蕃等封育陽
侯【張奐】按漢書張奐敦煌酒泉人父惇為漢陽太守奐
舉賢良對策第一為安定屬國都尉正身修德威化大
行拜武威太守【范曄】按漢書范曄順陽人泰之子好學
善文章隸書曉音律元嘉初為宣城
太守累遷太子詹事所著有後漢書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
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
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
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
取王允五王之禍也【集覽】王允五王之禍按通鑑漢獻帝時董卓作亂司徒王允使
中郎將呂布誅卓詔以布為奮武將軍共
秉朝政既而卓黨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闕殺允布走出
關事在初平三年○唐中宗時太后武氏疾甚宰相張
柬之與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等五人舉兵討內
亂之遷武氏於別宮迎中宗復位既而武三思用事殺
柬之等五人於遠州皆遣人殺之事在神龍二年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
也政在房闥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

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
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
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
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
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
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
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
滅使竇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豈亦有心服
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
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眾志允從其
何以斷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

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
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
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爲
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容
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
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
於東漢王允平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爲已任治
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豈
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
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爲已任非人倫莫祖卹也卒以
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

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
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
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絶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
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幾朱子曰所疑甯
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爲武子
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陳蕃王允固不得
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
志已驕則又不能爲甯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
爲逢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
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集覽〕甯武子春秋傳甯俞衛人謚武子仕爲大夫文公有道之時無事可見成公無道至於失國乃周旋其間不避艱險

仕[illegible]身以濟其君[illegible]子稱之曰邦有道則知[illegible]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事見僖二十八[illegible]子[illegible]左傳[illegible]衣囊也[illegible]武子以君在幽囚故親以衣食爲已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矣〔甯俞貨醫〕左傳僖三十年晉侯使[illegible]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甯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以貨賂醫使薄其酖而不死〔[illegible]〕按左傳元咺衛大夫事[illegible]八年〔[illegible]〕按春秋傳蘧伯玉衛人仕爲大夫於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孔子至衛主於其家[illegible]之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illegible]內黃庭堅從[illegible]孔子朝廷〔南容〕按[illegible]書南宮适[illegible]人[illegible]子之兄謹於言行一日三復白圭之詩孔子稱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後世追封汝陽侯〔比干〕史記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之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東海逢萌〕按西漢書[illegible]萌北海都昌人家貧爲亭長既而嘆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及光武即位始避勞山累徵不起

南軒張氏曰高祖規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
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
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
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
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逸駕之馬
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
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
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
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
經理者類皆疎略規模之氣不能自斂至于平城之辱
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夷族此則由其學不足

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
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留黃石
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單于北以為單于久
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祿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
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度越常情中興至於尊禮隱逸
褒崇氣節以振起亡新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亦特高祖
也豈非必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為當務則湯武之聖
亦豈不可企哉是尤可歎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世
昔之儒者學成於己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斷於立名
而其節義可稱於斯非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己初無一
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

性理六十二卷 通鑑總論 十四

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
以此自負于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
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
以為國矣西漢之儒者子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
之外自餘往往以佔畢訓詁為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
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
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
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為表章然
徇其文而不究其實甚者乃以為富貴之具宣帝則又明示所
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
然儒者之學豈必為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
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
為事至於公孫弘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
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
其習俗貴賤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
獻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
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
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
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群狡並
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
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為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善
不可不思也○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

性理六十二卷 通鑑總論 十五

漢君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諸羸病者之服丹一旦
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
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
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
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
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
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禍復不顧其志氣可
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仕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
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守屯之法時
不我用則晦處自脩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
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為不

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叛相臣服事定
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昧功
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言有
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小能動如節度人心素
定一則切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言後患一則赤心在人
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問高帝只因請苑事便疑蕭何
欲置之辟光武於馮異或譖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
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
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

集覽 逐鹿之說 漢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注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 請苑 漢書高帝十二年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 光武於馮異或譖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 漢書光武建武六年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三國

漢昭烈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
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
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
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
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劉備之敗於陸
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
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
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
但孔明雖正然盜詐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先
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爲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
爲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
璋不若得荊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
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
主協力并謀同討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
便與壞倒如龍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
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
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爲自全計耳或

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
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
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疏鹵自取其敗據當
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
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集覽 漢昭烈 按蜀書昭烈帝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有大志喜怒不形於色手垂過膝顧見其耳靈帝末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公孫瓚表爲別部司馬數有戰功既而爲徐州牧後領益州用諸葛亮爲政建安二十四年稱漢中王二十五年曹丕篡位帝遂即位于成都在位三年 陸遜 按三國志陸遜吳郡人康從孫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呂蒙謂吳主權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終可大任權乃召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屯陸口以功封婁侯進武初破蜀漢兵於夷陵亭爲相 連營七百里 通鑑漢昭烈帝章武二年帝自將伐吳自巫峽至夷陵立數十屯與吳軍相拒累月吳將陸遜連破其四十餘營帝夜遁

也已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旣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潤色之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他若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一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孫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卽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

不相顧劉備纔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人謂曹操父子爲漢賊以某觀之孫權眞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爲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集覽

王勿擧曰烏桓東胡種名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東胡其餘衆退保烏桓山因以爲號其俗無常君長女悉髡頭以爲輕便　呂蒙　三國志呂蒙汝南富陂人少依姊夫鄧當擊賊孫策召見引置左右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從征黃祖有功又與周瑜程普等破曹操於南郡遂進奇計襲擒關羽定荊州封孱陵侯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拜取而興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何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

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幷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天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智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荊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為之○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

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頗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荊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不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或論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畧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齮齕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謂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為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

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illegible]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illegible]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甚於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誑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為夏侯楙是曹操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緩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為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

辛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諸葛公忠義的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集覧】劉焉父子按漢書劉焉魯恭王之後靈帝中平五年為益州牧治綿竹以人言蜀有天子氣務行寬惠以收人心焉圖異計張魯合[illegible]漢中太守[illegible]谷作乘輿[illegible]興平元年徙成都卒子璋立為益州牧建安十六年璋迎劉備使擊張魯備據涪城以圖璋兵敗十九年備入成都璋出降[illegible]

【祁山三出】通鑑漢後主建興八年丞相亮伐魏[illegible]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年寂然無聞畧無所備猝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安定[illegible]郡皆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如長安遣張郃拒之[illegible]一統志祁山在鞏昌府城西七里山上有城極[illegible]因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漢書本傳諸葛亮沔南高士黃承彥曰家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諺曰不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子午谷】按一統志子午谷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谷中路通南北故名杜甫詩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即此

【斜谷】按一統志褒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一十里出[illegible]雲棧直抵斜谷郡國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谷即褒水所經漢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曹操出斜谷軍一要以臨漢中諸葛亮由斜谷取郿皆此道也

【箕谷】按一統志箕谷在漢中府褒城縣北一十五里山有秦王鑽地及丙穴道人谷昔諸葛亮遣趙雲鄧芝等據箕谷即此

【辛毗】按三國志辛毗潁川陽翟人[illegible]議郎遷丞相長史入魏為侍中好直諫嘗以事諫文帝帝不聽毗隨而引其裾帝竟從其言明帝時封潁鄉侯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

於戎狄人類之所以別於禽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隆中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忽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

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否曰也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持守常之才乎曰誠不可以應變○馬謖議論與孔明畧相以其才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為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衆為前鋒於此小有差爾

集覽 蜀記琬 三國志蔣琬湘鄉人從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後為尚書郎亮駐漢中琬統留府事常足食以給軍中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亮卒以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舉止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後封安陽亭侯卒謚曰恭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汙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高得又從學問中攛出來撿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況得而都之耶況荊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只得其當時只有

復漢討賊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

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世絕人之知者為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廈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湟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集覽】楊顒 按三國志楊顒襄陽人為諸葛亮主簿亮自校簿書顒諫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今明公親校簿書不亦勞乎及顒死亮泣三日 蜀二十以上並見集覽 食少事煩 通鑑漢後主建興十二年諸葛亮遣使至司馬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未幾亮卒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利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

逼乃欲潛拄其不軌是猶揚湯濟沸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況繼以[illegible]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乎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集覽】荀彧出處注見前卷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為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文據本傳或乃唐儒之增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集覽】宋景文 按宋鑑宋祁字子京安州人與兄庠同時舉進士歷官太常博士知制誥度支判官上言三冗三費進翰林學士[illegible]侍御上[illegible]同修唐書[illegible]七篇累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illegible]書七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學士承旨卒謚景文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六十二

歷代五

晉

元帝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

〔集覽〕元帝按晉書元帝名睿宣帝曾孫或曰母夏侯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睿於惠懷為再從兄弟懷帝時為安東將軍鎮建業愍帝遇害即位於建康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而崩在位六年

南軒張氏曰為國有大綱大綱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綱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翰庶幾蕃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瑯琊之入建業考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為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反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帝再蒙塵僅天下之議已則陽為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亦貴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

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綱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讎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群雄之間猶幾以自振況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

〔集覽〕〔懷帝〕按晉書懷帝名熾惠帝弟武帝二十五子兄弟相存者三人熾其一也初為皇太弟惠帝中毒乃即位永嘉末劉聰攻陷洛陽執帝歸平陽尋弑之在位六年〔瑯邪之入建業〕通鑑晉懷帝永嘉元年以瑯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楊州諸軍事鎮建康按一統志建康郡名本晉所置今為應天府白錄京師卒公家〔蒙塵〕左傳秦堂于外注天子出奔鄭之家臺〔不勤王之舉〕春秋僖二十四年天子出居于鄭明年秦伯將納王上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務勤子注勤納王也〔愍帝〕按晉書愍帝名鄴吳孝王晏之子武帝之孫初封秦王洛陽既陷荀藩秉王趙許昌已而秦欲迎入新州實漢等奉秦王為皇太子建行臺懷帝凶問至即位于長安劉曜入宮帝出降封為懷安侯尋遇害在位四年〔祖逖擊楫渡江〕通鑑晉愍帝建興元年以祖逖為豫州刺史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是南陵請兵於睿睿素無北伐之志乃與逖兵千人不給鎧仗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神州板蕩〕事物記原天神州王者所居之地名遍典於周制方丘篇治錄之則是神州之祭自周始也部考于婁古今媼論泉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和舜御帝王之宅壘人所也故今呼京都為神州聖本於此〔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南建興四年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汝弟振甲胄務職四方到日北征以上曹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王導〕按晉書王導字茂弘瑯邪臨沂人少育異姐武帝以女向之元帝初鎮江東咸名未著數游微弟導同從兼識以略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

馬抗天下中興功用侍中大將軍江州牧既而內外功懋
咸和二年謀反與祖約以誅亮爲名襲石頭敗
將軍敦潤尚書周顗還制刁協爲名明帝大寧
二年復反帝親征破之病死部黨悉戮

溫嶠

南軒張氏曰溫太眞忠義懍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眞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眞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眞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眞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徼倖投富貴之機建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眞不來江左則晉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眞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肯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眞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眞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眞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然予謂太眞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集覽】【溫嶠】按晉書溫嶠字太眞太原祁人父憺河東太守嶠博學能文風儀秀整爲劉琨右司馬承表江東元帝之王導等並賞觀嶠遂除散騎侍郎後開府儀同三司【絕裾之事】[illegible]軍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illegible]嘗沮亂不復歸省[illegible]字元直注見前卷【徐元直之事】[illegible]名委質注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illegible]君事之[illegible]日委棄其死質而君事之示必死節於其主也

顧榮　賀循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集覽】【顧榮】按晉書顧榮字彥先吳郡人祖雍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拜郎中歷尚書郎廷尉正後元帝鎮江東以爲散騎常侍【賀循】按晉書賀循會稽山陰人操尚高厲[illegible]太常[illegible]疑禮皆諮之而後行元帝渡江宗廟制度皆循所定爲當世所宗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興兵討趙王導許之郗鑒蔡謨等皆以爲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爲不智知而許之則導爲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爲導竊料其意蓋當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虛名而不務實用坐而成功則爲謝安如其無成則爲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也

苻堅

程子曰苻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集覽】苻堅 按晉書載記前秦王苻堅字永固略陽臨渭氐人雄之子博學多藝有經濟大志王猛呂婆樓等爲其羽翼初封東海王又殺苻生自立稱天王既而入鄴執燕主暐歸晉武帝時入寇爲謝玄等所敗未幾姚萇叛而殺之

或問苻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擁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苻堅踴躍不寧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集覽】王猛滅燕 晉書王猛入山好學氣度雄遠隱居華山晉桓溫入關猛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事後秦王堅招之一見如平生若玄德之遇孔明累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相堅及公平秦國富強及卒堅哭曰天何奪吾景略之速也滅燕事在帝奕太和四年

桓溫

朱子曰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又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集覽】桓溫 按晉書溫譙國人彝之子豪爽有風概姿貌甚偉尚南康長公主除駙馬都尉永和初爲荊州刺史伐成漢有功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太和中廢帝奕立簡文威勢赫然欲篡晉詐爲謝安王坦之所折怏然而卒

陶潛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詞以見志柳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籍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從引辟穀乩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集覽】陶潛 按晉書陶潛字淵明潯陽人侃曾孫少好高尚博學善屬文宅邊有五柳自號五柳先生後起爲州祭酒自解歸補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即解
印去賦歸去來辭以見意及宋受禪惟賦詩飲酒以終
其身有詩集行世晉書恭帝元熙二年
宋劉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八年弒
劉彭澤注見前卷漢書[illegible]
人唐林沛縣人是二人清名之士皆以明經顯名
當時仕新莽封侯臣莽[illegible]
尚書[illegible]天實[illegible]
碧池以其賦詩[illegible]
書儲光義[illegible]
書試文章[illegible]

鶴山魏氏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
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
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
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
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

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
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
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
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
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
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
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康樂謝靈運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
謝康樂注見前卷阮嗣宗[illegible]晉書阮籍字嗣宗陳
留尉氏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

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救貧辟舉抜授俾得公田
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為祿者爾非受天子命
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之此志節異時
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荊軻等作殆欲為漢相孔
明之事而無其資者乎有詩與子有跡志趣之同苦樂
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為首先生一
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志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
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或問崔浩如何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子房
然却學得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

箇要做事崔浩北史崔浩東武城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總論

五峯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
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久
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隋唐
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
安久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

○問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
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
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他不憤五
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是謬然當時
便廢他不得○問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
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
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
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
迤邐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
便有無稽之心自爲昭儀便鴆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
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

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
社稷而誅之○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
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
存者皆愚暗豈可恃【集覽】【中宗】注見前卷【五王】通鑑唐中宗神龍元年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注五人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是也【狄梁公】按唐書狄仁傑武則天時爲宰相封梁公注見前卷【張柬之】按唐書張柬之襄陽人少涉經史舉進士永昌初以賢良召對策第一時年七十餘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武后嘗求一奇士狄仁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即召爲洛州司馬遷司刑少卿拜同平章事誅二張復唐社稷以功封漢陽郡王出爲襄州刺史卒謚文貞柬之剛直不博會然邃於學論次書數十篇【戚姬】按漢書戚姬定陶人高帝微時得之及即位有寵立爲夫人生趙王如意爲呂后所忌惠帝時呂后殺之宮中斷去手足謂之人彘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
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爲予奪輕重之間不
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
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
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
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亦得罪宗廟不可負荷
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
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媼則義正理順唐祚有
泰山之安矣

玄宗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
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己自用故敬憚之至於

張九齡輩乃己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永卿曰人主用
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
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
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
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
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
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進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
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
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
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
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而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說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集覽】【憲宗】裴度名純順宗長子宗太子即位以藩鎮跋扈盛帝懲前代之失任用杜黃裳淩討淮賊令復張淮西既平驕侈浸生末年爲佞臣皇甫鏄志以所試詳言藥發暴崩在位十五年【裴度】裴晉公度聞喜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師討平淮蔡以勳封晉國公仙中書令卒謚文忠度以身係天下輕重者三十年暨事四朝以全德始終云

王珪　魏徵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集覽】【王珪】按唐書王珪郿縣人既遷侍中後爲禮部尚書爲諫議大夫善諫諍貞觀拜侍中卒謚曰懿【魏徵】按唐書魏徵下曲陽人拜諫議大夫凡上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後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及卒帝臨哭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鑑矣【建成】唐書李建成高祖長子性惰嗜酒色已敗類旻所從守傅從大與高祖定天下方爲皇太子而多過失其大勞戡民功名日盛建成乃與小弟元吉謀不果武德末太白見秦分太史奏秦王當有天下民射殺之時年三十八貞觀追謚隱太子

或云王魏事後世人不當暴揚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朱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三人如此機緻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馬周　褚遂良　狄仁傑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率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顧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集覽】【馬周】按唐書馬周博州茌平人少孤家貧嗜學精詩春秋以中郎將常何家客監察御史數陳時務帝皆稱善累遷中書令帝嘗以飛白書賜之曰鸞鳳凌雲必假羽翼朕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集覽】【褚遂良】按唐書褚遂良錢唐人亮之子博涉文史工隸書諫議大夫兼起居注太宗曰朕有不善卿記之乎臣職在載筆人君舉動必書遷黃門侍郎參綜朝政尋受顧命輔高宗遷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后遂良力諫不納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後累貶愛州刺史以憂卒

狄人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演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去豈嘗始務宗祧以僥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己以求難必之功乎【集覽】【狄仁傑】唐書狄仁傑并

然太原人舉明經嘗赴并州法曹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請代行長史蘭仁基義之曰引匿一人而已後以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委曲請而武后感悟中宗時封梁公國

陸贄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術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集覽】陸贄 按唐書陸贄蘇州嘉興人年十八登進士第又中宏辭選德宗時為翰林學士從幸奉天日詔書數百思如泉涌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感泣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為裴延齡所譖貶忠州別駕在朝論諫甚切一不移仁義舉論宣所著有奏議翰苑文集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楊綰

象字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不有發儉素自重耶【集覽】楊綰 按唐書楊綰華陰人少孤貧事母甚謹性沈靜中書令相制下朝士相賀者後者靡然改行通鑑唐代宗大曆十二年以楊綰為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綰相三月而卒上痛惜之曰天不欲使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

東萊呂氏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或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用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娶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

不可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爲相然後諫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爲法耳【集覽】陽城 按唐書陽城定州北平人好學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德宗時召拜諫議大夫後爲國子司業出爲道州刺史【裴延齡】按唐書裴延齡河東人德宗時權司農少卿判度支[illegible]延齡[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人莫敢言[illegible]延齡[illegible]帝已得君謂其詐但以其不隱[illegible]至[illegible]唐德宗貞元十年上欲相延齡[illegible]城曰[illegible]白麻[illegible]遂但

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

張巡

涑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況其腹下者邪【集覽】張巡 按唐書張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開元末擢進士第爲清河令有治績後調真源令祿山反巡起兵討賊與許遠同守睢陽大小四百戰殺賊盡號陷爲賊而死贈揚州大都督部人廟祀焉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節義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爲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爲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必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玄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叛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爲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爲而致也【集覽】【五胡】按曰西晉之末稱五胡者劉淵匈奴也石勒羯也慕容氏鮮卑也苻氏氐也姚氏羌也族姓興有中原故曰亂華【玄宗使其子】通鑑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京師帝出奔至于馬嵬將士皆憤怒殺國忠又逼上縊殺貴妃然後發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得行使皇孫俶白上上曰天也使諭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力且宣旨欲傳位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武請上乃即位是爲肅宗尊皇帝爲上皇天帝之命【肅宗使其弟叛】唐肅宗至德元載永王璘反上皇[illegible]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二載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illegible]璘走死【武才人】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以武氏爲才人[illegible]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三夫人九嬪[illegible]才人則漢有之[illegible]【刺王妃】按唐書[illegible]初楊氏[illegible]刺王元吉[illegible]皇后崩欲立爲后[illegible]乃

正既而生子明封曾王使繼元吉後【資治通鑑】按唐書許
子真記楊貴妃小字玉環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
母葉氏生妃有異質焉州司戶楊玄琰求為女歸京
師進壽王宮為妃開元末武惠妃薨後宮中無當意
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
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潛內
太真宮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儀禮
皆如皇后天寶四載冊為貴妃三姊皆有才
色帝呼為姨封韓虢秦三國夫人出入宮掖而寵祿山
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
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予甚厚
及三日召入禁中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
彩輿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兒對上乃賜洗兒
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
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忠拜相知祿山有異志屢言於上上不之信而激以事
之禍祿山果反帝出奔蜀次馬嵬六軍
言由國忠遂帝殺國忠及妃妃時年三十八

元城劉氏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
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
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

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
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
人君子竄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
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
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
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
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有黨以與
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
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通鑑】許
[illegible]宗時以
賢良方正對策[illegible]
高宗立封高陽郡公終太子少師○李德裕注見前卷

元峯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沈
溺聲色非沈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
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貪空之術者而堯舜明先王
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
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
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
況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
其仁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
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
若不知之為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愈苟知
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

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
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
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霄絕哉○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
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乎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
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
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
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
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

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勗
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
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
治之本歟○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
而懦反害仁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
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
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集覽〕〔石介〕按宋鑑石介字守道注見前卷〔武惠妃〕按唐書武惠妃攸止之女美姿容善音律開元初被選入宮為上所寵進册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及王皇后廢死上欲立妃為后以御史潘好禮諫而止開元末薨追謚貞順皇后

樂庵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
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
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
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
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
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
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
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家心地義理中
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

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公
精密做工夫多年右文公只是六年[illegible]自其決但管什
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
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
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
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
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
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
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
好然皆老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
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太
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
得事堅不受○論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
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是有
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曰漢高
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
其利心一也○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其嘗說唐
時天下尚可為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著手處
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
有人似尚可為那時只宣宗便變得事勢不能誅便一
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也
其嘗云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

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爲之謀又身爲之戰遂復故物馬
援乃以爲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大而用者小邪
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資□□□故其規摹所以不及漢
高者無蕭何張良之能爲將帥韓信之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
容於漢高也○問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
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臣
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無實
以許敬宗之姦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之小
人而與淩煙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皆有得失否
曰此未可以成敗論所可論處者亦多却不只在一子
二子不足爲輕重唐學士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賓

客羽翼既多便有相軋之勢凌煙雖祖麒麟雲臺然漢
特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
而不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問唐太宗恭儉
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耶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
帝太宗止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不止恭
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耳太宗
只是削平僭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少○問漢七制景
帝昭帝何爲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爲不錄願聞其
說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
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
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

爲〔釋覽〕麒麟閣通鑑漢宣帝甘露三年上以戎狄賓服
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功臣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
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
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雲臺二十
八將通鑑漢明帝永平三年上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
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
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
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
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
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十八學士凌煙閣通鑑唐太宗
貞觀十七年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
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
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
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
淩煙閣侯君集按唐鑑侯君集幽州三水人少以材雄
見稱及壯從太宗征伐有功封潞國公李靖討吐谷
渾爲積石道行軍總管所向皆捷進吏部尚書既而
高昌不臣遣君集平之及還取其寶物自以爲有
司所劾免官未幾太子承乾之謀反事連君集伏誅淮南
王安招致賓客按漢書淮南王安厲王之子少好書
善爲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

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
術號淮南子宣宗武宗見前八卷宣宗按唐
鑑宣宗名怡更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子幼以太
叔即位盛大度勤儉當於理謙謹恭民愛物故大
中之政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在位十三年○武宗名
瀍文宗之弟穆宗之子英敏特達謀略善斷專任李德
裕削平叛亂唐之威令幾行矣在位六年
廬陵許氏曰高祖天資寬明而將之以寬太宗識見固
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爲常簡與道合而間
失之疎惟其詳審故事爲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察

歷代六

五代

後唐明宗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甚者内無聲色外無游畋不任宦官廢内藏庫賞廉吏治贓蠹君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集覽】【唐明宗】按通鑑明宗胡人名邈佶烈爲晉王克用養子更名嗣源弑莊宗請嗣源監國遂即位更名亶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

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之世粗爲小康亦號賢君也在位八年

後周世宗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數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集覽】【後周世宗】按通鑑世宗姓柴名榮周太祖妻姪初太祖無子以榮爲嗣爲人英武承積亂之後用心進取制勝克敵既而治律曆興禮樂審法令脩政事用賢才良卓然爲五代賢君惜大功未成而早亡在位六年【晉悼公】按左傳悼公名周襄公之子往見前卷【周世宗閱均田圖】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馮道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荀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或與彼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或爲

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卹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集覽】【馮道】按五代史馮道瀛州樂壽人少以孝謹聞唐莊宗時始貴歷仕晉漢周官皆將相不擇可否爲人簡儉寬弘滑稽多智後封瀛王【荀或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按通鑑荀攸潁川潁陰人或之從子祖父曇廣陵太守攸仕爲汝南太守曹操以爲軍師及魏建國爲尚書令卒謚敬侯漢書周勃傳安劉氏者必勃也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爲國家者明理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群臣群臣猶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叛臣乎不能來享天命宜矣然庸

之人往往猶擁其智甚五代披攘人主屢易群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為為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宋

太祖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又曰太祖既平孟蜀而兩淛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挺得河東薛

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當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太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此固然也錢氏父據兩淛李氏不能侵精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淛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淛安歸乎此聖謨之宏遠也【集覽】【太祖】按宋紀太祖名匡胤涿郡人周時為殿前都點檢世宗殂恭帝幼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軍士擁戴還汴受禪即帝位都汴梁以火德王天下削平僭亂寬仁恭儉躬致太平在位十七年【蜀】按通鑑後蜀主孟知祥邢州人初為晉王中門使及唐莊宗以為成都尹西川節度使明宗立知祥訓練兵甲增置諸將有王蜀之志明宗天□以年與東川節度使董璋謀叛朝廷長興三年知祥攻董璋破之并有東川四年封蜀王閔帝應順元年僭稱帝【吳越王】號蜀吳越王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僖宗乾符五年黃巢犯掠二浙杭州募兵使董昌將討賊鏐以事昌為馬步使中和二年劉漢宏據越州昌遣鏐破之以功為杭州刺史昭宗景福二年為鎮海節度使董昌僭號鏐遣顧全武攻斬之兼鎮東節度盡有浙東西之地天祐二年進越王梁開平元年為吳越王唐明宗天成元年改元寶正既而去年號長興三年卒諡武肅【趙普】按宋鑑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父迫徙洛陽普沉厚寡言事太祖初為掌書記後拜相能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又相太宗拜太師及卒追封韓王諡忠獻【北漢劉氏】按宋鑑河東劉崇漢高祖弟漢主劉崇女生子繼恩初宋崇據太原帝賜崇即位諡神武聖文皇帝劉繼恩以兆賤時得見妻居常快快七恩因乘醉求見崇自引劍刃自到乾祐末漢隱帝遇弒崇乃即帝位是時之走將無子以太崇尚幼恩養為子崇之劍刺之妻以何氏生繼恩之子命養之繼元恩初子崇為子故立宋開寶初立以繼恩被弒其第繼元為其下所弒立宋開寶初其臣侯霸榮所弒立其第繼元故當時稱之為薛王云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太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為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卻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王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讎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彼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集覽】【郭威】按五代史後周太祖郭威邢州堯山人漢高祖起太原威從補軍吏及太祖即位以功擢為樞密副使乾祐中拜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隱帝遇弒將士擁而立之為人儉約受禪平允亦一時之英主也在位三年

太宗 眞宗 仁宗

朱子曰太宗眞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眞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集覽】太宗 按宋鑑太宗名匡義太祖長弟封晉王太祖承杜太后遺命傳以天下即位更名炅開拓疆土創平海內任用人才百度備舉在位廿二年 眞宗 按宋鑑眞宗初名德昌再改名恒太宗次子守已成之業余任寇準爲相親征契丹南北講好後惑於王欽若封禪祀天書土木之事並起疾病昏眊而崩在位廿五年 仁宗 按宋鑑仁宗初名受益更名禎眞宗之子十三即位劉皇后臨朝稱制丁謂用事自景祐以來帝方親政至慶曆之間君子滿朝天下承平其獨事在位四十一年 契丹 按北史云契丹古東胡其國先在潢山南本鮮卑之地元魏時自號契丹初大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大人推一人爲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回固者鹽象詔許襲王至是諸部以耶律阿保機爲主至號爲王時始稱帝名億耶律氏番名阿保機雄勇有署旦兔夜有光衆番部大人册爲一眞興晉連和具國漸大遂稱皇帝傳九主合二百一九年爲金所滅

神宗

朱子曰神宗銳意爲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眞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眞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集覽】神宗 按宋鑑神宗初名仲鍼賜名頊英宗太子即位之初勵精爲治熙寧以後誤於王安石之黨行青苗助役均輸等法紛更制作用兵西夏卒無成功由志大而才小也在位十八年 富鄭公 按宋鑑富弼封鄭國公注見前卷 王介甫 按宋鑑王安石字介甫注見前卷

欽宗

朱子曰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

【集覽】欽宗 按宋鑑欽宗初名亶改名烜又改名桓徽宗太子既受禪金兵陷汴上皇與帝俱北狩中京皆入金在位一年崩於五國城

孝宗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貼于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恭甫奏事便殿嘗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爲之者上萬機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爲憂其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地聰明

【集覽】孝宗 按宋鑑孝宗初

名伯琮宗室秀王子偁之子太祖七世孫高宗無子立序擇太祖子孫得伯琮賜名瑗又改名昚立為皇太子受禪即位之後銳意恢復惜無賢相以輔其成然正敵國之禮改受書之儀甫此休息亦為賢君末年禪位太子退居重華宮在位二十七年

寧宗

寧宗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時以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其今方知可懼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邪

[集覽] 寧宗名擴光宗子光宗不豫宰相趙汝愚使知閤門事韓侂胄[illegible]皇太后詔立寧宗[illegible]

向敏中　王隨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擇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illegible]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

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幾寫一卷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集覽] [illegible]

楊億

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禀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入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

[集覽] [illegible]

范仲淹

享在朝進止皆有常處當国時正色危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嘗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歸誰范仲淹服其言

韓琦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既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illegible]仕者求舉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集覽】韓公 按宋鑑韓琦字稚圭注見前卷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爲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已肸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功於社稷

司馬光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受盡言儘人迕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後爲詩與溫公盍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集覽】司馬公 按宋鑑司馬光字君實注見前卷 呂申公 按宋鑑呂公著元祐中拜相封申國公注見前卷 河陽 按一統志河陽縣名漢初所置今爲孟縣屬懷慶府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十千三等士人於一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某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不用方且此一子

呂公著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集覽】呂公 按宋鑑呂公著字晦叔注見前卷

上蔡謝氏曰申公宴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己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數是當初自洛中亡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爲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王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

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匯覽〕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號臨川[illegible]

涑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荊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實爲利以此觀王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事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無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言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司馬溫公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箝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

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永卿曰此三言爲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辯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集覽〕金陵有三不足　王安石自熙寧中拜相後以[illegible]罷居金陵故時人稱之王金陵云　名醫　按[illegible]錄云唐甘伯宗撰歷代名醫姓名自伏羲至唐凡一百二十人

樂菴李氏曰荊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甫無他但

執拗爾此言正中荊公之病可謂公論

或論荊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問荊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他當初使只苟簡要以一苦行然○問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南軒張氏曰王介甫執拗只是不曉事若是曉事言有當于吾心者當幡然而改矣

范純仁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且覘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子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集覽】覘[illegible]王[illegible]先中使[illegible]宦官寄約數號曰中使被一統[illegible]嘉定州治所仍屬[illegible]又峨眉縣名本屬所置今因之爲[illegible]山在眉州城南二百里

鄒浩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言過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集覽】鄒按宋鑑鄒浩字志完注見前卷

曾肇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集覽】曾肇按宋鑑曾肇字子開南豐人鞏之弟自幼力學爲文温潤有法治平間舉進士歷事三朝更十一州所至有聲入爲中書舍人遷給事中翰林學士與兄布同時居論撰人以爲榮龜山楊時稱其立朝端嚴有大臣體[illegible]文

宗澤 李綱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脩二聖宮殿論不割

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汪伯彥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爲【集覽】宗澤按宋鑑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少有大志元祐間第進士欽宗時以[illegible][illegible]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

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汪伯彦　黄潛善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匀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黄在高宗初年爲宰相後來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爲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爲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簇在胸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集覽】【汪伯彦　黄潛善】按宋鑑汪伯彦黄潛善高宗朝姦臣詳見建炎初年【舜舉十六相】張美和云舜舉十六相即所謂八元八愷也或曰舜詢四岳咨十有二牧是也【四凶】張美和云按舜典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即所謂四凶也【維揚】按一統志維揚古之郡名今改爲揚州府直隸京師

趙鼎

或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如何朱子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朝論大既亦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會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没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爲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爲人以是欺之○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重之懿而諳練事機則恐於秦公不逮張子恭以爲不然且曰熹在都司日忠簡爲相有建議者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倖萬凡有開白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爲而非復前日之所擬【集覽】【趙鼎】按宋鑑趙鼎聞喜人崇寧中進士高宗朝累官殿中侍御史陳四十事遷御史中丞初鼎薦張浚後並相協心以圖興復之功與秦檜論和議不合罷政謫嶺南在吉陽不食而卒孝宗時贈太傅豐國公謚忠簡【秦會之】按宋鑑秦檜字會之高宗時爲宰專主和議誅殺岳飛忠義切齒詳見紹興年間【張子恭】按宋鑑張燾字子恭德興人根之子宣和間進士第三高宗時爲吏部尚書時與敵和知將詣河南脩陵寢還言此讐萬世不可忘尋先成都府兼安撫使有惠政蜀人祠之孝宗時遷參知政事辭不拜卒謚忠定平生清脩簡靜頻書七書得潁嘗公肇沂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至忠

簡始除○五峯云過江來前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巷
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皓

西山眞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給田宅副馬洪忠宣公之節亡媿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廷其襃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還陰山之壯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集覽】【洪皓】宋鄱陽樂平人少負奇節有經略四方志博學強記政和間擢進士建炎初假禮部尚書使金留北十五年不爲少屈還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以忤秦檜安置英州移袁州卒謚忠宣所著

有文集十五卷又金國文具錄等書【陰山】按漢志陰山在朔方匈奴國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產禽獸漢時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後武帝奪此地匈奴入寇無所隱蔽過此未嘗不哭【視子卿爲甚】按漢書蘇武字子卿注見前卷【又浮於博陸】按漢書霍光封博陸侯注見前卷

張浚　張俊　韓世忠　劉光世　岳飛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爲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厮殺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與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用者張魏公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懇趙忠簡是時趙爲相折彥質爲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趕回劉光世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畏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爲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

舉劉光世爲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復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此皆趙之私意以其觀之必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爲非豈有處分入你却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因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疎高宗又忌之遂爲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鎭算殺得虜人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置得略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

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即日為歸計魏遂渡淮兀朮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其來時還世忠正治疊行即日起離矣兀朮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朮大敗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紿己乃得免○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闇葺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是也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直是忠勇故也

集覽 張浚 按宋鑑張浚漢州綿竹人成之子登進士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嘗平苗劉之亂擢部勸敵招降劇盜戢使將帥用命始終不主和議為秦檜所惡所著有五經解及雜說文集奏議孝宗封魏國公卒謚忠獻 張俊 按宋鑑張俊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政和中以討河朔群寇為都指揮使靖康中以并汴擊金人於太原金人圍汴俊勒兵勤王高宗即位擢後軍號制平苗劉之變後又拒金兀朮於明州及討平諸盜累遷太傅封益國公進封清河郡王 韓世忠 按宋鑑韓世忠延安人目瞬如電驍勇絕倫以應募立功擒方臘討河北盜賊從高宗南渡平苗劉之亂大敗金兀朮於江中累遷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以不主和議忤秦檜解兵柄奉朝請後封咸安郡王卒謚忠武為中興名將 劉光世 按宋鑑劉光世保安軍人延慶之子以討河北賊有功拜鎮海軍節度使後從高宗南度累立戰功封揚國公卒謚武僖後追封鄜王 岳飛 按宋鑑岳飛湯陰人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誓以忠義報國切按河南河北諸州招討使轉少保志圖恢復用兵能以寡敵眾屢破強敵未嘗一敗大業垂成為秦檜所害後追封鄂王謚武穆 折彥質 按宋鑑折彥質雲中人可適之子崇寧中登進士第建炎初為樞密副使以方直得名日許執政謫居昌化軍與檜士許庭惠輩稔司馬光真率會為約約每五日一集太守李行中與為後徙居柳州紹興間召拜僉書樞密院事 呂安老 按宋鑑呂祉字安老壽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高宗朝累官直龍圖閣知建康府遷吏部侍郎劉豫子入寇命祉護合淝諸將酈瓊叛迫祉過淮北不從而死其妻吳氏在兵中自謚以徇葬聞者哀之 劉豫 按宋鑑劉豫阜城人擧進士高宗建炎二年知濟南府降于金以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四年金立豫為齊帝改元阜昌紹興二年遷都汴梁六年分道入寇張浚督劉光世等破之明年金熙宗以豫不能立國廢之 魏良臣 按宋鑑魏良臣溧水人高宗嘗稱其可壽人事後累官參知政事良臣每語及天下事奮髯抵掌以為已任 郭子儀 通鑑唐代宗永泰元年叛將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召郭子儀屯涇陽懷恩道死二虜爭長不睦子儀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散回紇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追擊大破之

秦檜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嘗為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飲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知

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坐
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
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
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
百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通慇懃不絕一日
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
金為賂如欲論去之人章跡多是自為之愛言者做得
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
老筆也○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
倫斁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
忠良攘人之功以為己有又不與也 [集覽] 箚論 [illegible] 注見前 [illegible] 按一

[illegible]

胡銓

南軒張氏語門人曰胡澹庵大節極好嘗見其諫書否門
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集覽] [胡銓] 按朱鑑廬陵人
舉進士任樞密院編修官上封事力排和議乞斬秦檜孫近王倫等是謫居海外三十年後入為工部侍郎請祠以歸復召以經筵稱疾力辭因陳時病五事自號澹庵老人卒謚忠簡祠于學

張九成　李椿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
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
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
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蓋高宗容
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集覽] [張九成] 按宋鑑張九成錢塘人年十四遊辟雍從楊時學又兩召下又闕寺忠情激烈無所與秦檜議論不合謫居南安軍後紹興間以直言對策上第擢仕至禮部侍郎以起知溫州理宗時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

直敷文閣李公椿莊重簡淡凝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
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疏而中夷易平直廉不
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
於權倖然非有意以矯厲為高也 [集覽] [李椿] 按宋鑑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年人父升進士起家為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其父升前擇之與父俱死椿奉母逃難南走仕為吏部侍郎知太平州以敷文閣待制致仕椿長於易凡當世諸行事者皆見之用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
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
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
遊尊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
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嘗觀自三代而下
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

之日帝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羙狄此皆太
祖以忠厚仁愛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創業之主開其規模自別

[附錄] 按一統志洛陽縣名漢初所今因之為河南府治所仍屬[illegible]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
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莫考其事猶有憾
焉如張天祺宋光裕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
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
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集覽] 天祺 按宋鑑張戩字天祺注見前卷 宋光裕 按朱鑑朱光庭字公掞注見前卷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
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
其爲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韓諸葛
[illegible]
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非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
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際
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詩廟心事如青天白日誰時雖異
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集
覽] [illegible] 按漢書張良[illegible]高帝封留侯 [illegible]漢書諸葛亮先主封武[illegible] [illegible]仁傑武后封[illegible] [illegible]公 按宋鑑范仲淹[illegible]

君道

經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又曰大要以正心至誠求
賢育材為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
悅服為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
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
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
以聖人之訓為先當畏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
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
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
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
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
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
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
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
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
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己則其道狹矣○古之聖王所以
能化姦兇為善良綏仇敵為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
含弘之道而與己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
讎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涑水司馬氏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

容為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

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乎困則彼不為用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為之亦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内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惟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眞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偽之不辨一為不誠則心且

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况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正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晁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此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諛人主至使為上者所

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材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勸其上。君為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也。〔眞覺〕鼂錯一按漢書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以文學為大常掌故文帝遣受尚書於伏生遷太子家令號智囊數上書言邊事皆見嘉納景帝時遷御史大夫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因禮雖一。而崇髙嚴恪常行於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宗遜謙屈以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獨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攸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五峯胡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須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自或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心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成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為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竭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正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illegible]遠[illegible]說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著矣○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恃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天下之臣有七有好功名而輕爵祿

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以貪爵祿而略功名之
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
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顧
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為
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
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
心也敬立而發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
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
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
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
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已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
強明自任必能拒諫【集覽】禹拜昌言虞書大禹謨禹拜昌言註昌言盛德之言所以敬其言也德宗強明自任史斷曰唐德宗猜忌百端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用盧杞趙贊以至於敗小人之能亂國也斷此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
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
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
路然後乃可得而正○朱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
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
之官皆領於冢宰其晨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

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
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
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
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
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王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
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褻
御之箴褻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
書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
商旅于市以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
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御瞽幾聲之上
下幾察其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
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
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
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
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
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
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
所謂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皆正謂

此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
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
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貴賤以新舊而爲親疎則其
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憪然有不服之心而其
好惡取舍又必不能卬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
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
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賢賢之君
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
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於
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

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
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
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
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
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
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
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一念之萌則必謹而
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
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
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
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

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
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
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
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
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
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
不如志矣○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
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
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
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
而不謹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

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
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
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
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
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
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
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
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
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
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
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

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
若宮闈之内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
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
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
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
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内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
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
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
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
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
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

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
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
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
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
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
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
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
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
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
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
先王之治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illegible]

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
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
覆辯論以求至當皆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
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
其名者或一時可以悚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
暗矣一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
講學所以明理而道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
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
者矣○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上至天下至地中間
是人塞于兩間者無非此理雖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
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為此道理所以作箇君
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
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illegible]之只
是為這一箇道理
南軒張氏曰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
下為一身若紂則為獨夫矣○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
子民此言極是既是多欲豈可使之君國子民武帝雖
能言此他却亦自多欲然此言不可以人廢○人主不
可以天為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
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
上帝震怒

西山眞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愛字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懲礪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水如恫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大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

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蠻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雞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紓愛天刑日入而絜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昃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為人上者深居穆清而委事於婦寺以今於象闕四方文書非暬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宦官外戚女寵僕侍伎術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甚者擇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皆惟淫政害之原抑以易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鶴山三恪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我先王以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閼父舜之後大姬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周得天下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又封舜後謂之三恪凡三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續會載古恪字皆讀如恪三恪如孔叢子禮之如賓客也唐玄宗初以魏周隋後為三恪取其近世今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

曾齋許氏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

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

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夫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行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跂勉而無所持循徒日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為欺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過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

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為人上者多欲以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肆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有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

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贊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且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干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為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

【集覽】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真與云掣肘矛盾者多謂言行相背者不一行之為甚難也

君德

程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德故能上順天理下人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失如天之高如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內無外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無不尊親故曰配天聖人之事盡於是矣

華陽范氏曰書言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

嚴恭寅畏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成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周宣帝乙按史記商王帝乙太丁之子是時殷道益衰在位三十七年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朱子曰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游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耳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慮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忘念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直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汚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為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為無不如志

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為堯舜為禹湯為文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先聖嘗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為亢為暴為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驗言之實貪者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謬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於

宦侍狎褻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敬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恭褻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言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劘道義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月久自然通達比之時處深宮為益多矣夫養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

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祇懼為云○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為萬世之法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固以為戒要在得人以為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

事而已夫僕臣正厥后克正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日夕承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也後世不復如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

華陽范氏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龜山楊氏曰古人聖人固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遊宜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其學必有在矣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攷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於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艱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審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蓺有諫夫所以畜畏祇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衞士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稽古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集覽】衡石程書秦始皇本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注正義曰衡稱也石百二十斤言表箋奏請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息漢刑法志始皇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奏請并主注云皆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衞上曲餐道餘防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昃未暇八食令侍衞士傳餐而食之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則影直源濁則

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

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著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
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
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
不可不審者又如此焉○右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
以千里○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
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
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

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
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
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
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恥為庸主而思用力於
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
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徇緣無礙
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幾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
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
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
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為無二道
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

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在而其用可得而
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
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為穿鑿傅會之末習至於人主能
之則又適所以為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
有甚焉○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
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
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
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
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
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
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
我之私也○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
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
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
無不生育固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
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
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
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
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
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獲此位當此責而

無驕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
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
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
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氣質雖若不及而其
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
之謂也誠能於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
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
大臣切劘治道俾陳要急之務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温
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
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
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聲日聞治效日

著西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
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

勉齋黃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天下事物之變
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
下之務

西山真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
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
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
則凛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
則規戒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
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人主之學其要在於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以為出治
之本非徒屑屑詞藝破析章句為書生之小技而已

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佚豫惟聖人
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必[illegible]之如一
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illegible]可以行王道
初未然之餘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
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
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儲嗣

涑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
士以為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
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五峯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
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
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
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
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
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
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徹其膳而
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誦詩史書工誦
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

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卒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蓋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疏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復覽〕〔音〕之〔註〕漢文紀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註〕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illegible]置諫鼓達窮民立謗木[illegible]之敢聞過也如[illegible]誹謗之木即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誹謗橋梁邊版也所以書政治之愆至秦去之諫鼓即發聞鼓也[illegible]周書周官篇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illegible]周官篇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也三少謂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史佚之流〕史記晉紀史佚請擇日注史佚太

史佚其名也

魯齋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為而分定故也如一兔走宛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君臣

程子曰君責明不責察臣責正不責權

華陽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皋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天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天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五峯胡氏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自三代人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驕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汩於利矣求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朱子曰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

謂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此處甚多○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者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者處○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貧人君子便不如此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云是好文公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集覽】季友按史記季友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號成季其後爲季孫氏與孟孫仲孫二氏三分公室謂之三桓

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爲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覬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以耆艾廢也【集覽】畢公弼亮四世爲周

父師書畢命篇惟公[illegible]克[illegible]小物[illegible]弼亮四世[illegible]畢公名高與周同姓武王克[illegible]封[illegible]畢[illegible]四世謂文武成康之世也父師即太師[illegible]康王之[illegible]文譜周康王名釗成王之子[illegible]成天下太平刑措不用在位二十六年通要云康王冊命畢公以成周之衆保釐東郊

臣道

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寵己也○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朋黨之計○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志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

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䟦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為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僞也其能久相有乎○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為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盡身乎○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

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

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集覽】郭子儀按唐鑑郭子儀華州鄭縣人自武舉補左衛長史累遷至同平章事平安史之亂功居第一加司徒封代國公德宗賜號尚父封汾陽王八子四[illegible]皆以才顯劉禪按三國志漢後主劉禪字公嗣昭烈太子即位後丞相諸葛亮受遺輔政勸農積穀講訓兵出師伐魏中原恐懼建興十二年亮薨姜維興伐魏炎興元年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至成都帝出降漢亡在位四十一年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意

怒好惡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

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集覽】刑名之說索隱曰劉向別錄云申子之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有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illegible]孟子[illegible]史記魏惠王名罃武侯之子初都安邑當周顯王時為秦所敗乃徙大梁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至而不能用惜哉在位三十餘年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衣皆薰香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扱香又再拜齊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民亂而不恤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強之欲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穢其源也○事功出於臣下效知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蓋道固當然非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歸美其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不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為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己無因而致者也是故知如良平不恃帷幄為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何以致略如英衛不授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虚退讓沖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illegible]生於氣歉所以然者為利祿耳有

大勳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勳勞自居既以翦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為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為也俾侯于東樂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者盈而歉之謂歟○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集覽】智如良平謂漢之張良陳平注見五十九卷畧英衛謂唐之李勣李靖

注見五十八卷開國曲阜以侯伯禽授史謂周公曰文
王之子武王之弟也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
王命爲太宰留相天子乃封其子伯禽於此俾爲魯
國以輔周室伯禽至其國變其禮革其俗國人化之

五峯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
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
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
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
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
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
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
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二人而已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
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
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
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
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
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
盛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
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援提汲引以求其助
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也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
與言仁義亦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
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
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
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
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者
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
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今之仕宦不能
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誠以天
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
自身始○大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
乃以不自失爲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
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
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

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南軒張氏曰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
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愧恥民有
不獲是爲己辜眞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illegible]伊尹之
心方得○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illegible]在吾人
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illegible]周公
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爲宰相猶且自處以[illegible]若在吾人
則亦合當爲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illegible]公德言盛
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其於世間無所愛慕
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爲耳

象山陸氏曰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illegible]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群陰畢伏是[illegible]瑣者亦何足汚人牙頰間哉

勉齋黃氏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illegible]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西山眞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勸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姦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憸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怠肆昏荒而惟己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迺至於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爲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爲法以管仲趙武爲戒哉

（仇士良 按唐書仇士良文宗時宦官也性故黠以李訓所薦得典北司兵柄由是挾制太子脅[illegible]國政宰相奉行文書而已帝崩乃矯詔立武宗拜驃騎[illegible]使既而爲帝所忌以老病致仕尋詔削其官爵籍其家貲○六嬖四姬之惑左傳齊桓公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晉侯內實有四姬焉嬖名變便嬖左右近習者也姬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也）

魯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成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六十五

治道一

總論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聖王為治脩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成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治則有為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焉者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為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為政者必重民力○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

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為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校著利害便不是○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脩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擠棄耆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卻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

協和則所爲必成○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又嘗與客語爲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三代忠質

文質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

代歟○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既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爲正則事之悖繆者也【集覽】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也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

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心方能行徒法不能以自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集覽】秦得月令陳浩曰秦相國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

華陽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龜山楊氏曰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為政以德離道德而為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政者正也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或謂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効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所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之彰未及也而其効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以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正心一事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効觀後世治天下者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効但不如聖人之効著耳○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寬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

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程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集覽】羲和按晉傳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也

上蔡謝氏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彝也為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齧也

五峯胡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為聖也○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

異然民猶有感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譏上世之化謂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因其性而道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踶雖有猛士莫之敢攖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仁雖與言而不入也○井法行然後愚智可擇矣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縣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

交易之侵牟也無交易之侵牟則無爭奪之訟獄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脩而和氣應矣○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財出於九職兵起於鄉遂學校起於鄉行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豫章羅氏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内有李林甫之[■]則外有祿山之亂内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集覽]李林甫之姦 按唐鑑李林甫小字哥奴初給事武三思家料柔佞多狡數因與三思女有私三思知而不絀乃薦於朝而官之在開元間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奏對稱旨上信任之天寶間拜相專權固[■]君子切齒符以甘言啖人而陰擠之世謂其口有蜜而腹有劍中外憚之卒致安祿山之禍萬古所怨焉盧杞之邪 按唐鑑盧杞滑州人奕之子居[■]藍色怪有口辨肅宗時惟恩擢用交結宦官德宗朝[■]然拜相政由己出多詐不情自郭尚父以下皆懌之卒致朱泚之亂唐祚幾不保矣朱泚之叛 按唐書朱泚與弟滔俱為李懷仙部將後泚為盧龍節度使代宗大曆中入朝留京以弟滔知留後德宗建中初以泚為涇原節度既而詔涇原節度姚令言將兵救襄城作亂奉泚為主據長安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自將圍帝於奉天李晟渾瑊擊破泚解圍泚改國號漢興元年李晟克復京師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墐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養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敬而不敢忽也

[集覽]掩骼理胔 骼音格禽獸骨也胔音漬骨之尚有肉者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

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捄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

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故爲是迂闊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

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

直是如此○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爲憂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

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illegible]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孰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

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

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撿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

而可以有爲者○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滌不濟事須是善洗者一一拆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鬨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産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問爲政更張之初

寬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
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
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絶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
十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
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拍
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問政治當明其號
令不必嚴刑以為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
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
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
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問為政者當
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

之曲禮謂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
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或問程子云
論治便要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
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
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一國之體為州縣有
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
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
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
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集覽〕申商吳李謂申不害商鞅吳起李斯也併注見後賣官鬻獄後漢書靈帝和光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又開鴻都門賣官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烈由是聲譽衰減論者嫌其銅臭烈從兄定也○左傳魯襄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叔魚攝理雍子納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
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
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
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
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
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

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
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
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
思天下之饑寒若己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
何自而生豈不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
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
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
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
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
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
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盍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

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斁之
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
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
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爲阡陌變
封建爲郡縣変肉刑爲鞭笞而末流愈不勝其弊今欲
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潛室陳氏曰復古惟唐得之
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
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
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流
業貢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箇人様以爲守法之地耳

西山眞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寛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
民也或曰撫民當寛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
以寛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
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恩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
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
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
容心焉則寛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凞然而
春物無不得其生者稟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
孰爲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

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推
吾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汨之以私亂之
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盍亦反其本而觀之怵惕
於情之所可矜顙泚於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
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亡以害則天理
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惻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
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
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
故雖寛而寛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
其庶矣乎○嘗熟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强弱之分不在
兵力而在國勢又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

心識隨運捍伸縮惟所欲為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向而其事易察也惟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禍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可度搶攘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張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畫日討月究何益哉○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斤蠹民之螟螣也

鶴山魏氏曰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脩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撑東而西傾捉衿而肘

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紀綱而已矣

魯齋許氏曰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若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臺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霸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処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内主甚堅日戛月摩周遮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禮樂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絶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

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為盛德矣○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

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有之安字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税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内也皆非也當合内外之道○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

學○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

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
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大凡禮不
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
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
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雖其人爲之已德性充實人自
化矣正己而物正也○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
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
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
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
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

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
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
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
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
變樂之情也○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
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
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太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必
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
相應【集覽】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記檀弓篇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昔曾子之問記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云云〔能〕敎謂悲之學記雜記下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晉平公被左傳晉平公悼公之子即位之初伐齊已敗之遂圍陽穀看其劍中引兵歸蠶吐絲而商絃絕淮南子蠶珥絲而商弦絕感之也註蠶上下絲於口故曰珥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

五峯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
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
廢焉者乎
朱子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
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

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
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
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
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禮即
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
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綱
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問冠昏
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
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
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禮時為大古禮
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

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去不要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一科令人習得之是一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絶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

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考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人今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為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樂律自黄鐘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黄鐘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鐘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自黄鐘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集覽　三加之辭儀禮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無疆受天之慶

門之戒儀禮士昏禮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中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戒胄子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敎胄子注夔舜臣名胄長也自天子下至卿大夫之適子也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樂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於賓客祭祀將之以玉帛寓之於籩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禮樂○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有箇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鬭之心皆緣是無箇少長之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人徒見升降揖遜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為

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西山眞氏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天尊於上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所由起蓋禮主乎別故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二氣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主乎和故也故謂陰陽二氣若日月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二氣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運轉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霜雪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而不成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和此即是禮中之樂樂中有禮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節此即是樂中之禮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禮中有樂和而節此即樂中有禮

鶴山魏氏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

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爲先

魯齋許氏曰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禮只是箇敬之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故曰已辭者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餽獻亦然○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於中發之爲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爲鐘鼓之鏗鏘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禮壞樂崩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係屬元氣虛隙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厚人倫念念在是未嘗流於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禮樂廢故也

宗廟

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韶）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親盡故此新死者如當爲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爲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爲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爲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爲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儀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自后稷爲太祖不窋爲昭鞠爲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爲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爲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爲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爲昭故書稱文王爲穆考詩稱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曰大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爲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爲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

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宗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

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義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神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則代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說法又謂議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王皆祧于后稷始祖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

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溫雜共一廟○古者一世自為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至三重而墻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獨文路公嘗立家廟今溫公[illegible]中有碑

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檢耆
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
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温公之法
爲定也○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人故廟又
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集覽 貢禹漢書貢禹琅邪人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爲博士涼州刺史去官元帝時徵爲諫大夫上書數上書儉遷御史大夫韋元成漢書韋元成魯國鄒人賢子宣帝時以明經爲郎與五經諸儒雜論於石渠閣元帝朝拜相封侯故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漢明帝漢書明帝名陽更名莊光武第四子尊奉建武制度史得其人民安其業而頌好者察皆弘人之變未變乎在位十八年而崩原廟之制漢禮樂志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注顏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立也叔孫通漢書叔孫通薛人爲博士說高祖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始用於長樂宮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帝曰吾今日乃知爲皇帝之貴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從太子太傅六百年只有三宗注淮南子

曰商祀六百惟有三宗注太甲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成王晉玉按史記周紀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九七歲即位周公相之制禮作樂象成賢君在位三十七年昭王名瑕康王之子南遊漢上楚人以膠船而不反在位五十一年
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有食
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
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
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士
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或替也

性理大全卷之六十六

性理群書集覽卷六十七

治道二

宗法

程子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
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
弟宗其小宗子也○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
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
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
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
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
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

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後世骨肉之間多至
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
無所爭○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
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
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
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
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 集覽 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唐昆國子節錄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一月爲之古人有花樹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亦須更相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近骨肉日疎

者只爲不相關
情不相接也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謂宗

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於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

情亦可安

朱子曰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爲後故父爲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

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絶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絶晉以牛睿絶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

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爲後，當時太常博
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
此說亦斷不可行。【集覽】【鄫】七音以陵反，通作繒。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鄫。穀梁傳：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是繒以莒子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也。然繒以姓皆子爵國。【呂易嬴】按通鑑秦紀，太子柱有庶子子楚爲質於趙，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適秦，因太子妃華陽夫人之姊說之，立子楚爲嗣。不韋因納邯鄲美姬，有娠而獻之于子楚，以生政，實呂氏子。昭襄王卒，太子立，是爲孝文王，三日而薨，子楚立，是爲莊襄王。四年薨，子政立，生十三歲得立爲王，是爲始皇，而嬴姓之秦遂絕。【晉以牛繼馬】按通鑑晉紀明帝[illegible]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馬七及牛之象。[illegible]晉初又有牛繼馬後之讖，司馬懿至深忌牛氏，已酖其將牛金。後琅邪王妃夏侯氏與小吏牛金私通，生睿，及長嗣爲琅邪王，永嘉之亂，遂即位於建康，是爲元帝，而司馬氏之晉亦絕。【韓謐爲後】按通鑑晉武帝太康三年，魯公賈充卒[illegible]子漢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illegible]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謐爲世孫，曹軫諫曰：禮，[illegible]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槐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詔自非[illegible]宰始封無後者不得以爲比。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illegible]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潛室陳氏曰：宗法爲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浸多，姓
氏紛錯，易至殽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
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且始封之
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爲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
自別爲大夫之祖，是謂別子爲祖也。別子之適子則爲
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爲大宗，合
族同宗之，是謂繼別爲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
別子，却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爲禰，繼禰者遂爲小宗。凡

小宗之適子，服屬未盡，常爲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
爲禰，而其適子又各爲小宗。凡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爲小
宗是也。大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別，皆同宗
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近遠論，是爲
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盡則絕，如繼禰者
親兄弟宗之，爲之服期；繼祖者則從兄弟宗之，爲之服
大功；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爲之服小功；繼高祖者
三從兄弟宗之，爲之服緦。自此以後，代當遞一代，是爲
五世則遷之宗。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
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稟大宗而後行；小宗
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稟
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
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
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
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歟？

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
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
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
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
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
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

風也○或問臣子加謚於君父當因擬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為也

涑水司馬氏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君平蓋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集覽】【陳文範】按漢書陳寔為太丘長卒謚文範先生注見前卷【陶靖節】按晉書陶元亮明在宋名潛諡靖節先生注見前卷【孟貞曜】按唐書孟郊卒張籍謚曰貞曜先生注見前卷

和靖尹氏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赧為謚此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文王只用箇文字武王只用箇武字大小大公

五峯胡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欲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惟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為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君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者子不忍為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不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柳子厚論曰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

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

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集覽】孟舒　田叔　通鑑漢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孟舒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是乃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復召以爲雲中守得魏尚於馮唐事在漢文帝十四年注見前卷

張子曰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若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是建大國其勢不能指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五峯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

桀而亂成湯興而脩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
王興而脩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
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
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
黄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
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文
王武王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
桓晉文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
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
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
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

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
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
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分也○
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
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
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
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
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封
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
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

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襲之勢
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
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
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
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
弊○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
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
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
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
帝○或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
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

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
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
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
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
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或疏胡五峯論封
建井田數事以質疑曰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
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强做得
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因論
封建曰此亦難行恐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
爲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
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

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齊梁使然纘
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
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強兵相
維揃戕劘致大亂沈僩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
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
爾曰那箇雖教無人奈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
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
故更支撐不住○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
里如何不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
只說嘗聞其畧也若夏商時諸處廣闊人各自聚爲一
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

漸漸吞併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
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
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
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
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
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
大智亦不能遏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
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
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
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
到此却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

許多異姓過 [集覽] [illegible] 左傳尾大不掉 揣邪反揣也 [正誤] 按漢書主父偃傳臨淄人初學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武帝朝上書闕下朝奏暮召時徐樂嚴安亦上書言世務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拜偃爲郎中一歲四遷後拜齊相偃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
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
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
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
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
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
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

志定只管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
方定志於學○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
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
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
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
得乎○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
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
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
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
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
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

於下民放僻而入於非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群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

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禀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柔漸漬必

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

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
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
之意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
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
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
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
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
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學校之政不患法制
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礼義不足以悅
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
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軒張氏曰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礼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
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
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
教矣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
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
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蓋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
廢〻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
○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
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教
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
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
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
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礼
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
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
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
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為規取利祿之計亦
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
端為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

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
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為之
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
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
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
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脩游息於其間誦言
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
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
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
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
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脩而君舉之耳夫然

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
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
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
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
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
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
勤於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辨之於
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
陋乖僻無自進於造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
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

校之本意也
西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數彌數故二十五家爲
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
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
烝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
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
禮容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
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
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
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
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
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
敢或遺
魯齋許氏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
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
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
人應此者亦豈亡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
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
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
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
學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
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獨之君以

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敎必此也先王皆本於
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
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
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
夫主之頒教法于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
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而尚功五百家
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于學而尚齒雖
二十五家之閭巷口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
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

君子之行也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須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若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愼擇爲本擇之愼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

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愼擇擇之不愼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愼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

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慮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君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〇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涑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

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嚴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

辨知人則能其道不過於此〇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之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泰所以為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否所以為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害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

察也〇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其言美辭足以感發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隙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蔕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殘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〇鄭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郭夫固陋獨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為是衆之所惡覆以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集覽〕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 公羊傳莊二十四年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傳曰赤蓋郭公也註郭公名赤公羊傳郭首左傳如字讀國語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郭公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君子之言則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險邪陂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夫齊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敎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〇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

訪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於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集覽】高宗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五峯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間疏戚若親故果才雖疏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集覽】唐文宗　諱昂穆宗次子初封江王敬宗爲宦官劉克明等所弑宦官立之改元太和之初勵精求治然而恭儉不斷邪正莫辨宦官擅權及甘露之變竟以不如漢獻之嘆在位十四年卒

西山眞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壯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徇欲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上突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黯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尋常之人將欲爲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爲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爲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君之所以爲之之意況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爲之於人而不先爲盡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知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熏陶之助所以

諸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
所以流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姦
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誘熏染使
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
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其本出下流不知
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
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苟非心正身
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惡臭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
求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
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
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

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
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
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
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
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
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
發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
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
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
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
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頫顏賊庭而起兵討賊卒

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
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
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
節死義之舉哉○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
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
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
隙抵巇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
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
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
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
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

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
以為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
後決但於相與進退之間小為俯仰前郤之態而已足
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發其
害我之機哉【舊註】[illegible]張巡許遠注見前□□唐□顏杲卿琅邪臨沂人師古五世孫天寶初爲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響應已而賊將圍安至城下杲糧盡兵才八日以城守未備而陷賊執送至洛陽殺上下君子小人之杲卿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不用賢可夫人
象山陸氏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為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
槩論之在於為國為民為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論
之在於為私己為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

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西山眞氏曰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

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

鶴山魏氏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熹嘗以是爲察言觀人之鑒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定於內矣

魯齋許氏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以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從如厥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授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効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幸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矣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則

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任用人材興作事功自己己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於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閒言後世冊聖後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於朝矣況大於此者乎○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

術巧唯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入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諂近習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諛為恭以許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疾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千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為治也何有【集覽】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於朝通鑑唐憲宗十四年初彰義節度使吳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府少陽陰養亡命未幾死其子元濟匿喪乃縱兵侵掠及東畿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赦元濟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必取上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師道家養刺客數人客請密往刺元衡則他相公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賊伏射殺之又擊度傷首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曰吾倚度一人足破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唐鄧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illegible]而用之用祐計雪夜七十里引兵入蔡州城擊鵞鴨池混軍聲雖寒入擒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城拒戰七而說檻車送京師斬之賜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十四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為皇甫鎛之黨擠之說度以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中立度表字也【所謂城狐社鼠】道華曰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據定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子嘗讀劉向說苑載孟嘗君之客曰狐人之所攻也鼠人之所燻臣未見城狐見攻社鼠見燻何則所託者然之也

臨川吳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以為戒也【集覽】【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史記周武王封伯禽於魯伯禽就封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記檀弓篇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治道三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爲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校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于戰國暴君汙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鬪天下之諸侯欲爲己功由是無

亦非已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戸牖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宗臣者猶且囚拘係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辱故宏儒遠智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立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興敗轂脫鏑不忍以轍一犯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超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衰

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求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側於編戸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主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羨也三旌之位非其道

也有弗肯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頗宜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集覽】六藝 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為之原顏師古曰六經而謂之六藝蓋藝種也學者用功於六經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 東國韻會百官志宰相持衡鈞衡注均也衡平也宰相平其均平故曰鈞衡 輿說輹 易大畜卦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注說吐活反輹音服又音福 三旌之位 莊子讓王篇延之以三旌之位注三旌謂三公也

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卻做得事卻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東萊呂氏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傳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爲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爭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集覽】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注莘國名今同州郃陽縣是其故地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不離傳巖而濟巨川之舟已具 按一統志傳巖在平陽府平陸縣東三十五里即殷相傅說隱處商書說命上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 按一統志磻溪在鳳翔府寶雞縣東南八十里磻溪谷中石壁深邃林木秀阻東南隅有石室蓋姜太公所居其水清冷神異北流注渭又牧野在衛輝府城南陵西杜朝歌之南周武王伐紂陳師牧野即此

魯齋許氏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昏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疎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無也朝廷至

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歷觀前史自古以求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患病求之之難也竊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

得從設君介禽異獸遐荒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若君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所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與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新舉者隨衆試於有司糊名謄錄較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意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紙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

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技業之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留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皆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集覽]鄠音戶按一統志鄠縣初沃置今因之屬西安府宋程顥嘗爲是縣主簿民有爭藏錢者令不能決顥一言決之其人遂服

五峯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凝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修者根之遠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傅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尚事也曰六禮也七敎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

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其可以爲卿歟其可以爲大夫歟其可以爲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爲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爲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爲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恥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埸不聳也

[集覽]六禮 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也七教謂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八政謂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也 四夷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東方曰夷南方

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南方曰象胥夂虫北方曰狄又
夫東方絲夂象西方荊夂羊疆場邊境也左傳疆埸之
韋注埸音亦穀梁傳隱元年疆弓(?)矣又凶竟場說云
謂之境場者境是疆界又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埸也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
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
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
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
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
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冑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
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
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
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

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
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
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
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淺泛至于再三而其具不
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
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
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何如哉○古之
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
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
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
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

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
以察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
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
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
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又且精故有以知
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
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
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
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天下
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
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

益方其未用而收實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
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
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
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
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
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
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
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
極乎光大耳○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
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

集覽 九品中正之法 通鑑晉武帝泰康六年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自魏[illegible]東方朔傳漢武召天下賢良文學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衒黃練反行且賣也亦作眩鬻除六反賣也亦作粥

東萊呂氏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為士者苟可以仕則選於里舉於鄉而長治其鄉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己志在私得以資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內而無願外之想也後世取士之法不一雖存選舉之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于其可用之實能而于其不可用之虛技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仕時之多失人士之多失志往往由是

論官 涖政附

程子曰古者所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〇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〇古之時公義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為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〇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〇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為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〇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集覽 羲和以職天道 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注羲氏和氏主曆象明之官 在堯謂之四岳 書堯典注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 周乃六卿之任 書周官六卿分職注六卿亦曰六官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也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比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

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予間居思天下之治徒以為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營營孰知其任之為不輕專務已肥遑恤民瘝壅閼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群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吞噬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爲

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恤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躁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剸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也以下論政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胷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古者鄉田同井而

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支氣相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將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已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呂進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爲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爲者也昔明道爲邑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爲

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爲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必大駭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之又何嫌之有○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貳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

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五峯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爲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總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賊盜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發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

衆人公共道理况因怨既歸己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怨疾於我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問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寬以濟嚴之大過也某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

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廢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譬得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

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是如明鏡然姸者自姸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於晦庵爲政寬則是猛則是晦庵云若數公寬一尚猛尚則恐發癃子相似以其泰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胸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抑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抑則常平矣

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自己心有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談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彊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彼雖不樂怳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着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惜使役用權智

一忍續補治書而得先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
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
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
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
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
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
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
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
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　當
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字

性理六十八　治道總論　十五

如此則可免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可
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
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當官既自廉潔
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
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
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
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
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
得甚小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
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

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
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
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
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
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
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
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當官大要
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
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
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
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

性理六十八卷　治道總論　十六

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知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
事不易之道也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
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
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
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
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
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
養也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
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
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

學說與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克己兩字更無別法也【集覽】婁師德按唐[illegible]見前卷王沂公按宋王曾封沂國公注見前卷

魯齋許氏曰恐害於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循正奉公嫉惡樂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諫諍

程子曰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必達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全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強勁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天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乃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集覽】剪桐之戲呂氏春秋周成王剪桐葉爲圭授弟唐叔虞曰以此封汝虞喜告周公周公請封虞王曰余與虞戲周公曰臣聞之天子无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四皓事見漢高帝十二年注見前卷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於齊通鑑周赧王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

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注左師官名觸龍左師之名趙策作觸讋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

民從諫受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
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爲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効也後
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務爲自全之謀王論從獻納有
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
聽言者不加勸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覊諫而視
其君之過與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
能用我也始則釋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於君此
不忠之大者也○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
臣故誅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
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

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
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
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泝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
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
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資凡而故告之
以如是也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朱子曰內自臣工外及畎畝有能開悟聖心指陳闕政者
無間疏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
者一二人使各得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

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擇其盡忠不隱
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將有察然畢陳於前
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罷黜升品以次施行○問
淵源錄折柳事程伊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進曰方春發生無故不可
摧折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
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
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古
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不
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集覽 見伊川年譜注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
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伏節死義

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
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伏節死義之士矣若
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伏節死義乎○武昭
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
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從公卻繼之
遂諫至於棄死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力終亦不成
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
大凡事皆可不可於幾微小處放過卻來大處爭無益矣
集覽 高宗初幸尼寺 五年已之為太子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後
宮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由是有廢立之志
東萊呂氏曰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爲恭蓋安之

一適聲色之娛環麗之玩畋游之佚實為治之大害雖其樂
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
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大凡為人須識綱
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自
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故坐
此耳○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不接
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
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
左而詔王以媺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
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
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

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降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
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
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亙
復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遺
言滌簡之中雖斷章片辭覩不可得是可歎已【集說】
[illegible]昔周辛
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是虞人之箴曰芒芒禹
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
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
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西山眞[illegible]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
聽斷毋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
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
志爾能容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
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
闕失從而下之天正但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
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
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
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襃知闕失方
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
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
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君子小人之分義
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
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

操術不同故所以道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
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
故為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惟恐其君
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
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
○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己則知盡言以
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
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必以群下有言為救
己之過而不以為形己之短以為愛己而不以為輕己
以為助己而不以為異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魯齋許氏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

祖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論旱災
可畏秘誅害人為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使雜說後來
雖因此壞了天下也泌不得遭德宗為諫祿山事曰彼
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信與
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
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集覽〕敬宗為〔通鑑〕唐敬宗寶曆元年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之言安足信哉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
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
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
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
人識者○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
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
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
法人心始以為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
也始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為政必
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未如之何矣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行

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元城劉氏曰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
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
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
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計之已臧
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數天之
下莫不傾耳承聽從勤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
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
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
聖人慎重之意也○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
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咈人情關天下之
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為

五峯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之
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
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
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法制者道德
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
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
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劉璋之類
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
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集覽〕劉虞漢東海恭王五世孫嘗為幽州刺史民懷其恩信靈帝中平五年為州牧獻帝即位拜大司馬

[illegible]得民心并大傳關東諸將來[illegible]不受初戰[illegible]
下[illegible]濟以公孫贊來族壁兵討之覆兵京下皆戰敗
[illegible]此爲贊所敗虜
[illegible]姜[illegible]皆此之

眞氏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也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廁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元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爲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愼用之乎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刀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縕而育萬物也不用上下

呂氏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任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朱子曰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

共兜比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

集覽　（既舉元凱必放共兜）元凱謂八元八凱共兜謂共工驩兜注見前卷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六十八

治道四

王伯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伯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伯道也

集覽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孟子梁惠王章齊宣王問曰云云注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曾西羞比管仲）孟子公孫丑章或問乎曾西云云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云云注曾西曾子之孫

涑水司馬氏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為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為霸霸之名自是興

問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山楊氏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綱紀法度不出自他盡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聽將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又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之故孟子曰五伯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又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荊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於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

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曰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問或謂衛於王室爲近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是時楚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爲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爲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

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爲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爲矣

【集覽】責之以包茅不貢　左傳魯僖四年齊侯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征楚人對曰貢之不供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　楚不勤王　左傳楚不勤王注勤納也　良羞與嬖奚比　孟子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曰天下之賤工也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禽嬖奚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注王良謂我爲之法度之御應之射正殺之不能得一禽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我不能以詭道爲御而順我之[illegible]

史記衛懿公名赤惠公之子好鶴鶴有乘軒者及狄人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敗衛師殺懿公事見春秋魯閔二年　晉室胡羯之亂　宋書何敬容傳晉代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注羯勇戎羯也說文羯羊羖羯以爲勇之別號安吳漢傳注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羯此總謂戎狄耳不特指於羯也

問管仲之功孔子與之其曰如其仁何也和靖尹氏曰如似也與其功而不與其仁問何故不與其仁曰只爲大本錯了問如何是大本錯曰且如初相子糾其錯亦大矣問如何是錯曰觀春秋所書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可見也管仲功高豈可補過但只是忍恥能就其功故孔子與其功也其於仁也何有若夫舍王道而行伯道以富國強

兵為本則更不待論也如責包茅不入昭王不返亦謂
假仁以行其術孟子雖說久假而不歸惡知怎生謂之假
豈能久而不歸若到得不歸處特只是假之以成功也
然桓公尚在五伯中為盛者以其得管仲功烈如此
其甲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于仁也孔子謂九合諸
侯一正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孟之意則同舍此皆穿鑿
也問孔門羞稱五伯何也曰七十子之徒皆未必能作
得管仲之功然所以羞稱者以為錯了大本不知學者
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也【集覽】[illegible]文九年[illegible]見前卷[illegible]見左傳象
五峯胡氏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

假名字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
國管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
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
國反至於耗
南軒張氏曰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
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
伯者則莫非有為而然也無所為者天理義之公也有
所為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
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為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
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伯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司馬溫公無王伯之辨要
之源頭只是王伯兩字以其為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
為方伯故謂之伯以王天下言之謂之王猶伯之為伯
也未見其美王珷玞之辨後來制字有不備故伯字有
霸字王字只是王字點發為之然伯字亦無詐力之義
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也言五伯以其伯諸侯也自其
有三王之至公有五伯之智力而後有王伯是非誠偽之
分故今之言王伯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為仁
西山真氏曰義信禮為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
必由之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子犯之為晉文公謀必曰
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為而為之矣王伯粹駁
之異其不以此哉【集覽】子犯之為晉文公謀按左傳狐偃字子犯註見前卷

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
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
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古者百
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必不足以供九人
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
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
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之義故亦可足○又嘗
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
用筭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

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藍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是為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為助不為公田俟歲之成通以十一之法取于百畝是為徹

龜山楊氏曰先王為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為力耕之農出則為敵愾之士蓋嘗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情姦凶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

五峯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為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姦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

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變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集覽 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事件 通鑑漢高帝五年注見前卷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為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

集覽 荀悅 按漢書荀悅潁川潁陰人汝孫家貧無書於人家見篇牘一覽即記尤好著述獻帝時遷祕書

侍中時政移曹氏悅作申鑒五篇奏之
又依左傳體刪漢書為帝紀三十篇

東萊呂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廢須要人敷顯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之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斂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矣○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

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斎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詔之矣○付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illegible]義和曰按周禮九賦者言在上之人定九等之賦[illegible]之於丁者也關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illegible]是也[illegible]張美和曰按周禮九式者言大宰以九[illegible]九式均節財用[illegible]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illegible]林匪頒好用[illegible]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illegible]斂市之不售[illegible]書泉或作錢[illegible]大宰以九職任萬民[illegible]嬪婦臣妾閒民是也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飢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盈之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問折米折錢分曰折六分怪其大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技進偶覺藏府痛日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絶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絁被漆唾壺

【集覽】珠玉世之所有云云焚之必於前殿　通鑑唐玄宗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錦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五峯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髙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

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魯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賑恤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聖王爲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集覽】堯有九年之水　史記堯立七十年鯀治之九載弗績　湯有七年之旱　史記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大寒而後索衣裘　揚子寡見篇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飢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爲政乃欲覓其人而取其資以爲賑飢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爲也

【集覽】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爲也　孟子滕文公章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飢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救[illegible]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illegible]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黄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

人如糴米賑飢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飢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糶騰價之計析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利也

【集覽】社倉 按宋鑑孝宗乾道中崇安縣大饑朱文公請於郡得粟六百石以賑給之秋成民償粟於官因乞留里中乃以所貸米試五夫等里立社倉夏貸冬收以為常規文公自作記後請頒其法於天下

禎異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或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

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污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此是一理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冤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

三年冤氣之意自在不可追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旱

[集覽]白魚入舟 史記周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白魚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 [東海孝婦] 漢書東海郡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之吏捕婦驗治獄成于公以為冤太守不聽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咎當在是于公 [illegible] 婦冢天乃大雨後人立廟而祭焉

五峯胡氏曰災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發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君覩是宜以自省也若以天命為恃遇災不懼肆滛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

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 [集覽]桑穀共生于朝 史記太戊之世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相之巫咸為佐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備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桑穀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殷道復興享國七十五年號曰中宗 [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 史記商王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高宗從之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有翟羽既而伐鬼方賀咸服殷道復興享國五十有九年號曰高宗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端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集覽]李尋 [illegible] 書李尋字子長平陵人好洪範災異天文月令陰陽之事為丞相翟方進府吏哀帝時王根薦為待詔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騎都尉使護河隄後坐與夏賀良等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其言亡驗賀良等伏誅尋減死徙敦煌郡 [翼奉] 按漢書翼奉東海下邳人以篤學不仕治齊詩九精律曆好陰陽之占元帝初以諸儒薦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上封事必援經史稱陰陽官至博士諫議大夫

西山真氏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眾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魯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許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歟偉歟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

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
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
民用之或乏之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或
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
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
此言殊有理

論兵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
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西怨義正
故也又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
是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用兵以能聚散爲

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
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
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一敗
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
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
秦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辦分數明而已○管轄人
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
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
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善兵者
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
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
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
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
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八萬人一麾而亂
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
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
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
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餽運之術
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
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
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
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

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之食也且計之須三夫
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
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集覽〕【韓信多多益辦】通鑑漢高帝六年上嘗從容問韓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以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亞夫堅臥不起】漢書景帝三年吳楚反拜周亞夫爲太尉東擊之至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堅壁不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袁紹以十萬阻官渡】漢書獻帝建安四年袁紹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竊爲公懼之紹不聽操與紹相拒於官渡袁破紹輜重紹軍大潰走【王莽以百萬之衆】【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

漢書帝玄更始元年將軍劉秀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
於遣王邑王尋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
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兵勢號百餘萬至昆陽旗千里不絕
諸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郾定陵悉發諸
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奔
之斬首數十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
敵勇甚可怪也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
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漢兵
乘銳崩之遂殺尋昆陽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
呼聲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
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萬數
關中聞之震恐海內豪桀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
川漢年號旬月徧天下
八公山
晉書太武帝太元八年秦王堅遣兵防隨
冠晉將諸郡執襄陽刺史朱序以歸已而議大舉或謂
晉有長江之險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可斷其流時
中外皆諫惟慕容垂姚萇欲乘其釁勸之南伐堅遂發
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卅七萬晉以謝石為征討大都
督謝玄為前鋒都督衆八萬拒之劉牢之帥精兵五
千趨洛澗直渡水擊秦前鋒除成斬之石等水陸繼進
堅登壽陽城望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
皆以為晉兵憮然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陣玄使人謂

曰後陣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可乎堅欲許之
半渡擊之麾兵使却秦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陣後呼
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走
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至堅狼狽僅長安

龜山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
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
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
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宗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
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
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
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
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
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

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
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
後可用若夫伍法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
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
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
制亦不可以取勝其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
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
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
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
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
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漢之

間則為善矣方之五伯自已不及以無節制故也想信
之軍脩武高祖即其臥內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
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
為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
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
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
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
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
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
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
不講○或問今之為將帥首不必用狙詐固是杂兵宫

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
〔三〕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
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
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
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
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
其號令各有體耳〔集覽〕信之軍[illegible]
通鑑漢高帝七年注見前卷軼門戰上之事事在通鑑
漢文帝後四年注見前卷李靖按唐鑑李靖三原人姿
兒魁奇通書史善陳兵法隋大業末為馬邑丞後歸唐
以平王世充及破突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貞觀中出將
入相封衛國公卒諡景武圖形凌煙閣[illegible]
[illegible]事在通鑑漢後主建[illegible]
[illegible]十二年注見前卷[illegible]
唐肅宗乾元二年郭子儀守河陽魚朝恩惡之因[illegible]具

短之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因
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
躍馬而去光弼以五百騎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
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之
〔三〕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
至于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
兵有辭矣
〔四〕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
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
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
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
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
當勁直以衝突之○厮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
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
也○晝則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宜疑夜間不解戰蓋只
是設火候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也營其中盡如井
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
更走不得○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
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此○五代時兵甚驕矣周世宗
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
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或言古人之
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
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

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亦不得○陣有定也八
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齊然遇敵必列便已成正
軍矣○或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還以為正合
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
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鬬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
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
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
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
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
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
以張巡用兵未嘗依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

精卒是也方慾之始則有若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illegible]】按唐書馬燧汝州郟城人姿度魁傑[illegible]沉勇多學李抱玉守鳳翔表為隴州刺史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授河中刺史未幾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illegible]將[illegible]數千人悉訓上數之與代數月皆成精卒其後屢立大功封北平郡王圖形凌煙閣卒謚莊武【[illegible]】按晉書馬隆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詔選良將兗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及涼州反拜為武威太守除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得三千五百人西渡溫水悉被甲[illegible]轉戰千里羌戎遂平太熙初封奉高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震隴右

鶴山魏氏曰余少讀書於下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為備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樹之固有郊關之限有烈鼓擊之警有重柝之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有遍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為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刳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秦[illegible]不聞周繼之而復肉刑也豈武王周公能自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為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昔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己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瞍殺人皐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既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集覽】文帝之去肉刑

事在漢文帝十三年注見前卷【附炮烙之刑】按史記
商王受寵信其妃妲己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為長夜之
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重刑辟為銅柱以膏塗
之加於炭火之上令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火中與妲己
笑之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注置肉於火曰炮以火炙肉
曰烙【刳剔孕】周書泰誓篇刳剔孕婦注刳割剔也
皇甫謐曰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王三宥然後致刑】記
文王世子曰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
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
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
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
也注云君每言宥有司則答之以辟至於三宥罪定不復答走往
刑之為君之恩無已【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
【執之】注孟子盡心章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
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云【張釋之論】
通鑑漢文帝三年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人
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當犯蹕當罰
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
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
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輕重
民安所措其手足惟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五峯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
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縣然後
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
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
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
當以有功為法以袞為戒【徐有功】按唐書徐有功東海人武后時為司刑丞累斷大獄全活者甚衆起居舍人盧若虛曰當雷電之威然全仁恕千載未見其儔【常袞】按唐書常袞京兆人術文采勝翦初為中書舍人代宗朝與楊綰同輔政後為福建觀察使歿置鄉校閩人由是知學

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

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皐陶作士明
五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
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
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
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
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
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
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
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
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

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
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
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
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
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
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
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其鞭朴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之官
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
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
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
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

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經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
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
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
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
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
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一以宫刑之辟當之則
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
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
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
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
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

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
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
心則不可無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
憫而不知彼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
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
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
小而處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
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
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
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今之
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

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
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
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
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
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
減等當斷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
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
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
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
凡功皆可以從重也【集覽】陳群之議 按三國志陳群字長文潁川人紀之子嘗爲祖寔所奇乃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群初仕漢爲治書侍御史入魏爲御史中丞累官司空錄尚書事初太祖

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平斯事乎群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三千之屬未可悉復若斯數者宜先施用時鍾繇與群議同太祖以軍事未罷故寢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
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知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
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
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
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
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矣乎在上
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

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爲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皐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姦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輕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夷狄

或問蠻狄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

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爲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賞以遺餘之物饜飽之也高其墻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徼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己事恬不以爲戚夫蠻夷猾夏自古然也綏之則豺噬豨突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鼠散依險以自固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馭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旦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雖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爲是矣○

【集覽】大舜有四裔之罰事見舜典注見前卷孔子有兩觀之誅事見家語注見前卷敗衂不支衂女六反挫也亦敗北也

五峯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彊萬國親附所以保

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上古
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畧也治吾所當治者
而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爲夷狄所敗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六十九

性理群書集覽卷七十

詩

古選

乾坤吟　邵子

用九見群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爲利四象以九成遂爲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集覽] 用九見群龍首　易乾卦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六利永貞　易坤卦用六利永貞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治亂與廢興著見于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集覽] 天地如蓋軫 [illegible] 以象天軫之方也以象地文中子云天爲蓋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 [illegible] 日月如磨蟻 晉天文志云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于海如磨行蟻磨疾蟻徐不得不西

觀物詩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熊氏剛大曰此用字如所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此篇論陰陽動靜之理

偶得吟

日爲萬象精人爲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生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啻不太平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寛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寛如天地間(集覽按一統志泰山在泰安州北五里即東嶽岱宗也舜東巡狩至此其山盤曲盤道至絶頂高四十餘里)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為虛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凌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龜山楊氏

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熊氏剛大曰此言光陰之易過也)躞蹀黃小群(唐食貨志云人始生為黃四歲為小)毛髮忽已蒼頹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

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熊氏剛大曰道行則禹稷不行則顏子所異者時不異者理)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睎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勿彷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鎸事辭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游異趣均亡羊(熊氏剛大曰挾簡策以讀書志在圖名之人與博奕為事以圖利之人其志趣雖不同而均為亡其所守言臧穀二人牧羊臧挾書讀穀博奕俱亡其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云實在高深不憚勤梯航(熊氏剛大曰天理高深須強力以求之也)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為君子儒勿謂予言狂(熊氏剛大曰此篇論為學當在少年能擇向方為[集覽]頹波注扶桑山海經扶桑碧海中長數千丈兩幹同根更相依倚乃日所出處黃小詳釋名七旋行貌胼胝奏艱食列子云禹惟荒土功身體偏枯手足胼胝注胼胝皮厚也一瓢甘糟糠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注瓢瓠也睎顏亦顏徒揚子學行篇睎驥之馬亦驥之乘睎顏之人亦顏之徒異趣均亡羊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冊讀書問穀則博塞以遊)

送元晦　南軒張氏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卻來臥衡門無愧自日休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為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為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颼颼

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不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輈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修(熊氏剛大曰此篇述朋友相得之情[集覽]眼底無全牛莊子庖丁解牛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斷金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對床蘇子由云南山對床讀韋蘇州詩惻然感之約早退為閒居之樂東坡宦遊四方追感前約作詩云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白雲正在望唐書狄仁傑登太行山反顧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

感興二十首　朱子

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地陰陽

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虓空不踐
實蹊彼剌榜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佛學之非
聖人司教化蠻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訓養端得深培天序
既昭陳人文亦褒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群居競趍
澆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淪喪擾擾胡爲哉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大學之教
蓋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當於本者加意故設學教育推以天理人倫爲重文藝之間特於餘力游焉後世於末者用工故設學教育推以文詞節藻爲尚天理人倫曾不講明此朱子所以深嘆也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
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
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麁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
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小學之教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復來侵恭惟
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慾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
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牛山之木形容仁義之心所當保養
集覽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 孟子告子章云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云云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
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予味前
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道不言
集覽 夸毗子呫囁徒啾喧 詩無爲夸毗注夸毗體柔人也呫他叶反囁而涉反 聖人無言後世多言之弊 前書灌夫傳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注顏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呫昌涉反囁之涉反 曹昆注 啾淺反鄭氏曰 輒反

南軒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
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
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
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
丈渾也哉無歎此語期相敦熊氏剛大曰此篇論自此
集覽 渾也哉 淮南子說林云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 ... 其不相得故曰相愛 ... 其說曰膠之性 ... 時不解 ... 冰將解則復

觀物二首　魯齋許氏

物產天地間精粗據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至
不可綏安貴能遷人生諭此意自當心乾乾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容期倏忽幾
識幾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待聞見累

律

復卦詩　邵子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方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
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熊氏剛大曰此篇
陰剝於坤陽萌於復復中間爲無極天之心尚未發動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爲時
功夫大揮弋事業卑春秋賴秉與出用小車兒集覽
大 莊子云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

熊氏曰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也［莊子齊物論］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反三舍

善吟

人之爲善事善事義當爲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閑吟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觀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眞心爽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斷喪後能作太平人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徒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眞擴充徒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起越今日備吾身

集覽　入井倉皇　孟子公孫丑章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云云　牽牛　孟子梁惠王章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覩祖述耳順肯同波

集覽　天下之深山　孟子盡心章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秋日　程子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熊氏曰此篇形容心大超乎天地萬物之上外物不足爲累

和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携卷天爲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畏鄉人　熊氏曰此篇形容堯夫居貧樂道雖混處塵俗而至德之容自使人畏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龍門道中　邵子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　熊氏曰此篇言觀物理泰然自處是非榮辱不足爲吾累

天意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室絕利須求在一源未興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何言　熊氏曰大

曰此乃熊［illegible］聖人能事人難［illegible］月未止在［illegible］氏曰此無思無慮［illegible］繼［illegible］照明［illegible］篇言人道自然人當絕利慾【集覽】管子［illegible］之心以求造聖人之極致

極論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却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 熊氏剛大曰此言欲求衆理當求之此心 先能了盡世間事 熊氏剛大曰此即五常四端萬善出三然 後方言出世間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人生天地間尸有［illegible］年必須反己以求至貴而為出人之事

觀易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 熊氏剛大曰一即太極 人於心上起經綸 熊氏剛大曰一與心即上文所謂立根也 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天以一為太極人以心為太極天人之理則一當究而擴之

觀物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熊氏剛大曰三十六宮乾一兌二則三宮也離三震四合三與四則為七則以三乘七十宮也巽五坎六合五與六為十一則以三乘十一則二十一宮也艮七坤八合七與八則十五以［illegible］乘十五則三十六宮此就先天八卦圖看以八卦圓圖言之乾三畫坤六畫則數九也震坎艮各五畫則數十五也巽離兌各四畫則數十二也合之為三十六此篇言姤復陰陽及八卦之數

首尾吟 三首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天可愛時實鑑造形難隱髮彩絲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上得衣欲論

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熊氏剛大曰此篇備物理谷本解清明識高人慾不［illegible］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强時事到强為須涉迹人能知止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路岐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凡事不可强為當知所止況吾身自有寬平田地天下亦有平坦路岐正不消如此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著衣冠為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其平生循身循理所見高所處泰不為物［illegible］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腴胸中美物肯自衒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仁者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為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集覽】安樂窩呂氏家塾記邵堯夫在洛所居題

吹下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庵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

宮墻蕪沒幾經年祗有寒煙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續遺編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光風更別傳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

蒼蒼吟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　邵子

一般顔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以異陽

性理卷之七十　名賢詩選

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嵓崖宅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比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　宋鑑李復字審言出處詳見前卷

絶句

書春陵門扉　周子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熊氏剛大日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清溫之德蓋月到梧桐天光瑩也風來楊柳天氣溫也必聖人之性與聖德方足語此故末復云此景共誰言歟有旨哉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熊氏剛大日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本體清明人欲淨盡蓋月到天心則雲翳盡掃風來水面則波濤不興此正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時也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　熊氏剛大日此篇論安分知幾乃是出人之事

天聽吟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熊氏剛大日此篇論上天之道只是人心之理

感事吟

芝蘭種不榮荊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　熊氏剛大日此篇言善根難培惡習難克因借芝蘭荊棘發歎而詠此以警後學也

性理卷之七十　名賢詩選

至靈吟

至靈之謂人至貴之謂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人鬼吟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仁聖吟

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心耳吟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云天地外別有好乾坤

偶成　程子

雲淡風輕近午天熊氏剛大曰此正陽陰陽消之時也傍花隨柳過前川熊氏剛大曰取其生意與己一也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陽春陰消生意春歟

謝王佺寄丹

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熊氏剛大曰此指道言也用時還解壽斯民熊氏剛大曰此篇言丹之丹不如吾道之丹能壽世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外却因分別更迷眞

恍惚吟　邵子

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脩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暮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熊氏剛大曰此可見其閒靜安定氣象庭院無風花自飛熊氏剛大曰此可見其天理流行從容灑落氣象

芭蕉　張子

芭蕉心盡展新枝熊氏剛大曰借人之學已有新益矣新卷新心暗已隨

熊氏剛大曰猶人心之義理無窮方久得新益之時以有新益存於其間也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人心生生之理無窮細玩此四句上兩句是狀物生生下兩句是學功夫也新心養新德是尊德性功夫也新葉起新知道問學功夫也橫渠先生觀物生生不窮以明義理之源無窮學者當深味之毋徒以詩句觀也

和陳瑩中了齋自警五首　龜山楊氏

書亹前有易方知易脣上求玄恐未玄句句紛紛如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按覽陳瑩中按宋鑑陳瓘字瑩中出處注見前卷

八荒同宇混車書一視那知更有蹊憑軾自憐由底道徑蹊無處問歸愚

行藏須信執中難時措從容道屢遷一目全牛無肯綮騞然投刃用方安

聖門事業學須彊但耳從來笑折楊詭遇得禽非我事但知無有是吾鄉按覽詭遇無何有詭遇得禽事見孟子文章注見前卷

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途多狂未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水口行舟　朱子

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熊氏剛大曰此篇形容人欲之波自在然天理常循循著

詠閑窗

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塞者既去明者自來

克己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
得當年寶鑑看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
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
日中流自在行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一
首
至理無言絕淺深塵塵刹刹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真的却
是瞿曇有兩心【集覽】瞿曇釋氏之名注見前卷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欲知陋巷憂時樂只
向韋編絕處尋
石子重兄示詩留別次韻為謝三首
此道知君著意深不嫌枯淡苦難禁更須涵養鑽研力彊
矯無忘此日心
克己功夫日用間知君此意久瞞顓摛文妄意輸朋益何
以書紳有訂頑
喜見薰成百里春更慚謙誨極諄諄顓言勉盡精微蘊風
俗期君使再淳
送林熙之二首
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縕無窮意涵
泳從容只自知
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
笑前來說異同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
紫千紅總是春
春日偶成
閑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臨千葩萬蕊爭紅紫誰
識乾坤造化心
敬義堂
高臺巨牓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外肯

誇心月夜同孤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
君親見伏羲來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韋編者不
是尋行數墨人【集覽】三絕韋編史記孔子晚而喜易韋編三絕
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
時方好絕韋編
文
贊

原象贊

朱子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廼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陰陽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成卦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

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贊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判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拔萃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于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贊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

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扐初扐左手无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化新成舊毀

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悔匹人始喜
來復

稽類贊

八卦之象說卦已全著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
像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
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
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
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
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
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拘非常
易變謹此爲則

警學贊　以上易五贊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
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
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
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
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
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
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
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一靜
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
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闖然具此全美其在
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
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
閉關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復卦義贊　南軒張氏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々
生生群物是資而以日享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其
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該通曷其
保之日乾々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而無害敬立義集
是爲復亨出入無疾

心經贊　西山眞氏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
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欲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
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
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
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爲始終惟精惟一
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待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
閑邪存誠曰忿曰欲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敢或貳屋漏
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
意必之萌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知
其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

辟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
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太極在躬
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茲在茲其可
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爲先我來作州
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窗棐几清晝爐熏開卷
肅然事我天君【附】附說十有六言中者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禹所以授受之也

箴

敬齋箴　　朱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
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

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
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
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
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主一箴　　南軒張氏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
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
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
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
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勿齋箴　　西山眞氏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曰爲
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紛
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由匪禮勿徇曰禮
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
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牙既幹鈞石
以隨我秉我車駟馬交騶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
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鈞
駿馳孰敢干命衆形役之統于心官外止弗流內守愈安

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芟蒿善苗長酷化
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
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
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眞
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
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維子思子深憫斯世
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
孜孜往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止弗已雲披霧卷
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
一眞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

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予嘗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之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

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妄作箴以自砭常凜凜源惕

理一箴

臨川吳氏

或問子天子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類其用至神然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蓋高包含無際其體至大然特形只形氣之凝理實主是無聲無臭於穆不已天之爲天斯其爲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宰曰帝以其功用曰神曰鬼合而言之曰理而已大哉至哉理之一言天以此理位上爲天物資以始是謂乾元地以此理而位下焉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眇然有己乃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天地與人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又豈二天地人物萬殊一實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天地無情純乎一氣至誠不息終古常新曰天地人理則惟鈞或不相似以人有身氣質不齊私欲相因惟聖無欲與天地參理渾然一形肖而三下聖一等于時保之未能樂天畏天之威畏天伊何無終日違及其至也與聖同歸一者謂誠惟天惟聖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懼弗聞弗見敬而謹獨莫見莫顯敬而窮理則明乎善如臨如履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失者鮮如或不爾禽獸不遠人物之初理同一原人靈於物曷

其然形氣之禀物得其偏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全體貫通性爲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氣有清濁質有美惡曰聖賢愚其品殊途濁者惡者愚不肖也其清其美則爲賢知得美之美得清之清無過不及純粹靈明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爲聖人至誠無妄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愚而不學是自暴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四而貫一窮亘今古四者之內物爲最賤天地與人則無少間胡世之人多間以私上不化贊下甘物爲上智下愚學知困知就人而論亦分四岐理焉本一人自爲四下愚之人蓋不足齒困知何賢聖可學能柰何爲人、、、求踐形理在兩間・一本殊分

敬爲百行別爲四端或謂之道或謂之誠千言萬語一之異名彙舉萬物胥此焉出理一之義周遍詳密理萬而一心爲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會在天曰理在人曰心理一曰實心一曰敬

銘

東銘　張子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敖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顏樂亭銘　程子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湮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集覽　顏樂亭　按一統志顏樂亭在兗州府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顏子廟前舊有井宋熙寧西太守孔周翰濬井作亭名曰顏樂司馬光有銘蘇軾有記程頤作此銘以記之　闕里　按一統志闕里在兗州府曲阜縣西二里魯城內即孔子所居之里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禮鄉飲酒大射於孔子冢孔氏因以爲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漢景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敢壞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又高帝過闕里以大牢祀孔子皆此今爲文宣廟

克己銘　藍田呂氏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敬恕齋銘　朱子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牆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鄉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

懷金煒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
毫釐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
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夙齋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
咨詢謀度絶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
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
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
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
愼獨兹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維義與仁維帝
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
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
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執玉奉盈須臾顛沛
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曰趨而挹者孰覆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
外而溥於内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
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内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汙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
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遑息察地之勢
亦孚于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羲經厥旨昭然卦之
有蒙内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
蓋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
可遏有崇兹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
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

所在以覓于庶維行有本縣德焉出是滋是培其體乃立
靜而養源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亭化川流初豈
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蕭宜有此孫揭名齋額
目繫道存養正於蒙突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
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
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
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眞靜而存養中則有主
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

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
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
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闒焉沉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
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
斯存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小差底此齋扁嚴師在前
永詔無倦【集覽】丹書注見前

克齋銘　南軒張氏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
斯誘日削月朘喪鮮能久越其云為匪我之自營營四馳
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
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
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
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
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競不絿
允蹈彝則彝息敬脩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悠久無疆匪然
而然為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
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事致知以事克己仁遠
乎哉勉旃吾子【集覽】日削月朘董仲舒策民日削月朘注孟康曰削刻也朘音宣謂轉蹙也蘇林曰朘音鐫俗語謂縮朒為朘縮也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
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脩己以敬克持其身
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

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
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
自知勿憚其難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
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
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
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
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
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
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致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

亦以言者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祗于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毋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體之象著義繇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無赦輕幽隱之枉是違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于爾強慝無誅無逭又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如此恕有餘地我名于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

威儀澄以斂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敬銘　臨川吳氏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其義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弗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愼恐懼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鏤于虛室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豈弟孔之溫恭孔顏往矣孰繼遐蹤卓彼先覺元分淳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瑞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沖沖天地生物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人同泯若圭角春然心胸如玉之潤如酒之醲睟面盎背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汚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頮其垢已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汚漱之則即無面雖垢頮之則即不體雖黑其形浴之則瑩然如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汚其汚也實自吾面本無垢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齒本白而我自污誰之辜面

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愆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一日頮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俗白者復如王盂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澡雪吾澡維新而今而後忽不可復士子守己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污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己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漸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爲戒身之白者既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自脩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矣而養矣而治矣而正矣
而盡矣知之則知之所知之則踐之所踐者何窮其理踐者
何復其事若何而爲仁義禮智之道若何而爲喜怒哀懼
愛惡之節若何而爲目耳口鼻手足四支之則若何而爲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推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
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
於身則又如此内而施之於家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
如此大而措之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
之謂復其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紾兄摟子食色
乃得將紾將摟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而勿謀食而
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爲欲流乃可聖賢我思古人
以理制欲常戒以禮惟慎其獨賢賢易色好善不足何暇色
眈眈情說目食無求飽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其腹如或
不然是人其天貪淫蠱惑有愧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
食是恥未足議道嗚呼食色人其戒哉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集覽 紾兄摟子 孟子告子章任人之問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弟苟孝於親是能
爲子苟弟於兄是能爲弟能爲子弟他不外是此之不能何
況他事盡乎人倫堯舜爲至然其爲道孝弟而已知斯二者
即所謂知節斯二者即所謂禮實有二者即信之謂安行二
者樂則生矣五常百行不離斯二窮神知化亦由此始如或
不然流入佛氏名爲周遍實外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
非不能特不爲耳嗚呼仁義爲之由己尚勉之哉毋自暴棄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己私既克天理復還克他未得但加
裁抑固不猖獗終尚潛匿克者伊何譬如破敵戰而勝之
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入據吾城彼吾
戰勝遠屏退聽不敢復來攻城犯命或敵在内毆之城外
閉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入禍胎猶在守備一疎又被
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區區固守數敵力鬬一日克己
隨即復禮天下歸仁其效如此克伐怨欲苟徒力制而使不
行仁則猶未去惡之道如農去草既已芟夷復薙崇之絕其
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無復蟊賊不能勝敵其何能國爲
學亦然其可弗力以士希賢顧瞻準的力到功深優入聖域

集覽 要害 西南夷傳調穀要害顏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爲要在彼爲害也

賦

拙賦　周子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
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白鹿洞賦　朱子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壘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粤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鶩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頹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爲庠儼衣冠而絃誦紛濟濟而洋洋在叔季之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承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遯膀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扶隽髦而登進逮繼照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錫晃以華其歸琛以肯堂而詒孫悵茂草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天既啓予以堂壇有又訂予以冊書謂此前修之逃迹復闢我聖之宏撫亦既震于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尸悉心以綱紀吏竭蹷

而奔趨士釋經而敢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山蒽蘢而远舍水汩瀰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而同符偉章甫之莪莪挹遺經而來集豈顓眺之爲娛實宮墻之可入愧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無窮又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收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悅拾亂曰潤水觸石鏘鳴璆兮山木萃蔿枝相樛兮彼藏以修息且游兮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有繼兮我將焉求兮

遂初堂賦

皇降衷于下民兮畀惟其常猗歟穆而難名兮維生之良翕衆美而具存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兮豈外鑠中藏年燁燁而寖長兮紛事物之交相非元聖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緣氣禀之所偏兮橫流佁夫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忒戕既志帥之莫御氣決驟以翔翔六情放而昌禦百骸弛而莫強自青陽而逆旅暨黃髮以茫茫儻瞿叟然於中道盍反求於厥初厥伊何夫豈遠歟彼罔罔以向井我惻隱之拳如驗端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寐而聰如迷而途之睨視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予既知其然兮予惟以遂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惟不息以終之予視兮毋流予聽兮毋從予言兮毋易予

動兮以躬惟日反兮于里茲日新兮不窮逮克實而潭光信天資而本同極存神而過化亘千古而常通嗚呼此義文之所謂復而顏氏之所謂爲萬世道學之宗歟

太極賦　黃溍

厥初溟翼以膏閡兮維玄黃其孰兮爰揭揭予中立兮配天地以爲人褭既學而有志兮紛逞逞其求索曰道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繄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日月於中天兮啓羣昏之罔象指道妙於難名兮曰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濕以類兮五

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物錯綜兮殊鉅細與妍蚩
孰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爲歷兩都而江左兮胡論說之
紛霏豈清言之弗美兮去道遠而偉先哲之獨詣兮重
指掌於無極握坐右以爲圖兮開盲聾於千億謂斯道
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兮玆吉凶之所
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墻垣爲戶牖析同異於一言兮或
曰無而曰有猶終不可使薰兮堊終不可使黝道惟辯而
愈明兮貽話言於不朽昔聖門之多賢兮纘入室而升堂
端木之穎悟兮僅有覩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
前後之無方疇敢索無聲於窅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湫
茫惟下學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貿貿兮方鈎

深而索隱探賾也之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於
繫影兮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
思誠之遺訓兮失顛沛而弗諼庶反亂而有得兮明萬
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七十終

性理羣書集覽七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題瓊山玉峯道人集覽不知爲
誰其書取永樂性理大全中人名地名年號訓詁
之類依王幼學通鑑綱目集覽之例各爲註釋有
增注者卽別標爲附錄然淺陋殊甚如太極圖說
後遂寧傅者伯成句於遂寧下則詳註傳者下則
註未詳出處又如律呂新書內於梁武帝之通則
註於晉荀勗之笛則不註葢出不學者所爲叅差
有大德辛未刊行字尤爲舛謬是書本註性理大
全安得大德中先有刊本考辛未爲明正德六年
此售僞者以板式近麻沙舊本故剷補正字僞冒
元刻也

說理會編十六卷

〔明〕季本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馮繼科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說理會編十五卷》提要

說理會編序

聖人之學所以盡性盡性之功謹獨而已此豈在言語間哉故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觀中庸尚絅之義斯可見矣孔門之以言語求道者莫深於子貢孔子猶不然之而示之以予欲無言之教子貢於此必反求焉故得聞一貫之旨然其所成終不離於言語之科而不得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並稱德行非以其謹獨之功有所不足耶著書者言語之見於文字者也使其爲文果知一貫亦不過子貢之支流耳而何足以語聖功哉陽明先師謂後世著述揣摩失真是戒人

說理會編 序 一

之以著述亂正學也本在門下實親聞之曷敢不謹師傳哉顧歲月因循老已將及而同門之士傳布先師之學殆遍天下說辭之善無以加焉然默成如顏淵諸賢蓋不多見爲說既長或乖經典則聽者不能無疑於義之未精矣竊獨懼焉故述此編凡疑雜之說悉辯明之以質同志大抵以經義發先師之意則不詭於聖人而學者亦有所依據夫豈好辯而別立一門戶哉孔子晚而贊易脩經懼道之失傳也愧德未成不可以擬孔子然願學之志豈敢後人夫文字之發揮亦猶言語之講解本非闇然之德但寫真傳神畧存影象庶幾有可想

見耳因言反求亦足自淑雖老猶得以日學學也若任
衰頹而并自棄併其所聞而失之則無以自解矣豈謂
性可以言語盡哉
嘉靖甲寅歲季夏望日彭山李本自序

說理會編目錄

心政
政不責人
教養一道
鄉約書院之教
爲政宜先省刑節用與民同好惡
制用宜有節
稱貸爲養民切務
救荒之法
治水之法
兵要

車戰
處大家大國之術
火政
卷之九
帝王一
二帝唐堯虞舜 附伏羲神農黃帝
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
三代中興令王夏少康商中宗高宗周宣王
卷之十
經義一

易
書
詩
春秋
卷之十一
經義二
三禮
卷之十二
聖賢一
孔子 附論伯夷伊尹柳下惠從一體上造極 孔子從具體上造極

孔門諸賢 曾子 子思 子游 子夏 子張 宰我 子貢 冉牛 閔子 顏淵 有若 子路 樊遲
卷之十三
學術一
聖賢士類等第
人品誠僞高下等第
狂士
王霸之辨
君子小人之辨
卷之十四

說理會編目録終

說理會編卷之一

越 李本撰次
吳 表[illegible]正

性理一

理氣 附陽明陰晦分善惡及夜氣之說

極者至極之名如至道至德至聖至誠之至謂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私僞之雜也極謂之太極則入於無矣如太虛太清太上之云非無不可以爲太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者以無極名太極也太虛太清太上道家亦嘗言之但以太言於極則於理爲貫乎蓋理者

仁義禮智而已矣太極動而生陽仁禮之所以顯靜而生陰義智之所以藏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此之謂矣合而言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之謂矣知太極之爲理則嘗言於陽明之主宰而陰晦者則屬於氣矣

易者陰陽不偏之名陰陽不偏則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然後謂之變易理斯至矣故曰易有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能生者皆陽也動者生之出機也靜者生之入機也由太極而言生皆理也則主乎陽而已矣故陽生於外則陰藏於內矣陽中之陰動之極也陰

達於外則陽生於内矣陰中之陽靜之極也故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復者復還之義如一陽復於五陰下之復故言於靜中之動非謂重復也若以重復言則所謂動極靜極者初猶未極必至末後而始得爲極耶非太極之義矣

易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古聖賢論理氣無如此二語分明者程子謂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非謂性即是氣氣即是性也蓋以人生而靜言之生則氣感而有形矣靜以上則理常爲主不動於氣故氣即性也若形著之後隨氣所動而理不爲

主則性即氣矣此告子以生爲性而孟子辯其不然正恐認生爲性而理不爲主則動於欲而不知耳如惻隱羞惡皆性之所生也故皆言心苟無心以主之則氣動而皆惻隱或流於姑息羞惡或過於忿懥非率性矣不可以言道惟曰惻隱之心乃可爲仁羞惡之心乃可爲義心也者性之所存也形而上者也爲氣之帥而氣聽命焉則爲率性之道故養氣工夫惟在持志此聖賢論理氣之要旨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指虛明者而言陽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指成形者而言陰也此陰陽之大分也陰用事則陰陽不交而爲否陽用事則陰陽交而爲泰故道之者陰陽之交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謂此也

陰陽合德則爲道陰陽合德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偏於陽則陰隨陽而急躁偏於陰則陽隨陰而沉淪此則墮於氣矣陸象山曰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謂其不偏也

陰也者氣之藏也陽也者理之運也氣藏則陽之爲理者寂理運則陰之爲也者通寂則萬物於此歸焉故靜時泯於無形通則天心於此見焉故動時顯於有象

理在陽分虛明而已矣本無形也凡氣之往來屈伸而有形可想者皆理之所運也故事至則萬物各呈其象而昭明者著事往則萬物各歸其根而主宰者存昭明者陽神之所由顯也主宰者陰魄之所由藏也顯者仁藏者智此本體動靜合一之妙也至於氣聚成形則皆濁而屬於陰分矣

靜而未發者理也以其氣之退藏則特乎陰用事矣故遂謂之陰而理之常存所謂陰中之陽也動而有形者氣也以其理之推行則特乎陽用事矣故遂謂之陽而氣之依泊所謂陽中之陰也理常存者陽主陰

也氣依泊者陰從陽也此陰陽之正也苟失其正則
靜常昏動常擾矣
日照月臨本無知覺雖麗於陽乃陰氣之成象者也然
運行不息常昭明焉則陽體之虛靈爲之也陽中之
陰也舉此則風雨露雷之變可以類推矣石言鬼嘯
微有知覺雖附於陰乃陽神之曜靈者也然智識不
全常昏蔽焉則陰體之牿塞爲之也陰中之陽也舉
此則鳥獸虫魚之偏可以類推矣陽中之陰陽爲主
也故氣命於理而常昭明若陽不統陰則動而擾矣
故雖天理亦有時而不顯陰中之陽陰爲主也故理
着於氣而常昏蔽若陰不撓陽則靜而正矣故雖夜
氣亦無時而不淸

理氣只於陽中陰陰中陽從微至著自有歸無者見之
但先儒論此則曰陰陽者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
也又曰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則似陰陽之
中自有一理也殊不知理者陽之主宰氣者陰之包
含恃乎陽也主宰彰焉然必得陰以包含於內而後
氣不散恃乎陰也包含密焉然必得陽以主宰於中
而後理不昏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謂道也易言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即乾知大始之知正謂主宰

晝之知主宰之顯乎外也雖當紛擾而一[illegible]
之知主宰之藏乎內也雖入杳冥而一[illegible]
陰陽合德者能之知主宰之爲知則知乾剛之爲理
矣知理則知陽知陽則知陰矣
陽以無形而得名無形則微微則極於至虛陰以有形
而得名有形則著著則極於至實至虛者陽之所以
明也明屬於理至實者陰之所以晦也晦屬於氣陽
從無生有而氣始凝氣凝則爲陰矣陰自有歸無而
理始復理復則爲陽矣陰可以爲陽陽可以爲陰其
自相推移以成變化豈有二體哉故謂陽爲理而不

能無氣謂陰爲氣而不能無理則可若混理氣爲一
而槩以不離不雜言之則失陰陽所主之輕重矣
陽本眞精之藏於陰者顯而爲明陰本浮氣之散於陽
者凝而爲質謂陽非氣不可也但靈處不可以爲陰
謂陰非理不可也但晦處不可以爲陽故以理言則
陽在陰中以氣言則陰在陽中
氣之推盪必在陽中如野馬絪縕皆氣也而散入虛空
則氣爲理闢而可見者理矣理之退藏必在陰中如
精神收斂皆理也而聚歸體魄則理爲氣閉而可見
者氣矣理可見者無形之見見在內也陽也陰之主

也氣可見者有形之見見在外也陰者陽之寄也陽
中雖不能無氣而氣實無爲則亦不過浮氣而已陰
中雖不能無理而理實有障則亦不過沉魄而已故
陽言乎理陰言乎氣明晦主客之分也
陽明陰晦明者理之精純晦者氣之雜揉陽閉而昏則
入於晦陰開而醒則復於明明晦雖有二名其實一
體更變化者也故陽主善而惡不自陽生凡陽之惡
皆陰爲之也陰主惡而善不自陰生凡陰之善皆陽
爲之也程子曰人生氣禀理有善惡善固是性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此以理之墮於氣質者言也故以水

之流出有清濁者爲喻蓋元初水本來無濁也此以
明人性源頭本善既動則屬生既生而墮於氣質則
有不善耳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也理爲形氣所拘隨
氣而動故有不善然形氣中有靈覺處即是此理之
呈露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至謂善惡皆天
理意亦如此但理天理也性天命也既出於天豈得
着一毫惡乎大抵陰陽之分不明則語不免於鶻突
矣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氣也從微至著而復歸於無無中
生有而有化爲無者也然其無也其幾不息即是氣
毋又似乎有矣故不直曰無而謂之微言其有所含
而幾自此發也
理也者陽明之昭著也得理爲心故心謂之明德爲氣
所蔽則晦矣
氣開則爲知覺氣蔽則爲昏昧知覺者理之呈露者也
氣凝而蔽陽則成形質昏昧而爲陰矣
氣結成形凝爲死塊其中默而運者陽氣之復也復而
靈者清通而露知覺也其蠢然動者亦陽露而困於
陰陰重故也雖亦陰靈然無知覺若靈在陰中一觸
即覺是通乎夜之知也時雖知覺泯焉而默運者未

嘗息故死塊之中默運者其靈不昧則屬乎陽矣此
足以明孟子夜氣之義
知者天理之明心之主也知不爲主則静而昏動而散
其昏與散者氣也所以散者物交物引之而已由於
心之官不思是心不爲主也無主則知昏知昏則物
擾矣惟早作夜休有時而寐則嚮晦入宴息雖聖人
亦必如是此與天地之昏夜同乃氣機出入之常也
當其寐時魂藏於魄五臟之神各歸所寓則入於虛
矣然游氣往來常依其室聖人五行之氣無所偏勝
則清通而知不昏故一觸即覺是謂虛靈衆人氣有

偏勝則所蔽者重而不易開此虛而無主所以常昏
而卒歸於醉生夢死也夜氣不足以存正謂此耳

理氣分乾坤之德 附論自然

陽能主陰曰乾陰不撓陽曰坤乾言確然堅剛不屈之
意也坤言隤然頹墮無爲之意也

理主乎氣則氣之流行皆道乾統乎坤也理墮於氣則
氣之流行皆妄坤迷失道也

天下之道陰陽盡之矣陰陽者天地之大象陽也者發
揚之義也陰也者庇蔭之義也陰顯於陽則爲發揚
發揚則動矣陽含於陰則爲庇蔭庇蔭則靜矣動靜

迭運循環無端動則主進而其性不屈其德確然統
陰而已矣靜則主退而其性無爲其德隤然承陽而
已矣故剛柔者陰陽之德也仁義者剛柔之善也健
順者仁義合德純一不已之誠也健順之外無仁義
仁義之外無剛柔剛柔之外無陰陽故以陰陽剛柔
仁義互相發明則可以陰陽爲氣剛柔爲質仁義爲
德析而爲三則不可蓋元亨利貞往來不窮者形而
上之道也主乎陽之明者也故屬乎天至其氣機所
化凝爲形質剛者爲堅柔者爲軟此則形而下之器
主乎陰之晦矣故屬乎地凡在地有形之堅軟皆在

天無形之剛柔所化也然堅軟之形在地主張而剛
柔之德在天主運者亦未嘗不相通者但虛實之體
在天而不在地耳知此則可以知理氣之說矣

凡言天理者皆指陽剛不雜之本體能主乎氣者而言
乾道也所謂無極之真是也若地則精塊耳不可以
言理而或謂之地道者則客感至前物各付物皆天
理爲主坤惟順之無所雜亂而氣之所形各得其當
所謂二五之精是也精即真體之動而不雜處理之
根於健者也以其氣之不雜則陰不撓陽故謂之順
亦其有總言天地之道者則理與氣交妙合而凝亦

主乎天而爲言矣

易乾爲天謂之陽物坤爲地謂之陰物天體昭明故言
天者常以理中庸曰斯昭昭之多謂之昭昭則指理
矣地體昏濁故言地者常以氣中庸曰一撮土之多
謂之撮土則指氣矣

男爲陽女爲陰此陰陽之大分也男非無陰而得陽爲
多故常剛明而主於發越女非無陽而得陰爲多故
常柔晦而主於退藏陽運陰以爲動故乾曰統天而
男以帥妻爲正陰從陽以爲靜故坤曰順承天而女
以從夫爲正

道形而上即理也器形而下即氣也自形而上則爲善自形而下則爲惡善主理言以其陽之明也惡主氣言以其陰之晦也理爲主則陽能帥陰而爲健氣能從則陰不拂陽而爲順形容健之爲帥莫切於陽君形容順之爲從莫切於自然故乾健坤順者陽爲主也善之明也若陽不爲主而陰進焉則晦而爲惡矣

自然者順理之名也理非惕若何以能順舍惕若而言順則隨氣所動耳故惕若者自然之主宰也夫坤自然者也然以承乾爲德則主乎坤者乾也聖人之言如此類者亦多矣如命自然者也然命曰天命則天

爲命主矣道自然者也道曰率性則性爲道主矣和自然者也和曰中節則中爲和主矣苟無主焉則命也道也和也皆過其則烏得謂之順哉易於坤道之順屢發其意如坤之初六始交於順則有履霜堅冰之戒豫之六二亦坤體也以其得中故有介石見幾之斷正恐一入自然則易流於欲耳故聖人言學不貴自然而貴於謹獨乾乾因其時而惕非謹獨乎

自然者流行之勢也流行之勢屬於氣者也勢以漸而重重則不可反矣惟理可以反之故語自然者必以理爲主宰可也

坤而聽乾也則無所係累謂之自然若其不聽乾也則有所牽纏謂之不自然矣

自然則氣不擾志壹之動氣也不自然則氣爲擾氣壹之動志也志不爲主則雖無爲自然亦流於不自然矣自然與不自然心安與不安之名也志壹則理明氣壹則理晦雖晦而明不可息故其心猶有所不安也蓋理欲交戰而不能勝心生厭苦斯謂之不自然耳

天命

天命二字本不相離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天自其流行

而言謂之命一涉流行即是氣機之動然未有不本於主宰者也故命謂之天命天豈有私命哉但氣機一動則隨氣所重而大小厚薄各有所成此一定而不可易也故命之以富貴貧賤則限之盈虛異命之以昏明強弱則質之美惡殊能變之者惟盡性耳故大德而得祿位名壽所以變貧賤也人皆可以爲堯舜所以變昏弱也然則命之所以爲命豈使之隨氣動哉故隨氣動者命之晦也盡性則復於明命矣

性命一也本無彼此之分但幾有不由我制者命之運則爲於氣而自外來者也由我制者性之存則爲於

理而自內出者也性命蓋隨理氣分而言孟子以耳目口鼻言命而不言性以仁義禮智言性而不言命意正謂此蓋由理之一者而言雖耳目口鼻之欲情或得正亦性也但既為耳目口鼻則命之拘也體常暗塞是不可以性言於命也故曰君子不謂性也由氣之雜者而言雖仁義禮智之行明或不全亦命也但既為仁義禮智則性之善也體常虛靈是不可以命言於性也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此明理欲相勝之幾欲人盡性以制命耳

命出於天則不容有人力之私故曰莫之為而為者天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謂之為則以主宰之德言也謂之至則以流行之勢言也此天與命之別也合而言之則皆於穆之不已也然天命各從所遇而單言之者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蓋互文爾天即是命命即是天豈有二哉死生富貴在人所稟有定分者也而以為有命在天豈謂非可諉之於天命哉謂人當順受其正一聽於天理自然耳故永言配命即所以率天命之性也性則命之在我者矣

命有拘於所稟而不可易者清濁厚薄之類是也此生來之有定限者有迫於所遇而不可避者水火盜賊之類是也此外至之無常形者皆氣之所為也然均謂之命則天命也若曰天使之隨時盡道以致其命耳豈謂命本如此而人可以委乎故當脩而脩當俟而俟命也當生而生當死而死亦命也是謂立命

天無從氣之命但命之流行屬動動則或墮於氣耳氣之勢重則天亦不能勝之故為其所掩然天無終晦之理必有開通之幾致命遂志則天命顯矣

命自天所付與於人而言就人身上說所謂自人而言謂之命也其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如人之不可以為物手之不可以為足此天之定命也然氣化之流行

而人遇之則謂之數如得其清者則賢得其濁者則愚得其厚者則壽得其薄者則殀遇時則富貴不遇時則貧賤遇惡人則禍遇善人則福此皆氣化之往來雖天亦不能為主也但天以此與人使之順受即是天命也順受乎此則命自我立而為正命矣

命有自天而言者氣數之所稟所遇是也天以此付於人曷嘗有私故凡言命者皆謂之天命有自人而言者隨其所付而順受之以天命之在我者為主也天命之在我者性也法由此立命由此出故謂之正命一違其正則作惡降殃在天命未嘗有爽而在我者

非正命矣

凡言命者皆天命也然有自氣而言者蓋天主於生物氣化往來隨其所遇或窮或通或壽或殀無所容私焉但使人隨寓順受而已故曰莫非命也人能聽天所命不論吉凶禍福各盡其道此之謂立命能立則為正命能立能正者天命之性而命自我立者也至於因人感召而栽培傾覆福善禍淫亦天命也故舜禹啓之有天下益與堯舜之子不有天下皆天也故

凡言命者皆自天分付人者盡道而言

天未有不正之命人之所處則有正不正耳因其正而

命之以考終因其不正而命之以刑戮皆天之所為也故曰莫非命也但盡道則能立命雖死者人所不免然得正而斃安於其所當死則謂之正命不能盡道以犯刑憲而至於桎梏以死雖安於其所當死然由不盡道以致之則謂之非正命是正不正在人而不在命也

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能歸死司寇殺之而不怨則其良心未泯而於命尚能安受也若行險亂其巧求苟免則尤為不知命矣

總論天道性心

性也者生理之主於心者也德以此成故曰成之者性天即性之所從出以統體言也性與天一也聖人言天惟曰乾而已言乾惟曰元亨利貞而已元亨利貞者上古仁義禮智之名也性具仁義禮智而為心即天理之本體也命者理之流行而不已者也命未有不本於天者此即純亦不已天之所以行健也故曰天命夫流行者於方動之幾見之所謂繼之者善也付與既定一成而不可易則為成之者性矣天與人一也此即孟子性善之宗旨非以善與性分前後二時也但命有自天命我而言者謂以善分付我也天

道也有自心命事而言者謂我以善自分付也人道也皆天明也通謂之天之明命明命曷嘗有私哉由世儒以自然言天則已順氣所為而不知其為健德於是始分天命氣稟為二而性亦因之告子生之謂性其說蓋由此誤且如人有生而兇暴行刼殺人者豈天有如此之命哉孟子曰非天降才爾殊也可見天之生物其流行處只是純亦不已之善道之所以為率性也至於隨氣所遇順其勢之自然而墮落焉則屬氣化非天行健之命矣苟以氣化為命烏得為率性之道哉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程子之說比之張子較精以理言天以存言心無以加矣但以稟受言性則從天上分來未免有二不若言自其能生而言謂之性則與天爲一也張子言天與道從氣化上說故言性於道後言心於性後是亦以稟受言性也其曰合虛與氣合性與知覺則不知性即是情情即是道心即是知覺知覺即是性故中庸言道只曰率性性外無道

也言性只曰天命天外無性也自其所存處言之則謂之心耳其實非有二也先儒言道多主氣化之說故往往欠真切

天命之性性即命也朱子論性大意本於程張二子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是以命屬於天而性屬於物性命亦有分言處然非所以語天命之性也張子之名天與道亦以其出於天者言也其名性與心則自其具於人者言也但以虛空言天氣化言道則未有以見性之實德也朱子每以物性混於人性而多支離鶻突此皆二說起之也惟曰天者理而已矣乃爲知道之本原耳

天命之性　附氣質之性

謂天非虛不可然就以虛言天則恐着虛亦倚於氣而其動也爲氣化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風雨露雷鳥獸虫魚之類有隨其所重而莫節其過者矣蓋虛貴有主有主之虛誠存於中是爲徤德徤則虛明感應因物曲成無有不得其所者是物之順也夫誠形而上者也物形而下者也形而下者主於形而上者則氣統於性矣苟無此誠其德不徤則爲著空之虛物無所主任其往來而已形而上者墮於形而下者則

性命於氣矣人之性與天地之性一也故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若草木裕惟徤故能順也若夫日蝕星流山崩川竭歲歉年凶胎殈卵殰氣之不順是徤德不爲主也天之性豈有不徤哉爲氣所乘則雖天之大亦有時而可憾耳故所惡於虛若謂其體之非徤也

天體虛空是謂陽明一感而氣形焉神之類也氣形而神藏於其中矣氣本凝結之物而神則陽之伸也雖無思無爲而不能遏其暢達故常從其所好自然而不可測但氣盛而虛空爲其所蔽則所好者偏於氣而神不靈矣雖然神豈真不靈哉未能開明以合一

於天體則猶在陰中如寐者之未覺醉者之未醒耳
知此可以知天命之性所以墮於氣質之故矣
性不可見因生而可見仁義禮智本無名因見而有名
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謂性之本體無聲無
臭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又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
也謂感物而動生意滋萌有惻隱之心可見而其名
爲仁矣有羞惡之心可見而其名爲義矣仁義者由
性而生相繼不絕善端之不能自已者也故曰繼之
者善也自其成善之本而言則性矣故曰成之者性
也

性只是天命聖門恐此義不明特於中庸篇首發之聖
賢論學始終只是此意天命之外無所謂氣質之性
也但理不爲主而後墮於氣質耳張横渠曰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即形而下謂
之器之意也程子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亦自形而
下者言也論語言性相近習相遠謂性本不遠於我
但人自遠之耳聖人語意不迫凡切己者皆以近言
之此與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意同若上智與
下愚不移乃言其不肯移耳非謂氣稟之性一定而
不可易也

性善二字本於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合言之也性是
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生理也此心之發必有所不
忍以其從虛體流出洞然無礙故能通於發情凡己
所欲思與人同是善也良心之美名也若惡則各私
一氣於物不通苟有黨同則乖忤者多矣是惡也背
理之名也
孟子論才只就性之良能說故言性善而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也蓋性具
於心心之能運用處是才故性善而才亦善其不善
者心不爲主而不思也不思是性墮在氣質中爲氣

所蔽故不能奮發乃爲不盡才耳此心爲氣勝而不
思之罪非才之罪也當時告子之徒皆以氣言性故
孟子特主理言正恐爲氣所勝也若氣之清濁隨其
分數多寡以爲高下何必一一分疎哉程子乃以氣
有清濁論才則適足以蔽本原之正其曰論性不論
氣不備是以孟子之說爲不備也氣豈可與性並論
乎又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志動氣者什
九此以志爲主者言則可若氣爲主則氣動志者什
九志動氣者什一矣志氣並論雖分數多寡不同而
氣亦不以志爲主矣如此然後有以持志養氣分兩

事而涵養克治省察矯揉之說無不岐而爲二矣故於氣上求助者皆自程子之說始

凡言氣質皆謂氣有清濁質有粹駁粹則美駁則惡故言粹駁者或曰美惡也氣開而歸於質爲清氣合而蔽其心爲濁如赤子氣未開則其竅未通故未有知識既開則歛歸體魄而明生矣開而不盡或微有所開則是濁氣勝而常昏閉不通此氣有清濁之謂也氣凝爲質而質又生氣往來不已者也如木氣凝而爲肝主於發達金氣凝而爲肺主於收歛火氣凝而爲心主於通明水氣凝而爲腎主於潛藏土氣凝而

爲脾主於平實此五臟之氣也發達爲仁收歛爲義通明爲禮潛藏爲智平實爲信此五臟之神也五臟之氣人得其全則其行順序中而不偏故謂之正夫仁義禮智之德人皆有之非物之偏得一氣者可同也但肝氣盛而肺氣不足以勝之則過於仁肺氣盛而肝氣不足以勝之則過於義心腎脾亦然此所謂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然猶得一氣之純餘氣雖不足以制之亦順序而不偏故雖不免於偏而在肝發者得謂之仁在肺發者得謂之義在心腎脾發者得謂之禮智信但不能合於中道耳若肝既偏盛而又雜以餘氣肺既偏盛而又雜以餘氣心腎脾既偏盛而餘氣又雜之則一氣之中既偏盛而餘氣亦偏盛而不順序於是駁而不純不得爲美質矣此質有粹駁之謂也清濁粹駁之中有得其厚者有得其薄者有厚於此而薄於彼者其分數萬有不齊此又昏明強弱貴賤壽夭高下洪纖之所以異也

仁義禮智信爲五德金木水火土爲五氣心肝脾肺腎爲五臟五德運爲五氣五氣凝爲五臟五臟化爲五德故五德者五臟之神也得五臟中和之德則氣質清明義理昭著自無物欲之累若所稟一偏則物欲

隨偏而入故凡爲物欲所累者皆由氣稟有偏勝之根也但性本虛靈一隙有開悉能照破全體即復矣孟子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亦謂此耳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性若從其所重則爲氣質之偏氣不偏於所勝則爲中和之德洪範言五行而繼以五味亦有深意夫水潤下而作鹹火炎上而作苦木曲直而作酸金從革而作辛土爰稼穡而作甘此豈無因而分類哉蓋五行與五臟相配五臟與五味相宜五味者所以濟五臟之偏勝也晏子告齊景公有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

不及以淺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正此意也如性偏而以所偏之味濟之則其偏益甚矣故五味不但飲食之賴以養生亦醫藥資之以療病也豈細故哉朱子以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言物性此氣稟之偏非天命之正也夫鳥獸昆蟲雖至微之類孰無一隙之明不但虎狼蜂蟻而已令人於父子之恩私豈不過於虎狼於君臣之嚴憚豈不過於蜂蟻但私於所愛私於所畏便從氣稟上發是謂生之性而非人生而靜以上之不容說者也惟龜龍麟鳳之靈通於聖治其次則隋侯之蛇銜珠報德劉昆之虎負子渡河顏氏之烏助墳集土董生之雞代狗哺兒亦其良心感動發於真切之誠庶可以言天命之正耳

道　附經權

中庸首章率性之率或作帥領字解殊不知性是天德之健自有主宰道從性內流出其條理各由一路而行故謂之道性上豈能加帥哉程子以率為順而循之可謂知性矣道本天性自然之中何待於脩但緣道已屬動恐有過不及之差故以脩言而所謂脩者亦惟治去外誘耳欲去外誘豈從外面著得人力蓋道能自覺纔一照破即外誘去矣故曰脩道以仁仁非天性之自覺者乎如此工夫方是率性脩道只從身上脩得脩身以道則能盡其性矣能盡其性必能盡人物之性故以教終焉教有未乎皆道有未盡也求其在我而已集註以性道兼人物說則脩道說不去不得不歸於聖人立教而以禮樂刑政脩人物之道殊不知古之教人皆以身教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雖禮樂刑政亦只是吾身處之曲盡處固亦脩己之道也天命之性至於教而始盡此成己成物之極功也教即是道道即是性性即是天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一言以盡之矣人知求端於天則健德為

主豈至混氣為性脩迹為道而假聲色以為教哉

中庸言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處工夫正見天命之本體故不可二字勿以戒之之辭言勿以順之之辭言戒則著意恐苦於難順則從心恐流於慾蓋不可者心之所不安處也與道為一則安即孟子所謂心之同然也離道則不安即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也於不睹不聞之中而惕然有戒慎恐懼之念此良知良能之所不能自已處天之則也故中庸言學惟以天命之性為宗

率性之道言天命也謂之天命以其不離於氣耳心[illegible]

嘗明幾不可以雜於氣者不能也故君子之學即吾心之明德也惟養其不雜之本體而已故道不待於外求世儒言道皆以天地之大化言則主乎氣矣張子以太虛言天以氣化言道然不以性爲主宰則任氣自然不可以言誠矣

聖門所謂道者自人率性而言以剛健而主宰乎氣化者也故其發也至精不雜謂之中節若不能主宰上說道則浮沉升降自去自來乃氣之動耳犬牛與人全無所異烏得爲聖人之道君子之道哉佛老之學於義不精有隨氣所動惟任自然而不知其非者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曰權只是經也蓋不取其說矣朱子則以孟子男女授受不親與嫂溺援之以手有禮與權之分乃曰經與權亦當有辨似又不以漢儒之說爲非也夫經常道也常道歷萬世而不變惟事則有常有變事當其變不可拘常於是隨時處中權輕重而制其宜則謂之權事之不可拘者迹也制宜之中則常道也中庸所謂時中止謂道之能盡變耳如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禮者道之常也其所損益迹之變也損益隨時非常道之所爲乎雖謂損益爲禮亦可也孟子答屋廬子食色有重於禮之問是以迹言也若以常道論之則不以禮而食不親迎而娶時可重而重之亦禮之所從宜也豈嘗反經哉如其反經則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亦可以爲權矣此見常道之必不可變也就如男子授受不親之禮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所反者亦只是迹非常道也嫂溺而以手援於常道何害哉漢儒之說蓋起於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夫祭仲之廢君正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之類也其反常道已甚亦惡得云合道乎然則漢儒於經字亦只認是常迹而於道字亦不知爲天理之正

也於是權變權術之說行而枉尺直尋者多矣如此則言經足矣然必繼之以權者蓋道有常心而無定體隨時順應以盡變通此道之所以爲時中也君子之學雖能立不易方而於道未能一貫則智不足以周萬物感應之間迹猶未化何以能達權哉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欲人造道之極也然經不立而遽以語權其不流於權變權術者幾希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息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凡事至處之各當一一中節皆本於未發之中此不易之常道故謂之經方其事至之初已移步換影矣隨

機而應權輕重而處之故謂之權處之而中節則即是經矣故權者不執於前事之名也但以事之不常有者言則若有經權相對者耳

說理會編卷之一　終

說理會編卷之二

越季　本　撰次
吳衣　洪　愈　訂正

性理二

心

心也者天理在中之名也以其洞然四達不倚於偏故謂之虛靈蓋仁義禮智德之所以爲實也聰明睿知虛之所以爲靈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當其渾然在中是爲仁義禮知之德實有此理非實而何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受聰主魄而發竅於肺明主魂而發竅於肝睿主神而發竅於心知主精而發竅於腎謂之竅則至虛之體而皆統於心者也視聽思藏有何形迹故視則無所不見聽則無所不聞思則無所不通藏則無所不受少有不虛則隔礙而不能通萬物矣烏得謂之靈哉聰明睿知之知與仁義禮知之知皆謂之德但有虛實之分耳聰明睿知惟聖者能之然不必謂生知之資也人能一於恭敬則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學知者亦可以有此德也未至於聖者其聰明睿知雖亦發於見聞通受然不能無所不聞則不得謂之聰不能無所不見

則不得謂之明不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受則不得謂之睿知而虛靈之本體未可以爲全耳心體未嘗不虛但以性之至善本來虛明者言虛則可若以無善無不善爲虛則所謂虛者乃是著虛著虛猶屬氣也其流行處謂之氣化告子以生爲性到底不脫氣化之見以其由虛而動雖比心之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者不同亦但可謂之從心所欲而已然理不爲主不可以爲不踰矩也

人心有著空之虛亦是陽剛沉潛於陰氣之中沉潛不用而爲重濁所晦如夜之昏睡然雖事爲無所紛擾

不過氣定而已氣之定者陰用事也此與博厚高明不同高明者陽用事也其所感動亦屬於氣但其氣積於虛空不用之處而成地之博厚氣無洪纖皆歛於地地益博厚則天益高明高明之體氣不能障蔽高明者誠爲主也非虛也虛而能明乃爲有主

聖賢論人心未有以爲人欲者如天道人道豈可謂人道非天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曰仁人心也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人心即道心也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先師取程子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之說是不以人心混道心也往特論心初不分而爲二以道心在人身上運行即爲人心而危則形容其戰兢惕厲也人心在道體上歸宿即爲道心而微則形容其幽深玄遠也蓋象山語錄中有說意亦如此後觀孟子以耳目口鼻之性爲命仁義禮智之命爲性斷然於理欲之分不相混也然後知人心易溺故曰危道心常幽故曰微淆於人不可以言道心主於道不可以言人心出此入彼宜審其幾故論語罕言心而言仁中庸不言心而言性正恐淆道心於人別是一義也先師之說蓋已辯之精矣

欲在性中自然流出情之正也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

矩即物之則而性之所以節情也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欲亦豈非天理流行之用乎但聖賢往往以理欲分善惡界限甚明正爲理不爲主則情離性而欲之敗度者多矣故欲不根於性則淆於人而遠於天理其辯烏可不明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者存天理也天理之不存欲害之也既流於欲尚得謂之自然之情乎天理人欲之名宜乎判矣

朱子以虛靈知覺言心亦足以盡心之妙矣夫本體洞

然無所隔礙則謂之虛惟虛則神明不測感應無方
則謂之靈惟靈則其明主於內而爲知寤於事而爲
覺此心體之得正也然朱子以人心道心分而爲二
於人心曰生於形氣之私道心曰原於性命之正則
虛靈知覺尚有未得正者乎
凡言心者皆語其存也心不存則放放則無心矣故存
者心也其所存而能生者性也生而靜者情也生者
明之動也心存則明動明動之幾運行而不蔽於所
感者思也思則歸根於靜是之謂存故言思者恒曰
思存一存之外無他心矣

性以生言然情之主也故以存爲本仁義禮知皆由此
出成性存存此而已不然則心放而生理息矣
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言似是而非又曰合性與知覺有
心之名亦心統性情之意夫統者主宰之義心之所
以能爲主宰者性也而其所主宰之事則情也心譬
則督府也而性則府所居之將帥也情則將帥所發
之號令也心以居性性以制情猶府以居將將以制
令無言心性則心虛而性實若單言心則性在其中
雖謂心爲主宰可也既以性對情則情攝於性矣性
上安得有心爲主宰邪

心與性一也心者性所聚之名性者心所具之理以其
懸空提起不近四旁故謂之心以其物則渾全生意
不息故謂之性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腔子非指血肉之軀即吾心之
矩也謂之天則心斂於此則知覺常存不放於外乃
爲充滿此心之量而從心所欲莫非此仁之發於矩
不踰故程子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然則心體
有所欠缺不可以言塞乎天地之間矣
觸物而惕然應其感者心之靈覺也感物而聳然處其
當者心之擬議也靈覺者仁之所以發生也擬議者

義之所以裁制也仁義皆性之德也但發生則效用
於仁裁制則歸根於義此其所以異名耳近世因慈
湖言學主於自然遂以擬議認爲起念是未知義者
也夫德未至於聖人學未合於一貫其靈覺或有不
相感應而擬議之間未免待於思慮謂之起念可也
然亦豈可遂謂心之本體無擬議乎易言擬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即聖人之擬議
也中庸致曲不可以言擬議蓋自學者言致耳擬議
即曲字內節文形著明動皆由此制變化之所由成
也其工夫則本於致曲焉擬議之義達乎天德安可

以佛氏無念之見論聖人通微之學乎

聖人以龍言心而不言鏡蓋心如明鏡之說本於釋氏照自外來無所裁制者也而龍則乾乾不息之誠理自內出變化在心者也予力主此說而同輩尚多未然然此理發於孔子居敬而行簡是也敬則惕然有警乾道也簡則自然無為坤道也苟任自然而不以敬為主則志不帥氣而隨氣自動雖無所為不亦太簡乎至孟子又分別甚明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此即言鏡之義也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此即言龍之義也告子仁

內義外之說正由不知此耳復何疑乎

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言亦過於分析夫心之實理誠也天地之誠與聖人之誠一也則天地之心與聖人之心一也蓋實理之所會謂之心在天則於穆不已之誠乃天地之心也其生物之幾動於靜中者即復其見天地之心而謂天地無心可乎但所謂於穆者敎化而不見其迹則謂之無心耳聖人之無心亦猶是也蓋聖人之誠即天心之於穆也其獨知之幾即天心之可見者也惟其闇然無迹則不可以為有矣故自其所存之無迹而言則曰無心自其所發之無迹而言則曰無為無心與無為亦一而已豈可以此分天人哉

仁義禮智

元亨利貞即仁義禮智也分而言之則為四德故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是各以一德言也總而言之則皆乾也故彖辭曰乾元亨利貞以乾行此四德則元亨屬動利貞屬靜循環往來通於一貫而四德固未嘗無別也孔子正欲發明文王之意故以四德分言於前而以乾之行四德者合言於後二聖言易何嘗有

不同哉

元者發生之端也自內而發於外則為亨矣貞者靜虛之體也自外而斂於內則為利矣陽主出故曰始而亨陰主入故曰利於貞

元亨者理之出機也而以元為根利貞者理之入機也而以貞為窩元發於亨利歸於貞貞為元體元為貞用合一之道也而貞元盡矣仁禮義智乃元亨利貞之別名易之四德皆在人心上說理在人心原頭未雜即是天也故謂之天理先儒以元亨利貞為天道仁義禮智為人性則分天人為二名矣

元亨利貞有自乾道言者有自坤道言者故乾元謂之
資始坤元謂之資生始者發之初也[illegible]言其統者[illegible]
也生者發之自然處言其順乎陽也故[illegible]之[illegible]亨
利貞元亨者健之爲用也而其體則順故不以所利
而言利貞陽中陰也坤之彖曰元亨利牝馬之貞元
亨者順之爲用也而其體則健故以牝馬而言利貞
陰中陽也故乾中有坤坤中有乾然後爲德也卦凡
言元亨利貞者皆隨健順以發義推此類求之斷得
矣
性之爲仁義禮智天德之健也仁義禮智統之於仁而

曰仁者善之長以其能生也義禮智皆此仁之貫通
撙節收藏處一生意之流行耳有此仁不能不惻隱
有此義不能不羞惡有此禮不能不起恭敬有此智
不能不別是非藹然四端隨感而見非有從德爲種
子何以能生程子曰心如穀種而仁則其生之性也
此言最善名狀然却須知心是天之健處者一毫牽
係不得牽係亦是虛體感通但心不爲主隨氣往來
耳是從心所欲而踰矩也矩者何仁義禮智之不能
自已者也故孔門惟以仁義禮智言心未嘗曠然謂
其虛空廣大而已

仁義禮智性之四德洞然虛明混而爲一皆天之明命
也故通謂之明德未見其有四也但自其生意不可
遏一元見天地之心者而言則謂之仁自其仁之透
徹節文曲盡者而言則謂之禮自其裁制發生之宜
而斷然不使之過者而言則謂之義自其收斂歸根
而淵然復其靜虛之體者而言則謂之智智者明之
所藏仁者明之所發仁行於禮故言元亨者必曰始
而亨可以見禮之不外於仁也義歸於智故言利貞
者必曰利於貞可以見義之不外於智也言仁則義
在其中言禮則仁在其中言義則智在其中言智則

義在其中故經傳或言仁義或言仁智或言禮智錯
舉所重而意已備矣蓋仁禮主動則屬於陽然非義
智以爲之體則陽中無陰而過剛失仁禮之正矣義
智主靜則屬於陰然非仁禮以爲之用則陰中無陽
而過柔失義智之正矣故仁義禮智者分而言之四
德也對而言之二德也合而言之則一而已陽明先
師言學但舉良知而不言仁禮義亦以智之體主明
而易見也合動靜而包四德一言以蔽之矣
先儒以知行分而爲二者正爲不知仁義禮智之本明
故以智爲明而仁禮義之行則若藉智以知者是以

仁禮義別爲一物繼智用事而智則照之義斷之根
蓋生於此矣智發於仁仁達於禮禮裁於義義歸於
智因動靜分合而異其名耳故本體之明智也因其
本體而明行焉仁也禮義之明不過屬於仁智而已
安得謂知行之非合一哉
仁禮屬陽神以知來者是也義智屬陰智以藏往者是
也仁以智爲體仁之所主處即智也智以仁爲用智
之所知處即仁也智者仁之植根仁者智之生意

仁

周子曰德愛曰仁仁因愛而得名所謂惻隱之心也蓋

仁是心中能生之理故以德言自其理之在心而言
則曰心之德自其心之合理而言則曰愛之理此合
內外之道也時乎當愛而理形焉即其心之分別是
非而無私也是之謂公然愛是用愛而得正則本於
心乃是仁故程子以愛不足以盡仁而曰公最近仁
不即以公爲仁而曰近又以公中離愛不得也李愿
中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朱子因有無私心而合
天理之說但以理與心分而爲二故語錄曰有人事
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
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則
不知所謂無私之心合理果何指邪人苟不以無私
心爲主則外面雖處得合理只是義襲焉得爲仁其
心無私矣而偶未合理乃其照管不到處但須於心
體上益致其精耳安能外心以求理哉如伯夷柳下
惠伊尹其道不同而其仁則一皆以心言也當孟子
時淳于髡以先名實者爲仁是以事功言仁也故孟
子特發仁之本於心者以曉之則所重在心矣管仲
不死子糾之難子路以爲未仁亦以心言孔子非以
其有事功而許其仁也後儒論此每失聖人宗旨有
陷於智術而不知者矣

善念即是仁之可見處良知良能惟此爲切故學以求
仁爲先蓋驗之善端則不落虛見義禮智惟以成此
而已故曰仁者善之長也
學必先求仁天地生物之心本無忮害之雜苟有一毫
利己妨人之心仁者猶有所不忍況於殺人無厭乎
戰國諸侯失其本心久矣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
以戰殺人盈城其端蓋起於一念之不仁故孟子惓
惓以矢人匠人戒人擇術而歸重於仁非以智禮義
爲可後也蓋舍仁而求智禮義則爲權術爲虛文爲
強得不惟不能去殺而反足以濟奸矣惟仁則以愛

人為主苟有不親則亦反其仁耳豈遽至於責人哉
故曰仁者如射欲其反求諸己而已矣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即性之本體也故聖門之教惟以
求仁為宗如此然後謂之率性之道孔子未嘗一日
忘天下正是生物之心不能自已處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天地之心天
地之心即仁也惟有此仁然後為人合合一也合一
則真體流行無所間隔是為率性人苟不合於仁則
是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矣以人心之危常
有不合處故以合言此人心道心之所以有分也若

主仁而言則道心之微常知常覺所應之事即人事
也人事皆從道心以出寧復別有一人心乎故仁之
於人不待言合而合於仁者人也

義

義之為用甚大大之而尊君敬長小之而立政明刑莫
非義之所發也自聖學不傳世之言治者往往於其
用處求之故粗迹雖稍可觀而未見其本心真切足
以感人者良由不知義之本體故也孟子特以羞惡
之心言義則其所發皆真心也而所謂真心者即其
所謂仁耳但以義為仁中之斷非義則幾於無別不
可以為仁矣故於義尤諄諄焉如言達不忍於其所
忍達不為於其所為亦無言仁義也而必歸重於義
以為求仁之道莫要於此也而義豈可以心外求哉
中庸論治道以仁而必推原於義之宜亦是此意

孟子論學最重羞惡之心故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恥
之於人大矣所謂義者惟此而已此心之外何待別
有安排布置若安排布置是義襲也於此而加掩護便
屬自欺中間便有許多機變雖有恥心已被機變所
遏故曰無所用恥焉不恥一事不如人則何能有如
人之事只一恥心充之可以配天地所係豈不大哉

機變與義襲不同義襲全是執著機變則掩護而挾
詐矣故義襲一開即是恥之本體猶足用恥也

人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有所不為即是惡不仁者
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之意此是何等羞惡惟其有此
不為之心然後養德深厚而可以任重故曰可以有
為

大學誠意章與孟子舍生取義章發明羞惡之心最為
警切讀之令人悚然此等書何在於多哉人自不思
耳故學之失傳不係於秦火也

仁義

仁義互為體用仁以義為體義以仁為用蓋仁是發生之理而主於行義是收斂之理而主於斷仁非斷則流義非行則塞鮮有不失仁義之正者仁以發義義以制仁而後為合外内之道故孟子嘗以仁言君義言由君則收斂而為義以仁言君仁在義中矣由則發生而為仁以義言由義在仁中矣或言仁用義體或言仁體義用苟不識本心之正其何以知立言之意哉

仁智

世之言智者多以知覺言謂知覺非智不可然不可遂

謂知覺為智蓋智是心體靜虛貞一處凡理之為主於内者皆智也如天利貞之德運而為氣則為四時之冬凝而為質則為五行之水冬者萬物之所以終也水者萬物之所以聚也此皆藏往之義故曰智以藏往一形於覺即屬於動是為仁矣故智者仁之所藏也仁者智之所顯也智中有仁則為真智仁中有智則為真仁仁智合德動靜相涵顯諸仁藏諸用往者過來者續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智而離仁則偏於陰仁而離智則偏於陽偏則墮於氣質而為私見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正為陰陽不合德不可以為道矣

智言其性之存也仁言其善之繼也智者仁之體仁者智之用體貴乎虛用貴乎實虛則患於淪空實則患於着物知不淪空則行不厭而為仁矣行不着物則明不蔽而為智矣故智也者虛體之含於内者也明之所以不蔽也而因仁以感物則實在虛中仁也者實體之流於外者也誠之所以不息也而因智以存仁則虛在實中此仁智所以為合内外之道而知行之所以為一也

仁智達德也達德之一誠也所以行達道也誠者道之

體道者誠之用體之歸根為智非此無以成己用之發端為仁非此無以成物故孟子以學不厭屬智是本其自成言也以教不倦屬仁是本其及物言也然中庸則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正見仁以智為體智以仁為用非成物不可以為成己則仁在智中矣非成己不可以為成物則智在仁中矣體用不相離離則内外判而道可外誠矣烏得為率性之道哉論語以智者樂水而動仁者樂山而靜夫智本靜而以動言之見靜中有動也仁本動而以靜言之見動中有靜也如此乃為合内外之道爾朱子槩以智為動仁

爲靜則未爲究仁智之本體而何以見其體仁智之
深耶

性情中和　附憂樂

心之爲德徤而已矣徤則仁義禮智之德純乎天而不
雜於氣者也如此則不爲氣動而所存在心無有放
失故謂之德心者德之所存處也存則在內而主乎
靜也然所存者能生之理未有所生之形也則謂之
性性之所生即是發外而喜怒哀樂見焉則謂之情
性情者心之動靜也心無動靜謂動在靜中靜在動
中不可以動靜分也感於事則有動靜故動靜者以

事之往來而名也動其出也靜其入也雖謂之出入
可也易曰出入無疾出入以度皆主乎事而言也范
女謂心豈有出入蓋指其本體耳心之本體懸空提
起不近四旁故狀其在中之性則謂之中中者不近
四旁之名也不近四旁則不偏不倚純乎天而不雜
於氣者也故四端隨感而應自然中節無所乖戾則
謂之和感者情也節者性也是情以性節本乎靜體
者也蓋中和之德性情之正也若性不爲節則氣動
而情流矣由是動靜出入皆失其常而憧憧往來豈
復心體之正哉

動靜無時因動而有時故自一事而言則有動有[illegible]
體而言則無動靜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illegible]明
暑來暑往則寒來來者伸也此命之不已[illegible]
無時而非感者也然則何時爲不動耶[illegible]就所遇之
時而言則此事未來之時原無將迎乃爲[illegible]徹
事固已有感也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已發之和矣
性本能生未嘗離感性豈有未發之時哉以後事未至
而言則謂之未發耳後事之至正是初動之幾此處
明不爲主而爲物所奪即是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
患也心着於此則爲不正不正則物奪虛靈之本體

而心之所以爲心者失其位矣謂之心不在焉心而
不在大體不立而不足以爲後事之主矣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何由得以虛應哉然則大
本之不立由於已發之不和故立大本工夫全在幾
上此易之爲教所以專說知來也大本既立則情之
所發自然和矣和則常中中則常和此體用合一之
道其大要則歸於中而已矣故言中則和在其中而
中庸名篇不必復言和也

中之爲義程子以不偏言呂氏以無過不及言其說本
自相通蓋事上有過不及便是偏倚孟子曰物交物

則引之而已矣引處便看於事而有過不及乃謂之偏非感於一事而遂謂之偏也感於一事而得其正順以應焉則無失於未發之中而天下之大本在是矣何偏之可言朱子乃以不偏不倚屬未發無過不及屬已發是中和各有一病而豈合一之道哉宜其說之支離而不能一以貫之也

中庸言中是狀性之本體無有不善也既謂之善豈有不中哉過不及處皆是離道不可以為率性性無不善有不善即是不中矣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正謂歸於中者是性也豈可以剛柔善惡為氣

稟之性哉下文又言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非以善與中有二義也但恐大本不立則所謂善者或未固耳其實性即是中中即是善也觀朱子著通書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是謂人有太過不及之善也此與中庸章句所謂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者同一義也則不知所謂中者乃只是此善之常存耳

性也者言乎其生也情也者言乎其靜也生者情也靜者性也言性則本乎情言情則本乎性性不離情情不離性合一之道也故言未發之中必曰喜怒哀樂言已發之和必曰中節

貞下含元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靜中有動也亨中歸利是發而中節之和動中有靜也和在中中在貞貞也者智也靜之根而節之所以中也善學者求和於中求中於貞而已矣

世之君子言學恒曰學即是樂樂者心之本體天理流行隨處充滿泰然順適無所牽纏本體之樂如是樂與悅相因悅是生意滋萌處樂是化機暢達處此惟

反身而誠心體無一毫私欲之累者能之蓋悅本好懿德之秉彝悅理義之同然也心中少有所累則本根遏絕何由得正深造以道而有所自得是時習之悅也悅則欲罷不能而生生不已左右逢原其心體之暢達不假強為蓋有四體不言而喻者斯為樂矣然此乃是成德之樂與喜怒哀樂樂字不同喜怒哀樂是偏言所感一事之樂然猶有不中節者則驕樂宴樂害其本體者多矣其不害本體者則如樂爾妻孥樂得英才亦一事之感也而其能中節者則無所乖戾而和和則本體之樂暢於情而順矣於喜於怒

於哀亦然位無所乖戾則不論欣戚皆此樂所暢之
和也此樂非由外鑠皆從心生故曰樂者心之本體
也昔周濂溪令二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在何事此耳
或謂孔顏之樂非樂道夫樂道亦何害哉如樂善不
倦樂孝弟而果可已已是好之至於樂之地位雖聖
賢亦以此樂爲安但尚涉有象如中庸言德輶如毛
也惟樂在道中而忘其爲道始是無聲無臭真體故
伊尹樂堯舜之道雖若樂道而實樂生於道非以道
爲樂也豈可謂伊尹之樂非真體哉學至於樂方是
渾化處然聖人欲人興起必先開其良知良能使之

懽欣踴躍無所厭苦一念之覺即一念之樂矣此其
所以以樂爲教而咏歌舞蹈以蕩滌其邪心與在暢
豫之爲卦順以動也先王作樂蓋取諸此而六二之
辭則曰介于石不終日當豫之時順則易於無節故
因六二中正之位而明介義介者悔吝之幾也而文
言則又惓惓以幾微爲說蓋欲人斷然謹於微也然
則學欲自得其樂者當自慎獨始慎獨則自慊而有
誠身之樂然則舍慎獨而言樂其不至於任情縱肆
害心體之真樂者幾希矣

樂中有憂憂中有樂憂樂並行而不悖者也憂不失樂
樂不失憂惟盡性者能一之憂樂一然後能樂則行
之憂則違之與時偕行無所滯也憂樂偏於一偏而
性情不得其正矣故爲愁煩困蹙者言則開樂以
悅其心爲放縱淫泆者言則明其節以堅其志亦對
證之藥也至於一則憂樂兩忘矣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此憂樂所感之異時者也樂天知
命故不憂則樂行乎憂中矣發憤忘食此孔子憂道
之感也樂以忘憂則樂亦行乎憂中非以未得而憂
既得而樂分二時也故樂與憂異時者所感之一事
也而其樂之行乎憂中者本體之流行也孔子哭顏

淵而至於慟似過於哀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似過
於樂然於顏淵所當哀而忘其爲哀於韶所當樂而
忘其爲樂時當其可自然而然慟與肉味雖不知亦
其所不必察也如此則亦不失本體之樂矣

天下之事無難易難易生於人心之厭與樂耳心所樂
則肯爲所以易也心所厭則不肯爲所以難也若論
本心之正則樂理而厭欲故人之秉彜好是懿德皆
非樂而易乎程子所謂循理則樂蓋指此耳如所欲
在物則於理必厭而理所當爲之事皆若其難而不
入矣孔子教人先難其必以理勝欲乎其事有勢重

而難爲者難在外也亦必以理開諭人心則亦無難
處矣而肯以身任難處之事亦由其心之樂爲也此
勞來不倦聖人所以道久化成也歟
孟子平日以不怨天不尤人爲學此樂天知命之所樂
之本體也至於王者不作雖有名世之具而不得行
則感於所遇之憂也而本體固在有不待遇時然後
樂者故曰吾何爲不豫哉

鬼神

天地之初名爲混沌混沌者太極函元形氣未分之時
也雖未分形氣而運行之幾未嘗止息既有運行即

有升降升則元亨之所通也不必發輕清而顯象降
則利貞之所復也不必假重濁以歸根當其穆靈竅
未開陰陽渾合純然一理而已無所謂濁安見其清
及清濁漸分流形成質元亨之氣凝爲木火利貞之
氣凝爲金水於是清者斂而歸濁濁復散而爲清循
環無端往來相禪矣清者微而入於無濁者著而呈
於有聚非外於無也以其自無至有而謂之聚散非
外於有也以其自有歸無而謂之散聚散有無非二
物也但言乎其來而陰陽相交則神棲於形形聽於
神是陽主陰也而爲生言乎其盡而陰陽相離則魂
升於天魄降於地是陰離陽也而爲死[illegible]也合天
地之氣以成人自無而有也其死也消人之[illegible]以歸
天地自有而無也天地者陰陽之大分也人者陰陽
之小分也其聚散有無通一無二者也其[illegible]則行
乎稟受之厚薄保攝之寄蹟耳知死生之說則知鬼
神之情狀矣
聖人於鬼神常以德言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易
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吉者心之安也凶者心之不安
也理順則心安理逆則心不安此天命之不能自已
者非德而何以對待言則曰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

之靈也以流行言則曰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
鬼子產有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之言營是神之
伸也魄之言泊是鬼之歸也有所營而不見其營之
迹有所泊而不見其泊之迹故以爲心之精爽精爽
者即其靈也靈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形而上之道
此其本體也及其體物不遺而形於氣質氣屬於動
神所化之形也質屬於靜鬼所化之形也鬼神於是
始有迹矣程子謂鬼神爲造化之迹蓋自形而下者
言耳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往來相禪變易不窮其勢
然也大抵陽盛則陰衰故鬼魅消陽衰則陰盛故邪

崇作當三苗時妖誕橫興民神雜揉舜命重黎絕地
天通而神姦始息此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之道
也務民義則陽道昭明遠鬼神則陰道退聽此其迹
之得正皆本其德之能靈也離德而言鬼神則鬼神
爲妖矣而人反爲其所弄矣
天地間有假象或先物以顯形或後物以凝質凡非常
理所能通者皆不可謂其無也但倏聚忽散不過幻
景而已非若常理之必然而不可易者此孔子所以
不語怪也蓋幻景鬼神之迹不由乎我者也常理鬼
神之德由乎我者也語迹之不由乎我者亦徒游心

於渺茫耳何益於學哉
鬼神福善禍淫乃其常理善生於謙淫生於滿故又謂
之害盈益謙此天心好惡之正也其在人心因人之
有善而好生焉因人之有惡而惡生焉是誰使之然
哉天不能勸善假人以有賞天不能罰惡假人以有
刑故人心之鬼神與天一也然天亦有自爲刑賞者
善則啓其衷或默助之惡則奪其魄或陰誅之天亦
偶有感焉人莫知其然也然皆富通所爲安可誣哉
夫惟作善然後可以獲福禍福非人所能徼也故孔子
告子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告樊遲
問智則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若敬又佞諂瀆
鬼神而祀爰居則非所當祭而祭不得爲智矣苟爲
不善則妖邪之氣得以乘之而禍祟之加無所不有
然亦妖由人興耳雖禱祀何益使其心無歉能合神
明則邪不勝正故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其有禱而能
免者蓋人子欲救其親之迫切至情而其親猶可以
改過遷善有足憫焉亦鬼神之所欲赦也不然而至
於積惡不可解則孔子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果
何益之有哉又當邪氣勝時正氣或不能無悔如魍
魎罔象羵羊之類以精怪迷惑人者不少譬於否之

內陰外陽小人有剝君子時而陽亦終無可盡之理
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亦消長盈虛有隕自天之數
在我者但當勿憂宜日中而已知此則不恤其孚于
食有福陰邪自退鬼亦安能迷哉蓋能盡人道則人
鬼通一無二故以之依神而神安以之求神而神應
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禍福之權在我而不在神
矣況妖邪之鬼又豈得而干哉劉敬曰不知命則必
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于禮矣而後有容
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然則不務民義
而謟瀆鬼神者其皆不知命之蔽乎

人道尚明鬼道尚幽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此可謂知幽明之故矣

說理會編卷之二終

說理會編卷之三

越季　本撰次
吳袞洪愈訂正

聖功一

誠神幾

通書言誠神幾三者闕一不可誠即無極之眞也幾即二五之精也神則幾之自動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也神非幾處有覺則無誠以主之是爲魂散矣蓋人心動時最易放失故爲學之要莫切於幾此已所獨知之處最微而幽神之所以藏也此處不明則神常

發動有迹而彰失其所以爲幽矣故君子之存誠惟於此能自覺而已自覺則物不能雜誠精而明故神存而有觸即發發即中節我無預焉後儒論神多外理而言氣則全是說鬼道也徒使人馳心於渺茫亦何益於學

性誠之存也道幾之動也其自然而動者神之不可知也誠神幾三字雖一不待誠如大澤所滙之水瑩然涵虛而流動之勢已具在中如性中之具仁義禮智也至其感動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只是獨知之處從誠上發端所謂幾也本出自然著一毫思

慮不得所謂神也一有感動其勢遂順不可得而復
遏矣譬如大澤之水其決口流出之勢孰能禦之故
用力之處只有決口可收決口者即幾之初動也幾
處一放則所往無可限矣故聖賢之學只在謹獨易
以知來為占亦謂此耳謹獨則以動歸靜幾與誠合
一而幾不息德常明矣誠者大德也幾者小德也大
德為體小德為用此見體用本一源也由體達用由
用歸體其動靜之幾非人所能知者謂之鬼神之德
伸則為神返則為鬼皆根於誠離誠而言鬼神則游
氣紛擾而馳心千里之外皆可以為神矣此誠神幾

之所以不相離也
誠神幾皆因天命本明之體而異名誠是明之聚精處
幾是明之不息處神是明之往來不測處
孔叢子記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楊慈湖深有
取於其說周子嘗言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誠神幾曰聖人其原蓋出於易以天下之至精至變
至神言聖人之道也然謂之變則即幾也幾則獨知
之處能微而幽則已歸於誠矣孟子言大而化之之
謂聖由善信之積善信者所以立此誠也善者仁義
禮智之德也實有此善則誠矣故周子又曰聖誠而

已矣但慈湖以精[illegible]而[illegible]日用而不
知者為道併以子思率性之率為不必言則[illegible]
氣也就使虛明無體精神四達亦不過氣之妙用耳
蓋禪家之見如此老氏之學亦主於精氣神而曰玄
之又玄衆妙之門雖其玄妙然皆聖人之所謂誠哉
存主所以藏神也神藏則誠立而天下之理自此出矣
譬之與人期約期約之神藏於中則至期自赴不言
而喻矣故己有未孝於是乎反求其孝則孝之神藏
於中遇親未有不孝矣己有未弟於是乎反求其弟
則弟之神藏於中遇兄未有不弟矣己有未忠未信

於是乎反求其忠信則忠信之神藏於中遇君遇友
未有不忠不信矣反求其孝弟忠信者神之藏也存
主之誠在我非假於外也乾道也未有不孝弟忠信
者神之發也其機出於自然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坤
道也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無時不存主而無事
不順矣易曰知以藏往反而歸也神之藏也神以知
來至而伸也神之發也神之藏者非有一物藏於中
也神也者妙萬物而不測本無形體者也百感紛紜
心為物蔽則神散而無存主處矣存主者去蔽以立
心體之誠也誠則神藏焉隨感而應矣離誠而言神

是游氣也非神也不寖波也不靈之神[illegible]以[illegible]知
幾

誠　附敬　誠明　思誠

誠之得名本於成之者性故曰誠者自成也成己成物之義也以誠實德所以成能非謂實爲誠也以實字解誠不若用真字蓋誠者明之存也明之所存便有真功不能自已之意此虛中之明所以爲實用也故以誠爲實理所存則可便以實爲誠則不可蓋實字只是有物不落空之名若著一物則明便不照不可謂誠故實不足以名誠且謂之實則謂[illegible]於中亦可

以言誠乎朱子以大學誠於中爲小人惡實於中正爲不知此耳

朱子言誠分爲二義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則曰在天之實理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則曰在人之實心今以天道人道之說推之則固有天人之異矣然實理之所會者爲心則天亦可以言實心實心之所具者爲理則人亦可以言實理人之混於天則以天爲總會天分於人則以人爲支分人未有離天者也但以其本體言則渾然全具而無所雜故謂之天纔落形氣則人心之危易流於不善而誠之之功不能不假於人矣故言人以別於天耳人之心即天之心也[illegible]豈可以天人異指哉

天命於穆不已乾乾不息之誠也文王純亦不已之誠亦此乾乾也乾乾非工夫之自強者乎先師嘗曰聖人以生知安行之資而用困知勉行之力又曰天亦常用工夫非知乾道安能爲此言乎故天不用工夫則必星辰隕墜氣序乖違聖人不用工夫則必入罔念之狂生不善之禍然則所謂誠者當知其爲乾乾耳

程子以主一無適言敬先師謂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

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亦得謂主一乎如此則主一之說未免執着也夫所謂一者何所指耶自心體言則純而不雜乃可謂一心體之一志一也志者心之官也志可以言一以其本虛明也志主於內而不容有雜則隨其所感百體無不順從是爲志一動氣也若在氣上不可以言一氣一亦是有主蓋心之官著於四體矣著處便是志爲所動是氣一之動志也動氣屬於志其動爲順志可以不一乎動志屬於氣其動爲逆氣可以有一乎知志氣之所以爲一則知心體矣蓋心體之所謂一者虛明而已本無所倚敬又

安有執著哉敬者警省之意惟惺惺二字最善名狀言惺惺則活潑潑地非槁木死灰之比敬是求誠工夫誠之本體亦是惺惺故工夫只如本體也世儒多以實訓誠亦有倚着之病夫仁義禮智合德而爲誠誠固未嘗不實但就以實爲誠則不可仁義禮智虛明在中如穀種之生幾未嘗息何嘗有所倚着是德雖實而不見其有實之迹者也故言誠亦惟惺惺字爲切凡人所爲不善本體之靈自然能覺覺而少有容留便屬自欺欺則不惺惺矣故戒慎恐懼於獨知之地不使一毫不善雜於其中即是惺惺而爲敬也

惟敬則一一則誠矣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此即誠與誠之之別也自無邪念而言則曰無妄自實用工夫而言則曰不欺不欺只是獨知處能謹耳

中主立本誠也和本知幾明也中立而能和者誠則明也由和以立中者明則誠也達道所行在達德達德所行在一自誠而明者如是循論語之言一貫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自明而誠者如是循論語之言忠恕也聖人自誠而明與自明而誠工夫無二但有安勉之異耳純則見其能安未純則見其有勉其工夫則一而已矣蓋誠者明之本體能惕然自覺者也明則於惕然自覺處而察其未合於誠也能察者即其本體也皆所以立大本也大本既立能極其中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矣得與中即中節之節也此非本體之乾乾不息者乎謂乾乾不息非工夫不可也故誠者之明顧天明命亦是照管誠之本體惟恐失之與自明而誠者一也誠者曷嘗不用工而誠之者曷嘗不自覺乎但誠者渾然合一而由天顯人不見其工夫之迹是本於天命也故曰天之道也誠之者恐其有間而以人合天常察於念慮之微是因於人心

也故曰人之道也誠之者之工夫即是誠者之本體故忠恕即一貫也但言一貫則恐人遺下學故若忠恕之切實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能盡己心即忠也未能合一不免於恕上立忠先而謂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正是此意然中庸言尊德性而道問學是道問學工夫由尊德性出也自下學言不得不以問學爲實地耳如言恕者雖以恕爲實地然無忠做恕不出其主意却只在忠故重在尊德性也聖人言學惟曰忠信而已主忠信者所以立大本也而學問在忠信中矣此即中庸言中之意也

誠之者與誠者本無二德誠者心之本體也誠之者蓋
其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自無不明盡其心之本體
則所明處歸根復命本體無蔽焉耳人常失之於動
易蔽之時也故求誠在於自明如此者只是心存

中庸以擇善固執為誠之之功蓋擇善者知此善也固
執者行此善也皆所謂明善也明善則歸於誠之本
體即所謂誠身也先儒謂擇善然後可以明善固執
然後可以誠身則以明誠分作兩截矣殊不知明外
無誠誠外無明獨知之知非即微乎微之顯非即誠
之不可掩乎

誠之工夫只是明此心也蓋人常於動時為物所蔽故
有不誠耳此則惟思可以得之誠之即是思也故孟
子特以思誠二字易誠之欲人知所下手也心之官
主於思思字從心從囟心指其存主也囟指其孔竅
之開通也心能存主而不為物蔽則精一不雜而明
照了然即此見其本體之誠故曰明則誠矣明外別
無誠也至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則思誠之神自應
耳思對學而言則學是存上工夫思是通明工夫單
言思則學在其中矣單言學則思在其中矣思誠之
思合學而言者也

謹獨

獨知之所知天命本明之體也本明之體何所加慎於
其上哉其所慎者懼外誘之為障蔽也凡有障蔽皆
本體之知不明失於照管故耳此知常明時時照管
則外誘之來烏能障蔽故慎獨者照管外誘而已

獨即隱微之地謹則莫見莫顯之能戒慎恐懼者也知
在謹中但獨處必能知故遂謂之獨知耳

聖人之道不於用上求自然而於體上做工夫故雖至
聖猶孜孜亹亹以自勉此工夫也工夫只在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上做不睹不聞蓋人所不知最微之處

也微則不為聞見所牽而反復入身其入身者即其
本體之知也故知為獨知獨知處知謹則天理中存
無有障碍流行之勢自然沮遏不住故自然者道之
著於顯處以用言也然非本於微則所謂顯者乃在
聞見而物失其則矣不可以言道且如發而中節之
和怡然理順是何等自然非中能立本則亦何以能
中節哉故道者順則之名也和者中節之名也知中
則知和知和則知道知道則知自然矣凡言道而主
於自然者以天道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觀之似
亦由中流出不假人為然謂之中則即是勉謂之得

則即是思而謹獨工夫在自然中所謂知幾之顯著
即此是已故中與得謂之中道合謹獨而言自然則
自然者氣化也必有忽於細微而役於理欲之正者
雖所見極其高明其不入於佛老之宗者幾希
定性書言內外兩忘是謂己性無內外也其曰所謂定
者動亦定靜亦定豈以動靜分二時哉蓋本體常靜
是靜亦定也而靜中常應則謂之動亦定耳此見明
道之學動靜之合一也朱子於中庸戒愼不睹恐懼
不聞與謹獨分爲兩段工夫故章句曰既常戒懼而
於此尤加謹焉是動靜分爲二時矣然則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亦可分爲二時邪周子
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可見中和
之合一矣邵康節嘗言思慮未起鬼神未知不由乎
我更由乎誰此於已發未發之旨未見其有契但其
學恐不能於謹獨上求中節耳定性書之說亦不見
其有下手處然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二語要義
却在公字上蓋公字從八從厶謂分別己私之纏繞
也公非下手之工夫而何處處皆此公心無所障蔽
則謂之廓然太公耳其後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
莫如怒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於道

思過半矣此却是理路有欠缺也其下文云佛氏
者正在於此也經有言不思善不思惡將是本來面
目又云不斷思想菩提自長則其所謂不思者非無
思也亦內外兩忘而從心所欲耳惟於理之是非不
肯着一觀字纔有所觀便非其性則思非精義之思
也此豈所欲不踰矩之學哉故吾學聖人者不在於
內外之兩忘而在於觀理之是非也觀理之是非而
能內外之兩忘則謹獨而不着於聲色斯吾儒之所
謂真性與內外兩忘謂忘其累性者也若性爲得而
忘之

操則存存其心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養其性也存養
二字蓋本於此夫心是仁義植根之處而性則仁義
所以能生之理也理根於心心存則性得所養而生
生之機不息故養性工夫惟在存心心爲物遷不能
自覺是不操也然後謂之不存[illegible]能察一
察即是操操者提醒此心即是惟獨[illegible]有所著意操
持哉一操心即存矣故有察之欠焦存養而省察之
功即是立大本也在易之頤以養爲義其卦震上艮
下動而止也心動於欲則不止止則不動於欲所謂
存也養道盡於此矣

聖人之所以爲學只是時學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竊比於我老彭此[illegible]之學問工
夫但須於學字上着得分曉耳後世皆謂聖人全生知
自然合道遂以此等處皆爲聖人謙辭殊不知所謂
道者只是心之惕然戒謹恐懼好學不厭處戒謹恐
懼即聖人之學也出於不睹不聞則爲惕然否則學
與聖人異矣聖人之學豈有異於人哉

君子學以爲己故常求諸己求者自反之心也近世講
學太玄謂心體中看不得求字以天命流行本無不
善心無放失何待於求也然聖人之心所以應天下

之務時時感應則時時防其有失且心是活物感無
常形倏忽之間或有微過如周公孔子之過亦是一
時計料不到處豈可不常用反求工夫凡言求者即
是思存故以得言求則得之與思則得之其義一也
思存非由外鑠蓋心體之貞本自收斂收斂則自能
照管在聖人則兢兢戒謹於獨知之地惟恐其或有
失耳如孔子聞政與人所求是謂求己之溫良恭儉
讓也聖人之溫良恭儉讓有何所失而曰求焉亦可
見心體之本然矣人以聖人不思而得爲全無所思
則若聖人心體常存未嘗放失無所事求者而不知

聖人有聖人之求賢人有賢人之求學者有學者之
求聖人之求顧諟天明常防其失而自不至於失者
也賢人之求不待有失常存戒心而遇失即能收之
者也學者之求隨事致察已失而後知收之者也及
其求而既得則同一本體矣而本體之兢兢亦何時
而可忽於求乎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可以
不求哉言不求者皆告子之遺見也聖人之教本爲
下學立法有所不得正在於求乃欲溘然無事不以
求累其心其原蓋出於老氏以虛爲道之宗而害吾
學術甚矣孟子之言求放心正爲已放者言也或者

槩與聖賢求之於未放之前者同例則又過矣然心
放而不知求者失於不求者也告子則以不求[illegible][illegible]
故於學術爲甚害也凡言存者亦然君子存之[illegible][illegible]
聖賢而言也聖人成性存存亦此存耳

道者天下之達道也人皆知之但衆人知此道則以責
人而其學爲自私自利聖人知此道則以責己而其
學爲成己成物此聖愚之所以分也豈愚人性有異
哉止爲自知處蔽於私耳自知處不蔽於私乃謹獨
也

學問源頭只在天命之性盡性之學惟謹獨而已謹獨

是人所不知處用功所謂衣錦尚絅也外而無可見
聞何微知之而獨知之知却甚顯也顯即所衣之錦
微即所尚之絅也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
之所不見乎抑之詩言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
有愆其威儀之著何等柔嘉然此却是可見可聞可
見可聞即涉聲色雖至於一一中節猶未免於德輶
如毛如文王之明德而不大聲色其聲色豈不柔嘉
以在於動處說而非不睹不聞之前也則真體不在
是矣苟非真體不欺已是執心爲聞見所引不可以
言道也必相在爾室而不愧屋漏乃爲無聲無臭無

聲無臭則得性之真體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
工夫不已則爲篤恭亦不過尚絅而已曾子曰十目
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言聞見處不爲嚴而獨知之
地爲嚴也故盡性之功莫要於謹獨矣
聖賢論爲學工夫只是獨知之地不着於聲色不着於
聲色則微微則歸於靜虛之本體故凡言工夫皆靜
功也一動則流行之勢遂不可遏當其時苟無靜功
以主之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矣有不着聲色
者雖於此謹之亦是聲色上着力爲得謂之微哉假
使聞見歸本於微而聲色自不大以入於至小則聲

色已動者也動處不可以言道何則既動則真體已
非不顯雖細入秋毫亦是聲色中事所謂德輶如毛
毛猶有倫正指動處言也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
顏不遐有愆此非深於明德者不能也然亦聲色之
可見者耳用便近二之地豈可遽以爲真體哉必相
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乃爲不欺獨知耳不欺獨知
則不在聲色上舉得所以爲微也不睹不聞是心中
無聲色顯見處此不可以爲有也然於此戒慎恐懼
即是聞見之明惕然不能自已處則又不可謂之無
矣此明隱於不睹不聞之中已所獨知人不得而知

也所以爲微故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幾是獨知之知流行不息處以其不息故謂之幾幾
隱於無故謂之微微處却是獨知獨知之惕然知謹
正是至見至顯不可掩處既云見顯則明之所照即
聲色也自一心之微徹天地之大萬事萬物無不統
於吾心之知故曰察乎天地若謂察爲氣化流行上
下昭著則說在物上不係於吾心之知矣不知君子
率性之道所率者誰之性耶
昭昭者天之顯也然言天者必曰於穆穆穆則不顯矣蓋
顯者明之見於外也自其藏於內者而言則謂之穆

以穆言昭是顯微於大顯也在人則爲獨知故至德
亦惟不顯而已蓋天之本體如此故其日月形色
往來不窮即是天之應感處而昭昭之體無所不在
物豈能累其明哉惟凝結成形而氣滯焉然後明始
蔽耳觀天則知人矣故聖人論學以謹獨爲要正恐
明之有蔽也心之官則思官者獨知之爲主於內者
也思其明之動也思則得之謂本心不失得其本體
也故獨知之地物不能蔽若耳目之官豈別有一官
哉蓋心不主於內而着於耳目遂爲耳目之官而其
明不動故曰不思不思則不能畢照而爲物所蔽既

蔽則耳目之欲物物皆能牽引此心矣官是職之主
一處官主於內則一在心心能妙應而百體從令矣
此志壹之動氣也官着於物則一在物物不能[illegible]而
心爲形役矣此氣壹之動志也志壹動氣如人君爲
恭於無爲之地而百官承職何嘗有所撓擾哉氣壹
動志則如人君不自爲主而反聽命於臣也人心通
蔽之分只在思不思之間耳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
此原於謹獨宗旨可謂知要矣
聖人之學只是謹獨獨處人所不見聞最爲隱微而已
之見顯莫過於此所謂潜雖伏矣亦孔之昭者也故
獨爲獨知蓋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自知之而非他
人所能與者也謹者即此知之防外誘也外誘之來
惕然不安惟恐失之譬如太陽一照而魍魎潜消此
謹獨之功也獨知之上豈能加一謹字哉若閑思妄
想徇欲任情此却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謹不
可以言見顯矣少有覺焉而復容留將就即爲自欺
乃於人所見聞處掩不善而著其善雖點檢於言行
之間一一合度不遐有愆亦屬作僞皆爲自蔽其知
也故欺人不見之知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處也
不可以爲獨知然則獨知者其源頭不雜之知乎源

頭不雜之知心之官虛靈而常覺者也雜則着物雖
知亦倚於一偏是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矣
不睹不聞即是獨知非眞謂耳無聞目無見也蓋自心
而言則常見常顯以其明存於內故謂之獨知自物
而言則此知不爲物擾如無所聞見焉故謂之不睹
不聞心之官則思即獨知之謂也思則耳目之官不
蔽於物此非不睹不聞之謂乎
凡初學習靜閉眼則所見在內在內常遺外故易昏開
眼則所見在外在外常遺內故易散若能閉而不昏
雖閉可也開而不放雖開可也閉而不昏故能通乎

夜之道而知開而不放故能通乎晝之道而知盡心
體本合內外內外所乘之幾只在謹獨之處故靜功
惟在謹獨謹獨工夫習熟然後能合一也
大學以止至善為要中庸以慎獨為要獨知之所知無
一毫人偽之雜者即至善也善具於心無迹可見所
謂微也以其人所不見故為獨知善形於知是其顯
也豈在獨知之外哉在易艮之彖辭亦發此義艮其
背止於內也不獲其身不睹不聞也行其庭則所知
之顯也不見其人則顯之入於微也顯者明也微者
誠也自明而誠者如此此誠明之所以為合一歟

予嘗載酒從陽明先師遊於鑑湖之濱時黃石龍亦與
焉因論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義先師舉手中筯示
予曰見否對曰見既而以筯隱之卓下又問曰見
否則對曰不見先師微哂予私問之石龍石龍曰此
謂常睹常聞也初亦不解後思而得之蓋不睹中有
常睹故能戒慎不睹不聞中有常聞故能恐懼不聞
此天命之於穆不已也故當應而應不因聲色而後
起念不當應而不應雖遇聲色而能忘情此心體所
以為得正而不為聞見所牽也石龍名綰後號久庵
聞見須論當應與不當應不當論事之大小如當應而
不應則謂之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若不當
應時則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太山之形可
也不當應而應則是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矣心
不在焉即是不思而有蔽處倚於此則遺於彼矣

說理會編卷之三終

說理會編卷之四

越 季本 撰次
吳[illegible] 訂正

聖功二

知行

謹於獨知即致知也謹獨之功不已即力行也故獨知之外無知矣常知之外無行矣工夫何等易簡邪非思不得得即是思以不得時有待於思而常思常得則不見其有思故謂之不思而得非勉不中中即是勉以不中時有待於勉而常勉常中則不見其有勉

故謂之不勉而中勉者思之實功中者得之定的以心之所存而言則曰得以心之所向而言則曰中其得其中異名同道合一於仁智之德矣仁智者知行之本體也知行者思勉之要歸也思勉者知行之運用也運用歸於本體則其惺然明者爲知藹然出者爲仁所謂工夫不離體此而已故惺然明者所以擇善藹然出者所以固執但人之禀受通蔽有淺深而物之交加攻守有難易所恃者知行之運用耳思勉者所以知之行之也故知行即工夫也聖人本體渾全工夫無待於費力故其知爲生其行爲安賢人之用力易則其知爲學其行爲利衆人之用力難則其知爲困其行爲勉強入知行者雖有三途亦皆知行之所運用也譬之禦寇然聖人工夫常防而寇不敢犯者也賢人工夫遇寇而能毆者也衆人工夫敵寇而求勝者也至於仁智德一而能知能行終亦用此知之行之而已故擇善固執自始學以至從心無以異也中庸以誠者誠之者相對非以聖人與賢人以下分等第也蓋以聖人與誠合一者非工夫之所由致耳曰誠之則固所以誠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誠之之要功即仁智之惺然明而不可掩藹然出而不

可遏者也天下之人有不可通行者乎

不勉而中猶曰不慮而能謂良能也不思而得猶曰不學而知謂良知也此二句即是德之本體而爲從容中道之聖人也蓋聖人之於天道亦有不脗合者惟從容中道者乃可以爲天道從容中道猶言動容周旋中禮也此即不勉之中不思之得乃其實理發見處本自善也何待於勉何待於思但善在人身感於形氣此則人心之惟危者也故聖人之心兢兢戒謹未嘗敢忽其所得者嘗慮其失故學不厭其所中者嘗懼其差故强不息既曰生知要見所知者何事知

此善而不雜以私也旣曰安行要見所行者何事行此善而不失其守也此即是擇善固執豈可謂聖人真無思勉哉蓋知之本體智也行之本體仁也仁知之德本自靈明本自警惕此天之明命不能自已者惟其不思而得也故能好學不倦惟其不勉而中也故能力行不息此即純亦不已而異於他人之有間斷者耳若謂聖人不以思勉爲學豈知天命之性者哉

學者所以提醒其知也知則知學而知不因於學者謂之良知故曰不學而知慮者所以研精其能也能則

能慮而能不因於慮者謂之良能故曰不慮而能

非學不知而知不因於學者謂之良知非慮不能而能不因於慮者謂之良能此天命也然知處即是學能處即是慮子夏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正此意也凡工夫可勉者乾道之不息也無所因而至者坤道之自然也

良知良能本一體也先師嘗曰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發端而言則以明覺之幾爲主故曰知者行之始自致極而言則以流行之勢爲主故曰行者知之終雖若以知行分先後而知爲行始行爲知終則所知者即是行所行者即是知也

先師謂知行不可分爲二者以仁智德合於一不相離也但書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則亦可以先後言耳蓋知是行之發端處行是知之致極處故中庸於知則曰知之本其發端而言也於行則曰成功本其致極而言也其發端也以一而知及其行之致極亦不過成此一而已而先儒乃謂知行有二事則不可

知要真知真知已是誠明合一之意蓋知而能真乃根心而生意不可遏即是行也此知不息而能守即是

固執誠身而行之所以成功也故真知之而能擇能守此成德之知也但以初學言則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亦此真知也知外豈別有一行哉

知以行而造極故中庸以知爲知之行爲成功然行之造極必於知之渾合圓融着見之故孟子以巧力喩智聖見巧由力進而聖不足以當知也然聖以小成則智亦小聖以大成則智亦大亦可見知行之合一矣

忠恕

忠恕一貫本無二學然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忠恕即一貫也中庸曰忠
恕違道不遠謂之遠則與道爲二何哉夫孔門之教
惟有忠恕由忠以達恕非即一貫乎一貫者堯舜以
來精一之傳而中庸以達德之一行達道即此義也
但學者之爲忠恕恒隨事以求一德稍有間斷則不
能與道合一故見其有違耳然能忠恕則其幾早覺
而不遠之復在心矣所謂違道不遠也及其合一則
忠恕即道而何必外此以求一貫哉聖人亦非不欲
皆使人知一貫也蓋性情之德只是中和中者性之
主於一者也和者一之貫乎情者也中和合德則爲

一貫此徹上徹下之道佛家所謂只有一乘別無餘
乘蓋一貫之外無餘學矣然合一之德惟上達者能
知之聖人恐其直截簡易下學者將有畧於先難之
病故以忠恕發一貫之學欲人求於本心之眞切處
也古註謂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說得之蓋中心之
中即一之主於中者也以中存心則一矣如心之恕
如其中心而已如其中心而行則一之所貫也忠恕
雖本一貫而不能皆一也惟其求之於心則下手之
地較實爲下學言不得不以忠恕耳不然則曾子先
嘗領忠恕之教者何以至其眞積力久而始得聞一

貫耶
求忠即是求中求中者非可着意推求也凡幾上有倚
着處即是不和覺則化去譬如太陽一照而魍魎潛
消不待安排勉強然後爲和恕亦如此覺即是中爲
主處故致和即所以致中也但工夫未能合一則止
是一事之中耳此學忠恕者所以未能盡一貫也
聖人忠恕與學者忠恕只一般聖人之一至誠無息亦
是盡己非不待盡也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而處
之各得其所亦是推己非不待推也但有純雜之分
耳自純者言之則純是天動無一毫人欲之雜故曰

動以天耳殊不知所謂天者一之自強不息者也即
此便是工夫自雜者言之少有人欲間斷便是違道
不得純乎天理故與動以天者有異耳非忠恕工夫
有二様也
忠者能恕之誠心也恕則如其誠心而已故忠恕二字
欲離一箇離不得此體用合一之道也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眞能勿施之心是忠以此心去勿施是恕己
所不欲止是愛己之心此衆人同欲之情耳苟非勿
施於人則爲私心不可以愛己之心爲忠而如之乃
爲恕也故忠恕只在勿施上見所惡勿施便能所欲

與聚此是愛人之實德只此便是爲仁

博文約禮

君子博學於文亦學文也約之以禮則所主乎文之理也應酬不失其序謂之文吾心天理之節謂之禮工夫容而不踈謂之博主宰要而不雜謂之約博文者日可見之事而博文要處只在吾心之禮耳如此則文由禮生不逐於末逐末則畔道矣博文約禮工夫自未能與道爲一者言則但云亦可弗畔而已苟與道爲一則以誠行達德達德行達道而所不踰[illegible]矩亦即智仁勇之工夫也

聖人言學止是博文約禮文與禮已盡道之體用矣蓋道之顯者謂之文條理分明脈絡通貫無過不及之美名也禮即天理之節而文之所從出也苟非嘉會合禮則妄行無序烏得爲文文行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一一中節者非達道乎禮則知仁之所貫通而達道所由以中節也非即達德乎約歸大本惟一無二非即誠乎故自本體而言則以誠行達德達行達道誠而明也自工夫而言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明而誠也本體工夫初無二事蓋道之所顯者用也而工夫則歸於本體故凡言用者皆屬動言工夫者皆屬靜既曰文則顯於用而可見可聞者也曰學則歸於靜而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爲見聞所動者也爲見聞所動則紛亂而不得爲文矣學之外無復有所謂約禮而禮之約處即是達德之一學本體功道之本體如是故工夫即本體也

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即博文約禮之意嘉是文之美處嘉之一所會會於心也禮者心之節文故曰合禮

聖賢之學只是博文而約之以禮禮者天理約之以禮所謂擇善也其工夫不已則固執也孔子十五志學亦學此文而約於禮耳學而立而不惑以一於固執

終身何嘗外此禮哉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即禮也苟無此矩則所從於心者欲耳故聖人自始至終未嘗廢學也及顏淵問仁而告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文之所由顯也而禮則其所約也故其有述夫子之善誘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雖至所立卓爾而猶不能舍禮以從心仁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則有時而踰矩矣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使其有矩不踰則所從有由矣此約禮之功所以無時可忽也知此則知聖賢之學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凡言學皆曰學問蓋本於易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學而曰聚則博學也問而曰辨則審問也審問即詳說之義反而說約即博學審問而明辨其理也君子博學於文也學文已是至大至博則所約者在禮矣必詳說而後反至於約哉蓋學之所以有問也為其理之有不合一也反而歸約即其所約之禮不過達其原耳豈於事事物物上求禮以蹈義襲之失哉

教法

大學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學也與小學同善而異

成古之人方其八歲則入庠序以明人倫量其日用之常以孝弟為切故所申者惟孝弟之義其職主於事人而不責其治人者也苟成一節之能亦足以善其身矣是為小學古司徒所教是也及其十有五年德性漸定聰明漸開其賢愚大畧可見矣則以其凡民使之歸農而擇其人之俊秀者與夫天子諸侯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脩己治人之責者則升於國學教之成材充其孝弟之量以養其中和之德周禮大司徒所謂以鄉三物糾萬民而賓興之者正謂此也三物非幼學所能成蓋成之於國學中以六德而敎六行以六行而精六藝由是才全德備而化民成俗之基立焉是為大學以其首出凡民之上謂之胄子古典樂之官所教是也雖在凡民之中不預於國學之教然能誦詩讀書隱居求志以精脩身之學備大人之事者則亦大學也云大學則不但小善其身而已故小學之教民德也大學之教君德也此其成所以有不同歟

學本盡其性之善不在乎言語文字之間性苟能盡則體即道而用即義萬變皆從此出矣必以讀書為學哉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正謂能盡性耳然人不皆皐

夔稷契也亦必稽諸古訓而後能感發於心以明善孟子謂誦詩讀書以尚友古人正此意也蓋小善其身者所學者小知識不充可也若在大學則有治人之責不從聞見上充其知識何以盡天下之變哉然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固所以培養中和也其要歸於無失性情之正而已

易小畜小學之事也大畜大學之事也小畜之象傳曰君子以懿文德文德者道之顯於文者也脩德之文以求懿美惟以小善其身而已大畜之象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頌詩讀書尚論古人將

以通天下之志也學以爲己惡文之著故皆謂之爲
德此可見小學大學之教矣
聖人教有上下中人在上下之間中人之稍有得者謂
之中人以上曰以上則通乎大賢而言矣中人之未
有得者謂之中人以下曰以下則通乎初學而言矣
語上如告曾子子貢以一貫是也其餘門人則使之
隨事以求忠恕而已以忠恕爲學則有所持循而不
至於妄意躐等耳
一貫識立而明通之義也孔子於曾子子貢皆以此告
之先儒於曾子則曰以行言於子貢則曰以知言若

謂曾子行上有所得子貢知上有所得則可若謂一
貫有知行之分則不可蓋堯舜精一之傳惟此而已
故自本體言一而精者誠則明也以功夫言精而一
者明則誠也至誠無息有息則便不精不可以爲一
耳曾子力行功至其於一貫蓋庶幾焉而子貢之知
尚與行未合一雖聞一貫卒亦未見其成德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章外見之謂文躬行實踐之謂
行盡其本心之謂忠不遺物理之謂信四者只是一
時事而異其名耳然以文爲先者謂日可見者在威
儀言辭而學者當必謹其節文又恐人致飾於外故

推本於身而曰行又推本於心而曰忠又推本於自
然之實理而曰信由此觀之其實以忠信爲本也至
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見以實行爲本矣學文皆
求節文之精密也蓋人之威儀言辭其節文不易曲
盡若於此先求精密則用心於外其不至於遺本者
幾希故示人先脩實行而以其餘力學文此聖人重
本之意也以爲節文或有未周不害其爲務本耳豈
謂學文必俟行充而後可及哉此與文行忠信之教
蓋互相發非以本末分兩段事也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一節深於一節與志學以至從心

相似謂學之初當先志道道得於心則爲德然後可
以言據德德熟於心則爲仁然後可以言依仁仁運
於心則爲藝然後可以言游藝藝者心之巧思游者
過而不有涉而不存之意不待勉強而隨事觸機泛
應曲當即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朱子以此章分
本末之序而以游藝爲小物不遺則分本末爲兩段
事矣
子夏以灑掃應對進退教人非離本也只在事上立誠
未見其本之能爲主也尚覺所務在末故子游譏之
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

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遂欲其道以爲我不以末爲先而傳之不以本爲後而倦教特以其時門人小子未可以語上耳故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孔門學者於恕上求忠即是此意若聖人則全體渾然一有感觸無所不通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感觸者機之始發即末而言也無所不通者是全體畢見即本而言也此一以貫之之道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觀子夏之言似以末爲小者近者本爲天者遠者若有先後然然亦據其所見之小大者而言耳其

實當論末時即有末中之本當論本時即有本中之末本末非兩段事也程子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蓋精誠所聚者爲本萌芽所達者爲末譬之木焉自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萌芽之透徹末有停機其萌芽之所達即其精誠之所聚也故即本而言末在本即末而言本在末實體用之不相離者也但小大分殊其進有漸則學者有不能躐等焉先傳以小者近者即末以求本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後教以大者遠者即本以會末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知此則忠恕一貫之旨可以無疑矣

聖人之教惟欲使人立大本而已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大本之所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文之中節者也所以爲之節者大本也故曰優優大哉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引者中之立也當喜怒哀樂未發而中中已具欲發之機所謂躍如此是形容立大本氣象非謂授以學之之方而不教以得之之妙也如此則所立者道之中故曰中道而立聖人之教亦只如此道不遠人民之所以鮮能者惟不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耳豈中庸之眞不可能哉若不於不睹不聞之地用戒慎恐懼之功而以道爲高妙不可幾及欲

貶以從人則將隨所見聞求之事爲之著是義襲矣豈立本之學耶大本在我而不能立學之拙者也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言教必有成法也孔子所不踰之矩非成法乎矩者禮而已矣故禮之外無大本而立大本之外無他教矣

公孫丑言道則高矣美矣不可幾及而欲求可以幾及者乃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之事也即其所見止是小學之教若執此終身不過成就一義襲而已孟子才高有必爲聖人之志故常道性善而必稱堯舜正欲使人從謹獨上用功以立大本也不如是則[illegible]

墨變愈卒矣何以入聖哉然初學亦須自可以幾及
者始方有實地

禪家學佛之初把捉此心不定必有話頭以爲公案如
庭前栢樹子是已溈山水牯牛亦是以看牛爲公案
也及至言下見意一時悟通謂之頓悟學仙者或守
泥丸或守絳宮或守丹田而丹田爲胎息之根所守
尤要亦是守一處爲公案至於千週彬彬覔靈忽悟
則亦頓悟矣吾儒之學亦有然者司馬公嘗念中字
是以中爲公案也張橫渠謂讀書維持此心是以書
爲公案也程朱論格物只於文義事爲上思索講求

是以文義事爲爲公案也至於一旦豁然貫通是亦
頓悟而已凡着公案皆是心有所係執柯伐柯外心
而求道者也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
而入無不可通所以能有悟耳然其悟也雖云靈覺
之開明豈足以言實得哉若聖賢宗旨却在謹獨獨
知者即靈覺之本體也本體之明時常發露因其本
體而擴充之精察力行循序漸進至於真積力久學
將有得則時雨之化可以及之此曾子所以聞一貫
而唯也歟由是日新不已以極高明行遠自邇登高
自卑亦皆積漸所致而豈有頓悟直超之術哉聖人

無二教也如孔門諸賢之問仁於顔淵則告之以克
己復禮仲弓則告之以主敬行恕司馬牛則告之以
其言也訒樊遲則告之以先難後獲以居處執事與
人之道子貢則告之以尊賢取友子張則告之以恭
寛信敏惠如此類者不一而足雖各就其質而成之
各因其病而藥之亦同歸於謹獨而已但聞言者或
偏狹固滯愚不能明則以聖人之教落於公案者有
矣安得謂道可以心外求耶若小學之教誦詩讀書
習禮學樂不離乎公案則以其時心體尚未開明不
能求童蒙以瀆教則姑假轍迹以收放心此亦不得

已因時之方行也論語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蓋謂此耳聖人豈不使民知者哉

神仙家言秘術傳與非人九族遭殃聖學宜亦如之君
子得之盡性小人得之濟奸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
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蓋甚慎也然
聖人慎於語上非爲避陰誅也所以畏天命也苟以
學術殺天下後世亦天命之所當畏耳

說理會編卷之四終

說理會編卷之五

越李　本撰次
吳裒洪愿訂正

實踐一

言行

孔門之教惟在求仁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書所謂道心惟微正指此仁耳故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一失則仁亡氣已不貫此身死何異豈不哀哉仁是心之生理自然過不得處其所發惟愛親敬長之心最為真切故學以孝弟為先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亦惟充此孝弟而已孝弟是心之實理實理盡之於心則為忠信云忠信則孝弟非偽為矣以此為心學則心非止於虛而已純乎孝弟無一毫之雜而全其空洞昭明之體乃可以虛言耳然則所謂虛者獨知之地明與誠合不落於形聲之著此正道心之微耳非淪於無者也然應接處却離言行不得言行者耳目接於聲色易為聞見所牽引之時故聖人欲盡子臣弟友之道而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正以行易不足則不敢不勉言易有餘則不敢盡云不敢者戒慎恐懼之謂也戒慎恐懼只在獨知上警覺心體虛則能應

故聰無不開明無不見苟著於聞見則遂為物障雖恐懼亦落有所而顯明體蝕不可以為微矣故戒慎恐懼所以防言行之失而不在言行上着力也於言行上着力便是行事而正忽於先幾者多矣惟心體常覺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功加於所不見聞之處故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為立大本也大本者天命之不能自已處雖不因言行而謹而言行之至固已惕然常防其有失矣此兢兢業業惟恐失之之心也睹者色也聞者聲也言行亦聲色之類也聖賢論學無外於言行者如孔子告顏淵以視聽言動自內出而言則言動固言行也自外至而言則所聞所見亦言行也中庸自不睹不聞以至終篇只說得言行然則修己者其可忽言行乎惟於言行無有失道然後謂之實學而謹獨之外亦別無謹言行之功矣

治己之要只在言行言忠信行篤敬誠而已矣故聖門專以言行為教此學者實用功處也行不逮言天下通病故雖聖人亦自以君子之道為未能但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必使言行相顧而慥慥篤實則聖人所以為盡性耳至曰

予欲無言則見性之[illegible]著矣不任言語間矣然則學
者安可不務實行哉
言行本相因人之務實行者有所不足必有羞惡之心
無其行而先言之則爲言之不怍此君子所以恥其
言也夫人與物接其情因言以宣言苟無實何以立
其誠哉蓋言者情之感於氣者也行者事之主於心
者也情順則流心存則及言易行難此其由矣故凡
聰明所及思慮所加懸想億度可以知者皆是聞見
之知其理雖甚精微言之皆能曲盡不必其有德也
惟有德者之言則從德上發根心氣和平從容不迫

而常顧其所行但非此無以顯意不得已而有言耳
然所以感動人者在德而不在言也孔子曰天何言
哉言果足尚耶
默而識之識字訓記記只是不忘之意非有一物記於
其心也默即不睹不聞不睹不聞之中而此心常存
是不顯之德也故曰默識此與多學而識之識同但
言多學皆在事上積累事則聲色之可睹可聞者非
不顯也積累多後有得於心是爲多學而識識未至
於不顯則未離聲色工夫不免有間斷時不可以爲
一也默識則一貫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此與多學而識又畧有異蓋多學是行身可聞
可見處學此學不止言知已謂身體力行矣多聞多
見則是別人言語行迹上求知所聞所見不但親見
今人之言行凡讀古人之書而求前言皆謂之聞考
古人之迹而[illegible]謂之見從之者尊其所言也
識之者記其所行也雖皆擇善然善取於人非其己
有與易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又自不同蓋大
畜之時資於多識開廣聰明所畜者德何嘗倚聞見
以爲知哉若博聞強記則於知猶有未得但可爲中人以下開入道之徑竇耳此聖人不得已之權教也
世之學者卒於聞見上求知反謂不講古今事變爲

不能知而識其必將妄作則不知良知之本體有不
從外得者矣故孔子特明己非無知妄作者而謂聞
見之知爲知之次以見獨知於不睹不聞者乃爲知
之上也然則孔子之知其得良知之本體者乎

格物

大學論明明德功夫要於格物此是實踐處蓋外物而
言德則德入於虛矣第其所謂物者與孟子萬物皆
備於我之物同蓋吾心所見之實理也先師謂心之
感應謂之物是也心未感時物皆已往一有感焉則
物在我矣物之初感但見其象往過來續不滯於心

則物謂之理滯而成形則爲一物不可以理名矣易
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器則形而下之名也故
物與理之分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成形之後即爲
外物而吾心之所感者亦不過順應乎此而已正不
當爲其所滯也知此則物不遣則而謂之格矣
程叔子論格物曰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
辯其得失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此三言者皆接
物之事也但未及未接物時耳觀其以未出門使民
之時爲儼若思而鷄鳴而起未接物之時以主敬爲
善則未接物別是一時矣但不知思與敬是何事邪

孔子告樊遲問仁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爲三事
然後爲盡只執事敬之一言已該程子之三言矣而
與人之忠則應事接物中之所具也惟居處恭則爲
未接物時事而所謂恭者謹禮於獨知而已凡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而念慮之妄毫釐必察皆是也程子
所謂思與敬者蓋指此耳然則居處對接物而言雖
若無事而恭即是必有事焉其心未嘗不與物接也
故格物工夫無間於動息思爲而恭敬忠三道豈在
獨知之外哉

脩業

學以忠信爲德忠信者誠也然必行其言乃成易曰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故
進業以誠居見忠信之爲本也然居業而曰脩辭非
謂脩飾言辭使足聽聞也蓋學以業爲實行行有不
逮則謹於言而不敢放云耳天下無無業之學無業
之學空談也下此則爲無所用心矣故居上以教養
爲業大學以詩書禮樂爲業小學以灑掃應對爲業
農以治田爲業商以通貨爲業工以制器爲業女以
紡織爲業其人雖有貴賤之殊其事雖有小大之異
其爲脩德一也則皆謂之德業但以此謀食欲人見

知則謂之舉業耳德業脩天爵者也舉業脩人爵者
也脩人爵以棄天爵而舉業遂別爲一業子張之學
干祿以多聞多見爲學者也周衰列國以多聞多見
取人則多聞多見舉業之所有事也然業不足以致舉
乃以聞見爲未足而曰求多焉則似聞見之外別無
工夫矣然大學之中亦未嘗廢多聞多見之教但爲
畜德而學不爲干祿也故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畜德雖不能不假於聞見之多而尙滑倚多於
聞見哉如筌蹄以求魚兔多聞多見者筌蹄也德者
魚兔也魚兔得則筌蹄可棄矣故以所聞者慎之於

言而不求言於聞以所見者慎之於行而不求行於見闕疑闕殆何在於多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正欲寡言慎行求約於心歸於忠信而已忠信豈容君子祿之業哉但脩天爵則人爵從之故曰學也祿在其中矣自外來者非人可必故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由此觀之計利之心不可有立誠之業不可無無業則天地間一棄人而已矣亡國敗家之本不在茲歟

學只是日用工夫無事可學而不講則德不明必須讀書取友讀書即所謂考諸古訓也取友即所謂質諸先覺也此皆日用中事心誠求之亦不過盡此心

耳然心體不明終是倚靠言語文字故惟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則讀書始有開明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取友始有警發是非之分明而心中有眞好眞惡此方是切己之學豈可但於文義上講求口語上聽受哉

學須是事上精察非能離事而斷絕思慮也若只於心體上求消磨而不從事上經歷則終身不可以當事如易所謂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正此意也限腰胯以限上下者爲脊也限主胯下言內體也夤主胯上言外體也外體是任事之地故以取象於當事者皆力能勝重也若止於限內自安而以事分列於外則他日臨事之時其危必熏心矣此言人當於事上求止不可厭事而但止於心也夫心本無無事之時如未出門使民之時是居處恭也惟恭則主人翁惺惺戒謹以閑外邪便是有事凡言工夫非能於心體上加得毫末俱只是閑外邪而已愼獨者獨之防此者也脩身者身之治此者也閑邪之外於本體何所用力邪

先師曰日間工夫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此勝怠之苦功

也不如是則惰不警又曰無事時將好貨好色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此檢身之密功也不如是則壓不脩又曰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此顧諟之專功也不如是則志不篤以此教人最爲喫緊但要認得主腦則工夫自然不差今人皆於慈湖不起念之學多疑喫緊工夫近於執着是欲澄然無事也夫聖人無意必固我者謂無私心耳豈眞無一事哉而況初學安

可遏與語此故學必先於撑持操存者於心也擇
善貴於力行行謂之力安得不勤既欲去私當知退
步必如大師之克敵可也易曰大師克相遇正謂此
爾聖人之心知敵退而能自防不假大師者也行敵
在前而無大師彼豈肯自退哉此掃除廓清之功所
以必不可無也大抵慈湖之說本宗自然學者喜於
易簡勇受樂從而不知工夫不實其不流於空寂者
幾希矣

斷欲根

耳目之好無甚於聲色聲色之欲最能牽引人心故論

語克己復禮惟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爲先書所謂
不邇聲色禮所記淫聲美色不留聰明聖賢所以制
心之學惟此而已否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何
學之可言哉然聲色亦是人所當有而不能無者苟
非聖人之無欲安於不邇不留而抑遏太甚則即司
馬公所謂扞禦外物也扞禦本非真性一有感觸寧
保其不發狂疾耶故必於其間而爲之節以天理爲
主焉則声音所以養其耳美色所以養其目而聰明
不爲所蔽也其有至於沉溺者鮮矣謂之養者亦惟
於耳目所聞見中操存此心而已養豈將就之謂哉
然此亦非於聞見上着養也提省此心有主自然節
是操存如此則知其非禮自能勿視聽矣此是爲學
最切要處宜深察焉

耳目口鼻欲之根也其初亦本於天命流於氣則隨
其所偏而好形焉故謂之欲好生者欲享此也好貨
者欲遂此也命根所生亦不易鮮惟仁義禮知之性
則其主在心而耳目口鼻之欲不得偏勝故制命莫
如性欲根一斷則死生貧富皆不能爲性累矣至於
心思爲善而畏人譏議者亦是捨不得此欲也

衣食者死生所係衣食不足救死不贍安能治禮義哉

此先王爲治所以教必先養也然此亦爲凡民言耳
若在學者則當憂道而不憂貧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而一於好學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也聖賢論學惓
惓使人安於貧賤故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則不
足與議蓋於此斷根始能守死善道朝聞道可以夕
死而死生不足以爲心累矣死生不足以累其心而
又何憂於貧乎向憂貧之念未斷便忘義利之分故
辨志是學者第一義許衡欲使學者治生則於所謂
餒在其中者不能忘情中間生出許多經理而[illegible]
之心不篤何以能至死不變乎

去勝心　附詩格　文體　書法

人有勝心爲害最大有勝心則自私自利遂有忌心有忌心則不能有容不能有容則德狹而寡與安得有和平之福哉勝心者欲上人之心孔子所謂驕且吝也其根起於不仁仁則能與萬物同體人有一長若己有之毛善爲師必能樂取不肯自謂已足也如此者便是辭讓之心辭讓之心仁之曲盡而能自卑處也故學以求仁爲本然人於下己者則能容之而上己者則每忌之是人常好人之下人不欲人之上人也滿招損謙受益凡上人者可以戒矣

人於辭翰上巧求奇古欲以絕技專盛名亦是勝心此由不知詩文字書之所以爲用也今推原其本意庶知所就實焉

詩之爲敎所以感發人心故爲之音韻以詠歌之使其可聽又作者之志公正無私其辭清而不雜則其入人尤易也後世論詩但拘格律以古詩言則謂唐人不如六朝六朝不如漢魏以律詩言則謂晚唐不如中唐中唐不如盛唐以其辭之巧拙異也今以三百篇觀之文武開基與宣王中興以至幽厲生亂時皆有詩體各不同當盛世則人心渾厚其辭常拙衰世則人心發揚其辭常巧固有因時而異格者矣然皆情得正無所偏私其巧其拙一出自然若[illegible]錄爲經豈可於格律中求詩邪若學詩於格律則雖欲免於巧而實雖淺欲歸於拙而辭終模擬口語之間豈無相似然而心不正不辭好惡不公甚於世教何所補邪況有言不必有德亦無以感發人心矣

聖人德性中和義理精貫故其言平正通達人人易知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所尚體要耳文莫古於二典三謨湯誥伊訓何嘗有一險語哉其後學求隱僻辭尚彫鏤而其文始有佶倔聱牙如盤庚者沿于周誥習

俗已成雖周公亦未易變也中間雖如說命洪範旅獒無逸周官諸篇語猶平易亦不多見焉然則文仍衰世之習豈聖人之所得已哉觀孔曾思孟之言理何嘗艱辭順取於易知絕不襲殷盤周誥之體知此則知聖門追古之學矣而世之君子不究本原專論格局而尤加意於險怪之文何哉

上古無事治以結繩伏羲時始造書契然事亦甚簡字多象形其後倉頡沮誦作漸增虞夏商周之世皆用科斗文字人猶暇於模寫也至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以爲大篆秦李斯省籀文以爲小篆程邈變小篆[illegible]

為隸字蓋秦將奏事繁多篆字難成故令隸人佐書名曰隸書也蔡伯喈又變隸為八分亦隸之不失篆意者也既又為飛白則所尚益奇巧矣王次中始作楷書已合隸則又簡易其字畫日省其繁多體製日就其平易亦勢使之然耳至於其生行行生草又豈得不日趨於簡耶似行書草書不知何所始漢章帝時杜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令章奏亦作草字謂之章草或初有鍾胡行書之法盛行於世而學草者則反難於作楷此張伯英所謂匆匆不暇作草書也夫字之旣簡本為官書煩冗不勝羅勞故古篆雖存

六書本義猶以不合時宜使從便易乃反加意草書焉為將痔至為飛白異體以取美觀由孔子言之必可見其不暇而肯用心於不必用乎故今之字書不必盡復古惟公移正事則用楷書可也其有私書小稿則用行書又急遽則用草書各適所便而已亦豈在求其必工以取人好哉程明道曰某作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朱晦庵書字銘亦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可以為作字之法矣

好為師

樂育人材本君子成物之心也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故師為天下善世無師道尊嚴何由盛哉孔子萬其徒講學每相從於千里之外惟欲隨其所資材誘之不而成之也蓋自三代之衰政教既衰能以道自任而誨人不倦者惟孔子一人而已教人之責不得不以人可任孔門諸賢如曾點當從容春之浴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曾參當以勇為禍有從行者七十人顏淵有善辨之門人子夏有問交之門人皆以其道傳相傳授之是孔門家法至於齊宣王欲中國授孟子室而養弟子以萬鍾孟子則辭而不受是以宣王無志

於王道不足與有為耳若退而與樂克萬章公孫丑充虞之徒講學從遊則固未嘗廢也但古之學者為己其成物也乃所以成己也聖賢教人之本意蓋如此術道以仁之外別無教事端故知新可以為師亦惟先務成己而已故有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者曷嘗汲汲以求教人哉汲汲以求教人而不務成己徒躬好為人師之戒人亦豈相信哉且或是已非人黨同伐異則謗謗協左右所宜戒也故教人者求其真心所在而已矣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聖賢君是邪也其子弟從之則差

弟忠信孝悌間有餘人皆於己以令及人信己行者
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何待於好邪故禮聞來學不
聞往教凡往教者皆好為人師者也終為名耳惟
世之衰士有不得已而出教者則與為貧而仕同惟
士無田則亦不祭不祭[illegible]故出疆必載質如衆
夫之出疆而負耒耜其生計在此也然古人欲仕又
惡不由其道則亦曷嘗自衒哉若枉道求合則又在
好為人師之下矣

戒希高

學者有為之志固不可無但先須抑抑小心自知不足

不可昂昂增氣妄謂己能易有小過大過以其時之
異也小過則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儉此謙退之時也所貴陰柔故過於小大過則曰君
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此擔當之時也所貴陽剛
故過於大若不量其學力之淺深才識之厚薄而躐
等希高舍近圖遠知小而大其謀力小而重其任則
基本未堅鮮不仆矣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
其易也寧戚又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
固其意欲使人先務本也然則聖人之教豈過高而
無實哉

毀譽

凡人多為氣質有偏沈於物欲所以不肯為善間有一
二興善念者又因流俗所牽平日所為不善畏人指
議故雖有向善之心而亦依違疑避如此者只為無
必為之志立志不堅故好善不篤好善不篤故其心
猶有退步而不能不徇俗矣少有徇心便成掩護孳
自欺以迷其本體而已若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
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平日所為不善豈能
從掩其要新心日長則外議日消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豈虛語哉先師論學先

要使人不以毀譽動心此謂心中有真種子而不為
毀譽動也如狂者每事必稱古人而行不掩焉未嘗
無過但有必為聖人之志未嘗阻也是其種子本真
何必有所疑避若種子不真則自反不縮理當有憂
有懼何可以無所忌憚哉蓋種子真而不避毀者謂
之不顧浮議其究必能任重種子不真而不避毀者
謂之不恤人言其流必至肆行此邪正之所以分也
故過不必掩而亦不可不更況有人言而又可不畏
乎行有以致人言而不畏是亦悍然不顧而已且安
知其不以不避毀譽之說自遮飾乎夫人遏絕真種

子若必有所觀感有根本有所重非盡起於微瑣細末也
故君子之學以去病根為第一義先立乎其大者則
小者不能奪而雜擾安能動乎

改過

至人無過聖人化過賢人改過小人文過過者氣機之
偏勝失中而未成全體未明照嘗不及耳文過則已
覺而蓋之巧於機變不用恥心是自欺其本心也自
欺則為惡聖人知過之不易無也惓惓誘人以改過
故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
也人皆仰之使人共見謂不必文耳非以過為無害

而可容也有一毫容過之心則自欺矣
夫天理中流出順勢自然無礙節處勢重則偏勝即
為過矣故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然人之良知必能
自覺其過者一毫將就即自欺而為惡矣程子以為
小人常失於薄過於忍則已是拂逆天理尚得謂之
過乎過之發端處猶然是仁之根也於過
處觀之可以知仁欲人察識過是仁之流而不中節
者也知其流而不中節則仁即此而在矣
周公愛兄之過故使管叔監殷而不虞其叛孔子愛君
之過故稱昭公知禮而不計其非此陳賈陳司敗所
以覘知其不能無過也使二聖有所覺矣而復當此
事復聞此言則必有精義之處所謂已精而益求其
精也豈肯謂其所過為理所當然而漫不之改邪
復初九不遠之復不遠循言至近即不遠乎哉之意以
其初萌即覺故云爾文言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者也蓋自心體合一者言之氣機偶忽
未免有過然有一以為之帥則能即覺不為所間顏
子之不貳過是也不貳者合於一也非不使萌於再
也若失而後得則當其失時已有貳矣此顏子之過
所以異於他人歟

惡非別有一根只是過之陷溺雖自欺其心而不顧者
也譬如木之惡枝亦是發生太過生出許多病痛然
其初亦豈有二根哉過而曰改謂稍裁正耳改過則
約之歸中即是立大本也本固而有過者鮮矣若惡
則須是攻謂克治之也能攻其惡則亦復於無過如
芟去惡枝則木之本自固惡枝日盛則善根日消善
根既消安望其能生邪

說理會編卷之五終

說理會編卷之六

越季　本撰次
吴衣洪愈訂正

實踐二

韜晦

當陰陽否隔之時君子抑塞不通但當儉德避難不可引類危言多招忌嫉果能誠心爲道則德不孤必有鄰雖與一二同志隱居求志亦不爲少此碩果不食之理也坑儒伐黨之禍可以戒矣孔子當春秋衰世不能忘與人爲善之心則與其徒周流四方擇可居

之地而講道焉惟闇然爲己而已故居是邦也不誹其政不非其大夫未嘗敢危言也然猶爲群小之所惡故毀於武叔畏於匡人阨於桓魋況以文章自見於危亂之邦乎

處死生

人謂聖人無死地以其明炳幾先能全身遠害也常理固是如此然遂謂比干之死雖得稱仁而未爲聖德之至此言害道却甚蓋楊氏之徒欲文貪生避死者之說耳而不知聖人之學主於時中當生而生當死而死隨其所遇而已死幾豈聖人所欲蹈哉顧時乎當死則有不可得而避者先師論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謂當其死時心不忘於義理之正非謂期於必死也然而係之溝壑喪元則亦見其不以死爲難矣如比干以叔父至親與微箕二子同時事紂紂者商賢王帝乙子當其初先王遺澤尚存三子豈忍逆億紂之不善而先以見幾爲明哉至紂惡日稔亦不可遽自潔身此貴戚與國同休戚之義也及微子以舊云刻子之故見疑而去時箕子比干俱在其去猶安也其後箕子因亦被囚比干於此欲去不得已無可爲則不能不舍死極言冀其感悟此固

即其心之所安也心之所安即其不忘於義理之正也故謂之仁雖至聖處此亦豈能加毫末哉乃謂聖人必無死地可乎若謂聖人不死則於理有之蓋聖人能全天命之本體其形氣雖有盡時而本來真性則歸於天地之大分與天地合其德有感即應雖死猶不死也

死節須求真心所在不但死得其所而已春秋大夫之死節者惟書孔父仇牧荀息三人以其皆當死而誠於死事者也誠於死事然後可以語處義從容矣至於死非其所雖慷慨殺身孔子猶謂之自經溝瀆而

況有所夾雜或不得已未免動於利害者哉
孔悝者文子之子也父子助輙以拒蒯聵非可委身之
主子路何以臣之豈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歟文子
稱賢子路從仕必自此始蓋辭尊居卑之時止是爲
家臣耳然其心亦欲推薦孔子以爲行道之兆衛君
欲待以爲政然有力焉文子既沒而悝又禮貌未衰
子路義不當去其仕悝父子未可盡非也至以食焉
不避其難爲義而犯蒯聵之鋒以救孔悝倉卒之間
雖死亦不失爲有義氣但當蒯聵劫悝登臺之際特
欲要盟使納己耳未有必欲殺悝之意子路既聞孔

子正名之教則於蒯聵之入自當有處何必死哉乃
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
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忿然無復臣子之禮大非孔門
學者氣象左氏所傳要亦不得當時事實也
子路爲衛孔悝家臣遇其難而死此義氣所發非勇者
不能也然却差可以死可以無死處故其死爲傷勇
傷勇則不得爲仁先師謂其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
未必皆出於天理之公也此說得之矣又曰事君而
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輙之祿爲非
義則勇非所宜勇不得爲仁矣此處却宜精察如衛
君待子而爲政孔子無不仕輙之理既仕則必食其
祿矣但所主在於格君心之非有不合則必辭祿而
去所以得全其仁也若子路仕輙雖本爲貧而無行
道之責然孔悝助輙拒父亦須有救正處不審事機
而徒食其祿犯亂邦不居之戒矣其死安得爲仁哉
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孔子不以爲非仁
荀彧功名之士也非能以道自重者或見漢室崩亂懷
桓文匡佐之義亦可謂有志矣但聞曹操雄畧乃赴
東都從之不待其招而往則非定其交而求者也蓋
意氣相投而即委身亦太輕矣何以正天下哉其初

說理會編 八　卷之六　四

不知曹操之奸故輿之舉賢用能發機決策然心則
未忘漢室也及董昭欲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操欲
從之而不臣之迹彰矣彧拒昭議而操不平此操殺
彧之本也或謂彧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操以其誣
己而恨之此史臣爲操文奸之言耳若彧者非所謂
弑父與君亦不從者耶司馬光斷其死漢室誠篤論
矣而以仁許之則孔子所稱管仲之仁者乃謂其不
死子糾之時彧出於一念之正豈果有取於事功哉
至蘇軾謂彧爲聖人之徒則益過焉軾由不知聖人
之學故其言如此彧道不足以正己智不足以知人

卒爲奸雄所賣自蹈殺機雖操比之子房猶以爲不
及焉而况可以語聖乎

程子謂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爲害於
義後雖有功不足贖也比於管仲之不死子糾則仲
可自免以圖後功其論甚正范祖禹發明其義尤爲
詳盡蓋以管仲言之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桓公又以
賢而先入君齊仲與召忽乃奉子糾爭之非義甚矣
初本奉子糾以奔君臣之名分未定則子糾之難可
以無死棄邪反正於心爲安故孔子取其後功不以
其不死爲不仁而召忽之死則比之匹夫匹婦之自

經溝瀆而莫之知也其斷案已先定矣若王魏則異
於此唐高祖創業之君也寛簡有智畧其立建成爲
太子必自有見且既有父命孰敢有異心而太宗爲
之第將爲秦王豈得以功加之意其奸險窺覦陰懐
異志蓋已有日必非眞能辭立者也史多飾詞遂失
其實觀其開館延文學之士以樹私黨太子令秦府
二王教與詔勑並行太宗儼然不辭於匹嫡房杜諸
人亦無所警發則已不復知有太子之尊矣至其臣
僚互生嫌隙而太宗以危言動高祖則若建成眞有
罪可討者而高祖報曰明當鞫問則未有必誅建成

之意也如此則待早紊可也而先入伏兵擅行誅殺
罪狀不明何以服天下高祖不得已令内外諸軍一
受秦王節度以定衆亂此嬖其子之私心也使有王
者作其不以太宗爲簒弒之賊乎天下以爲賊而尚
可以君天下乎王珪爲太子中允魏徵爲太子洗馬
雖曰高祖所命既命事建成不可以爲君臣之名分
未定也建成又非得罪宗社而被弟賊殺王魏可不
捐軀以赴難乎既不能死而又臣之此其心安乎故
不可謂其不死不害於仁也尹起莘乃謂王魏委質
事高祖食高祖之禄不得以所事爲主而讐太宗則

濟奸之邪説也君子義重於死故患有所不避滅天
理悖人倫生不如死尚有何辭自解於天地間哉

不枉己

孔子居是邦必聞其政蓋時君求見孔子非孔子求之
也孔子之求求之於温良恭儉讓求諸己者也若他
人之求則屈己以求見矣然則孟子不見諸侯其孔
門之家法歟然亦豈謂固守不見之節如段干木泄
柳哉當其可見則見之耳蓋君欲用之而使人再三
致聘如成湯之於伊尹雖未有再三之聘而其君能
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如梁惠王之於孟子其次本非

招攜尙但先以幣交如季任之於孟子已至其國而迎之致敬以有禮如衛靈公之於孔子其次禮貌不及衛公而但以禮先如陽貨之歸孔子蒸豚此皆可以見者也若儲子雖以禮先而孟子不往見者則又以其無居守之責得以就見孟子而其人又可與言善非若陽貨之以惡人也則俟其身親來見而始往見之大抵君子小人處宜有異君子將求治道必當發其好賢之誠小人少有善端則當順其友正之勢各有隨時之義焉夫聖賢之見諸侯所以行道屈己求人人誰重之故曰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孟

子爲陳代公孫丑萬章論不見諸侯之義已悉大要主於正己而已矣故非其招而召見猶不可往而況不待其招乎

審出處

古之賢臣必擇君而事故定可交而求審可親而宗此求明王之所以受福也成湯之於伊尹當其初聘之時禮意已至伊尹既遇明王已可即就然而必待三聘不肯輕出者恐其心或不誠則不能有終耳枉己者不能正人此出處之律令也伊尹全無一毫急功名之心故不輕徇人此其所以能絜身也歟若許衡則異此矣宋末世亂其與生民塗炭時元世祖出王秦中衡見其度量寬洪知人善任又能信用儒術遂膺召而委其身固自謂可以用夏變夷也然正己物正衡不及焉雖諫行言聽所益良多而卒不能變其舊習衡以道自任者也其心豈能自安哉丘文莊極詆衡仕元之失惓惓於夷夏之防此拘於形迹之論耳使世祖果有以夷狄正中國之志衡果有用夏變夷之功則配天之業何限於薄海內外哉惟衡老婆心急且利小康而不能如伊尹之不以湯之聘幣爲也則未免有所遷就一陷其身遂不能出矣否則志

以道寧幾能早斷豈不可變姓名而遠去哉雖然衡亦衰世之意也其所以不能成正大光明之業者德不足以格君心化不足以及殊俗而定交之初又有所遷就耳然瀕死而語其子以愼勿請謚立碑則固內自訟而不失其本心者也衡豈可盡非哉

謝顯道謂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所謂可者以其磨不磷涅不緇而德合時宜耳時苟不宜聖人亦未嘗以爲可也如公山佛肸以畔臣召孔子而皆欲往謂雖惡人苟有向善之心無不可與有爲之理然察其本心非誠於求治者不過欲假孔子以爲重耳不

審於初噬臍無及此孔子所以卒不往也聖人曷嘗
不論人之善惡身之安危而摩頂放踵一於利天下
哉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此通乎上下之論也
古之仕者聘於丘園而起上也養於太學而升次也其
挾一才一藝上無由知而家貧親老不能不資於祿
仕則亦必有進身之道焉待招而往執贄以見亦未
嘗輕身干進也如孔子之爲委吏乘田初亦必有招
士之科而選舉及之豈若後世之奔競哉但既爲貧
則不辭於課試耳

明去就

孟子謂膠鬲舉於魚鹽之中朱子以爲文王舉之然膠
鬲殷之賢臣與微子微仲比干箕子並列豈當紂之
時潔身去亂隱居魚鹽而文王得以舉之邪傳記武
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
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則武王伐紂之時膠鬲
尚未去殷也君子見危授命安得復去而仕於周耶
且書君奭稱文王脩和有夏之五臣不及膠鬲而膠
鬲之迹他亦不見於周廷則謂文王舉之者得非訛
傳之說邪

微子箕子皆紂之親戚也紂爲無道二子以貴戚之卿
無可絶之義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微子
則以出爲迪此其定見也及微子見疑而去位箕子
見囚而爲奴自靖自獻豈有異於初心哉紂惡不悛
人道已絶武王一著戎衣至於革命此應天順人之
舉而商之孫子侯服于周於人何尤乎故箕子因訪
道而陳洪範微子因求後而繼武庚一以爲下民一
以存宗祀固謂武王爲同德之聖不相疑也而二子
實無臣周之心焉蓋雲龍風虎會各有時使與牧野
諸臣同列則彼此自不相安豈惟有亡國之慼哉然

武王皆待之以不臣故商丘之建邦崇以作賓之禮
朝鮮之啓土遂其居夷之高此可見周德之盛而二
子亦得以自安焉此所謂兩全也若趙孟頫則不可
以語此矣胡元本無安天下之德而子孫自宜念祖
宗之讎靦而事之於心何忍矣孟頫文人也以才自
致烏足責以遯世無悶之道哉

孔子行道之幾惟在季桓子當時魯國政權全爲桓子
所制使非桓子相信何以通於魯君故惓惓以誠意
感通桓子爲事俏行信心即行道之幾也所謂爲之
兆者如此不然則魯司寇之職孰與任之平寨墮邑

之棄孰與行之故孟子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然不是枉道求合志在成物啓其良心而已矣茍見
惡人而即有所厭惡已非天地無棄物之心況當國
秉政之臣而志不相孚安能濟天下之事乎此非可
語於悻悻之士也及齊人歸女樂受之而不朝者魯
定公也而記論語者特歸於季桓子正見孔子行道
之幾全係乎桓子也女樂之受已是不信孔子乃其
志不在治故爾孔子親厚桓子止爲行道於此不合
何以有爲君子見幾而作見此而已此等處先須求
孔子志之所在本不是功利上起念故能隨遇灑然

無所粘帶得之不得則曰有命雖桓子不相信亦無
所怨悔但反求諸己而已故曰出則事公卿何有於
我哉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此以季桓子受女樂言也蓋其初
桓子嘗有欲行其道之言至是則言弗行矣去魯之
志蓋在於此然居父母之國其或禮貌未衰則猶可
止從而祭者謂適當祭祀之時也服冕以待膰肉而
膰肉不至則有意於簡慢孔子使無所安其身矣孔
子惡得不去哉

孔子曰賢者辟世是天下無道則隱別無可仕之國矣
其次辟地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非可容身之國矣
其次辟色則禮貌已衰無悅賢之意與其君不相親
狎無行道之幾矣其次辟言則其君本有欲行其言
之言而不行是言相違也所重在言則雖禮貌未衰
而亦當去矣此與孟子古之君子所就三所去三義
同言將行其言而言弗行也則去之是辟言也雖非
欲行其言徒以禮貌相加禮貌既衰則去之是辟色
也本無禮貌之及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而君耻之
而周之得以免死因其君有自悔之心而居其國是
猶可就也若危亂之邦無罪戮士則其國不可復居

是辟地也甚至天下俱無可往則爲辟世矣其差等
如此蓋亦因所遇而有不同耳

讓國

朱子謂泰伯三以天下讓即夷齊扣馬之心此說害義
最大太王聖人也與賢與子本無意必豈有欲立季
歷之心至謂泰伯不從則似眞有利天下之謀者此
豈可以語聖人哉夫所謂以天下讓者讓任天下之
重寄於季歷非爲他日得天下而言也泰伯之讓亦
是家庭常事必知季歷精神氣魄足以任重而已不
及焉故欲使嗣父之世讓之至再至三一順乎天命

而已此聖人無我之公也然季歷安天下之功泰伯之所爲也而人一無知者此見泰伯泯迹無爲但求各得其分而已故孔子稱其至德至於季歷不得已而受泰伯之讓亦以順泰伯之心無所避也泰伯亦何必逃之荊蠻邪故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兄弟之間友愛之篤似相與面語於一堂之上者豈可以後世之淺見窺哉然泰伯季歷皆聖德也以才則季歷過焉且有成功而至德之稱但歸泰伯此可見聖人之所以爲至者亦惟論其德耳

史記載伯夷讓國此可以讓可以無讓者也如果以父命爲尊讓焉可也但叔齊亦重天倫而讓兄弟皆逃則先王封國傳之先祖將委非其人而不顧乎二子雖讓當時人心必有所屬以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之義推之若國人欲戴伯夷理亦可立必於讓國恐非通道孟子但言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未聞有讓國之說子貢嘗疑伯夷爲怨是本其不食周粟言也於讓國內安得疑其有怨心乎孟子謂其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伯夷本無百里之國者也豈徒守匹夫之介節者哉其餓於首陽山止以武王伐紂爲不義故不食其粟耳孟子謂其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一言以蔽之矣史記載其諫伐事亦非也伯夷之歸西伯止是就養如許行願受一廛而爲氓之意未嘗仕而食祿也文王沒後伯夷未嘗爲臣則時亦不當言矣安得遽有出諫武王之理况聖人用諫義必先格非心止於未發令叩馬而欲沮其事將使武王收兵而還乎此又迂儒不解事之見也孟子又謂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必指武王之諸侯正由此時伯夷尚居下位諸侯禮聘不肯出仕故謂之不食周粟非謂諫伐而

餓也蓋伯夷清靜寡欲雖歸文王而亦韜晦無名故周廷無伯夷之迹使爲文王所知則必有後車之載而伯夷亦豈肯視文王爲惡人之朝一無所建立哉故知善其辭命而至若武王之諸侯也蓋其事在武王伐商之後矣此伯夷所以爲成己成物之學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雖得天下不爲也史記所傳不過若後世一氣節士然不可以爲知聖人矣

處惡人

凡處惡人但可不惡而嚴無截然不與交談之理如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而王驩爲輔行反齊滕之路

未嘗與言行事蓋王驩自矜才智事事向前有不容孟子指示而悉能辦集者則聽其所為以全交誼雖不言可也故曰夫既或治之矣予何言哉夫指王驩非謂有司也然所不言者特使事耳若尋常講論道理豈得不言至公行子有子之喪而王驩以右師與齊之群臣奉君命往弔人以驩有權勢或進而與言或就其位而與言分明是媚竈氣象孟子以君命往弔之禮不當歷位而言踰階而揖也故不與驩言乃據一時弔禮而行耳豈為絕驩之故哉朱子乃謂王驩孟子所不與言則似驩終不可與言者絕人太深矣將能免疾之已甚之亂乎

說理會編卷之六終

說理會編卷之七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賢才一

人才所重在德

德與才本非二也仁義禮智存於心者為性之德其情可以為善而為不善非才之罪則才本德之用也才有大小由德之充否德充則才大德未充則才小才豈外於德哉司馬溫公言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此自其體用相離者而言耳非合一之學也既離體用則不但才自為才非才之正而德亦自為德非德之全矣故論才者亦本於德而已

古人用才所重在德孟子言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賢謂有德者能謂有才者然歸本於貴德尊士之一言可見才不外於德也自三公九卿以至百執事雖高下殊品孰非有位之人而職則有位者所任之事也授之以職則各因其才之大小耳書稱九德六德三德正言才之等差也用才本德雖小知大受量各不同然其忠君為國守己愛民則上下一心也百僚師師

各安其分何嘗有將智先人而求倖進者哉惟此義不明凡強毅果敢機變開明者槩以爲才而不論其心術則小人而無忌憚者皆得明揚既無其德則阿諛取容娟嫉自利無所不至矣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豈可外德而言才哉自三代以下以才而居位者不少然惟無德卒歸於小人之僨事而已世之論才率以言行硜硜者爲不足用是盡欲人爲臯夔稷契也夫臯夔稷契豈多見哉故孔子以爲才難其下言行必於信果無失德者不害其爲士雖不能通達事變則應者使之守

藏謹者使之守門隨其才而器使之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各有所成斯巳矣豈必人人悉多能哉一勺有源之水猶愈於數頃無源之水無源之水雖多亦以奚爲

才與德有其合一者言則德大德也才小德也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故君子之學先立乎其大者小德或有不知不能豈害其爲大邪堯曰大哉其德如天未必盡知盡能也舜曰君哉則明於庶物比堯爲精精固從大出也聖人豈有異德哉但大者渾淪而於節常畧小者細微而於事常詳其所造則然耳若論所遇則朴世宜畧漓世宜詳君道宜畧臣道宜詳易言大人文炳君子文蔚炳者疎朗之意蔚者茂密之名意可見矣故以畧當畧以詳當詳迤之各得其宜豈非相濟之道乎後世之學惟從小者講求而於大者不能合一所以小道雖有可觀而致遠則泥故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其許仲弓之簡則以南面而子貢之多學則但以器稱之曾子爲孟敬子言君子所貴之道三而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可見君子之學所務者大矣所務者大即是大才所務者小即是小才

而才之大小分焉先師嘗言才畧謀畧方畧經畧古人皆謂之畧畧則簡而不煩可勝大事因畧致詳隨時精進而已何難之有若務於詳鮮有能畧者蓋不患不能詳而患不能畧也然則大才當於立大本中求之

才與德相因自本體言之德未有不顯於用者所謂良能也但氣禀有拘則才亦各因其質之所近一才一藝各有所長非疑迷之甚未有全然無用者也然養才惟在乎成德充實而有光輝則才之所發越也至於化則聖人矣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

十人此聖人之才也然世亦不多生唐虞之際堯舜二聖人之所交會而止於五人至周始加多焉至有十人亦聚朝所萃之正氣也故孔子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言自唐虞交會之後至周乃盛然猶有一婦人而實止九人此孔子所以爲才難也此等人才得一人焉則雖止一離亦足以興夏一伊尹亦足以興商况至五人十人乎蓋其德足以容衆其明足以知人舉其所知以及人之所知凡一材一藝因德而成者皆爲所用無有遺賢此天下之所以治也雖如孔子生當衰世而志不得行則亦與起善類養成人材

其光輝亦自發越何必用世然後爲才哉自周以來亦惟孔子一人而已則其餘不皆如孔子可知矣而謂才可輕乎才難之言蓋有由矣

朱子謂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未有聞也夫既不聞聖人之學不知所謂才德者何所指耶韓漢卿發明其意以爲二子才德以資質言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以爲之使其知聖賢大學之道則子產之德當與顏閔同科而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是二子之才德蓋指天資而言也然才德豈可分而爲二哉二子皆覇者之佐也覇者假仁不可以言德但自天資言其才猶近正耳管仲才氣本大又籍齊富強之勢其威權足以發揮故益見其才之優子產才氣本小又處鄭衰弱之時其力量不能有爲故益見其才之劣豈可緣此遂謂其德[illegible]勝貨耶

[illegible]人[illegible]變化

世皆以人才難得當變措之此爲養德言也人雖未嘗有德而其才氣本善雖或陷於不善而猶知改過君子以善養人而有教無類容忍遂加棄絶乎所謂變措人才指此類也否則其人不足以言善當自有進

賢退不肖之法豈宜使儉人得以亂正哉

亂世人才與平時不同民無恒產因無恒心至於放辟邪侈者甚多有之然其間豈無英士故用人者必須延攬[illegible]不遺之才得以拔出如英布起於群盜陳平起於亡命彼遇能識[illegible]之主亦自[illegible]漢世皆能賴以成功古之君子以善養人有教無類所以人皆成德[illegible]其所就不但如平布而已夫豈可有棄物之心哉惟下愚不移則雖聖人與君亦不能化而入耳故帝堯之於共兜初亦未嘗不容養也如其不可移何則卒至於流放而已矣教之不改而後誅

之人亦何惑焉
去取人才當視治亂以為重輕
亂世人 習惡成俗為惡之勢重養其善則足以移惡
故取 易惡治世人材易善成風為善之勢重列其
惡則 害善故去惡宜嚴此亦陰陽消長之幾復
姤之道也然小善未可遽信小惡未可遽疑觀其善
惡根本之所歸而消長斷焉
人才進退與陰陽消長理同
人才進退即是易十二辟卦陰陽消長之理如復一陽
初生當安靜以養之不可求之太速二陽浸長則當

順其欲而容保之乃以上臨下之道也如此則能使
之感悅故曰咸臨咸者感也泰則三陽在內君子道
長善類猶通而可以有為未語乎治功之盛也大壯
四陽已進而二陰勢退以我之壯乘其退勢而去之
則為力甚易故曰藩決不羸然陰猶有望故須決夫
若夫五陽盛則一陰之在上者勢亦孤矣決於自
治勿有退心則彼一陰者不久而自化豈待與之力
爭哉所謂不有也不利即戎也若復力爭使無可容
之地則疾之已甚人懷抗心將不轉起履霜堅冰之
禍乎故柔乘五剛而謂之揚于王庭言一陰未盡猶

揚揚然在上非謂可以暴揚其罪也暴揚其罪則失
於即戎矣陰進則為姤然五陽在上猶未遂退故陰
為遇陽言其依陽而善也但陽極而退則恐不足以
制陰故有羸豕之戒猶坤初六之言履霜也遯而四
陽在上陽猶盛也但二陰浸長其勢漸進故當沉晦
以處之不露形迹使小人潛消默化而不知所為故
謂之遯而九二之象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脫
蓋黃牛得中之象也小人革面而得其本心之正使
之欲脫不能此處遯之道非謂當遯之初即宜速去
而以後去為遯尾之厲也如此說遯則鳥獸不可與

同群而當否隔之時又何以加耶否三陰在內君子
道消善類無可通矣故有儉德避難而已觀四陰在
下而二陽在上陰雖已盛然在上二陽自為[illegible]而
五之中正足以表正天下則群陰又烏得而侮之程
子曰治小人之道正已為先此之謂也至於剝則五
陰之上僅存一陽陰進但知剝陽而已惟六五以柔
得中雖剝而順是陰之反於正而從陽也故有貫魚
以宮人寵之象而陽無可盡之理極則能止其所以
統馭群陰者必有道焉蓋君子安宅乃其本心初不
問小人之欲剝廬也所謂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

人有罪無爾萬方者如此故得與而爲民所載陰雖終不可用然柔中之德不可蓋以小人爲無良也由此觀之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化之人惟在陽剛能自爲主耳小人之進又何患焉苟非化惡而爲善則安保其不剝廬哉

舉賢不用私智

聖人告仲弓爲宰以舉賢才仲弓曰焉知舉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夫仲弓之言何以便

至喪邦蓋欲人人皆由己知是欲成一己之私也如此便有許多疑忌不能與天下公共其何以使人相忘於道化哉聖人之言却是王者皞皞氣象即人之心悅誠服可以見興邦之效矣而人安可用私知哉

聖人告樊遲舉直錯諸枉分別善惡本屬於知然所舉之直則仁者也能使枉者直則化不仁而爲仁矣聖人之言是以仁上起念故枉者能直若樊遲則從知上起念謂既有分別善惡之心則不善者疑於見棄意其無以激昂故復問於子夏及子夏告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然後知夫子之意主於仁也而樊遲之見不及此矣只仁知之間亦遂有大小公私之異然則人其可不以善養人哉

求賢當因言考實

圖治以求賢爲急自聖學不明人無實行雖求之鄉舉里選亦有不得真才者故後世以禮羅天下之士恒因言以求其心文章言之精者也科舉取士視文章以爲高下雖非古法然唐虞敷奏以言之意亦謂舍言無以知人也聽其言也而又稽其實行則有明試以功之政焉徒取其言而不試其實則人得以容其僞矣故聽言信行雖孔子猶不能不失之宰予而況

於他人乎

說理會編卷之七終

說理會編卷之八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政治一

心政一

政也者所以通乎民情也民心之所順天意之所歸也故虞夏商周之書言政必驗於天命人心政豈可以偽爲哉

心也者通乎萬物者也其理具於己則爲性性生理也生則以愛物爲心所謂不忍人之心也愛之所行則

爲道道未有不及人者故親必行於父子義必行於君臣別必行於夫婦序必行於長幼信必行於朋友以其與物相通也故道謂之達道苟不及人則心有所間隔不可以爲達矣蓋不忍之心爲及人言也而於己則當忍忍於己者不私其所欲也故君子之爲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矣中間事事物物處之各當即是政也故不忍人之忍忍人也必有忍其乃有濟與動心忍性之忍忍己也忍己則可忍人則不可不忍己則欲肆矣不忍人則理行矣惟忍己然後能不忍人也故人有怵惕惻隱之端而不能擴充者不忍己故也

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但知而不能行者多耳如人之於老孰不知所老之於幼孰不知所幼之此不忍人之心也當一念發時即爲私欲所遏所以不能擴充以盡其量故必有不忍人之政而後良心得以發達政也者良心之見於行事之實者也如欲老老則必有老老之實事欲幼幼則必有幼幼之實事皆政也政不待推之天下而後爲行家庭之間行之必盡其實論語所謂孝友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隨其所至運此而已

故政者行之實徒有其心則知而不行何足以致成功之一哉

政不責人

凡言政者皆謂正己也孔子告季康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所謂正人者亦惟正身而俟人自化耳故道之以德正身也則人固有感發而興起者矣其或天資淺薄而不易感發者則以禮一之禮者天理之節文處之曲盡其情故曰齊之以禮則禮亦德之精密處耳如大學論平天下曰上老老而

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道之
以德也又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而道不外乎與
民同好惡是齊之以禮也德禮即明德也而道之齊
之所以親民也故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
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豈假於
條教號令以求人之正哉觀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
底豫但以善薰蒸而待其自入又何嘗正於瞽瞍如
其正之則爲格姦矣而豈聖人責己之心哉中庸論
學所以必言脩道之教者以人化驗己德也人有未
化則教有未成反求諸己而已脩道者脩道於己以

立化人之本此所謂教也朱子平日論政惟以正人
之不正爲說因以脩道爲脩人之道而假禮樂刑政
以爲治具夫禮樂刑政以德行之則固德也若專以
防民是求之於人也非聖人以身立教之本意矣且
如征討所以正人此刑政之大者然必諭以文告開
其自新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又序成而不至於是始
有攻伐之兵則禮樂亦行乎刑政之中未嘗不待教
命而即誅也如湯之於葛啓之以祀先之孝而遺之
牛羊以供其犧牲爲之耕以供其粢盛及葛伯不悛
又殺餽餉之童子是被害者望湯來蘇惟恐後我是

其正也因人之各欲正己也故不戰而人自服此雖
征伐然不得已而爲民除害亦德之所以濟不及也
知此則知政矣

治天下不可無法度自古已然況於後世不謹三尺則
下無法守小人之犯刑者多矣先王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以其時淳龎故治循疎濶及其衰也民僞日滋
物情多變德禮有所不能濟而議事者亦或無制則
刑書有不得不作焉蘇子嘗言讀書萬卷不讀律致
君堯舜終無術亦未可盡以爲刑名家之說也夫致
君堯舜雖本於德而律則所以濟德之不及蓋亦識

時宜者矣如舜以庶頑讒說教之不改而欲威之禹
則欲其弛鞭朴之威而專以德化是不欲用刑也然
禹功既叙而又有頑不即功如苗民者豈刑法之所
可廢哉此舜所以有待於皐陶之明象刑也舜之好
生本與禹同而更相講論以酌時宜蓋用刑有不得
已者焉惟用刑之中而以德爲本則即是道揆耳

大學親民程子以爲親當作新而先師但從古本親字
正謂新字有使人從化之意是正人也不若親字之
本於德耳朱子釋明明德於天下以爲使天下之人
皆有以明其明德是使人從化之政也而天下明德

之明不在我矣

小民之不得所者必有怨怨則必有非毀之言然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譬之射然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豈可以尤人哉故孟子曰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人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與民同樂可以王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在易之剝陽之剝陰如民之非上也然其心本欲得君之愛如陰之順陽也故當六五之位原其中順之心而發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之義聖人知其然也故於上九又發碩果不食之義蓋

陰雖陵貞而在上者一念之仁未嘗有息順民之欲而以厚下安宅則君子之所以得輿也不然則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怨詈日益甚而卒不可解矣

教養一道

教養一道也上天立君治民以復其性則主乎教焉唐虞司徒之官本以養民也而命契爲之則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伊尹欲使其君爲堯舜之君則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此立君之本意也然言教者恒以養先與教之學於司徒其義一也豈非以衣食足而後教化可行乎苟無恒產因無恒心欲驅民之從善難矣世固有德性深厚無所待於養而興者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爲能也若夫凡民則淺薄矣其心雖未嘗不興而所養不能自遂則幾乎息矣故養也者所以成乎其教也然民育於恒產上治生則非恒心先開者不能也此見恒心乃人所固有之善而聖人之教始終只是成此心耳

鄉約書院之教

藍田呂氏鄉約最爲善俗之良法然亦後世比閭族黨之法廢而民間自爲此制耳使如漢時三老主教化

則今之里老固其遺意也何必別爲鄉約哉書院之建亦然既有庠序學校何事於書院書院者亦庠序教衰而民間私聚其徒以講學之處也有司之禮既失則不得不求之於野矣世有併鄉約書院而盡廢者得非隋李德林欲廢鄉正鄭然明欲毀鄉校之意與

爲政宜先省刑節用與民同好惡

爲政者均田里改制度皆所難爲何則愚自用賤自專民皆不信從也民不信從則亦仍舊去其弊之太甚而已惟有省刑節用而與民同好惡是則可爲也王

道以得民心爲本何必好爲苛難哉孟子告梁惠王欲其行王政也然必先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惟順其所欲使有養生喪死之資然後及於制民之產則施爲固有序矣雖堯舜治天下其初亦只如此但其愛民之心無窮必至於平則三壤敬敷五教而後盡耳漢之文景恭儉愛民至於富庶亦不可謂不知王道之始也惟以其非親民之實學而治效止於如此則不可以語至誠之功用耳然則爲治之初固當以恭儉爲先務矣

制用宜有節

古人取民只是什而取一重則民不堪輕則用不足故謂之中正之道所以制用不得不量入爲出後世不知仁義之政當先節用則惟因出制入而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後將何繼邪不但治國當如此治家亦然溫公家儀及陸山家制皆言制用之節有益於儉德不可不躬行也

稱貸爲養民切務

古者政務養民田以井授常有贏餘以備歲歉及周之衰政乃更弊變助法而爲貢校常數以取盈於是凶年力不足之家復有稱貸者矣稱貸非聖人意也政不足以養民而民始自相通融以爲養耳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足亦惠而不費之道也編綴當時稱貸亦宜有制故貸以月三之息自漢以然至於今不改豈亦衰周之遺法歟不然則強若必加虐於困窮弱者必見侵於頑悍民情日僞訟牒繁興勢所必至也頃歲以來災傷地方有司嘗發廩以賑之然而卒無救於饑莩者豈專以細民無常業而閭閻乏蓄哉亦以議救荒者期於賑濟而已然以費爲惠所濟幾何而況隱覈失真利歸豪猾重可惜也今井地不可得而均矣富室或連千頃之田而貧民僅藉一身之力羸常在富乏常在貧貧民所資以養者不有在於富室乎不惟民資以養而公家不時之需亦有賴焉在上者德心以平政體其於好惡豈宜先有抑富之心哉故常勸富室以通財而陵弱賊仁者必罰責貧民以盡力而備服仗義者必誅時其豐歉節其緩急無所偏也漢儀刺史行郡國有問強宗豪右爲其陵弱也如有出己之財濟人之急而小人乃反以怨報之倫奸構訟古所謂刑戮之民也而或者聽之嫌附卑強因避形迹致加羅織之罪以長奸頑之欺是教之失信棄義而爭民施奪富者誰樂於施邪富者不

施則貧民坐斃其於治體所係不小也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是其政欲使民富也富藏於民化行於俗則上者可以通糴下者可以稱貸因民之利而無所費焉荒年饑歲何憂於賑救之無策哉

救荒之法

救荒無善策果如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則發廩以賑貸可也不如是而爲君倉廩實府庫充未免斂之於民此孟子之所謂民賊也然發廩賑貸亦是分人以財之恵非恵而不費者也惟

藏富於民乃爲上策故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豈迂濶之言哉民間菽粟如水火則可以自相通融不資於官矣譬之水泉勢必潤下溢於此則流於彼溢於彼則流於此不過其流則隨處充滿何勞人力哉是以齊桓公之明禁必曰無遏糴而晋饑秦輸之粟秦饑晋閉之糴君子以之論曲直也遏糴之事覇者且不爲而况以德行仁者乎世之淺見者鄰國凶荒米價高貴則遏糴自私不令出境夫鄰國之民皆吾同胞也獨可視其饑而死乎彼不資於成熟之地則無所仰給勢必侵奪我矣我亦安能專有其富哉假如己當荒歲而人亦閉之我將何賴焉且平時穀賤傷農偶遭穀貴使之出糴亦足以利民民知所利則凶荒之年亦必有通販以濟之者亦不患於民之饑以死也其利豈不博哉故有天下之志者當知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務開通糴之門而深禁遏糴之禁斯可耳

予所歷仕之處多遇救荒在建寧則發廩以平糴在弋陽則發廩以賑濟此則所蓄有限久亦無以繼之在招陽則招商通糴在辰州則誘商販穀皆不限其價此則庶幾恵而不費矣然貧民亦無由得糴也在吉

安在安福之饑則議借官銀數千兩給大戶爲糴本使之通販而不問其利之所得其後但收其原價而已此亦通融之一術也但議未行而官即遷矣此外再無善術惟有民間自相稱貸官不勞而民可贍然亦須使民有菽粟如水火也此爲政者所宜留意焉

治水之法

禹時河道從大伾過洚水其下播爲九河入海是爲北河大伾在黎陽縣大河垂北之地黎陽今大名府濬縣也北已湮塞二百餘里則爲隋永濟渠永濟渠在今開州西北九十里即衛河所經也元時水運自南

逹于中灘而逾至淇門中灘蓋近大伾之地而淇門當衛入永濟渠處也從此北下則爲降水矣自秦始皇伐魏引黃河水決滎澤以灌梁城由是河從南出是爲汴河經泗下流合淮以入于海此北河之所以漸堙而酸棗瓠子之間所以常決也酈道元以爲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則是滎爲禹功而不知爲秦事矣夫大伾以北中灘淇門之間禹河故道所在開濬不過二百餘里人力似亦可施但河復北流則汴渠必竭何則滎水決澤故也梁無巨浸所恃者滎澤之豬耳豬必有隄

以畜水滎本濟水之所溢未豬則爲陂既豬則爲澤周禮豫州其浸波溠蓋即此耳孔氏以滎波爲一水其說是也滎澤既決則不惟舟楫難通而灌溉亦無所賴此其害豈小小哉欲復禹蹟宜圖豬滎如難用力則須令水勢先濬下流隨時制宜不必盡求復古亦可也然後世治水所以迄不能比於禹蹟者蓋亦有由以戰國時言之齊與趙魏之間貫河入海之道也齊在河東作隄距水二十五里趙魏在河西亦作隄距水二十五里兩隄相去五十里水勢有所遊盪而隄閘未毀之前水道廣者當又不止五十里而已

古者治民惟急先務上下勤恤同堂衆精不分心於所不急之事而拳拳以不得人爲憂得人以任之使得展布四體竭誠效勤工雖久役民不知勞此成功之所以克告也秦漢之間水至而去塡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由是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稍欲治之則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此賈讓言於哀帝所謂與水爭咫尺之地也殊不知去室廬毀山陵夾隄岸徙民而移業之此皆人功所

造禹亦豈能舍此法哉至於後世則自利者多信道者少有可通流輒爲勢阻怨亦難於任矣況今河出汴渠蹟非禹舊兩涯之間豈復有五十里者乎要亦僅如賈讓隄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云耳其下流壅塞宜矣世之治水者豈不知下流之先濬哉顧淤澱之區不寬則奔騰之勢必迅疾濬未深汙塡已至倘來新漲盡廢前勞兼以才力易窮工程難繼功惟專責莫知大役之艱人各異圖終鮮同心之助當斯時也民勞多怨物論有稽求免於罪且不可得而況於望有成功乎夫天下無難爲之事而有難爲之時

使人人知當務之爲急而當事者又能悅以使民尚何患事之難爲哉不然而欲隨世以就功名則亦徒有勞民傷財而已

江淮河濟各出一源而能獨達于海故謂之四瀆禹順其獨達之性而治之不使相混蓋有深意存焉四瀆皆水之大者而河之發源尤遠其大尤非他瀆比曹濮之間水所常決之處九河之外於此又通一渠則順流東下亦足以殺河勢然但使之從大伾而北者誠以曹濮之間濟水所滙二瀆合流則濟北濟南之地將不勝其汎濫矣汴梁以下亦然觀秦決滎澤灌

梁而引河南注下入泗流以通于淮滎亦濟所分也三瀆相合勢必難容陳鄭徐邳之區常不免於水患其以此歟禹貢言淮入于海孟子乃言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非也蓋當時淮有三洲南與江通則與泗水排注于江此當江之下流與海會處而三洲又淮之支流非若大瀆入海者之直達也故淮入于江而不爲患耳禹之治水其慮豈不遠哉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疏瀹決排是也河流甚大而水且多沙下流圩塡則上流汎溢故分爲九派雖有圩沙必不盡塞且易通滯水始有歸疏分也此治河之道宜疏也濟水性重而其行悍疾自發源以至于河則絶河而南或伏或見東北會于汶以入于海汶在齊魯之地其間有泉從地中湧出者甚多而皆會于汶即濟水也漯亦濟之別派也此當通其泉眼故曰瀹瀹通也如管籥之通其竅也此治濟漯之道宜瀹也漢水入江汝水入淮而亦從淮分流南注入江以達于海汝漢上流皆有壅塞決闕也開闕以去其壅塞也此治汝漢之道宜決也此三者皆濬導之意恐水道之有壅也惟淮泗之治則隄障之蓋淮有三洲其地與江相近不當淮瀆之衝可以田耕民必聚廬成

業所慮者泗水入淮分流至此時或有漂沒爾則排而去之以注于江前所謂汝水入淮而注江者亦同此派三流合而水勢盛矣排爲隄以防水也此治淮泗之道宜排也蓋與曲防以病鄰國者不同矣又泗性一源秦漢以上河與濟汶尚未相通水過泉微其流易竭何以資灌溉利轉輸乎意必古者已爲斗門以時畜洩豈宜立待其涸哉今泗之上流首受濟汶下復受河三流同渠猶若水盡則在古可知矣然則泗上之有閘當不自近代始也併記于此以備參考

兵要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要盡於此矣後世乃以智力相尚遇勝己者則為所屈矣故智力有時而窮尚智力則有假於天時以一人之疑有假於地利以壯人之法凡以無人和可恃也人和者用兵之所必不可失也故戰得人和戰則必勝守得人和守則必堅遷國得人和遷則從者如市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則感人者深此得人和之本也平時不能固結人心而倉卒欲用之則絕其分少與士卒同其苦雖非厚澤至仁亦庶幾有所感激耳不然則人心

渙然離矣烏能得其死力哉

武王曰受有臣億兆惟億兆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以得人心之和言也故人心和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法制曲防無不周密此不可勝之形也人心不和則如枝之離幹幹之離根部分指示無不疎遺此可勝之形也至於臨陣之時我兵則當置之死地以堅其效死之心敵兵則當置之生地以開其求生之路在我者效死則奮力者先而其氣厲此其所以必勝也在彼者求生則脅從者散而其氣分此其所以易敗也勝敗之機歸於人心而已矣

孫武子曰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

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觀此數言則武子之說蓋本聖人重愛民命之意所貴格人之心而不在於力爭雖曰謀攻而實在於止攻也伐謀者以德勝也伐交者以智勝也伐兵者以力勝也攻城者以久勝也德足以服人則侵犯之謀無自而作雖或有之亦即潛消何待於用兵哉此所謂伐謀也以其不戰而屈人故謂之上兵德不足以服人則人將侵犯結援連兵與我為敵必須用間謀以離其黨與開生路以招其脅從則渠魁失助易於成擒此所謂伐交也伐交用智次於上兵亦可以不戰而屈人者也若兵形

既成而伐之則所恃皆力力強則勝力弱則不勝力
而濟之以詐則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多方以誤之而
已詐力不及而飴勝者鮮矣雖勝之則所愛子弟安
保其殺傷之不多哉至於攻城則敵以其守我以其
攻敵以其佚我以其勞曠日持久尤非用兵之利也
故非不得已不可以攻城自伐兵以至攻城雖百戰
百勝豈足爲盡善哉十則圍五則攻倍則分敵則能
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此強弱之形也所計在力
矣故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然大敵亦豈能期於
常勝哉兵猶火也勿戢將自焚也百戰百勝而不知

弭兵之術禍將何時已邪故兵威不振則敵有玩心
未易柔服也兵威既振殺伐已張於人無盡夷之理
苟不以德招徠綏其餘黨則自新無由人懷必死安
保其無後災乎在易夬之彖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
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夫揚于王庭柔乘五剛
謂雖五剛陽盛君子道隆而一陰未盡猶揚揚然在
上如小人之在王庭也則當孚號自厲戒備不忘不
必窮兵過治使無所容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夫然
後剛長乃終故曰利有攸往也孔子彖傳明言其義
而說易者乃以揚于王庭誤解正名其罪顯揚於朝

此豈不利即戎之意哉夫德至於五陽之盛則德盛
已足威人惟在我者始終一德無有二心則不久而
人自化耳此何煩人力哉否則三驅不覺前禽之失
而履霜轉起堅冰之漸將有勞心殫力老師匱糧而
不可解者矣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其謂此歟
後世用兵止是力爭力爭而不用詐謀則以力角力取
勝爲難雖或勝之而弟子之輿尸必衆此仁者之所
所不忍也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多方以誤之力爭
者之要法也夫詭道非聖人之所尚然不能弭亂於
未萌釀成其勢至於不得已則急於救人者必有仁

術故詭道不可盡廢焉否則宋襄之仁義鮮不敗矣
兵法以仁爲主而以嚴行之非仁則人心離非嚴則人
心玩皆取敗之道也嚴與仁禮樂之別名也而謂行
兵者不本於中和之德可乎
當天下國家多事而欲以兵威靖難未有不先於內治
者夏少康周宣王尚矣自後如管仲相齊桓公脩內
政者二十五年而始能攘強楚百里奚相秦穆公脩
內政者二十六年而始能霸西戎樂毅相燕昭王脩
內政者二十八年而始能報齊怨惟晉文悼公仍累
世基業故能一旦而成霸功其起自匹夫不階尺土

而即成帝業如漢高祖者蓋緣秦惡已稔天下有将日易從之心故義兵一舉而遂王關中然必幾絶秦[illegible]而後天下始定不脩內治不順民心而欲以[illegible]殺權以除大患危道也其不亡者幸耳

諸葛亮木牛流馬止是製法精巧機活易行然亦必須有人牽挽方可節其進止其在平地一牽或可數步魏氏春秋云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歳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是也流馬當亦如之若遇登高豈能自上當其下行其勢必順苟後無挽者安保其不傾此實理也蓋亮有巧思故其製精絶耳離婁之明

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苟能竭目力而以規矩繼之則雖衆人亦所能爲矣以其藝入神則謂之神可也天下豈眞有神輸鬼運之術哉

世之言練兵者不過習馳射擊刺之技坐作進退之方而已此其末也然亦非難事譬之學烏獲之舉百鈞其初豈能勝此任哉由十斤而試之以漸進於百由百斤而試之以漸進於千但要工夫不息則烏獲之任自此而舉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教之以孝弟而已善人德性用事能以孝弟率人至於七年民皆知義故可以即戎也苟無孝弟之心則必遺親後君當其危難其不至於棄長上而不顧者幾希武藝雖高將安用之故孟子曰君行仁政則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又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云制梃則不待甲兵堅利也以孝弟而即能撻秦楚則不待武藝精强也然則孝弟豈非教兵者之所當重哉以孝弟之心而益精武藝則尤善耳否則寧無武藝不可無孝弟此去兵不可去信之意也

制兵之法多言八陣此以其無常名而言耳蓋地形有

廣狹短長横斜曲直隨兵多寡而分布之其勢不得不異韓信所謂多多益辦而分數明者正指此耳然大要貴於首尾之相應如孫子所謂善用兵者譬之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然首尾之應正見人心之同武王有三千人惟一心則其[illegible]行陣之時豈容[illegible]而不顧哉故論八陣者不必拘於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名而貴於前後左右彼此不相遺之實但隨人多寡以爲什伍部分節制必使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豈非先爲不可勝之兵乎

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雖用之必計萬全焉豈可因貪忿興兵而以所不愛及其所愛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雖百戰百勝猶服上刑而況未必盡勝乎聖人所以慎戰爲計萬全耳然臨敵而始慎之則晚矣亦其所不得已也是以君子之息爭也不在於徵辭請罪之日而在於脩好睦鄰之初是故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告以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正謂諸侯交鄰則有宴饗之禮陳俎豆焉可以不至於陳也其後孟子發明此義

而告齊宣王之問交鄰則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此則所謂俎豆之事也聖賢當衰周擾攘之世所論止於如此未嘗遷就世俗功利之見以爲遠怨之方惟在於脩睦耳後世以功利爲念故焦頭爛額者率得上功而曲突徙薪者無恩澤焉殊不知殃民害物者皆此輩爲之也今之所謂能臣古之所謂民賊豈虛言哉

古者尚文不尚武故言治者惟以德先殷王太戊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謂之中宗武丁發言雍和不敢荒寧謂之高宗以其有聖人之德可以追配成湯故皆稱宗此其所尚在德也魯武公者伯禽之玄孫也當時亦有武功初亦不以此立廟可見先王時不以武爲重矣至成公六年季孫行父戰鞌有功以武功歸美成公追論武公之功而特立武宮蓋行父不引君當道而導之以好武也豈非古之所謂民賊與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可不戒哉

車戰法

左傳於昭公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之下載崇卒毀車之說竊意此未必自荀吳始凡戰者大抵然

也況詐戰乎且戰之所以用車者居則以列營也行則以備衝突夜則以待士卒寢處故周公作東山之詩以勞歸士而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此見出師之時士卒固宿於車中不但列營也備衝突而已武王之伐紂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每車止十人耳古之車制雖天子元戎亦不過四馬其廣不過六尺六寸就以十人寢處似亦難容要必以其半巡警而更番以宿也故十人乘車一乘而以逸待勞此必古者之師惟以問罪而無敵於天下雖用戰車而實未嘗戰故以車備戰計萬全也苟至於戰

則已葦力爭而輕剽便儇雖人為利觀牧野之師武
王渡孟津陳商郊而紂旅如林來會前徒倒戈攻于
後以北則其時已用步卒矣其後司馬制車之法每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亦臨陳應敵之分數耳
如此則但以車為防而不必乘車以戰矣雖用以戰
如更斯遲于濡于而抽矢扣輪亦止御者射者一
人於乎蒐獮隨時擲剌與田狩之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義同車中固不多容卒也故以卒為步卒不然則七
十二人者豈一車所能容哉說者又謂兵車一乘七
十五人之外尚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而又豈知

二十五人者亦非重車所能容哉朱子乃據此說以
釋方叔南征其車三千之義謂法當用三十萬衆則
以重車之三十五人幷入兵車七十五人之數共百
人而為一乘矣又曷嘗謂百人之何以容哉宜乎自
知其說之不通而又自以為未必實有此數也竊意
方叔人望所歸受命以將討荊蠻又當宣王盛時徵發
方服止用一車十人之法已得三萬人亦足以威蠻
方矣況戍千里遠征宜德其勞以先為不可勝者而
果何必以三十萬衆奔走車旁下哉夫車戰法未嘗
亡也人亡而法始亡耳至於末世益不逮古焉不足

用也馬不足用戰車雖不毀亦何益乎蓋驅車必資
良馬車無良馬而欲以當敵則牽挽難前轉移不捷
其不至於覆敗者幾希矣然則毀車以崇卒衰世之
所以至也豈必自荀吳始哉

處大家大國之術

治國有二難宮內有大家制其權外有大國制其命然
聖賢亦有處之之道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其要
歸於正身脩德以立標準使之心服而已此所以處
大家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其要歸於貴德尊士以
明政刑使之畏威而已此所以處大國也不如是而

欲假智力以相抗鮮不敗矣

火政

左傳載子產火政止及遷徙儆備告禳之事而臨時效
用則皆未詳嘗立救火法必須平時設人分東西南
北為四班各專一方一有火警即不待拘喚各救其
方班立一人為首以督不顧身能鼓舞人者為之使
之自糾其黨拆屋以上高匠木匠扯拽以下甲汲水
以火夫但聽為首者分屬稽查或分發書紙張以為
驗救而得熄量其方所救人家多寡以行賞而為首
者賞必數倍於衆多或至十兩少亦不出一二兩則

人始樂為不勞餘力也推奸誤事者重責之巡捕等官惟率皂隸機快令各執木棍一根禁人搬搶財物但遇此等之人衆即亂打如軍法然不可姑息也其折倒房屋卻許人搬取木植以令地空可救次日驗功以所得之木給與之仍另議賞附近人應救者亦驗其木為功不加賞不救而無木者則罰之以為賞資每以語諸有司漫不加意率以為迂談也奔走火場迄無善術惜哉

說理會編卷之八終

說理會編卷之九

越季本撰次
吳充洪[illegible]訂正

帝王

二帝唐堯虞舜　附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以前亦有神聖如伏羲神農黃帝是也然孔子所祖述者惟堯舜而序書斷自唐虞者蓋上古民淳事多朴略可以清靜無為不脩法制堯之蕩蕩如天初亦有同上古及舉舜敷治而氣象遂別矣經綸天下曲盡人情此因時之中道也故執中之傳自唐虞始

而三皇之治近於佛老矣然亦時不同耳豈可謂伏羲神農黃帝非時中之聖乎

堯之德如天之發育萬物虎狼蛇蝎使各遂其生無所厭棄如共工讙兜亦皆並立於朝有不善則包容之而使共兜得盡其才斯已矣此所以為蕩蕩也及既舉舜用輒有功然當權寵相軋之際共兜未免有嫉忌之心則又不可聽其所為矣在舜時則思慮不得不漸周經綸不得不漸密禮樂刑政悉皆明備此致治之道當然也故孔子以大哉稱堯君哉贊舜意蓋如此然堯詢考之間即知舜為可績又以見堯之蕩

湯非桀施無別者此所以爲特中之聖歟
堯稱大哉猶存上古簡畧之風舜稱君哉遂啓後世經綸之治而世道之渾樸開明於此分焉堯之煥乎有文亦舜之相業也而盛成堯之爲大矣
孟子論舜之於象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載完廩浚井之事世儒多疑其無謂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而西山真氏因以爲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其真有是哉雙峯饒氏亦曰完廩浚井僞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但恐庸或有之是以孟子不辯竊意此等處不可以盛治

之事律之蓋當堯之時洪水汎濫下民其咨幸而苟全亦近禽獸故人倫乖亂風俗淪胥而尊卑踈戚之等未必皆有別也堯方憫其墊溺奚暇責之治禮義哉且反而求之有子如丹朱傲慢朋淫無所不至而艱食之民豈宜不教而殺哉惟一以寬大處之故曰蕩蕩如天也況上古爲君者不若後世之尊嚴故女嫁民間順事舅姑伯叔亦與常人無異瞽瞍天下之至惡也象天下之至愚也謂藉瞽瞍而以父殺子雖如民俗之凶邪堯必不救象豈欲棲二嫂此非至愚而何觀此以瞽瞍爲説而舜即使治臣庶則而相問答之言也理宜有之若水土既平之後人或爲此不根之論其於害義傷教亦甚孟子亦必有如辨咸丘蒙之妄者矣豈肯含糊以惑世哉但史記於焚廩之下附之以兩笠自捍穿井之下附之以匿空旁出之言若欲神其事者而畫蛇添足則於文義果有不通焉至謂其不告而娶爲妄則蘇子由之説也夫舜之不告而娶者孟子亦屢言之不以爲無也蓋堯意欲妻舜正恐瞽瞍或有遺命則不可以強其子娶而後告瞽瞍亦不得有間言矣是善處人父子之間也瞽瞍既爲大惡則其不欲舜之娶也視殺舜之惡又

下一等不必謂其無也原蘇氏之意惟在誤解不格姦之一言耳蓋不格姦者謂不正其惡猶言不責善也陽明先師嘗辨之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猶曰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之無所歸則釐降二女之前豈可謂其已順父母哉

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

荀子曰禹入聖域而不優蓋本於至禹德衰之説然孔子稱其無間然則非純亦不已之德不足以當之又以其有天下而不與與舜同稱夫不與者無與於己

也此見其治天下如一點浮雲過大空矣不謂之至德可乎若其治水八年於外一過其門而不入胼手胝足不知其勞有似於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者則以適當同室有鬬之時不得不被髪纓冠而往救也此又見其爲時中之聖矣烏得以爲不優乎

述異記稱禹會塗山防風後至誅之其長二丈骨專車此說本於史記世家云禹致群神於會稽地與塗山之說微異塗山在濠壽蓋江淮之間非唐虞時巡狩之地豈以道路去衡泰二嶽爲遠而於其間綴爲塗山之會歟至於會稽則益爲僻壤非巡狩所宜及矣

今會稽有禹陵豈禹之少子封於越因葬其地而誤傳邪况禹爲天子薦益於天則巡狩之事益宜爲之如舜之攝行方岳之事也且防風後至而即誅之似非王者懷諸侯之政與孟子屢讓敗削雍容之意大不侔焉得無戰國以後陋儒誇大之言乎

虞廷諸臣臯陶之德最爲精明知人安民之説能發天人合一之理而邁種民懷禹所推讓陸象山稱唐虞之際道在臯陶蓋謂此也故孟子叙道統之傳則謂禹臯陶爲見而知之論得人則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以禹先臯陶此可見禹之德爲優矣舜以暦數歸禹有以哉然稷契及益皆至德也而舜禹之薦一不及焉蓋此五臣者當舜治水時同時而舉但禹臯陶或稍在前故常並稱耳至舜命攝位則計其時必皆老矣稷契或已不存故所命惟禹臯陶而禹薦益之時則臯陶又不存矣不然則初命平水土時禹之所讓尚以稷契先臯陶而至其後也何以與臯陶皆不復及邪

蘇子由曰孟子言堯舜禹之終皆薦於天堯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避禹之子於

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爲天子以書觀之此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狩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避之何哉使舜禹避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避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恥之而謂益爲之哉據此則舜禹益之受薦已可不避而爲天子矣殊不知堯之薦舜舜之薦禹禹之薦益但使之爲相以主祭主事而已至於克享天心克從民欲則

在舜禹益歷年之久近施澤之淺深不能使天之必
受民之必歸也故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
之天下當君存而攝事未嘗眞爲天子也及君旣終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而嗣子宅憂於其宮者三年此
古諒闇之禮也喪畢而避位焉蓋欲人之一乎嗣子
耳豈敢期衆心之必已歸哉蓋上古告終易代必以
傳子爲常而與賢之法自堯舜始故言禪者惟曰唐
虞則舜禹益之避乃本聖人謙讓之實德而無所意
必之公心一聽乎天命而已凡嗣子之所以不靖者
以人心猶未盡歸於我此其所以當避也人心歸焉

天命屬焉嗣子雖欲不順將誰助乎苟不待天命之
自定而謂天下非已不能君遂居其宮以逼其子即
謂之篡焉得以爲不必避乎及避之而民不能舍然
後之中國踐天子位雖受天下而不以爲泰矣若嗣
歸嗣君而天下已有所屬則已適得遂其避位之初
心又何歉焉如其嗣君召用復輔相之則於先君之
薦亦未爲有負也堯初命舜舉益暨禹皆本同時則
益當禹崩之日必已老矣自啓承禹後其復相益與
否史無可考不可得而知然而或相或不相皆無與
於己也惟以爲旣薦於天則不必避是以私意必天

命之在我而豈聖人順自然之至德哉避之而不從
固天理之所安也雖匹夫亦奚足爲恥耶

商之前無征誅事伐桀自湯始然湯初聘伊尹時本無
此意觀其五就桀蓋欲感格桀心以歸於善而終身
服事耳及桀稔惡不悛則始說湯伐桀故湯之伐桀
伊尹說之也放桀之後湯有慙德可見其心惟以伐
桀爲不安而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則伊尹自
明其事起於已耳

湯之放桀本於應天順人此身任天下之重獨立不懼
遯世無悶之時也求其事無一毫不合於天理之正

於心自可安矣然而放桀南巢猶有慚德曰恐後世
以爲口實此豈畏人譏議哉蓋平時不能感格君心
而至於放伐此蓋羞惡之心所不能自已若伊尹恥
其君不爲堯舜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亦是此意如
禹下車而泣罪人謂堯舜之民能以堯舜之心爲心
而已之民不及焉是亦其所恥也羞惡之心天機也
豈能遏絕雖聖人亦以此心反己自脩懼然不敢自
足盡其力量甚大而其心未嘗不小此藉用白茅之
所以无咎歟世之君子以信心所爲謂行所無事而
恥心之生則以爲障幾於君之不疑矣心體之正恐

不如此

湯之伐桀止於放故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之伐紂則殺之焉史記曰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懸不懸未可知其爲殺則似矣有覩孟子時有弑君之疑而以誅獨夫紂辭之又引太誓之言則取其殘殺伐用張是誓師之初已謂殘暴之渠魁爲當殺也非指紂而何此等處但須論在彼者眞是殘賊在我者眞是天吏則應天順人之舉其他形迹之間或有事勢不得不然者奚足論乎但苟無湯武之志是亦弑而已矣若紂既自燔死而武王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劍乃

用黃鉞斬紂頭又幷斬其已經死之嬖妾二女則豈聖人之所爲哉其妄誕甚焉

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惟順人心而無一毫利天下之私則能對上帝故曰應天焉應天與順天休命不同從天理中流出而無所作意則謂之順天若應天則以無私之心求合於天而已此湯武所以爲反之之聖也

蔡仲默書傳引吳氏言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竊謂誓辭之同異不必有疑蓋湯武皆爲安民非利天下其心一也故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豈容以私議哉但湯之安民爲人皆有時日曷喪之心時至而不得已也故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曰奚爲後我武王之安民未免有所作意蓋人心怨紂雖深而商之孫子其難不億賢如微子者尚或有之三仁去後後遺祖伊之忤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未盡泯故上大夫亦有謂殷可伐與者則人猶少有疑耳武王慮生民之塗炭日甚而老已及身恐後來無繼故特起一念以除暴救民此乃老婆心急也觀其言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尚有鼓舞人心之意此則與成湯氣

象不侔矣故湯之數桀非恭也武王之數紂非傲也桀惡已著天下所共欲誅不待多言而人自諭耳紂惡雖共歛之然恐人心猶或有間也則不得不盡發其實以昭示人人使知殘賊一夫天命之所當討也然而二王之優劣於此亦可見矣

史記周紀載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獻美女事或以爲非聖

人所爲此迂儒之見也當時紂爲不道窮耳目之欲其以聲色求諸侯者多矣豈足以爲異事哉天下之人所倚重者惟在文王雖人百其身而背暗況於臣子而忍視其君父陷於死地乎顧無術以救之惟有美女順其所欲庶可因之以開道紂心耳豈非忠孝之至情哉若獻洛西之地則恐無此事文王之時尺土莫非殷有周未嘗專有洛西之地也奚以獻爲至曰陰行善則益失文王之心矣弓矢斧鉞之賜意亦不在此時金仁山曰殷制分天下爲左右王季時已受命作伯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則文王弓矢斧鉞之

賜必不在囚羑里之後也夫羑里之囚爲諸侯皆向之也若非先已得專征伐威德及於諸侯而何以致崇侯虎之譖邪

朱子論文王事紂惟盡本心武王伐紂惟順天命天理人欲王道伯術之所以分處義理甚正但觀政於商之說未暇辨其非耳

史記謂武王東觀兵於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以天命未可居二年始伐紂亦是虛誇之辭武王本無取殷之心觀兵何爲且以臣伐君非可輕舉苟無號召則諸侯亦安能率然而至哉意者諸侯皆以民之塗炭赴訴於周同時而至當其時取殷民心亦無不悅而武王弗取也多方所謂五年須暇之者蓋指此則其事不當言於伐紂之前二年而亦必非觀兵耳

孟子言至仁伐至不仁而何血之漂杵正論武王未盡善處雖血流本是商人自相殺亦見當時人猶拒戰不可爲仁人無敵於天下矣

聖人者仁義而已矣仁義之德實而既充大而能化斯之謂聖也化之而入於不可知之神聖斯至矣聖人之於天道有未至者故以神居聖之上安得以其化

之未神而遂謂非聖哉堯舜性之聖之至者也湯武反之非未至之聖乎然而仁義成德則一而已豈可以所遇之迹而論優劣哉蘇軾謂武王非聖人也以聖人必無征誅之事而併謂孔子不足於湯是以所遇之迹論也夫湯顧諟天命聖敬日躋幾於不已之純其爲聖明矣武王則後人稱之爲執競爲不泄邇不忘遠雖未詳其日新之說亦足以見乾乾不已之心故德謂之仁人孝謂之至孝豈非已入聖域者哉然比之堯舜則湯武似有不及矣堯舜至聖也而禹幾之孔子蓋企慕焉故屢屢稱揚以明願學之志豈

故伸此以抑湯武之征誅耶且征誅之事聖人之所不得已非可以示訓者又何惟乎其不以為恒言耶若無逸之書止以啟王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四人為迪哲則以繼世之君所戒在逸其生則逸者多以勤政勞神為罔或克壽而不知中宗以勤政而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以勤政而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以勤政而享國三十三年其他雖有賢聖之君而享國之年不經見必皆不及三王者也故不與於勤政之列文王亦以勤政而享國五十年則周基之所由起也故所舉以戒嗣王者惟此而已其創業之君憂勤

惕厲有不待言者而況武王享國止十九年又不足以見勤政者之必壽也則畧之而已不然則誅紂周公之所相也其作無逸豈肯薄武王而不言哉至於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則以其肆虐害民天命已絕因民心之迫而救之於水火之中此仁義之心非富天下也故湯武革命孔子謂其應乎天而順乎人蓋無異議焉但武王之時人心雖已怨殷而殷之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未盡泯士大夫或有欲待其復興者而武王則以人心歸己欲釋不能而耄先及之後恐無繼乃遂及時鼓舞以成殪殷之功比於湯之東

征西怨南征北怨未免有意焉此孔子所以不足而謂之未盡善也豈謂紂終不可伐哉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也使當民情日迫來蘇之望日甚亦豈能終守臣節哉伯夷耻食周粟亦有所不足於武王者也然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此伯夷明德親民之學也則當紂不可不伐之時亦豈能終守匹夫之介節者哉湯之伐桀也伊尹說之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豈肯以悖亂之事導其君哉故征伐者必不害其爲聖人也夫聖人之所同者仁義之心而已

矣舍仁義之心而論其迹則事變無窮蓋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千萬而不能同者矣軾之言曰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而可乎夫聖人豈不欲揖讓哉果如軾言誠亦善矣然

有不得不用兵者所遇之時異耳湯之伐桀雖人人無異議然常顧昆吾皆倚桀爲虐者非揖讓所能退且恐其患日滋也可不用兵乎至武王時則紂之黨尚有五十餘國與奄飛廉之類又有甚於桀之時矣於此而不假兵威不亦迂乎兵威不用人心已歸不待天命之改而即可受命稱王則將寘紂於何地邪紂不死殷人不能立君以事則文王將何以終邪武王之德則又不及文王矣雖責其待殷亦若是也就使紂不誅而止於廢立則殷人所改立之君莫賢於微子要其勢亦有不易爲者當殷之時去唐虞未遠

人知與賢之爲善故太甲不順伊尹得以廢之人亦不以伊尹之不可王也而信其所爲夏殷之末人既習於與子而又有諸惡黨爲之輔則廢置爲難矣非有威權勢亦豈能行哉然則立君之權固在諸惡黨而不在他人也彼蓋紂之私民其心豈肯歸微子哉諸惡黨不欲廢紂而必待武王用兵以定則已立可疑之地殷周人心各有所屬不歸於一武王將自立於何地邪不自爲王亦無以爲自保計矣此周人之所不安也故有德有位而民信從此王天下者之所不辭於任重而小廉曲謹之士烏足以語此邪如軾

者不知仁義者也而徒欲以迹議聖人則將使殘賊獨夫肆行無忌而生民終無甦息之期邪故謂武王非至聖則可以征誅之故而議其非聖則不可雖湯亦然予懼強辭之奪正理也故發聖人之心以明中道焉

三代中興令王夏少康商中宗高宗周宣王

孟子曰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左氏謂有窮后羿因夏民而代夏政其臣寒浞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澆即羿

也所謂家衆者其即逄蒙歟但孟子以取友之一端言而左氏則論其亂亡之始末耳其後夏之遺臣靡自有鬲氏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其子后杼滅豷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而孟子又載逄蒙殺羿之說則其事不可謂無也況少康中興之賢王而靡又安社稷之良相在當時豈無一言可以爲世法者而書中寥不一見豈典謨訓誥之外逸篇尚多而序書者所次古文今文之有無亦不足據邪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以今考之湯也太甲也太戊也祖乙也盤庚也武丁也僅止六君

其一人尚未可考自武丁以下雖有祖甲當不在六七君之內然劉歆稱殷三宗止以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而不及其他則緣書無逸篇止載中宗高宗祖甲三王而孔安國誤以祖甲爲太甲故歆遂據以爲三宗耳殊不知無逸三王但以享國長久者言未足以盡賢聖之君也後儒附會之言安足信乎然太甲之稱太宗不經見姑不必論惟太戊武丁之稱宗必以其有聖德不愧於湯殷之中興實賴之而他君雖賢或有所不及邪

周宣王繼厲王之後而能側身脩行用賢使能以仲山

甫爲相尹吉甫方叔召虎爲將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業周室中興焉詩稱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固深於聖學而以道事君者也而尹吉甫方叔召虎又皆賢人相與輔相之則宣王豈非明哲脩德之君哉諸書有謂其廢魯嫡殺杜伯不藉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爲弗克終者恐未必至此也意者亂君因其偶有闕失而藉以爲口實耳如衛武公亦宣王時賢諸侯也至九十五猶誦抑之詩以自警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天資何等懿美其心豈肯爲不義者哉史記謂其弒共伯而立則亦春秋時逆賊所爲誣善之言將以政令之善欺天下而揜其大惡之名也其害教不小矣王魯齋謂其有脩革之學則謂武公可以改過者不知衛人苟有伏義而討賊將何辭以自辯乎故因宣王之事而併及之

說理會編卷之九 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

越季 本撰次
吳表洪愈訂正

經義一

易

河圖只是從微至著之理一陽生而至於盛盛而至於極則陰生於內矣一陰生而至於盛盛而至於極則陽生於內矣此陰陽老少交互之體而伏羲所由以畫八卦者也一與四二與三則皆為五一與九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則皆為十而居中五者陽之中也

十者陰之中也盛於此則衰於彼消於此則長於彼卒歸於無過不及而已矣故五十居中所以明中道也洛書縱橫皆十五正以明河圖之為中道耳非有他義也特發此明例以槩其餘則陰陽老少隨所湊合而皆可成數此即陰陽互相交易一卦可變六十四卦之理也不然豈足以盡六十四卦之變耶世儒但據圖書位次異同妄生意義辭愈繁而理愈晦矣

河圖之生本只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此自然之運也古註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因以發明錯位一三五七九為天二四六八十為地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六七八九十為成數而水火木金土則因位以定數耳豈謂此為五行生成之始與其運行者有異哉黃勉齋謂生之序就是行之序造化初無兩樣蓋天得奇而為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為二故曰三生木以一運之圓而生三故一而為三地得偶而為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為四故曰四生金以二周之方而為四故二而為四也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

極而生陽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初無兩樣此說得之矣

河圖木火陽也而陽之根已在水中水生於金金性下凝水木離其體故潤下金水陰也而陰之根已在火中火生於木木性上達火未離其體故炎上陰陽無端豈可以一二三四分先後哉水屬陽其數為一猶陽畫之為奇也火屬陰其數為二猶陰畫之為偶也奇偶本陰陽之象也奇以圓行圓者徑一而圍三水之一至木而盡發矣故木數三偶以方止方者徑一而圍四火之二至金而盡斂矣故金數四五奇為五

五偶爲十居四方之中故陽土數五陰土數十三與
二爲五四與一爲五此生數之合也三與七二與八
皆爲十一與九四與六皆爲十此成數之合也數之
所起本從奇偶因奇偶之待此數則遂以數計多寡
耳自一二而重之或以奇加偶或以偶加奇或以奇
加奇或以偶加偶則兩其一而合爲二可也合一二
與三其一而爲三可也合一三與兩其二而爲四可
也隨其奇偶多寡之積合而爲五爲六爲七爲八爲
九以至十百千萬亦可也蓋即陰陽錯綜加倍之理
若求其本則固象所從來也故數者所以數象也但

非聰明睿智旁燭無疆者則不能一以貫之而彰往
察來以盡天下之變亦僅能推測於目前而已

河圖洛書皆出於伏羲之世故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豈可以聖人分爲二人哉自孔安國以
來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蓋皆於圖位上起義
故也惟劉牧引大傳爲證以爲伏羲無取圖書而蔡
西山亦謂傳說可疑但蔡亦未免依違其間而不敢
斷以劉說爲是道之不明也豈非賢者之過哉

書序洪範九疇但言大法有此九類如中庸列九經之
目自宜有序與洛書之義全不相關其曰天乃錫禹
云者猶言天啓其衷使知此爲治之大法耳何必強
指所錫者爲洛書哉

伏羲畫卦只畫一奇一偶義已盡矣奇之畫爲一偶之
畫爲⚋皆象心體一者陰在陽中陽合陰而爲一也
⚋者陽在陰中陰分陽而爲二也畫外空洞無形之
處則皆陽也故陽無可盡之理陰陽交易其變無窮
皆心體之自然也以心體求陰陽則爲妙物之神以
氣求陰陽則爲不通之物神妙萬物者形而上之道
也物則不通者形而下之器也

奇者陽之所以爲一也當陽之時陰在陽中爲陽所統

合而未分者也故其畫爲一偶者陰之所以爲二也
當陰之時陽在陰中爲陰所含分而有統者也故其
畫爲⚋

陽畫之爲一萬物之合爲一理者也陰畫之爲⚋一理
之散爲萬物者也合於一則物不見其爲有而其體
則實散於萬則理不見其爲無而其體則虛有無相
滲虛實相涵此陰陽得中所以爲道也偏勝則爲器
矣

自奇偶交互而爲八卦是狀人心之八德也純陽不爲
陰撓則健德也故謂之乾純陰不敢撓陽則順德也

故謂之坤一陽起於重陰之下主於進者也有奮
發生之意焉故謂之震震德之動也一陰伏於重陽
之下主於退者也有委曲收歛之意焉故謂之巽巽
德之入也陽再生而一陰未盡情相係戀有和說之
意焉故謂之兊兊德之說也陰再歛而一陽未消體
常貞明有定靜之意焉故謂之艮艮德之止也陽在
陰中爲陰所掩惕然不安有危懼之意焉故謂之坎
坎德之陷者也陰在陽中爲陽暢美赫然宣著有
開明之意焉故謂之離離德之華麗者也此皆剛柔
交錯本之乾坤自玆以往變化無窮重之而爲六十

四卦亦不出乎此而已此天之所以爲人而人之所
以爲天合一之道也作易者發明此理殆無餘蘊而
說者往往泥於象數之末則認氣爲理者多矣豈爲
知易哉

八卦所重在卦德因而重之亦以卦德爲重也如蒙則
曰險而止豫則曰順以動履則曰說而應乎乾晉則
曰順而麗乎大明之類可見聖人畫卦之意皆以德
矣彖傳罕有言互體者言互體後世筮師之一 斷例
耳

卦變皆以乾坤爲主坤得乾初爻爲長男得乾中爻爲
中男得乾上爻爲少男乾得坤初爻爲長女得坤中
爻爲中女得坤上爻爲少女乾與坤交坤與乾交乃
所謂變也如隨之剛來而下柔是乾之初爻來居坤
下也訟之剛來而得中是乾之中爻來居坤中也大
畜之剛上而尚賢是乾之上爻上居坤上也晉之柔
進而上行是坤之中爻上居乾中也凡此類皆以剛
柔往來爲義甚易簡也在內卦曰來在外卦曰上彖
傳於陽三爻往往發之陰則惟言其得中之爻他爻
少有及者陰以得中爲善也至於賁柔來而文剛分
剛上而文柔之類則亦因乾坤二體而互言其變非

謂其可以自上來下自下分上而更相換也朱子以
彖傳所言如此類者凡十九卦皆以卦變言之曰某
卦自某卦而來有自一卦變者有自二卦變者有自
三卦變者秪見其支離耳於義何係乎若以卦變圖
論之則一卦可自六十三卦變來聖人何獨於十九
卦言變邪此說相沿已久其變卦亦或不同程伊川
已辯於賁傳曰卦之變皆自乾坤乾坤變而爲六子
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乾坤之變可謂明且盡矣何
朱子猶不之取而從他卦以變邪

八卦成列是陰陽之定體謂之先天因而重之是內三

爻之卦重以外卦三爻是爲六十四卦内卦爲貞外卦爲悔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序本於此又以本卦六爻重以之卦六爻是爲四千九十六卦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乾坤屯蒙需訟師比之序本於此以此類推其變無窮此陰陽交互之情後天流行之用文王序易之所以爲妙也先天卦中已具此變聖人作易率明此義觀洪範稽疑之疇天所錫禹者也已有筮二貞悔之說則内外卦因重之義蓋自古有之特自文王發之耳邵康節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

十四雖其數未嘗不合然非因而重之之意也因而重之則兩卦相爲體用而義備矣伏羲八卦以陰陽對待而成列然其剛柔本相摩而自能相盪已盡天下之變矣初亦未有先天之名也所謂先天者自天理之本體而言也以本體爲先天則變通之用爲後天矣後天八卦之圖亦非文王所畫也後人因文王之意而推明之耳圓圖方圖亦後人所作蓋緣因重之義而以之分配於天地也學易者默識其意而不泥於象斯可焉

亢龍潛見躍飛之義有自學之淺深言者如顏淵之於孔子有自時之用舍言者如舜之側微至於爲帝也此誠易中所有之理六爻之義亦率有取於此但聖人作易本旨惟以論德爲重故每卦六爻多是發明德之始終本末一以貫之之義而分爲内外二體内體言德之本原也外體言德之功用也故初言其幾微也二言其長養也三言其磨礱也四言其擔當也五言其充盛也六言其無爲也分而言之體用顯微之變雖有六位合而言之其實一德而已故易中卦爻凡言相應者皆謂剛柔合德非必初應四二應五而以二體分爲兩人兩事也至於中正之德則本相

應蓋外體中正之德即内體中正之所養成也養成則發用者大而爲君德故於五也常以君位言之以明君德之所以發用也德之本在幾故曰其初難知知此而擬之象焉則爲知幾知幾者非誠不能也誠則無聲無臭之本體也由是而上焉二之長養幾之順也三之磨礱幾之精也四之擔當幾之決也五之充盛幾之成也六之無爲幾之泯於無迹也自體達用自微至著不過成就此幾復其本體而已故曰卒成之終言無他成也故又曰其終易知君子進德脩業惟以爲己凡業之未成皆德之未至也無不反求

諸己者進德即所以脩業故君子之學必求於德而業則因德而成無賢愚貴賤其致一也如此則自聖人言可也自學者言可也自大行言可也自窮居言可也第德之未成時之未用則於斂藏處見其工夫而三則動心忍性之時也故常以下三爻當之德之已成時之已用則於發越處見其實效而上則功成身退之時也故常以上三爻當之所謂龍德而隱隱而未見者亦謂此處工夫正當收斂於隱微之中確乎不可拔耳若夫功用之盛則須自其充實者所發而非可求之於著也此正中庸衣錦尚絅之義聖學

之最切要者也於此而即表見焉則為文著而非為己謹獨之學矣故戒之以勿用聖人之言上下皆通不可執一說以為典要若曰時舍而未可行如大舜之在側微德淺而未可見如顏淵之守博約必如孔子之過化然後為見龍之用必如大舜之受命然後為飛龍之用此以發明六位意亦未嘗不圓但恐以所謂勿用者直於顯明之地則非無聲無臭之實體而失潛龍之本旨矣且易中爻位多假象以明義如蠱上九之不事王侯頤六五之貞於丘園睽九二之遇主於巷蹇六二之王臣蹇蹇類亦多矣豈真以其位在此而發用亦以卦爻體用顯微之發各有所宜而假位以明之耳

剛柔者立本者也剛柔之本全在初爻初爻剛則強凡任重者初皆剛爻也初爻柔則弱凡安常者初皆柔爻也故初者事之幾也強弱本於此矣

易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講明心學之書乾健也心之德也心之德健而主變化者也以龍象乾以乾象心也乾之六爻皆就惕之義也三以易動多凶之位故於此特以惕言即中庸戒慎恐懼工夫也學者苟能惕然不息則乾道在我可以主變化大本立而達道

行達道之行自然無滯是坤道之達順也今之論學者多以本體自然信其流行不假脩為為說乃是坤道以此為先而不及於乾之為主處不免尚入空虛畢流物欲故曰先迷以乾主之而坤順焉故曰後得主

剛柔之理盡於乾坤乾確然不孤陽之能主陰者也坤隤然無為陰之不撓陽者也惟其能主陰故曰統天惟其不撓陽故曰順承天至於語乾元則曰資始以始是幾之初起處而言其統乎陰也語坤元則曰資生以生是發之自然處而言順乎陽也只一始字生

字可以見乾坤之情狀矣易中言健順者大抵皆是
此心
凡言敬義皆不於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說程子曰敬
義夾持直上便可達天德是以工夫言敬義也敬義
本合内外之道猶曰存心致知云耳蓋敬即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之功收斂此心反入於内故曰存心也
義即不睹不聞中之能分別事理者此在獨知處求
致其精故曰致知也然能知者即是此心於知上知
謹則心便在内豈有二哉敬義至於立處即是本體
之德敬存乎靜虛之中則以不偏而爲正敬行於感

應之際則以得宜而爲義正則遂其本性無所回曲
是其直也直者用之順而其主在内故云直内義則
因其定理無所變遷是其方也方者體之恒而其制
在外故云方外此易之所謂敬義蓋以成德言也德
成則本體中正不疑其所行而爲順故以言於坤之
六二若自工夫言則當云以敬直内以義方外主乎
健矣朱子謂敬立而内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
敬要去直内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此不知敬義之
立而自直自方者本爲坤發也若以以敬直内以義
方外爲皆非則書所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亦不

得爲聖學而乾道無自強矣故敬義不正功處即是
順也而安可外健以言敬義哉
易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六陰悔極而陽未
嘗亡猶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陽在陰中惺
然復覺以爲受侮於陰將自振焉故與之戰主於戰
者陽也故以龍言而所戰之地在陰當陰陽有定位
之時陽爲天玄陰爲地黃今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
也故曰其血玄黃血屬乎陰者也而混乎陽矣文言
陽疑於陰必戰一條發明最爲親切第疑字當作陰
爲陽所疑說蓋陽疑陰之侮已也先儒誤以陰與陽

相敵爲疑則主乎戰者陰矣不可以言龍而經義亦
遂失之此陽剛爲主之義也不可不辯
易之言天惟以健不以自然自然非初學所可語也天
道不已工夫惟在健自然則順也坤道也然學須認
有下落指好懿德者而言即人心同然之心字義從
火如火之然不可遏也我自好之無待於外所謂自
然也如此則乾之所爲也曰坤道何也蓋陽不爲主
而爲陰所撓則勞煩多事皆其難而非簡能矣惟乾
剛之體常知常覺而有主則與外物無有間之者雖
事之所難亦樂於有爲而無所苦所謂易知也陰氣

盡開無一毫物欲之蔽全是徤體此德盛仁熟之時謂之達順故健者主宰之常也順則健之至也無所事而以簡能矣能即能其所知之易陰退聽而成陽之能也故曰陰之辭皆陽爲之也繫辭論乾坤之德行而曰易以知險簡以知阻險者兢惕自危之意乾道之爲主者然也阻者止息不前之意坤道之退聽者然也而皆謂之知則是知險者固此乾道之知而任坤知阻亦不外乎乾道矣

乾懼陰之易蔽也故常以去惡爲工夫坤得陽之爲主也故常以順善爲效驗主之以工夫而驗之以和順學則不差矣

力所不能爲而強爲之謂之難自我主之自我行之無假於人無待於外不過一主宰而已何難之有故乾曰易知事所不必益而過益之謂之煩任彼至之任彼行之無所攪越無所加增不過一順信而已何煩之有故坤曰簡能繁難者牽於欲易簡則一於理矣

易簡之理本無難無煩論者爲仁必言先難者蓋本心蔽於物欲天理之幾爲其阻遏則生長爲難故必奮乾剛以去之如所謂龍戰于野大師克相遇也曰戰曰大師克是以力勝豈不難哉然乾剛爲主亦其所能爲而無假於人也私欲退聽無事可事矣不亦易乎不亦簡乎

易曰象事知器又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象即器器即象也自器之流行而言則曰象自象之凝滯而言則曰器象也者器之所通陽之無停機處周子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也則不可以器名器也者象之所著陰之有定質處周子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也則不可以象名故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非謂日月星辰之類爲象水火土石之類爲形也日月星辰雖在天以其一定不

易而言則亦地所成之器也水火土石雖在地以其遷運不常而言則亦天所成之象也以象知器以器尚象形而上也象滯於器形而下也故象器之別亦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

易之爲教其要在占而以知來爲要故曰占事知來占者所以考已得失也[illegible]故曰知來吉凶悔吝皆人心自知之明[illegible]者也

良心在人雖有死[illegible]天命之本體聖人作易開之以吉凶悔吝使人自復其本心而已然吉凶悔吝者心之四德也爲善則吉[illegible]心之安[illegible]也爲惡則凶凶

者心之不安處也自凶而趨吉則悔悔者心有所悟而必欲改也自吉而向凶則吝吝者心有所羞而不欲爲也此皆天命自動而不待於外求者此心一覺豈復蹈禍幾邪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吉凶與民同患如此此所以爲神道設教歟

聖人作易只是發明剛柔變化之理伏羲畫卦理俱具足文王彖傳發一卦之義者也周公爻辭盡六位之情者也孔子之傳則今之彖傳所以釋文王彖辭之義者也今之大象即是象傳所以釋伏羲卦體之義者也今之小象即是爻傳所以釋周公爻辭之義者

也以伏羲文王周公作易之序言之則象傳若一卦之大旨也當在前而彖傳次之爻傳又次之故孔子所以明周公之學周公所以明文王之學文王所以明伏羲之學四聖只是發明一理耳而先儒乃以爲四聖人之易不同蓋以說卦序卦雜卦皆非聖人之言而繫辭中亦有附會之說雜焉不能辨其真妄故也

聖人畫卦全在心上見得此理故其象皆狀德之剛柔蓋不待觀於天地萬物而後可得也天地萬物者氣也德所成之形耳知德則知天地萬物在其中矣大傳以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畫八卦此是春秋以後學易者之說故其言十三卦制器尚象多是意湊失聖人宗旨矣後儒相沿此說往往泥易於象程子見兎可以畫卦之說亦是如此以此推測理亦可通然終是遂人以言道也易何由而明哉

大傳以十三卦言制器尚象之義皆與羲文本旨不合其尤不通者如豫本以順動爲義乃取於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是以和豫之豫爲豫備之豫也此等處乃鄒魯後儒各以己意說易之言而附入於此耳以此

亂經安得不謂四聖人之易不同哉

陰陽者剛柔之象剛柔者陰陽之德其實一也說卦乃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分而爲二矣至其下又合而言之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蓋所以自救支離之說也竊詳此章有似複辭繫辭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一章之義而語意不若前章之渾然非說卦豈聖人所作哉

大小險易之所之朱子以爲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此太拘矣竊意小陰大陽卦宜於小則大險而小易卦宜於大則小險而大易卦爻之辭以此而定吉凶但在

人隨其位而以心求之耳

朱子於易往來順逆之數曰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此說本於康節夫圓圖由一陽之生以至於乾由一陰之生以至於坤此陰陽老少消長自然之理也然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也說易者以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之法而爲方圖成兩儀四象八卦之象故自乾橫數至坤遂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次此數亦無意義也以是解易

亦甚膚淺矣竊謂順利也逆先見也舊說已往而利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此說是已

八卦取象如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木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其性皆與卦德相合非無意義者也至於爲馬爲牛爲雉爲羊爲首爲口爲耳爲目爲圜爲輿爲父爲長子爲長女爲中女爲少女之類則或以性情或以形體或以名分亦各有所取義但其他物類與荀九家之說亦多有不相似者則近於煩瑣矣說卦傳非聖人之言不足深信也

昔

堯使鯀治水非不知其命方難行能圮族也但謂人以敬心行之無不可入於善者此聖人不輕絕人之心也至九載績用弗成則堯於此時亦未知治水之法堯舜之智不徧物者如此然而憂民之心無窮不以事有難爲而自諉如父母求醫爲子治病苟未有效必欲別求良醫不期於效不止也聖人繼亦不已只於此見之豈在於智識之多哉

堯言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因此見聖人包含之量當舜未舉時共工讙兜皆在朝亦俱

用之巳頗尊官一時人才只如此堯亦未之棄也然而求賢之心無巳得舜而授之事至三年之久而始稱其言之有成功三年之前舜與共兜並用未嘗有所分別於及謂汝陟帝位蓋堯知舜爲賢心誠愛之不覺發於言耳此見聖人以得賢圖治爲急有天下而不與也然豈共兜之所欲哉自是陰行讒謗欲害天下之治者必多矣流放之刑豈得已哉寓大斷於至仁之中此聖人之仁所以爲集義而異於佛氏慈悲之宗也歟

舜四罪而天下咸服四罪亦是寔仁之政未嘗洪絕人

也共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包藏多少誣上妨賢之
事讙兜薦之若采蓋同惡相濟者也但讙兜之位尚
在共工之下其罪稍輕故於共工則流之流是長流
使不返也於讙兜則放之放謂羈置別所使不得肆
也大學所謂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正此類耳然流者不加死刑放者望其改過何嘗深
絕人乎三苗負固不服難以力征則但分殺其勢而
已所謂分北三苗是也此該多少委曲方能感格其
心三苗既革而又豈忍殺哉故殺當讀爲所界又非
殺戮之義也鯀方命圮族治水無功意其爲人偏執

己見不近人情此其所以無成功也王氏謂鯀倖戾
自用不從上令則恐堯之命非鯀所敢方耳爲方命
者其號令方而不行也以其性急直欲稍抑之故名
其刑爲殛殛急也猶今之謫官使耐性也亦非死罪
云鯀殛死者因殛而死耳使鯀尚在而棄舊從新則
舜固將復用之矣亦豈深絕人者哉由是觀之聖人
心不好生者也用刑蓋其所不得已焉

干羽之舞始於有虞蓋伯禹征苗不服而遂整衆脩文
此但練兵備敵不事戰爭之事也故即軍中之器而
教之養德干盾也羽翳也干所以扞羽所以麾皆以
此習兵使養性情也後世以舜樂盡善遂因之以爲
常舞爾若聖人特立此舞以脩德則近乎迂矣

禹貢亦有可疑處水道田壤後世去古已遠其同異固
不可知但青州貢松怪石揚州貢木橘柚錫貢荊州
貢栝松之類怪石無所用錫貢非所宜木類又遠而
難致似非唐虞時所當貢者豈其間亦雜有衰世之
言歟

盤庚中言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此謂自湯以後先
王也遷國重事非可輕舉者或以親諸侯或以控夷
狄或以避水患皆取於利民耳五邦之遷今不可悉

詳其處然皆先王時不得已而爲之也逸書序稱自
契至於湯凡八遷湯始居亳比盤庚遷又數矣何其
遷之易邪此說不經不足信也

洪範中亦有錯簡蓋三德一章以平康明正直之德而
下四句皆足剛克柔克之義弗友者剛之勝也故曰
剛克剛克而沉潛之則剛得中矣爕友者柔之勝也
故曰柔克柔克而高明之則柔得中矣只此已盡三
德之義下文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四十七字當屬
八政條八曰師之下而簒入於此耳王食如舊說大
非人君薄於自奉之道蓋分田制禄以重民食之意

所以爲民也以食爲重故謂之王皇極條下有無虐
煢獨而畏高明八字似當在其作汝用咎下向見惕
文恪公嘗有定本蓋亦有疑於此矣
西伯戡黎史記以爲文王事觀其辭意殊不相似金仁
山以爲武王事是也但以其書簒入商書微子之前
故世儒相仍遂以爲文王事耳仁山之言本於胡五
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而吳氏以戡黎之師在伐
紂之時此言似尤得旨不然則黎在畿內近紂都之
地周兵安得遽至而事非緊急祖伊迫切之言將不
取比干之殺乎然仁山以此爲武王觀政於商則是

戡黎既歸而後伐紂也此事間不容髮以兵先往觀
政將何爲者而尚可退歸邪
金縢一篇王文端公辯其非古書初亦疑其爲僞今反
覆觀之亦以其間有錯簡耳稍存正之理自可通也
蓋我之弗辟當依孔註以爲致辟居東二年當依孔
註以爲東征朕小子其新逆當依越絕書以爲周公
巡邊天暴風而成王迎之而于後公乃爲詩至未敢
誚公二十字當屬於歲則大熟之下周公乃告二公
至罪人斯得十九字當屬於未敢誚公之下其大意
則不當以管叔及群弟流言爲疑周公有異心於孺
子也如此則文從而義亦可解矣周公之事豈不益
明哉
武王遘厲虐疾周公求以身代而曰予仁若考能多材
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
神能事鬼神謂知變化之道有益於死也不能事鬼
神謂不知變化之道雖死無益使之脩身以盡人道
耳周公自言能多材多藝非以誇己蓋欲救其兄不
得不爲此說也夫生則治人死則事鬼各有所職而
况武王有丕子之責於天所賴以定子孫佑四方者
乃在其身正當使之盡人道不可即令死也故武王

死則武王任事鬼之責而周公當治人矣周公代則
周公任事鬼之責而武王當治人矣珪璧有國家者
所以禮神也屏璧與珪言武王既死則周家之業必
墜無用璧與珪也爾之許我謂許己之代死也歸俟
爾命謂俟武王之生也若己之死否則亦聽天而已
非謂己若不死則屏璧與珪也
卜三龜非以三龜並卜三龜並卜則近於再三瀆矣亦
非謂立三人以相參考也立三人特以考占耳何須
於三龜之卜乎蓋一事而三變其情節也如始卜周
公不得代死又卜武王之疾不死又卜用何醫藥則

得不死其情節或有此三變也如洛誥卜河朔黎水又卜澗水東瀍水西又卜瀍水東之類即為卜三龜矣啓籥見書蔡氏謂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于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啓者啓此籥也此說不通果如此則召公卜洛亦帶金縢書而往乎蓋非啓金縢之籥亦別有藏卜筮占書之物耳

周公之攝政自武王時始蓋武王末受命事皆委於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皆周公之功也其兄弟君臣之間相信久矣不惟武王信之而宮

中之化自太任太姒邑姜相繼皆一德也則宮中之人亦必信之矣不惟宮中之人信之而在朝之臣如召公太公散宜生及百執事皆一德也而在朝之臣亦必信之矣武王見周公之賢聖豈肯私其子而不以天下與之哉蓋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一聽之自然耳周公固係天下之望者也然而竭忠以輔成王不以天下自私故教之以正感之以誠蓋自其為孺子時已能格其心矣成王亦豈復疑周公有他志哉若謂管蔡因忿周公專攝而遂欲興殷此雖至愚必不為也竊意管蔡之流言非能以周公不軌之罪撼成王亦非不知有周也蓋其意亦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溺於世儒迂腐之論耳武王之伐紂也未為盡善則殷之頑民必有所未協管蔡以是為周公處有未當必將貽害於幼主也故流言及此而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乃欲仍制河北三分餘一之地復立武庚以慰人心耳當時天下皆已臣周而復舉此議則是叛矣然名為忠殷雖賢士大夫亦不能不為所惑也故大誥惓惓言天命卜稽之意以解之蓋謂武王之滅殷本於天命非私意也是以商之孫子侯于周服雖如微子之賢而亦無一毫

憾周之意此蓋武王周公安天下之大義道則生亂矣豈迂儒曲學所能知哉故大誥之言全無一語及於正名討罪正以解人心不知天命之惑為重也不然則在廷考亶自宜央征而以艱大為辭甚無意義此金仁山所以不得不為閉關自守之迂談也歟

酒誥以禁酒為第一義以殷紂酗酒其民化之而昏亂厥德酒不禁則無以正之幾故因康叔之封衛而惓惓告戒之至曰群飲則執歸以殺亦可謂嚴矣後世務因循者以民俗既成恐至生亂則姑順民情而不免於遠道干譽矣此無怪其然也亦由徒法不能以

自行耳聖人之治將正人心其拔本塞源不為姑息
以德足以服人也禹惡旨酒文王無彝酒此聖人兢
兢保治惟恐人之有亂德也苟使其民安於故習豈
聖人之心哉
多方言王來自奄說者以為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
叛成王征滅之非也蓋武王時周公誅紂伐奄三年
討其君而其地即封伯禽為魯國矣成王初年所以
至奄者為武庚叛故也蓋武王之時封其弟康叔管
叔蔡叔霍叔於近殷之地使為殷監當時以武庚叛
者管蔡霍耳故謂之三監叛而康叔國於衛獨不叛

也殷都在衛西二十里餘耳惟康叔在東力不能制
周公懼殷東南與淮夷徐戎合勢而亦從奄之遺民
或有不靖也故奉成王以至於奄經畧三年而東方
始定即周公東征事而東山詩稱三年不歸者是也
篇內所云四國及多士所謂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
國民命者指管蔡霍及殷耳非以管蔡燕商奄而言
也此乃聖人靖難安邦之大計而序書者亦妄生意
義以踐奄別為一事至謂遷其君於蒲姑則周公相
武王伐奄之時其君尚在而其地何以即封伯禽邪
此腐儒不察於事理之見也

呂刑五罰之疑有赦而又於墨劓剕宮大辟[illegible]公
作贖刑之遺制舜典所謂象以典刑謂明示[illegible]而
皆圖以示人者也流宥五刑謂罪已無疑但情有可
矜不忍加刑故以流宥之鞭作官刑所以治官故用
鞭示鞭策之意扑作教刑所以治民故用扑示扑學
之意此皆罪之無疑者也至於金作贖刑則主罪之
可疑者言矣如事情本實但於證佐未明則恐未盡
人情終為疑獄刑之則為忍心宥之則為縱惡故於
此聽其贖焉一以活民一以裕國此因勢利導之政
仁義並行而不悖者也呂刑之贖疑罰豈其所創為

哉但百鍰以至千鍰之數唐虞時或未至如此之多
此則時異勢殊穆王所以異於古法䖏然亦大畧以
此分別罪之重輕示人不敢犯耳必非不量民之貧
富而一槩取足者觀五罰之疑又赦之以正于五過
此豈專為開利路而發者邪聖人之教極嚴義利之
分若呂刑之書意在為利則凡哀矜惻怛之語皆為
虛文何足以垂世範俗今特録此於書必是穆王既
老自懲其平日巡遊過度誅歛民財天下必皆怨於
刑矣故作此以訓四方蓋似漢武輪臺之悔其帝王
改過遷善之學也豈可類目以衰世之事哉先儒不

竊疑之一字於贖爲宜而槩以後世科罰官人之事律之則失聖人删述之本意矣

呂刑本穆王所作以誥四方而使司寇呂侯傳命者也故以惟呂命三字起之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以誥四方作一句蘇氏以爲荒度與禹荒度土功義同正謂其旣老始留心慎刑而大加裁度非貶辭也蔡氏書傳以耄荒爲句則謂其耄爲亂命矣且曰呂侯爲司寇穆王命訓刑又曰呂侯竊贖刑二字作爲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則又逢君之惡而志在貨財者也其虛辭何足錄以爲經哉

書序稱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竊詳秦穆公之卒當在秦人入滑之前不當在敗殽之後何也秦穆公賢君也與晉文同時而覇敗楚城濮會王河陽圍許圍鄭無役不從此可見其能爲中國計矣入滑之後報怨搆伐兵爭不息與前大異似非一人所爲也蓋自魯僖公二年虞虢下陽時百里奚始入秦其後惟務息爭休兵未嘗輕用民力穆公蓋深有合焉而公子縶子桑輩皆勇力之臣必娟嫉之穆公誤爲所惑於是忿然至韓與晉交戰遂獲其君此雖足以見將勇兵強之效然於反己責躬之道實有歉焉此秦穆公之所以悔也故秦誓之作疑在此時其曰番番良士必指百里奚也其曰仡仡勇夫必指縶桑諸臣也而娟嫉能容之說亦非無因而發者勇於受責不以責人有合於帝王之學而自此之後眞能改過故聖人存書特錄其篇也夫穆公得百里奚之後至僖公二十八年自此一戰之外未嘗用兵他皆與晉共成覇事耳故孟子曰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然則古人所謂顯君傳後者豈以戰勝爲功哉世儒不察乃以入滑以後兵爭之事皆爲穆公所爲則亦不知穆公甚矣又討敗

殽之時百里奚年已百歲或必不存然三良未殉必能以義相規穆公豈盡不從而迷復終身耶借使終身迷復則不可謂之顯天下而傳後世矣自左氏誤傳穆公之卒在文公六年而序書者因謂秦誓作於敗殽之後稽之事實豈有合哉故穆公之卒必在敗殽之前而秦誓必戰韓時所作也

詩

周禮大師言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頌六曰雅竊謂此只是後世所謂體格作詩之義不在此出於性情之正而足以使人感動興起如

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此則詩之義也
左傳出於詩序之後故其引詩篇章多本小序而季札
觀樂所言二南雅頌與十三國風獨不特舉一嘗耳
其餘國名則皆小序所列也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
陳詩以觀民風則列國宜必皆有風矣而說者以宋
爲王者後魯爲周公後巡狩不陳其詩故皆無風是
宋魯二國之政可以恣行矣豈有此理至於邶鄘已
併於衛其詩皆衛事也而仍列爲三鄶已併於鄭其
詩皆鄭事也而仍列爲二則其他如覃如滕如薛如

邢如紀如韓之類皆先王時公侯各專一大國豈盡
無風而反不錄一詩邪此皆義之不可通者也蓋秦
火之後詩多散亡漢儒旁搜以足孔子所言詩三百
之數而又長出十一篇其不合於古者多矣而左氏
悉祖述之謂其書作於秦火之前可乎

二南文王之化也國風民俗之情也凡辭有美刺而非
以正論面相告誡者皆屬於風雅正也大雅者君臣
面相勞勸敷陳之正論也以其事關朝廷故謂之大
小雅者朋友面相交好箴規之正論也以其事關臣
下故謂之小頌者稱美之辭不特稱揚祖德於宗廟

凡以誠心頌美其君而非出於諂諛如魯頌泮水閟
宮二詩皆得爲頌但漢儒所序篇章多失舊次耳故
有以風而雜於二南及雅頌者有以大雅而雜於小
雅小雅而雜於大雅者又有古詩散亡而以逸亂之
辭湊足篇數者且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
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必古詩
也故論語皆嘗言之而今無其文豈非詩有散亡邪
若鄭聲之淫孔子所必欲放而以列於詩如此類者
甚多此豈刪詩本意哉自此一失其傳而左氏諸書
引詩遂有斷章取義之說雖孝經禮記中出於漢儒

附會者亦多有此今考學庸論孟凡所引詩多本詩
意何嘗有所假借牽合邪如魯頌戎狄是膺荊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說詩者以爲魯僖公事然孟子嘗兩
引此語一則曰周公方且膺之一則曰是周公所膺
也豈有人亦可以假借之理殊不知膺懲只是不忘
於心之意而承即承三聖之承後儒誤訓膺爲擊承
爲當遂謂周公無此事乃僖公之功而人不敢當者
失經意矣若以憂心悄悄愠于群小爲孔子肆不殄
厥愠亦不隕厥問爲文王此則有似於斷章取義然
亦但謂二聖之遭詭如二詩之愠耳非謂二詩可借

以為孔子文王事也禮家多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用於鄉飲正為詩篇失次誤以其義皆可斷章而取也如此則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可歌於三家之堂而雅須不必各得其所矣

孔子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其得性情之正也朱子以為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不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是以憂樂因於后妃而後為得其正也竊意未有其人而先思則思為懸想已得其人而即喜則喜為縱情如此則憂樂有所繫矣尚得為正乎蓋后妃在宮

易事難說宮人非賢無由進御故不得其懽心則憂其德之有虧寤寐反側不能自安見其內自責也得其懽心則樂其德之有合琴瑟鍾鼓方能相洽見其不敢肆也憂以反躬故曰不傷樂以謹禮故曰不淫此性情之所以為正也周公作樂列於房中孔子刪詩序於篇首非以此為脩身正家之本乎春秋之時世俗所尚不過鄭衛淫哇之聲耳而師摯入官之初獨以關雎為教至其卒章首節已急而聲氣和平終始一貫故孔子嘆之而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其所得於關雎者深矣

唐風揚之水舊說晉昭侯封其叔父成[illegible]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illegible]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自喜見其君而樂[illegible]桓叔將傾[illegible]而入為[illegible]隱不敢以告人此不軌之臣陰懷異志[illegible]教莫此為尤聖人存此而弗削何以為訓[illegible]美賢君下賢故指其水石之皆而欲[illegible]皆賢者所往來之地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蓋謂謀秘計不宜輕泄耳

聖人刪定之詩必皆出於性情之正淫風逆德豈肯存以起人邪心哉至於稱頌亦必不敢溢美之辭以長

諂諛之風如閟宮詩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則為魯僖公必矣僖公非賢君也所以頌者為其能修周公之廟故美其事而祝其昌壽熾昌以行周公之政中間但有微剌如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乃謂天神格而後人鬼享以見僭不當僭郊之禮未嘗有一語稱文其實德如泮水之詩明言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則指其實德而言矣此非伯禽不足以當之故泮水美伯禽也非美僖公也蓋其辭與閟宮大異耳然閟宮之詩史克所

作以其有周公之志則情性可謂甚正矣聖人安得
不取之哉

春秋

孔子之作春秋有感於麟而意亦不在麟也蓋自太師
采詩觀風之政不行而天下無公論於是邪說暴行
交作弒臣弒君子弒父人亦不以爲非矣此孔子作
春秋之本意也故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詩亡
然後春秋作謂之作豈必出於魯史哉當時弒君爭
國之事誰肯自言史冊又安有直書者乎觀魯弒皆
書薨叛皆不書意可見矣孔子往來列國考論古今

則有以得其實者於外事豈爲之隱哉故懼亂臣賊
子之得以售其奸則作此書以明正其罪而亂臣賊
子之心亦必有所不安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至左氏乃始以爲非聖人誰能脩之則似謂舊史
有可據者苟據舊史孟子何以謂之作哉然則其事
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之言何以辯乎此謂春秋中
之事在桓文皆可爲春秋中之文在史官皆可概而
義則非其所能預也正見當時莫知孔子所以作經
之意而撥亂反正必有待於王者之興歟
自左氏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魯矣說者因謂春秋爲周公舊典禮經如此則周公
遺經必有武王成王盛時之事與六經並傳於今
皆無之及考周書所載有合於聖人之意者雖呂刑
秦誓皆錄於篇而豈於周公之經可畧乎且亦未見
其有編年之法也意古史簡畧隨事紀時而已蓋編
年之書名爲春秋者生當[illegible]周公之時王道大行賞
罰得正在上者政教之迹未熄而在下者美刺之公
未亡春秋何所感而遽作邪
公羊穀梁是戰國時人蓋趙孝成王時有荀況其學出
於公穀故知之也左氏又在其後其書中間有言臘

處則秦之祭名也有言酎處則秦之飲名也有言庶
長處則秦之官名也及考左傳漢初始出於張蒼之
家本無傳者張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
計籍又善筭律曆得非蒼撰其徒掇拾所聞附爲古
義而託於左史以傳乎今觀三傳之言多與聖經不
合豈可以爲先秦古書而信其得孔門之意邪
春秋經文義皆具不待傳而明也但考衆說之離合
邈向之正邪地理之遠邇年月之久近事情之終始
典故之有無則思過半矣詳見春秋私考

說理會編卷之十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一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經義二

三禮

聖學失傳自戰國始蓋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則歸於墨苟有以楊墨爲非者必群猜衆怒無地自容人無復有敢言孔子之道者矣所以當時學者各以其私見爲書禮亦多雜時君僭妄之事如以伊尹爲割烹要湯百里奚爲飯牛干秦繆至謂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瞽瞍亦北面而朝孔子曰當斯時也天下岌岌乎殆哉併孔子之言而造爲之凡異說之可以驚世駭俗者何所不至非得孟子以理辯正後世孰知其非真有是邪又如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雖文盛所增未至甚多而周禮於鄉遂二處設官已二萬二十二百七十二人他尚未與焉財賦何足以祿之此皆戰國之言不足深信者也後儒但謂漢儒附會誠亦有之然得於所傳聞者亦多矣

周禮之書多與孟子不合其檢防周密則誠有之故先儒皆謂周公致太平之制朱子亦謂其廣大周密周家法度在裏此以後世之見觀古人也殊不知周禮所言多涉自私自利姑以賦民一事言之大失文王治岐本意惟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而胡致堂又歷舉其事而深詆之豈爲無見哉詳見讀禮疑圖

儀禮亦戰國時所作大抵多雜春秋時僭妄之制但古意亦或少有存焉庶亦可以考見耳

韓文公苦儀禮難讀非難讀也雜以衰世僭妄之事而所記又多不全未見其文從理順耳

儀禮所以不得爲古書者即其服制言之亦有可疑耳如長子亦子行也而爲服三年嫂與兄敵體者也而不制服此於輕重豈爲稱情哉唐貞觀時於兄弟之妻制服五月而本朝於適長子止制服期年蓋有以知此矣

喪服爲父斬衰爲母齊衰其制不同而孟子則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竊疑古者通喪三年皆以齊疏爲常而衰在胸前特以斬別耳故中庸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豈有父以斬而母以齊之理乎特以春秋衰世喪禮不行士大夫各以私意自便禮因不同故晏嬰父卒服麤

練斬而室老以爲非大夫之禮則當時士大夫衰服各有不同禮家豈因衰世之事而遂分別爲定禮耶飦粥三年與孔子三年不安於食稻之旨相同而禮家以爲既葬乃蔬食練而食菜菓祥而食肉此亦因當時士大夫所行之異而考爲定禮耳恐皆當以孟子之言爲正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其情一也豈宜有異制乎

三年之喪禮家以爲二十七月而終此必衰世之制短喪之漸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豈有二十七月即可免喪之理觀魯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

九月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喪不止於二十七月矣孫爲其祖若曾高祖承重者皆斬衰三年以父母之愛同也臣爲君亦斬衰三年元后作民父母是天下之大父母也故三年之喪通謂之父母之喪若周景王爲穆后及太子壽皆有三年之喪則附會之臆說耳信有之亦私恩而非禮之正也

繼母如母慈母如母此皆以其鞠育之恩同於親母如禮所謂生養之終身如母故爲之服三年也繼爲繼母苟未有恩則以其嘗親父體而服之同於庶母斯已矣若槩以爲三年則過且非所以重嫡也古人最重嫡妾之分故有不再娶無二嫡無以妾爲妻之訓其於繼母之禮必不如此之無別惟此等[illegible]行然後庶母皆當如母之禮而陵嫡子者多矣

聘禮所言皆諸侯之事諸侯不當有聘也詳見後論朝聘條下

禮記之言雖雜然其間有其得聖人精意處則過周禮儀禮遠矣

禮記所以雜者有虛無之說有刑名之說有僭僞之說有夸誕之說有煩瑣之說有附會之說祭此六者而後聖人之精意可求矣

禮祭必立尸非虛設也古人最重祭祀齋戒以交神明誠意必能感格鬼神蓋有依人以告利成者今之神物附人而語者尚多有之此立尸之所由起也尸必以童蒙爲之故禮謂之抱孫當其時純一未發以之居尸位則朴然自以爲神忘其所處而尸以祇定一聽於神人謀無所私焉且祖孫一氣相通精神尤易感召而孫之從祖又生時懷抱之所依也孫可以爲王父尸其以此歟尸有君道焉故弟爲尸則兄亦敬之從子爲尸則諸父亦敬之此即非始封之羣臣諸父昆弟之義也惟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則以子

無臣父之理故也雖以神事尸而以子加父事終不順豈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哉此聖人立尸之精義也後之祭祀誠意不足式禮多愆事尸蓋有褻玩不恭者矣祭既不能致敬尸遂不足依神上下相褻獻酬皆虛有尸徒滋慢易而已尸之廢起於戰國其又以此歟廢尸而專於事土猶愈於有血氣者之有慢心而神依焉如丁蘭刻木為母而靈應也亦庶幾無怨恫矣如此則影祭可也象祭可也同歸享於克誠而已矣然則後世之祭何必復立尸哉

古者師不制服蓋謂恩有重輕不可以例定勢有順逆

不可以必行在吾心制之以求自盡耳故曰心喪孔子歿門人治任於三年之外而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是在墓側也則三年之內非恭然即吉可知以為若喪父而無服則恐但不若親喪之字樂耳其他恩不及孔子與夫百工技藝之師例以三年則又過矣至於師恩雖重而為人子者父母在不欲其冠衣純素則凡當從父母之心又凡有官守者將以服勤君事雖縻師之至不得不以禮制情若必欲服喪則於勢有所不行況後世君喪尚皆以日易月又安得於師而獨厚邪

禮記所記有言小學者有言大學者有言禮文者有言禮意者如灑掃應對之習小學也仁義禮樂之教大學也升降揖遜之數禮文也恭敬撙節之容禮意也散見諸篇尚存古制豈可以為盡非先王之禮經哉自迂腐之儒雜以邪說而正義始不明耳姑以檀弓明之如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舜葬于蒼梧之野之類皆妄傳者也又謂合葬非古也易墓非古也若以為古無此事則可以不合不易為古禮則不可此皆好怪誕者之言奚足以為經據哉凡此之類不一而足皆當裁之以吾心之節文而已

孔子不知其父之墓問於陬曼父之母然後得以其母合葬于防以合葬觀之則孔子之母未嘗見出於父者也而家語後序乃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出妻是叔梁紇之妻已出惡得以合葬邪據檀弓言則孔子子思皆嘗出妻而不及叔梁紇伯魚與序說不合又孔子以伯魚哭母為甚子思不使子上喪出母而以道汙則從而汙為說皆非聖賢之教也然則三出妻之事其亦不足深信者乎

檀弓重主道也陳灝註謂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埋之

此說非矣蓋作主在卒哭不在虞時也左氏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蓋始死未有主以木爲重而竪之以上其中木有文也故檀弓曰重主道也葬而有謚然後作主而徹重埋之易重之主即栗主也栗堅可久所以藏也刻之以謚所以祔也其義主乎吉矣故士虞記曰吉主皆刻而謚之言以謚別豈非在卒哭時哉蓋自公羊傳有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之說而承其誤是以旣葬反虞之時先作虞主而期年練祭之後又作練主也殊不知卒哭之主即練主也豈待練而後作哉蓋主因祔作虞時有重不必別作主也而奚有桑主之名哉詳見春秋私考文公二年下

王制首言天子諸侯受地班爵祿之制剽竊孟子爲說雖文或小異然大義則猶未失也其後所言畿內畿外封國多寡之說則不經矣詳見讀禮疑圖

月令本呂氏春秋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合爲此書中間多有先王遺制其必夏時所行之政令歟但其以青陽總章玄堂明堂別爲十二室者爲明一堂之制後世因之其說紛紛殊不知明堂者天子朝諸侯之堂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如曰雖南面而立維也可使南面皆此義也明堂豈有分向四方而按季各居一方之理且如總章北向而冬月居之何以當寒風之凛冽乎至齊宣王時猶有明堂在其地豈得亦無四時之制乎此蓋周之盛時巡狩之遺址也故孝經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亦因巡狩所至之方祭其帝而配以文王也意亦文王爲西伯時所統之地以其有功德而特配之耳不然則郊天旣以后稷配矣而又何必別起明堂之祭以配文王邪此見明堂本以朝諸侯而設京師與方岳皆有之豈有不南面者哉

文王世子稱武王九十三而終竹書記年則稱武王年四十五金仁山辯九十三之說有不通處而止以竹書爲據今亦無以考其必然但觀中庸云武王末受命而詩又言綏我眉壽則武王信已老而竹書之說亦不足據但未必其爲九十三年耳孟子又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武王時周公已攝政如堯老而舜攝也如此則至武王喪畢而止爾明堂位乃言周公攝政自成王始又成王元年伯禽即受封時成王當亦已長必無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假使有之亦在武王未崩之前必不在成王即位之後也况其年

周公即避東都則其攝政亦不待武王喪畢而止矣
及考家語言成王十三歲即位則武王當八十一而
始生成王而成王之弟又有唐晉邢韓生於其後恐
無此理至謂其既葬而冠孔子論之曰古者王世子
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
之有竊謂天子未冠而立此皆聽於攝政大臣之時
也至其長也自宜知成人之道豈有既立而可不行
冠禮者哉但其禮或別有節耳大抵漢儒附會之言
非出於聖賢經傳者皆不足信也
禮運以大道爲公大道既隱爲說其實本亦古今異宜

但以爲大同小康則有薄禮之意此蓋老莊虛無之
餘見耳檀弓載原壤母死而歌亦此類也
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欲其不受天陽此本拘儒之說
春秋哀四年亳社災公穀皆附此義豈與記禮者同
出一傳邪夫古制簡畧故社達天陽後世社稷之禮
儀文漸備則社宜有屋以蔽風雨不然則疾風暴雨
之時何以行禮邪殷社之不廢則以之爲亡國之戒
可也而何必特爲之屋乎
明堂位之說妄謬尤甚古者立不中門出入止由闑之
左右門內止有東西二階並無中階此云三階非古

制矣至謂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成
王以周公有勳勞封以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
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配周公於太廟
方納蠻夷之樂於太廟欲廣魯於天下也又曰夏礿
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其下又
言天子之政天子之廟飾皆悖理不經之事豈魯之
迂儒欲夸其國之盛美而爲此說邪然附會者亦多
矣惟成王以周公有勳勞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
子之禮樂一語則似崇德報功厚意程子猶以爲非

況其僭亂之甚者乎此可見禮記之不足盡信也
樂記能發精蘊處甚多但漢儒之所集合亦頗瑣碎耳
雜記載諸侯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
事社稷有司官陳器皿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
不能從而共粢盛云不能從者謂不能從夫人以共
事蓋不斥言夫人之罪也非其嫁時所賫器皿而還
之此皆厚道也夫婦人倫之本原所當爲故必正身
脩德刑于寡妻苟有小過則教誨之使歸於善必閨
門雍睦乃爲順道若謂古之人如孔子子思亦皆出
妻必其所不得已耳然當其出時尚存忠厚如對姑

吡狗彘羹不熟此小過也而乃以之被出必其別有大惡不欲顯言姑假此以爲辭耳蓋絕交不出惡聲出妻令其可嫁雖以義斷而猶不失恩也此與雜記義同家語載婦有七出之條中間亦有不係大惡如無子惡疾云者得無古人亦或假此出妻而漢儒因附著其說歟就七出之條亦不能盡且如其妻傲很忿爭肆無忌憚任情所爲不可教誨又安得不出邪若三不去之說則誠忠厚之道也雖有大過亦當委曲處之使無失所豈可自處其薄哉內則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

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是妻之去留又不可以執一論也

聖人之制廟祀有三大義焉親親也尊尊也賢賢也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皆特立四親廟以時祀高曾祖考之親所以親親也五世之上親盡當祧而受命爲天子與始封爲諸侯者則爲百世不遷之祖而廟爲獨尊太祖而下凡爲君者不論世之遠近皆歲一合食於太祖之廟非爲君者不得與焉所以尊尊也太祖以上世代遼遠不能悉祀則擇其有功德者特存其廟至大享而以太祖配之則謂之禘禘者審諦之義蓋審其功德也自太祖以下親盡當祧而有功德者則爲百世不遷之宗亦特廟以祀之所以賢賢也禮家妄生意義以親廟爲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而不知親親之恩止於高曾祖考而無分於貴賤以祫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而不知祫本尊序爲君之次而私親不可混於君帝爲禘其祖所自出之帝而不知其爲審諦功德此其所以窒礙而不通也詳見廟制考義

郊者天子所以祀天之祭也兆於南郊故謂之郊劉原父曰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商人以建丑爲正周人以

建子爲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是以歲首之月而郊也歲首之月而以郊先焉禮莫重於此矣故禮運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地與天爲對而主宰乎天地者即天也故凡大祭天於經則恒總稱爲上帝而已春秋魯郊兼望祭義報天無日月即此而觀則非單祭天也此可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矣豈有地不在中之理哉第以周之歲首在子恒以子月郊天而郊特牲遂以郊爲迎長日之至周禮亦有冬日祭帝于圜丘夏日祭地示於方澤之說蓋得之傳聞而失其本意耳果以冬至祭天

為定禮宜乎應節即郊祭日常用辛則郊祭豈爲
冬至而設哉若夏至祭地之說則以大社在周正建
午之月因以夏祭爲祭地而並列於天耳殊不知天
地有分祭有合祭合祭則總於歲首分祭則以其日
月之類因其月而行之禮各有所宜也別有郊祀議
詳著其說

古者大夫祭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自其閉藏而言
則曰門自其開通而言則曰戶中霤者汚下之地流
水之所鍾也此五者不惟大夫有之民家亦不能無
也但大夫則得以時分祭庶人不能則但以庶人所

得爲之禮歲一合祀可也人本於天地亦豈可不報
雖不敢專祭而五行生育之神則亦天地之德也以
其得爲之禮歲一合祭亦何傷乎

儒行之言多所夸大或以爲不出於孔子竊意將君有
輕儒之心而以此爲說亦未爲過但語多繁疊未必
皆孔子之言則或戰國豪士所附會耳

婚禮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故以親
迎爲重事而壻拜迎於門外入而升堂奠鴈蓋親受
之於父母也如此則授受明而得以正始矣然春秋
時諸侯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
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其境或迎之於所館
壻不能親至婦家則父母兄弟蓋有親受而送其女
者但與壻親相授受亦不失其爲親迎矣此又在之
節也可以補婚禮之所不備焉

鄉飲酒義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三賓象三光讓之
三象月之三日而成魄四面之坐象四時以賓介當
西北西南肅殺之氣以主僎當東南東北溫厚之氣
以其尊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洗在阼其水在
洗東祖天地之左海又以賓主所鄉所居之東南西
北取義於春夏秋冬皆迂儒拘執之論也燕飲之禮

豈在於此哉

射義所言得古人制禮之意但中間附入孔子射于矍
相之圃子路公罔之裘序點辭人退去之言則似禮
家夸大之辭而非有門與人爲善之意也夫敗軍之
將亡國之大夫既爲其國所容豈復可深絕以爲人
後者謂從人猶言人後也註家解爲求爲死者之後
則益迂腐矣其餘則皆以言也

射禮之制此於射獸以飾獸君子所不忍殺矢人君子
所不忍爲然而聖人之教亦不廢焉則以天下之人
率射獵以爲生得禽獸以爲食民俗已成莫之能禁

於是因人情而爲之節內則使之本先養老射則使之正德齊客因以養其良心焉此不得已之權教也夫豈強立之禮哉射禮立而選士授官皆在於此則射之爲教亦大矣此射禮之所由而射義未之及也故附論之

朝者諸侯所以事天子也聘者天子所以懷諸侯也諸侯無自相朝聘之禮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皆衰世之僭禮也觀春秋時諸侯相朝皆小國朝大國而大國無報朝者相聘皆大國聘小國而小國無報聘者故魯之朝聘鄰國皆但言如可以見其非禮之正矣不但諸侯自相朝聘爲非禮雖王制所謂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之聘亦禮之所不得爲也然則聘禮所載其衰世諸侯之制歟但外國往來事變之事則禮或有相類者耳

說理會編卷之十一　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二

越　季本　撰次

吳　訂正

聖賢一

孔子

附論伯夷伊尹柳下惠從一體上造極孔子從具體上造極

家語載孔子事俱是漢儒摭拾戰國以後迂談而附會之者也中間多有因四書之言而發揮之如後世作義然者故論語言子桑伯子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則附爲伯子不衣冠而處欲同人道於牛馬之說言子賤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附爲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之說言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則附爲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之說言直哉史魚則附爲至死猶以尸諫之說又有虛誇之辭如數言而却萊兵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又有過高之辭如人道爲人得之何必楚也之類又有貴覇之辭如以孫賁爲吉祥推蘭者爲俛獲焉之類又有尚奇之辭如知商羊爲水祥推齊有備不敗之類其餘則雜出於禮記左傳選史而胥湊成書不可以爲孔氏遺書中甚信之也然時有格言姑取節焉可也

若必欲據此以證孔子行事之實則失之遠矣
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先儒以爲語事功也所謂事功
者推堯舜之道以垂教萬世也夫聖之所以爲聖以
德言耳事功奚足論哉即論事功則堯舜之治天下
平成之功萬世永賴而精一執中之傳已足以開心
學固不待夫子删述六經而後始爲功也况孟子欲
學孔子之意乃爲時中之德故言自生民以來未有
孔子而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言不過引以爲證耳
然則賢於堯舜云者豈不主德言邪但以德言則堯
舜之德萬世莫加焉而孔子之賢何以過之蓋學無

終窮自其精於庶物者言之則後聖或有前聖所未
及也就以堯舜言之堯之德蕩蕩如天故孔子以大
哉稱之而於天下之事固若未能一一皆知也至舜
起於側微練於庶事故立法制盡民情而君道始立
故以君哉稱之舜之德重華協帝與堯同大者也而
其練事則視堯爲精雖謂之舜賢於堯可也况孔子
生當周末其民情之變僞與古又大相遠而以少賤
備嘗險阻鄙事無所不能練事又益精矣使當堯舜
時則其智慮必有濟二聖之所不及者安得不謂之
賢於堯舜乎然堯舜純一不已善與人同其爲德之

大固自若也孟子明謂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
人之汙而不至阿其所好則以其言爲必可信也而
可不求其精義之所在乎
史記謂孔子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其所
謂三千者已無所考意亦臆度之言耳至謂七十二
人爲身通六藝則以多能律孔門之士也孟子曰以
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聖人闇然下學不求人知非果知聖人之學雖門人
亦必有不心服者故孟子特舉七十人以爲言蓋七
十人皆心服者也七十人之外苟尚有服者則所計

人數必不止於此矣故言七十人當以服孔子之說
爲正若以身通六藝爲信然則人將求學於文藝矣
豈君子不貴多能之教哉
君子周流四方授徒講學此前古所無之事蓋與世尊
以四大因緣出世而遊方普度者意同但孔子則合
乎時中庸夫成己成物之學欲人同歸於善千聖無
二心也舜之側微與人爲善而所居一年成聚二年
成邑三年成都非以此學化導人乎惟父母頑嚚事
多責備耕田以供子職猶不得其懽心固不可舍之
以遠遊也伊尹以先覺自任豈不欲覺斯民哉而其

微時成湯已作所以救夏桀之亂者未盡無人則伊耕於有莘如伯夷太公之歸文王而就養也亦可樂道以待時矣傳說之築傅巖也獨行其道則當賢聖之君六七作之際此學尚明雖不汲汲焉可也若夫春秋之時天下無一人知學者孔子憫世之亂安忍坐視耶故之齊之宋之衛之陳之蔡之楚席不暇煖苟得君而事之則可以興周道故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此其心何心哉所至之國不論賢愚之類皆有教焉欲使斯道之傳不絕於天下雖興道致治之功不能自試尚將有待於人此至公無我之心也聖人

之志豈止於授徒講學而已哉孟子游事魯宋齊梁滕薛諸國是亦孔子家法也要之其時當然其心不得不然也

孔子自生民以來所未有之德也然當其身知者亦鮮故與季路言知德者鮮與子貢言莫我知也夫蓋非成德達材之士列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科者不足以知之况[illegible]權臣叔孫武叔之毀苟非有定力者安保其不畔去耶故孔子嘆從我於陳蔡者之皆不及門以見當厄而不忍棄去者之為難也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則以德行稱宰我子貢則以言語稱冉有季路則以政事稱子游子夏則以文學稱其人果豈易得哉至於孔子既沒七十子皆喪淪於戰國功利之中則知者抑又鮮矣苟非孟子發明聖智大成之說孰知孔子之聖自古所未有而其所以為聖則又不過盡其性分之常而不為已甚者耶

孔門諸賢有因材質所近而成材者子夏子游子張是也有因德性渾全而成德者冉牛閔子顏淵是也成材者得聖人之一體成德者具聖人之全體得一體者曰有見其文章有可觀也具全體者曰微見其聲色之不大也一體者未可以語德之全而具體者未

可以語大之化其差等則然矣若伯夷伊尹柳下惠則從一體上造極而為一偏之聖孔子則從其體上造極而為時中之聖是則聖人之於天道也其有差等亦各因其資禀之高下耳然聖人之學誠一不已中和之致日新又新既造聖域豈肯自謂工夫已至而不求躋於天道哉故限於所成者氣之殊也勉於所進者志之帥也使伯夷伊尹柳下惠而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與天道脗合耶

孔門諸賢

曾子　子思　子游　子夏　子張

子貢　冉牛　閔子　顏淵　有若

子路　宰我　樊遲

曾子之學在大學子思之學在中庸蓋其平日所受於父師之教恐其失傳而作然亦止是造道之言耳曾子雖聞一貫然觀其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之言則猶以物我相形及避越寇而有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之言則亦有所意必也子思與魯繆公論友而曰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友於其餽鼎肉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而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其言亦太露圭角以曾子比之則曾子氣象似覺稍優然與

顏淵從容氣象不同亦可見其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處有所不足也此孔子稱門弟子好學所以獨举顏淵也歟

子游子夏素稱文學之名子張常有威儀之辟此其初本務外者也得聖人爲之依歸而學始就實如子夏論詩而知禮後子游論喪而主致哀子張問忠信篤敬而能書紳其學固已近裏矣至以切問近思言仁學道愛人言治與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言士此又足以見其所成皆實行也孟子謂其有聖人之一體其以此歟然於聖人之蘊必不能如

有若之識其深也故夫子沒而三子者皆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夫子事之此雖其識退自知不足之心但有若之似聖人者言語也而聖人之實德不當於言語求之故曾子以爲不可然則三子以其平日所親炙於夫子者而深造之則聖人之實地也而有若之所發揮不過虛見而已亦奚益於得邪此曾子之學所以獨得其宗者亦惟實踐而已

孟子謂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朱子謂善言德行爲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是未知德行者也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則德行是不尚言者也若善爲說辭者則謂其言親切而有味可也但未必其身有之否耳孔門以言語名科惟宰我子貢此亦止自從陳蔡者言也其外言語似聖人者則有有若亦惟此三人而已故孟子又言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者深曲之地蓋能知聖人之深曲者也如此則聖人之精蘊足以發之即所謂言之親切而有味者也雖後世善講聖人之學者未必能過焉而又許其不阿所好則其言信而足徵矣然三子之所就止於言語之科孟子許子貢以善爲說辭乃其沒後之言則

平昔所聞於夫子之一貫固未能盡得也及夫子歿
而築室於塲獨居三年工夫亦可謂近裏矣而所成
就止於如此况宰我有若又未可與語一貫者乎大
抵文辭太著則含蓄不深此其所以不及冉牛閔子
顏淵之成德歟今之學者知宗孔顏精一之傳而於
宰我子貢有若有弗屑焉志不可謂不大也竊謂宰
我子貢有若所講聖人之汙亦孔顏之正宗而卒不
得與顏淵同科此可見宣言之易而克己之難也默
而成之非實用衣錦闇然之功者不能也觀乎宰我
子貢有若之所就亦可以自省矣

宰我子貢有若雖皆善於言語而德行不及顏淵然其
篤志力行事皆誠實苟有詐心則其所耻故仲尼之
徒五尺童子羞稱五霸非虛語也充是心也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必有所不爲其爲言語豈大言以欺人
者哉由今之學者觀之則又當有泚矣

子張初見孔子時未務外爲名之士故有干祿問行之
學孔子謂師爲過而曾子謂其堂堂難與爲仁則其
人可見矣當其時孔子告之皆言行切實之事其問
政也又告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則亦皆使反求
於心也至其問仁則告之以能行恭寬信敏惠五者
於天下似與平時鍼砭之言大不侔矣蓋孔門群賢
之穎悟無如顏淵子貢而二子之氣象亦大皆以澤
及天下然後可以爲仁而孔子則皆使求之於己如
顏子志在天下歸仁也則告之以爲仁由己子貢志
在博施濟衆也則告之以能近取譬何嘗使求仁於
遠哉而於子張則使行五者於天下五者皆仁之施
也宜非所以告求仁者得非以子張自書紳以後用
力於崇德辨惑漸能務實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
能爲有焉能爲無之言大非前日之見則固已有聖
人之一體矣而其才氣又足任重其時必已從政故

遂擴充其量歟此亦可見聖人教不躐等也

孔門諸賢能勇於爲義者惟子路聞善必行他人所不
及也然不得厠於狂者之列蓋子路氣質用事志在
事功雖聞夫子之教而於禮尚未能甲狂者則性情
用事志在德行雖有簡略之時而胸次悠然從容自
得比之粗暴者大相遠矣孰謂狂爲放縱無檢哉

孔子與曾點非爲意見有可取也觀其鏗爾舍瑟之時
是何等從容氣象至於浴沂風雩之言亦是道其真
意所在蓋志存爲己而無外慕也狂者之實地如此
而可以放縱無檢言乎

樊遲之學最爲切己其初問仁知時必有急效媚神之病故孔子以先難後獲務義遠神告之蓋於一節上救其病也既而從遊舞雩乃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告以先事後得亦先難後獲之意也而脩慝辨惑亦皆欲去病根之切問第以其尚有憤世嫉邪之心病之所重在此故以治己懲忿之事告之亦治一節之藥也觀其人雖若近於粗鄙而存心之正安可少邪及再問仁則以先難後獲爲無所下手如類淵之請問其目也故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其言愈加密矣胡氏謂樊遲問仁此

最先先難次之則於教人先後之序似有不宜焉故恭敬忠所以擇善也雖之夷狄不可棄所以固執也而學始有實地矣自是樊遲用心於內學能[illegible][illegible]則有隱居求志獨善其身之意故請學稼圃並欲學世事而樂田園豈若鄙俗求田問舍者之識趣卑陋哉孔子以其學可大成者故又啓之以禮義信化民成俗之事使知大人之學不當安於小成而已樊遲聞此又進一格以禮義信之外尚有仁知未盡故又以爲問而孔子則以愛人知人且以舉直錯枉使枉者直之道告之亦以治化言也夫論學而及於治化此惟成德者可以語之不然則聖人之教亦躐等矣故樊遲之所成皆切己之實學也

說理會編卷之十二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三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學術

聖賢士類等第

論語言聖人之下有君子君子之下有善人善人之下有有恒蓋亦不可得而思其次之意也聖人者德盛仁熟大而能化者也不可得見則曰得見君子斯可矣君子者德行渾成光輝外見雖未至於聖人已非具小才者矣又不可得見則曰得見善人斯可矣善

人者德性用事好是懿德雖未至於君子已非踐成迹者矣又不可得見則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有恒者本人恒有之心而言人之恒心即天地常久之道也執德有常久能不變以充其善則雖君子聖人亦由此進故有恒之心即善根之所以為主也但為氣稟所拘不能發達必須以古人成法漸開明之然後其善能自為主而無執滯也作聖之基實在於此有恒之人豈易得乎

子貢問士累及其次而孔子告之因有三等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此德全而才足以有為即所謂君子者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德性用事而孝弟爭人即所謂善人者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謹守繩墨不易其心即所謂有恒者也觀孔子有取於有恒則言行硜硜之士特以其規模狹小而謂之小人耳由此而充之則久於其道可以天下化成而豈限之止於小人者哉

孟子言可欲之善是善人自有諸己之信至充實光輝之大是君子大而化之之聖是聖人

人品誠偽高下等第

學皆本於仁義仁義性之德也聖人能盡其性渾然成

德則大本立矣仁義在中自然流出則為發而中節之和故孟子論舜曰由仁義行其次仁義未能渾然而力行以至之則謂之行仁義行仁義亦是立大本以行達道隱然入於德性之微不在事之頹處做出一仁義也由仁義行安行也如孔門所謂一貫行仁義利行也如孔門所謂忠恕忠恕離事不得只在事上提醒此心求其歸一而已求一者求忠於恕已是大本上用功特未能如一貫之合一尚涉於隨事起念耳隨事起念則有削斷其工夫不免於強恕然皆德性為主本體之實功也強恕而行使事皆順理合

宜謂之集義集義者内省不疚無惡於志行不合宜
心必不慊此則羞惡之心不從外得便是仁也故曰
求仁莫近焉此與義襲者不同襲是裼襲之襲表之
自外加上者非掩襲之謂也蓋以仁義爲美於事上
着意做出一仁義此則在聲色上可聞可見處用功
多着一層意思在内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者也第
其用心止於有着雖非眞體流行未免於功長之病
亦是於事上實做自己仁義故硜硜小人言必信行
必果亦義襲者也尚未有作僞之心猶得爲士謂其
德性稍有開明一變可以至義也苟有作僞之心則

謂之假霸者之假仁義是也竊其名以終身不自知
其非眞有則習於變詐之巧無所用其羞惡之心其
功雖高孔門所不道也下此則鄉愿矣鄉愿之爲人
是何等謹厚但其忠信廉潔非其德性中仁義所爲
皆在見聞處文著似是而非者也其同流合汚能使
衆皆悅之亦畧有翕聚之效至於自以爲是則亦不
自知其非眞有矣然霸者猶能屈己下賢以身任天
下之重而鄉愿不能動其心鄉愿則避忌浮言彌縫
甚密惟恐其忤俗而招尤也如聖賢任道當世所譏
而鄉愿則過孔子之門而不入於狂狷則皆有以詆
之此又霸者之所不爲也其品豈不在下哉鄉愿亦
似義襲但比之硜硜小人則硜硜者務實而鄉愿純
爲名耳自義襲以至鄉愿皆足爲害義襲者擾動本
根遏絶生意害其德性流行之體者也若霸者着一
假字則以欺詐壞心術不但如義襲之害而已至於
鄉愿則又加遮飾不犯手段其自欺處皆能掩藏使
人不可得而見也同一假也第霸者之假屬陽事猶
顯明而鄉愿之假屬陰情皆隱晦故非之無舉刺之
無刺無所往而不稱爲愿人德而如是何有一毫濟
人利物之心是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其害德豈不

甚大哉故孔子深惡之而曰鄉愿德之賊也自非聖
人豈易知鄉愿之學術哉下此則爲小人而無忌憚
若儀秦者矣其初起於一念利己爭奪錐刀所謂斗
筲之人何足算也其究至於亂天下禍蒼生其罪可
勝誅哉

孔子以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思其次蓋欲人任傳道
之責也中行者工夫已能上達一貫成德在中能立
天下之大本幾於入聖如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者是也其次則爲狂狷者有聖人之志嘐嘐然必稱
古人蓋其天資高邁淡於世情脫然超然無所粘帶

特以工夫疎畧小節容有不矜故謂之行不掩焉豈
任情縱肆而不恤人言者哉書云惟聖罔念作狂只
爲其念頭上不能兢兢業業耳若克念則即作聖矣
狂者人品甚高亞於中行如琴張曾晳牧皮者是也
其次則爲狷狷者其心知耻有所不爲有所不爲而
後可以有爲如子游子夏原憲是也此與狂者皆具
有狂道之心故孔子思之謂其可以進於中行也夫
中者堯舜以來相傳之心學中之爲德亦曰仁義而
已矣狂狷之於仁義雖未能合德然所學却是不至
於中以復仁義之本體也若拘於繩墨有所正助不

能虛心以應天下之感則爲義襲陸象山謂朱子之
學是義襲而取則雖大儒亦有蹈義襲之失而不知
者不可謂義襲盡是凡品也義襲只是一箇執着便
遏天命流行之體害其心之生意矣若鄉原則閉藏
一點僞心其質直不得同於執一也人多謂鄉原老
實要好其謙厚謹愨亦出本心故謂之原人殊不知
其獨知處未必皆善至其要人道好避人譏評只是
隨世浮沉如不入孔子之門指議狂狷之短義所未
合必有不自安者而皆將就隱忍以自取容即是自
欺自欺即是作偽也但不顯然自露其偽故人不易

覺耳此豈直道而行者哉鄉原病痛全是一掩故曰
奄然異於狂者之不掩矣

狂士

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聖人之教何分於狂狷哉但進道
莫如狂以其有聖人之志也故孔子在陳獨思魯之
狂士魯之狂士在父母之邦素所教育者也但以其
志大而畧於細微故謂狂爲簡而欲裁之使之居敬
也居敬然後能克念作聖耳孔子周流四方至於陳
而道窮狂士之思其憂世之意深矣
孟子願學孔子而言必稱堯舜以爲人皆可學是爲學

當有希聖之志也故狂者每事必稱古人雖行或有
所不掩而孔子思之亦以其志在希聖也若所謂行
不掩焉者則因志大言大不拘小節其工夫常有欠
畧時耳故謂狂爲簡非謂流蕩而放於禮法之外也
孔子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蓋已分別蕩之非
狂矣至其欲裁狂簡正惟以其肆爲過也而況於蕩
乎世之論者或謂原壤母死而歌子桑戶不衣冠而
處爲能擺脫世情無所係累其人品甚高非知道者
不足以語此此蓋莊列不拘禮法之遺見耳然則諸
家所載子桑戶死琴張臨喪而歌季武子死曾晳倚

門而歌二事蓋亦欲廢禮法者之誣說也而豈孔門之所謂狂哉故學爲狂者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可苟無此志而徒以不拘檢爲心無係累則空淡適天下而先王之禮法廢棄盡矣況狂則易於蕩是又不若狷者之學有依據也故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亦孔子不孫寧固之意爲但欲引人入道則姑開其自新勿先繩縛可也程子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學必引而自高若謂聖人恐人不親賢人恐道不尊而必欲如此則不可但其氣象亦自有不同處如孔子言聖則吾不

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非降而自卑乎孟子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非引而自高乎蓋孔子[illegible]聖不自知其聖故歉然若不足孟子有求爲聖人之志惟恐不及焉況當戰國之世士風衰靡語及聖人則不敢當也故直以聖人自任然非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是大言欺人耳心豈不怍哉故恥躬不逮則言有不輕出者矣若小視人必道性善而謂人皆可爲堯舜其言亦非若登天不可幾及也蓋以一爲要焉所謂吾道一而已矣有爲者亦若是所重在爲也苟

非其人而槩以聖道之高妙者語之則未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矣自炫其能亦可恥焉孔門弟子惟狂者嘐嘐大言每事必稱古人此固須冉希聖之志也但須冉惟於爲仁工夫請事斯語其學務實故德日高明而不見其言之爲大必亦親炙聖人而習於禮之甲者耶若孟子才高則必由狂者之宗而進於中行者矣雖英氣不免於發露然不從實地必無以入德學者勿徒以希高爲狂可也

王霸之辨

王霸本天子方伯之別名自其爲天下君而言則曰王

自其爲諸侯長而言則曰霸蓋王霸之本名也禮記祭義謂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此戰國時經生之言也則世儒固皆以王爲天子霸爲諸侯矣司馬公王霸之說亦本此意惟孟子獨以心術之誠僞論王霸蓋以德行仁誠也以力假仁僞也誠則人心必歸而王業日興雖爲諸侯之長而所行皆王道則人皆懷德其服爲悅是亦王而已矣僞則人心必散而王業日墜雖爲天下之君而所行皆霸道則人皆畏威其服爲勉是亦霸而已矣王霸之所以分惟在人之心服與否而人之心

服與否亦惟在所感之誠僞耳三代盛時王者固行王道而霸者所行亦奉王道故不以霸爲異術也及其衰也五霸迭興皆以詐力而不復知有王道矣故慕其名者樂道其事必以五霸功業爲一時之盛而不知其事固孔門所羞稱故孟子特本其心術之微而斷以假之一字見其不足以服人心也此與湯文之爲方伯而王業興者不可同日語矣荀卿謂粹而王駁而霸似亦畧聞孔門之遺論而其他所言不免於駁亦豈爲知王霸之眞哉

成湯文王之爲方伯以有天子之命得專征伐也使其行一不義必不肯爲故其受夏臺羑里之囚而然不蹈挾威震主之罪若五霸則蔑天子而專征矣亦緣其時王室衰微乾綱不振苟請於天子則必爲權外權受私賄者所沮欲行大義而不得耳孟子曰征者正也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此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若以天吏伐國則又不在敵國之列矣

周室衰微諸侯放恣至於莊僖亂益滋矣臣子弑君父夷狄侵中國天子莫能正方伯莫能討齊桓公獨起而振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民受其賜此亦扶世之大功也但無王命專征而以力服人此孔門所不道耳使其請命勢必不行亦其所不得已也然所伏者大義所救者生民所行者文武之法雖其專也猶愈於亂此孔子所以不得已而取桓文也歟

挾天子以令諸侯此霸者之事也若王者遭王室流離顚沛之時亦必圖所以奉天子而翼相之制人而不制於人也若天子爲奸臣所制得以號令天下而生民蒙禍焉則王者亦必舉勤王靖難之義雖除君側之惡而不以爲嫌也其要歸於非富天下而已苟無忠君愛國之實德則亦不免爲專橫矣此趙鞅之以地正國所以爲逆亂也歟

君子小人之辨

君子小人之辨與王霸大畧相同夫大人與天地萬物同體而能通天下之志此君德也故謂之君子其在凡民能成一節之善僅足以自守其身者則民德也謂之小人故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古者用人位必稱德君子則居大位小人則居小位故君子小人常以位言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世之衰也則有以君子而居小人之位者然其澤與君子同德則謂之君子之澤小人之澤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不可以澤

言矣然小人之心惟知自利私其身而不能公於天下則與君子遂有公私之別而周比和同驕泰之爲如晝夜之相反矣蓋小人之異於君子者雖起於一念之私然從風易使小人之順道也但徇私而不返則逆天理併其所謂民德而亡之以之刻於凡民且不可況可居君子之位乎此亦猶王霸本以天子方伯而得名其後則以誠偽分心術矣

說理會編卷之十三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四

越李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異端

楊墨子莫　附論伯夷柳下惠

楊墨之學其發端皆本仁義但倚於一偏則爲私見耳

楊氏爲我似亦守身之義然獨善而無君則似義而非義也墨氏兼愛似亦利物之仁然二本而無父則似仁而非仁也聖人之學則仁義並行而不悖者也其斯以爲中正之道乎

楊氏爲我於保身上做到無欲墨氏兼愛於濟人上做到無欲此豈易及者哉但其學只就私見上成就使其心不爲物累斯已矣全不以禮法爲教故一於爲我則不知有同體之仁一身之外皆秦越何有於君哉一於兼愛則不知有一本之義四海之内皆兄弟何有於父哉此由不以禮教節情故耳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是氣質之偏其學皆本於誠明而内外合一卒能變化以成己成物者也故同謂之仁若墨氏之兼愛楊氏之爲我則學術之偏其教各有所宗兼愛爲慈悲之宗爲我爲清淨之宗惟成就

其私見而已豈聖人時中之道哉

程子有言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商只是不及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其差必至於此

竊謂師商與楊墨宗旨本自不同程子之言似未精密蓋師商工夫陳而氣質之未變楊墨則本原蔽而心術之有差即其所差已是無父無君之本不可謂其末至於此也且師之過非過於厚喜於有爲耳商之不及非失於薄怠於用力耳其流亦豈遽同楊墨

乎

孟子以楊墨子莫爲執一與義襲者不同義襲者有所正助者也楊墨子莫則於世情無所粘帶而胸次脫然不掛一絲頭孟子特以其學術之偏有害仁義之本體則爲賊道耳蓋墨子之兼愛似仁但執仁之偏雖至無父而不疑楊氏之爲我似義但執義之偏雖至無君而不顧子莫則不兼愛不爲我但執其清靜自然之中而其心無所經綸裁制不問其孰爲仁而孰爲義是無權也其所謂執非有執着亦非其德性然也蓋其學術原從一偏上立根至於習熟念玆在玆而不知其爲害則偏於一偏非所謂大本之中矣若伯夷柳下惠德性亦有清和之偏而能馮乎仁義各因其質之所近以造乎其極則其中有以立天下之大本而流行無滯何嘗執其一偏以爲終身之學術哉此其所以得與於聖人之列也歟

春秋時世雖大亂然士大夫猶知以先生之法騰口舌以制人鄉愿最爲亂德亦是口談先王之法繩趨尺步皆不敢違但其心包藏一點僞心足以欺世故孔子闢之楊墨之說雖在孔子時已有但尚未盛行至于戰國先王之法蕩廢無存則覺二氏爲能擺脫塵

網故聞者欣然趨之遂成無父無君之俗則又別生一害矣孟子於此安得而不辯哉

佛老　附論儒釋道

程子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此因佛老之旨說得微妙足以動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之趨其教者皆所親見故也然楊朱之教與老氏同墨翟之教與佛氏同古今之爲吾道害者惟此二教而已當戰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當時賢士大夫不爲所動者必其言亦甚深妙也但其事已往其書不盡傳而後世不及見耳豈可因所未見而

遂謂其害之未甚哉

佛氏之教與墨翟同其法主於普度衆生然常忽於所厚非聖人一本之學也老氏之教與楊朱同其法主於遺棄事物然常利於一身非聖人無我之學也極其所造俱能遠嗜欲不動於心然不過成就其私見而已謂之合内外之道不可也故用物以脩己則不至於自私用己以處物則不至於無別非成物不可以為成己非成己不可以為成物此合內外之道也

釋迦佛家之至聖也其教在於捨身利物故於天下之墊溺必能拯救之但視天下皆當學之人而薄於所

親則不及帝堯之善推恩矣老子道家之至聖也其教主於愛身自善故於天下之紛爭必能違避之但必天下皆難化之人而果於忘世則不及孔子之無棄物矣此堯孔之聖所以得時措之宜而佛老之學所以為異端之害也歟

佛氏捨身普施不論族之善惡一以濟度為心必不肯有其色相老氏愛身獨善不論世之治亂一以斂藏為事必不肯勞其形神然佛氏之學亦有用處以之待暴客可也以之居危邦可也老氏之學亦有用處以之保衰年可也以之避亂世可也要之其初釋迦生於夷狄人皆尚殺法不可得而制也則以慈悲化俗老子生於衰周人方嫉賢忘不可得而行也則以清靜全身其學術適與時宜相合雖有所偏未見其為害也然而不能隨時從道通變宜民此二氏所以卒歸於偏而偏則生害既後以來專一教別立法門其徒世守不失則為老氏者習於無君為佛氏者習於無父而流禍遠矣

佛氏之教失於縱故惡人肆暴而不知懲雖至親遭其殘戮則但曰劫數而已此豈父道哉老氏之教失於忍故善人被患而不知救雖天下墊於危亡則拄口

無爭而已此豈君道哉二氏之害蓋不待其傳流之失而始甚也

人謂佛氏所見比之老氏為大以其普濟之量周徧廣潤與萬物同體而心無所著至於[illegible]而[illegible]二氏則但能清靜無為專於自守而已此由不知聖人誠明之學耳誠明之學[illegible]在幾微處知謹故[illegible]時行而行時止而止無一[illegible]非正處而佛氏之心則泊然任其所安耳佛氏比老氏雖大其為失心體之正一也

佛氏言空中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是六根六塵俱淨一無所有也然世尊為四大因緣出世

則欲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也爲是出世終脫不得濟度衆生之根難以言不着於無愛矣着於無愛則以無愛爲安而所成就者惟此一見是亦自私自利而已

佛氏常感常寂與吾儒同其所感而不精處與吾儒異

佛氏慈悲與吾儒之惻隱同恭敬與吾儒之恭敬同羞愧與吾儒之羞惡同知慧與吾儒之是非同獨其所未精處如當哀時或有不哀者矣當喜時或有不喜者矣吾儒則必精察之是當哀也吾何爲而不哀是當喜也吾何爲而不喜其必有蔽乎於是治其己

私以求當哀當喜之道惕然常存此心則當哀當喜之神藏於中是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矣由是遇當哀自然哀遇當喜自然喜則爲發而中節之和此吾儒學問之功乾乾不息正以求未發之中也若佛氏則遇哀而哀者從其心而哀之矣其所當哀而不哀者亦不復求之心遇喜而喜者從其心而喜之矣其所當喜而不喜者亦不復求之心惟一空寂使無擾焉聽其自然生意之動而已至於應事而學問以求中遂謂之外此即告子外義之學也異處只是不精

黃父菴謂儒釋道三教皆以止爲宗但其用不同耳佛氏以出世爲用老氏以忘世爲用聖人以經世爲用其體同一止也竊謂止處已自不同蓋佛氏之心主於出世則以出世之道爲止老氏之心主於忘世則以忘世之道爲止聖人之心主於經世則以經世之道爲止體用一源豈有用不同而體能一者哉

脩養術以閉三寶爲要功非正學也詳見攝生正論

許行之學

許行之學出於墨翟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與夫市價不貳國中無僞之說則皆墨氏尚同之教

告子之學出於楊朱觀性無善無不善吾弟則愛秦

人之弟則不愛之說則皆楊氏遺世之教也許行能使陳良之徒棄其師學而從之所造必甚超脫告子不動心已能不掛一絲頭至其成就則非許行之可及矣

告子之學

告子之學不知所以然其學亦漸進觀孟子中所載四條之問亦畧可見矣杞柳之問謂性中本無仁義但蚩蚩蠢蠢無所用心而爲仁義者皆人所矯揉也此即性無善無不善之本旨而不知性本生理非若桮棬必待於戕賊杞柳而後成也戕賊杞柳則抑遏本

性不能生矣此孟子所以有禍仁義之說也告子聞此則知性不可離根本矣於是又有湍水之問蓋謂善惡皆性所有但由人所爲耳此又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本旨也孟子告之以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則謂性之爲善本出自然非人所能爲也告子因悟生生不已者爲性之自然故又有生之謂性之問然自氣而言則善惡皆謂之生隨其自動而無一定之則不見性爲主宰矣此又有性善有性不善之本旨矣孟子恐其認氣爲生終不離於舊見乃以犬牛與人分别詰之則示以生理之不雜於氣者乃

可爲性而告子始知良心之生者爲仁矣但猶有分别内外之見故曰仁内也義外也蓋謂人本有慈愛之心遇親而即發用本無恭敬之心因長而始應酬而不知義乃仁之精别處即一本萬殊之道也告子不知此理反疑孟子之言義爲義襲是欲外義而不爲也其實告子已能不動其心本無正助之病特於義上有未精耳夫告子心體已無所累其學問亦不自足觀其初問時以仁義皆人强爲問至再三則知仁爲在内其所見已漸深而毫釐之間亦易點化矣及孟子以嗜炙爲說宜其盡悟而終不能如夷之之

憮然豈其有得於自然之樂而猶以觀理爲煩耶若朱子謂屢變其說以求勝則又不知告子矣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但欲澄然無事從心所欲耳求氣者義襲之謂也求心者持志之謂也持志正所以集義故氣可以不求心亦可以不求乎孟子斷其勿求氣曰可勿求心曰不可而養氣不外持志理自明矣理由内生所謂仁内也然外義則心有不精於物矩亦不能不踰矣故義者非他即心之裁斷處也

孟子目告子爲義外謂其以義爲外而不爲也象山目

朱子爲義外謂其以外爲義而爲之也蓋告子亦謂孟子以外爲義者故孟子力辯集義之非外其言反覆開明告子本用心於内者何其終不悟哉

楊慈湖之學

楊慈湖之學謂心本無意必固我着不得一毫氣力故凡聖經賢傳有及於工夫者如大易洗心大學正心之類皆以爲非孔子之言所見甚超脫然此乃即心見性之宗也與壇經何異蓋曹溪以佛氏之言言聖慈湖以聖人之言言佛同歸於自然而已非精一執中之宗旨也將使人妄意高遠而忽於下學其害教

也大矣夫人性本善心果無蔽順其自然何待脩爲但氣質不齊不能皆無不善己私牽擾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累必須用力克治乃能去之故孔子謂行爲力行是以工夫言也但工夫只自仁體擴充使其勢不可遏耳非工夫惡能拔去病根邪

說理會編卷之十四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五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雜術

後世占卜非古法

先儒以易爲卜筮而作未爲非是但所謂卜筮者主於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而非若後世之論利害也聖人以百姓迷於吉凶之故雖父兄臨之師保誨之官法治之亦不知畏也所畏者惟在鬼神且如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

國不同俗然皆各信其神以知來事而況於百姓乎故聖人因其明而通之以卜筮先使齋戒以神明其德德既神明則機易觸發而後卜筮之師以吉告之則無不聽信趨吉避凶身安用利此聖人所以爲神道設教也後世不知易之爲教欲開人心而執其象占立爲斷例則不過以卜筮推測利害之粗迹耳先師有言蓍固是易龜亦是易可謂知蓍龜矣外易理而說蓍龜則其言豈不謬乎春秋以後卜筮別有繇辭如陳懿氏卜妻敬仲則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

之與京晉獻公卜立驪姬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卜徒父筮秦伯伐晉過蠱則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史蘇筮晉伯姬嫁秦穆公遇歸妹之睽則曰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旂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如此類者甚多皆不以易理斷也蓋後人自爲繇辭如漢焦貢易林京房火珠林之類耳或謂易中亦有此理不以其說爲非則固後世之見也夫伏羲作易有畫無辭而因象觀變辭在其中

豈易理之外別有一說哉及文王繫辭正以發明伏羲之意而已周公孔子復申爻傳四聖一心亦無他意乃復別繫之辭則易外又添一說矣雖於利害時或測知然瑣碎煩難理非一貫何足以開人心哉其在洪範言卜筮於卜則曰雨霽蒙驛克於筮則曰貞悔雨霽蒙驛克者是以五氣占也貞悔者是以二體占也然其辭則皆本於易矣雖筮法僅存而卜法無考意其必不若後世於易理之外各以私見立說也不然則卜筮亦小術耳何足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哉貞悔詳見揲蓍遺法辯

易以卜筮尚占故蓍龜常並言之易外豈別有龜法哉繫辭有曰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此言雖後儒所記未可必其爲聖經然亦無足以見龜之爲易耳易之吉凶定於八卦而洪範言卜惟曰雨霽蒙驛克而已雨霽蒙驛克者以氣占也雖以氣占而亦以卦斷如筮以貞悔別卦之二體也但以龜起卦之例則不可詳耳古者卜龜史先定墨蓋取其下體平正呈兆分明故以墨界其上下左右定爲六位欲使旁岐不相參雜既得吉則謂之食墨食與蝕同拂拭而去之有似於蝕也金縢乃卜三龜曲

禮卜不過三則卜或有至三者苟未得吉則俟再卜故未去墨如洛誥所謂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河朔黎水不吉則不言食卜洛而吉則言食也注家謂史定墨者凡卜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所坼若從墨而坼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岐細出則謂之璺坼璺音問器破而未離之名也夫蓍龜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至公無私故能傳蓍龜之意吉兆以畫先定於龜則非虛心以待命者矣而况雨霽蒙驛克之兆不係於坼之巨細而坼之巨細亦

不待墨而[illegible]亦資乎大紙鑽骸觀
坼之云乃後世殺龜[illegible]之術也龜天下之神物也
龜能麟鳳謂之四靈蒲又二者能知天道故王者得
之以爲大寶觀大誥言寧王遺我大寶龜則一龜世
世以遺子孫何如其重也聖人好生之德洽于人心
甯忍殺至靈之物乎唐李華作卜論蓋已有疑於此
矣況龜世所難得必皆殺之將何以待後卜乎竊意
灼龜者必以焦火炷於焌契而稍熏龜以蒸其氣然
後視兆焉契者鑿也焌者契之銳頭也但以此蓺剃
吹熾耳豈必以火鑽及龜骸而使坼哉聖學失傳易

道俱晦在春秋時如左傳所載陳懿氏卜妻敬仲晉
獻公卜立驪姬之辭皆自爲一家之說卜無與於易
矣然諸侯之國猶有守龜大夫之家亦或居蔡未聞
其以死龜卜也況經孔子序易盛稱蓍龜之德而其
法豈盡廢乎然則鑽骸觀坼之說起於何時世當極
否人不畏天恭君蓋有惡卜不中而燒龜揚灰者聖
王既不復興神龜亦遂不出龜不易得法遂不傳民
間或鑽小龜自爲一術以誠推測亦能前知故遂相
仍以爲古法耳周禮卜師掌開龜致墨墨氏掌蓺焦
吹契占人掌占墨占坼是皆鑽灼死龜之法也而命

龜作兆則掌於太卜其所掌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
頌千有二百其書雖不傳而其意可想也蓋龜有十
二月之兆又乘之以十干如甲乙丙丁之屬則爲百
二十又乘之以十事如六親六畜之屬則爲千二百
後世所傳龜經尚皆本此雖兆或異名而龜皆用死
所未得者周禮之所謂頌耳然其見鄙很出於衰世
就使果得周禮之頌亦不過如陳懿氏晉獻公之繇
而已觀漢時猶有大橫庚庚之說亦全無意義也皆
何足以語易哉周禮成於戰國之士宜其說之詭於
聖人也龜策傳則周禮之末流耳其識抑又下矣其

兆視首之俛仰足之開肣身節之彊折內外之橋垂
則固觀其所灼之坼也而不復言史之定墨矣待定
墨而觀坼則墨固可廢也而定墨之本意亦豈果爲
坼哉以後世龜法與易大相戾故著其說以俟知者
講求云

大禹謨舜命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洪範
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既謀於心又謀於卿士庶人志既先定而謀又
僉同則何待於卜筮哉此見聖人之心至虛無物不
敢以人謀自私也若謂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則將有

執其私見而不聽命於天者矣舜又曰龜筮協從卜不習吉是不再卜也而金縢則言乃卜三龜一習吉其所謂卜三龜者非立三人以相參考也正如洛誥所謂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豈再三之瀆哉蓋即一事分條而異其命辭耳在舜卜禹而得吉則不必再卜此則卜澗水東瀍水西之外又卜瀍水東以覆驗洛之吉否則不嫌於相襲也故曲禮曰卜筮不過三謂卜筮皆可以三爲節亦豈謂必期於三哉然又曰卜筮不相襲者蓋以卜人筮人各有專職故惟卜與

卜襲筮與筮襲而以卜襲筮以筮襲卜則其法不相通焉若卜筮互相爲占則禮之所有也禮先筮而後卜洪範亦有龜從筮從或龜從筮逆之說蓍龜固並用矣但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曰大事卜小事筮而左傳因謂之筮短龜長則二者並占以從龜爲長耳卜筮互相推決故各立官蓍爲枯株不若龜有靈性故尤以龜爲長而小事則止以筮可也易以蓍龜並稱其德本無高下蓍短龜長之說蓋自俗傳而蓍龜遂分輕重豈惟以龜有血氣之靈蓍爲枯槁之物哉夫蓍龜所占皆本於易但龜主於象蓍主於數象則窮

於五行數則觀於二體其所推極亦係於人之精神耳聖人不生龜亦不出而龜難蓍步業亦異傳意必當時卜師之術遠而深筮師之術近而淺推測各窮其術而事之大小因亦殊焉故大事卜小事筮禮家遂著爲兩用而不知蓍龜之德豈有二哉龜筮之法不知起於何時觀舜言龜筮協從則唐虞之前二法蓋皆有之或謂伏羲始造龜卜神農始以蓍筮雖未可盡信要之龜法在前筮法在後先有象而後有數亦事理之所或然耳

周禮龜人禮記月令俱有釁龜之文註以爲攘卻不祥

此禮誠不可曉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下有神龜守之龜千歲乃滿尺二寸故蓍取六十莖以上長滿六尺即可用龜得長七八寸即可寶矣天生神物永世常靈奇有不祥必能呵禁何待於攘郤哉意者世衰道微地常愛寶蓍生既微龜亦遠去取者不能中古法度則蓍龜多有不靈者矣因是殺牲取血以釁之將以假靈於血氣耳至龜策傳則言用梁卵祓龜而灼亦此意也其曰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是當時未有釁也然而卜已皆棄去

之則待著龜何以知兇之輕哉又曰古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特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則龜又非難得之物也其說亦自相牴牾矣又曰龜能十言十當而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又曰庚辛日可以殺龜及鑽鑽者以鑿開龜之下體而去其外甲即剝刺之義也是則所灼皆死龜矣又曰昔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又曰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懲後龜則一龜可以數灼也以死龜之甲而又加之數灼其不靈宜矣乃欲假血氣而後之何益乎此足以知其法之非古也

末世卜筮多用小術或以鷄卜或以虎卜或以碁卜或以紫姑卜或以牛蹄卜或以灼骨卜其他鄭錢聽鏡相字觀梅望氣聞聲末哉問笑多因推測而知然往往有靈驗此其故何哉陸龜蒙曰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惟在精誠而已精誠則能先知誠則明也因所感而觸耳故雖不法蓍龜而神謀亦自相協但所以開物成務者主於天理則即是易矣昔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聖人既沒易學失真雖卜法無傳而筮亦不盡合古矣要之君平所謂卜筮者蓋皆後世之術也然其言則固易理與專言禍福者不同矣

讖緯術數之學

人言禍福有奇驗者如讖緯之書術數之學亦能先事而知然亦因幾而動即往可以知來即感可以知應皆實理顯著而假人之聰明以發竅者也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則機緘未露

之前亦無由知也聖人於此等處未嘗強求其知聖人之所知者惠迪言從逆凶而已知其所起乃為知幾此至誠之前知也若今日晴明日雨則固聖人所不知也然則能知過去未來者亦聰明之偶發一竅已是用便近二矣人雖以為神然亦不能悉中非必然可求之理此聖人所以不語也

易緯

周易緯述陰陽日辰數讖及太一行九宮之法其書出東漢哀平之世蓋讖緯之學也讖緯之亂易道自此始或以為孔子以前作則僞作之人自文其說耳

焦延壽易林

焦延壽易林以一卦變六十四卦朱子易學啓蒙卦變圖蓋本於此此即文王後天卦序之意也可謂知貞悔之義矣但每卦各自爲詩不用文王周孔繫辭是迦左氏載卜楚丘筮成季之將生所謂同復于父敬如公所卜徒父筮秦伯之伐晉所謂千乘三去獲其雄狐之類蓋附爲一家之言雖所占驗畧與詩應亦胡一桂所謂偶然如讖辭之適中耳非易道之必然也

京房火珠林

京房易傳以八宮卦爲序世所傳火珠林也以三錢擲之而求卦其法以納甲分六位以六辰配六親以世應生尅陰陽盛衰斷吉凶蓋以己意湊合而成斷例比於焦易雖加密而益遠於易矣房之術以候風雨寒温各有效驗則圖象辨疑固有說矣何則天下之小術雖閱擇日辰筭布五行吞察地脉以至猥瑣邪僻之書無不借易以爲說蓋天下之物無有不麗於陰陽者故淺陋之術皆得假聖人之糟粕以爲精深所以眩惑斯人而取售於世房之所以用之之驗者廼其術也而非易也斯言盡之矣又朱子曰京房輩

說數促他那影裡才發見便節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筭得這箇是好人不是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便筭將去便筭不得此即邵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之意也凡術數之學只從動處起故謂之推測

楊子雲太玄

楊子雲太玄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以三起數三三爲九而窮於九九八十一爲八十一首首各有名以擬易六十四卦每首而係之方州部家如中之畫爲三應之畫

爲三失之畫爲三之數是也于象于義初無所取特不過以四畫分之有八十一樣借以識八十一首之名耳朱子謂易中只有陰陽奇耦四象楊子雲見一二三四都被聖人說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數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曰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箇物事只此數言可以見玄之妄作矣

常法和所傳靈棊經

晉襄城道人常法和所傳靈棊經或謂其先張子房受於黄石公而東方朔得之以爲占兆者也自淮南八公以後秘而不傳至晉太康中始有衣黄皮老翁以

竹筒盛此經授之法和其法以十二碁刻一面上中下各刻四碁一擲計其所得一二三四之數一為陽二為陰三為重陽四為重陰以上中下分天地人三位猶易三爻而成卦也或有上中而無下或有中下而無上或有上下而無中或止一位或漫而無字凡一百二十五卦雖以陰陽位次推斷吉凶而卦立別名自為一術蓋擬太玄而識尤淺陋者也然在南史已載經中客從南來遺我良財寳貨珠璣金盌玉盃之繇則此經自晉傳來信矣宋藝文志五行類有靈碁經一卷其即唐志東方朔之占書乎故晁氏曰東

方朔撰晉顔幼明宋何承天註唐李遠叙今觀其繇辭皆鄙俚類非晉宋以前有道者文字其必漢魏之季五行家所作而依託東方氏以為重歟顔何之註亦無取焉若李遠之叙意亦偶因一時靈驗而發耳觀元儒胡一桂著翼傳外篇雜叙諸家卜筮之書自太玄以下洞林洞極元包潛虛之類無不論述而獨不及此經得非以其無關於大道而不足録耶

郭璞洞林

郭璞洞林亦火珠林之遺法也但其斷例於卦體上隨意取象比火珠林更加繁耳皆非易之正理也

關子明所傳洞極真經

洞極真經莫知作者元魏關朗子明之所傳次也其為極也又起於洛書之數以北方一為生之式西南二為育之式東方三為資之式而極有一畫矣又以東南四為生之式中央五為育之式西北六為資之式而極有二畫矣又以西方七為生之式東方八為育之式南方九為資之三而極有三畫矣每一極演而為九三九二十七而極終亦猶近世蔡氏皇極內篇演洛書之數至於九九八十一也蓋漢魏以後好奇之士所作自以己意畫卦立名而為之傳觀其以三

三三為象凡二十七象而又多用奇字蓋本於太玄云雖其序論本河圖為說然無與於易亦杜撰者也

衛元嵩元包

衛元嵩所作元包祖京房八宮卦不本於易而自為之傳其文字奇詭意義論怪所謂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者奚足道哉

司馬溫公潛虛

司馬溫公潛虛以河圖生數五成數五合五十五而各立一名蓋溫公最好太玄楊子雲作太玄以準易溫公作潛虛以擬玄其以王公岳牧率侯卿大夫士庶

人分十體亦循玄之以方州部家分四位皆假說之名耳無所係於義也玄之數起於三分於九成於八十一故為八十一首虛則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定名而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音為變循玄之每首九贊也比變其占皆以意湊初無自然法象朱子謂溫公喜太玄全無見處觀此一言則潛虛之為贋見可以例推矣自易緯至此八書有聖人作而同文則必在所廢矣

邵康節皇極經世

康節皇極經世之數起於一故曰天向一中分造化所

謂一者太極也一動一靜之間也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不過一本萬殊之理而所謂萬殊者亦不過陰陽之變耳明道謂其加一倍法一言以蔽之矣加一倍者陰陽也陰陽之上又加一倍則分老少而為四象矣四象者天地之大限也故於德則為元亨利貞於時則為春夏秋冬以此觀天下之物則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足以盡天地之體用暑寒晝夜雨風露雷足以盡天地之變化性情形體走飛草木足以盡萬物之感應元會運世歲月日辰足以盡天地之終始皇帝王覇易書詩春秋以[illegible]之事業以至聲音之類事物皆分為四因其機緘隨其消長而推測之來物亦可得而知也然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其能前知亦惟即所因之禮損益隨時而已殊途同歸何思何慮豈假於讖緯術數之推測哉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氣數所限一定而不可易者雖聖人亦何能致力邪若叉亂為治變危為安則聖人固自有道豈忍謂其時不可為而遂棄之哉在易泰之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此氣數之常也然而艱貞則旨于食有福不謂其時之必陂而不求艱貞之福

也豐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氣數之常也然而不憂宜日中不謂其時之必消而不謹日中之照也觀此則知康節之所言蓋聖人之所不必知也觀其論萬物之變化象數之分合亦有牽強倚湊處故蔡季通謂其用字立文自為一家引經引義別為一說學者多所疑惑而朱子之論康節亦曰以術處事如張子房亦不可謂不雜蓋亦有以窺康節之微者矣況無康節之靜虛而欲因其說以求知則徒有推測之勞而安能有貫通之妙哉

邵康節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脩短算

得求無一貴長文彥錄知臨終時諸公在聽上議後事恐喧之盡出外說話也在房中盡聞得程子謂其非怪吾只是以虛而明故照得也竊意此即是蜀山人董五經之能先知而又以加一倍法推測所以一一皆驗也其既明之安用數推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耳此康節之數二程所以不肯傳而明道謂其於儒術未見所得也歟然自焦京以下言易者惟康節爲切要耳

康節以聲音分四象平上去入聲之屬於天者也開發收閉音之屬於地者也有有聲而無字者風雨雷電

之類是也有有音而無字者鳥獸蟲魚之類是也然無物之先未嘗有聲形氣相軋而聲生焉當人生而靜始發於聲其聲尚未成字其字尚未成言以其氣未完而其識未全也則聲音之成其在有生之後歟然而平上去入開發收閉之四象則固因其形氣而有此限節矣故因是推測亦有可前知者而非謂某聲某音必爲吉某音某字必爲凶也聲音之學古所未有至沈約始爲四聲之韻鄭譯始爲七音之旨以喉舌齒唇牙自相調諧則清濁輕重可以黙識非言語可傳也康節聲音之說蓋本於此以干支互相推測以盡聲音之變而數入於微則紛擾之蔽不及焉然亦但可以爲有此象耳而欲求道於此則學疑矣

康節以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爲十二會每會一萬八百年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戌而人消物盡此以一年十二月推之而知其然也夫人消物盡之後是爲混沌凡天地間之渣滓已皆淪入窈冥無可聞見然其升降往來未嘗止息即是歛藏之陰陽也如人向晦宴息而其通乎夜之知但寂然潛伏而已至於子半氣機火開即天開於子之時也清氣漸開則濁氣漸降天地分形是爲地闢於丑矣天

地初分之時水火二端而已火升則水降水中渣滓先有泥沙有泥沙則有龜龍有螺蚌龜龍依空以生得天氣爲先故其神最靈螺蚌依土以生得地氣爲先故其殼最堅地勢將高而未出水時則有之矣凡此皆水中之所先化然必有泥沙以依形而後水得成生物之功泥沙漸積波濤湧推地形漸出下者爲原上者爲山然後有植物而走飛之類生焉所謂人生於寅者其在土已出水之後乎要之天地之大其生物之功遲速先後未必限於一時但計其成則有此分數耳今人於高山之上海沙之中有掘得螺蚌

殻者蓋即開闢初水中始生之遺蛻也或以爲未混
沌之前韜錸不盡之物則元會已終尚有未融化之
渣滓乎蓋自天地之大分言之從微至著自有歸無
雖有盈虛消息而陰陽相含同一生意實豈可以先
後言哉

世傳康節有梅花數謂之觀梅之學此亦五行家推測
之一術因郭氏洞林而小變其說者也夫洞林乃火
珠林之遺法觀梅之以後天八卦分五行未有改也
所不同者卦則從上以起動則據數以輪柔依卦象
配時物之名專主動爻定體用之位以所問之象數

分於先天後天以所候之中末驗於互體變體而吉
凶則一以五行之生尅盛衰爲斷焉蓋自爲一術而
斷例則亦猶洞林晋陵得鐸會稽出鍾之類耳於易
中奇偶之交剛柔之應凡至理之所在者固未之及
也今觀康節所精止是加一倍法乃從陰陽消長之
幾論進退存亡之道遂窮天地之變旁通萬物之情
類非小數自宋以來諸儒亦未有言其學如觀梅者
故胡一桂纂傳外篇作於元皇慶間歷叙諸家卜筮
之書尤諄諄發明皇極經世之旨而於觀梅之說畧
不一及焉則此術信非康節之舊也邵伯温有曰先

君之學微[illegible]象數之蘊而知易之體
用與成卦立爻之所自乎無所傳乎時未嘗妄以語
人故當時人亦鮮知之雖不明言其術然亦即其欲
傳明道而明道不肯學者也豈於加一倍法之外別
有異傳乎然則觀梅之書其必元末人所爲而假康
節以爲重者歟

蔡九峯洪範皇極

九峯蔡氏洪範皇極以三起數蓋本太玄洞極潛虛
而作以明數學但其列八十一數名而變至六千五
百六十一周一歲之運此於太玄洞極潛虛稍近自

然耳否其意以河圖爲象洛書爲數故撰此書將以
補易之所未備也殊不知象乃數之定體即所謂剛
柔立本者也數乃象之流行即所謂變通趨時者也
數在象中本非二物故洛書即以明河圖而河圖之
外豈別有數哉似亦贅矣沉之先君子季通嘗謂
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楊氏
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
潛虛五十五名皆不知而作者也乃復自謂洛書數
之原而沉復別爲此書是將有加於易也豈季通言
易亦未知洛書本止發明河圖而沉遂以洛書專言

諸家卦氣不同之說

自焦延壽以後京房揚雄司馬光皆有卦氣直日之說其所分數各出臆見為之非自然法象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延壽分卦直日之法以文王卦序乾坤屯蒙起至既未濟除震離坎兌四卦外餘六十卦一爻主一日六十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坎兌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四時各專主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此費直易林序之說也項平庵則謂焦氏卦法自乾至未濟並依易書本序以一卦直一日乾直甲子坤直乙丑至未濟直癸亥盡六十日而四正卦則直二分二至之日坎直冬至離直夏至震直春分兌直秋分不在六十卦輪直之數與費氏一爻直一日之說不同夫以一卦直一日六十日而盡六十卦則一歲當有六週而卦氣不係於周天之運矣不知平庵何所據而為此說邪京房卦氣之法大抵本於易林其震離坎兌之直二分二至無以異也但每卦直六日七分六十卦而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蓋焦則增成數而約於三百六十日京則比焦為密耳京所用卦皆用太玄卦序起中孚自復

屯以至蹇頤與焦不同然京止以六十卦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雄則以六十四卦配之不除震離坎兌四正卦直二分二至也故其四正卦所應節候與京不同雄每首九贊為四日半八十一首共七百二十九贊為三百六十四日半以歲日四分日之三而六十四卦均配於中以其數之不足以合周天也則加踦贏二贊贏為半日踦為半日之半正合四分日之三之數亦甚牽強矣至司馬光潛虛圖則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為名除元餘齊三名無變外其餘五十二名皆有七變共三百六十四變以當三百六十四日以歲日一日又四分日之一則以餘之一名冠之故其辭曰餘終也天過其度日之餘也朔不滿氣月之餘也日不復次歲之餘也則與雄之踦贏同一牽強耳惟邵康節皇極經世以伏羲先天卦畫六十四卦以為圖最為自然然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相乘以盡六十四卦而一元之歲以十二萬九千六百為終一歲之日以三百六十為限則亦言其大約耳未嘗紀閏餘也伊川謂康節曆不會差而蔡季通所用依康節三百六十之數亦猶焦易之以三百六十爻而直三百六十日之例是未可以語造曆也

又何以必其終不差邪此曆家所以謂李通所用不得也蓋以卦氣之說明周天之運則可以爲曆法如此則不可蔡九峰洪範皇極圖起於一一而終於九九亦以八十一象周一歲之運皆大約言之不可以爲曆法蓋於此也

諸家各因象數揲蓍不同之法

焦京郭邵以卦起占皆用五十策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十有八變之法自京以後多以錢代蓍蓋後人務徑截以從卜肆之便耳其以蓍起數者楊氏則用三十六策虛三分二掛三揲三四度之法司馬氏則用七

十五策虛五分二掛一揲十七變之法蔡氏則用五十策虛一分二掛一揲三八變之法楊馬揲法牽強爲甚蔡法於理頗順自然然於易道之外未免有所加其術終有不同耳

天文

古者曆象日月星辰所重在於敬授人時故溫涼寒暑得其正而後作成訛易順其常時有愆忒則生育違氣有氛祲則淫邪作非細故也是以聖人脩政務求合天君臣一德罔敢不誠觀乎聲百工庶績咸熙之言可以見其所重在此因時自考非苟應虛文而已

至於星之有名或以其形或以其位或以其事或以其人星本無名名因象立上別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日纏初無預於占驗也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焉春秋時始以辰爲商星參爲晉星龍爲宋鄭之星鶉火爲周分而分野之說因之以起循至戰國游談之士附爲惑世之言凡占休咎類主星名殊不知名星之次雜出無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其說有不可通者而率以私智推求偶有神合遂謂天常是先王敬授人時之實理反爲術家之所晦矣春秋昭十七年孛星加心說者以心爲天子

明堂之象其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夫彗孛之流氛祲之大者也其爲咎徵明矣而王室分爭在五年之後乃其偶合者耳豈專屬如心之應哉故以心名天子明堂前星名太子後星名庶子則可而以爲占必在是則不可曰然則洪範言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而註家以爲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其說非歟曰星之有好風好雨以時言也其月風雨以時則爲從星所好云耳豈可以箕畢二星定爲風雨之占哉知此則凡天象之變但當求占於氣不必指應於星矣

日食

日光爲月所掩則食古者日不常食以陽氣盛而月不能掩故也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日食者止三十六可見其時猶不常食也一食即爲大變雖伐鼓可以助陽故救日必伐鼓而又人人走且馳焉皆所以助陽也書言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是也此可以見古人變調之理矣周官救月亦伐鼓者非爲月也亦恐日與月相射則陽氣反爲所奪耳否則疑於助陰矣

日食雖有常度然有不入食限而食者如春秋莊十八

年僖十五年二食杜元凱以長曆推之皆不入食限至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漢高祖三年十月十一月漢文帝三年十月十一月皆頻月頻食固不可以常理推也此古人曆法所以但貴於隨時考驗歟

歲差

歲差之法起於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曆家相傳以爲有常度可推者也古曆簡略不言所差自晉虞喜始立差法定以五十年差一度宋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十數年內經數十人初無定法至於

本朝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據元授時辛巳曆距洪武十七年甲子積一百四年推演仍又不合迄今嘉靖甲辰又閱百六十年大約七十年差一度術益精密而差竟不齊何哉竊意歲差或因天地之震搖或因日月之薄蝕氣機偶息其差甚微故不知其所起耳如周衰以後日有不入食限而食者皆卒然之變

也不然則其行有常何至於屢屢差哉此古曆所以隨時占候脩政以與天合而不強求其精也歟故雖康節之曆伊川謂其不差蔡季通深信用之而曆家以爲用不得蓋以此耳

納音　附月忌

六十甲子納音之法不知何所起蓋自鄒衍以後談天之術也沈存中以爲隔八相生猶律呂以爲大衍除數反覆推求殊無意義其必假異術以欺人如術中飛宮之類歟乃至金加海中火加爐中等號則漢魏景以前所未有蓋後人以其難記而附益之以便續

耳日家以爲納音出於大撓之以術豈非誇大之辭乎若脩養家納甲之法則借月之盈虧以明火候退郄可通而火珠林以配渾天甲子亦此義焉然皆意象立意自爲一說其傳不出於聖人不可謂易中所有而以之繫視易也況術家之說理不可通者甚多而可盡信哉後人乃欲強爲之辭如衛道夫以月忌爲河圖之中宮立數亦非自然法象祗臆說耳

擇日

擇日起於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其初爲法亦簡蓋事有當順時者則擇時而行有當順月者則擇月而

行有當順日者則擇日而行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大抵取於無拂陰陽之正而已其實未嘗有所拘忌也其後諸家自爲一術各以私意干時至於鄒衍談天勳求厭勝語益紛紛不相合矣故各伸其說以決猶豫則可會通其理以定吉凶則不可蓋時日干支孤虛旺相其有盛衰亦氣運之自然耳而吉凶則由人事所致豈係於時日哉故順時者謂盡人事也人事盡則天之所助在是矣故自漢晉以來行兵拜將有避歲星有不避歲星者有避甲子有不避甲子者有避往亡有不避往亡者有避四廢有不避四廢者皆未嘗以是而異吉凶也若拘於諸家之說則彼此各有禁忌百年不得一吉將廢所爲之事乎此徒惑人併其事猶豫而不能決非聖人教人擇日之意且太乙遁甲多用洛書飛宮之法逆順互用陰陽勝負與分主客此豈大禹敘疇之本旨哉聖人圖書所以明道乃爲術家之所侮弄顧欲假此以定吉凶不亦遠乎孟子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即修人事之效也人和則地利亦不足言而況天時乎註家亦以時日干支孤虛旺相言天時則似古者行兵信用此術而附會成書自神其說者矣然觀

武經七書未嘗一及於此則所謂天時者何所指耶意必謂陰陽風雨晦冥之可乘者耳使泥日時而行兵則十必九敗雖兵家亦豈肯爲此誤人之法哉故沈顏曰古者將有事於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精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斯言得之矣古之擇日者既得吉又重之以卜則猶恐風雨之有不時事變之有不測不敢以人謀決耳此皆實理之宜而豈惑人之術哉

風水

堪輿家以氣遇水則止乘風則散言地理者皆曰風水
風水之說本於利心近世士大夫多爲所惑以爲有
至理存焉不謂郭璞爲誣世之言也夫氣聚成形形
散歸盡形之所散藏於大地地之所發游於太虛虛
則必感感則必生生則復聚故藏於地發於天鍾於
人此常理也禮記曰死必歸土骨肉斃于下陰爲野
土非藏於地之謂乎又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
蒿悽愴非發於天之謂乎又曰此百物之精也神之
著也非鍾於人之謂乎然地則有肥磽疏密之異宜
不勝其雜揉矣天則有明晦慘舒之異候又不勝其

雜揉矣男女構精之初所感則互有邪正純疵之異
德又不勝其雜揉矣密也肥也地之吉氣也疏也瘠
也地之凶氣也明也舒也天之吉氣也晦也慘也天
之凶氣也正也純也人之吉德也邪也疵也人之凶
德也地以吉發天以吉應人以吉承則所會者中和
之氣謂之五行之秀而聖賢所由生矣地以凶發天
以凶應人以凶承則所會者乖戾之氣謂之五行之
偏而愚不肖所由生矣其間或以吉而遇凶或以凶
而遇吉或吉多而凶少或凶多而吉少其界限之錯
入分數之交加彼長此短其變不窮是以強弱壽夭

之殊遭[illegible]一[illegible]自然不知[illegible]而不惟
人不得而知雖天亦不得而知也天且不得而知而
地又安能爲之主乎以地畀生物之功而推不在天
豈不悖謬之甚乎若夫山川各有分[illegible]水亦因而
異剛柔內外風氣不同此則地氣使然也然則大
化渾淪氣脈通貫一方靈秀人人可鍾豈祖宗之朽
骨各私其子孫而徒爲靈哉葬經有言銅山西崩靈
鍾東應木先於山栗芽於春此人所據以談風水之
必有感應者也殊不知天地氣機固有偶相感者就
如祖宗墳墓或爲盜發或被水漂子孫惕然不安動

於四體者亦每有之蓋人本於祖一氣流通形骸未
盡餘爽猶存其相感宜矣然人鬼已分二體用各不
同沉陰向靜鬼亦不靈欲以葬地陰朽骨而資之以
福子孫則理之所未有也理之所有者必其祖宗嘗
脩陰德氣流子孫及其積久而發耳[illegible]不然以
實之大者爲母則種所轉生其實亦大以實之小者
爲母則種所轉生其實亦小也有母木既死而其枯
根所藏之地能蔭子木之實哉忘其本之所自而求
福於幽陰隔絕之區惑亦甚矣或以富貴之家能也
多吉所以能惑人者正在於此自郭璞著葬經之[illegible]

人皆信風水之說至於宋元其術浸盛雖大儒如朱
晦菴呂東萊亦津津甚談此又滋人之惑者也夫有
財而圖風水孰不爲之而又損高祭卑以陷觀栽松
植栢以從其望則風水益增其美矣其家富貴相仍子
孫不絕皆以爲風水所致而不知所以富貴者實本
祖宗積德蓋由富貴而得風水非由風水而致富貴
也乃歸功於風水可乎世亦有先得風水而後致富
貴者蓋偶然耳不可遂以爲常理也觀宋京丞相仲
遠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
風水而富貴哉古人亦有擇風水者爲定生人之居

耳夫地太高則多燥居之則生煩燥之疾太卑則多
濕居之則生壅腫之疾以之栽果蔬則不成以之畜
鷄豚則不育豈所以利生民哉故西都之相陰陽洛
邑之營瀍澗堯丘之景山京皆爲生民計此人道之
所以爲避也今以死骨而陰佑生人則天道遠矣奇求
於遠必欲得五百年尸骸不朽之地或灌水銀以駐
不壞之形使可以延長其福蔭而謂能知死乎聖人
言知死者謂知所始反終以歸於大化也奇可物而
不化則何以云死欲速朽乎既人死歸土無有不
朽之理而欲五百年不朽則必或失其祭非古豈無其

所貴者神也魂升魄降上下攸分故葬則立主以主
依神則形雖速朽可也凡子孫之所以獲福者皆神
之所錫而欲倚墓以爲福則亦依神於墓耳是福在
於神不在於葬地也以葬地求神苟有誠敬神亦無
所往而不依但不若事主而求神於上者之近且易
焉此至理也惟洞察幽明之故者能知之故制爲定
禮而世乃輕主而重墓何哉且葬理之禮起於虆梩
之掩蓋不忍棄其親而不葬也其後棺七寸椁稱之
無使土親膚則亦因此心而加厚耳固未嘗貪其蔭
也故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各皆擇

地哉今之擇葬地者必曰葬地不吉則體魄不安體
魄不安則子孫不靖此理固誠有之使果出於此心
尚未失葬埋之初意也然究其本根則皆爲利耳何
則欲求體魄之安則如司馬溫公所謂免於五患足
矣而必謂其地當興某地當絕某地利長枝某地利
旁枝此何心哉心惟溺於所好遂爲術士所愚假非
古之新物象無情之禍由以爲術數可以出文官旗
鼓可以顯武將於是謀人墓地備訟連年家業先傾
亦不自省甚至屢掘父母之屍而遷以徼福陰遺兄
弟之禍而剪以爲仇則天理泯滅盡矣有一念之利

心而極於無所不至庸衆人爲其所惑不足惜也士
大夫亦惑之士大夫爲其所惑不足惜也賢人君子
亦惑之邪說之害人豈不甚於洪水猛獸之災乎使
聖人果以此術爲不可廢則以其說明示天下可也
然而絕地通天之教與所用於其術故欲人知爲善
則以善感善而和氣應之人或爲惡則以惡感惡而
戾氣應之雖所遇之氣容有不齊而所感之心未嘗
不正則亦足以通靈獲福而鬼神之所佑豈在於骨
肉所甃之地哉羅大經於鶴林玉露論此最爲明正
可以破世俗之迷而盧柳南謂郭璞精於水源地脉

之數猶不得其死此與楊誠齋論同則益足以明其
術之無驗矣不信聖人之學而信郭璞之言惑世誣
民之罪將誰歸乎雖然剖身藏珠迷而不悟者多矣
安得郭璞復起而悔其術之無驗哉

風水之說若以教人尊祖敬宗似亦一術但鬼神情狀
原不如此而又以禍福怵人此其所以害道也借尊
祖敬宗之說以文其求福之心則加一自欺害又甚
矣

禄命

列子有力命王充有祿命皆極言必定之數此謂氣數
之一定而不可易也至於流行之間則人事亦參
天非氣數所能限也夫祿命之數起於有生之初當
其未生胎元雖具而形氣未合神知未發此時尚爲
混沌不可得而推測也形生神發則有象可得而數
因之起矣蓋陰陽之氣默運於歲月日時之中彼此
相交互爲勝負故得其氣者或昏或明或強或弱萬
有不同矣然自有生而推之則陰陽進退勢有盛衰
精於此者可得而知也昔人爲祿命之術其亦有所
因歟故李虛中以人始生直日辰支干衰旺推人壽
夭貴賤利不利百不失一豈可以爲無是理哉然終

屬以人測天智必有所不及况天地之變難盡預期
雖多言或中而立命在人所遭亦異其術亦必有坑
卒不皆犯三刑貴人不皆當六合如呂才所云者此
人所不必求也求之則徒足以生禍福之惑滋功利
之圖矣先難後獲之理亦大有害矣聖人所謂知命
者知天命也天命非盡性者不能知惟人之游心高
遠也猶平言之而况於壽夭貧富之無益於求者乎
夫氣數盛衰亦理之常也自善人遇之當其盛時則
道行而顯於功名當其衰時則身退而免於刑戮其
所處常吉矣自惡人遇之當其盛時則志肆而無所

不為當其衰時則人怒而無所可避其所處當凶矣
然則吉凶之幾蓋在人事之善惡而不在氣數之盛
衰也故聖賢但言脩身立命則天命在我而何氣數
之能限哉若限於氣數而必不可易者雖聖人亦無
如之何也已
談命者無過五星纏度若論七政理亦相須但七政之
外以歲孛羅計為餘氣而混為十一曜則誠有所不
通者昔宋呂藻作祿命辯議論極精當而世人迷於
術說終不能奪邪說入人之深有如此哉

相術

相術比之祿命尤有實理可稽故精其術者亦每奇中
但人深信甚淡必為禍福所惑將有委於定命而忘
於脩德者矣人能脩德則有形容忽變如裴晉公之
以陰德改相者故相當先論其心為在其以形體哉
自荀況作非相以後曾抗杜牧韓愈皮日休論相皆
宗於心然後知不失孔門暨孟觀眸子之法執正高
取其容術仰之占所以觀人者當如此此豈外於心
哉學者以此自考則於相思過半矣

占夢

夢者人精神所寤而可占者即幾之先見與見乎蓍龜
動乎四體義同占之卜者參之以夢故太卜掌三兆
必兼三夢之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此武王夢卜相
參之驗也而又專設占夢之官以掌占六夢之吉凶
正月詩所謂訊之占夢者是也但太卜所掌之三夢
即占夢所掌之六夢也占夢所謂正夢乃無感而自
至即太卜之致夢也噩思寤喜懼五夢自其本有此
心而言則有所倚即太卜所謂觭夢也自其偶因物
觸而言則有所感即太卜所謂咸夢也其占亦如是
推之而已若泥於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之生剋亦小
數耳豈不滋惑哉大高宗之夢良弼有誠心之感也

牧人之夢魚旟無心之感也晉文公之夢伏楚子盬
腦之感也楚襄王之夢高唐情慾之感也占者奚待
於他求而後知吉凶哉若孔子之夢周公自孔子而
言雖出於望治之誠而春秋之世政任權臣終難吉
而遇則凶此即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之數其大致可
知也若左傳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趙簡子
夢童子倮以歌而史墨以日月星辰之賓卜對得論
生剋占其六年此月吳當入郢而又知其弗克乎至
於兩楹之奠則夢出於無心而孔子之自占知其將
死則固合乎天命矣豈有他術推測哉故夢有[illegible]

不祥而占有應有不應君子亦求之至誠先知之道而已若占夢以季冬聘王夢獻吉于王王拜受之又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則衰世之一道也夫夢本神幾可以觀德雖聖人亦不能無莊子曰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此忘世者之言也文中子因曰至人無夢張橫渠亦謂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不願乎外也則皆莊生之遺意耳孔子自言甚矣吾衰則志不在於周公此其所以不夢也豈聖德至此方至而始不願於外乎且兩楹之夢在其臨終則將謂其時聖猶未至而於矩尚不能無踰邪蓋聖人之

夢猶其晝之有思也但不若世人之擾擾耳

說理會編卷之十五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六

越李　本撰次
吳表洪愈訂正

諸儒

文中子之學

文中子王通教授河汾以道自任隱居求志若將終身所著中說皆非空言又文辭簡約將以反朴還淳其門人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杜淹陳叔達諸公唐貞觀時攀龍附鳳翼成三百載之基業皆通啓之也亦可謂有用之學矣阮逸稱其爲孟軻之徒程子稱其爲

隱德君子先師稱其爲賢儒豈過許哉但當其弱冠時有志經濟挾策以干隋文失於不待其招盡本不羈之士而招尤速謗實在此矣隋唐通錄謂其有纖行爲史臣所削故不立傳夫通之纖行未必有之然或少年事亦不可以爲終身難改之過惟以通弟凝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無忌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凝直言非辜於是無忌與淹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無忌掌撰隋書列傳其削通世家不足怪矣當時魏徵雖總領史事叔達亦與撰焉然皆避無忌之權不能執奪房玄齡杜如

晦菴亦未有救正者亦可見房魏諸公信道不篤不能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蓋有由焉或疑歐陽永叔宋景文脩唐書房魏諸公傳中略不及通姓名因謂其非通門人唐人皮日休司空圖皆以房杜數公爲其徒劉禹錫亦謂其門多偉人今觀中說所與諸公問難之辭亦非泛交之語其爲門人信矣惟晁氏以關朗李德林薛道衡三事稽其年次似有不合者今亦各有說焉其曰聞禮於關生蓋傳聞云耳豈謂其面問一百七年以前之人哉李德林之卒傳載於開皇十三年轉懷州刺

史後歲餘則此時通約止十一二歲耳然曰歲餘而不明言其年亦不知其言之信不也薛道衡傳以忤煬帝縊殺其子收出繼從父孺長於孺家不載本生然考之唐史言收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則非不識本生者也意者德林道衡傳皆無忌所撰故爲亂辭以疑人之信中說邪夫德脩而謗興自古有之當權勢相軋雖門人亦有自避形迹而不能使惡言不入於耳者苟非因言以考其行則闇然君子幾何均於後世邪

周濂溪之學

周子太極圖圈外有圈圈復有大有小又加圖於陰陽之中亦頗支離而周子之說義則甚精也朱內翰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胡五峯亦以爲先生非止爲种放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此言未爲非是朱子據潘清逸墓誌謂先生所著有太極圖易說易通乃斷然以太極圖易通皆爲先生所著而於易說則曰世無傳本竊謂易說即太極圖說也蓋潘誌言太極圖易說不謂之太極圖說則因有太極圖而爲易說也是周子之意亦以太極圖爲未盡善矣特以出於師傳不欲顯言其非而作易

說於其後以見意耳於圖蓋有光焉以結語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一言觀之則又易說之證也然則周子豈復別有一易說乎論太極圖詳見第一卷理氣條下

通書之言得聖人之奧可謂能入室矣宋之諸儒莫有能及之者雖與學庸語孟並行可也

程明道之學

明道之學近於一貫觀定性書可謂內外合一矣有論定性書之說見第三卷證彌條下

程伊川之學

伊川之學執拘不失其正但於文義上講求不可盡謂
德性用事也此孔門游夏之流自此精進不已久之
當自上達耳雖明道亦不能強其合一也

總論伊川康節

先師嘗謂伊川似子莫康節似鄉原蓋以子莫爲執爲
我兼愛之中似無所偏然當其爲我時仍執爲我當
其兼愛時仍執兼愛是皆豫有所待而擬議以取正
於迹循守繩墨而非隨時以處中也又以鄉愿看作
鄉中一謹厚脩飾人人人皆悅自外觀之人品甚高
非聖人不能識而伊川之拘轍迹康節之混世履各

有似焉今觀子莫執中若依此解是執權無中也蓋
其所執之中是心體澄然不着隨事至而應之無所
經綸裁制也則伊川有所不似矣鄉愿閉藏一點隱
心獨知處不能無欺則康節有所不似矣則其所不
似以求其所似而二子之學術亦因以見焉

邵康節之學

康節雄才大畧玩心高明其天挺人豪也但明道稱之
爲內聖外王之學則未敢以爲必然耳蓋當其少時
慨然有志於經濟又遊四方而歸隱自源便順自然
只做僣便宜事此却是莊列遺風聖人之學有天德
而語王道其要常在謹獨未嘗有出其事物用者康
節不及此也至於窮天下之變以爲觀物則近於索
隱行怪聖人豈爲之哉餘論皇極經世詳見第十五
卷

康節天津橋聞杜鵑聲知天下自此多事曰天下將治
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此從實理
上見得也蓋陽根於北方之子以次而升於南至巳
而極萬物之所以生長也陰根於南方之午以次而
降於北至亥而極萬物之所以收藏也陽之極也其
體不離于陰故其氣常聚聚則靜而多寒陰之極也

其用不離于陽故其氣常散散則動而多煖此一歲
陰陽之大分也洛陽北方之地也杜鵑南方之鳥也
天津橋聞杜鵑聲則其地常煖可知而天下將亂之
幾在此矣亂之成也隨人事所感但謂不二年南人
爲相專務變更則似以意推說矣

司馬溫公之學

司馬溫公自少勤學於書無不讀而篤志力行言不妄
發其在相位以天下安危爲己任人皆信之不但田
父野老婦人女子知其賢雖遼夏之人亦必問公起
居非其誠意足以感動人而能然乎但其論說不本

中和可以爲社稷臣而未可以語天民之變化也行
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此孔子所以爲知德者
鮮歟餘論續虛見第十五卷

張橫渠之學

張橫渠作西銘以事親言事天明仁孝合一之理所謂
理一而分殊也與中庸稱舜大孝意同但中庸工夫
本於誠而以謹獨爲要西銘旁引盡道之事以著事
天之實則若泛舉耳楊龜山言知其理一所以爲仁
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李延平指出知字欲人着力此
亦知要之言也然理只是仁義禮智仁智合德所謂

行之者一也是爲理一而其散於萬事則達道也是
爲分殊道從德出其體本明奚必於理一上加一知
字哉其欲於知字上着力者蓋亦以工夫言耳

正蒙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上二句以出於天
者言也下二句以具於人者言也又曰太虛無形氣
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此即其所謂天與
道者也又曰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
客感爾此即其所謂性與心者也又曰氣聚散於太
虛猶冰凝釋於水又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
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是虛與氣自爲
屈伸也又曰太和所謂道蓋本中庸已發之和而言
又曰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蓋本率性之道
而言又曰是生絪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始者指幾
而言即天德之良知故曰起知於易者乾乎而其自
然順則處即坤道也故曰效法於簡者坤乎從微至
著而散爲萬物以成形質故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
究也廣大堅固其曰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
象爲神即其所謂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則神反
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又以太虛妙應爲神而以天

地法象爲神化之糟粕又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此
其爲說亦甚精妙但以清通爲虛則所謂太虛者言
其至清之氣耳又曰不如野馬絪緼不足謂之太和
則因以氣化言道也必性與天道合一而後謂之誠
則道在性中性在虛中虛必假氣以存盛而後與天
合一是理氣猶有二與朱子所謂太極不離乎陰陽
而亦不雜乎陰陽同一宗也則不若以從名天而仁
義禮智咸具於中者之爲直截耳如此則謂之有可
也謂之無可也雖老氏以有生於無釋氏以大地山
河爲見病之說似亦無害蓋有物有則者有也無聲

無臭者無也而謂言有無諸子之陋則亦過矣
正蒙之書出於思索一有所得則筆記之此推測之知
雖其所言毋有精義然億說亦多不可以爲合一之
學也其學雖未合一而勇於爲義亦子路之亞焉
橫渠所見其精深其擔當聖人之道亦甚勇往非以禮
爲教亦甚切實自孟子以後罕見其比但非立言不
若孟子見得主腦而簡易易知然亦不可輕視也
子厚聽驢鳴與自家意思一般只是從氣動上說自然
非本體之真樂也聖賢卻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幾希於幾希上見得分明則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

與任氣自然之樂大不同也否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牛之性猶人之性矣

　總論張橫渠邵康節司馬溫公

明道嘗言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夫三
子持己盡誠不欺暗室雖謂之不雜可也但其所見
則不能無不雜者焉若較其優劣則子厚比之堯夫
君實爲稍醇耳

　程明道李愿中體貼體認天理之辨

明道嘗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
來體貼者身有之而見得親切也李愿中言學問之
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一毫私欲
之發亦退聽矣則自用功而言體認者省察之意不
可便以爲義襲也

　宋晦庵之學　附論陸象山

晦庵之志欲繼往聖開來學是何等氣魄其所論述皆
明德新民之實學類非無用之空言自秦漢以來周
程張子之外莫之能過也雖其論致知以讀書講學
爲第一義爲陸象山之所短然效先覺之所爲以明
善復初則固以學問明其心也孔門中人以下之教
蓋本如此由此日新亦臻精妙但陸象山則從本體

上擴充可以直超上達然亦不廢文字也至其立心
制行之誠則皆無可議焉故浙東之攻象山稱之荊
門之治晦庵善之不以所見之不合而遂相非毀此
可見其心誠於爲道而無所私也學者當先求其誠
意之所在而已矣豈可妄議哉
陸象山從尊德性上道問學此中庸慎獨之要功也故
其謹禮之嚴無所正功非佛氏無所住而生其心之
比也

　陽明致良知之學　附論湛甘泉

先師與甘泉翁同志友也二公之教各立一家先師則

說理會編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録本爲王守仁門人自序謂親聞姚江之傳而同門之士傳布師說遍天下恐其爲說既長或乖典則故輯此書凡疑難之說悉辨明之其意蓋擬守仁於濂洛而此書則倣近思錄而作近思錄分類十四此分類十二其先之以性理聖功者猶錄之首及道體論也繼之以實踐賢才者猶錄之次及於致知存養克治也推之於政治者猶錄之有治道治法也終之以異端諸子者猶錄之辨別異論總論聖賢也其間巧借程朱之言以證艮知之說則猶守仁朱子晚年定論之旨耳

雙江先生困辯錄八卷

〔明〕聶豹撰　羅洪先批註

南京市博物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困辨錄八卷》提要

聶雙江先生二錄序

武林有老賈嵩以收售殘帙為
事者故家蕩子或取先人縹緗
之遺以充手口之資而傭兒厮輩之
竊拾一二敗椷寶囊以市胡賈易
登賣者是賈無論美惡完缺

序　一

必往其低昂多寡而售之客有过
而睨者不欲淂則已欲淂之必以
為現閒時冊高其估而徵于客
客隨至仁合而悉取焉即宿說
俚語彼必曰是定賈封中仁不能
萬一俛門而悉藏之以待知者通

人類士時闖入之之必大嚼而去而不
知彼以為神奇固皆臭腐彼以為
臭腐者往往名之過義蒙黯以久
棄以束閣塵埃而了者之以祕寶
恒在焉乎過武林必躬叩之而
是賈亦喜予之至必盡發其藏

以為快凡三至浮渡江先生困齋
孫為冷菴先生所詮點則它賈悞
中所示能佐溪北以讀其招大抵
衣鉢于文成而所挑剔經傳及儒
先語俱卓見其大也方欲踐之東
郡以治多士而家水新適以白

沙續之來已渡江以手錄下轉語
者夫三君子皆見道之匠也而二
書老合而離之而復合是宜有
傳遂版之觀生堂中呼手此陽性
之牖也學人從此以要至至千聖
嫡派于是焉在不知者以為市切

餅易燈窗與手口之資而貴比
以為瑰聞時冊之堂學人深思
焉已矣

長水後學岳和聲書

困辯錄自序

嘉靖丁未仲冬廿一日予被逮至
京師又明日下
詔獄日無所事事惟面壁觀心并考平生所學於
此時此地有所資焉否也故凡詩書所載舊嘗
得諸管窺者每誦味所及輒錄而繹之然後知
學必驗而後有得如艱難險阻非身所經歷而
談之了了皆寤語也夫學以素位為得也位之
所值不同而素其所得於天而習之於已者則

無有乎或變是故縱火下石之難方鮮而怵琴
自如絕糧之厄病且慍者多矣而絃歌不輟素
定故也易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惟獨行
其願而不願乎外則願之自我者求無不得其
在外者本無得喪又何怨尤之有哉非有所假
以勝之而強排遣之謂也是故精一執中堯舜
禹相與授受之素仲尼祖述以教萬世子思子
述其所得於祖者發而為素位之訓厥旨微矣
予以病廢林藪凡二十年未嘗一日廢書徒以

性昏健忘故不求甚記惟取領略其大意而止
是錄也雜引經傳篇章離析語意混淆淹卹歲
時聊以紀憂患自考之意以俟他日取正於有
道緣是以為受教之地也予不以老耄自棄而
世之君子顧以老耄棄予哉
嘉靖戊申仲冬望白水老農聶豹書

困辯錄序

雙江先生繫

詔獄經年而後釋方其繫也身不離接榻視不離垣戶塊然守其素以獨居乂之諸子群聖之言涉於目者不慮而得參之於身動則有信嘅曰嗟乎不履斯境疑安得盡忘乎於是著錄曰困辯以明寂感之故歸質之友人或然或否或正以師傳曰陽明子所謂良知不類往歲癸卯洪先與洛村黃君聞先生言必主於寂心亦疑之

後四年丁未而先生逮送之境上含涕與訣先生曰嘻吾自勝之無苦君輩也其容脩然其氣夷然其心淵然而素自是乃益知先生遂為辯曰先生於師傳如知何吾未之知請言吾所嘗昔者聞良知之學悅之以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吾惟即所感以求其自然之則亦庶乎有據矣已而察之執感以為心即不免於為感所役吾之心無時可息則於是非者亦將有時而淆也又嘗凝精而待之以虛無計其為感與否也吾之心暫息矣而是非之則似亦不可得而欺因自省曰昔之役者其逐於已發而今之息者其近於未發矣乎盖自良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發也自知之所以能良言之則固有未發者以主之於中而或至於不良乃其發而不知返也吾於暫息且有所試矣而况有為之主者耶夫至動莫如心聖人猶且危之苟無所主隨感而發譬之御馬銜勒去手求斯須馳驟之中度豈可得哉道心之言微性之言定無欲之言靜致

虛之言立本未發之言寂一也而何疑於先生先生聞之曰斯言知我哉錄有之良知者未發之中廓然太公之本體固吾師所傳也問之友人或然或否洪先曰吾學也困辯弗明弗可以措敘而辯之質于知言者

嘉靖庚戌四月乙巳吉水羅洪先謹識

困辯錄目錄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一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中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堯舜禹授命之詞萬世心學之源其肇於此乎人心道心皆自其所發者言之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感應流行一本乎道心之發而不雜之以人為曰精真常不雜曰一中是道心的本體有未發之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和即道心也天理流行自然中節動以天也故曰微人心云者只纖毫不從天理自然發出便是動以人動以人便是妄故曰危今人乍見孺子入井一段二心可槩見自夫中之為義不明允執之旨流而為義襲之學子思子憂人心之日危也

於是作中庸以明其祖述之原學者須從此處體識得明瑩則二氏五霸百家之學自有斷例中是真正主腦允執是工夫歸結處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首章是精一執中的傳註不必更著一字為訓血脉貫通語意精備夫上帝降衷于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即命命即性也率其性之自然發無不中性即道也堯舜性之也氣拘物蔽道有所失脩而復之而後教立焉道即教也湯武反之也戒謹恐懼堯舜湯武之兢業祗畏是也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睹聞何有哉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莫見莫顯誠之不可揜也愼獨云者言戒謹恐懼非他人所能與退藏於密鬼神莫窺其際是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寂然不動萬物皆備天之性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命由此立道由此出萬化之原也感而遂通自然中節猶太和元氣之流行故曰和者天下之達道本之人情不涉思議而夫婦之愚不

肖可以與知能行性之欲也天地位萬物育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一身驗之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不然三聖相授守一道也故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獨知與幽獨二者不啻千里）

○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矣

過與不及皆惡也中也者和也言中即和也致中而和出焉故曰至其中而已矣（又曰中）

馬止矣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之遊者甚衆語其精思力踐任重詣極惟羅仲素一人先生講論之暇危坐終日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作何氣象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久之而益知夫天下之本真有在於是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自然中節

○李先生門下教人大抵令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則處事應

物自然中節此是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以至若存若亡不得盡心於此畢竟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恩每一念及未嘗不流汗沾衣也（此是千古學問的公案文公悟後真實語也）

○未發之中本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以致夫擴充之功一有不中

則心之為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每以敬而無失為言敬而無失便是中又曰不如且只道敬能敬則自知此矣夫以事言之雖有動靜之殊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初無間斷而常主夫靜焉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止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常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多急躁浮露無復聖賢渾厚雍容

氣象所見之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朱方悟以為病而衆乃囂然以為得手何如）

○以上三段是朱子語錄中悟後定論看來精一執中之學周程授受渾只是此家法不三四傳而此意寖微天地之心或幾乎息而生民之命日以蹙矣尚何以望太平之端哉

○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此四字便見吾儒真下手處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作已發此尤明白直指而近世忽畧

不復究三先生語意至誣考亭為俗學可謂不知量也

○或問中則和生而位育以之何也蓋未發之中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千聖之絶學故執中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為往聖繼絶學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未發之中上養來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中是天德和是王道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修德之功也或問發而中節節何在也蓋節者則也猶節拍也吾心自然之權度一毫人力與不得順其本體之自然者應之便是發而未發過而不過動而無動節之謂也故曰道心惟微也稍涉人為聲臭畢露其則爽矣　又問喪子之哭不知為慟節何在也惟不知為慟而後可以語節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此天則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自精一之秘不傳泥情以求節逐物以執中而未發之旨日以淪胥人心危矣（節字說向未發始有節拍不然但是至情或輕或重或厚或薄從何取則）

○或問戒謹恐懼四字壓得太重初學多為所困何也蓋今之學者氣輕質柔不耐持久纔說戒懼便已畏縮不知乾乾惕厲周公亦本乾九三性體而言蓋性體本自戒懼也才頹惰便失性體易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也自生知安行以下皆然既曰戒懼又曰不睹聞則戒懼不著於有不睹聞亦不著於無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用之不勤綿綿若存此丹爐火候而因藥發病醫家亦有過劑之戒程子云畧綽提撕常令省覺促是戒懼白沙先生云戒謹恐懼所以閑之非以為害也（戒慎恐懼只是常存此）

○或謂易言咨言寂言虛而不言獨何也曰四者同出而異名也易故言之矣如曰獨復曰獨立曰獨行非言獨乎蓋自我有之自我主之小而辯精而明尊而無對獨之謂也非天

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此根極領要賭聞俱泯而機緘之妙鬼神莫窺其際密之謂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默識靜專龍蟄淵沉靈明内蘊神妙萬物寂之謂也非天下之至止其孰能與於此内不見己外不見人其淵其天而空洞之體其受命也如響虛之謂也非天下之至大其孰能與於此凡四者同出而異名均之為未發之中也虛寂言湛一之體密獨言歸止之與致虛極守靜篤藏

之秘慎之至聖人所以立人極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易之為道不既深乎說四字甚痛快以其同出而異名故未有兼舉者得其一四者畢

○或問未發之中為靜乎蓋靜而常主夫動也戒謹恐懼為動乎蓋動而常求夫靜也然則孰為動孰為靜蓋動靜者時也若言其勢之相資則動有資於靜靜常發而為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不屈不能伸龍蛇不蟄不能奮故三代之易首連山商首歸藏周易首乾而文先潛龍求發之學其揆一也佛氏以無生為體戒定生慧偈云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道經云生者生矣而所以生生者未常生化者化矣而所以化化者未常化又曰常寂常應貞常得性其言皆未可輕視也以戒慎恐懼言動是未為知言者不知戒慎恐懼个甚

或言赤子之心不可以言中者以其動靜無常似非寂然不動之體然無嘗欲智巧之私

則亦不遠乎中也其謂求中於未發之前則可而遂以未發之前為中則不可者先儒之意得無以中涉事為不可以語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乎然非子思之前謂中也蓋中者天然自有不著聲臭未發之前本體寂然中涵太虛是則靜為動根坤之所以為復也及其發而中節不犯人為是則動根於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復從艮起故曰艮以止之帝出乎震帝者心之主宰一念之動帝之出也不

止安有出出而未嘗離其所止（求中於未發之前是指人體認而言體認得則是中無前無後矣靜為動根根無可離之時然須平日涵養故曰前）

或問思為靜乎蓋思者心之運既曰運則動矣然思欲思誠儼若思思無邪之類則動而無動而常主夫靜也故凡用功似屬乎動而用功的主腦却是靜根然則何思何慮無思無為又何謂也此主感應言也感應者神化也纔涉思議便是憧憧如憧憧則入於私矣

其去未發之中何啻千里若夫精義以入神洗心以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所以立感應之本也故曰思則得之（心有思有不思未發俱在其中）

（論工夫則思是求入靜處）

不起不滅者心之體萬起萬滅者心之用然體常存乎起滅之中非別有一物限於一處也雖非別有一物限於一處實則未常起滅也悟之不離當處迷之追尋無跡起滅猶戶之闔闢不起滅猶闔闢之樞執中之學執其樞而已矣周子之詩曰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自掩常關常寂常止也開闔從方便常應常順而已無所與也（知不起不滅之體於起滅即無礙也陽明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意亦然）

人自嬰兒以至於老死雖有動靜語默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氣主之也而立人極者常主夫靜何也蓋靜則無欲而大本立雖糾紛錯雜而不失其本然之則發而不發配義與道也是故君子之學要於意必固我既

亡之後而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學斯至矣（須先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後可要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至靜無感性之淵源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動則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亦自其發者言之無欲故靜發而未發也無欲便是不睹不聞通書首篇是學問原頭要會得聖人所以合德天地日月四

時鬼神何所自（何所自自於靜也太極圖說說得好）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無事虛明太公順應渾是未發氣象佛氏有內迷不着空外迷不着相亦幾於兩忘之論蓋着相之迷人皆知之而着空之迷知者鮮矣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何等真正切實工夫而後知在彼者語彌近理亦不出吾範圍之內佛氏之徒乃謂儒者之學得其精之緒餘不幾於竊人之有而復訶其主耶（定即止陽明先生云定是未發之中）

○或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均之為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

久則內外齊莊自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上根者能之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於厭棄事物賺入別樣蹊徑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由也近時有名為講學而倡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為禪學主敬為迂學而跳梁呼號坐作語默一隨其意之所便無所顧忌而名為自得哀哉（入頭便主靜一段固是然程子有言主一之謂敬或謂如何為一程子曰無適之謂一他日又言心有所向便是欲然則無所向適即無所欲也敬之為言非無欲之注脚乎）

○或問佛經云屏息萬緣一念不生見不着性離諸法相又云能所俱泯凡聖情忘若是與吾儒不睹不聞之學同乎曰同而異也吾儒之寂將以神天下之感彼則愁然無情至於究親平等一無所愛[illegible]舍而自同於草木瓦石也不幾於寂而枯者乎又問道經云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名又曰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若是將同

乎曰同而異也吾儒之虛將以效天之動而彼則嘻然寡情至於芻狗萬物一切簡棄厭薄流而為申韓之慘刻也不幾於虛而忍者乎然則與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又何如曰同而異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疾痛疴癢皆切於身一隨其感應自然之機而順應之其曰無情特言其所過者化無所疑滯留礙云爾若枯恐斯逆矣謂順應可乎無情二字是佛老自家招認的供詞而明道先生

自私自利四字却是無情的斷案毫釐千里之差非真知二氏之蘊者不免虛喝而嫚罵也

○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末章反覆詠歎以足首章之意曰闇然曰淡簡溫曰近曰自曰潛伏曰人之所不見曰不言不動曰不賞不怒曰不顯篤恭曰不

大聲色曰如毛曰無聲無臭他如溥博淵泉肫肫浩浩淵淵之類皆是形容未發氣象欲人識取真正面目而入頭下手便有實地可據而所謂不睹不聞曰隱曰微曰獨者不墮於想像之渺茫其餘不厭而文且理焉之類又是形容其顯見日章之實致中之學至是則性天德命天理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

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不曰為道而曰為德蓋未發之中天德也無
聲無臭其至矣乎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
能之而鮮能之久何也或失則過或失則不
及也蓋民生不齊要不外乎知愚賢不肖四
者而已賢知者好高欲速每不屑乎戒懼是
過之也愚不肖者昏昧因循又不知所以戒
懼是不及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鮮能

之久為是故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
味也君子無終身之間違仁道不可須臾離
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時不然故曰時中無
忌憚者戒懼之反故曰小人反中庸小人是
愚不肖中一個雄傑有才的故能侈然自放
而反乎中庸若愚不肖之不及只是昏弱不
為耳時中便是時習便是不須臾離註云以
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以其有
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云云別是一意處
中之中亦着在事上看了非指未發者言此
等處却須體認時中正說工夫與鄙見合
○或問學從何所始乎從河圖始也天不愛道
而河出圖河出圖而道始顯於人而人於是
乎有學也圖從中起何也非中則天地亦無
所始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邵子之詩亦

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與
人一也圖中數五何也中涵太虛五性具焉
蓋五者數之祖也天數五地數五天曰五星
地曰五嶽氣曰五氣性曰五性倫曰五倫曰
五音曰五色曰五味象數理氣非五不備所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然則堯舜之執中是
即河圖之中乎自有天地只有此中更無別
中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學以希天
也河圖也者其學問之源文字之祖鬼神之

與伏羲堯舜之師乎若是則戒懼又何所始也蓋戒懼者性體之良能健之爲也成變化而行鬼神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與於此小人之無忌憚自絕於天者也知戒懼爲性體之良能而後能知盡性之功

困辯錄卷之一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二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易

䷳夏首連山

○艮

夏尚忠故其學尚艮純一未發渾然無跡蓋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陰陽有淑慝之分上下有消長之機欲以理勝人以天定又兩山連亘屹然不動艮之象也艮體篤實有三義自修德言之爲凝畜自復命言之爲歸宿自遏欲言之爲止畜故曰艮以止之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艮之時義大矣哉君子以寂然不動立人極焉遏惡於未萌養善於未發舜以是傳之禹其精一之心法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

背無思無欲其不睹不聞之地乎於止知其所止則廓然太公內焉忘夫有我之私故內

不見巳外焉天地萬物皆我也故外不見人凡體皆動惟背為止然五臟非背不附而百體之津潤以之靜以制動也特止時行者常寂常感常應常止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故曰光明何咎之有

○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

無思無欲至善之地知止者止乎此也止乎此而後謂之知止定靜安最好體認未發氣象定言其不惑見之的也靜言其不動養之容也安言其常久不易守之固也慮言其明覺自然無所作也凡天下之言安者莫如山言定靜者亦莫如山山體虛故能與澤通氣為雲雨以潤澤天下故天下之言有者皆生於虛言動者皆生於靜言感者皆生於寂八卦之象廣矣故聖人立象以盡意而待象者可以忘言程子謂讀一部華嚴經不如只看一艮卦旨哉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之所值不同然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分定便是思不出其位文王緝熙敬止而君臣父子上下四旁各得其所止是謂不出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故無咎以位為所止之地說得艮字有力

䷗商首歸藏

坤

商尚質故其學尚坤收斂歸藏性情之實蓋坤六畫皆偶上下皆坤虛之極靜之至順之純也虛者藏之量靜者藏之體順者藏之機博也厚也其象為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故曰養萬物者莫善乎坤又曰坤以藏之又曰致役乎坤言萬物為坤所役歸而藏之養之道也君子以洗心退藏於密身備萬物而退然不居悉有衆善而容貌若愚致虛守寂而未發坤道其順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乘龍御天便是旋乾轉坤的手段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乘之地無不可化之人坤則天下之至順也時有不可為故相時地有不可居故辟地人有不可化故因人隨時順勢和順於道德而一無所強是謂坤以簡能善藏其用無成而有終也蓋坤之性體力量僅得乎乾之半故先後義利西南東北之不同有如此大抵黃老之學得之坤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靜虛而順之至者地之無疆也因時順勢和順於道德而無所作為以害之是謂安貞以應乎地也有一毫出位之思非分之願便不可以言安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得安貞之吉乎故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龍戰而血湯之慚武之未盡善斂稱龍稱血所以立萬世君臣之防嚴履霜堅氷之戒微矣哉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德方

藏動剛於至柔運德方於至靜不睹不聞而莫顯莫見者寓焉乘天時行順帝之則坤之所以為坤乎傳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此意當味 往往此等處俱於造化上發揮而於學問全無關涉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本體自然曰直物各得宜曰方敬則私意無所容而大本立義則發中節而達道行內直則外無不方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以方則不疑其所行地道光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故曰不孤言其盛大而光明也程子曰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而無義以方外既無義以方外要之敬以直內亦不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儒釋之辯也內直便是未發之中直方是

本體故我是工夫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

天下無道咎足以召禍而譽尤足以召禍故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者皆譽之所致惟影響俱幽過譽不著然後可以言括囊之謹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龍之所以為潛也無悶發得精蘊自有所試也然學到從處亦本無悶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正位居體黃中通理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言中德蘊於內通理言感而遂通事得其理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美之至也黃是中色仙家有黃庭黃婆之喻本體本色也

○用六利永貞

六者陰之變數利永貞者變而不失其常順而健者也其有戒於上六之戰乎理欲交戰兩敗俱傷人心危而道心微變而失其常者也南巢之放牧野之攻豈湯武之幸哉視泰伯之讓文王之事慚德多矣坤之卦爻只是玩味得順義明白便學有得力處

○至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者自在是即純坤不為無陽之象星家以五行絕處便是胎元亦此意若論復卦則宜以有所知覺者當之蓋已涉於事矣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夫天心無改移未發者未嘗發也一陽初動乃平旦之好惡太羹玄酒淡而和也未發氣象猶可想見靜中養出端倪冷灰中迸出火焰非坤之靜翕歸藏後而養之則不食之果可復種而生哉知復之由於坤則知善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養也程子曰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陽明先生之詩曰靜後始知羣動妄

䷀周易首乾

○乾

周尚文故與學尚乾顯見形著天下文明健

之為也乾六畫皆奇上下皆乾陽之純健之至以言其質則實以言其體則健健則不息實則不貳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其惟不貳不息乎其象為天萬物覆焉故曰乾以君之又曰戰乎乾言萬物之生長收蔵往来屈伸之不已猶兵之進退離合惟将是命戰而懼也故易之卦爻凡言戒懼者必本其體德之健或不足於健而戒之故曰健而無息之謂乾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謂乾乾故希天之學君子以自強不息懈怠一生便是自暴自棄便是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物之純陽而至健者莫如龍乃能飛潜見惕變化無為其次惟仙學亦得此意故長生久視冲舉不測丹經謂仙是純陽一點陰氣著不得又云純陽丹也自強不息金也知此而後知聖學之本於乾

也（三代之易首卦不同前此未有能發其故者）

○初六潜龍勿用

乾爻之初猶是人生而静的本體明健靈覺純一未發其猶龍乎養之未充而遽用之則無以立大本而行達道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猶龍蟄於地勢重陰之下所以豫養其飛奮之身而後其力全其化神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

乎（潜龍是如此體貼則易之卦爻無一字不是學問）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乾是天命之性三極之道也故曰大哉剛健者性之體中正者性之德純者體之全粹者德之備精則無聲無臭也非天下之至健則無以運乎四德非天下之至精則無以主乎至健健言其有精言其無太極本無極也未發之中其精矣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健之

至也四德備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故曰天弗違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一毫人力不與也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二語可併觀於此可想見飛龍在天變化無為的氣象先天後天先儒未嘗發明至此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九者陽之變數龍之靈變在首無首則妙於無迹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無聲無臭天之則也至是則聖人之神妙亦天也故因聖學而見天則焉凡易言戒懼惕厲乾乾愬愬之類皆原卦爻之性體本如此非無故設此為性累也自易學不明而後世之言戒懼者異矣以歸於無聲無臭為天則蓋無聲無臭乃為天也此是實語原非落空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亢龍有悔其惟箕子逢干夷齊之儔乎奴辱剖心餓死首陽與時偕極亢孰甚焉而悔隨之故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聖人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屈原不達漁父之諷而沉江不化故曰知幾其神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性體自然得之於天者未嘗雜之以人天下之至健也堯舜性之也垂衣裳而天下治舞干羽而有苗格揖遜授受而天與人歸恒易以知險也復其性之自然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天下之至順也湯武反之也天命未革則為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順乎天而應乎

人而一毫意必不與焉恒簡以知阻也凡易
言吉凶禍福變化云為皆謂險阻
夫艮天下之至靜也德行恒寂以知感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無思無為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此艮之體德也知至靜至健至順為心之
本體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可以不言而喻
而堯舜之學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者
天不變道不變故學亦不變也易學之晦久矣於是知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
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蓋取諸乾坤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夫何為哉恭己
正南面而已矣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疏九河瀹濟漯
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八年於外
三過其門而不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
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湯執中立賢無方十一征自葛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
婦復仇也改過不吝檢身如不及懋昭大德建
中于民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宗廟享之
子孫保之布昭神武救民於水火之中皇建其
有極民協於中湯武格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
之時義大矣哉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維此文王小心翼翼不顯亦臨無斁
亦保不諫亦式不聞亦入雍雍在宮肅肅在廟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故曰周之德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兼夷狄驅猛獸左右孺子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教化天下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

以為大也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詖行放淫辭息邪說以承三聖者

以上所述八聖一賢之事其盛德大業至矣哉要其所自雖有性之反之見知聞知之不同而皆本於未發之中千聖一心萬古一道

揆之而其學無不同也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湯武之順天應人文王之緝熙敬止周公之公孫碩膚孔子之天地為大孟子之善養浩然詖以身處其地察其心而思其作為然後知韓愈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傳之文武傳之周公孔子傳之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者非誣也述八聖一賢俱是從此[illegible]力向此處歸復性反之[illegible]在此處比對今砍希聖賢而日倀倀不知所求可以自痛

困辯錄卷之二終

雙江先生困辯録卷之三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心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靈明不測出入之易而保守之難惟在操之有要耳程子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又曰敬以直內操之之法也操猶操兵之操練也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其亡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純一未發初心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不慮而不知不學而能良心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無所為而為真心也學者須是識其真心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有所不為不欲本心也本心真心良心初心均之為道心也學要識得心體則用工便有着落不然則狂狗逐塊狻猊咬人毫釐千里矣世固有終身弊弊自謂求心而反害之乃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者惟在乎識不識養之得不得也陽明先生云功夫即是本體本體亦是功夫此語須玩味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平旦之氣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虛明氣象而不梏亡於旦晝之所為便是得其所養也知夜氣而後知心之本體知本體而後知養

之之法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聖也明通賢也聖賢非性生養心焉致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此當與聖可學乎一節同看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故意必固我聲臭睹聞欲之大者誠明二字便是精一戒懼工夫寡欲之學不

善體貼將與克伐怨欲不行同病知意必固我聲臭睹聞為欲者而後可以識寡欲之學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純一未發仁也發而中節義也發不中節便是曠亦便是放求放之道莫切於致中故復其心之本體則學問之能事畢矣哀哉二字是孟子痛心處人能視其心如雞犬者亦鮮矣况心非雞犬比乎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知天事天立命其義微矣非達乎心之本體與本體之所從来者不足以語此故性曰天性德曰天德理曰天理存心養性而意念纔有所着便非事天孟子言盡心養性皆有充拓涵養意只一毫矜持把捉便是逆天物所

受為性天所賦為命性命之從来曰天意念纔有所着便非事天只矜持把捉便是逆天此等句非實見心原不能關口此性命關係處也敢不共勉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不役耳目百度維貞便是先立乎其大者動而不失其本然之則曰立思則得之得乎此

也先立乎其大者是象山平生學問得力處
嘗有譏象山之學者云除却先立乎其大者
更無伎倆象山曰誠然誠然

○益動而巽日進無疆

巽是順其本體之自然而動無妄動也無疆
是進而不已之意故曰益長裕而不設設是
造作安排設是造作安排然造作安排最難免日用種種忽不覺是此意用事
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

厥躬念始終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助則不遜忘則不敏勿忘勿助自然上達故
德脩罔覺才覺便是計功謀利意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
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者非以點鼓瑟而
後之也正欲進點以造化二三子耳喟然吾
與之嘆一棒而四人疼其旨微矣若由求公
西之志乃所優為只是有所便屬賭聞即其
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如曾點則無此子
做作安排意推之於禮樂富疆無往而不得
其常白沙先生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
勿助之間此語當玩味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
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
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者得其本體而自慊也居安資深左右
逢原渾是自得處工夫不合本體非助則忘
忘助皆非道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
成章而達以道之謂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
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
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
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
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

也
義襲是養之不豫而思議竊取於事為之間
猶兵家掩不備而取勝於一時者之所為告
子渾是助的病宋人之揄孟子却於助處立
方今之學者其最高亦只是助下助一等則
為襲襲與助皆失其本體而反害之者也集
猶飲集也退藏於密以敦萬化之原由是感
而遂通沛然莫之能禦猶草木之有生意也
故曰生則惡可已矣襲而取之者義自外至

也集義所生者義由中出也自三代而下渾
是一個助的學問故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
寡矣與其得助農不若得惰農（此二句是别地出已見）
惰則苗不長而生意猶存若助則機心生而
道心亡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恐言之
動乎心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恐心之動於
氣也只勿求二字渾是助意知言養氣是告
子對症的藥蓋知言則無不得於言養氣則
無不得於心其所以不動者乃充養積盛集

義自然之效畧無一毫把捉的意告子亦然
有見却是從葱嶺帶來他看得本體上一塵
加不得即雖仁義亦謂非性所有故不得則
勿求以求之則為本體累也註云宜然無覺
悍然不顧是嫚罵語（助字從得孟子意出凡屬意用事便不得不落在助上若不能集義之功即不得不從意用事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
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

○自益動而巽至此是言用功的節度蓋後世
學術不明不是錯認心便是錯用工故以學
術誤天下後世者不少未發之中是堯舜相
傳正法眼藏真正脉絡於此處體認得分曉
則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情命於性性命
於天丹府一粒徧地黃金程伊川嘗愛杜元
凱語云優而柔之厭而飫之如江河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道經亦云忘無
所忘得無所得心如太空內外貞白皆理到

之言也

○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此顔子復後事稱之以見其復也常復故能常知不善故能知之不復行才離本體便是遠復不遠云者猶云不離乎此也其曰不善恐於本體猶有未融化處而不免有矜持意知之非難不行惟難少有凝滯而融化不速便已屬行未嘗不知明鏡纖塵未嘗復行洪

爐點雪至明至健也知微知顯可與幾也何悔之有殆庶則幾於化矣顔子之得一善與有不善好並看善不善之間不易形容惟於未發之中心體而力行者可以意會善不善之間不易形容此數句極有意味知此而後可以言學

○顔子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顔子學問不落聞見多學的窠臼其初便從本體上老實鑽求而不知本體即物理也夫子恐其墮於意見之渺茫故誘之以博約之學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蓋心體事而無不在故凡本體散殊粲然有跡曰文萬理同出一原故凡本體純密秩然有理曰禮隨時隨處無往而不學而要只求復其本體曰約約而博則本體隨在有見故卓爾不復如向焉之高堅前後也博而約則不睹不聞本體

寂然無所見而從之末由亦無庸於仰鑽瞻忽也此顔子竭才之學殆庶之造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而精一之傳於是乎有屬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顔子悟得仰鑽瞻忽著處到此地位功夫猶難又大段着力不得恐未然

○顔子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不遷怒者不為怒所遷常止也不貳過者不

為過所貳常一也常止常一久而不變三月不違也故曰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渾是未發氣象和風慶雲至今可想日月至焉者屢失而屢復也故曰頻復之厲陽明先生云不遷不貳須是知他有未發之中始能

○回也其庶乎屢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能不能有無多寡之類蓋自曾子言之有如

此而顏子則一無所見顏子渾是虛體能若不能多若寡實若虛犯而不校屢空之象由太虛而後有天之名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以具顏子之所以殆庶也宋儒亦以此為屢空却為空字犯了佛家字面故作去聲然則空空如也又將何解耶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富貴可愛可求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彼者獨何心哉蓋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故能不改其樂見其大便是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故曰登泰山而小天下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者人之生理也具此生理而後萬事萬物

之節皆本於此故曰禮禮者體也克去己私以復其本體本體復則三千三百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故曰天下歸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博而約也視聽言動莫非吾心本體自然之用便是中節之和便是天下歸仁少有一毫意必便是非禮是惟顏子之至明至健而後能請事斯語即佛學之頓教頓悟也復禮集義好並看發而中節曰禮物各得宜曰義禮義若在外也義而外曰襲禮而外曰聲音笑

貌克己復禮精義入神方是成性存存禮義
之門復集之旨微矣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病痛在簡簡則徑情故不敬簡則厭物
故不恕不敬不恕故多怨夫子因其病而藥
之簡是仲弓氣質的病即己也敬恕是狂簡
對症之藥顏子氣質純粹絕無形顯之病但

令克己復禮於元氣上調攝耳如樊遲之麄
鄙近利司馬牛之多言而躁問仁雖同而緊
以告顏閔者告之非惟無益於病而反因藥
發病也聖人之教猶天之生物因材而篤不
強人以難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敬者心之生道德之聚也夔夔齊慄是脩己

以敬瞽瞍允若象烝烝乂是脩己以安人瞽
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
子者定是脩己以安百姓也五十而慕兢兢
業業堯舜猶病也故曰堯舜以上善無盡桀
紂以下惡無盡敬是性體之良能徹上徹下
之道或謂論語多言敬而罕言靜不知敬是
靜的根靜而不敬則有之未有敬而不靜者
也敬而不靜是失之矜持把捉非敬之本體
持敬有生熟之異生則難熟則易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
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是無學也道問學而
能以德性為主是聖學也廣大也精微也高
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德性之名
目也致也盡也極也道也溫也知也敦也崇
也問學之名目也自德性之無所不包無所
不備者而言曰廣大自德性之潛密滋貫無
微不入者而言曰精微自其不屈於物欲而

無所汙雜者而言曰高明自其不涉於詭異
而為衆人所同得者而言曰中庸自良知良
能得於有生之初者而言曰故自知能之形
著日長裕者而言曰新自生理之惻怛肫肫
其仁者而言曰厚自生理之等殺品節不差
者而言曰禮至德天德即德性也至道聖人
之道也凝道本於脩德故此節備言脩德之
事而洋洋優優峻極發育三千三百胥此焉
出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務脩道而不

知原於脩德者未有不流於助流於襲流於
伯也故曰知德者鮮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
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
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廓然太公故易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物
來順應故簡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也藴之
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可久可大參天兩地而
成位乎其中矣易簡天地之德也人得之為
懿德故曰大本達道也

困辯錄卷之三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四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素者本吾性所固有而豫養於己者也位之所值雖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不同然不以富貴處富貴而素乎富貴不以貧賤處貧賤而素乎貧賤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一一則無入而不自得得者得其素也正己居易皆反求諸身之素不怨不尤非有所強也易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故不願乎外願外便有不得怨尤之念與而徼幸之事作矣大意全在素字上素即温故之故豫立之豫先天之先前定之前故養之有素者隨其所值坦然由之而無疑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佛書云悟人在處一般又云隨所住處常安樂悟即素也悟則智慧廣大不落輪廻即登彼岸佛氏以喜怒哀懼愛惡欲富貴貧賤夷狄死生患難為輪廻亦謂衆生亦謂煩惱普度衆生不落輪廻斷除煩惱便是自得自得即彼岸也佛氏所占地位儘高豈經生容易闖得但渠所謂高者吾儒亦自有得在以下所叙困蹇凡九卦皆言反身脩德之事所以辯素也傳曰困之進人可以辯德可以速感（素位一段全是鄙見）

（不期暗合）

○困亨貞大人吉有言不信

卦以柔揜剛為困蓋坎剛為兑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揜有夔雋屏

伏俾不通寔不能容娼嫉以惡之朋黨而危之之意然二五以剛居中為成卦之主剛中天德也天德充溢於內而道義有諸已故能不怨不尤無入而不自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然人謀之未盡豈可一委之命與時哉故凡義之所當為者為之而不失乎天理之正於時不忤於已不失趨之而非諂避之而非畏自慵而非行險于巷而非為邪斯則大人善處困窮之道也若徒以口舌爭則益其

困矣致命遂志志亦素也故曰素志遂則伸其志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便是遂志亦便是困而亨處大抵陰得時位陽剛必為所困蓋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来之坎坎進退維谷故以陷名而為屯為蹇為需為訟為未濟一皆取義於坎聖人憂世之志可見矣（困亨貞是身所經歷處說陰得時位陽剛必為所困甚得古今情狀）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言天下之險阻莫山與水若也故山上有水蹇而又蹇難也君子所以解其難者亦惟反諸已而已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反其仁則愛無不周反其禮則敬無不至反其智則知無不明處無不當所以化暴慢為恭遜轉橫逆為祥順易以知險簡以知阻而天下之難解矣難莫切於內困觀瞽瞍與象之化則解難本於脩德可徵也

○履德之基也　履和而至　履以和行

履以和說躡於剛強之後於處憂患為尤切故九卦先之蓋素履之往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故曰德之基基所以立履之所以為履也履非強世緣人情辯上下定民志天地非禮不位萬物非禮不育故曰和而至（履德之基以力行為本和行是中節）

○謙德之柄也　謙尊而光　謙以制禮

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德言盛禮言恭有而不居素履之往故曰德之柄柄者秉也山在地

中以卑蘊高謙之象也故卑而不可踰悔而
不可揜謙以制禮尊而光也制有化裁通變
之意
復德之本也　復小而辯於物　復以自知
已放之心約之而為主於內天理一念發動
於潛伏隱微之地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
獨知之美大聖神皆由此出故於德為本復
以一陽動於羣陰之下天地之心可見萬物
之始與生皆資之一念之微烱然在中百體

從令小而辯也本有真固之義而後履與謙
非色莊也　小而辯物小字發得極是
○恒德之固也　恒雜而不厭　恒以一德
守之不固則不免於頻復之厲惟久於其道
立不易方者雖死生患難困窮拂鬱紛然雜
至而在我者率其素履自得而不厭恒卦上
而柔下雷風相與動而巽天地之常性亦天
地之大義也故有恒而後可以言固性曰恒
性德曰恒德心曰恒心行曰恒行不恒而可

與久處約長處樂者鮮矣恒之時義大矣哉
動以與故可恒恒即素
○損德之脩也　損先難而後易　損以遠害
德之不脩欲與忿為之也蓋一朝之忿亡身
及親一念之欲喪心禍已故脩德者尚乎損
損之卦變自乾坤而來者損兌澤之深益艮
山之高損下卦上画之陽益上卦上画之陰
皆有損彼益此損欲以崇禮之義蓋上下者
理欲之幾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德脩罔

覺蓋人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易溺而難
勝者莫如欲懲忿如山制而伏之使不得逞
窒欲如澤遏而絕之使不得流非勇於克已
強於自勝者不能故難習之熟而久則安故
易脩有克治之義害即亡身及親喪心禍已
之謂也
○益德之裕也　益長裕而不設　益以興利
益動而巽日進無疆蓋動而順乎本體之自
然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其進自不能已蓋得

其所養無物不長利之大者也故曰裕裕有克養之義益之為卦下震上巽陽動陰伏有人欲日消天理日長之幾又風雷有相益之勢如遷善則過益寡改過則善益純亦理勢之相資者故曰益長裕而不設設是施設造作也指巽處為順其本體之自然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其善

○困德之辯也　困窮而通　困以寡怨

大意見前辯有自考之意若尤未免於怨悔則本有未固而所謂脩與裕者猶有所未至也設字辯字解得好

○井德之地也　井居其所而不遷　井以辯義

物之居其所而不遷者惟山與井為然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又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井養而不窮也止於至善寂然不動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蓋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地有貞靜之義辯有泛應曲當之意

巽德之制也　巽稱而隱　巽以行權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曰巽巽則化裁通變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不見其迹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有深入之義又巽為風善入物者莫若風颯颯溶溶被物而物不自知故曰制曰隱曰權井是天下之大本巽是天下之達道曰基曰本曰固井之未備者曰柄曰脩曰裕曰辯巽之未至者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惟憂患為然是故君子以憂患為逆者以生全之所由出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有雷出地奮之義其於人也戒謹恐懼於隱微之中終日乾乾震于其躬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存天理於既滅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維心亨也即雖變故禍患出於不測如震雷虩虩遠邇驚懼君子處之裕如而不失其所主之常蓋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不失其所主便是福震為長子匕鬯主祭者執以降神之重器危懼故得平安

生全出於憂患亦亨義也易以道義配禍福故凡言吉凶悔吝皆主理欲存亡淑慝消長憂為言世之所云禍福亦不外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曾子之震也震莫大於死生之際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謂不失其所主之常大象亦以恐懼脩省為君子之震故卦名震者只主學問言卦爻詞便兼禍患言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

周流六虛上下無恒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雖無師保如臨父母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屢遷者何也在天為太虛在地為至靜在人為未發天地人之至理也故曰周流六虛然不可以見聞思慮求故曰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率性之道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使知懼也以動者尚其變以言者尚其辭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辭也占也變也象也皆變之所適性體之感也人情之所敬懼者父母之外惟師保耳不曰六位而曰六虛虛字當玩味虛是性之體爻之所以效也惟虛故能遷井居其所而能遷虛故也不食之井曰泥泥則不虛敬是致虛之道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心游太虛也虛字發得是師保父母之臨虛之時也可以觀性體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

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勞苦饑餓困窮拂亂是煅煉人的一個大鑪錘承受得這個大鑪錘煅煉過者金是真金人是真人雖僊佛亦要從此關過故天將使斯人之大有所成也必先勞苦困餓拂亂動忍以助其成而人之將有志於大成也亦必先勞苦困餓拂亂動忍以自考其成順適宴安而能有成者鮮矣若舜之為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者始可以言大成也程子曰困窮拂鬱所以堅人之志熟人之仁又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動心而至於無所動忍性而至於不待忍始是增益其能無入而不自得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切磋琢磨治玉之功操心鍊性操鍊二字要體識陽明先生云吟風弄月的受用却要擔枷抱鎖的工夫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只宴安二字斷送了古今無限豪傑（將降大任一節是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煆煉二字極生活人未言宴安是千古斷案）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求諸心而不得故困研諸慮而不達故衡不安於困與衡故作作是性體之健勇不足以起懦強不足以勝私奮不足以鼓氣皆不足以言作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興即作也故德曰作德聖曰作聖作之不已乃成君子作之時義大矣哉而世之作者寥寥何也豈求諸心而無不得研諸慮而無不達而顧無待於作者耶抑嘗求心研慮亦有所謂困衡乃狃於昏弱欲作而不能耶抑宴然悍然不知求與研故亦不知困與衡而無所用其作耶詩曰遐不作人是在作人者思所以作之（說作字處激烈豈亦作而言之耶）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剛天德也渾是天德流行而一毫人欲之私

著不得如顏子之不遷不貳三月不違其於剛為殆庶也故曰克己復禮乾道也顏淵死而吾未見剛之嘆作夫子之所以慟也若由之行行棖之悻悻特其氣質有類於剛謂不屈於慾乎剛與慾正相反自弘毅之學不明浩然之氣未養而以悻悻之棖為剛以氣焰可畏之衍儀為大丈夫又何怪哉孟子曰是妾婦之道也一語而萬鈞者也不屈於慾之謂剛不屈於慾之謂作作非剛不能剛而後

能作也堅強不屈四字恐於剛義未盡以剛與作為不屈於慾甚是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三讓何也泰伯之德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當商周之際商道寖衰周德日新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已可槩見　泰伯又太王之長子其統緒又在我　是三者皆足以有天下乃棄不取逃之荊蠻示不反也斷文自廢示不用也而人莫知其為何其心隱其跡泯然無得而稱故曰至德是謂三以天下讓也太伯荊蠻之逃疑在太王既沒之後蓋有以見夫周之必興商之必亡而已適當其難采藥荊蠻蓋有所託而而逃焉者也夫利莫大於得天下害莫甚於忘其家棄莫大之利而不取而以身當忘家之害而不辭惟欲求乎此心之安以不失乎夫理之常微太文則萬世君臣之防裂矣即如集註所引史記諸說則周室畜不臣之心已四世非古今一大究事耶其曰肇基王迹曰其勤王家蓋追原其積功累仁而餘慶之來遠矣以見興王之道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乃據以為翦商之志始於太王而以泰伯荊蠻之逃若欲絜已以遂太王傳季歷以及昌之私則於君臣父子之間不順莫大而可稱為至德耶夫子以至德稱泰伯稱文王而謂武王未盡善其旨微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據人心向背之分數言耳乃曰荊梁雍豫徐揚歸周惟青兗冀屬紂豈有紂為天子坐視民之叛已文王亦坐受民之歸已而率叛以事紂俱於理勢為太逆以服事殷蓋誠服而事之畧無一毫忿懟的念渾是未發氣象故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至是則泰伯文王心事始暴白於天下後世先儒謂深有補於名教此類是也

困辯錄卷之四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五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過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存乎悔

介悔是性體之良知良能悔吝者人心順逆之機而介則審於決擇不疑於所行之謂於此而憂之則辯之早力之易莫顯乎微也咎者人心念慮之失而悔則得之省悟而不迷於所向之謂於此而震之則知之至行之力不遠之復也憂則慮其悔之不早而或承之羞震則懼其改之不速而或沮於難故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無咎者善補過者也凡卦爻之義介悔是本體憂震是工夫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而能惕然憂奮然震者鮮矣憂震即困衡之作

人能如此憂如此震則介悔之體常是截然惕然安得復有依違於習心息緩於用力者

○巳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過則勿憚改小人之過也必文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過者人心所必不免或生於氣禀或生於習俗或生於聞見或生於時位或生於天理或生於念慮凡非本心有意為之而有所不能免者皆曰過故易之卦爻言補過者十六亦本其體德時位言之故無過聖人有所不能改過愚人有所不知見過賢人有所未精聖人以未發之中為天則權度精切而纖毫莫遁蓋察之精則見過益多而改圖益切學易可以無大過者以易善補過而趨時之變又改過之妙用也自訟是心口自相攻詰纖毫隱瞞不得必如此而後可以言悔言震言不遠之復纔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孔子只要改過鄉原只要無過便有許多包藏掩覆得在至於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便非直心

便是德之賊禪偈云常自見巳過與道即相當孔子平生所友惟蘧伯玉伯玉之賢只是欲寡其過而未能使者深知主人之心故夫子賢之纔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見在才覺上論時時見有過是時時得本心

○耻之於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耻之一念是起死回生的丹頭無耻是無生理故孟子往往拈出點化人蓋欲迎其機而達之如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如耻之莫若師文王人役而耻為役猶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為矢至此又曰耻之於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中庸亦曰知耻近乎勇而周子亦云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為機械變詐之巧者蓋其機心滑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耻其安也習而熟之充然無復羞耻之色卒歸於小人之無忌憚放僻邪侈無所不為無所用其耻也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不為不忍渾是惻隱羞惡的本心充滿得這个本心體量無所虧蔽則仁義不可勝用達是克巳工夫不以一毫意欲自蔽以直養而塞乎天地者方可以語達故曰君子上達而足此通彼推此及彼皆非所以言達也夫以言不言餂人者穿窬也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夜氣梏亡於旦晝之所為者禽獸也嚮受爾汝之稱而不安今為禽獸盜賊而安之不達故也夫禽獸盜賊推而加諸小人未有不艴然怒今乃顯然加之士人而不諱此是孟子麄拳大踢打斷人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案例達所忍所為達字發得透徹於學問有益註中言使其充滿無少虧缺不但指一念

之發而言是謂欲使羞惡之本心無少虧缺始可謂為達也達則隨在而無非義矣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大舜渾是一個虛體無人無我無微而不入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同歸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此其所以大於禹

與子路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其所不告者有遺過也禹聞善言則拜其所不聞者有遺善也舜則無時無處無不取無不與耕稼陶漁麻豕木石皆吾麗澤之益公於己者公於人天下無遺善也虛是化之體未發氣象可想見子路有遺過是矣言禹有遺善似未盡也禹拜善言是猶有善也有善與虛體似有對待如前言太舜執兩端是執善惡兩端便覺禹於善惡處尚未能一視是得來惟能一視得來故能取人與人為善只似大家事非在己也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是生理不仁便是死滿盖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之而為人之心生生不已故感於父子則為慈孝感於昆弟則為友恭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必如是而後可以言脩道之仁故凡脩道一涉於營欲謀慮而不出於生生自然之機者皆不可以言仁不可以言仁則襲也襲而取之則身與道二不可以言

合也故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又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仁也凝聚也有左右逢原之意夫子一個脩齊治平的全具家當付之哀公吾其為東周其在茲乎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道不足以盡天下之人足以盡天下之人而

人有一之不與知與能者不可謂為達道德
不足以體道足以體道而人有一之弗具弗
同者不可謂為達德一則無二無雜純一未
發即仁也故純心事父便是止於孝其事之
之道昭察而不昧處是智愛敬懇到處是仁
心之所能為而為之竭其力處是勇世有純
心事父而知之有不明乎愛之敬之有不至
乎心力之所能為者為之有不盡乎於此可
以悟脩德凝道脩道以仁之旨而身無不脩

也脩道以仁之仁是指全體言知仁勇之仁
是指一節言一是道德歸宿處即禮也約也
三五是道德散殊處即文也博也理一而分
殊也故我之所事者為君而凡事於我者皆
臣也生我者為父我生者為子凡伯叔父從
伯叔父及族之伯叔父兄弟之子及族之子
皆父子也同氣而先我者為兄後我者為弟
凡家庭之先後乎我宗族鄉黨之先後乎我
家國天下之先後乎我皆兄弟也合志而同

道曰朋友凡群而居比而相出入邂逅而相
因依而為斯人之徒者皆友也故凡男正位
乎外女正位乎內授受不相親言語不相聞
所以別嫌明微者皆自吾夫婦之別而推之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則
自吾君臣之義而推之出以事其長上出則
事乎公卿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自吾兄弟
之友而推之與國人交止於信三人行必有
我師自耕稼陶漁無非取諸人則自吾朋友

之信而推之也敬從慈孝友恭信別隨事異
名而別其所施者皆主於吾心之一理之一
也其為君臣為父子為兄弟為朋友為夫婦
類聚群分隨在而異其等者分之殊也親一
也在父母則如此在叔伯則如彼在從伯叔
父又如彼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者分之殊也義一也而手足腹
心國人草芥寇讐之不同信一也或師或友
或附疏奔走之不同知其分之殊而不知其

理之一楊子之為我疑於義則無以類天下
之旅而裂夫道也不可以言達也知其理之
一而不知其分之殊墨子之兼愛疑於仁則
無以辯天下之物而賊夫德也不可以言達
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
當知天純心以下發得好亦先儒之所未發者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
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養於未發之謂豫豫即前定之學也言之而

不可行曰跲內省而惡於志曰疚行有不慊
於心曰困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之類取
之而不逢其原曰窮如其涸也可立而待之
類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而民莫不信行而
民莫不說豫故也張子曰事豫吾內求利吾
外語有味前定二字煞有力蓋自學問上牢
一定而不移者而言曰前定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博學則無時無處而不學也學而行有不得
於心事有不安於身者不能無疑而有待於
問問而曰審必反求諸心而無不得施諸身
而無不安然猶不苟於從也必假於思思而
曰愼極深研幾夜以繼日惟恐於本體毫髮
有未慊自以為是而反害乎道也思而得之
然猶不敢自是也朋友講習而明辯之辯而
曰明必坦然由之而無疑在人者有以裕於
已在已者有以反於人於是乎篤而行之篤

者不已之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必止於是
而不遷也博學愼思篤行不苟於自是審問
明辯不苟於從人擇之審而守之固誠之之
道當如是也學問無疑只是不行惟躬行而
後疑生疑生而後審問愼思明辯有所施問
辯愼思有所施而後學進故不疑則不進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小子
氷淵戰兢之念是曾子弘毅一段本領工夫

全而歸之非專自其手足言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儼若思靜而敬也安定辭動而敬也安民哉
脩已以安人也
○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
身儳焉如不終日
自勝故曰日強自棄故曰日偷日強則陽明
勝德性用日偷則陰濁勝私欲行強與偷為
對壘之敵故道心與偷心有主盜之分敬是

聖學始終之要未有作聖而不由於敬者故
易詩書禮樂所載曰乾乾曰愬愬曰惕厲曰
恐懼曰欽明允恭曰抑畏曰祗肅曰齊慄曰
寅恭曰敬止不一而足而中庸首章揭戒懼
為要領末復引詩拳拳而咏嘆之蓋必如此
而後可以作本體之健本體明健而後可以
言復而世之學者樂放肆而惡拘檢喜頓悟
而鄙積漸至有倡言戒謹恐懼為不見本體
之學引禪家指授謂只論見性不論禪定解
脫而以戒懼為禪定解脫第二義自誤可也
以之誤人可乎達磨是東来衣法第一祖惠
能亦五祖頓悟高第而面壁斷臂腰石打碓而
弘忍有為法亡身之諭其熬喫辛苦比之戒
懼又增數倍蓋戒定慧是禪家三字經乃不
以其求悟之功為則而以悟後之言為定本
適中其欲速畏難之心癡人前不可說夢信
哉又聞誑玉藻九容為俗學頭巾氣象蓋以
直不直端不端當隨其本體自然可也而不

知端直為本體自然之符蓋未有外齋莊而
心不存外箕踞而心不放者亦未有心存而
不莊敬心放而不箕踞者今世學者既無洒
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習之
於童丱以磨煉消融其驕悍飛揚之氣獨有
持敬一段工夫猶可以矯輕警惰鎮浮黜躁
庶幾復見天地之心今乃舉內外夾持聖賢
相傳家法一切破壞而以任情恣意為自得
其不流而為莊周之放誕下禪之委弛不已

也可勝惜哉大抵後世之士各隨其氣質之性所便者以為學既各隨其性之所便才說持敬便自不安敬則些子氣質著不得若欲變化氣質舍却莊敬持養一段工夫更無入手處張子曰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愚必明柔必強變化氣質之學本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困勉之功而後能乃遽以自得脫洒為詞其誤人不淺也

困辯錄卷之五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六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仁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巳矣

孝弟是初心萌芽至真切處孩提不待學習而自知自能者人能充養得這箇良念不息則氤氲化醇資生資始萬物育焉故曰為仁之本堯舜之道廣矣大矣亦只是充養得這個念頭徹天徹地至於為法天下可傳後世故曰孝弟而巳矣是故君子之學惟務其本本立則道自生無所強也孝弟之道其至矣哉一念非天一事非理一物失所皆非孝也曰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一毫人力着不得務本正是培養生理的實功稍涉人為便是助長說得務本之學不落影響而孝弟為仁之本始有着落註謂孝弟是為仁的始事則誤矣

○夫仁也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矣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既是一體痛則皆痛癢則皆癢天理渾然動以天也識得仁體則知求仁之學不待於博濟惟求其心而已矣其次惟近取諸身盖及人之道不遠於己而得之因己之饑思人之饑因己之寒思人之寒盖未至於仁則不免有間有間故有待於推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曰可謂仁之方也已矣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天地我位萬物我育莫非己也備猶言責備也禽獸草木一物失所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皆我之責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誠矣誠則無事洞然八荒皆在我闥樂莫大焉其次未至於誠不免猶有人己之間有間故不通而去仁遠矣惟強恕而行善推其所為者為近之強者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意強之則私意無所容故能視人猶己推己及人而求仁為近也西銘一篇全自孟子三句翻出來以備為責備是出己意亦自好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學者須是識得仁體仁天德也渾是人一個生身的命脉須臾離不得者君子以成德為行於是乎有成德之名去仁則無以成身而

可以成名乎一飯造次須臾之頃也顛沛則死生患難繫焉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於是乎有殺身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之事盖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此君子所以為君子非固欲以成名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居仁由義大人尚志之事與民由之獨行其道行其志也不滛不移不屈其志不可奪也此其以道為體參天兩地謂為大丈夫信哉公孫衍張儀不過縱横豪俠之雄權譎詐謀之傑善啓兵端陰持禍柄其氣焰足以進退離合乎諸侯糜爛肝腦以塗其民當時畏之如虎尚何足以言仁義也哉而景春輩以大丈夫稱之學術不明一至於此故孟子闢之為妾婦盖鷄鳴狗盜善依附以肆其姦妾婦

之心亦妾婦之行也富貴貧賤威武是考大丈夫的三個關頭未嘗經此關者如未經烈火煆煉終未可遽言真金也故烈火百煉是真金的考案此關不易過要有脚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理義之悅我心無所勉強而自和順於道德始可以言樂非真能克己以自慊其本體者不足以語之樂則生意暢達莫非天理之流行手舞足蹈中規中矩有不知誰之所使到此便是動以天凡説生字便當與助長對看則用工便不差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樂是心之本體有毫髮累於心處便不可以言樂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方可語此根字極有力心即性性即心渾成一片不須臾離根之謂也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心廣體胖睟

面盎背手舞足蹈蕩蕩休休皆樂之符故以夫子之聖而樂生於發憤顏子之賢而樂生於竭才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非樂不足以語君子非時習不足以語樂是豈肆情恣意以自快者可及哉記曰君子致樂以致其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戒謹恐懼所以

致樂而治其心也油然而生是豈人力可能
哉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有非分之望者每取必於天故怨有過情之
求者每責備於人故尤夫子之所取必責備
者惟在於我而無與於天與人也蓋好古敏
求惟知盡乎下學之功求以上達乎天理天
監在茲知我者非天乎下學上達不怨不尤
只是庸行之謹世莫我知宜矣（只在根上看便怨尤不生去）

（稍離却便外面責備）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曰適先有個必無所
主之心曰莫無所主而無所不主無所不主
而先無所主曰義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
不可義之盡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知来藏往是謂神知大抵應事不足以盡義
者有三病事未應先有個迎待底心既應又
有個將而不化底心應時又有個偏重底心
即佛學所謂前念今念後念相續不絕也佛
書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常住真心不
知與吾儒同異何在（不能盡義三病爲體認）

○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也
著如形則著之著察如察乎天地之察行道
而有得於心得於心而行之久者未有不著
與察也其不著與察者襲也故曰終身由之
而不知其道言由於道而無所得於心也

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
變則化則知著察之所由来（著察二字發得好）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
好古敏求曰學行而不已曰適守而不變曰
立變易以從道曰權故立而不能權未可以
言立適而不能立未可以言適學而不能適
未可以言學蓋學所以學夫道也人惟不志
於學則已也夫既可與共為學矣而未可以

適道未可與立未可與權乎甚哉可與共學者之難其人也堂堂乎張曾子所不與無以其多聞見以干祿好苟難以為仁而非所以求適與立而權者乎曾子之學確故能慎擇所與如此自說得別亦自痛快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也有同適焉性之欲也然得之不得有命焉君子不以為性之所欲而求必得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曲肱飲水樂在其中有非性之所能徙動心忍性性命於天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否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仁之於父子而不得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而不得於君臣禮之於賓主而不得於賓主智之於賢否而不得於賢否聖人之於天道而不得於天道命之所值有幸有不幸也然子之於父親也不可解於心臣之於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是天地之性也君子不以為命之所遭委之於不幸而不求所以自盡也故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文王以服事殷而得專征伐有非命之所能制回天易命氣命於性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人之生也直直本性也佛氏有直心是道場之喻然好直而不好學則無以究直之蘊故有名為直而反害乎德有疑於不直而本之天理人情之至者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魯昭公娶同姓而孔子以為知禮直在其中矣證父之攘乞隣之與其不情已甚不但失之

於絞而已佛氏以究親平等遂以平等為有心均之為賊乎德蓋好直而不好學或好之而非其學也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為已憂而六言六蔽其所以進子路者深矣卒以勇直不得其死學之未至也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億存心即自詐白不信蓋逆億是機心有機心者必有機事人見機事多喜既喜便是種下種子甚矣種心之不可有也佛偈云有

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明道先生早年好獵既見濂溪後自謂無此好濂溪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露耳十年後忽見田間獵者不覺有喜心嘗架橋少一長梁後出入林間見林木之嘉者必起計度之心程子天性純粹類顏子一着意必而融化之難至於如此況以億逆為心則將無所往而不億逆也故寧無億逆以為智寧無先覺而為不賢蓋養心之術莫要於無種心而要於有根氣信哉。不逆不億只是不可有箸如此解釋即非道理障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而不歌非徒以矜人乃所以養心也蓋哭歌不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是惟立心勿恒者為然天時忽然雨忽然晴者便言氣候不恒感不恒之氣者涵而成疾故凡情之無恒者其病心亦多矣夫子之心其天之定者歟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專者其心不分致者其志不已用智不分乃凝於神莊子之言也真積力久則入荀子之言也今之學者欲速化而卻堅苦惡拘檢而樂放誕雖講究入虛玄亦只是對塔說相輪其何以入德而凝道哉儒家想無成有佛氏想有成無要之專與致為之也豈惟儒佛凡下此如百家之學成章而可傳者未有不由於專致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

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道者率性而已中和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因己之所惡公其惡於人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因己之所欲公其欲於人也不見所惡欲而寂然不動者中也欲惡不

欺其本心者忠也非中也然於中為近欲惡之發不待推而自然中節者和也推惡欲以公於人者恕也非和也然於和為近忠恕是學者求復其本體的一段切近工夫盖本體自忠恕也中心為中如心為恕中心天下之大本如心天下之達道聖之所以異於學者動以天耳求即反求諸身之求盖反求乎為子為臣之道以之事君事父有未能也慥慥進而不已之意訓篤實字欠切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此夫子因病而藥成德達材之教也盖由也兼人故其學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兼衆人之能以為能者人之所稟材性不盡同惟能因其材性所近而學以成之均之為成人若臧武仲之知文之以禮樂則亦成人之智也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亦然特

患於禮樂之道有未聞耳盖學以變化氣質為要也變化氣質莫先於禮樂故曰立於禮成於樂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曰斯須不莊不敬則暴慢之心入之矣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子路氣質剛勇擁盾結纓不得其死豈於禮樂之道終未有聞而不免於六言六蔽者耶成人猶言成材成章也亦之為言非其至者如註云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則至

美說文之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嚴發先儒之未發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耻心生於美惡之相形敝緼狐貉美惡相形之遠不知敝緼之為貧賤狐貉之為富貴不知富貴之在人貧賤之在我漠然無所動於其中非志於道而見其大者不能故子路之勇只是聞過之喜未之能行之敏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之勇自足以卓冠三千而不淄不移不屈充之有其地矣乃終身

誦之自居其有惜哉此當與士志於道一章並看

困辯錄卷之六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七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神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心之生生不已者易也即神也未發之中太極也未發無動靜而主乎動靜者未發也非此則心之生道或幾乎息而何動靜之有哉

有動靜兩儀而後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有四端而後有健順動止入陷麗說之八德德有動有靜也故健順動止而不失乎本然之則者吉以之生蓋得其本體發而中節也入陷麗說靜而反累於動者凶以之生蓋失其本體發而不中也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舉而措之天下而大業生焉天地位萬物育也易書造化皆然太極以下說得有着落於是見易之不可遠也

或問八卦為入之八德何如以身體之自可

見聖人畫卦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莫不皆然故自天德之剛純亦不已而言曰健本之天命而不雜之以人為曰順感而遂通曰動寂然不動曰止善體人情隨事精察曰入合乎人心之同然而彼此不相逆曰說合敬同愛以聯屬人情曰麗天理為人欲所困曰陷易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剛健便能戒懼故不陷徵哉此一段引證聖學極明乃聖人自家描寫處自造

化生來本如此今混寂感體用而一之者不知何以觀此書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寂然不動者神之體感而遂通者神之用不動者不動於欲也遂通順應而物各得所也無思無為者易之學所以神而明之也一涉思為便是憧憧雖疾之而弗速行之而弗至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感應之機捷於桴鼓影響其何以思慮為哉其可思慮者惟歸與致耳即爻言貞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要其歸而貞夫一所以立感應之本也過此以往亦隨其神化之自然感而應之纖毫人力不得而與也故曰未之或知觀之日月寒暑尺蠖龍蛇屈伸往來之機自可見入神便是無聲無臭發而中節便是利用安身入神利用便是神化德之盛也憧憧是著思慮而有

心於感應者故象曰未光大此爻義須於貞字體貼傳曰貞者虛中無我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一貞而已以量而容擇可而受其去虛受之道遠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當豫之時六二獨能以中正之德介然自守
其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可與幾而
知神之所為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吉凶之
先見者幾也亦神也非至靜足以立天下之
本者其孰能知之故曰介如石焉斷可識矣
其曰萬夫之望蓋以時方溺於豫不鳴則盱
君子獨觀萬化之原而游心於昭曠之境以
定吉凶以成亹亹天下倚之如蓍龜神明焉
故曰望介于石是知幾之學即大學之安而能慮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
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
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
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圓神方知易貢易之德心之妙用也神之不
測曰圓知有定理曰方貢則因人以異其用
曰易心有所著則神明之體窒圓神方知則
一塵不累聖人以此洗心言江漢以濯秋陽
以暴虛之至也密者妙用之原退藏於密無

聲無臭鬼神莫窺其際藏之至則所存者神
足以主天下之應所過者化足以藏天下之
往不但自神明其德而已制為卜筮所以使
天下後世皆有以神明其德也齋戒者神明
之原程子曰上下一於恭敬則聰明睿知皆
由此出本義云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
之謂戒二語有味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神武
而不殺者夫
○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冒天下之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默
而成之不言而信以崇德也感而遂通舉而
措之天下之民以定吉凶以成亹亹以廣業
也致廣大而極高明知之崇以效天盡精微
而道中庸禮之卑以法地知禮者本成之性
也效天法地存而不已而道義出猶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即聖人之用易以見
易道之大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由氣化而後有道之名故迭運者氣也即道也自有天地後此氣常運自有生民後此心常發外常運而求太極外常發而求本體是二之也是有外也二氣絪緼於穆不已純粹至善天地之性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則不能無偏倚駁雜之弊故乾道成男有屬乎陽

而為仁者仁則率其剛明之過而震動奮作之意多遂以道惟仁而已仁之外無道也坤道成女有屬乎陰而為知者知則率其陰靜之過而翕聚凝畜之意多遂以道為知而已知之外無道也至於百姓則偏駁尤甚囿於仁知之中而不知有所謂仁知也於是乎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之道知來藏往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固非百姓之溺焉不知亦非仁知者之著於所見蓋善反之天地之性存焉觀天地之顯仁藏用不與聖人同憂則知君子之知來藏往不與仁知同用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自帝之出乎震齊乎巽而鼓萬物之出機曰顯顯者仁之顯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自帝之勞乎坎成言乎艮而鼓萬物之入機曰藏

藏者用之藏也歛却神功寂若無也顯則流形化光粲然日新而可見則其中之所存者盛而無窮陽生陰也故曰德德言其仁也藏則歸根復命渾然富有而無跡則其繼之所發者大而無外陰生陽也故曰業業言其用也仁用相禪生生不已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則之而成能於是乎有成象效法知來通變之制行焉德以之崇業以之廣均之不可測之神也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所以著君子

之道而立人極焉夫曰繼曰成曰仁知曰顯藏曰生生曰象法曰數變一陰一陽也曰蓍曰性君子之道曰仁曰用曰德業曰易曰乾坤曰占事曰神是即道也程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然器即道道即器知得生生是易一陰一陽是道不可測是神則知凡有所見者皆不可以語君子也不可以窺盛大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七八九六陰陽自然之化參伍錯綜制而用之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人之所以神而明之者存乎德行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神而明之也默有極深研幾潛乎冥契的意成者默之契不言者默之養信者契之深成而不默有待於外也言而後信不足於己也故實理得諸心而措之於行者始可以語知來之神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皆默而不言也顏之愚參之魯其有得於不言之默乎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毋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輯柔爾顏德之符也不遐有愆失之未遠而遄復也莫予云覯不顯亦臨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微之顯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

反躬則動而不失其本然之靜故能節好惡而以命物者命夫物也是為主靜而立人極焉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志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約其情使合於中反情以和其心也情多流而失之過故曰反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不遠人以為道比類以成其行也惟能和其心而成其行則耳目鼻口心志百體莫不各順其當然之則而發無不中故曰順曰義順義而後身體胖心術正

聰明睿而所謂悖逆詐偽淫佚作亂之事不復萌矣故曰和心要矣成行急焉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戰國之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言盈天下而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遊說縱橫之徒氣焰可畏一怒而諸侯懼甚哉言與氣之為害也故聽之使人喪其所守見之而莫知其所適從未有不動心者也於是孟子發知言養氣之學蓋知言養氣則所以距詖行放淫辭息邪說以閑先聖者有其具此其不動心之故所以長於告子也集義是養氣的丹頭點鐵成金變血氣為義氣化反側之民而歸之皇極天下之大勇也故不知言則多疑不養氣則多懼疑懼則動心養氣即是養心以直養而無害是孟子學問主腦養氣便知言蓋權度在我而天下之輕重長短莫能欺非養氣之外別有一種知言之學也告子

資性剛勁過人故能隨其所見固執而不變雖其學失之於助而能先孟子不動心者非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者比也謂不得其養則然矣戰國之學告子為近裏楊墨次之陳仲子許行之徒又次之公孫衍張儀則其下者外此如樂正子其在孟子之門則顏閔之亞與（次第諸家學問有稱量）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

驅騁田獵後車數千乘此當時之所謂大人巍巍然者故說而藐之藐其巍巍然者耳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此其藐之之具先儒謂掀却門旁且就地頭此便是真正英雄人此等英雄皆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中來若血氣豪俠一些子着不得便見浩然之氣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孟子之所以

不動心而藐巍巍者蓋本於此若當時遊說之士豪俠之徒似皆能藐大人而逞其雄者要只是俠氣才辯所使耳惡足以窺孟子之藐哉先儒謂孟子猶有些戰國氣習恐是微露一班處（真正英雄須從戰兢中來苟設未知戰兢個甚未到江漢秋陽處與言英雄真假亦鮮有信得及也）

○然則有同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王不待大德之盛也一不義一不辜至微也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至利也以絲毫不得於心遂棄天下之至利而不為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而湯之漸武之未盡善蓋迫於時而所遭者窮於是乎知湯武之不幸也故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孔子之時行人人殊要其中之所存非仁無為非義無行則一而已矣巢許讓天下而市井小人爭一文之利豹七日不食隱霧成文而雞

犬終日營營竟無超然之志所存者異耳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志者心之所之心與行俱至曰志恭敬奉持而天下之物無以尚之曰尚志居仁由義而無一念一事之非仁義者大人之所必有事焉者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靜則與居動則與由與生俱生死而後已故曰匹

夫不可奪志可奪非志也世顧以意氣念慮知所嚮往者便云有志夫意氣念慮能得幾時乎是蓋淺之為志也心與行俱至曰志此句極為有見世人正以意念誤認終身無志而不知之也悲夫

困辯錄卷之七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八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誠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絜矩之道王道也故曰大忠信是人的本心即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不失其本心者而後可以通天下之情故曰得之驕泰忠信之反天理存亡之機古今治亂之原皆決

於此程子曰不聞君子之大道者任情恣意無所不至不但挾勢凌人而已周公之才之美後世無及也使驕且吝餘不足觀不足觀者言於宗社生靈一無所利徒以資其驕吝之心而已矣故碩膚之遜吐握之勤思兼待旦之憂卒之孺子稱王兼夷狄驅猛獸制禮作樂教化大行彌流言之亂感風雷之變而吾夫子思服之旋至形諸夢寐忠信得之也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其曰

不肖非顯顯狠狽如世俗所謂不肖子也舜之戒均曰無若丹朱傲夫以一傲德便不肖其父而天命人心之去留以之則知堯舜之所以大過人者亦只是欽明溫恭好問好察取諸人以為善耳忠信之至也傲便是驕泰傲亟德驕盈氣泰侈心一種而三苗者也只此三字斷送了古今多少英雄泰皇漢武可鑑也註忠信驕泰朴實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古今大臣雖人品不同要之只是两種故泰誓設言有一个大臣斷斷休休尊賢使能便自能明明德於天下宗社生靈以之而利設又有一个大臣娼嫉猜狠妨賢忌能便自播

惡於衆宗社生靈以之而殆斷斷無他忠信之德也休休有容虛中之量也故能視人之德猶已之德視人之技猶已之技以天下治天下而已無所與也是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大人之學也伊尹周公其人也若只是一个娼嫉的心腸違聖妒技禍人家國天下至於自禍其子孫者何限如崇侯虎飛廉李林甫虞丹賈似道盧杞秦檜等其人也要之忠信之德喪而虛中之量窒故曰寔不能容言寔是容不得撐腸拄腹如眼中之釘必去之而後快三代以下之才齊聖廣淵之類不可得而見矣郊迎幕入不過曰強而有力智慮而能謀多聞見而善應變樂正子未嘗有一於此也魯欲使之為政而孟子有不寐之喜至為公孫丑所疑問而孟子與其好善且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又曰夫苟好善士将輕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樂正子以忠信之資好善之量足以来天下之士 則所謂

強幹善謀博洽多能之士盈庭克慕取之左右而自足況以類相從有超乎強幹善謀博洽多能之外者尚何家國天下之不優為哉先儒曰無人無我無作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足矣其亦有得於大學秦誓之旨乎(論二程大)

(臣由好善與否引證甚明)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一介不以與祿以天下繫馬千駟弗顧視夷之清也五就湯五就桀惠之和也吾豈若處

吾豈若出姑試其可時也誦詩讀書以樂堯舜之道便欲堯舜其君民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卒酬其志即孔子之祖述也伊尹渾似孔子而謂其終有任的意思在文王既沒文不在茲非任乎桀暴虐猜很主也蓋嘗四湯矣伊尹湯所學焉而臣之者五就桀而桀不疑放太甲而太甲不疑天下人亦不疑復太甲于辟太甲安之天下人亦安之夫南巢之征弒也桐宮之放篡也履從古未有之變而處之若夷湯之後伊尹一人而已蓋嘗以身處其地察其心而思其作為即以夫子周旋其間恐亦不過如此周公恐懼流言很跋而東非風雷之變金縢之啓幾於不免伊尹非周公所及也伊尹渾似孔子而或謂其微有迹孟子比伊尹其迹又著其序伊尹出處心迹煞痛快孟子之後無愧於尚友惟周茂叔其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聖人復起不易(伊尹絕似孔子甚是聖之任却是孟子斷處學者須自見得如何為任方)

(不是想像然未見心體亦自見任否不來)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堯之克明峻德至於平章協和舜盡事親之道至於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精一執中是立天下之大本也位天地育萬物是知天地之化育也夫豈有一念意必纖毫人力倚於其

間哉一本之純一未發天理自然流行之用肫肫其仁也仁即脩道以仁之仁自仁之發微不可見而言曰淵自仁之充周不可窮而言曰天浩浩言其溥博無外也淵淵言其靜深有本也肫肫言其純密滋貫無一事而不體也未發之中充養到得純粹至精恒久不息處方可言至誠故至誠功用至於配天配地高明博厚悠久無疆只是肫肫其仁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夫焉有所倚也

肫肫其仁為未發處淵淵浩浩是充盛處是獨見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至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人物不能自盡其性便是化工不及處亦是己之性有未盡也故至誠盡人物之性以自盡其性蓋[illegible]

賛化育之不及參天兩地而成位乎其中矣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此等處最好體貼本體甚助精神若體貼得到精實處則知天地間鬼神皆吾此間顯見者孟子謂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此物也三極之道同此一物更無別物神者鬼神之極又是慎獨的案眼洋洋乎峻極發育此何物哉

三極之道同此一物更無別物實體此意在心目間何處容私意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同乎流俗合乎汙世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

忠信廉潔是鄉愿實有之行故非之刺之無可舉可刺然要其居之行之之心不過欲以此為鄉人所稱而非自成自道畜德以誠其身之學至於同流合汙閹然媚世曲全容覆惟恐有可舉刺即此一念便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蓋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則利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矣謂鄉愿非蹠之徒與故曰德之賊以其似德非德

而反害乎德也三代以下之學號為有志者其受病只是好名鄉愿則好名之雄傑蓋以實行要譽故悅而從之者衆久則入而化之率天下而禍忠信廉潔者非鄉愿之學乎故孟子辯而闢之甚嚴惡之深而絕之痛也至於狂者之嘐嘐不掩狷者之踽踽凉凉非之則可舉刺之則可刺然其心只要做古人只是要有所不為略無一毫為人的意思而人之非我刺我漠然無所動於其中若遇則便

是堯舜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是孔孟微顯闡幽發奸擿伏從咽喉下着力處程子曰鄉愿是个無識見的好人蓋以其忠信廉潔其行誠有足稱者鄉愿以德媚世祝鮀以佞媚世宋朝以色媚世觀媚世者之所尚而世道之汙隆可槩見也今之所以媚世者何哉鄉愿是忠信之薄斁譽心動便是向鄉愿中結黨者鄉愿狂狷是孟子明心術處凡學術之壞皆由心術之僞夫動以天為聖學其用也與民相忘於無事治之端也動以人汲伯學其用也擾天下而莫之休息亂之端也狂狷却是動以天地胚胎鄉愿却是伯者以下心術故孔孟屢言之所以防世也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子莫執中蓋欲監二氏之學擇為我兼愛之中而執之而不知為我兼愛皆中也時當為我則中在楊子陋巷開户顏是也時當兼愛則中在墨子過門不入禹是也蓋中無定體惟權是體權無定用惟道是用權也者吾心天然自有之則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然後能發無不中變易從道莫非自然之用不然

則以中而賊道者何限蓋自堯舜之學不明而精一執中之學不傳往往以中涉事為若將隨事隨處精察而固執之以求其所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萬變一毫思慮嘗欲着不得是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臨事而擇已不勝其憧憧非惟日不足顧其端無窮膠凝固滯停閣廢棄是中襲也况未必中乎戰國以来無人識權字亦無人識中字故執一賊道之論孟子私淑子思而得之以告萬世不

獨為子莫發也權與中字發揮甚是即事求節事已然然此却是無主本若是未發作主一切事物皆吾顯見

○或問遷善改過將隨時隨處而遷之改之乎抑只於一處而遷之改之也曰天下只有一善更無別善只有一過更無別過故一善遷而萬善融一過改而萬過化佛書云一真一切真一善遷而萬善融二句有善看蓋千遷萬遷只是遷一善千改萬改只是改一過認得遷改真終日遷改不了方是萬善融方是萬過化

○或問閑思雜慮祛除不得如何曰習心滑熟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熟路上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逐之而使去禁之而使不生豈容衝決反為本體之累惟其來也吾不知其來其去也吾不知其去惟日孳孳惟求所以立吾之大本譬之主將精健則閭道梗塞竊發之盜又則化為良民而往來於康莊者皆堂堂正正之兵四境寧謐寂然無譁故欲祛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本體復得一分客慮便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

以持之以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廓清掃蕩以收定靜之功蓋盜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責効於旦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達磨面壁九年方纔降伏得一个身心降伏云者心為我用我為心主吾儒辨得達磨一个堅苦的志便能屏息諸緣寂滅六塵尚何容慮之足除哉李延平先生嘗言人胷中大惡念最易按伏只是那大段不計利害乍往乍來相續不斷的却是難除蓋人大惡的

的人迺謂良知自知致而養之不待慮學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蓋指良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處雖充為人倫之至亦只是充養得這一念到極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為良知著在支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賺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佀學裡改換頭目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即道心

一尚何情慾妻孥之足恋哉佛氏一生堅苦只是空得一个情慾至於棄其妻子而不顧與草木瓦石同一無情盖求吾聖人養氣之學不得而失之者惜哉

○或問良知之學何如曰此是陽明先生門下相傳指訣先生以世之學者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為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為儒者所深耻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絆擔擱了天下無限好資質

心體本少如弑父委君娼盜不良的念即使之念亦不念可見客慮之難除種心在故也先須求復心體此句最緊心有安頓處便不他處依泊不知其來不知其去是心已脫離得能作主宰更誰為來去者此是蔡要方蔡不知有能製服者否不忠病來只愁樂少此語可譬

○或問匹夫悍卒臨難而多能死節者何哉曰奮於氣也至於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故君子集義以養浩然之氣則能塞乎天地齊死生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處之

也一本其純一未發自然流行而纖毫思慮營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致養這个純一未發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生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太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而誤以知覺為良知無故為伯學張一赤幟與邉見外修何異而自畔其師說遠矣良知是未發之中四句乃為信陽明先生處不可草草看過斷陽明公良知發語之由却甚得其本旨只向此邉提稍重便有令人自誤處非陽明公之罪人哉

或問隨處體認天理如何曰此是甘泉先生揭以教人之旨先生得之豫章羅先生豫章云為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天理則人欲便自退聽由此持守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處又云學者之病在於無凍解氷釋處雖用力持守不過苟免形顯過尤無足道也究其旨意全在天理二字所謂見天理者非聞見之見明道先生云吾學雖

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illegible]世之揣摩測度依傍假借自謂為體認天理而反害之者多矣天理是本體自然流行如平旦之好惡孩提之愛敬乍見孺子入井之怵惕不假些子人力幫助學者體認到此方是動以天動以天方可見天理方是人欲[illegible]聽柬節求釋處也此等學問非實見得未[illegible]之中道心惟微者不能及先師嘗有書答甘泉云究竟若見立言宗旨微有不同[illegible]

發明天理二字分曉如此體認有何滲漏但恐入一大調停法却不免與以己意矣此在學者自考之動以天方是天理未至此者奈何却使如程子所謂平日涵養者方有體貼出來之驗不然盡屬影響中承過矣所謂揣摩測度依傍假借是也

或問今之學者何如曰今世之學其上焉者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識障講求義理模放古人行事之跡多聞見博學動有所引證是障雖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從知識入均之為知識障也三家之學不足以言豫育之以變易從道皆不免有跲疚困窮之患無義理隨事變以適用非講求所能備事變因時勢而順應非格式所能擬義理事變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處非一人所能周故曰障然尚是儒者家法可以維持世教而無所謂敗常亂俗也此外又有氣節文章二家氣節多得之天性氣節可以勵世磨鈍㢘頑立懦文章又有古文時文亦是學者二魔魔則病心障是障於道故先儒嘗曰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

其本而徒以其意氣之盛以有為於世者多矣彼詞令之美聞見之博議論之辯節槩之高自其外而觀之誠有以過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人望而無一瑕之可疵者千百中未見一二可數也

脫却三障便是天理此三障總一障只是世情丟不下若破得世情便自安本分陽明先生拔本塞源之論盡之

困辯錄卷之八終

困辯錄序

鶚於燕臺得困辯錄寫本初不知其為誰氏所作及遍觀而盡識之迺知

雙江先生遇困而亨有所辯焉者之學也夫精一執中堯舜禹相與授受之素仲尼祖述以教萬世子思子述其所得於祖者發而為素位之訓

先生發明真切精密通貫厥旨微矣但其間論說與儒先之所擬議蓋有所不能盡同余校文過安豐以趙邦[illegible]亦知是學者也故[illegible]校録與共學者商之[illegible]必有得先生之心者而千載相傳之秘其不在茲乎

嘉靖壬子春三月丙申桐城後學阮鶚謹述

困辯錄序終

困辨錄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聶豹撰。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謚貞襄。事蹟具明史本傳。豹之學出於姚江。是編乃其嘉靖丁未繫詔獄時所劄記。分辨中、辨易、辨心、辨素、辨過、辨仁、辨神、辨誠八類。羅洪先為之批註。

研幾錄不分卷

〔明〕薛侃撰　鄭三極輯

中山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薛茂杞等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研幾錄無卷數》提要

中離先生研幾錄序

人之生也受天地之中蘊之曰性由之曰道動之微曰幾性也道也人皆有之人皆可能者也第其有而弗能非他慢于幾而已矣故研幾者率性之括脩道之樞要也是故學聖也者致中焉已矣致中也者惟精焉已矣惟精也者精于幾也精于幾則莫非道心之運而人心無自萌矣此理欲之源王霸之分聖愚之判毫釐千里不可忽焉者也

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學者
舍是無所容其力矣是故克己
非幾弗净圖事非幾弗遂感物
非幾弗通聖人知幾大賢庶幾
學者審幾大哉幾乎一真百真

一妄百妄有即百有無即百無
毫釐千里不可忽焉者也是故
微扵色發扵聲而後喻非幾也
言而後信動而後敬非幾也視
扵無形聽扵無聲志常存念常
一精神意思常凝定而虛明而

後一有萌焉必覺也一有覺焉
必克其善去其不善是之謂研
幾吾
老師中離先生年十六聞講中
庸遂志聖賢之學然求之十餘
年而不得其門迨獲師承循之

二十餘年而未成厥志一旦悟
曰吾慢于幾已乎吾無貳其事
而德弗崇無弛其功而質弗變
吾慢于幾已乎乃嚴乃惕惟良
知是則惟萬感之微是慎焉斯
日新矣三極等日侍而日見其

精也錄其言曰研幾錄皆發明要約以貞夫一者也謀諸同志梓而受之用作于觀省

嘉靖乙未冬日南至門人鄭三極謹書

讀中離薛先生研幾錄

余少從家大人受書則有中離先生研幾錄曰先生為陽明首座讀此有裨聖學時有事帖括解者十七所未解者十三比仕斥家食搜此書無有始訪先生裔孫諸生士彥茂槮得抄本讀之見其精密恢擴直發前人未發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近來姚江標柄人間疑其支離先生之學有入門歸宿而一生氣魄百折不回真為姚江功臣第此書殘闕祗存千百什一姑綴數語簡端俟獲全書當叙付剞劂為先生傳神歲己酉鄉人後學林熙春識

研幾錄

揭陽中離薛先生著　門人[illegible]鄭三極　輯
歸善葉　萼　校

立志真切界限分明方是學

收斂歸于一發用出乎一安有不是處

有問孔門未嘗言頭腦即事是學今人言之終恐涉虚先生曰否如居處執事與人是事恭敬忠便是頭腦何嘗不言

論語首章爲學規模已具然未道破學之用力處故次章便說爲仁爲仁只是孝弟孝弟是良知良能萬善從出之地故謂之本第三章又說仁之與恐人在言貌上做工夫既知此意只是誠切用功學便可成故繼之以曾子之言此孔門宗旨記者之意也

道一而已聖賢雖千言萬語功夫則同不同便是異端會得一時方是知學一者何天理也吾心之本體也語其一謂之誠語其主一謂之敬語其無往非一謂之貫凡語求仁語博文語集義語致中和語道德凡經皆存天理別名耳會得便見萬物皆備於我

問良知天理異同曰知之良處即是天理昧其知失其良則爲人欲蓋自明覺而言謂之知自條理而言謂之理非二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坤毀無以見易

君子義以爲質義則善矣更有禮行遜出信成乃爲精義乃爲盡善

意中若見自家是處便是魔若見人不是處亦是魔

無事昏沉有事滯着其病一也惟作得主宰則精神常聚精神聚則本體常明

審而後發尚未能寡過況輕舉遺悔妄動取困者乎

做得功夫是本體休得本體是功夫又曰功夫即是本體本體即是功夫此先師發明前聖所未發者也

大丈夫如何肯作市童憐之事

廓然無物之中有悠然有事之意

三聖授受在惟一致一之功在惟精持不速之咎爲

過時之學更宜猛省。

三德之用聖人妙用也而正直之用亦非一如孔子於孺悲於冉子請粟可見

孟子說箇體之充。讀之三十年。未能知其味。盖不充滿。不能流行。不誠切。不能充滿。故曰專心致志。曰欲罷不能。曰發憤忘食。皆自一充字進。

所向有物。即為物縛。所存有善。即為善累。

忽其細者。未有能成其大者也。慢其下者。未有能恭其上者也。

一毫不放過才立得起一毫不苟箇才精得去

學須要勇。勇則氣充。内直而守固。

聖人惟能容天下之惡。故能化天下之惡。惟能取天下之善。故能成天下之善。惟能受天下之教。故能教天下之人。惟能用天下之智。故能成其大智。惟能任天下之能。故無所不能。

學要常醒悟不然得力處便是受病處悟入處便是自畫處何也至誠之道夫焉有所倚一倚便是病

不着事便無事不逐物便無物

質美未學善人也不為不善是質美未學何學也世儒謂未探討探討惡能入聖人之室大游請問曰學是學求至善不為不善則所為亦皆善矣但求之事迹無事則無學矣須是常虛常明無動靜無人我此意常存久而純熟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即是誠即是忠信即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為上尋學舍之便昏憒無用力處

卽望道而未之見便是道體若有一毫自見卽晦塞矣

無為人移。無為習變。無為事勝。無為物奪。

志剛而色和。氣昌而情謙。理直而詞遜。

竪刮起來件件有事事能一齊放便通不見

閑靜中用得功應酬勞擾中用功不得是有根在故其動易撓其物易引洗得意根淨乃過此關

處怯處逆。氣不動則心明。而事自直。一動便窒塞不

過。

有此念便有此事起一意便成一欲故獨不可不慎也

論事取其要。論人取其長。

自處怜惻則義日精處人渾厚則衆日親

思前算後萬端起滅不將不迎一念見在塞乎天地。更無他物。只是此氣。氣清則和。氣濁則亂。和則百善生。亂則百妖作。皆氣之爲也。故知言在養氣。養氣在集義。

後儒紛紛理氣之辯爲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

自任重。則自治密。責已切。則責人輕。

居官居朝得行其志者遇也不得行其志者勢也如欲必行。於勢必有所潰。居家居鄉得行其志者遇也。不得行其志者情也。如欲必行。於情必有所傷。潰與傷失中和之體。君子弗由也。

隱思揚善處人之道也

一人之言未可據一時之見不可定

有爲聖人之志。則工夫自勝。人欲自消

心一也。然大人以大事之細人以細處之常人以常體之則各得其理而無怨

招尤取謗必有端非其學非必有其事非非有其事非必有意氣言貌非三者既免然後不見是而無悶

自卑而尊人禮也廓而達之道洽而情周

成王不知周公趙清獻不知濂溪意同而未察者也察則一矣伯夷不知武王晏嬰不知仲尼意殊而有蔽者也雖久不察

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爲石。

大凡人有三種有爲善底人有爲不善底人有不爲善不爲不善底人爲善者君子也其純爲聖人爲不善者小人也其純爲盜蹠不爲善不爲不善只是隨時順人意所謂未免爲鄉人者也其純爲鄉原

學要懇切懇切便立得起擺脫得下顏子欲罷不能

孔子發憤忘食皆此意也北宮黝孟施舍粗猛人
也孟子奚取焉取其銳意向往不顧利害然却要
有本領有下落不然只是意氣故便說出箇本體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養得
此體存存便是道義之門一毫邪曲便非集義便
狹小便屈撓便有慊於心師友載籍皆是栽培此
意今人稍懇切即恐助稍寬適即恐忘故未知集
義功夫先講勿忘勿助不得

神至剛亦至柔剛而不柔柔而不剛非神也

人和讓則精神長暴戾則精神退暴戾甚則精神滅

學要根本正當不妨數敗數敗則數進如萌甲之物
一番剝落一番長

學有三節初則捨非求是中則有是無非後則是非
俱忘

安宅是良知無歉處正路是良知直遂處一毫有慊
便展轉不安一毫不直遂便非本體流行出來非
正也

衆人擾擾吾心不巧與言飄飄吾心不搖衆物離離
吾心不馳

有邪夢者有邪念者也有雜夢者有雜念者也惟[illegible]
然不動則能無夢感而遂通則有應夢

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逐於物局於事者也
進中有退退中有進得中有喪喪中有得在吾取
之而已矣吾能取之則命不能限物不能病天不
能為人不能使險夷順逆處之一也

本體如一圓之璧弗鑿何缺如一片之白弗點何汙
故慾也者自欲之也自欲而自克之自勞也謂不
能克都自誣也

聖人應用謂以體應即不是蓋萬感萬用皆在本體
昭昭寂寂中昭昭寂寂者無際隨感隨應者如太
虛中一雲一雨耳固非以此應彼也若以此應彼
則動矣

凡事凡物有幾有漸幾處弗察漸處弗反則積感不
可遏勢成不可回

以心安心即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

與元凡云吾聞之既欲何能克不欲何須克視欲如

刀如箭何欲之有

精氣完固。神思充暢。精氣耗蝕。神思屈乏。

真志不存。如無主荒地。蔓草自生。牛羊自牧。求無忿
慾不可得也。

應物見物物者而不見物應事見事事者而不見事
則應自當

良知者。吾心之明覺也。常明常覺。便是作得主。常作
得主。則一刻萬年。一念百慮矣。

未能廓然順應。故有用力處。於廓然順應之中。着一
毫力不得。

心之體。其明不可掩。一掩便塞。其大不可拘。一拘便
碍。其得不可喜。一喜便散。其運不可懈。一懈便息。
其神速不可測。一測便離。順適充養。使如草木之
方生。忻忻向榮。如兒童之方孩。熙熙穆穆。自然光
明長盛。優入聖域矣

真機要常養。今人重外輕內。役心如奴。終日只是害。
味孟子寒暴二字可知。

害心害道有四。智者馳逐。愚者迷忘。賢者執滯。不肖
者愁忙。

一刻不閑度。一念不妄起。一事不苟作。此是兢兢業
業斬斬截截的工夫。

學要從頭整頓。徹底磨洗。使當地清冷。事事鮮明。若
一刻不清冷。一事不鮮明。便不能日新

天下之害。最怕行高而學蔽。論處是。作處不是。夫行
高足以乎召小識之人。而拒遠敵之士。故其害不
可破。介甫之類是也。論是。作不是。則人不能難。善
不能入。虛談不切實用。故其害不可救。趙括之類
是也。

此心隨處昭昭不染着。着即是道體。即是主宰。即是
工夫

學者病痛雖多。要之只有二端。陽病驕。陰病吝。陽病
輕。陰病惰。陽病生事。陰病廢事

不立一幟。不滯一隅。廓乎其大。沛乎其順。烝烝而弗
已者。其善學乎

有所不足。速學。有所未能。速學

天下事。不可便委諉。隨吾分義。爭得一分。是一分。決

得一寸是一寸

有範圍天地呑吐日月胸懷乃是此樣人乃做得此樣事

得常不滿法則隨地可樂

藏否太明甚害事不赦小過亦害事

未得處若欲得未順處若欲順最是大病

功純主定則普照旁通若志念未一雖有見隙明耳雖有是一得耳

心神不可勞費亦不可隳頹勞費則敝隳頹則昏免此二害斯得其養

名節威儀文辭籓籬也有家必有籓籬然謂籓籬爲家非也謂家不用籓籬亦非也

作室先垣墻而後棟宇者不成爲學先聲華而後本實者不成

古人有寧饑死不苟取凍死不苟受廢死不苟依違以求成故能審取舍安去就

古今物障者易解理障者難解

孟子只說是心足以王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

睹之若無睹而有常睹則其視明聞之若無聞而有常聞則其聽聰

學有頭緒凡過差只是有懈不懈便是體乾不息安得有差

御童僕儓衆庶好詈善撲者忿疾求備之心爲之祟也苟虛心體悉因物付物便有箇矜不能耐訓誨之意

早素粥因喜一物欲取喫之忽覺此心又是貪著推之合行即行合止即止當生即生當死即死乃是致知格物實學

夜夢自念云無使一事之非義不致一夫之失所

工夫未有頭緒須尋頭緒既有頭緒須求無間斷最怕平平穩穩無巴無鼻過了日子便落禪宗道會須體當精精明明有任重致遠之意藹然惻怛與物同春乃是吾儒面目

眼中見一毫有待於外即是走作

君子謂然皆春生惟當任而後有秋殺之行而無秋
殺之心

臨事多忙事過而悟者事蔽之也日間不清而夜清
者動擾之也

自衆觀之有聖人之分量有賢人之分量自一人觀
之有少年之分量有晚年之分量自一時言之有
通時之分量有蔽時之分量

脩譽而後得譽避謗而後無謗知其然從而脩焉避
焉固不是故行不脩不避亦不是其本正其迹明

自無二者之病

人生天地如氷融結于水中耳過其清處結氷白過
其濁處結氷黑寒氣降結氷厚寒氣輕結氷薄此
賢愚通塞脩短之理也人何容力之有學問之功
消融澄瑩脫換胎骨此變化氣質之道也

不正不萌不時不萌不切不萌念一而心存矣

問爲政奚先曰在正士習士習正皆知舍其行私自
利而惟以萬物一體爲心然後公是公非明於天
下致君澤民自有緒矣

富俟喂蔬俟灌仰於人者也草陰則繁石虛則陥附
於土者也雲自飛水自注靈龜不食應龍能變遊
於空化於氣者也人能超有無離形氣則又何仰
於人何待於外

恥者羞惡之發義也悔者是非之發知也皆進善之
基也然有不當恥而恥不當悔而悔者毀譽利害
亂之也

綿葛皆民用也然葛在冬而綿在夏則貴賤殊取舍
異者非其時也故莫非道也中爲貴莫非學也要
爲先無棄人者惟其才無棄物者惟其用

抑畏二字最有味

境逆思順事缺思完人鈍思利皆非也以善處逆善
補缺善化鈍爲功

心常存則無施不可隨處皆樂若少沾滯事物即擾
而亂矣

人心不起則道心不臧道心不臧則人心不起既無
所起亦無所臧

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體無涯限若着徧良知亦是

障

學既有得須與善相忘猶有欲善之心在便添了拘檢意思反滯真機且以善責人以善繩人皆此病

學問須辨形而上形而下功夫須辨第一義第二義

耐得煩者神完喫得虧者德厚

境有美惡心無美惡事有順逆心無順逆物有得喪心無得喪一有便隨境轉便爲事物所累

風一也。在春生物。在秋殺物。以其氣之異也。言一也和則感乎。厲則拂逆。以其聲之異也。故古人重辭命。戰國之時以富強之心文之以仁讓之辭猶可以解紛可以已禍而况出乎其誠者乎

忿慾未平真體未見在非德也動聲色露圭角傲形迹非德之威也

人多爭強不識無爭強之至也人皆樂得其欲不知無欲樂之至也故君子以不爭爲爭無欲爲欲

問學如何是端的曰識真妄是端的處如何是最要功夫曰一毫無着

學要悟未悟即景是景即見是見悟後自不同

處事須於合處渾融不當於離處條析處人須從善處引翼未可就過處救正

有一毫躭靜厭煩之心。即是禪。有一毫好大喜功之心。即是覇。有一毫趨避要人稱美之意。即是鄉原

儒以盡性爲主佛以出世爲宗仙以長生起念此其異也後儒謂釋空老無爲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虛無着空淪無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玄渺不外彝倫日用即聖學也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

不用全力不大定不大定則不能大明不大明則不能大有爲

先師云大學功夫誠意而已此言信得及。道即可明學即可成矣。蓋吾心原與天一。與聖一。本至善也動而後有不善。去其不善之動。即至善復矣此易簡之旨學者舍此再無門可入無地可修此心之發是是非非昭然自見未有不知者惟溺於欲乃

自蔽耳下手工夫全在自决其幾知非必去知是
必行懇切精專如好好色如惡惡臭透骨撤底無
一物能碍無一毫不盡則此心常虚常明耳自聰
目自明事父自會孝事君自會忠間有曲折未詳
自會求究此意常存不雜是謂誠立此明末徹是
謂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更有何事亦於明知
處不肯實體却憑講習求明乃外鑠也更無明處
外面尋箇義理依行乃義襲也是謂泥團過水輙
散更無是處

心之病二非著則忘喜怒憂懼情之所有但不可着
着則有所矣隨物付物無一毫作於其心而中常
虚常明是謂無所後儒謂未怒之先鑑空衡平既
怒之後氷消霧釋如此則方怒之時鑑已不空氷
霧已塞豈能當乎人之本心如鑑常空故能照無
氷可消無霧可釋故常虚而無着然不着則易忘
一忘又莫能應視聽不能飲食不知矣故此心之
妙以其靈昭謂之明德謂之知以其應感謂之親
民謂之物以其純是天理無聲無臭謂之至善以

其發用謂之意以其本體謂之心誠意功夫依靈
昭自照照得是即行照得非即去謂之致謂之格
故誠意之功真切向往是有爲者也正心非更別
有工夫就中順適自然爲而無爲而已正心如印
板玲瓏端楷脩身是要印得仔細齊家即印之家
治國印之國平天下印之天下原是一箇功夫
人多思則多疑。多疑必二三其德。皆由計利害慮得
失。欲圖全也。惟依良知。利害弗計。則定矣。
急促者氣質也疎懈者工夫也雖見得一真寥廓萬

境融融然而猶有疎懈者功夫未切也猶有急促
偏狹者氣質未變也
意根浄然後意不起意不起然後無欲
功夫有張無弛有進無退緩急順逆利不息之貞
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静
非不動也所謂静亦定動亦定者其體也動非不
静也所謂感而遂通者用也學者不知此意但欲
求静過塞令勿思反添一思把制令勿動反不静
矣

問學養子章曰此節道破古今信心不及信道不篤疑網後儒還是學養子之學未是嫁而生子之學自生得子時安有不能養者向學之士不肯用功漫且閑講外索正愁不知然却是未誠耳誠則良知良能無少欠缺間有未盡隨覺隨問皆良知自然妙用致之不容已者也更無許多說話

絜韻書與挈同矩者人心之定體孔子七十而不踰者也人人自有箇箇完成特累於欲不能自振耳在位之人能挈而出之躬行於上提撕警覺則凡此下民感發翻掀普地皆然正如異書所謂青天莫起浮雲障白然見出家家月此見人性皆善不假外求故所惡於上所惡於下者良知也天然自有之則也毋以使下事上者致良知也依天則也

無添則本體自淨無着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

天地間渾是生生不息之意君子體之至誠惻怛莫非愛也忿怒作惡全無用處故教人必愛之則從惠人必愛之則懷愛人必愛之則親刑人必愛之則無怨若以自是忿疾之心而行雖勤而弗應矣

虛明常自照萌一念動一步即在明照中言一言然一畫須從明照出離却一些不是我參錯一些不是道息忽苟強一些不是學

存久便徹天徹地徹前徹後可以藏往可以知來一有邪妄即暗塞矣

廷實云無欲是工夫克欲不是工夫此有悟之言孔子告顏子克己正是無欲功夫非克欲也蓋有己然後有有我之私直下克己連身無有與物同體何處着欲欲從何生故惟顏子爲得作聖之要世貢問非禮勿視聽言動非克而何曰勿是戒懼防非之意即是閑邪先求無邪乃閑邪故用無欲工夫未免欲萌猶有克用克欲功夫是謂規規外誘之除便落第二義矣

功夫落形氣志氣主張不得功夫離形氣血氣主張不得

自非覺得是的人多自是覺得非的人少衆譽亦譽衆疑亦疑的人多譽而知其浮疑而知其眞的人

少
體用一源學者全要立本本立而用自達譬如形端
則影端形偏則影偏形短小虧缺則影亦然影上
如何着得力後儒見二氏徑超虛淨養就靈通倒
那一邊世學守檀度究名物以脩事實倒這一邊
怕不完全便將本末作兩段用功但就中謂有先
後謂有輕重此乃是子莫意見
問天理曰知是處是天理之源問人欲曰知非處是
人欲之囮問存天理去人欲功夫曰知是即行知
非即去以良知為主便是功夫便是學
客有問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
則明矣客曰汝蔽矣好異矣何見之殊若是耶曰
吾蔽欲開吾異欲平汝方蔽方異耳曰信然何自
能善何自能希聖曰不識貨可好便作庶夫不知
利害可趨避便作義士不知名為可榮過為可恥
便作務實無文過之人不見父母之非不知少艾
妻子仕君可慕便學得舜不知天下為大便學得
伊周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世壁問居簡亦是箇學問曰簡與敬類而意別主一
之謂敬內一而外自一故行簡也居簡者亦宛得
一的意思謂天下原無事何必自擾擾便一向不
管故云居簡其視聖人兢兢業業直內方外自不
同雖至易簡自有裁成輔相意在故為太簡然較
之多歧多慮憧憧往來者又相遠矣故認聖學不
精者便落此等學問
曾子謂君子所貴乎道一句是功夫是學之本下六
句是發見可見處末二句是不必學處能貴之則
心常在道誠敬中存故見之容貌斯無暴慢以之
正顏色斯近信以之出辭氣斯無鄙倍今却離本
認末為道失其旨矣世學久離末認器數之在外
者為道失之遠矣故學多歧不可不辨雖至行師
何莫而非軍旅之務然有一卒一士之事有騎將
步將之事有裨將之事有大將之事有將將之事
希天之學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此將將者也一
本萬殊動無不準乃操縱由己一呼萬諾若大將
也見善則行聞過則改此承行贊決若裨將也行

善成章各充其量此自成隊伍騎步之將也一藝一力均為有用此士卒之材所謂則有司存者也莫患多病學端的病自消莫恨未明涵養久明自徹暴之必以秋陽濯之必以江漢不如是不精明不如

是非致知

人品不同有是非邪正明白底人有利害得失明白底人有美惡精粗明白底人明乎美惡精粗者知物者也明乎得失利害者知事者也明乎是非邪正者知人者也然皆有盡而非無滯者也明乎有而非有無而非無知天者也

伯高之喪孔子使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此真聖人之心如此乃見誠為實禮為虛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以直遇枉屢久而不忿其枉者君子也此乃彼薄施久而弗以薄應者君子也一忿而應則在與學又安在哉

一念明覺屬乾依順屬坤

問儒釋同異曰無染無着則同虛明廣大氣象則同但於無染無着之中斬然無情釋氏所以自私自利也藹然而有至情者聖人與物同體者也與物同體故物各付物理一而分殊斬然無情故親仇平等混而不顛

未發非有時也雖發而未嘗發謂不動也當喜怒哀樂之時此心寂然不動故發而中節一動則心粗氣浮必過差矣如以動言發以靜言未發則體用二致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非神也非心體也

吾心之體本如太虛二氣運盲物生而此虛未嘗有加減有去來有起滅戒懼之功正求此體常存隨處無染無息久便渾成一片便與天為一故能位育此希天之學作聖之功學者舍此而無基可立無路可行後儒只為不見此意功夫分為兩段既以動靜為二本靜時不免若空動時不免着物落憧憧往來蹊徑成覓驅拙日疲倦使學者終然勤勞無入頭處無得力處雖資性淳正持守堅定亦不著不察終難預乎大明且觀此章與孟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其功夫只在性情上用則相傳

世學之悞亦不辯自明矣
上下察謂精察也靜後見物理自昭融不然爲自飛
魚自躍於我何有焉傳曰人者天地之心心不在
視不見聽不聞惡能察乎天地惟其存乂自明精
明之至察倫明物昭格于天皆窮神知化自然之
妙用也然此非有待於外不過自良知良能擴而
充之耳故曰造端乎夫婦與知能行神化之端也
天地也聖人也愚夫愚婦也一也夫婦預知能行
即聖人之所知所能聖人所不知不能即夫婦之
不能也
鬼神即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以形氣而言謂之人
物以氣之靈而言謂之鬼神以形而上而言故不
可見不可聞然形而上未嘗離形而下故體物而
不可遺學者落方所滯形迹則物而已非體物者
也能不滯物則神自昭自靈目擊而道存矣常人
不信此理設使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即洋洋如見
故出門使民能如見賓承祭意思則常如見矣雖
若有見然此理至微至妙涵養自然昭若不可度
也度則失之尤不可斁也斁則失之蓋斁者怠惰
放肆不用其心者也度者揣摩窮索過用其心者
也
高明慱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
淺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氣和與忿生慾發之時
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
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常人亦有藹然惻
怛到至誠處但無戒懼之功不能常耳君子自強
不息此體常存蘊之爲德發之爲業與天地一故
曰配天地常人能自一念而充之及其完復亦可
與聖人天地爲一故又終之以純亦不已昭昭撮
土卷石一勺一念之明也
至誠前知。誠則自明。非奇怪也。人能不爲軀殼所累。
忘我忘物。全得天地之精。陰陽不測之神。自然明
炳幾先。有感必通。其不能遠見豫照者。俱有蔽耳。
有物欲者爲物蔽。有其善者爲善蔽。執意見者爲
意見蔽。
問一向以無不知無不能爲聖人事。故須慱聞而後

可學今以聖人爲純天理學者惟在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此方自

陽明先生說起曰否此孔門遺訓也太宰之問直以多能爲聖子貢言又則猶兼之孔子謂多乎哉不多也則氓乎其無矣太宰時人也其見然子貢賢人也其見然孔子之言則聖人所自見者也又何疑焉且堯舜之智而不徧物堯舜之仁不徧愛人堯舜至聖也又何加焉曰然則無所知無所能惡乎爲聖人曰天下之知聖人之知也天下之能聖人之能也惟不自知故能盡天下之知惟不自能故能用天下之能知以天下能以天下是謂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我之私者也非聖人其孰能之文王於庶獄庶愼罔敢知知者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聖學矣

聖遠言湮儒學以傳異端競起高明之士厭此趨彼反謂二氏之學過於聖賢之學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又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周易之書未盡玄理豈其然哉千古以來未有能破其說辯其惑者何哉同文請其說曰他日嘗言之矣

今世之士每惜不見全經不聞古制之詳致賢聖難脩天下未平不知人之未賢不在全書而在言不忠信行不篤敬世之未治不在制度而在不能視人猶己視天下猶一家知此可無望民之多於隣國也

學聖者非以容儀非以多知非以多能非以事功非以格式非以文字則可得其門而入矣得悟入者無推托無等待無攀緣無假借無慢易無懈餒無倚着無自盈則可以辨其域矣辨其域者見而無見得而無得住無所行無轍迹則可化而辨矣

子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之求自信有說夫子之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悅何也切與未切得與未得耳

鳳凰翔于千仞以千仞爲樂者也騏驥日馳千里以千里爲樂者也學鳩鷽鴳不離榆枋槽櫪之間亦以榆枋槽櫪爲樂者也鴟竊腐蜋竊穢亦以腐穢爲樂者也志此則此志彼則彼皆自取之故志不

可不自審人其可如何哉

道經云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此真聖人之心也見得此意乃不尤人乃無棄物乃能一視而同仁

或問貧分也憂之無益然明知而不能去何也一友曰某嘗失意亦知命也非憂可得而排之不遣頭聞其方曰去憂貧之憂不去是有欲富之心爲之根去失意之憂不去原有必得之念爲之根根在惡乎去苟無外慕自不知貧先非必得今則何失

故去欲之道須從頭理會末稍理會不得

因境磨鍊就事煅煉乃爲切實然必悶見則可得見則不可久見亦不可明道先生獵心十二年猶萌坐不復見也使三年五年一見磨去久矣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簀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殛鯀爲是則任鯀爲非非過乎

問中庸之義曰無染着之謂中無間斷之謂庸夫子自解曰君子而時中蓋常中者庸也聖賢之[illegible]概說是本體直說是功夫故言庸必言道言[illegible]必言毅言至誠必云無息言恭敬忠必云雖之夷狄不可棄曰庸訓善矣中訓未安仙釋亦無染無着安得爲中曰仙着長生釋着出世故非聖人之中

有善可以語善非至善也有得可以語德非至德也凡言至必有而無泯形迹忘物我故曰至禮無文至樂無聲至德不德問太極至善同否曰太極即至善無極雖贊其妙然自渾淪無盡而[illegible]言蓋亦不自知其至者也

聖學在倫理釋氏之學在圓覺道家之學在神氣養其神氣以盡倫理仙而聖者也全乎圓覺以修倫理釋而聖者也然非彼所能也學聖學者非養神氣任綱常無力非得圓覺運化機無神故倫理者聖人之至變也神氣者聖人之至精也圓覺者聖人之至神也仙釋用其一聖人得其三故全也後儒見不出此凡涉其言類其意必排而出之而獨守乎名物文義之間愚嘗譬之神州本一統也至三國而後鼎立漢承正統反處一隅[illegible]三代之[illegible]

道德一風俗同固有為其學而人其人不在分門立户與我抗衡割據于中國者以上有其上下有真儒引而歸正故一也後之君臣迷者見其靈道趨而承之正者厭其遺僻攻而激之然而固覺神氣之在人誠非可泯者也故終出而峙立其間至勢成而不可及物別而不可化豈惟二氏之咎哉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此克復神州之說也

論語一書聖人撫世酬物之言徹上徹下俯之可以見聖人之精蘊未俯未悟而謂聖人之精蘊止是非也蓋記者不同所與語之人不同間有微言多為訓釋榛蕪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周子曰惟顏子為能發聖人之蘊今求子貢所聞顏子所發何在則聖人之至精至神可見矣

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辭華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五障有一自蔽真體若至實理地誰知拾之間為其學病術詁後願之曰五者皆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

王道即是天德即是眼前學問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為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在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為耳後世將王道把做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着善着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

墻有茨之詩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此詩之體也其意已明其為戒亦已嚴矣注却明言其事不可道而後道之失詩之旨矣

博是約之地約是博之意多聞博識乃其一事亦隨力而進以致約也孔子問禮問官在三十而立之後故易之小畜但懿文德大畜然後多識前言往行然亦為畜其德非有他也畜含畜也此聖人所自訓也先儒於二卦之義皆訓止何也

乾無弗包無弗體故曰大坤止承乾乾之所至坤亦至焉故曰至比陰陽之義合德之意也不明乾首

不可以爲君父不明坤道不可以爲臣子不明乾坤之義不可以爲夫婦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夫子釋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本義云始雖無成而後必有終庶其吉矣

神者乾坤之妙用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謂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悞矣

易六位時成先三後三合而成六甲者萌甲也事物之始也子月一陽来復至寅三陽而物始著又歷三陽而後滿故蠱爲亂之終治之始庚更也時物之變也一陰生於午至申而物始變點陰道也五陰之盛也甲爲陽之中庚爲陰之中陽生於陰陽盛而治陰生於陽陰盛而變故聖人於二卦發此二義若以先甲爲辛後甲爲丁先庚爲丁後庚爲癸是謎語也

臨之九二既云吉無不利何謂未順命也蓋臨者[illegible]上御下之道也陽在尊位以臨群陰順也今二在臣位雖無不利未順命也如周公攝政致治非不利也然必動秖王命無敢遂越不然寧無陵逼之嫌乎

坎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象曰尊酒簋貳剛柔際也本義乃從晁氏尊酒簋爲句貳用缶爲句可謂信經不如信傳尊先聖不及尊先儒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專主卜筮是舉一而遺三也

家不可貳國不可貳人之趨向信任不可貳蓋一則和貳則乖一則成貳則敗一則有祥貳則有妖作故學其惟致一乎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其惟致一乎

禀義勝者勝以仁禀仁勝者勝以義此損[illegible]中之意也

人有恒言超凡入聖初學先須辨此二境那箇是凡境那箇是聖境萌一念作一事毋出此入彼便是脚跟點地

問講學不如言爲學乃實踐曰講即爲也猶云講禮即行禮也五官齊至是真講學就病求醫是真講學冬寒人熱是真講學冬裘夏葛是真講學若懸談道理已隔公案况飾之以非情參之以殊徑者乎

問學須博求乃能有見曰見個甚麽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闢開垣壁撤了紗紙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爲未闢未撤耳既見或局隘方或限區域猶有方也立乎泰山之顛而遊日月之下則普天在目後何容言合此而言博求是記醜而博者也非賢聖之學

直甫問虛無乃二氏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不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有能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皆從此出爲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爲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辯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至虛至無者吾儒之學也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概爲伏節死義之事則疏矣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者也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

問發憤忘食聞韶忘味與食而不知其味同乎曰食不知味昏而忘者也聞韶發憤惺惺而忘者也曰惺惺而忘豈必聞韶曰亦豈必三月乎門人特因同德感乎記其精神聚會以美韶耳吾儕會得本體功夫明白以觀前言横説亦是直説亦是不然字字窒句句礙

論曲直則非讓計大小則非容領有無則非能盡讓者以至崇而屢至恥容者以無盡而納有盡守者取自適而非適物

無事時用得工夫一沾事便走此還是事重一沾物

便搖此是物重一沾毀譽利害便動心此是名利
心未凈是謂賓勝主當爲不爲必厭事當接不接
必惡外物當理會處不理會必有推墮不管之病
是謂主勝賓賓勝主近乎俗主勝賓近乎禪匪俗
匪禪常虛而不息常應而無滯則聖學明矣
洗滌得潔潔凈凈抖擻得精精明明克擴得平平蕩
蕩此乃是上達功夫若沾沾耿耿即爲賢人之學
悠悠陳陳而無嶢崎却是善人之學
大學曰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病顯而易知戾病大
而難識凡有計利近名占便宜之心皆貪也任情
乖戾不體物不宜土俗皆戾也又有矯情沽名守
正自是亦戾也蓋不戾則本體周流廓然順應自
然通志成務身脩而國治矣或曰凡拂人情謂之
戾聖人之處凶頑刑罰流竄亦可謂之戾乎曰刑
罰流竄彼自取也因物付物正不戾也且觀帝王
之處頑讒侯明撻識渾是並生之意安有戾也爲
因求生道至三至五必不得已而臨刑猶爲之涕
惻爲之下車而泣安有戾也其有改作人心未
諄諄以言語代斧鉞後世凡見己之非便掩飾見
人之非便忿揚謂之義氣謂之名節有所改作推
衆自遂謂之力量不知正是戾也此意不講人之
所以難賢世之所以難治
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謂和一齊
見在分拆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二源
形影爲二物蓋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本體之
謂也本體見在無染無着名之爲中中則自和定
靜清快氣象便是若無和意必是心中素有取捨
有向背有故下不得如此是有喜根怒根在焉有
根便非寂然不動便無定靜清快氣象曰先儒謂
有知即是動何如曰此將虛靈知覺分體用故有
此言然不知則昏忘矣且謂雖無聞見而聞見之
理在理又是何物亦鶻突心之本體虛明而已虛
明是能見能聞能知覺的物事即是良知耳目是
虛明戶牖虛明在戶牖闕雖不出入自是通朗所
謂不睹不聞而亦常睹常聞者也虛明不在戶牖
暗塞便無中和可見亦無復有致之者故知虛明

如月如鏡養得常存雖鬬雖見不增不移無聞無見不減不去見得此意功夫自有落下

聖賢之言亦盡矣乃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也此見有言未盡無言之妙也聖人之教不憤不啓中人不可語上惟立象以盡意繫之以辭以盡言在學者自覩自悟而已故畫一以象乾畫二以象坤二畫錯綜易之道備矣然二畫惡乎盡二篇之辭惡乎盡惟觀象而悟焉引伸觸類而通焉則可以盡之矣故學者非得意以忘象得象以忘言未可以語易也

對治之功因名責實隨方就其是為方便法如吾人稱善吾必好善如不及惡人言吾不善必見不善如探湯如此即病是藥不能善用即藥是病

問共工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女媧煉五色之石以補天此語之誕雖至愚能明也史存之以疑世何也曰此出子書仙家多寓言君臣天地之大義也祝融君也共工臣也故曰天柱地維書曰自周有終相亦維終君失道不周故臣叛臣叛而天地覆矣天純陽也石陰中陽也以女媧嗣位是以陰續陽也故曰補天

皇道渾而難知帝道廣而無為王道正而切實霸道炫而近俗故渾者其化簡廣者其用神正者必有所去炫者必有所要此治之所以不同也

嘗遇一尹縱言及王尹遽曰噫王道拘礙迂疎不可行矣居今之世惟雜霸為通曰斯見也匪獨王非王而霸亦非霸矣夫霸者行已責人必以正特未誠而卒有變耳若夫狙詐奸欺霸之獘也拘礙迂疎亦王之弊也惡得以噎而廢食哉且子謂何不可行曰上吏難事小民難乎紛紜瑣屑執之則愈窒濟之以粉飾斯可通耳曰執而泥迹非王也通而念正非霸也且偽足以濟變飾可以禦急然而偽敗飾彰其窒不既甚乎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又曰若保赤子此王道也今能事上如事親愛民如愛子省行弗行曰唯某失言矣

問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恐聖亦有優劣曰

否象之罪在一家其欲害在已固可畧也管叔之罪係天下後世不得而有也且亂賊之人天討無赦周公明其首從是亦仁之至義之盡矣故明乎小大之分則知學明乎輕重之倫則知學明乎得失之源則知學明乎公私義利之辯則知學

吉凶悔吝之來皆自取也君子將有行也有為也必自審曰是殆將吉乎凶乎悔吝乎量可而進知非而避此體易之道也

易有貞吉有貞凶有利君子貞有不利君子貞有剛勝柔勝而吉凶異有同德同位而悔吝異者此易體也天道盈虛消長人事進退存亡君子與時偕行而已見得此理將迎意必着一些不得取舍憂懼亦着一些不得

人有正見有邪見虛明自覺者正見也習聞意向者邪見也正見吉凶得失之象悔吝憂虞之象也邪見之人固有以吉為凶以凶為吉悔非可悔而吝非可吝者此不可不察也

問講良知何不講良能。曰依良知處。見良能也。非二也。

有覩見之言有影見之言有臆見之言有昧見之言以聖語聖以賢語賢覩見者也以賢語聖影見者也以常人而語聖賢臆見者也以忌疾之人而議君子昧見者也治世者不得聞覩見之言得聞影見斯可矣不得遠臆見之人得遠昧見斯可矣不然臆者不足以定是非之歸治亂相半而用昧言是非倒置未有不臻亂者也

聖人無可無不可故無忤其坎以忤之多寡為賢之優劣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又曰伏節死義之士當於敢言直諫中求之若專以無忤為賢非容諛即鄉原矣於國家何利焉

氣清則不慾、不忿、故氣不可不養也養之之功時勞佚、節飲食省思慮寡言動無嗜慾則清而定矣。常能清定。自然精明。和調以之臨事自有餘以之處人。自有恩。古人相安無事以全天真正為此也。後世惟西漢與民休息。務為寬厚不計小過僅得此意。治稱近古。自是使人奔走勞役[illegible]能不可

纔力匱不能支少暇則又晝寐夜酬莫知其所息坐此昏亂相尋莫知救藥

大游問治世以何為緊要曰只有這件緊要世人事事緊要只有這件不緊要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失本然為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為法

問良知曰在目為明在耳為聰在言為忠信在行為篤敬在父為慈在子為孝在君為仁在臣為敬在堯舜為禪授在湯武為放伐曰禪授放伐亦謂之良知乎曰堯舜知其子不可以俱天下湯武知民之塗炭不可以不救是良知也

問自是與見人不是皆為魔何如曰心體即是太虛愈虛則愈精君子終日乾乾惟見無窮安有自足處自是便非虛便滯可見可聞可見聞者有盡不可見聞者無盡也君子之於人也仁愛之而已其有不是可告告之可戒者戒之不可告戒俟其自悔悟可也若只見其不是必生忿疾厭棄而仁愛之心替矣故皆是魔

言以明道其文以人殊亦以時異上世辭至人簡約皆自然也不希其本而希其末未有能精者也

天地之化有神氣形質神無不通者也神而氣已滯而能化者也神而質已偏而可變者也神而形則難變矣萬物形也五行質也陰陽氣也太極神也無極不神而神者也故學有自無極而學者有自太極而學者有自陰陽而學者有自五行而學者有自萬物而學者萬物之學成一材一藝之士也五行之學成夷惠之清和也陰陽之學成湯武之仁義也太極之學成帝德之廣運也無極之學成羲皇之渾沌也

天地之生如一樹枝葉花實皆生意也然千枝萬葉毓一花千花凝一實實者生生不已者也花謝則為虛秀枝葉槁則為餘物矣然則志士才人將為實乎為花乎為枝葉乎

不墮此不墮彼不墮中間此聖學之的也孟子於楊墨謂其墮此墮彼者也於子莫謂其墮中間者也於狂狷之於鄉原夷惠之於伊尹亦然

聖人之言無精粗賢人之言有得失子夏大德小德之言是也註非之先傳後倦之言非也註是之大德體也小德用也即中庸悖化川流者也體無走作而用自當出入謂應用也不然以子夏之文學豈迷不矜細行之旨乎洒掃應對可觀末也其所以可觀本也本猶木之根末猶木之梢木小則根梢小木大則根梢大既無有梢無根之木又寧有先梢後根之理乎故曰子游子夏皆非

賢而無賢則聖矣聖而無聖則神矣

問德性之知本體之明明由中出聖人之事也聞見之知探討之力明從外入學者之事也曰此似是而非之言學之所以不明也凡明皆從內出未有自外入者水之能鑒水之清也未清澄之而已清豈自外至哉鏡之能照鏡之明也未明刮之而已明豈從外得哉雖聞見之知與實際之明不同然聞之而省見之而通亦電光影照而後有也不然雖聞雖見不省也明不從外得則學不假外求又何疑焉

問古人臺池苑囿之制甚靡何也曰爲養君德非逸豫也萬姓一人萬幾一心喜怒失平其關匪細故必有遊觀田獵以愉以適亦致中和之一助也計利者欲嗇懲縱慾者欲去皆未見古人之意

避世獨立未必無君也其流則然矣親仇平等未必無父也其弊則然矣

學在孔門已分四科然聖人成德達材均以仁也歸成其所長

生知學知困勉頻瀕之意也後儒不究其楷之殊而避其頓之非引歸迂緩謂必先知後行先已後物以爲循序使始學之士騖精汗漫馳神茫昧率致泛見難真而行無期性難空定而物非外蔽久莫辯非細故也

當任貴誠不貴巧臨事貴正不貴通蓋誠則自明正則自理先巧務通未有不離道者也

問懲忿窒欲是學否曰學之損非學之益也遷善改過是學否曰學之益非學之本也請問焉曰損益有時當損當益時孰主之必有學也無可損無可

蓋時何事必有學也
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
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粗者也然無
言此虛明也虛明常存動靜貫矣日用飲食此虛
明也虛明不存食不知其味矣故曰人莫不飲食
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
知養則虛明常在為子知孝為臣知忠至於知化
知天一也
學之病曰希慕曰厭煩曰執滯曰枯寂曰急迫曰懈
緩曰拘檢曰忽略曰想像曰表暴曰解說曰因循
希慕則逐物厭煩則離物執滯則有枯寂則淪
無急迫則助懈緩則忘拘檢則礙忽略則疎想像
則非真表暴則飾外解說則文過因循則入俗數
者有一非學也曰省而免焉則可謂好學矣
顏史近費之對解說者也曾元易簀之對因循者也
問古聖稟出後來成仙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
此在教與學異也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
專故人人君子後世中極之義未明孔子中一貫
之旨一以上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兩截尚謂且
學貫未可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其繁
艱皆委心不能雖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後晦既
不得其門而入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爍之
柰何有成若佛以見性仙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
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學
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盡洗世陋直以易
簡為學以聖人為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
知學用功猶有比昵鄙僻之非未一也猶有粗浮輕
率之非未定靜也猶有纏繞亟疑之非未精明也
總為未真切一真切便無此病亦無所數
主宰不走作便有渟慱淵泉明鏡止水意思有準是
一團和氣有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氣象時時
省觀體取養得此意常有諸己自然精采將去
窮神知化精于幾而已忘己逐物慢了幾而已故幾
也者一正則百正一邪則百邪有則百有無即百
無不可不慎也
仁之問其亦自謂精專百念已屏息而此心未清靈

和暢何也曰養久自適此學一念千年不可忽一
急便是計功欲速反為心疾非悠遠博厚高明意
也曰正為稍緩則馳外稍急則滯內如何則可曰
功夫落形器逐方所故有此病能如太陽當空懸
虛常照何緩何急何內何外
有異人行見一屍曰形在此神在何處後見傳神曰
像在此人在何處聞者有省
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
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

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
却去閑理會何益
良家閑人來往不得清衙閑人出入不得人心閑念
起得來發得出便不是真體不是功夫
常見真體便有妙用未見未常而不能善應逐舍而
他求是謂信道不篤
見其小便迷其大見其大則小忘矣樂乎私便害乎
公樂乎公則私舉矣
問史斷以漢得天下為正宋得天下以謀如何曰以

迹論人以意臆事鮮有當其情者沛公初入咸陽
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是矣此漢得
天下之念也視非富天下之心正不正可知矣蓺
祖聞毋之命終始不渝得一賢士以畀其兒是豈
詭謀於前而被迫於後者耶雄猜陰臆之語燭影
搖紅之詞非宜傳世故經不正無真儒史不正無
良吏
常存謹畏學乃精道乃凝少懈則昏大懈則散孔門
惟顏曾得此意故曰語之不惰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
問有志見頭腦為難既見調停工夫在難曰學以太
極為主便是頭腦調停陰陽不偏勝便是工夫久
曰拘者守禮禮勝則苦縱者好樂樂勝則蕩聖人
嚴敬中有和樂和樂中有嚴敬真體常存自如此
問心非內物非外此意竟難省曰以有所求心以有
形視物故未明曰廓然順應先生所承稱者亦云
物來來非外乎曰來何從去何往總在吾常明吾
仁愛之中其應有時故云來然未應不是先已應

不是後未應如鏡之虛已應如鏡之照虛照一體何有加減何有去來若以心爲內物爲外非偏即遺倫離世之見即落別窮物理之學一病而兩病矣得已即已便無事得過且過便無累能廢人之所惡便可無欲

毋謂未知良知自致不能盡盡得良知無憾非大賢以上不能也

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非有先後淺深也但未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無差別

捐金於野捭鋤不顧乃是清淨齊物意見聖賢之學雖不染不着然有裁成之道輔相之宜却不如是

夜坐論無欲工夫端崇曰必如是才是聖功才爲入門不然還行叉口路尚作隔墻人

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至德之精道之妙也二氏播弄千般雖虛而無虛玄之又玄不過是也然聖人之精不遺二氏之妙有弊

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爲主既栽既培自有生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不讀時體貼充養亦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書爲主心爲奴隸敝精役慱反爲心害釋卷則茫然謂均亡羊皆非栽培之意也

水本清也鏡本明也泥埃混之耳人心本虛也物欲害之耳故養之之道去其害而已去害直其心而已直心者惟順良知一有意欲不爲之遷就解說不爲之方便則直矣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權度失則輕重長短迷矣本體失則是非取舍紊矣故一言之差一行之謬不當在言行上追悔當察其時真體存不存耳悔而復存前境胸臆不必留滯留滯展轉反爲本體之害

問心學之要六經四書亦具矣讀者皆自謂既道矣
可漫談耳及求之茫無可入何也曰學在心悟悟
者必有口傳心受自覰自求而得者寡矣自周而
來二千年間美質志士非不多也而知學問道獨
稱洙泗濂洛之間以有孔子周程爲之師也於是
見學不可無師友

德紹問禹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然史稱其仁如
天其智如神何相戾歟曰此正見聖與天合天地
無全功聖人無全能夫一言而是一動而非夫婦
之愚亦可與知也見入井怵惕見蹴爾惻隱夫婦
之不肖可以能行也至三監不可任四凶不可任
與夫博施濟衆誠所不知所不能也聖人亦惟廓
然順應而已學聖者亦惟廓然順應斯可學矣若
求必知求必能便是後世事求可功求成學問非
帝王希天之學也

極問明物察倫何辯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何異曰聖
人之心猶日常明日在天萬象畢照照其細既彰
照其大尤彰是謂明物察倫由出則天下之物立
日而煖仁人心義人路凡事從本心藹然惻怛處
行將去是謂由仁義行若以煖爲日而求其煖於
物便在外面尋箇道理依行是之謂行仁義是義
襲也辯此可以知學矣

聖人於慾下箇窒字垂訓極精切窒者塞之必窒去
之必淨也隱微之中才有一些便昏開一隙便擾
不待著感也異書亦云一塵飛而障天夫欲之道
非如此不能去一在俱在學問無由克積

凝重從容自可寡過輕躁惰慢未有不離道者故曰
君子不重則不威曰從容中道

無疾言遽色自是難事非要來寬存背性近道須從
得心體和平不尤人不著事始得

視人如己即愛人之心懇切愛人懇切則千里自悟
自適

先兄靖軒先生初見問行己之要老先生云開公爲
行有素姑言其意曰凡事亦依理而行不欲出範
圍耳曰依理而行是猶二也隨事求無私心而行
則一矣先兄忽有省曰平日在事事物物上求理

故有此惧今知求諸心心應不遺事物求之事物

有遺心者矣

問堯水湯旱或謂之數或謂桀餘虐然乎曰否還是

中和未盡致曰堯湯之聖安有未盡曰堯知鯀不

可用而終用之遂致九年其時廷臣亦未有能治

水者此便是中和致未盡處湯前未竭誠致禱一

竭誠亦便雨曰彌之于後誠然致之于前奚待曰

亦由人若歸數歸命裁成輔相之責何以

山堂坐兩先生曰清時清景正可理會問學歸一曰

如何理會曰直求真體出來作主便一夾此意氣

開見便不一至如知行合一等說亦須理會才一

含弟尚遷過越時自謂已見得一老先生云如何

見曰辟之行目視屬知足履屬行曰較精于舊然

視與履猶二也視處即行視而見處即知如此則

一矣濟時問昨詩舜殛其父用其子與禹忘親事

君不嫌之義思未明曰君臣一心至公無我父子

一體圖蓋前愆亦可見其一也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曰仲子之哇段干木之避非

義之義也子思不受鼎肉孟子不受萬鍾之養以

非禮之禮也

人有數金遺失求之戚戚日且忘飧夜且忘寐人亦

為之嗟惜乃至無價明珠通天至寶遺之而弗顧

何也

問孔門以仁為教以仁為學乃曰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曰此在名目事跡上求仁非仁體也求之仁

體好仁即好學矣故曰六言六蔽凡可言可見者

皆行跡也行跡有善有惡善惡交馳其心塞矣故

思仁體只是至善良心安處便昭昭不昧何思之

有然人無得而稱焉故至善之學難知名節之學

易見人所喜也未達曰譏父之直在可見也可稱

也父子相隱無可見無可稱然直在其中此謂無

善無惡謂之至善

本清問本心本性是道是聖存心養性是學是希聖

嘗聞命矣敢問如何是本心本性曰公且自道曰

即今語言動作是淡本心本性曰說得太易仰此

是本心本性便有寬裕溫柔否有發強剛毅否有

齋莊中正文理密察否本清請問曰神蕩靡消剝
風平浪靜時便自見曰見得何似曰虛明和暢與
物同體曰此須養成而後有曰是又說得太難人
人同有時時發見但不知體取自逃閃自成梏耳
孟子指夜氣程子以靜後見萬物皆有生意象山
謂此時雖有美色過前必無悅之之心何須剛制
皆點出真體示人仙家教人採藥結胎亦此意但
主宰不同耳曰然則心性何別曰明覺是心明覺
自然是性

真體常存作用自別時時見此真體謂之知德純是
　真體流行謂之聞道
學者美質有真切之志便是質美苟不志於道雖敏
　非敏雖強非強
問溫公忠誠博洽德望孚華夷平生所為未嘗不可
對人言程子以為未如學未聞道何也曰觀對張
天祺之語處東坡論助役之事亦可見學在致中
和於此不明是未有戒慎恐懼時時刻刻功夫道
功夫是主腦常用則常明事事從此照出乃不差

不然憧憧往來雖善必粗非大本達道之學也溫
公謹厚前輩非有可議但論學不得不明耳
道本家常茶飯無甚奇異好奇趨異反失之故賢知
過求愚不肖不知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
揭個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
常事然能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即與天地
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皆自目前
精去非別有神通可歆慕者世人好怪忽近就遠
舍易就難故君子之道鮮矣

問看書處事不通則何如曰求之書與事故未通書
者吾心之簿數也事者吾心之影子也數不明查
其實則明矣影不直端其形則直矣猶未焉是急
之斯窒靜而澄之優而柔之必渙然冰釋怡然理
順矣問處人不通則何如曰毋尤人毋計是非惟
自反自脩愈盡而愈不盡至誠惻怛必感而通矣
若自盡九分猶有一分尤人亦要人仍盡是猶二
也舜不見父母之非書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文王於小民怨詈厥愆曰朕之

愆皆求諸己而已是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致
一之功至則物我一天人一何不通之有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志不切功不容未有能熟者
也龍溪烝籠之喻最可體
商辛才辨隋煬技巧亦聰明也而且以亡宋高宗朝
經暮史字書至工可謂有文學矣而忘親事讎弗
悟何也於此見聰明不足恃須求天聰明文學亦
可尚須知正學
問如何是義襲曰襲如襲衣渾身外飾可觀而中不
同者也非謂只行一事偶合於義而謂之襲也如
何是行不著習不察曰著即形著之著察即察倫
之察人患不為耳既行有中發外必有徵也若行
而不著是種秕穀而不生者也習則日精日明必
有察也習而不察是抱無陽之卵而冀有者也故
學貴知要道貴真傳而後可成曰亦有知要得傳
而弗成者何也曰志不真切而有累不成精神凝
聚不完而有漏不成是又行習之不至者也
問倒門法射石之學曰倒門關邪之意射石明才之
功耳目口鼻四肢謂之六門收歛中存絕去外誘
一毫非禮勿視聽言動是謂倒門法此學必用全
力則專專則精精則神中庸至德凝至道象山謂
獅子捉兎皆此意是謂射石之學
要知此理人人可為資質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
力無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見在者只自
蔽耳於此覷破信及真可一立便起一得永得
或謂學在一了百了研幾似瑣屑曰一了百了正是
研幾主意研幾是隨處精此了的功夫不然只是
丟下便空蹤去此儒禪之辯不可不察
問人心有忻然和豁時有朗朗通暢時有平平淡淡
時有堆堆否悶時方悶求通不得不求亦不得將
君何曰但求照心常在見念無妄勿論通悶聖人
之心不可知天地亦有陽舒陰慘時節但一元之
氣流行不息耳君子終日乾乾虛明常照而忻暢
滲淡氣象亦自有時若時冬求春徒增想像曰四
時皆春之語何如曰一念無間一元之氣不息是
長春也

二氏之學致廣大極高明似有盡精微道中庸即無後儒之學及是皆二之也廣大高明本體也惟不盡精微故未致不道中庸故未極耳離則空滯則偏此聖學之精全也

至道無窮人爲有限常人但見已能已有故矜喜不能進聖人惟見未盡未滿故日新日盛不可及

或疑先生義利辯曰奚疑曰謂心迹爲二曰恐看得草草考其實考其人正欲見其一也如奉檄之喜爲親也不察謂其爲利祿而鄙之則二矣爲親者避利祿而不喜亦二矣

有守死善道之操方可成立

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物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屬形氣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天地分言之曰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爲地除了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爲天除了吾心之靈惡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事一感即爲一物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曰人倫庶物器用宮室舟車城郭稼穡六畜由心而作者心精則精心和則和斯領畧矣日月風雨鳥獸草木亦由心造乎曰三出善言熒星爲之退舍孝婦含寃東海三年大旱人旱則風雨不成山川枯竭草木鳥獸不育矣即此便見功化之盛

爲學如登山得其路徑進進不已必躋絕頂不然還是無志

子思戒慎恐懼功夫聖人只道箇敬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箇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聞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爲一無內外無動靜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也問顧諟何如緝熙曰顧諟亦即緝熙但顧諟照則明照上着力

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
反觀内照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至順至和學乃至德乃臧有一毫是非相形非至順
也有一毫人我之間非至和也
有法語有巽言有直遂有曲成有普施有旁通乃盡
精微知一不知二非真寧非妙應也
知人然後能處事知事然後能處人
勇於爲公怯於爲私君子也勇於爲私怯於爲公小
人也動應天人公私俱泯聖人也

古之所謂從衆者從其所同然耳非言行循情而衆
皆悅之者也古之所謂獨立者言人莫言行人莫
行非矯戾孤高違衆以自是者也
爲政在得人心私恩小惠易懷小民而不能得乎君
子大政大義能乎君子而未必適乎小民
問前代革命之時死事之臣均是與抑有過與曰此
謂氣節秋凉冬寒遇其時則然惡有不是若論其
中正當在任則死社稷嘗爲臣終身不仕曰可與
成至治意切而禮勦則何如曰如箕子傳道則可

仕則不可
問理欲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
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
人皆知至變本至一至神在至近至静能至動及下
手便不然正謂見得信不得肯學不肯習得雜
净則一矣昏氣消則清而神矣浮動定則静而明
矣自此以上能事便自見
有立事立功之意便有求可求成之心求可求成便
不是此天地此作用

君子處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慎乎其先者也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慎乎其時者也成事不說遂事不
諫既往不咎慎乎其後者也無毁成器無身質言
語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慎乎其已定者也
臨事心有覺處即須審處有不安處即須改圖若因
循苟就必遺悔矣
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故凡明曰精
明健曰精健進曰精進純曰精純燕精即精精者
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輿也二氏合下受栽完固

故其學易明易成吾儒獨忽此欠講明也講而弗信欲挈者也信而守弗固未有必成之志者也

充恒問老先生以致知爲訓先生以研幾自精其功一也不說明合一恐學者又多頭緒曰體即自一說即非一

先生曰心齋善聳發人緒山善汲引人龍溪善省悟人皆吾所不及

昔江右有大巡嘗示學者云人要常自省省得不忮不求果坦蕩蕩斯爲君子一有戚戚便是小人安得不警策不勇往此最善諭

知學之友一嘆不進一恨未成先生曰進在自决成須自習不必歎恨問如何自决曰向日思的今决不思向日爲的今决不爲向遇忿慾遇逆境消殺不得今决消磨潔淨怜悧這便是日新功夫問如何是自習曰引之猶起習得不起撼之尚動習得不動應後有滯習得無滯恍惚冗遝中有附有依習得精明不息積累將去必有成矣

古人簡朴故學易成後世紛華志行難立學者知此寧省事以養心薄物以養性暌俗以遂志然後無思無爲寂然感通之地可企不然精神力量支持未得必至傾逐此初學宜爾亦孔門夫我則不暇之意也

可學對

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不可然則何自戾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爲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

何不肯論

有求予者不肯學長者呼之以木石物然色愀則告之曰人不學與木石等子何不肯斥之以禽獸忿不能堪又告之曰人不學與禽獸同歸子何不

肯東子乃從事於學研六籍探百氏十年無以異於人也遇兒子而告之故兒子勅之學曰噫吾探百氏研六籍有年矣復奚學曰子謂之學世學也非古人之謂學也啟之以其方東子悅之不肯為曰吾安於故曰子與賢者並立人敬子乎敬賢乎曰敬賢於斯安乎曰弗安然則奚而不肯吾樂於縱曰縱於愽則勞形縱於酒則傷神縱於名則危心縱於利則危身縱於忿則亂志縱於慾則厄而短折縱於懶僻則荒頹而莫根子於斯亦樂乎曰弗樂然則奚而不肯東子猶豫曰子覺其苦矣未覩其真樂乎人有倚沾沾俯失倚茫茫爾澀步悵悵爾臨利害索索爾終日如幽如漂如有遂而弗寧學則如盤有針如夜行以燭如昏有帶如遊名苑如探武庫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其生也有益其死也有聞陶陶然殆不知天地之為大萬物之為庶古今闔闢之為久東子悟乃從事於學數年而弗立見子曰是猶炫外也猶滯內也炫外者志躁滯內者用窒其惟精一乎子不見乎耕者方撥其田人告之曰耕勤而獲遠若工一作而构數金其人攻工不能巧歸視其苗則稿矣方撥其田人告之曰工有能有不能若賈其息且倍一出而喪其資斧歸視其苗亦稿矣其人悔之始一于耕遂以耕裕東子聞之乃一乎學數年而弗化兒子曰是非余所及也子謁者先生而問焉者先生不言者也指太虛而示之東子默自詳焉有非有也無非無也去之靡往得之靡將其昭昭不息乎其蕩蕩無方乎生生化化其無窮乎兒子曰子能是則肯之至矣

思學解

學以思乎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學非思乎曰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又曰不思則不能通微然則學將何適乎從其必思耶馳求力索玩物而喪志者世人啟之也從其不思耶寘心息念泛蕩而離物者聖人啟之也解之者曰聖人之言因病而藥也世固有不思者其獘然是故語思以救其偏也亦有

過於思者其弊然是故語不思以救其偏也曰道之所貴者中偏斯坻矣未聞以偏而救其偏者也辯之者曰其未得也則思之其既得也則無所庸思矣故思也者爲始學言之也不思也者爲成學者言之也曰夫學一而已信斯言也本末始終二矣夫謂以思無益則未有庸思時也夫謂弗思胡獲則未有無思時也然則學將奚適乎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君子立本致用者也故曰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本體也

學問之道求復其本體而已故自本體而言無思無爲感而遂通自其功夫而言未無思也弗思則憧憧往來矣未無爲也弗爲則昏昧放逸矣然思無思則何思矣爲無爲則何爲矣故曰做得功夫是本體合得本體是功夫此始學之事也本體即是功夫功夫即是本體此成學之事也是故言思思即學也言學學即思也思學並言則君而存之之謂學無時而離者也究而通之之謂思有時而感者也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斯救

偏之說也書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念即學也即思也思則得不思則不得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在我者也後儒之學每欲懸虛而思遍物而格思在外者也此思學之辯也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然則周公非聖人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又何思之勤耶曰知此則知聖人之學矣夫周公制禮作樂監二代而成周之盛制必將參諸衆酌諸已欲其範圍而弗過也曲成而弗遺也傳之世世而無弊也豈必先事而可以預思之乎亦豈徑

率而可以漫行之乎是故聖人全其本體者也本體無體不可定也應用無方不可窮也故雖聖人必有兢業不息之誠有極深研幾之功而後能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也彼謂先無弗思者離乎體者也後無庸思者離乎用者也離乎體者着物之學也離乎用者着空之學也着物着空其可謂之思乎其可謂之學乎

格物論

物者身之物也家國天下之物也統之者心也發之

者意也覺之者知也非知則無物非物則心與意不可得而見矣心意不可見則明德親民之道幾乎息矣是故心至虛也物至實也實不生於實而生於虛故曰心外無物物外無心其本體也渾然至善者也動而後有不善善與不善未嘗不自明也學問之道去其不善以歸乎善而已矣故心其體也意其動也知其明也物其事也去其不善以歸乎善則格矣是故心者物之體也體立則物明心未嘗有其物也心有之是寘其體矣意者物之用也用行則物彰意未嘗滯止物也意滯焉是汩其用矣知者其明照者也照之而是則行弗行格也照之而非則去弗去弗格也故格其心之物謂其不可倚也愈虛則愈精極深之謂也格其意之物謂其不可欺也愈精則愈虛研幾之謂也格其知之物倚歟欺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知也戒慎恐懼通乎晝夜而知則無乎弗格矣是故博學學而格也審問問而格也慎思思而格也明辯辯而格也篤行行而格也格之于視聽視弗明聽弗聰未格也格之于飲食飲食不知其味未格也格之于動靜動而有動靜而有靜未格也爲人子而未止於孝爲人臣而未止於敬爲人父而未止於慈爲人君而未止於仁與國人交而未止於信未格也考諸三王而謬建諸天地而悖質諸鬼神而疑百世以俟聖人而有惑未格也格之由是也則知致而意誠矣意誠則廓然太公而心正矣心正則物來順應而身脩矣以其廓然而應之于家則家齊矣以其廓然而應之于國則國治矣以其廓然而應之于天下則天下平矣是故語其廓然于己也謂之明德語其順應於人也謂之親民語其廓然順應而無聲臭之可言謂之至善

儒釋辯

或問陽明先生於佩曰其學類禪信有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毀焉去欲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三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

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則曷疑其爲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于南臺善甫嗜書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餘月無所事復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憨而過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慶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慶廢坐而讀書吾將奚適矣佩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昔果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贊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爲庶幾何也彼其於樂孰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乎樂之本則必妙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爲本義多戾易傳孔子孟子述古者也其釋詩書多自爲說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虛何謂也曰子以虛爲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有主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爲禪而必以弗虛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弗清矣藩離格式足以掣人之肘而弗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辯曰儒釋之虛離世遺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虛不外彝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漠無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弗具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極將靡弗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

義利辯

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辯吾嘗辨之人弗明辨之已弗

明何如曰子奚辯曰人皆曰是從而考之未然也人皆曰非從而考之未然也是辯之于人弗明矣自謂是矣而人弗與自謂非矣而人弗應是辯之于己弗明矣曰古之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辯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真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非也不考其人則失實不考其實則失人矣是故奉檄而喜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受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閎夭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槩也過可文也辭音笑貌可以為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掩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是故有精義者也有近於義者也有罔利者也有近於利者也有義而利者也有利而義者也

精義者何聖是也近於義者何賢是也罔利者何蹠是也近於利者何俗是也義而利者何湯武是也利而義者何桓文是也故知堯然後知堯步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顏非以簞瓢也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以簞瓢學顏非顏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罔常在利罔常形尊罔非義乎以其為己則覇矣好貨非利乎以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此依心體與循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於為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辯明則聖學其庶幾矣

正學篇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之奈何曰講其正者

而趨焉諱其偏者而避焉則庶乎其所差矣是故有聖人之學有賢人之學有楊墨之學有子莫之學有告子之學有荀子之學有鄉原之學有管晏之學有莊列之學有老佛之學墨子之學偏於仁者也楊子之學偏於義者也子莫之學偏於非仁非義者也告子之學偏於內者也荀子之學偏於外者也鄉原之學偏於非內非外者也管晏之學偏於有者也莊列之學偏於無者也老佛之學偏於非有非無者也故可以仁而仁可以義而義則

正乎仁義矣內所遺外外所遺內則合乎內外矣有未嘗有無未嘗無則超乎有無矣正乎仁義者中之謂也合乎內外者誠之謂也超乎有無者神之謂也致中者賢人之學允執厥中者聖人之學也誠者聖人之學誠之者賢人之學也養神者賢人之學所存者神聖人之學也夫道一而已自其不偏謂之中自其不二謂之誠自其妙用不測謂之神其實一也而學之所一何哉彼數子又皆不世之英豈謂其偏而爲之亦固以爲全矣然舍有

所重旨有所宗則陷於一偏矣故有意於爲仁則入乎墨矣有意於爲義則入乎楊矣有意於執中則入乎莫矣脩乎內則入乎告矣脩乎外則入乎荀矣脩乎內外而有媚世之心則入乎鄉原矣有而着物則入乎管晏矣無而着空則入乎莊列矣有無不着而離乎世則入乎老佛矣曰聖人之於善無所取是故於管仲則稱焉於老子則師焉賢者然後距楊墨闢老佛曰否孔子於管仲稱其仁而小其器稱老子爲龍然龍非一也易曰乘六龍

以御天又曰六位時成且聖賢何心哉彼其以之自爲則過人遠矣而其以易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墨楊皆荀告皆管晏莊列可乎皆鄉原老佛可乎夫鄉原至於時老佛近乎聖世老所免者也聖人見南子受陽貨事有可非迹有可刺而鄉原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老曰玄聖人亦曰玄佛曰寂聖人亦曰寂是非同異之間非知道者其孰能辯之曰古之學有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者何如曰此偏而正者也學夷而失夷則以隱爲高爲學

惠而失惠則以仕爲通矣學尹而失尹則以王爲霸矣是故君子弗爲也曰今之學有名節者始乎德行有刑名者始乎政事有詞章者始乎言語有訓詁者始乎文學則何如曰此正而偏者也學德行而名節非德行矣學政事而刑名非政事矣學言語而詞章非言語矣學文學而訓詁非文學矣是故君子弗爲也

研幾録跋

是録山居諸友紀其所嘗聞耳録成貳守劉晴川先生至訪離山乃命工鋟梓僑適順歸自公因謂諸友曰循是修之可以入德可以上達矣執此而謂先生之訓止是也則諄諄懇懇引而不發之意孫矣弟僑跋

萬曆丁巳歲人日曾孫茂杞 茂椮 重刊

研幾錄 無卷數 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薛侃撰侃有圖書質疑已著錄是書乃侃門人鄭三極所編侃承姚江餘緒故屢稱引良知之說其儒釋辨謂世疑先生之學類禪者三曰廢書曰背考亭曰虛侃一一辨之黃宗羲明儒學案謂此淺於疑陽明者皆不足辨也況言寂靜言虛無愈辨愈支並王氏本旨亦爲侃所累矣

庸言十二卷

〔明〕黄佐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庸言十二卷》提要

泰泉先生庸言序

嘉靖庚寅先生棄官歸養講學粵洲之麓門弟子執業日錄所聞迄己酉羅講方十有二卷先生名之曰庸言云敘曰夫理一分殊者也韓昌黎謂孔子之道大能博惟孟氏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曾子曾子為得其宗可謂知約矣陸象山乃謂學茍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腳而文則取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諶水為法豈知博者哉

先生之學宗孔孟而黜百家非徒博也約于一而已矣夫道之大原天人一也百家皆離人而言天先生則曰陽動而水木以生育為功知仁交際而萬化出陰靜而金以制勝為事禮義交際而萬化入此全體太極雖圖書易範一以貫之而理奚二之有繼善成性之後吾能存〻知仁守則禮義是之自出敘秩生於吾心自然而然乃明命之受於天而流行不已者

也自私自利之念萌焉則不受命矣故子罕言利以防其萌與命與仁則無行而不與也苟違聖人之言自私用智非惟無以知其所有則亦無以養其所有故必窮明理以盡此心則仁知合而一者大是曰知于天反身內省以存此心則禮義備而大者一是曰事其天天之在人一而不貳者誠也敬以存之無惡於志自明而誠知去累中之秕鴯然一矣發為文章威儀言辭皆非我也天也然久溺於流俗而驟聞至道必自餒而不敢當舊習牽焉必自眩而不能明外議奪焉必自沮而不肯奮求勝其餒使明而不眩奮而不沮其惟責立乎志稍立矣而又自欺以終敗則是志於利欲而非真知義理之可說也故曾示人篤信好學始乎說樂不慍終乎知知命知言必真知之而無不誠之敬乃成君子否則不誠無以自成矣豈非盡性希

天之矩而心所不踰者乎是庸言之大旨也可謂易簡而非支離者矣蓋篤志碩學則孔子也故首之以學道志於道則德可據故次之以脩德德既脩則仁可依故次之以求仁然義理之趣存乎六藝故次之以游藝藝必首禮而非禮則不立也故次之以制禮禮先而樂後故次之以審樂禮樂以興治化故次之以政教政教立則事業成故次之以事業立言以明德與功者也故次之以著述有象斯有意有意斯有言故次之以象數觀乎象數則見天地矣故次之以天地觀乎天地則見聖賢矣故次之以聖賢終焉是編也蕭山孫子學古三山鄧子遷衡陽何子价灌陽呂子天恩同郡陳子謂試梁子孜購工鋟梓而嘉興陸子湯臣亦助之用底于成

嘉靖壬子秋七月朔門人從化黎民表頓首拜書

庸言目錄

海隅泰泉子黄佐才伯甫

庸言目録終

庸言卷第一

學道第一

君子之學道也孫于天而已矣天人一也陰陽之化其浸矣乎氣方就形而降中者天也氣既成形而受中者人也剛柔異質利欲異感聞見異習晝夜異氣日與天遠而猶牖且迪焉人自不察耳是故博學以明之反身以誠之知仁合一而禮義出焉惟一故大惟大故天其合也匯乎其小以敬化其出也分乎其大以川流位育之功威儀之則無非天也出王游衍流通貫徹無有間隔須臾罔念外

物隘之矣茲日夕所以乾乾者與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心欲虛而行欲實言欲柔而氣欲剛滿招損謙受益心欲虛也言之不出恥躬不逮行欲實也巽與之言能無說乎言欲柔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氣欲剛也不謙則不虛不恥則不實不巽則不柔不直則不剛

先儒曰地上之氣皆天也天之旋繞其氣急勁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日與人事作息相陟降焉仰而視之高高在上昭鑒若遠而不知人違其中如魚在水相入而不相離也是故一陰一陽猶環消息降衷於繼善之初受中於成性之後凡所賦畀有條不紊是即理爾理一分殊隨吾心區別而名言之理豈在氣之先哉故曰二之則不是

夫道一而已矣天命之初非不中也剛柔成質雖有小異然其所性猶相若也習相遠則有善不善矣道之所以二也故曰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其本諸洪範乎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也其太極兩儀四象之

在人者乎聖王作之君師乂用三德各隨時俗而治所謂教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者也周衰則治教弛矣太和日漓保合弗貞豈獨氣稟之偏哉風俗之偏囿之好尚之偏狃之聞見之偏蔽之四偏作而天下鮮善人矣必也師道立而聞見正乎聞見正則好尚正好尚正則風俗不能移氣稟可從而變化也

心之所同然者理義性也喜怒哀樂情也吾嘗自考矣萬物盈天地間靜而觀之其理皆備於我未應則覺而顯諸仁物至而裁之已應則寂而藏諸用

締而分之渾然者仁也秩然者禮也截然者義也灼然者知也而秩然截然灼然者常在渾然之中以其得於心如日月容光必照謂之明德以其根於心如物生不窮則謂之性此道心也情者性之欲也非獨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已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感於心者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應於物者也感而不察則心不得其正應物而辟焉則將為天下僇矣人心之危也如此哉周書曰小有所好則喜大有所好則樂小有所惡則怒大有所惡則哀學庸之說一也其亦太極儀象之在人

者乎又嘗自考矣喜易發怒易暴哀易正樂易流是故君子動必由禮節情以復性能盡其性則能性其情矣節情莫先於戒怒復性莫先於求仁

知一也然有聞見之知有德性之知何哉德性之知如所謂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良知也不學而能焉聞見之知如所謂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學而後能雖得其正矣然猶曰知之次也知之次則非其至者矣蓋德性之知內也得於天者也聞見之知外也得於人者也故唐儒李翱曰視聽昭昭不起於見聞其心寂然光照天地幾於禪矣宋儒張子曰聞見之知由物而有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其本諸中庸乎今之傳習者無非見聞之知影響焉而已然則終不可以合一乎曰見聞所及擇善而默識之必協於德性以自養焉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

旦晝之氣係於人者也夜氣明於天者也其說亦有所本乎曰有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聖人之常爾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又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則成湯反之之功也誠能於夙

寤恒內省焉一念弗興嗜欲未至如清淵照影表裏洞徹無纖毫弗見則天之所以命我者昭昭矣有不善與持且決去之有善與持且決行之其亦盤銘之所以日新者乎故予嘗曰天遠乎哉勿褻勿棄夜氣清明顧諟則至

太極之陽動先天之左方河圖洛書之水木也陽一而大故在天為神在人為知為仁太極之陰靜先天之右方河圖洛書之火金也陰二而小故在地為示在人為禮為義然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當發散則顯諸仁當收斂則藏諸用至為易簡聖人知

仁合一與天地同而禮義是之自出陽統陰也亞
於聖者自禮義而反之於知仁陰復陽也知崇禮
卑言知則仁行焉言禮則義寓焉知仁交際而萬
化出其大至於發育峻極禮義交際而萬化入其
小至於三百三千察之由之發替在我矣漢儒謂
木神仁火神禮土神知金神義水神信水土交互
非所謂各一其性矣惟子周子知性命之源故其
言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堯之授舜也始言天舜之授禹也始言心性命未之
及也然厤數在躬豈非命乎合人與道豈非性乎

曰之令之命也品節限制於有生之初天命即人
命矣心之生之性也賦予稟受於有生之後人性
即天性矣聲也色也臭也味也安逸也生於心者
也無此則不可以為人心然雖生於心而實命也
仁也義也禮也智也聖人也命於天者也無此則
不可以為道心然雖命於天而實性也惟天子能
受天命而制人之命命以品節限制而異者也惟
聖人能全天性而盡人之性性以賦予稟受而同
者也性異也故必俟命焉惟同也故必復性焉告
子曰食色之謂性不知有品節限制之命矣君子
則不謂之為性必俟命焉則危者安商紂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不知有賦予稟受之性矣君子則不
謂之為命必復性焉則微者著由是而知堯舜不
言性命固性命之原也

天人本一也然而有上下之分焉故書云達于上下
知行本一也然而有先後之序焉故易云知之未
嘗復行也惟其本一是以合一

性者天之在人者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在兹乎學
求盡其性始乎覺成乎習終乎行堯之欽明舜之
文明覺也堯之文思安安舜之慎脩思永習也堯
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行也性之云者何也
生知安行盡之易易也謂聖不待學而能人不可
學而至然則精一執中何為者乎是故精而致一
執中徧天下則大矣是謂配天

成湯始言性傳說始言學孔子言性不可得而聞然
其言學數以至于成天德也則性在其中矣性不
可以遠言也必也理義以為擾乎學習而說說此
者也朋來而樂樂此者也人或不知慍且不含焉
又何忿懥之有此之謂性其情也性其情則豈身
溫恭而天德成矣詩不云乎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言立身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立人也載色載
笑匪怒伊教言立極也孔子則躬行之矣學之不
厭理義與已為一誨人不倦理義與人為一然猶
莫我知焉不怨不尤則義理與天為一溫而厲恭
而安猶之堯舜也非弘于天者其孰能與於此

心
性之難辨也久矣心者氣之會而有覺者也是謂
人之神明性者生於心而有則者也是謂人之生
理辨之不可以不明也夫心有形而中虛萬物皆
備其猶田之種穀者乎性無形而命於天物理若
有根柢生於心而不窮其猶穀之苗而秀秀而實

者乎繼善之初性本天命成形之後性乃相近凡
血氣之性從人心生記所謂無喜怒哀樂之常書
所謂節性惟日其邁是也凡天命之性從道心生
記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書所謂上帝降衷若
有恒性是也性必有情非情則性不可得而見然
心統性情而其官則思故能管乎一身而節情復
性人心易為道心其猶畇畇原隰稂莠盡而嘉種
自生者乎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以牛犬猶人闢
之正謂性生於人心有覺與牛羊異耳近世乃有
謂性非止具於心為是耳目手足之屬亦各有性
是告子之說也性若在身然則情奚從而發與故
自古聖賢言心必晉乎身言性必根於心語曰視
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又曰回也其心三月
不違仁其明徵者一也大學言正心必及視聽而
忿樂憂懼因情以見性其明徵者二也中庸言至
聖必先聰明睿知而後容執敬別其明徵者三也
孟子則又詳矣曰盡心必曰知性曰存心必曰養
性正以田能盡闢穀必嘉生可從而占盡心知性
之謂也詩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疆界不失穀得
其養順而無害存心養性之謂也詩曰實堅實好

實穎實栗舍其田而芸若穴以蒔穀穀必槁矣舍
其心而指衆體以求性性必失矣是謂褻天而不
知天棄天而不事天殊不思一身之動人之為也
性本於命非人之所能為也其猶嘉穀之天降者
乎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是故農事雖小可以
喻大

孔
孟之言性也一而已矣而以為有性氣之分者二
之則不是也孔子曰性相近也衆人之性則近求
由矣求由之性則近游夏矣游夏之性則近淵騫
矣淵騫之性則近夫子矣性固相近也又曰習相

遠也習於舜禹則為舜禹之徒矣習於盜蹠則為
盜蹠之徒矣習固相遠也以瞽叟伯鯀為父而有
舜禹習乎善而不習乎其父以柳下惠為兄而有
盜蹠習乎惡而不習乎其兄故曰上智與下愚不
移人惟習於利欲旦晝之氣梏其性而亡之為放
辟邪侈之事在罟擭陷穽之中曾莫之覺也嚮晦
宴息至于中夜而清明之體還焉良心復萌所謂
繼之者善其在是矣誰無此心豈非相近乎哉孔
孟之後周人世碩乃曰性有善有惡荀卿則謂性
惡其善者偽也則又甚於世碩矣其論性惡累數

千百言至援引堯舜問荅之詞以為証其出於堯
舜與否吾不得而知也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則
是妻子未具之先嘗有孝矣曰嗜欲得而信衰於
友則是嗜欲未得之先嘗有信矣曰爵祿榮而忠
衰於君則是爵祿未榮之先嘗有忠矣由是言之
則性固本善而無惡也

子程子曰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予
廣之曰言之切而不行者理與義也行之切而不
言者利與欲也盍亦內自省乎理義之心日以重
利欲之心日以輕學斯進也已及其久也所欲即
理所利即義故曰可欲之謂善曰利者義之和原
始也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
為利要終也所欲與之聚之何欲非理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何利非義此謂明德新民合一之學

堯舜知不徧物仁不徧愛孰其要也豈不易簡湯武
反之也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太公丹
書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制焉勝焉反之力
也顏子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為仁故以禮制
心然禮非義不協孟子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養氣故以義制事然義非敬不行說文謂勿

者州里所建之旗也州里有變則樹旗而民競趨
立於其下其斯以為禁止之義乎是亦制勝也已
人之氣稟鮮有不偏必由禮義以反之如知孰為
禮孰為非禮孰為非禮之禮而所行一由於禮孰
為義孰為非義孰為非義之義而所行一由於義
操存之熟本諸其心見諸其事怠欲不存焉則亦
無異於堯舜之知仁矣然則禮義果人為與曰人
也亦天也皐陶曰天秩有禮祖巳告高宗曰惟天
監下民典厥義必終之曰王思敬民與同寅協恭
和衷意合蓋禮義細微曲折非人莫盡天命之川

流者也弗敬其孰匯諸惟敬然後知行合一
三極大中之矩惟仲尼為能一之律天于上襲地于下允執其中以敦萬化得於祖述而心不踰焉立大中而時者也回也其庶乎大則無窮盡矣中則無方體矣文通其大禮約而中知行有所據矣既竭吾才行之力而自灼於知也欲罷不能知之至而自篤於行也見諸卓爾欲從末由其踰不踰之間乎惜乎未見其止也止則矩

問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孔子奚畧之也曰學斆主乎盡性其心一矣喜樂而不愠其養和矣始

乎覺而德脩罔覺成乎習而不習無不利學進而天德成矣其敬勝怠之功乎未有不敬而能致知者也未有進學而不能涵養其性情者也

學求聞道而已矣堯舜之道斂明精一未可幾而及也其博約乎博之為言廣也而有大通之義約之為言要也而有檢束之義自學者而言所貴乎知要也守約足矣自教者而言則人之有生也精神有限而情欲無窮聞見有限而理義無窮必使之學為聖人焉聖人迣矣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文固在茲也詩書禮樂之藉前言往行之傳古今事變之詳天地人物之賾皆博習而多識之以開發其精神增益其聞見教有正業退有居學日與情欲相忘而凡天下之義理舉皆聚諸其心而靡遺也精神之所會聞見之所擇而真知其有可欲者在焉是猶射者之志鵠操弓審矢已躍如在於吾前矣故博約相須者也非博無以致其約非約無以居其博不有弓矢無以命中不有巧力則雖日操且審亦何為者邪禮者履也節也有實之謂履有制之謂節向之所博非不燦然條理斐然成章也然散漫而無統洋渙而罔歸以此約之日夕

乾乾恒自檢束焉履其實而去其太著節其過而引其不及發諸視聽言動者必統諸心得諸學問思辨者必歸諸行可欲之善於是乎始有諸己服膺而弗失之矣是猶射不求中於弓矢而求中於吾身之巧力也故曰學至乎禮而止有禮矣然後高者可及堅者可入瞻者可即忽者可執此謂大中此謂道之至也

命性者天盡性者聖復性者賢是故聰明明威自民天本與人一也明明德於天下人本與己一也性無不善善與人同則性與天合矣堯其大也而學

協之其心問學乎好問而好察邇言即取諸人以為善也用其中於民即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性猶水也感而遂通猶江河之決也湯之知勇武之執競猶有待於反之之力其亦去壅而後決者與顏氏克己復禮為仁有餘裕焉明且健故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其至明乎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其至健乎不遷怒不貳過其至善乎無伐善無施勞其善世乎至明之謂覺至健之謂習至善善世之謂行其復性優於湯武遠矣欲為堯舜其必以顏氏為先覺乎故孔子首言學非今之所謂學也堯舜之所傳顏氏之所好者也

古者學道所以脩德也非徒空言而已故周官教國子弟脩德學道師氏以德行保氏以道藝司諫糾之諸子致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合之凡祀天神饗人鬼祭地示皆使之歌詩行禮奏樂而學習必豫者養其心以致遠也邇而可遠孰有過於心者乎心也者統性情者也詩也者道性情者也禮也者約性之中者也樂也者宣情之和者也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三者一時並舉豈可以始

終言其德行之首曰至德以為道本中和之謂也道藝之首曰五禮六樂以其不可斯須去身故也而又載以詩書焉正業之暇端居靜授辨正衣冠之制調肄絃歌之聲分判度數之微窮探名物之奧聞其言則為其事得於手則應於心故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知之而好好之而樂正在於此故孔門學道必言詩問禮鼓瑟而歌雖不屑屑談心語性養在其中矣先王之道固如是其今之學者不知正業居學為何物非沉空守寂廢棄詩書則蔑服淫聲流悖禮樂欲學道以脩德也難矣

大學言心罕言性曰拂人之性喪厥秉彝者也至善理義之極致非性與從事於明德新民固無惡也然必或辟焉雖善非其至矣善不至則不能盡其性尚何盡人之性為其是故知止者非他也惟理明義精動必聽於理義不任己私焉耳己私既絕則思慮不雜志向不偏氣質不得而勝情欲不得而遷所謂定性也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事物未至靜而與理義相安至則審而後發發必

中節審則能應之謂也中節則能得之謂也廓然
大公物來順應酬酢萬變畢協吾心大中之矩天
下羣動皆吾役也觀於玄鳥諸詩則先事以緝熙
敬止後得以恂慄威儀心其常存矣哉惟性根心
生色身以此脩家國天下特絜而加之爾此人所
固有而鮮能焉者何也利欲亂之也小人閒居為
不善則縱欲及使為國家則貪利喪厥秉彝奚惟
哉君子則人心易為道心好善如好色惟善以為
寶必內自省焉有所四病應於其心之其所五病
辟於其身是皆過也非惡也然猶視若是微以
矣不肯毫髮染而斯須留焉故始之曰毋自欺必
慎其獨而常恐偏之為害終之曰有國者不可以
不慎而常恐辟則為天下僇日慎一日敬厥始終
不憚於改而奚其貳茲所以為至善與卒章三言
得失而決天理存亡之幾蓋人不忠信則事皆無
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斯須不敬而驕泰前矣是
則性之定者心之存也然則言心可弗詳哉茲固
曾子守約之教也其諸三省之功一貫之道乎
中庸言性不言心曰中和則心統性情者也堯舜始
言中仲尼益以庸益慮人難知難行而不知其為

人倫日用之常也子思子憂道失傳而筆之其作
聖之樞要執中之蹤幾乎嘗分論之道之在人也
其體用全人之弘道也其功化大故始言一理散
為萬事體用之全顯諸仁者也上承天命下立民
彝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其微殆出於見聞之外
者乎故曰費隱中言萬事末復合為一理功化之
大藏諸用者也下學人道上達天道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德性之知與天載一矣故曰明誠漢志禮
家有中庸說二篇分為上下茲固禮之本與然此
非明誠則孰凝之此戴氏所以合而為一也
合論之凡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形色於天地間若
厥有恆性孰非庸哉克念作聖必知以知此仁以
行此勇以強此致中和而後已焉是之謂德喜怒
哀樂之節親踈貴賤之倫九經三重之政天下國
家之治大至于峻極小至于威儀必參贊化育配
天而後已焉是之謂道至誠無息其欽明允塞德
之盛乎悠遠博厚高明其時雍風動化之神乎凡
言品節限制操存於內者皆以坊人心之危也凡
言天地人物發見於外者皆以廓道心之微也是
故明乎善則惟精矣誠乎身則惟一矣其功化必

自戒懼慎獨始在乎下學立心而已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格物所以明善也誠意所以誠身也身主於心心發於意意萌於知知起於物曰致知在格物不言先者知與意雖有先後其實非二事也知之不至則意不誠而無物記曰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者好善惡惡感於物理者也好妍惡媸好廉惡貪感於物欲者也道不離物物不離事盈天地間物物各有一理存焉去欲求理豈以空談悟哉不曰理而曰物者踐其實耳鄭玄曰格來也物猶事也

程子因言物來知起象山曰格至也研磨考索以求其至朱子因言窮至事物之理温公曰扞格外物以物至為外非合内外之道黃潤玉曰格正也㡬取格其非心心正矣奚用誠意致知為哉是數說皆因記而億者也惟說文曰格木長貌从木各声取義於木聲以諧之其訓精矣今夫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水土金火匯萃鎔合皆可為一惟木不然挨接暫同終則必異理欲同行而異情正如桃李荊棘共陌連根始若相似及至條長之時形色別矣荊棘必翦猶惡之務速去身者也桃李必培猶善之欲有諸已也培其根而達其枝則木各滋息而長矣脩其本而達其末則物各觸類而長矣是故耳目口體物也心為本而視聽食息其末也喜怒憂懼無節於内胡為物交物引之而去乎必使心能為身之本明於庶物而後已父子兄弟物也自孝弟慈推之則身為本而絜矩其末也好惡胡為而偏乎必使身能為家國之本至誠動物而後已天下大矣始于格物先事者也理自理欲自欲則本根各異物既格矣至于天下平後得者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物各付物則枝葉亦各不同

焉惟明也辨物之理欲而至善存惟誠也成物之始終而大道得孔子之成身不過乎物孟子之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知本之謂也或曰禮樂刑政之道鳥獸草木之名莫非物也汎而格諸曰否否本則身厚則倫經不云乎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物理曷謂之天理也本於賦予禀受自然明覺莫之為而為者也如惻隱之心非納交要譽惡其声而然是也物欲曷謂之人欲也不安於品節限制而鑿以私知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如子貢貨殖而

必先言其不受命是也去其所本無而復其所固
有則萬物皆備於我矣夫理雖可以觸類而長而
其出於天者物物各有當然不易之則自私用智
則違天而自賊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周禮曰則以觀德毀則為賊
是也蓋洪言天下物理皆謂之則專言心之生理
則謂之性子思本其繼善之初故以天命言孟子
恐人鑿以私知而不順其自然又以成性之後有
迹可見者言之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故者以利為本

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自明而誠人皆可為
也故子思子示其漸始曰天命下民之恒也微而
可顯是故其道中其德庸次曰知天君子之明也
邇而可遠是故其道達其德行終曰配天聖人之
誠也隱而可費是故其道大其德至天人本一惟
聖人為能與天載為一

學然後能問然後知尤必思之慎辨之明然後篤於
行焉知能不可以偏廢也尚矣今之談空以為道
業舉以為文者自謂學問如是而已詭其無行猶
能恐之如以無學問詭焉吾見其忿且譬也謂之

文賊質博溺心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者非邪
盖刪述以來聖賢方策皆物之已格文之當博者
也學習朋來不求人知養其德性去其巧令即反
身而誠約之以禮者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斯言也其傳
道之淵乎能與不能則學與不學之謂也福本自
有故曰養禍自外來故曰取三代以下有文無禮
禍至掇也班固稱衛阮籍嵇康謝靈運范曄之徒
可鑒矣故孔門之教以禮濟文四也其庶乎博約

則貫于一矣參之魯賜之達皆難以望回者故語
以一貫博而反之約也大學言恂慄必及威儀中
庸言尊德性必及崇禮殆其傳與有禮則整齊嚴
肅而心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而所知所能亦無
支離之患矣斯禮也聖者得之恭而安賢者得之
和而節

春秋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
令夜以安身士之未仕也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
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其乾乾而惕也
如是故仕則能勤政以普施其德今也惰則好遊

豪則好飲其所知者干祿謀食而已學優而仕難
矣哉
敬也者恭之篤於内者也恭也者欽之篤於外者也
内外一於恭敬則身脩矣上下一於恭敬則天下
平矣堯舜之欽孔顔之禮其爲恭敬一也安勉之
間耳欽則誠無不敬禮則由敬以至於誠舜之慎
厥身脩思永希堯之安安者也大學中庸之必慎
其獨希舜之身脩者也皆思誠之道也凡人之患
蔽於一曲則闇於大道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
也幸而免蔽而不解則罔矣夫蔽於一曲則猶仁

通而不蔽之處自其通而解之蔽去而全體可復
也鏡去其翳則明水去其壅則流人能内省而去
其疚則直此又致曲之道也然則道安在曰始於
愼獨以脩身終於篤恭而天下平
義源於理利源於欲學其必始諸義利之辨哉仁之
於父子也懐利以事其父義之於君臣也懐利以
事其君道心即人心矣食色人心也血氣心知一
由理義勧覃必有節焉倡隨必有禮焉人心即道
心矣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曰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道豈絶

[illegible]者哉惟得其正焉耳是故天下無二道聖人
無兩心理必有義則精而能一
學貴大成其不至者思不竭而志不立也思竭則永
求則通徹志立則定定則崇功舜曰朕志先定禹
曰予思日孜孜精一以協欽明其在茲乎夫子幼
而志于此也真積力久壯而後立至于強則不惑
矣久則知天命矣事事明通始條理也老則耳順
矣耄則不踰矩矣念念誠一終條理也明通故不
滯不滯故神知之事與誠一故不息不息故化聖
人之事與知行並進豈待年哉謙言以示人漸進耳

然則質非聖者反之當何如曰倍其功而已矣是
故竭思則意與幾焉立志則勇且篤焉合其小而
大可成也意謂願欲可願可欲是也幾謂隱微莫
見莫顯是也勇謂憤恥發憤知恥是也篤謂信實
惇信篤實是也自願欲而力研之謂之審自隱微
而力禁之謂之豫自憤恥而力决之謂之果自信
實而力行之謂之確
思欲近不欲遠遠則不能内省志欲遜不欲速速則
不能深造不能内省非思誠也不能深造非志道
也思誠則可以存其心養其性志道則可以擴於

德依於仁
知也者知此者也行也者行此者也知欲及行欲過必明健而後合一盍觀諸天乎天常平運而節日過一度日常内轉而縮日不及天一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乃與天合是知行之象也夫象言自者乾晉而已天一日一周又日一周猶之步也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不能為晝夜以日月為晝夜猶之目也故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目視足行一時並進其日月隨天而轉者乎知發於言患其有餘行見於事患其不足必自昭

而明焉必自強而健焉自有之天不言而信矣仲尼天也其明日月也天何言哉故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敏於事而慎於言斯盡之矣於乎人息于行奚事講說天息于行奚用日月

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足也學問思辨而後篤行其目慎而足敏者乎夫好德厚倫未學也而謂其學是指目為足也博學切問未行也而謂其仁是指足為目也謂足與目不出於一體固不可偏廢而混名之尤不可

問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曰理義之在人心無古今也古訓之中苟有獲焉前言往行吾先覺也天民之中苟有師焉嘉言善行吾先覺也吾求盡吾性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安知其人之有古今乎然則庖羲肇易孰覺之曰仰觀俯察帝迪而天牖之詩云牖民孔易民且不遺而況聖人乎是故學而有見是謂覺

人之不學也其易為喜怒者乎苟理義說於心維日不足奚暇慍人乎甚矣怒之為害也嚚訟形焉忮嫉生焉克伐怨欲行焉苟為不倦將亂刑賞利欲喜其同理義惡其異則世道可知已故君子不以

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

問天下之達道前以言和後以敘倫何也曰天之生此民也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其發則情敘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其本則性是二者一而已矣達也者通也道猶路也通衢皇皇人所共由非若邪曲之徑人或由之而不人人由也今夫婦愚不肖者與語至道則夢夢然惟問其喜怒哀樂與父子兄弟之屬則皆知之見暴戾放肆以接人倫者亦必斥其難處則是人所共由也可見矣況賢知者哉然大學言至善惟君臣父子朋友

而已及引桃夭蓼蕭之詩則夫婦兄弟備矣中庸言君子之道四惟子臣弟友而必與造端乎夫婦相應焉皆欲人盡其全故也夫愉色婉容可以事親而不可以媚上嚴威儼恪可以厲衆而不可以事親情之中節亦豈越人倫之外哉世之居喪酣歌保字非類自以為道者邪曲不可勝蹈也已故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

易心易也畫心畫也為學不外乎誠明敬義心其乾坤之蘊邪夫乾天下之至健也閑邪存誠誠則明矣大而化者也忠信立誠明則誠矣美而大者也

故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坤天下之至順也直方且大可與入誠矣善信而美之至者也故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坤索乾而得三男震動也坎陷也艮止也健之類也而非其至也吾心感物動而陷陷而止必戒懼慎獨明善誠身斯至健也已乾索坤而得三女巽入也離麗也兌說也順之類也而非其至也吾心感物入而麗麗而說必直養無害集義以生之斯至順也已是則盡性乾也養氣坤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其誠乎此謂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不求諸畫而求諸心焉則一陰一陽剛柔相推而凡上下進退動靜始終大小往來盈虛消長先後親疎尊卑貴賤對待流行萬有不同者皆生生不窮矣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心學之謂也或問楊簡嘗著己易何如曰其論高其詞費

先儒謂大學源於典謨觀諸克明俊德慎厥身脩綱類可槩見已曰欽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至善乎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格物知本之謂也其協諸堯乎父為子綱而胤朱嚚訟君為臣綱而四凶在

位夫為妻綱而有鰥在下一舉舜焉三綱正矣象格其傲野無遺賢則所以宜兄弟交國人者皆從而理也自其孝弟慈而推之事君事長以及使衆大而水土小而工虞顯而禮樂刑政微而鳥獸草木凡厥庶物繇本及末無一弗明者其知之至乎知之至則行此以南面堯舜之所以為君也行此以北面九官岳牧之所以為臣也故曰知急先務仁急親賢後世之學口耳涉獵心意鹵莽未有一事知其至者用人理財辭于大道亦奚責爾哉尚何望乎興堯舜之治

詩道性情者也雖言敬不言誠然致中和以正三綱位三才則亦至於誠矣是故關雎之亂以為風始婦敬夫也鹿鳴為小雅始君敬臣也文王為大雅始臣敬君也清廟為頌始子敬父也風行乎邦國鄉土有地道焉雅行乎朝廷燕饗有人道焉頌行乎郊廟祭祀有天道焉其論學也成湯曰聖敬日躋文王曰緝熙敬止上則祗上帝假天命下則式九圍受方國殆德合天地之樞要乎夫心所以能為身之本者敬而已矣敬即禮也洪範五事孔門四勿視聽言動皆聽命於心焉小旻之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五事也懿戒之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尚不愧于屋漏四勿也中庸始之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終之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致中和之道也天德王道始于慎獨其源諸詩乎思無邪心塞淵則又思誠之道也故曰敬則可以至於誠

春秋道名分者也名分莫大乎君臣父子斯固經常之始也天下不知有王則政自諸侯出矣書春王正月建寅在子示天下以尊王也行夏之時其末也國人不知有君則政自大夫出矣書暴君曰公他國則否示國人以尊君也從周之文其末也未有臣而不受之君也未有子而不受之父也隱公上無所受矣書元年不書公即位者明君臣父子之倫也書仲子之賵則夫婦不可以不正書鄭伯克段則兄弟不可以不睦書及邾儀父盟則朋友之交不可以不謹此所謂經常之始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莫甚於商臣之弒故商臣立十二年而死不書者覆載所不容禽獸所不為王法之所當誅也當誅之人死奚紀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言行交際禮義之功效存焉國人朋友其交一也壯之經綸其蒙養之推邪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共為學之道管是矣古之人所以時習而口省之者乾乾乎起居食息之常也昭昭乎語默動靜之幾也自明而誠敬不容已是故謹而信以至敏事慎言汎愛親仁以至就正有道無非敬也有子惡卧而焠掌其志篤矣故又加前定之功焉近義者信也近禮者謹也因不失其親者親仁也言不跲而事不困行不疚而道不窮推之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千乘雖大其在吾一整間邪是則敬

以安民者也聖賢之言一也故曰為學之道當足
矣
問帝王之學與常布與有諸曰大學之敎壹是皆以
脩身為本奚為而異也臯陶之責難於舜也身脩
矣其思永傅說之責難於高宗也道積矣其念典
學習之謂也有朋乎曰詩云之緝之紀獎及朋友
奚為而無朋也亦斆乎曰書云作之君作之師故
曰惟斆學半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兩言與者何其與所慎齊戰
疾不語怪力亂神異也曰與猶示也所謂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也夫利誠亂之源也罕言固矣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乃弗常
示人哉仁道雖大如已欲立達安仁利仁之類未
嘗不言也命雖理微如道之興廢得之不得之類
未嘗不言也示人以命則利心以義勝示人以仁
則利心以理消觀於風人之義小星蝃蝀則言命
矣叔于田盧令令則言仁矣茲固世俗常談也而
謂吾夫子罕言可乎哉
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思曰忠恕違道
不遠奚其異曰夫子之道由忠恕行者也自誠而

明故曰一以貫之違道不遠行忠恕者也強恕求
仁故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吾能學習以
明善誠身則心之出入操舍在我矣出也收之使
闇然而存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
不見乎入也充之使廓然而大故曰古之人所以
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是忠盡而
誠恕推而仁者也今也博通五車必以為不可及
貴極三旌必以為大過人慕而希者衆矣如曰求
在我者可以至聖人之道則駭異而笑且誹之於
乎道之不行也由不明也道之不明也由不信也
問形色天性也其根心生色之謂與曰然曷謂踐形
曰視聽言動莫非形也聖人無持於四勿所謂動
容周旋中禮者也是故視觳觫而惻隱之心生焉
自然有慈憫之色聽爾汝而羞惡之心生焉自然
有剛毅之色貌揖遜而辭讓之心生焉自然有莊
敬之色言剖斷而是非之心生焉自然有辨察之
色出於至誠初非偽為也則其性與形合形以性
充夫奚歉焉何也有形必有性惟聖人為能盡性
以踐形有言必有行惟君子為能脩行以踐言有
室必有迹惟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天地之心中而已矣聖人之道中焉止矣周子曰主
靜程伯子曰定性朱子曰約情其說若異然養其
所受天地之中以學為聖人則一致也其斯以為
道之真傳乎吾嘗觀於大道旣隱害治何其蔑如
也夫人蘊其心而事物動之利害相攻而忿生邪
誘相感而慾生忿慾生則爭鬭作爭鬭作則禍亂
成聖人脩道立教必視民使安其身而後動崇讓
禁暴無即慆淫所以遏禍亂之萌立人極而會歸
之者也靜之弗主則動之弗慎動之弗慎則忿之
弗懲慾之弗窒已足極者定性書謂於時遽忘其
怒而觀理之是非懲忿之要指也好學論謂覺者
無縱其情至於邪僻窒慾之法言也然其源則存
乎太極圖之主靜常能主靜以慎動則性定而情
自約雖君相父母天下以建中而寅亮者其道亦
豈外茲哉

記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西銘之
宗祖乎惟人之生受之天地而本乎父母者也天
地父母理一而已矣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
為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為仁人故記
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物者何實理
之備於我者也實理生於心者謂之性有是性則
具是形以生故張子將言踐形惟肖而必先之曰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非所謂性與
形合者邪其後又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
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此即
不過乎物之謂也窮理盡性則至善存焉君止於
仁子止於孝夫奚過之有言養性而不言養氣則
是盡人之性有以充人之形與天地相似而不違
矣性氣之非二也於是乎足徵

道也者無有精粗大小遠邇微顯格天地濟民物

費而用之不可得而盡也正萬目以視之而莫知
其所繇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得之者盖或寡
矣必也敬乎易以衣袽言戒履霜言愼目睹者也
以洊雷言恐懼耳聞者也不睹而亦戒慎焉不聞
而亦恐懼焉雖青天白日之下稠人廣坐之中其
暗處細事必自知之及其微有迹也詩云無曰不
顯莫予云覯韓嬰曰匹夫匹婦會于墻陰而明日
有傳之者矣男女大欲不正則放辟邪侈將靡不
為焉天命不能須臾存矣是故君子愼獨必造端
乎夫婦正其源也朱子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

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

本性豈非顧諟之功邪欲既過矣惟理是安日用常行念念精察則此心全體虛明洞徹天何言哉昭昭於此已發者往未發者來逝者如斯澄渟於此充滿流動如川之不息天之不窮內外本末體用動靜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至此則從容中道浩然之氣其生於性矣乎及其成功也自其燦然時出者言則謂之聖聖則知命以盡性故曰如天如淵自其

渾然真切者言則謂之仁仁則盡性以至命故曰其淵其天敬以達誠斯其至矣

為學之道有所當盡者四有所由盡者二尚言廢行則不與焉是故盡心也盡性也盡倫也盡才也所當盡者也良知也良能也所由盡者也心非學弗大性非學弗復倫非學弗明才非學弗廣格物致知則能盡其心矣誠意正心則能盡其性矣脩身齊家則能盡其倫矣治國平天下則能盡其才矣由良知而存之則盡其心即所以盡其性也由良能而充之則盡其倫即所以盡其才也豈不易簡

而奚以取知去能為哉取良知而去良能則其流必至於尚言而廢行矣尚言而廢行是禪也非道也

孟子言浩然之氣配道義以制事直方大之道也復言夜氣者明道義於性剝陽復之道也故養性即養氣也體用動靜之分耳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孔子閒居言哀樂相生出於性者非見聞所及而曰志氣塞乎天地皆此之謂也若夫經世之志則在春秋矣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夫詐謀取勝已失正矣挾

華即夷失又甚焉二公之勝齊也孰不以為伸而君子曰否何也曲在我矣苟以邪伸夫誰與我故曰伸道不伸邪成十六年會于沙隨不見公昭十三年會于平丘公不與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晉人不惟不恤且怒公而不見平丘之盟晉實主之德則不競而矜其威力不使公與二公之見辱也孰不以為恥而君子曰榮何也直在我矣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焉故曰榮義不榮勢用是觀之浩然之氣配義與道者自反而縮焉耳性分之外詘伸榮辱所不論也

窮達外也理義内也在外者存乎時命在我者無須
臾而可離也鄙夫於時命每欲以人力強移之於
其不可離者則畔而忘反是故居得則患失居失
則覬得或行諸所易而忽諸所難或勉於其暫而
不能勉於其久安逸則自保惴惴爾困阨則怨尤
戚戚爾是皆非其心之正也窮達亂之也吾觀春
秋隱公居攝不能篤實惇信制其患失之心乃屈
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書曰公及莒人盟
于浮來譏失禮也禮莫尚於謙何譏爾譏其不能
稱物平施非謙道也昭公屢辱於晉為晉所止昭

公至自晉而不書止公者何諱之亦深貶之也安
於危辱不能自強發憤知耻者豈如是哉謙德之
柄也困德之辨也達而謙則不中乎禮窮而困則
不奮於義失柄而罔辨非復守禮義之國矣夫禮
義天之所命雖精微曲折非人為也仲尼旅人爾
居嘗謙巳以誨人及其接物恂恂便便發必中節
屢困而享致命遂志不求人知而天實知之故其
言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蓋所學雖不外乎人事然動即禮事即義所以反
身漸進者未始須臾離乎天也其視死生禍福如

四氣推遷之過乎前耳况窮達得而動諸今之學
者達則納交要與下及汚賤如隱之盟莒未大得
志則奔走權門冀其薦引如昭之事晉豈復知有
禮義哉是故先王之教道也務欲則知及之誠正
則仁能守之仁知合而禮義不可勝用矣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易有三大可以見聖學矣大有也大畜也大壯也剛
過乎中者不與焉大有之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
順天休命言反身也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識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言博文也大壯之象曰君子以

非禮弗履言約禮也夫俯仰喘息人未始離乎天
則命德討罪天亦未始離乎人過而討之必欲其
無諸巳揚而命之必欲其有諸巳反聽内視自欺
之根拔而去之無遯形焉則天明也由是博文以
見道於萬殊約禮以會道於一本合茲三大是謂
明誠

文王之詩曰於昭于天又曰在帝左右形體者天也
氣也主宰者帝也理也先儒謂先有理然後有氣
然則先有帝而後有天可乎天即帝也氣即理也
三代而上人人知之衛人刺宣姜曰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正以其不淑訴諸眞宰耳註謂見者驚猶鬼神謬矣哉嗟乎世之甘為妾婦者是亦宣姜也已天惡乎牖之帝惡乎迎之

人不可以不知學亦不可以不知禮不學則其心蔽而不明無禮則其心放而不敬故禹之罪有苗也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蠻夷固無怪其然矣眷之聞人如少正夘者夫子誅之有五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其所以為聞與夫禮主忠信者也協諸義者也出辭氣正顏色者也自卑而尊人者也言行交際恂自考焉

實勝而名乎矣故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此其所以為達與天資詭譎不由禮義凌竊程朱之談掩其利欲之私好高自是養成偏性既負重名人不敢議粗者類有苗奸者類少正夘如蠻如髦為鬼為蜮豈不哀哉

脩己以敬惟畏為切畏始于知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則可見矣何者天無欲也降其性於烝民之生則有欲是烝民之命天命也天無為也昭其德於大人之身則有為是大人之德天德也天無言也殖其道於聖人之心則有言聖人之言天言也言其所不言為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天始去之勦絕其命矣欲為君子則必畏天命以遏其欲焉必畏大人以法其行焉必畏聖人之言以則其言焉言之必可為也為之必可欲也可欲之善自是有諸已矣然善與不善而天之福禍隨之故抑之詩曰取譬不遠昊天不忒禮與無禮而善不善之幾由之故小宛之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禮始於法則敬始於相畏弗畏則入畏矣故雨無正之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問張子清虛一大之說將無與子同乎曰是不同橫

渠所謂一大必曰清虛者專言天而不言人吾所謂一大必曰誠敬者脩乎人以合乎天夫道一而已矣苟非篤敬思誠至于充實而有光輝焉能大哉故始之曰弘乎天盡心知性見此大也終之曰畏于天存心養性保此大也大既立矣仁自我行倫自我敘義自我裁化自我出弘而弗畏斁而弗保譬則秦皇統一而巡遊弗謹陳項已擬其後矣聖易作狂可罔念哉故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

庸言卷第一

庸言卷第二

脩德第二

脩德不講學不明講學不脩德不誠自明誠則精一之樞也敬義其基乎夫得道於心曰德聞道於聖曰學舍聖言而宗後儒則亦無益於得也已是故學以聚之於博文問以辨之於師友寬以居之而涵理義仁以行之而無利欲道豈多術哉然思慮弗一衣冠弗正則非禮之動日玩以為常心斯放矣其或貌雖輯於須臾而自欺之根不拔則善不善之間出入無恒而情因物發每至昧幾而失節

一事之失一理之虧也積而萬理喪又奚所據以為德哉必也念念敬而無失戒慎恐懼必慎其獨則中矣事事義之與比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和矣由敬盡己之謂忠推義及人之謂恕言必由衷而不欺之謂信行必顧言而無妄之謂誠誠之與邪猶粟之有秕誠立矣而少緩懈焉則邪乘之而入感召萬偽捷於景響事至物來因踣隨之故必玩索聖人之雅言而力去非禮剖析其義之精微惟恐過與不及凡其言行必謹而信常如蒙養之時則專一而無所移奪盡秕去則渾然粟矣邪閑則渾然誠矣此之謂精一精一則齊明可以對越上帝而動容周旋中禮誠與敬合不容離畔得道之驗也夫故曰履坤之基運乾之樞道學以入其門自脩以正其居恂慄主於其中威儀見於其隅惟上達之至也故與天地合德而不墮於高虛

問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也曰質美而未學也然則子以四教文行必主忠信豈大道非是則弗得與曰夫學者將以行之也學非忠信莫能進德逞其材智夫誰從之忠以行恕信以達順則大道立矣

大體莫非氣也惟心中之氣為最靈故能主宰理義

所謂天君也流行兩間莫非氣也惟天心中氣為最靈故能主宰天命所謂上帝也天人一而已矣故可欲之謂善天機也物來事應四端發見其天機之自動者乎天地之塞而吾帥之性以學明則私智無所用之矣子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斂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禀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雖壽夭窮

通得喪萬有不同由氣之受於天者清濁厚薄長
短不齊故也然心氣之靈生理不息本與於穆之
化同一流行成性之後嗜欲深而天機淺人自過
之耳安可以降衷者為理順受者為氣哉然則嗜
欲曷由而深曰自私而用智

天行之健今日一周明日又一周亘古亘今繼續無
息詩曰穆穆文王緝熙敬止事上帝也羑里拘幽
不以為戚三分有二不以為利順受其正而已矣
詩曰亹亹文王令問不已配天命也其生也天未
始不為人故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其沒也人

未始不為天故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非敬則
貳而不一武王寔知之故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
心周公陳敬之之詩於成王一則曰無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聪其臨也二則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戒其貳也是故法文王即法
天也事必思敬義由心出一而毋貳則直方而大
坤順承乾夫何私智之有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

好高欲速厭常喜新學者之通患也凡經書所論敬
義中和忠恕信誠之屬皆以為陳言繁瑣一切屏
之大氐以心為妙以事為粗多學博聞斥為枝葉
脫凡超悟誇謂本根曰吾固聖學也然其所謂悟
者卒無有也徐考其行則自私用智靡所不為易
曰憧憧往来朋從爾思人能博學反身絕利一源
精義無二而殊塗百慮莫匪自然則義由中出應
物有定泛應曲當隨寓而安彼鑿以私智者寧有
是哉內外交養下學上達則其極也心之所存與
天地之神為一身之所行與天地之化為一孰謂
致妙不由於粗乎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德既盛矣而猶勉勉焉無射亦保何也
憂勤惕厲不可須臾無意必固我不可須臾有也
一有緩懈私智乘之誠中形外其西子蒙不潔之
謂乎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人之德性本自不偏由受氣不齊而致異也據於德
則克其偏以止于中焉耳后夔典樂之教曰直而
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幼而學者也皋陶
之言行有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
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
吉哉壯而行者也苟學而不能變化其虐傲則亦

㓙德而已吾常誦之得致曲之道焉

聖人之心理必有義日月之有明也浮雲過之光迸四出感應不留渾然無迹故曰天之道也誠則明

常人之心理義蔽於利欲其隘猶明鏡乎不刮不磨侵蝕將旣故曰人之道也明則誠

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斯言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其諸天地之氣乎天一而大為奇為神乾健先坤而知始地二而小為偶為示坤順承天而有終兩儀旣立四象著矣是故盛德在水賁小而大老陰也為冬為知盛德在木大而本

一少陽也為春為仁盛德在火大下小上老陽也為夏為禮盛德在金大散小藏少陰也為秋為義冬日至陰根陽以發春則業自一而大知仁交際萬化出矣夏日至陽根陰以成秋則業自大而一禮義交際萬化入矣德也者業之始也顯諸仁也業也者德之終也藏諸用也一分而萬無時不顯故曰日新以昭其盛萬復于一無物不藏故曰富有以昭其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惟聖人執中其取諸乾坤二五者乎陰陽合一而不測繼善者也天命也吾大其心而誠焉知斯崇矣剛柔分二而

不易成性者也氣質也吾小其心而敬義焉禮斯卑矣惟知崇效天故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乾之健也閑邪以存誠者也惟禮卑法地故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之順也直方以承大者也知崇之極飛龍象之位乎天德與日新者一矣禮卑之極黃裳象之發於事業與富有者一矣夫天地之氣水木火金成於土即事即物理可窮也理窮則知仁禮義歸於聖及人及物性可盡也性盡則冬春夏秋本乎天誠通誠復命可至也故聖人之道乾道也誠而已矣學乎聖人必敬而後誠坤道也乾知太

始坤作成物然則坤之效法孰非乾象也我由此言之乾為聖人之德坤為聖人之業

考德問業士希賢也進德脩業賢希聖也崇德廣業聖希天也德崇則久而無窮業廣則大而無外是亦天地也已故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問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又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其說同異曰義理充實則已正矣光輝接物則物正矣奚不同其亦有所本乎乾之九二曰見龍在田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一念之邪僞則

不能正己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一念之驕吝則不能正物故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顏子能德而隱者也其學則不遷怒不貳過正己者也其志則無伐善無施勞正物者也是故用舍行藏其幾在戒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言其為人則已大矣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為昭焉此為[illegible][illegible]以得聞四代之禮樂也使天假以年則大而化之與天地合其德矣

脩之道有四忠信其主也日新之要亦有四徙義慝焉不主忠信則取友遷善皆偽為耳雖威重力學無亦堂堂者乎脩德講學不務徙義之為慝則事事皆苟不能無過矣見得思義不既晲哉故曰君子有大道忠信以得之得道於心也以義為利徙義以制事也內外交養故曰崇德也或問大學出自孔氏所以告子張者豈其要與曰然然則告樊遲奚其異曰否大道之要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矣自末而歸本自終而原始先事也自本而及末自始而至終後得也正義明道深造自得而絕謀利計功之私是則同

乾之九三人合天也天子至於庶人之所同也其大學之道乎理具於心道義出焉無妄也無惡也重剛不中德性偏矣利欲乘之惡自妄生去聖遠矣是故君子進德脩業日夕無一息之間必止於至善而後已焉務實勝法天行也德者何以言乎其心也業者何以言乎其事也忠信者何念念無妄行慊於心知所止而向往焉德之所以日明也脩辭立其誠者何事事無妄言顧其行得所止而歸宿焉業之所以日成也然有要焉慎德惟幾制事惟義幾之不察雖有善不能擇也義之不存雖行善不能守也皆本乎吾心之知而已知止為始知其始則誠其意以至之一念之微實與不實而理之存亡係焉大學兩言必慎其獨故曰可與幾也能得為終知其終則脩齊治平以終之一事之小宜與不宜而義之存亡係焉大學兩言以義為利故曰可與存義也心必察其幾事必存其義則內外協于一一者誠也二之者幾也致一而大者義也幾審則誠通而德進義存則誠復而業脩德主知有乾道焉業主成兼坤道焉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賢人之德業學以至乎聖人者也

義合一者也忠信純一者也曾子作大學曰敬止曰義利曰忠信以得之殆乾坤之蘊邪其省身也為人謀視自為必有間焉則存諸心者一念有弗誠矣處朋友視自處必有間焉則見諸事者一言有弗誠矣所習視所傳必有間焉則志于學者一時有弗誠矣本諸道學自脩所省者三而行之者一也及其將終也槩平生所得以示孟敬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動之者心也曰正顏色斯近信矣正之者心也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出之者心也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盖以脩身為本爾驗諸恂慄威儀所貴者三而得之者一也始則敬以入誠終則誠無不敬其成德君子矣乎或問自唯一貫之後必不屑於三省曰否否一者誠也合而純之者戒也如以數言則所省所貴雖終其身亦不能一也已駟之就轡誰謂異其執乎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人心至危也情慾一動雖白刃亦不之顧孰有真切過於此乎苟能好德如好色則意誠矣由是推而為事親之孝此秉彝也此誠也推而為事君之忠此秉彝也此誠也推而為交友之信此秉彝也此誠也如曰未學安知事親之孝不陷親於悪乎事君之忠不以順為正乎交友之信不以獎朋損友為同心乎郭道白公尾生之所為是已故大學之教知至而後意誠觀此則子夏之言抑揚太過其流必至於廢學甚矣脩德不可以不講學也

聖人之道盡性而安焉者也君子之道復性而勉焉者也尊德性而道問學則聖人之道凝焉自不須臾離矣何也道率性出於天者也性為道之隱而未發故詳言性者必徵諸情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然則性不可以聞見及而道固可以上下察與子思子立言盖其傳也察乎天地之道不過知仁而已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地之塞其體也故語大曰洋洋合乎川流者也合則以知仁故曰發育峻極語小曰優優分乎敦化者也分則以禮義故曰三百三千反身而誠豈惟吾有之夫人有之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是其敦化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川流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戒懼慎獨而原天命於其始中和之至弘之而為道者此德性也是德

性也本自廣大胡為狹小本自精微胡為踈鹵本
自高明胡為卑暗本自中庸胡為偏倚苟不致知
力行則昏迷侮慢至於無忌憚也不難矣故必學
之博問之審思之慎辨之明而後篤於行焉廣大
仁之致也精微義之藎也高明知之極也中庸禮
之道也溫其故而理義日知其所未知敦其厚而
節文日謹其所未謹蘇是仁至於有容義至於有
執禮至於有敬知至於有別聰明睿知足以臨民
皆性分內事耳是其致知也內省於人之所不見
也其力行也篤恭而至於天下平也闇然日章而

要天載於其終不顯之至盡之而至於命者亦此
德性也德性用事無時不中道問學之功大矣哉
夫何況空守寂者曰吾尊德性也廣學多聞者曰
吾道問學也岐聖人之道而二之立言以相排詆
則亦非篤于自脩者矣故古之講學也脩辭立其
誠今之講學也相率而為偽

聖人立教不使人求諸良知而曰好學不使人求諸
天理而曰好禮惟實而不虛耳是故博而習之學
也理而履之禮也好學不倦則聰明睿知達天德
矣好禮不變則視聽言動合乎天矣苟為仁智信

剛而無學以明之是以或蔽則愚或蔽則蕩或蔽
則賊或蔽則狂苟為恭慎勇直而無禮以成之是
以或失則勞或失則葸或失則亂或失則絞惟勇
直不好學其蔽也與無禮一也由是言之博學於
文必當約之以禮可知矣故好學之至知也好禮
之至仁也知仁合一誠而不息是謂聖脩之極

宋人有言曰銷偽去驕矯輕警惰惰則散緩閒適自
以為賢其志也昏輕則便儇皎厲自以為美其動
也躁驕則很傲倨慢自以為剛其氣也悖偽則機
械變詐自以為智其心也欺是四病也者皆所謂

不善也故聖人立教知之以學習行之以孝弟秉
之以威重束之以忠信忠信所以銷偽也威重所
以矯輕也孝弟所以去驕也學習所以警惰也警
其惰則惺惺如也其知昭明矣去其驕則雍雍如
也其氣和順矣矯其輕則肅肅如也其動尊嚴矣
銷其偽則慥慥如也其心果確矣氣帥於志動由
於心合一不息至于誠則聖矣一念不誠惡自妄
生是謂褻天終身不誠將由惡終是謂棄天惟聖
罔念作狂而況非聖者哉夜氣清明顧諟明命則
四病除矣四病除則四偏皆正學不至於聖人之

道吾不信也詩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頤之卦象上下二陽內含四陰上巽下動內實外虛
有養之義焉文王彖之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貞也者正也養之以正則吉養之以不正則凶所
以考其正與不正者於已取之而已矣觀頤以養
德也自志學以至于萬行一有不正則凶矣口實
以養身也自簞食以至于萬鍾一有不正則凶矣
吾惟養德以成賢大烹之養於我何有哉苟知養
身而不知養德肥甘以自快惡食以為耻饑渴以
為害養其小體而失其大體則亦無所不至矣

食色之性因形氣而有夫人之所不能無也記曰飲
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蓋人之血氣心知其與禽
獸異者在此與禽獸同者亦在此或有反不如禽
獸者矣可不戒哉傳曰鹿鳴興於獸謂其見食而
相呼也關雎興於鳥謂其雌雄之不乖居也見食
相呼則有禮矣雌雄不乖則有別矣升歌必先鹿
鳴合樂必先關雎使聞之者恭敬自持大欲日消
矣周衰禮廢樂弛列國風變先王之教猶有存者
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言不饕餮也雖則如雲
匪我思存言不慆淫也大舜仲尼其萬世之準乎

飯糗茹草非窮也二女果侍非達也食不厭精非
泰也曲肱飲水非約也蓋其一於恭敬則道心為
主人心自消苟恣其欲則指染於鼎目逆於路篡
弒生焉斯作於禽獸也已觀諸說文恭敬之欽從
欠從金道心作聖者也溪壑之欲從欠從谷人心
作狂者也作聖如金之鍊惟日不足作狂如谷之
壑亦惟日不足今之學者淡泊端莊不過勉強一
時而已流連博弈之飲倡優歌舞之樂則戀戀而
不能去毋乃所謂質羊皮虎見草而喜者耶使真
知道味之腴德輝之美則無羨於彼矣是故謂道

不謀食好德如好色夫然后君子
溺聲色者必棄禮嗜貨利者必悖義此成湯之不邇
不殖必制事制心也三風十愆以訓蒙士大氐皆
聲色貨利爾反諸身以立教舍禮義則欲惡乎制
然則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舜其無欲者乎曰一者
無欲也一於理義則無欲矣豈若緇黃之流捐貲
產絕家室者哉是故八音克諧二女釐降聲色之
一於理義者也耕稼陶漁牛羊倉廩貨利之一於
理義者也苟於理義少有違焉則邇且殖矣是故
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非其偶而亂之謂之淫慢

蔵誨盜冶容誨淫知禮義者豈為之哉齊宣王嘗
貴人也猶曰有疾今之犯風慾殉貨色者乃以為
當然何也斯疾也曷由而瘳曰畏聖言友忠直
君子之脩身也惡欲其日損善欲其日益惡生於忿
與慾誠能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故懲
忿當如山之摧窒慾當如澤之塞於卦為損損德
之脩也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奮於卦
為益益德之裕也春秋文公三年秦人伐晉以其
不能懲忿塞慾罪之也哀公八年齊人歸讙及闡
以其遷善改過予之也有國有家者且然吾徒可

以自警矣
人有言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
何如則可以無過矣曰心過莫大於克伐怨慾身
過莫大於放辟邪侈言過莫大於詖淫邪遁三者
交作雖欲改諸身從而改諸心過根也身口之過
枝葉也人能常除其私意則大過之根拔矣子絕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蓋誠意不可無私意不可
有夫子所以聖者絕心過之根故也心過之根絕
則邪閑而誠自存乾道在我矣故曰學易可以無
大過

吾道一以貫之夫人所談也德惟一夫人所忽也嘗
子之唯豈若不二法門廓然頓悟哉自堯舜至伊
尹蓋嘗談耳夫得一其在心乎一者誠也閑邪則
存矣無妄也亦無雜也無欲也亦無為也知此之
謂智行此之謂仁主此之謂敬精此之謂義忠者
盡此者也恕者推此者也信者成此者也勇者強
此者也執此而不偏則謂之中由此而不易則謂
之庸達此而不悖則謂之和節此而不紊則謂之
禮樂此而不已則謂之樂學以博此問以審此思
以慎此辨以明此志以立此氣以配此念以識此

意以發此慮以研此才以能此通明之極則性此
安此者也通明之未極則復此勉此者也治其本
則視以此明聽以此聰色以此溫貌以此恭言以
此從厚其倫則子以此孝臣以此忠弟以此弟友
以此信而感應以此同日見之行人以為隱而不
知存以此神過以此化位育參贊以此而成功一
本無名也名之至於萬其名亦此一也一本無言
也言之至於萬其言亦此一也費其萬乎隱其一
乎合萬於一其脩之吉乎德二三則終凶也已聖
人以此洗心退蔵於密畫此成奇專且直焉是謂

禮本太一運此成規虗且圓焉是謂易有太極妙
哉一也三極亟矣雖天地猶為物不貳而况人乎
是故君子得一成身而後貫天下之道

至誠無息緝熙敬止聖人之德也養之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保之於意必固我已亡之後亦惟從容
中道而已下學者人情物理心以為宰不可須臾
放亦不可須臾亂造次顛沛與浴沂詠歸一也令
夫鳶在下則用力在上則無所用力而戾于天矣
魚在淺則用力在深則無所用力而躍于淵矣率
性自然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意勿忘勿助之間

正當處也是程門之教也謝顯道反約之曰勿忘
之謂恭勿助之謂安恭而安之謂聖

伊尹之志志能帥氣者也故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顏子之學好而
樂者也故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然天民先覺未
嘗不學學非篤志亦何由而樂哉吾嘗解衣定息
身心之外皆非已有也天德昭昭本自富足心廣
體胖真樂自生彼勢利何物能易吾志哉澹泊以
明志寧靜以致遠隆中高卧庶可語此吾故曰萬
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一介不取諸人配義與道

德成於行賢也才成於藝能也長民非賢弗化治民
非能弗理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六
德先知仁而後聖義中和六行先孝友而後睦婣
任恤六藝先禮樂而後射御書數其本末之序邪
何則格物求仁為學之本也事親從兄為仁之本
也禮備樂和為政之本也知以盡其心仁以盡其
性行以盡其倫藝以盡其才才與誠合天下之事
治矣令之賢能何居

學明明德其始諸堯乎欽也者恭敬而誠也將言
俊德先之曰光被四表將言黎獻又先之曰光天

之下具衆理而應萬事也其良知良能乎靜而常
覺則向於動動而常止則歸於靜動靜互為其根
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存養於靜而動則否省察
於動而靜則否功斯間矣豈緝熙之謂乎天經地
義民彝物則實藏諸用苟能克之遇親則孝遇君
則忠萬善出其躬矣吾嘗省焉雖在夢寐觸之則
寤耄耋而憶齠齒之時猶赫赫目前也皆明德為
之也釋氏圓覺似是而非吾儒則合內外之道故
耳帝王明之庶績熙而天休永矣恭敬而誠其必
忠信乎周語曰得之必有忠信之心間絕慆淫度

於天地而順於四時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詩有
之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性
命於天道之隱也道弘於人性之顯也聖人之道
天命之流行一而已矣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自
鄉黨朝廷宗廟以至起居飲食經曲禮節其即發
育峻極之分乎子思子論至誠無息而及天地山
川生物無窮可謂聞道者矣是故夫子之文章鳶
飛魚躍顯焉者也顯則聖人不得而隱之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無聲無臭隱焉者也隱則聖人不
得而顯之也子思之聞其猶子貢之聞乎朝聞道

夕死可矣夫豈外性而有聞乎哉不睹不聞人之
所不見隱也性也參贊化育察乎天地顯也道也
故費隱以前言學則用在其中費隱以後言用則
學在其中大舜文武周公 文章功業豈在性與天
道外哉性外求道道外求天雖聞善言不為已有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吾能屏絕利欲一於理義
自費而隱不須臾離則德性完備隨在發見譬則
持壺深汲水漸充滿滋溉取足在吾壺矣至德之
凝至道何以異此道之在天地也猶水之在海也
口耳之徒亡得於心則亦五石之瓠泛泛焉者耳

其何凝之有是故流水之瀾即在源中日月容光
即在明中天地之德川流即在敦化之中聖人之
德達道即在大本之中堯明即在欽中舜哲即在
濬中故子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
道也天道與人理一分殊苟截本末而二之斯支
離矣故子程子又曰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
具已應不是先未應不是後
中庸終篇一書之指要千聖之心傳也其猶詩樂之
亂乎初倡以衣錦尚絅三引詩以詠之下學入德
之事也再倡以不顯惟德又三引詩以歎之上達

成德之事也夫未發之中天命之性雖不可以見
聞及而察乎天地道斯在焉淡簡而溫者理義也
穠華而麗者利欲也苟無忌憚則恒舍此而趨彼
君子立心小人之反也知以知此夫人莫不飲食
也吾則玩味寧淡中自不厭仁以行此夫人能擇
而不能期月守也吾則操存寧簡中自成文勇以
強此夫人不可能也吾則直養寧溫中自條理行
三達德而一焉其為己自成而誠之者乎幾則存
乎慎獨動之之微理義昭晰雖欲不誠不形不可
得已是以經綸起于造端聲教始于立本德性通

于化育潛伏孔昭微之顯也可知矣不愧屋漏風
之自也可知矣奏假無言遠之近也可知矣闇然
於敬信之前日章於勸畏之後發於事業即美在
其中者耳微絅與錦不亦明乎非此道也雖見於
色發於聲民莫之從也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
不形何者小人象恭顯其敬而不誠無物君子篤
恭不顯其敬而誠能動物敬至於誠則心彌謹而
德彌盛德彌盛而效彌廣為己自成而人物亦莫
不成矣盡性自然之應其於穆之天邪始也妙用
顯行自無而有天下平矣終也神功收斂自有而

無聲臭泯矣故曰顯諸仁藏諸用舜之濬文之穆
孔之默回之愚皆幽深玄遠之謂也柰之何以見
闇凝道也

仲虺言勇洪範言克易中庸言強孟子言浩然之氣
皆果斷制勝之理也上天之載因人而著者其健
矣乎曰平康正直曰自反而縮曰直養無害一也
天德完矣曰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曰南北之強
習俗之偏也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曰抑而強與
氣稟之過也必先自治而後治人克其氣稟之過
則習俗之偏可從而克矣惠之和而不易其介夷
之獨立而不念舊惡聞風興起不亦宂乎甚矣自
治之難也和而無節則流失其至剛而不恭者也
不剛克則鄉愿德之賊也立而易方則倚失其至
大而隘者也不柔克則色厲內荏猶穿窬之盜也
不諂不瀆吾何流不凌不援吾何倚和而不流則
同而能異中立不倚則異而不害其為同也守茲
不變豈惟淑其身哉雖斷大事決大疑臨大節無
往不可昔者吾友舒子嘗從事於斯矣

子體予曰天德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無所污壞
故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

舊如穫舊者復其廣大高明之體發之則至大至剛
之氣也知仁合一而析之則精微行之則中庸斯
配義與道矣夫心具天德猶居之有主受命於天
以宰事物者也天德完虧係於心之宰不宰猶主
之賢愚也有是心則有是事有是事則有是言猶
居之有業也應事接物心常能宰知其善則行之
絕無一毫私念則天命全矣威儀言詞皆由心而
發發必中乎禮義事如其心焉言如其事焉天命
之行無不誠矣意向之偏情欲之萌與聖言少不
相似即究其根而拔去之務使方寸澄廓浩氣流

通則亦何至於汚壞哉主賢居美業日富有善類
從之猶景之隨形響之應聲也故曰德不孤必有
鄰
六德曰嚴顏曾閔冉觟之三德曰宣則有子子貢游
夏師開乎季路喜聞過知之之誨惡佞之懲野哉
之責鼓瑟之戒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故其言志亞
於浴沂者也九德蓋得其二焉曰剛而塞彊而義
冉求之藝非徒聚斂而已顓臾之伐謀不忠矣有
政之對言不信矣力不足而自晝傳不習矣省身
與曾子畔者也雖有治材豈亦亂而敬乎宰我晝

世狗俗言語惟馴井有人焉使民戰栗猶可言也
身當脩則晝寢偷當厚則短喪不可言也使其遵
教則擾而毅矣於乎才難不其然乎
德之在人有吉有凶可不辨哉周雅曰王之藎臣忠
愛者也秦風曰公之媚子親昵者也穆王冏命先
之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欲其藎也又曰愼簡乃
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而必申之曰其惟吉
士用是觀之藎為吉德媚為凶德亦明矣下武之
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媚達孝也嘉樂之詩曰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媚令德也卷阿之詩稱吉人

吉士既曰媚于天子又曰媚于庶人何哉所謂吉
士與冏命同而以媚言則與格其非心異矣盖媚
之為義順愛也順理而愛則惠迪吉順欲而愛則
從逆凶周雅秦風言媚雖同而實有理欲之異也
三有似是而非者三曰正也直也明也事君以正貴
諫不貴順故曰勿欺而犯事親以直貴隱不貴訐
故曰子為父隱明以事事貴斷不貴疑故曰浸潤
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此其是者也以順為正其
實則邪以訐為直其實則曲以疑為明其實則暗
邪而不改乃成佞臣曲而不改乃成逆子暗而不

改乃成昏亂此其似是而非者也毫釐之差千里
之謬是故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問見聞不可以凝道然則耳目之官固可廢與曰耳
目者心之樞機胡可廢也子張學干祿夫子以多
聞見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焉則反求諸己
也切矣言必心之所明行必心之所安合而一焉
其經德不回者乎徒聞致知而不能格物有見於
勿忘勿助而遺其必有事則亦非所謂心得也已
故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夫何凝道之有

庸言卷第二

庸言卷第三

求仁第三

求仁者求全其本心之天理也得仁則本心之天理全矣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猶園有桃焉桃之所以為桃者根幹枝葉華實生理皆藏於核而為仁亦猶人之所以為人者親親愛人及物生理皆具於心而為仁也核破於斲傷於蛀則生理不全天理為人欲所間則惻隱之心所以生生者亦無復全矣故桃必栽培去其害核者以全其仁亦猶人必存養克治然後天理渾然而無間

也今匹夫匹婦斥人之不仁者必曰非人必曰汝何其無人心也與訓釋如出一口然則天理必有不全雖為君子而未仁亦明矣哉古之聖賢憂勤惕厲而後人心不死一息不仁斲之蛀之者至矣奚其生夫氣必充實而後桃仁成焉否則不空即朽人之自養仁或不仁亦何異哉其生也自萌芽至于結實秩然不紊雖大小參差不齊然其為桃則舉相似也此又可見理氣無二而性之相近也至於核合皮肉而後為果猶心必有身以行仁而後為道故孟子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易惟乾復言仁蓋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承乎剝也仁於五行為木而乾為木果在春為仁發生也在冬為幹歸根也生生不已終而復始其天地之心乎問學一息少懈則與天地不相似是乾道也故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講學所當明辨者有六道德義理性命是也何謂道曰道者理之統體天地人物自然同有如路而共由者也德即道之得於心者也義又道之發用制事處物之宜也何謂理曰理者道之散殊天地人

物本然各具有條而不紊者也性即理之具於心者也命又理之所自出於天者也聖人作易著數卦爻備斯六者其統體之大於道德無所拂逆而發用之妙於義亦無所差謬是謂體用一源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是謂顯微無間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積陰之極一陽來復前此天地之心幾乎息矣至此乃復可見於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其端也於此存養省察無一息之停則純乎天理而仁矣仁

則復其天命之初道德自我而全理義自我而出以其純粹無惡則謂之至善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至誠此孔門問學既講明乎此必仁以行之故以求仁為要也求仁則六者皆在其中矣

誠無不敬乾健故也未誠者必敬而後誠坤順故也安焉之謂聖其學一一則誠也焉之謂賢其學二主乎一則敬顏淵幾於安焉者乎大體具矣辟如項羽斬其葛藤而生意遂其為仁也得乾道焉克己復禮猶之閑邪存誠也仲弓則下顏淵矣其勉焉者乎具體而微方培灌敏樹者也其為仁也得

坤道焉主敬行恕猶之直內方外也合內外而一焉則亦誠也已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君子之於道也知所先後而已矣先難後獲先事後得其義一也仁者心德也豈易崇乎哉樊遲近利夫子兩箴其功利之私大槩引而不發欲其悟也顏淵仲弓則可以語上矣故因其憤悱而啓發之克己復禮先難也天下歸仁後獲也其學一而大則其效極於天下主敬行恕先難也內外無怨後獲也其學二而小故其效僅無怨於家邦二子者聞而請事焉惟知先事而不計其後得此其所以長於德行也今之學者未能用力於先難而遽語後獲輒以上達自許豈非大言以欺人哉惟董仲舒明乎此故其言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可謂識仁也已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生意絪縕則親親達之民物自不容已矣雖氣有間斷物有盈虛而天地所以發生者無少間斷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可以見天地之心蓋天地之心非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

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闔闢之無窮乎吾心之發生亦源源而不息將有為也將有行也闢戶之乾以資始也既有為也既有行也闔戶之坤以資生也旦晝之所梏亡者復于夜氣苟求其故亦可以見天地之心在乎人矣是則所謂必有事焉者非事其外也事其心也一闔一闢萬物皆備即謂之性一闔一闢無少間斷即謂之仁

孔門求仁自說樂不慍始說樂不慍則其心和順其心和順則愉色婉容下氣怡聲本諸深愛者油然而生非為偽也故能事親則孝從兄則弟以之曰

用應萬所必無暴戾之氣藹然若春陽之溫矣說文曰仁親也從人二聲以己及人之義也中心之仁必親愛乎人猶果核之仁必發生於外親親根而幹也仁民幹而枝也愛物枝而葉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則仁之實自一而萬盡為碩果

復命歸根矣是則涵養之功存乎時習推行之本存乎孝弟學習則己私盡克廓然太公而性無所蔽性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愛無不周然則有可徵與曰有顏淵德行得之好學者至矣孔子稱之曰無所不說曰不改其樂曰不遷怒不貳過此其心三月不違仁者也犯而不校又何犯上之有故曰孔門求仁自說樂不慍始

問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何其異有子之言與曰義者非他也仁之斷制也孟子因齊王以羊易牛發其不忍之心而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夷之厚葬其親識其無愛之失而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盖推恩當有次序施愛當有差等求仁精義實相為用猶陽之收斂即陰陰之舒暢即陽爾是故溫凊定省服勞奉養事親

則隆從兄則積仁之實裁而為義者也自孝友而推之於姻任恤以至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節焉是皆度以吾心之權度而已然而親愛之情和順之氣出於天性者無一物而不體亦無一息而不存義亦豈非統於仁者哉一念之萌純淡之私亦無從之人自然制而拔斷其根則天理全矣此精義正所以為仁也

克己之復禮為仁孟子分言之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何也曰仁者禮之純體禮者仁之節文非二物也第有渾然粲然之別耳渾然者涵粲然者於中粲然者達渾然者於外相為表裏而後心之放者收性之微者著曰然則已不必克與曰已者有我之私也欲之滑根不可留者也留則欲自此蔓而難圖矣禮者有物之則也理之顯設不可易者也易則理自此微而難見矣仁人心也本自廣大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惟夫物我相形惟知有我而後欲日隔之於是乎狹且小矣必也私意甫萌覺悟屏去不待其成於我則此心孤廓開明渾然之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粲然畢具峻極之體立而經曲之用行矣容貌辭色小有差謬即自反求

順行其正則節文無一可紊而統體無一非理聰明恭遜攝於心官善端綿綿無容間息豈非天地生物之心哉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之謂也雖知內省而令日不克姑待來日聲色臭味營營妄為昏迷侮慢無所不至物則之懿天固秩之我自失之惡加乎身而萬善於是乎廢矣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春秋昭十有二年楚子狩于州來多行無禮聞祈招之詩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由此觀之己私

必克於初萌則畜而豫克復必決於一日則果而確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心之所同然者咸而遂通天下之人莫不以仁歸之矣有我之私毫髮少留於胸中則形於外者必有所不可揜人亦必以色厲內荏非之又何歸仁之有此為仁之幾由乎在己而無難也世之論此輙以遏人欲存天理言之是以克伐怨欲不行為仁也不行譬則火盜猶留止於內克己則如將之克敵水之克火絕而不留矣欲由己潛理以禮顯有我則妄而無物無我則誠而有物妄根悉拔體用一源仲尼之門惟顏淵可以語此蓋其明睿之資亞於絕四而不踰矩者也

周子謂愛曰仁情也程子謂公近仁意也謝顯道謂知覺為仁心也惟夫子指仁者之心以教子貢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欲立欲達心之明也以己及人情之愛也立必俱立達必俱達意之公也全體不息斯言盡之矣夫天下之可欲者二曰卓立曰通達世俗皆能言之是可欲之善也人孰無此心哉惟仁者能全天理於心與血氣周流貫徹己私斷絕而動容周旋中禮宰物制

事則能裁之以義不仁者非矜其所有以驕人則挾其所有以自吝無禮無義迷不自知惟求己私而已諺曰自己燈光他人火滅是不仁者之心也是故高於己者嫉而忌之班於己者笑而侮之卑於己者詈而凌之尚何立達之有由此觀之仁貫四德然愛而且厚必自孝始一孝立而萬善從之故曰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實此者也

博施濟眾夫人之所不能也求在外者也己欲立達夫人之所能也求在我者也在我則心之德愛之

理焉耳非必人人而立之也已欲卓立此心即及
於人亦欲其卓立而不忍其傾頹雖力不能周然
扶植之心自不能已也非必人人而達之也已欲
通達此心即及於人亦欲其通達而不忍其抑塞
雖澤不能徧然利濟之心自不能已也立如為山
卓然不移達如導水沛然莫禦試登高山而望遠
海罔阜丘陵必聯其岫無小無大如聳如峙立必
俱立之象也溝洫畎澮必入于川無小無大如躍
如騖達必俱達之象也是故山之性立水之性達
人之性仁

人惟恣欲而無忌憚則但知有已不知有人蠹民害
物天理滅矣故為仁必克已復禮禮者敬也能敬
則反躬而德聚周書之戒臣也曰助予體民無小
不敬若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其洙泗言仁之源
與予恒誦斯言自體驗之

問有我則妄而無物無我則誠而有物何謂也曰理
欲之辨也雞鳴而起聲色臭味是求惟知有我不
知有物物在身者聲色蔽而耳目昏則口有妄言
身有妄動可知矣物在物者妻子隆而君父薄則
長幼不序朋友不信又可知矣不聰且明則不成
耳目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不忠以孝則不成臣子
雖謂之無臣子可也凡物始終無非妄者夫既無
物安得有則茲亦妄人也已盍反身而誠乎故曰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
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雞鳴而起知仁禮義是求
惟知有物不知有我恭乂哲謀而作聖物身者也
親義序別而有信物物者也身既敬則廓然大公
無物非體倫既惇則秩然順應無物非用凡物始
終無非誠者夫既有物安得無則茲亦篤恭者已
盍推其所為乎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水木之氣知仁之理一也嘗觀於木截其根柢而潤
存焉搖其枝葉而漿出焉知仁合一於水木相入
見之矣是故學不厭知也成已則謂之仁教不倦
仁也成物則謂之知知此理而力於行仁遠乎哉
然水以火濟木以金成知崇禮卑居仁由義又不
可相無者也遺禮義而談知覺以為仁常惺惺活
潑潑無乃禪乎孔門學數所未聞也是不爨而食
者也

仁之成也鮮矣哉嘗正劉子之說曰不以仁而自為

之不以不仁而自不為上也以仁而為之以不仁而不為次也不知仁而為之仁不知不仁而不為不仁又其次也不以仁而自為之不以不仁而自不為性而安焉者也未始入於非以仁而為之次不仁而不為知而利焉者也非則恒出焉不知仁而為之仁不知不仁而不為不仁庸而強焉者也出入而已矣不知仁而為之仁亦有不知仁而不為不知不仁而不為不仁亦有不知不仁而為之不知仁而不為亦有知仁而不為不知不仁而為之亦有知不仁而為之入於非而迷複斯下也已是故中人以上極于上知中人以下極于下愚三品言性其殆有源乎

仁者無不愛也有時而忍於所當厚也有時而薄不遠復則仁迷復則不仁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殘忍刻薄之人賊恩亂倫其心頑如鐵石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志於仁者也故有過而無惡父子之親也君臣之義也兄弟之友也夫婦之別也朋友之交也以至臨民守物過於愛不過於忍過於厚不過於薄故曰觀過斯知仁矣愛而不忍厚而不薄其斯以為仁乎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桓公一匡天下迹類湯武而心則不同故曰仁未可知王伯功力之辨也夫過者人之所避蓋有不幸而致焉者周公使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其兄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厚其君皆出乎心者也故曰其仁可知然自其迹觀之無乃偏乎黨者偏也非各於其類也故司敗曰君子不黨

視聽言動學之要也容貌辭氣德之符也夫視聽理自外入已自知之言動理自內出人之所共見也溫厲恭安申夭恂侃如愚不佞三道九思行行不得其死堂堂難並為仁孔門師友相觀而善者其在茲乎知剛毅木訥之近仁則知巧言令色之鮮仁矣禹曰孔壬以大惡藏焉孔曰鮮仁以天理亡焉其究一也然記云辭欲巧則巽與之言也問為衞君而言夷齊是也詩云令儀令色則德之施於四體者也遲頹色怡怡是也夫豈祝鮀宋朝餙外悅人者哉是則動靜語默誠偽之間而天理存亡係焉故又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春秋論事莫重乎志禮樂志之大者故志敬而節具

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興之知樂嘗用天子禮樂
僭矣大雩大蒐禘郊蒸嘗之類莫不紀焉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羽則樂變矣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則
禮變矣望者郊之細也郊後乃有望曰四卜郊不
從乃免牲猶三望則志不敬而節不具也然猶可
言也九月丁丑用郊禮之極變不可言也辛巳有
事于太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祭之明日賓尸
之禮也既有卿喪而猶繹焉志不和而音不雅也
然猶可言也有事於武宮樂入去籥卒事樂之極
變不可言也至於韓起來聘猶聞禮焉季札來聘

猶聞樂焉由此言之魯望國也禮樂猶在而其變
至此謂之何哉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
如樂何

問仁人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無乃二之與曰人之
所以為人者生理存焉耳心放而不知求則生理
日絕其形雖在其心已死故心者函此生理者也
仁者發此生理者也五穀之種播於田生生不已
是穮是蓘少有間焉疆場侵而生理過矣詩曰播
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
緜緜其麃此之謂也仁根於心夫猶是也心一息

少放則生理亦一息間歇而不相依矣仁本與心
一而人自二之是故服膺勿失則相依之謂也心
惟仁是依故不違仁農惟稼是依故不失稼放其
心而不求亦猶舍其田而不芸也夫

堯舜之道載於書一言約之師天下以仁而已故大
學之道堯舜之道也物格之後知至意誠則所欲
皆理心不踰矩故脩身以上仁也其即所謂敬脩
可願者乎絜矩之道推己度物上下四方所欲與
聚所惡勿施爾也然心所同欲莫大乎仁仁則孝
弟慈其所同惡莫大乎不仁不仁則奪民利自所

藏乎身而推之用人理財必與民同欲而後已焉
故齊家以下恕也其即所謂從欲以治者乎是故
能近取譬恕以行仁則人皆可以為堯舜

格物則求仁矣物格故能明善誠意則志仁矣意誠
故能無惡然猶有過則恒自省焉感物不得其正
謂之邪不能存神而有所者是也應物不用其中
謂之辟不能過化而之其所者是也存誠必閑邪
反身必戒辟則中正以觀天下矣是故絜矩之道
中正至善立於無過之地者也

天命流行不已而人物生生無窮可謂仁矣其本則

藏諸用焉盖人自有生即有知覺事物交接念念遷革失其恒性則反中庸矣故君子必自未發之中而豫養之夫未發云者非燕居休息夙興夜寐絶無聞見之謂也日用常行事物在前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聞見不及而有渾然全體應物不窮者在焉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也但喜怒哀樂之情則未動耳於此而戒懼以存其心常為動静語默之主則物至知知自敬身惇倫尊師取友以至酬酢萬變情雖迭用而發皆中節一日之閒雖萬起萬滅而其大本未嘗不寂也是故寂而

未嘗不感感則必顯諸仁仁始於親親自孝友睦婣之敍以至遝親義始於尊賢自賢德忠良之等以至遝賢等殺章而為敘秩命討則經綸自立本出矣問學以明之是謂知天盖此心之虛靈知覺主乎理義而無一息之不察也非粲然者達渾然者於外乎感而未嘗不寂寂則復藏諸用用則德性常為中節之本必也涵泳其良知知日至則義日精以川流栽培其良能禮日崇則仁日熟以敦化經由合而為發育峻極則大本與化育一矣問學以誠之是謂事天盖此心之周流貫徹絶乎利欲而無一息之不仁也非渾然者函粲然者於此乎故堯舜禹皐陶所以必言天者大本即天也人自遠之則亦恭敬之不篤焉耳嗟乎天命流行之體初豈外乎吾身哉未發之前已發之際一念不善覺其非禮恭敬自持私意立消真積功深中和不難致矣是故恭敬則心主乎動静語默而自不放此知與禮相為用而後仁始成也仁之為道大矣其盡性至命之樞要乎中庸原道於天而析諸聖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道固天下之大經也故能脩之以成仁則性盡性盡則命斯至矣故又終

之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先事而恐懼謂之敬後事而恐懼謂之悔敬而無悔則依乎中庸者也得志而為政則言行與事與道皆前定而有成不得志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非知盡仁至而聖者其孰能之文王聖者也故詩曰其德靡悔顔淵幾聖者也故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是則悔乃悔尤之悔理自内出非慍與悶之義也求仁希聖者盍亦審其幾而豫為之圖乎

天體至大也包厚地而華岳河海莫能外焉天行至健也運元氣而日月星辰莫能逮焉仁者法天而

巳矣主義理而審富貴絕利欲而安貧賤故其心
弘弘即天之體也自終食之間以至造次顛沛一
於義理未嘗間斷故其心毅毅即天之行也弘毅
心得也任重而道遠躬行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曾子蓋得孔子之傳者孟子又發知天事天之論
則全體不息之功益明矣故躬行仁者莫先乎心
得

語曰人之生也直又曰舉直錯諸枉蓋天地之氣一
升一降直上直下生理在人亦如之有生之後不
直則罔罔則為妄人故常示毋誑養直於蒙也不

直則枉枉則為邪人故自反而縮雖成人適用亦
惟養成其直易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直養
之要也意誠心正氣充乎體望而知其為正人雖
言貌過質剛毅木訥者也否則所存邪妄氣充乎
體望而知其為邪人言貌可取亦巧令者耳故曰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此孟子論氣之源也
夫志在心心有知則好惡無節即知自反尚冥然
無覺悍然不顧則喜怒為氣所使忤物取勝過分
亂常小人哉是故持志養直仁斯熟矣

庸言卷第三

庸言卷第四

游藝第四

問游藝學文將無同乎曰藝所以學道也文所以載
道也藝莫大於禮樂文莫大於詩書而射御書數
之法亦載焉皆道之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
三王盛時易掌於太卜春秋未作故王制曰樂正
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術之為言路也入德之路
故崇之也豈四時異其教哉禮樂儀文度數繁矣
故陰陽中和之候始興其藝焉誦詩讀書無煩執

業故隆冬盛暑所不廢也然而射以平志御以和
心書以綴事數以御繁講肄亦必及之但不如禮
樂為用之急爾迨孔子生於周末王制不行乃翼
周易作春秋於是始以學文為藝矣故史記述孔
子之言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道和詩
以達意書以指事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如舍六藉
而求心學固流於禪然徒尚文藝沉溺章句於心
茫無所得是則玩物喪志而已故書曰學于古訓
乃有獲

弟子之職先力行而後學文成人則先博文而後約

禮相承之序也然則游藝亦豈可緩哉是故志道
而有心得則躬行而可據據德而全天理則得仁
而可依依仁■他也道得於心而全體不息者也
仁而不違則六藝義理之趣皆博觀而盡獲之矣
是無本末合內外之謂也譬則游於園沼雲飛川
泳其趣在我夫豈顓以玩物為哉

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能弗畔猶未至於不
可須臾離也顏子克己則不事學文而禮已復然
則文藝在所畧與曰惡是何言也聖人之道上達
則高矣允執則堅矣時措之宜變化不居則前後

無方矣仰而與及則無階可升鑽而求通則無門
可入瞻之在前視之方徵見也忽焉在後見之又
未定也於是循博約之教焉盡散一於萬謂之文
會萬於一謂之禮視而有藝業聽而有答問言而
有辭章動而有威儀孰非文哉惟視聽言動一於
禮而心統之則擇乎中庸服膺勿失者即聖人之
矩矣力求其矩而止焉則上達而高者如有所可
及允執而堅者如有所可通變化不居在前在後
者如有所不移然欲相從於卓爾之地而無由其
所未達者一間耳是豈但弗畔而已哉真能不可

須臾離而猶未能化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是則
禮也者中庸也博文所以擇乎中庸也苟不事學
文而圖復禮局由明善以克有我之私哉世有舍
六籍而求諸心者是舍筌蹄而求魚兔未見其得
也是故博約本一心禮文非二物

道形而上者也器形而下者也德成而上者也藝成
而下者也道得於心謂之德器閑於文謂之藝養
蒙之道隨上下以為輕重則聖功豫矣是故孝弟
謹信愛眾親仁所以立德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所以游藝也主於立德則義理勝利欲而藝亦可

以進不主於立德則利欲勝義理而藝日以不進
使能脩其德行則人必從而稱之曰此德行人也
達有文藝則人必從而稱之曰此文藝人也豈非
成而上下者哉言行交脩本末兼舉則其入大學
也特擴而充之爾孝弟則事君事長之道皆基之
矣敬信則慎德忠信之道皆基之矣愛眾親仁則
好惡絜矩之道皆基之矣雖不以文名其人則大
人也何況有本之文乎故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古之達禮三曰祀曰祭曰饗皆以為用而其體則天
地人也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

之達樂三曰風曰雅曰頌皆以為經而其緒則賦比興也所謂宮商角徵羽皆主此三者以成樂故伯夷之典三禮也以祀天神饗人鬼祭地示也而樂以降天神假人鬼出地示為成九獻之禮九成之樂各歌詩焉學士受成均之濡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一時並作豈有始終之序哉

祭祀大饗有三始焉降神謂之歆陳饌謂之薦皆作樂以致之既乃禮之以玉而祼謂之獻夫天者統元氣焉事天以烟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盖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祀者覩神道也地者統元形焉事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盖近而察之也故以祭禮接焉祭者察物類也人者統元識焉事宗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盖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饗者懷精氣也天地至尊不祼祼者獻配帝爾獻則大合樂歌以崇德舞以象功歌在上而舞在下者上德而下功也人稟中和之氣有中和之聲故能裁制八音優游中節故琴瑟四工一倡三歎連四為一以配下管之一聲盖匏竹音高而絲音微每為其所掩故歌者長言之也長言之則以律和之聲

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者則為商角徵羽大不抗越幽不細散蕭蕭如也曲折沉浮尋變入節雍雍如也故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如字有喉脣齒舌之異當使輕圓融入聲中令清濁高下如縈纏然轉換之時無以磊磈此謂聲中無字如字本宮聲而曲合用商聲則轉宮為商而歌之此謂字中有聲故詩樂之分詩以其辭也樂以其聲也樂歌有倡有歎倡者發其韻和者繼其聲詩辭之外學字散聲歎發其趣故曰展詩會舞應律合節苟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仄一定而不易則其歌聲躁急無復平淡是以詩就樂而非以樂就詩矣此所以貴審聲也

樂正成均之教世子既與胄子齒知父子之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矣於是乎禮樂二者必並舉焉禮以安上治人為體以別疑坊欲為用以玉帛俎豆為數以周旋裼襲為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斯須失也樂以易直子諒為心以孝友中和為德以律度鏗鏘為器以綴兆舒疾為文器與文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斯須失也故禮得其本則無體樂得其情則無聲以此養世子則其成也懌

恭敬而温文故曰禮由外入樂自内出斯須失禮
則暴慢之行竊於外斯須失樂則姦邪之行竊於
内故禮樂者君子以自養也
射之為藝非但有似乎仁人君子而已鄉大夫既獻
賢能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焉一曰
和内志正也二曰容外體直也三曰主皮志正鵠
也四曰和容進退閑於禮也五曰興舞節奏比於
樂也其存心養性之方乎是故延射而無勇不忠
忌親貪利者不與焉悖倫也揚觶而好學不倦好
禮不變者終留焉敬身也誘射而倚旌侯中章知

也履物堂上践行也觀於射而自脩之道見矣其
詢衆庶何也求其人豫養以待舉也故曰此謂使
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明試之也
其歌騶虞用天子之節何也將渡獻于王也科舉
設而德行道藝泯矣洪武中塲屋後必試以射其
用官之法度乎
御之為藝見於曲禮少儀而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
則甚之矣綏安也索挽以上車者也乘車者必執
良綏以為安焉故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良綏取貳
綏以先升既升然後以良綏授君君正立執之以
升立于左僕執轡立車中以為御勇士立右以備
非常故御為人僕所執最卑者也孔子常為大夫
矣而曰執御則謙辭也觀其乘車之容非恭而安
者其孰能與於斯
六書之出於易也轉注假借之前理義存焉何止性
之生於心者乎天之為字一大會意命之為字口
令指事明之為字日月象形情之為字心青諧聲
由此推之學若赤子之覺也效言而漸覺無不言
焉效步而漸覺無不行焉藏其見而人亦莫之見
也德者行之直於心也豈其以敘而聚者乎叢

木之不採取者也生遂至于叢則化育之功成矣
是故以言成功也然則字畫有義與曰否天則孳
人則鑿
筭法九章出乎易者也伏羲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
其乾元用九之所衍者與一十百千萬億兆京垓
秭大數也度則忽絲毫釐分寸尺丈量則圭撮抄
勺合升斗石衡則黍絫銖兩斤秤鈞石皆自小而
大其數皆八然皆生於黄鍾之律用九生六故虞
書同律度量衡先後本末之序也凡數有實有法
實者積數之本法者升降之用升積曰乘降積曰

除其因乘也以所有物數為實以所求物價為法
法實相命言十就身言如隔位次算以法求之其
歸除也以所出率為實以所求率為法實為法而
一言十當身言如次位求之法實起於黃鍾自一
而九其數奇所生十一律自二而六其數偶奇圓
偶方陽上陰下律書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
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律體圓而以侖方筭其
積分則誤矣是故筭法之實皆因物之方圓曲直
焉以粟米計多少則必求諸方圓以勾股測淺深
則必求諸曲直皆出乎易故子邵子曰大衍之數

其筭法之源乎是以籌數之起不過乎方圓曲直
也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筭法雖多不出乎此
矣

左氏絳縣老人之歲劉元城嘗辨之曰臣生之歲正
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
一也季未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全甲
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二月癸未纔得二十
日也故曰三之一自文公十一年歲在乙巳至襄
公三十年歲在戊午通七十四年而師曠以為七
十三年者蓋老人所稱正月謂夏時左傳所書二
月則周月也以周建丑之月詎乙巳元日則正七
十三年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敬授民時猶
自夏焉周雖正朔建子而民俗常談必以夏時紀
之於此可驗矣以亥二首六身筭之則二萬六千
六百六旬少四十日即為四百四十五甲子亦前
所謂三之一也古以甲子計日故謂之旬出自虞
書今陰陽家猶能言之所謂甲子旬中者是已

夫子之文章見於繫易所言無非性與天道也如首
言天尊地卑主於乾坤謂之意疊用矣與則謂之
章彖節通篇句從章渙三陳九卦後以至巽語若

複而意益明雖左傳國語亦有此法然精潔弗如
也乃若言出乎身加乎民與非所困而困焉之類
則對偶之絕整者王克曰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
數以成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統故曰聖
人之情見乎辭書之則文辭也行之則文德也故
上天多文后土多理言之無文不為聖賢雖栽言
乎故繫辭萬世文章之師法也先得我心之同然
者其周程乎

書本百篇遭秦燼絕漢文帝時傳伏生今文二十九
篇景帝時魯共王得諸孔壁中百篇具在武帝時

遣使者取視莫能讀遂秘於中成帝時張霸獻偽書帝出所秘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班固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註謂五十七篇者是也且言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則是與成帝時所獻者異矣先儒因書序不類先漢遂真疑焉吳澄斷以今文為正謂古文乃梅賾偽作然危微精一之訓豈賾所能為邪盖武帝時雖秘於中漸有能讀之者至安國始開其訛損萃而成書僅止此兩漢志非誣也雖百家所引逸書皆逸入無遺然堯曰數語說者謂當在舜讓弗嗣之下而今文無之古文亦然若果出偽手則此語必勤入之矣予以是決知其本出孔壁實安國之所萃者也

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刪定之序也故曰詩有四始以律和聲詩即樂也故升歌鹿鳴三終燕饗之常用之升歌文王三終兩君相見用之升歌清廟賓祭之大者用之升歌之後笙入南陔三終間歌魚麗三終然後合樂關雎鵲巢各三終是謂亂者樂之末章也上下合奏洋洋盈耳學詩樂者必此焉先周末

詩亡樂弛孔子正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近世楊鏡川五經私抄刪去變風淫詩而移彤弓為小雅始程篁墩詩考則據劉歆云文帝時詩始萌芽皆諸子傳說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推此意也則今詩出于漢儒綴輯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予按刺淫之詩出於好惡之正朱子不信詩序始以為淫者所自作矯枉過直遂啓後人之疑觀左傳君臣所賦多朱子以為淫者是則國風完具固可徵也而況雅頌乎曰為雅為頌者盖分類而肄之猶所謂女為周南召南云耳刪定舊本傳誦在人漢儒曷嘗妄有所綴輯哉又嘗作對佛問稱其逵髡緇能麗佛居擬之忠孝豈佛亦有彝倫若與於聖經則深疑之於佛教則篤信之吾不知篁墩之見何見也

夏以建寅為春正月平旦為朔殷以建丑為春正月雞鳴為朔周以建子為春正月夜半為朔此所謂改正朔以新天下者也孔子曰行夏之時夫謂之夏時則必有殷周之時矣朱子釋孟子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是改月也據周禮正歲正月則曰周

實是元改作春正月是改時也論程傳夏時冠周月則以常差兩月非之蓋春秋所書冬大雨雪酉成之月也春無氷子丑之月也觀社以夏酉狩以春其非夏時可知矣先王正朔時月皆改凡其須朔授時筆於經者用時王月數故曰春王正月民俗之時歲相與話言則猶仍寅月起數如詩四月維夏七月流火之類是也故書王正月者正以別乎民俗所仍夏時云爾近世周洪謨承戴良之誤力辯春王正月即行夏之時然則王豈夏后氏之王與不通甚矣

夫文有禮樂焉自其秩然有節度者為禮自其鏗然有聲響者為樂夫禮理也中之謂也樂樂也和之謂也然非吾心中和又安有是禮樂哉

詩之文婉書之文醇易之文奧禮樂之文達以該春秋之文謹以嚴謹以嚴者主乎事達以該者主乎化奧者主乎道醇者主乎政婉者主乎性情是以孔子述之楷法萬世矣口肆筆胥此焉師故夫騷賦頌贊歌謠詠歎源乎詩也匪婉則匪文也詔誥表牋策疏檄揭源乎書也匪醇則匪文也彖圖序論原說辯解源乎易也匪奧則匪文也辭銘祭誄引檄藉章源乎禮樂也匪達匪該則匪文也紀傳書記志譜狀碑源乎春秋也匪謹匪嚴則匪文也

或問文固貴正乎曰光被四表正矣方鳩僝功未嘗不奇也厥初生民正矣饛簋捄棘未嘗不奇也然則文必拘體乎曰讀易如未嘗有書讀春秋如未嘗有詩其體也方矣鳴鶴在陰易文類詩其在于今詩文類書其用也可無變乎是故圓出乎方奇出於正者可以為文矣

人有恒言曰詩能窮人又曰詩能達人是安所取衷哉窮達者時也裕乎窮達者道也有人於此其心

放其性鑿其情蕩其聲麗以淫哀以怨是豈可以言詩乎吾知其雖達而終必窮也有人於此心通乎道性定而情和聲一於正而脩辭立其誠是豈不可以言詩乎吾知其雖窮而終必達也昔者周公遇變居東貽王鴟鴞之詩以未有室家為比成王感悟迎諸郊而相亦惟終召公當平世從王游歌而矢卷阿之詩終以車閑馬多諷焉其後野無遺賢治致刑措蓋深有味乎其言而崇用之也二公可謂裕乎窮達者矣故二南風化由是大興而雅頌多出其手養成君德昭告成功詩之用大矣

我後世之詩匪僻則俳怨窮驕達又焉裕乎

詩可以言傳乎抑亦有不可以言傳者乎予不得而知也夫斷章取義則鶉奔墻茨春秋諸大夫猶樂道之佩玉晏鳴應門失守雖歌關雎世以為刺焉而況其餘乎是所謂忘言得意出於牝牡驪黃之外者也孔孟之教則又深乎是矣是故切磋琢磨窮理義也緝熙敬止糅至善也鳶飛魚躍章道體也于時保之申保國也然訓本進脩止洒語辭興在作人保指天威則否忘焉而寔非忘也是豈可以言傳者乎故曰善為詩者言近而指遠善誦詩者心領而神會

孔子誦鴟鴞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及誦蒸民亦如之夫盈天地間物物皆道民彝物則非精也鳥獸草木非粗也漢魏以後詩變極矣陶潛曰娟娟雲間月灼灼林中花杜甫曰風鶱蔵近渚雨燕集深條猶有三百篇比興之義焉如作詩必言乾坤太極為知道則蒸民是而鴟鴞非矣謝方石選集伊洛遺音而譏近世道學詩為識者所姍笑殊不知程朱佳什正合唐人也可謂知言矣

字藝之源說文尚矣宋鄭樵六書略元楊桓六書統皆因之鄭杓乃著衍極曰書始於科斗古文古文變籀籀變篆篆變隷是故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隷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且書肇於自然陰陽生焉形勢立焉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有若日月星辰縱橫皆有意象盖造化生於筆端者也王安石字說最為穿鑿楊龜山力闢之然魏氏六書精蘊多用字說豈亦有可取者耶

六書之用有七音焉鄭樵以五行為序而分輕重溫公以四時為序而分獨與開合皆用胡僧三十六字母又各分內轉外轉亦有有音無字者然亦緐

碎矣予乃盡去胡僧之舊合二家而約焉四聲則以平上去入為經四等則以清次清濁次濁為緯錯縱而成七音盖喉音為宮居中而總四聲土也齒音為商秋金也牙音為角春木也舌音為徵夏火也唇音為羽冬水也半舌少徵半齒少商皆閏餘也合東冬二韻則翁胸洪容為宮宗聰叢崇為商公髙窮邛為角東通同農為徵風豐逢蒙為羽龍為半徵鍾為半商四聲則翁擁甕沃也四等則翁為清胸次清洪為濁容次濁餘可類推矣

庸言卷第四

制禮第五

聖人制禮本天秩緣人情而使之中節者也上下殊事古今異宜協諸義而協則以義起如此而已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又曰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禮之時義大矣哉極大曰太未分曰一一必有兩兩必變四太極儀象之在人者也故儀禮十

七篇皆侯國受於王朝藏於有司以為正天下之具者戴記則後儒衍其文義焉耳盖藏禮以脩義渾淪而無形體信以達順至誠而不貳本太一也堂階位著以辨尊卑燔瘞升沉以秩上下眀天地也昏則媵御交洗祭則君夫人異酌法陰陽也覲則壇有四門喪則服有四制變四時也羶薌蕭光以報氣黍稷欝鬯以報魄列鬼神也天人本一而無二於斯見之矣節文形於外儀則誠於中自非周公多才多藝孰能制諸魯共王嘗得古文儀禮十六篇於孔壁中皆篆書也其十七篇與此合然間有異同如闕為蓺闕為甓之類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于館遂至亡逸後儒無所取衷惟億戴記以制禮朝堂之上君聚訟然失辭讓之本矣可慨也夫

禮與非禮而仁與不仁係焉其於躬行也切矣其體也天理節文根於中天下之大本也其用也人事儀則發於和天下之達道也君尊臣卑父坐子立體固嚴矣然臣安於卑以事其君則氣自然屏足自然躩乎安於立以事其父則容自然婉色自然愉一出於誠無所勉強故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

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非違道而何不以禮節之則和而流矣君臣主敬必至於褻敬父子主恩必至於狎思其何以行之哉故天地之氣肅則必雍能敬且和何事不行在易上天下澤曰履禮之所從出也然以兌說而仰對乾剛則有和之義焉大傳繫之盖禮非強世也加之錙銖則過損之毫髮則不及故曰履和而至躬行由禮則動無非戾矣故又曰履以和行由此言之非有子之言也固孔子之言也行禮之時局促不安固為非禮褻狎不敬亦為非禮皆將失其本心是謂不仁可不戒哉

古者男女之別嚴矣曲禮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別嫌也考之儀禮註疏男子之坐在堂女子之坐在房大宗收族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宗婦燕食族婦於房是已兄弟不與同席同器雖未嫁者亦然春秋時敬姜與季康子闔門而語是敬姜在門內康子在門外也尊者且然而況於同等者乎況於卑幼者乎相見且然又何同席同食之有或曰父子不同席當與上文為一章言已嫁而反者雖父子亦不同席也大氐欲其別耳男女無別則亂生不可以不慎

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大宗之庶子皆為小宗小宗有四五世則遷已身庶也宗禰宗其服朞已父庶也宗祖宗其服九月已祖庶也宗曾祖宗其服五月已曾祖庶也宗高祖宗其服三月已高祖庶也則遷而惟宗大宗凡祭主於宗子其庶子雖貴且富皆不敢祭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是故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別之以禮義者大宗也宗也者尊也大宗也者尊之統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無適昆弟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謂君有適昆弟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則公子惟一而已諸侯之子身為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所統屬君無適兄弟則遣庶兄弟一人為宗禮如小宗君有適昆弟則為別子使之為宗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其沒也子孫世世繼之其餘公子則以次自為五世小宗之祖是公子本身亦有為宗之禮不待繼別而後為宗也故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宗子何以必明立後也立非其後則人鬼不享立非其人則無以保宗祊故宗子之義莫大於立後矣立後之義有常有變為父後其常也為人後其變也為父後有常有變當室以嫡無嫡以年其常也年鈞以賢義鈞以卜其變也為人後亦有常有變宗子無後小宗以其支子後之嫡子不得後大宗其常也若小宗嫡子無昆弟而大宗絕亦必後大宗其變也漢世宗法猶明嘗賜天下為父後者之爵則三代可知也不明則亂亂則恩絕恩絕則彝倫斁矣故立後以重宗重宗以尊祖尊祖以收

族人道之大綱也

問禮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謂曰君臣也君恩可以下施是故有合聚燕飲之禮焉然族人皆臣也臣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與君齒列故君必為之宗以恩聯焉此篤公劉之詩君之宗之必見於燕飲之時與是諸侯視天子以為準士大夫視諸侯以為準者也故諸侯在燕必不敢戚天子而天子自戚之大夫在燕必不敢戚諸侯而諸侯自戚之親親之中尊尊者存焉然則一命齒于鄉二命齒于族三命而不

齒既貴固不統於宗與曰一命卑官也故與鄉里序齒再命漸尊鄉里不以齒先之猶與父族序齒三命益尊則父族亦不以齒先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賓之東矣此謂尋常聚會耳若宗廟之中則恩義無盡焉行禮之時同高祖者自為一行謂之昭同曾祖者自為一行謂之穆同祖同禰者亦如之所謂序昭穆也昭一行而昭之中有為士大夫者焉亦有為庶人者焉士大夫位乎行之中庶人則以次位乎兩旁穆亦如之所謂辨貴賤也授事以爵賢能而貴者執事在前賤者從之所謂辨賢也

宗子飲福均賜爵於族人之助祭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昭穆各秩然不紊弟子必舉觶勸其父兄尊長而凡羣執事無不與焉故曰羣有司皆以齒所謂旅酬也旅酬之事羣執事中不能無異姓者是即賓也賓既與觶而出然後宗子留同姓族人以燕私則惟序齒雖有三命之尊亦不復論所謂燕毛也宗以合族故燕私主於同姓衆賓則歸肉而已然則合族之道其即燕毛之謂與曰以四時之祭推之固一事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服本齊衰者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

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後世同居共爨日夕會食恐不能久不如因四時之祭以親疏為殺如古法乃可行爾

問後世大宗不明或愚且弱而支庶貴顯亢宗亦可立廟否與曰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先於親親義莫嚴於貴貴先王因仁義為之節文而禮行焉是故以長立宗以宗立廟庶子雖貴不以車馬入宗子之家重有廟也尚親親也庶子為諸侯則立諸侯之廟而各為宗為大夫則立大夫之廟而各為宗尚貴貴也自貴貴之義行然後公義私恩始

得以兩盡矣親親大宗之廟也猶封建之有君也
貴貴小宗之廟也猶國之六官分職也異宮同財
以相親睦猶養民之井田也非立宗則雖行家禮
皆苟焉而已宗立則三代之治其在一家矣哉
問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莊周猶能言之伊尹周公之放攝何與曰曲禮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書
與龜筴且然況敢放其君乎路馬必中道以足蹙
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路馬且然況敢攝君位
乎湯之放桀也以大惡也堯老而舜攝也以授禪

也太甲非有桀惡何以言放成王非有堯老何以
言攝亦惟折諸聖焉而已矣孔子曰何必高宗古
之人皆然君方諒闇身為冢宰百官總已以聽禮
也因以訓于王焉義也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久在
王宮則敗禮度矣故使之居桐密邇先王則內有
所嚴憚以起其怨艾之心外有所瞻慕以成其仁
義之德是亦諒闇之訓也三年喪畢則冕服奉嗣
王歸亳何放之有三王之道皆典刑所在也成王
幼冲顓蒙未有所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
以繼日而坐以待旦者凡以為成王也雖未堪家

多難而典刑幸未至於顛覆則所以啓沃匡襄者
諸三王以為法者自不容已也是又諒闇之訓也
幼不勝冕則遲遲焉而後即辟雖七年之中輔王
立政未嘗一日敢踐天子之位也又何攝之有世
但據其迹以放攝言之殊不知務引其君以當道
志於仁委曲養成則二公之心也是故盡君臣之
大義者莫如伊周後世霍光之於昌邑罷視其君
而易置之曰吾倣伊尹之放也王莽之於孺子嬰
斧扆南面久假不歸曰吾倣周公之攝也篡弒自
茲藉口矣故不可以不辯

周公之制周禮也本諸廣大高明之心發為精微中
正之用予謂經曲之節出自峻極之體者是已故
諸儒多尊信之然其嚴上下保小賓故諸侯深惡
而去其籍列周室衰微自設煩碎不急之職而黜
其大者間亦有之故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然
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一夏官六十
九秋官六十六冬官不存以考工記之屬二十九
補之皆工之事也而缺士與農商之職則與其所
敘異矣通稽其所載者亦多可疑自巫祝之屬除
毒蠱攻蠹物去鼃黽妖鳥用莽草炭灰牡鞠牡橭

之屬煩瑣甚矣猶諺曰驅虎豹犀象之餘智也小宰司會職内職幣簿書掊克之末豈所以贊太宰統百官者乎宰夫於失財用物而辟名者誅之其計利散矣凡式貢餘財以共玩好則非惟正之供矣條狼氏之誓羣臣於馭曰車轘於大夫曰鞭五百大史曰殺小史曰墨法何酷也與禁殺戮者無乃相反乎甸師喪事代王受眚災既啓後王忌諱之端矣夏釆則乘治王崩復土又安用是不祥者為哉冢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王乘玉輅建太常節服氏維者六人服皆冢冕徒行車後與王奚辨焉

媒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悖禮義而即慆淫豈所以坊民乎宮府固當一體而閽寺亦宜別嫌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多寡去其奇衺之民則男女混矣夫人坐論婦禮在羣人則致飲掌客則致禮亦非所以肅閫内也内小臣掌王后之命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亦如之則后又有境外之交矣宮中襘祠禳禬掌於内祝是啓左道之門為厭勝之事也大喪九嬪既帥敘哭者内宗従焉外宗復敘内外朝莫哭者而肆師又令内外命婦序哭一事而前後紛如妃嬪官吏能無淆乎天官有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臨于卿大夫之喪而女御従之哭諸侯亦如之春官亦有世婦每宮則有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大喪比外内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是或一職也而重出焉説忘者之為也寺人既佐世婦治禮事則其屬自卿以下當為女官焚謂之卿大夫則又似士人居之而非婦矣果皆婦也婦人無外事而帥臨又胡為者哉環人復有二焉夏官以致師秋官以授館王畿兵弱之後或韓用以待賓客是不可知也司寇令民以財

貨相訟者入束矢以罪相告者入鈞金而後聽之是豈貧者所能辦哉劾金玉玩好則入於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内府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司門復正其貨賄何汲汲於利若是蓋夷王下堂東遷陵替不競名為天王負逋食釆春秋書求金求車凌至竊鈇逃債蓋自改竄而施行之故壞亂至此極也觀世婦則他可見矣是用雖精微中正而後王自作不典以亂舊章始有乖戾遠於人情者加以策士陋儒附會私意亦何所不至哉故吾斷以為非周公之全書也

參天地四時之官脩六府和三事位育功化徵
於是矣周公思兼三王以制禮而法則大備孔子
曰令用之吾從周豈惟書與夫水火金木土穀民
賴以生者也生不序則死用不利則勞德不正則
亂亂則甚於勞且死矣故禮必有法法行於則則
以覲德德以處事擧不毀焉非用人理財無以舉
三事而德其本也太宰所掌官府爲先官職也以
用人府藏也以理財凡嬪御奄寺酒食衣服匪用
貨賄皆在所領而王宮政令掌於宮正上旅予掌
於宮伯奄不過上士寺不過五人膳服不過關市
之賦職皆徵官其爲中大夫者無幾臨制坊馭評
以大其匪人惟恐皇之不極而失德之彰聞也此
施于鄙都以任萬民者凡賦皆司徒斂之穀粟所
羽荼炭掌於其屬而貨幣畢入于太宰之府百凡
官府之祿各從其長均之大府授式法而分給焉
其地之承天予教必先富使有恒產則有恒心土
均以辨之荒政以聚之脩六府也保息以養之本
俗以安之和三事也合比閭族黨州鄉之衆攷德
行道藝賢能之人其教德行也即師氏以媺詔王
者也其教道藝也即保氏掌諫王惡者也故王宮

門闈有學自上達下以為民極不服教而後刑焉
歲時讀法書善戒過日夜提撕惟恐傷之司諫司
救土訓誦訓則又自下達上惟恐嘉言攸伏而野
有遺賢也五禮教之中六樂教之和而宗伯顓以
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守內其春矣乎雖司
馬之師田與射人太僕司士諸子必由禮樂訓方
懷人傳誦四達必使萬民和悅而後已焉是長之
以兌也司寇之聽獄訟也中而已矣士師布憲象
省掌交亦使和說偏于化外雖刑上司儀灋行自
閭而大小行人無遠不屆夫賓客擯相何與於刑
兵蓋刑以弼禮樂之教即秋以成春夏之仁也雖
設官分職而實則相聯故太僕小臣御僕皆掌復
逆而宰夫總之是天官聯夏官也鄉師攷司空之
辟又洫匠師是地官聯冬官也司徒掌教不言財
而起徒役則與司馬掌政不言兵而論官材則與
精粗本末錯綜相成故六典職務太宰得兼軍旅
一興五官咸事蓋治典道也教典化也禮典仁也
政典禮也刑典義也事典智也合而言之其惟德
乎以善養君而後能以善養人以禮制心而後能
以禮為國其機則係乎上之人也德之不正道則

不凝無以致中和成位育於天地四時奚官焉周之哀也小雅刺日食山川之變責諸卿士殺洛闕而太子晉歸咎執政史墨亦云水官棄矣物乃不育是猶知六府之當脩也晏嬰曰夫民生厚而利用於是乎正德以幅之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是猶知三事之當和也然遠能言之寧失其敘尚何法則之施乎無惑乎九歌之不聞也

問周禮何以闕冬官曰六典之首皆言惟王建國者蓋議禮而行之惟在於王非臣下所敢專也及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董正治官而作周官之書革邦事之繇惟掌邦土豈因是而遂棄不傳與其曰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則慶讓之嚴有發其君者矣土地人民籍在冬官其熄於力政之世又可知也世謂冬官雜於五官未嘗亡然左傳之匠師圬人陶正工正戴記之工師漁師司嗇韓人儀禮之嗇夫賈人工人士梓人國語之司商司事農大夫農師農正皆居四民時地利者也矧匠師載於地官為司空之屬明矣乃不之補其餘皆不經見於五官之中缺疑可也而億見補綴必牽

合焉何以逭自專之罪哉蓋周公創其籍而未行故九畿之制不合於禹貢五等之制不合於武成建都之制不合於召誥猶夫司空待成王而後正也矧其命名各有取爾宰以制變為義伯以長人為義師人者夫也正人者正也尊其智則曰大夫畀其任則曰士掌者守其物職者主其事司者總其領典者任其常虞者度其材衡者平其政師者訓其徒氏者世其官人者終其身非是名也則權其才而罷使之苟補以考工記則其屬惟氏與人耳非周公命名之全制也然則冬官豈可補哉曰

周官首設公孤而周禮無之豈亦缺文與曰公孤坐而論道尊而無職者也觀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右三槐三公位焉蓋無領於六官也而朝必北面立必尚右亦因可見矣故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其既沒也顧命諒闇之始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命仲桓南宮毛司寇蘇公亦無太史史佚為太史而作策則兼内史天下之大惟六卿焉卿老二卿一人三公兼之鄉大夫鄉各一人六卿兼之大小相攝非專治一事而已也此官事不攝孔子所以責夷吾之褻法也與

問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因者果三綱五常與抑損益則不因因則無所損益與曰禮有本有文因者本也損益者文也文可變革本則不然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詩亡禮壞而後春秋作是時諸侯力政綱常淪斁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仲尼特書者五賊子如蔡般不討而恤小災親親之禮壞矣曰宋災故所以正父子之倫也亂臣如宋

督不討而受其賂尊尊之禮壞矣曰以成宋亂所以正君臣之倫也段雖有罪而鄭伯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討之長長之禮壞矣曰克段于鄢所以正兄弟之倫也妾母成風私事成季反以為嫡而禘于太廟男女有別之禮壞矣曰用致夫人所以正夫婦之倫也至於胥命于蒲以示信其汲汲於綱常如此舍此而言因非禮之本矣

薛繼遠氏論郊祀曰周禮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王安石解保郊所以防患祀于社所以拜兵非也當作一句謂郊社同耳蓋泰壇方三百步四周為澤宮觀覲禮大略可見故逸周書曰設大社于周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澤中方丘而圜其頂即地上圜丘故大合樂非分祀也二至考驗陰陽之聲及祀天地配以后稷則同奏之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正如人子奉養饋食於父必及其母豈可分別哉予按宋人宇文昌齡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夫祀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得而親可冀其格蘇軾曰舜之受禪也類于上帝以及羣神豈有獨不告地祇者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

也望祭山川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以是知古者祀上帝則祀地祇故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春秋傳曰望郊之細也魯諸侯也故望及其分野山川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岳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大合樂舞大韶以祀四望郊望同也觀此則天地合祭久矣洪邁謂兩說至當如此近世戴章甫氏是軾而非昌齡曰坤順承乾陽施陰受自然之理也謂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可乎其見與薛氏合斯言也惜不聞于子朱子

明堂以嚮明得名凡王者之堂皆是也周公宗祀文王特明其義爾勝殷而歸祀明堂以教民知孝武王始行之考工記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小戴記為宮三百步中為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四隅各有左右个个个之中皆為太廟明堂左个即青陽之右總章右个即玄堂之左亦曰九室月令分為十二其實一而已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告文王廟是明堂乃豐宮也鎬之去豐三十里而近故可步至曰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盖文王在時爾夫因壘崇降功莫大焉發政施仁德莫尚焉神之陟降恒在於此故逸禮有文王居明堂之篇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季秋大饗五帝嚴父以配之王服大裘而冕以霜露既降故爾其外水曰辟雍文王嘗作樂焉則豐之東也武王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遂為鎬京盖辟雍之中亦有明堂太室是曰大教之宮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旦入東學以貴仁晝入南學以貴德夕入西學以貴義闇入北學以尊爵即東膠太學以養老西則禮在瞽宗書在虞庠為小學教六藝者也

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其明堂與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其四學與周禮司儀將合諸侯為壇三成儀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其深二尺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以禮天地四方此則巡守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其說紛如故考正之

天子七廟太祖三昭三穆周增文武二世室則九廟也其制亦如明堂在中門外之左前為堂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後為室以藏主則太祖東向北昭而南穆故堂上度以筵室中度以几筵九尺几五尺南北七筵則六丈三尺同堂異室而昭穆備矣東西九筵則八丈一尺上下各十有六几而毀廟之主皆可升矣祭法廟祧壇墠以漸降殺遠廟為祧二世室猶有寢廟高祖之父去祧為壇高祖之祖去壇為墠則有廟無寢去墠為鬼則遷入太祖之廟夾室藏之所謂毀廟之主也周語謂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墠歲禱大禘終王楚語謂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其說不同晉孫毓曰諸侯之廟外為都宮其說不見於經而朱

子取之隹以天子之禮則九廟異室而同一都宮
猶五帝異室而同一明堂皆北面對越駿奔之所
也廟各前堂九尺後寢如之其深二筵廟門容大
扃七个凡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三个凡六尺其
廣三筵太祖居中不過二丈七尺東西昭穆如之
凡親盡者於廟外兆域為祧即其虛寢黝其地堊
其垣於北壁為石室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是
謂宗祏亦曰匰主先公遷則藏于太祖廟如共王
祔組紺是已先王遷則昭主藏武王廟為左祧穆
主藏文王廟為右祧文王為穆不害其尊者以王

季壇存故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父子曰世廟必
相向兄弟曰及廟必相並若枸於六廟分列太祖
之南則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
其廟逮夷厲則昭穆易位矣子孫曷由以世次為
序哉故都宮之內自南而上廟皆相比隔以門垣
故有每門每曲揖之文昭穆一直衡列者亦如之
春秋書躋僖公以為逆祀蓋君臣之分重如父子
則叔父兄弟之分輕矣故三傳以昭穆言者謂閔
雖弟君也有昭道焉僖雖兄臣也有穆道焉其實
兄弟鴈行與父子異也昭穆各一直衡列而君當

正位臣次其旁本支秩然豈非天叙哉世及不可
豫期而有德之宗又無定數亦惟深廣倍乎明堂
而已東西各十八丈九尺南北三之廟後太室深
二十五丈二尺雖昭多於穆或穆多於昭堂事則
各全其尊室事或虛二而對一度以筵几皆可容
也後人廟制宏服門垣愛絕祭時各列陪位及無
地可容乃為同堂異室則又因陋就簡無復壇壝
矣正由不知孫毓所謂廟外為都宮乃對越駿奔
之所猶明堂也
問周廟同堂其制甚儉祭行於堂足矣而又合食於

室何哉曰事亡如存也古者垣周四面謂之宮中
前半為堂後半為室室東南隅為門西南隅為奧
是謂正寢朝夕饔飧合族綴食在焉室後為燕寢
兩夾為房以居婦人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
側階註謂闈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
正階東房之房階也廟以栖神門亦如之祭則夫
人副褘立于房中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裼衣侈袂
薦自東房故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率世婦之
老者實籩豆待徹室中之饌而後反故詩曰被之
祈祈薄言還歸以此而准天子之禮可知矣蓋凡

祭祼獻皆王先之后亞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書曰王入太室祼不言后者諸侯為賓髦士奉璋豈可參哉故常攝行爾尸之出入君與賓從祼獻則樂作既祼而薦有薦腥禮朝踐為堂事太祖南向左昭右穆猶事存於堂也既薦而肆有薦孰禮饋食為室事太祖東向北昭南穆猶事存於室也既食而酳尸朝獻加爵禮終九獻樂奏九成於是設廟門外西室索祭于祊上嗣舉奠群臣進獻吏行三爵旅酬則爵無筭樂如之燀胞翟閽亦逮賜焉厥明又以一牢繹於祊賓尸燕于堂由是觀之都

宮統廟堂南向故各廟大門亦南向闈門在其東君由宮之左而北入太室則門必自東南隅矣東戶西牖維南向而尊在西南故神主皆東向祫祭太祖西向對越者戶在東也後世誤謂廟中寢後有室合食以其淺隘遂混行室事於堂然堂門南向非復東戶故同堂異坐雖存東向之尊而有昭無穆則太祖以下次第而東古禮於是變而不可復矣是故九廟前都宮而後太室周之制也

禘大於祫祫大於時祭周禮六享肆獻祼者禘也饋食者祫也春祠夏礿秋嘗冬蒸者時祭也禘為王者大祭王者既立太祖廟又推太祖所自出之帝祀諸太祖廟而以太祖配之其主藏於郊宗石室先妣之廟孟仲子曰是禖宮也禘則立尸逆之逸禮曰禘于太廟之禮日用丁亥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立二尸是已禮自外至者同于天地得主而止故堂事禘正南而太祖配則西向室事禘正東面太祖配則南向是謂追享餘皆合食而功臣從享非不饋食也而主於祼圭以肆薦齊以獻詩序長發大禘也說者謂禘不及群廟之主故朱子謂宜為祫祭之詩然商立子生商非所自出乎

玄王祖也相土毀廟也阿衡從享也禘為大祭其兼祫亦明矣自諸侯遷廟禮君及從者皆玄服推之則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謂除服之後遷主于廟而吉禘以諦昭穆故曰禘者諦也大祫則太祖東向群廟毀與未毀者皆合食以王即位始朝于廟謂之朝享非不酌祼也而設饌於堂延尸入室祝直祭于主自士虞禮哀薦祫事推之則祫在諒闇之中與禘不同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是冢宰攝祭以朝廟也新陟之王始升而大祫以告嗣位故曰祫者合也祫先而禘後者易檐改

塗更爨其朔必先遷當毀之主於夾室而遞爨焉
僅以歲月則可以納新祔之主矣時則荒服終王
諸侯朝祭高宗殁戎而殷武歌來王武王入廟而
載見歌辟公是也故追享朝享為四時閒祀者以
其不常有爾然諸侯之禘及其太祖與祫無異故
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
嘗禘於廟祫且禘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
五年而再殷祭殺者大也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盖本於此後世遂以為常祀不復有知其為明
之所矣夫諸侯不禘所自出之帝者何哉魯嘗禘

周公而祖文王則尸用王者冕服饗以王者禮樂
鄭祖厲王亦如之故諸侯不祖天子也魯之禘郊
非禮矣或問禘之說孔子答以不知者此也禮不
王不禘禘所自出之帝者必有天下明且易見莫
過是矣此其所以示諸掌與乃若春則特祠王獨
享于太祖攝者分獻昭穆惟有堂事王一獻卿大
夫以次代獻夏及秋冬皆為時祫祝迎六廟之主
合乎太祖惟有室事一獻以至代獻如之既祭而
繹四時皆二日而畢登歌合舞同在都宮是謂常
事後世每廟致祭各有樂舞之數陪祭之位非也

間一日而祭一廟歷十八日而徧九廟亦非也如
此則瀆且倦矣然則妣亦立尸與曰始虞而祔男
男尸女女尸由喪有考妣特祀于主不得不然及
饋食則妣不立尸故曰周旅酬六尸文武四廟也
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而壇墠及廟皆無尸此則
大祫時祭之所同也
周人享先妣然後享先祖者立高辛以為禖神也故
生民之雅歌姜嫄以及后稷亦如商頌長發歌有
娀以及玄王皆為禘嚳爾祭法先禘後郊國語禘
郊之事同用特牲繭栗其敬一也商周初祖同出

而先妣則異故推言之禮緯祀感生帝於圜丘而
以嚳配說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
子故稱天子祖之所自出必立郊禖盖祀天而以
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祭以為社也禖宮則姜嫄之
廟也郊天之日稷尸從先妣朝出而亦埋象感天
生子也享先妣即所以禘嚳也故郊宗石室嚳主
藏焉禘于太廟立尸迎之則尊主禘嚳而姜嫄不
與魯有禘樂閟宮亦歌姜嫄以及后稷則先妣之
為禖宮明矣祈子則用仲春玄鳥至日祀之而其
正祀則在郊天時以取感生之象非別有所謂感

生帝也前漢大祫太祖南向禮如堂事後漢大禘太祖東向禮如室事雖稱堯後而不禘堯惟尊高帝為太祖以功德也魏晉以後但論東向之尊自是混室事為堂事矣唐追帝皋陶及西涼武昭王暠皆別立廟惟藏遷主為二祧大祫則尊始封唐公虎為太祖位東向擬契稷而高祖太宗皆為昭穆玄宗始尊老聃為混元皇帝禘諸太清宮尋罷之宋祫太祖如漢高而不禘真宗用方士言立景靈宮祀司命天尊趙玄朗如唐老聃然亦不禘南渡後欲禘宣祖又不果行盖推所自出有愧商周而假托神庭又瀆其非類此禘之所以終廢與自足高禖惟一時權祭無復禘郊之事矣

宋廟唐制卿大夫皆祭三室觀諸昌黎韓氏所為廟碑禰室于東則曾祖初室在西可知子朱子家禮祭及高祖參以大全集謂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盖尚右之義相沿如此丘文莊公定為儀節乃遵洪武舊制高曾居中東祖西禰而祭儀則仍家禮豈吾夫子視存商文從周之遺意與故予建家廟中貯板屋隔而為四一如儀節以奉四親夫請席何卿固古之文也事亡如存亦古之道也方其生存几卓尊卑既與古昔席地之時覆絕各做同堂異室之制俾父子殊席翁婦不相逼于以栖神而致生之不亦協諸義乎雖韓朱復起吾知其必從也至若出主祭于正寢以倣時祫則非禮矣翁婦相見父子相並如之何其合也故四時歲暮不必出主惟於四室各為几筵是亦祫也已程子冬至祭初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雖近於禘祫明堂然報本追遠禮以義起吾亦行之祖考遠事若忌日則出主祭于正寢昭其專也配必以嫡妣昭其尊也凡歲時朔望與夫謁告薦獻之儀旁親祔食之位皆從家禮儀節其有功德當不祧者則立世祧祠別祀之義門鄭氏祀五世僭矣魏校祠堂說必叙昭穆則難行矣吾無取焉

予涖南雍將釋奠輯儀註以告六堂師生曰孔顏授受之禮其即堯舜之所謂欽乎視聽言動攝諸其心盍合恭與敬而言之者也是故常存諸中敬而不弍則動形於外恭而可象檀弓曰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歧禮於敬是以亟習於儀為禮矣豈知禮者哉夫設監立規聖有謨訓言必跪聽行必矩步凡衆之動有弗整

齊嚴肅則必糾而訶焉使其心常一於敬故也敬存則天性秩然章於人事禮之全體在是矣故夫粢盛牢醴匪以播馨香告充腯也罍罌俎豆匪以侈明潔燿壬林也登降周旋匪以嚴等威矣容好也戞擊綴兆匪以繁歌奏飾觀聽也可象之儀要有不貳者以為之主焉敎養弗豫動罔或欽而望其蔵事盡禮吾見其難矣盍亦求其本哉

禮運形而上矣然致謹於内以講信脩睦辨等於外以治政安君外之制者内之發也故曰義者仁之節仁者義之本其大而一者乎禮器形而下矣然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故君子樂其發以少為貴者以其内心故君子慎其獨内之尊者外之樂也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一而大者乎辞諸木焉根幹枝葉生意常存者全體之仁也本也枝一葉各具一理者散殊之義也文也舍流行運用之實而為操存虚静之談求事功名物之末而達視聽言動之本皆非禮也然則戴記授受其諸仲尼之徒與

喪服子夏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大釋一體之義以首足胖合言父子夫妻不分可知矣昆弟四體云者手足不容不分為四故異宮也辟與避同私厚也宗者何大宗小宗其禰者也資取也分而異宮者以子必私厚其父若同宮有伯叔則父烏得而獨厚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及其同資財也則手足雖四體實即一體而已矣其曰東西南北則門垣之隔焉耳内則曰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同宮亦隔別之俾翁與婦各不相見耳若後世離析之遠也古禮之曲盡人情如此

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三者何父也已也子也上因父而及祖下因子而及孫則為五上因祖而又及高祖下因孫而又及玄孫則為九上殺者祖以上服漸輕下殺者孫以下服漸輕旁殺則高祖以下之旁從服亦漸輕而至於親盡矣雖有九族所謂喪多而服五是五等之服皆喪服也故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

樂以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大功不食醯醬小功緦
麻不飲酒醴以哀之發於飲食者也大功貌若止
小功緦麻容貌可也以哀之發於容體者也布八
十縷為升衰三升大功九升小功十一升緦麻十
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以哀之發於衣
服者也夫大功小功緦麻服輕矣而皆不能無
哀焉今之非父母三年者反是喪禮廢矣吾將學
有喪生毋者以媮母在與假心喪三年俾致哀也
周禮大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稽首頭至地久而後
興頓首至地即興空首至手即興所謂拜手也三
皆為正拜餘皆依以為之振動謂𢫬躬引手作容
謂之揖諾鄭注謂戰慄變動非也吉拜謂拜而後
稽顙凶拜謂稽顙而後拜喪服小記曰為父母長
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是賓主皆同也奇
拜謂一拜褒拜謂再拜肅拜謂推手曰揖引手曰
揖禮之尤殺者也惟婦人以肅為正軍中亦如之
但男尚左手女拜尚右手為異耳喪服小記又曰
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盖軍中攺介胄
婦人有首飾皆難俯伏止為肅拜及遭喪事重在
夫與嗣故變其禮也朱子跪坐拜說曰兩膝著地

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即采薇之詩所謂啓也
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即爾雅所謂
妥也肅拜則拱兩手而下之至地杜子春解奇拜
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
為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
九拜之中稽首最重臣拜君也頓首次之平敵相
拜也空首君拜臣也然周誥言周公拜手稽首成
王亦拜手稽首敬事故爾至於垂衣拱手則兩手
端拱未嘗散弛王者且然況為臣子者乎故持決
之功雖暱幽燕閒暗室屋漏亦宜端拱以收其放
心夫學豈外禮哉以檀弓述二三子之拱所以為
皆學也
司儀邦家君又曰太史友內史友君之於臣有友
道焉大饗于廟有戒有速大賓至王乘金路迎之
有故使人休享致幣神明之也燕則立一為賓者
宰夫為主與之行禮賓則君為主群臣皆賓也視
朝孤卿特揖謂一一揖之三公可知矣大夫以其
等旅揖謂中大夫下大夫各以爵而群揖之士旁
三揖以上士中士下士皆卑於大夫故附諸旁焉
及合諸侯土揖庶姓推手下也時揖異姓推手平

也天揖同姓推手高也蓋異姓有姻庶姓無親故漸教其禮耳及其沒也必弔臨之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疑衰錫麻之滑易者也緦則益細疑則擬於吉矣禮下之制大都如此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發育峻極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者也鄉黨一篇發皆中節三百三千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也士相見禮曰若君賜之食君先飯辯禮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私覿愉愉焉推類而觀執禮雅言見諸躬行者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亦豈二事哉何則廣大高明本寂然也而細微曲折無過不及者皆由是出致知以涵泳之循理以培植之德日新而天命全矣道之洋洋皆會於我其本無非禮其發無非仁故曰聖人可學而至

軍禮有五合大宗伯與大司馬之職而觀之簡稽鄉民即大師之禮用衆也均守平則即大均之禮恤衆也蒐苗獮狩即大田之禮簡衆也施貢分職即大役之禮任衆也比小事大即大封之禮合衆也其始也簡鄉民之強弱稽其衆寡必勇敢有智者而後用之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法有詳略恤之必均焉夫然後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蓋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繼不習則不能故必簡其技藝之精者焉歲終起役帥其民而至任其財力家無過一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其勞之也有節矣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大必撫小以恩小必事大以禮則上下同心而一德使之行天下當鋒刃非但不辭亦且不懼矣此帝王之道以全取勝者與後世軍不出於農官不恤其伍占從剥削以至逃絕雖大閱以教練之徒為文具而已儀禮經傳不講求其源而採及司馬灋孔叢子瑣瑣祭告非和政之大者也

冕服有五自天子達于大夫各有等殺以辨上下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故冕亦十二旒法天數也鄭玄乃謂日月星辰畫於旂而冕服九章與諸侯同則謬矣冕服之次則有皮弁詩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謂冕與皮弁也冕則前旒以蔽明充耳以塞聰皮弁視朝明目達聰以其無旒與

充耳也說詩者混為一服則又謬矣齊風著之詩
有充耳者昏禮攝盛盖士攝大夫故也哀公問曰
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何
謂已重盖其義如此
深衣類朝服祭服之中單乃衣之長邃者別有裳在
內非連裳為一也昉自有虞氏天子至於庶人通
服之上衣下裳取諸乾坤者易為表裏豈即所謂
袗衣與袗者單也制十有二幅鄭玄註誤以為裳
不思朝祭之衣短故有裳在下深衣長邃則蔽裳
在內耳黃潤玉氏曰古者布幅二尺二寸除二寸

殺縫惟存二尺故身材背縫左右各二尺外接袂
幅二尺二寸共四尺二寸所以袂之長中屈掩臂
至尺問喪云扱上衽註謂深衣前襟也玉藻云衽
當旁謂內外衽并四裾衽皆在身材之旁既有六
幅而身材兩袖又有六幅則為十二矣以玄為飾
白體黑緣可也何孟春氏曰曲袷如矩謂裁作方
盤領即應如矩之義績衽乃所添兩襟也更加鉤
起紐于肩上則鉤邊也若以斜為方則非矣冠用
緇布幅巾加于玄冠其屐則舄垂大帶而佩玉庶
合古制云

子朱子言今之公服上衣下裳相屬者也非古制矣
今之燕服其胡服乎晚年以野服見客上衣下裳
大帶方屐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今予得
其遺像於建陽家塾衣用白體皂緣長與膝齊裳
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大帶用白絹以皂
緣之鶴林玉露所載亦同凡言白體者今之玉色
絹也君子非黃白不御非玄不以為冠飾
五服之衰縫皆向外與吉服殺縫向內者異前有衰
當心者也後有負在背者也左右有辟領各四寸
向外出於衰外以適體故謂之適焉衣之長過腰

帶下再長一尺可掩裳際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
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則合袖一尺而留者也
女子之衰如深衣十二幅而有頭帑以為首絰盖
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
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期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
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
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免官
而齊衰情已申而禮殺也為人後者為所生父母
服期心喪三年為師亦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
盖謂弔服加麻也儀禮喪朋友麻而子為父斬衰

尸既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是
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制如深衣而純之以麻
是為加麻而帶絰冠素庶乎若父而無服矣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故書言
后王君公必及大夫師長禮於檀弓並言君親師
也天子養三老五更於大學執爵獻饋訖而揔干
事之如父兄然制為敬長重嫡之禮冠昏皆長子
冢婦重而庶子介婦輕祭則上嗣舉奠嫁嫡女則
娣姪媵異姓亦媵無嫁少女之禮春秋書季姬歸
者變也夷狄之俗貴壯賤老而愛少子女正德問

荊州趙鑑倍師對坐人呼風子今儕倣之矣悲夫
德討罪豈之大者也九儀之等宗伯司之賜予之
用外府司之策命之出內史司之僭賞如天命何
成公安於僈而王事罔衆是謂不共春秋書天子
使召伯來賜公命以見魯非往受須自王也立司
寇以詰四方立士師以禁軍國立訝士以掌獄訟
失刑如天討何歹怨於逆而國嗣家變是謂不
軌春秋書曹伯歸自京師以見曹未絕位者自王
也周禮寖廢至簡王刑賞紊矣無禮其能國乎
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諸侯有卿自啟已然魯衆

周禮見左傳者三卿而已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輅
葬季孫不從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賜
之輅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吾
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
為司空書勳今死而不以是棄君命也雖一事而
卿皆與焉卿大夫設官見儀禮者宗人樂正筮人
卜人喪祝商祝是已家臣上儗王朝不以為僭王
朝特役夷華不以為怨如大卜為大人司閽為閽
世行人為行理之類宣王以魯孝公為國子導訓
諸侯即師氏也後世欲行周禮豈必盡相沿哉

古不墓祭非也周禮凡祭於墓冢人為尸夫葬必北
首向幽也必有明器神明之也骨肉歸於土其魂
氣無不之故廟已栖神矣而墓藏體魄所謂未施
哀於民而民哀者可弗祭乎孔子封墓崇四尺識
弗忘也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
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
謂子路曰何以處我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
則下是欲墓次於廟也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墓三
年魯世世以歲時祠孔子墓孰謂古不墓祭哉

庸言卷第五

審樂第六

審樂謂耳聽而心察之也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哀樂喜怒之情情感物而動於中則發而為聲聲成文而應於外則比而為音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歌奏相命舞以干羽樂之所由成也本諸虞書商頌周禮主大司樂而質以樂記則作樂崇德之理皆具於吾心而可審矣舜之命禹也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出納五言女聽漢志在治忽作七始詠謂天地四時人之始古文篆

籀蓋相近也橫渠謂五言為五德之言雖宮商角徵羽聲出於喉齒牙舌脣有君臣民事物之象而其德則為五常之行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知單出之聲也黃鍾天之始函鍾地之始太簇人之始姑洗春之始蕤賓夏之始南呂秋之始應鍾冬之始雜比之音也聲比為音出於度數而禮義寓焉於聲音之高下驗禮義之得失覺其有失則抑揚以平之諧協以和之各得其理而反諸政治故宮音求之於君必和正其聖商音求之於臣必和正其義至於角徵羽求之民事物者皆然夫天地之氣日與人接也入於耳者聲音既平且和與政事常相流通則自然合天地而感人心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止其所安處善樂循理而天下和平矣樂之功化大矣哉

大司樂奏以六律左還為序斗建所在也歌以六同右還為序日躔所合也舞以六樂先後為序帝王曆數之相承也八音克諧萬舞有奕管協絃歌而已然合之之中有分之之序焉以致鬼神示至以作動物者合也天神四望曰祀地示山川曰祭先

妣先祖曰享者分也樂以和禮和故百物不失以其合禮以節樂節故祀天祭地以其分是乃陰陽離合之道故郊通方望地竅山川似續妣祖皆九變而終樂之和也其六變八變則禮之節也言鍾及琴瑟則依於磬聲可知言管及鼓鼗則合止柷敔可知以是主籥舞蓋聖人之德以文為至干戚非備樂也漢文帝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年百餘歲矣獻其所習即大司樂章也故郊祀之詩曰天地並況九歌畢奏又曰函宮吐角激徵清羽揚羽申以商則合樂之聲也東京循然張衡曰雷鼓

淵淵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謂先舞干戚
後終羽籥九變也律曆志曰玉衡杓建天之綱也
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
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
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其沿周樂可見矣
不知者主於分樂而不合故魏王肅曰孔子云兆
圓丘於南郊祭天而地配周官以六律五聲八音
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是謂六同一時皆作
六代舞獨分用之不厭人心晉武帝始用肅樂遂
混一天下後為苟勗所亂庾笛黃鍾用姑洗律以

甚為民遂召五胡之亂聲音之與政通者如此
作樂必先制器按律以孔竹吹律以調絲以律均聲
聲從器出鍾音之器也音樂之輿也聲與器諧雜
比皆黃鍾之調然後成黃鍾之樂猶駕輿而行往
則必返也故典同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
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夫聲出
於律而形於鍾律始黃鍾九寸以該十一律九分
為寸者為三分損益而立爾其實八寸一分者管
之度也八十一絲者絃之數也半之倍之以至十
倍皆以律爾故樂書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球

琴笙簫之長短多寡莫不準焉凡聲高降瑱正聲
緩下聲肆之類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
弇之所由興皆視齊之輕重以之大小六分其銅
而錫居一減錫則清益鉛則濁律若無與於聲然
損益其齊量則本於律此所以謂之鍾律也師曠
以六律正樂器之五音正如巧匠以規矩成材木
之方圓豈有改律於器外以和聲者乎蓋樂器重
者從輕細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細大之中
則角而已金聲重者也故尚羽絲聲輕者也故尚
宮土聲微濁故亦如之石輕於金而重於土絲竹

尚角匏竹無細大之從故利制而尚議革木無清
濁之變故一聲而不易此八音所以直八卦而遂
八風也雖鼓無當於五聲然五聲不得則不和故
歌一句必三鼓宮羽角而舞應之冬至黃鍾之宮
以角之羽羽之角聲應于大呂其律在前而氣伸
夏至函鍾之宮以商之羽徵之角聲應于蕤賓其
律在後而氣詘此九德之歌所由成也記曰聲相
應故生變又曰節奏合以成文是故黃鍾之羽比
於角也函鍾之徵流於商也大而九成小而五降
莫不應而合焉聲應氣求自然而然故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豈非天地之和乎
禮運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參以秦漢古書易其樂之原乎出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冬日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律娶妻則林鍾代宮以變宮為角呂生子則太簇代宮以變徵為角此謂正聲三調流轉用事宮倡商和則羽為徵角為商變宮大呂則南呂角也變徵夷則則姑洗角也五音還相為宮莫不有宮商角徵羽而九變成焉黃帝時鳳鳥至以孟秋之月庚申之日日在翼其鳴音中夷則取竹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吹曰含少其上變宮四寸二分則無聲者也次制十二筩聽鳳凰雄鳴六為律雌鳴六為呂以比黃鍾之宮適合凡八寸一分還相為宮皆可以生之三寸九分清聲也八寸一分濁聲也故曰黃鍾之宮音之六

也清濁之表也又鑄十二鍾如律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以承雲門清角而流徵生焉清角流徵始終乎黃鍾之宮而商羽藏諸用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五鍾令各如五聲之色使之成文而不亂青鍾曰大音赤鍾曰重心者春作夏長頤諸仁也黃鍾曰洒光者宮居中而通明也景鍾曰昧其明黑鍾曰隱其常者秋斂冬藏之象也知仁交際為陽然羽比於角而羽竭所存者角耳禮義交際為陰然徵流於商而商分所存者徵耳羽竭角存為徵之本商伏於羽文雖去而實存焉此出納五言之所由起也至於律筭本自奇一函三奇三為乾其用九三分損一則奇生偶偶一為二偶三為坤其用六三分益一則偶生奇是謂造六虛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而天下化之始於黃鍾之初九終於中呂之上六而律呂備矣斗日合辰建律運曆以應六十日甲子中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大合樂羽角六變奏黃鍾避無射商聲徵商八變奏太簇為無射之角九變則黃鍾歸夷則林鍾

歸夾鍾與球鍾合太簇歸無射南呂歸中呂與球
鍾同惟姑洗歸于黃鍾之宮以大合樂必以姑洗
之月也秋宮春律生氣行焉季秋大饗帝亦如之
至若變宮比於正音故為和變徵不比於正音故
為繆律位相衡其猶稗之對昭乎黃鍾羽角聲應
于大呂生自蕤賓太簇羽角聲應于夾鍾生自夷
則故曰陰陽清濁稗羽相和餘律皆如之是故登
歌圜鍾金鏞合夷則鳴球以象上帝之音而宮縣
擊石拊石依焉是謂集大成諸侯軒縣以下小成
之樂不敢用也故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無總隆
黃金聲而玉振之帝出乎震夾鍾易名圜鍾為夷
則徵在下則仍其舊名為蕤賓羽合奏擊拊則圜
鍾夷則宮也聲應黃鍾為宮無射夾鍾徵也聲應
函鍾為徵中呂無射商也聲應太簇為商以天地
人之始也黃鍾以宮倡角羽並起則姑洗南呂合
秋為春聲應于大呂協姑洗慢角而為中呂清角
函鍾太簇宮徵相證以和之是為雲門宮角徵羽
始終皆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以商和角羽並
起則蕤賓應鍾合冬為夏聲應于夾鍾激蕤賓清
徵而為夾鍾流徵南呂姑洗宮徵相證以和之是

為咸池宮角徵羽始終皆太簇為徵應鍾為羽一
成以至九成皆特鏞始之特磬終之其間五降之
節皆編鍾始之編磬終之九成合生氣之和五節
道五常之行所謂旋英韶若也徵招角招至齊景
公特音調猶存蔡氏清口徵招內有宮商角徵羽
角招內亦有宮商角徵羽抑亦知其聲指應而節
奏合者邪

黃鍾之實其律九寸其數八十一以生十一律故謂
之生鍾分凡立均出度皆該於其中盖天道之行
也一陰一陽故自一而二以下生地道之承也陰
為柔陽為剛故自二而四以上生其曰宮五者河
圖洛書皆以五居中自子一至辰五得宮之宮以
林鍾之為徵宮五十四太簇之為商宮七十二南
呂之為羽宮四十八五者皆會於辰而八十一分
之六十四姑洗之為角宮獨與宮合焉以樂紀宮
角必奏中聲以為節者與黃鍾倍其實以生林鍾
自一為二故曰丑三分二三分者三乎一者也又
自二而三之至亥得林鍾之實故曰以下生者倍
其實三其法寅之倍其八為卯十六以生南呂與
凡律下生呂者皆如之林鍾四其實以生太簇自

二為八故曰寅九分八九分者三乘三者也又自八而三之至亥得太簇之實故曰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卯之四其十六為辰六十四以生姑洗與凡呂上生律者皆如之律呂之數布十二辰呂必自其衡與律比焉陰從陽妻從夫也在六陽辰子為全律順間一位則寅九為寸數辰八十一為分數午七百二十九為釐數申六千五百六十一為毫數戌五萬九千四十九為絲數在六陰辰亥為全實逆間一位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法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分法巳二百四十三為

釐法卯二十七為毫法丑三為絲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九寸為黃鍾其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三約之為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為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寸分釐毫絲皆如之凡五聲之宮皆有九分之一至酉而得故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宮笄至辰五聲之宮已備與

徵相合故云然也酉實南呂之本宮前五後五數復如之樂變移宮換羽小大相成南呂以羽從宮推十合一而為九變會於辰位宮五則徵九在焉豈非天地自然之數乎所上者用九而不用十去前五後五之十而用徵九謂徵之羽也商八變羽七變角六變皆以羽反于黃鍾之宮與律生數正同故曰律以此生樂以此成凡律立均角羽無起皆如之羽水調也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於水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此樂之所以變也

子朱子曰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

屬陰一大陰陽也故呂在陽則下生律在陰則上生月令列以物氣者也儀禮經傳鍾律篇蕤賓重上生與律呂新書呂在陽地倍數相同又曰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姑洗為陽中呂為陰又一小陰陽也故律為陽而下生呂為陰而上生律書吹以考聲者也生鍾分蕤賓生大呂半律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中呂亦如之又曰半之此律也倍之亦此律也予在京師太常典簿李文察來受業制十二管吹之含少三寸九分與黃鍾之管翕聲八寸一分雖清濁不同然啟啟隆隆舉

相似也天地之和應於聲律者如此豈非自然之
數與故特舉子朱子三言以為律呂要法
大司樂奏子辰申之律歌丑酉巳之呂為陽紀奏寅
午戌之律歌亥未卯之呂為陰紀納音之法如之
故六呂為同三曰鍾三曰呂鍾與呂相間亦相對
六呂之間復自有陰陽也丑酉巳曰大呂南呂中
呂陰中之陽也呂助也能特出而助陽也故皆謂
之呂亥未卯曰應鍾林鍾夾鍾陽中之陰也黃鍾
者陽之所鍾也應鍾以陰應陽林鍾以陰函陽夾
鍾以陰夾陽陰之所鍾也故皆謂之鍾

凡樂均律下生呂呂上生律律正律也中呂一均呂反
下生律律反上生呂此所以為變也盖中呂之實
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數不可
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
得七百二十九以為小分自此始有忽數七百二
十九者三忽也三分一為二百四十三乃一忽也
三分二為四百八十六乃二忽也一忽則有九初
二十七為一初一初則有九秒三為一秒皆可於
七百二十九内取之則三分之數無不均矣中呂
陰也下生含少陰道常乏而反饒林鍾變律下生
太簇變半南呂變律下生姑洗變半亦如之含少
陽也上生林鍾陽道常饒而反乏之太簇變半上生
南呂變律姑洗變半上生應鍾變律亦如之至于
應鍾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筭數又不可行此變律
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宮京房不知
其變止於六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強加之亦無
所用乃别名中呂再生者以為執始轉生四十八
律其三分損益不盡之筭或棄或增破壞自然之
數已甚尚得謂之律乎宋何承天妄增中呂生黃
鍾之實以復本律之正出於私智非也錢樂之演

增三百六十律當朞之日其謬妄尤非也六變律
祇正律稍短然後聲音均調皆不以為宮止以為
徵商羽角故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者固不
易也

作樂必先立黃鍾之均者聲律所由生也聲自子半
含少三十九分於午為變徵於丑為變宮於申為
角於卯為羽於戌為商於巳為徵皆右行以應日
全律在子為宮八十一分以未為徵以寅為商以
酉為羽以辰為角以亥為變宮以午為變徵皆左
行以應斗斗日相合歌奏相命而諸均以與調應

之故曰黃鍾大呂絃歌干揚童者舞之成均之法也子朱子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陰而不可用故其始為宮而上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然後屬陽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黃鍾之宮也下自管之龠聲上至變宮有聲者為舍必正在四十二分無聲者之下微陽起按盛陰昭乎象矣非聲氣之元乎太玄黃鍾七十八分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張行成曰甲己為徵合子午之數九乙庚為商合丑未八丙辛為羽合寅

申七丁壬為角合卯酉六戊癸為宮合辰戌五巳亥則四而已自九至四半之三十九分倍之七十八分合有聲無聲與吹口三分則八十一分也凡宮律長而商角徵羽之律短則用全律正聲謂之太宮律短而商角徵羽之律長則用半律子聲謂之少黃帝內經曰太宮太商少宮少商之類是巳聲律相乘究於六十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以應六甲五子陽極于中呂生黃鍾為徵九甲子也聲應閟鍾夷則而丙壬合焉以避庚子商聲林鍾乙未則為中呂商八以至太簇丙寅羽七南呂角

六姑洗宮五皆歸于夷則協慢角為清角也陰涵于應鍾生蕤賓為徵九甲午也聲應太簇南呂而丙壬合焉以避庚午商聲大呂乙丑為應鍾商八以至無射宮五皆歸于太簇激清徵為流徵也對待流行自巳亥左還而六十日應矣以二變而濟九成歸于戊子黃鍾之宮則六十調中為八十四聲其實十二管遞相為宮耳夫何繁之有

作之出度也周制八寸十寸皆為尺猶璧羨以起度也竹管自然圍壼徑三分則空圍九分以之出度則八十寸容秬黍八百八粒今周尺是也加二寸川

尺有二寸車工用之毫釐少謬則不利載所謂尺二之執天下皆同是也汲冢玉律正同此尺觀其不為孔則候氣而氣已應累黍而黍已合亦可見矣劉歆以黃鍾之長為九十分者蓋因漢曆而誤洛下閎起曆之法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八十一寸乃八百一十分以千二百黍納之龠中不揺自滿以之出度則十寸比周尺加二寸者多一寸五分八釐今景表尺是也故蔡氏新書以曆之積八百一十分者分作九方分用圓田術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為實徑

之數是以圓為方也彭氏因謂黃鍾律管有從長有面冪有空圍有周有徑有積實紛紛多術務以合乎積八百一十分而彼已殊不知曆家倚數立法以龠積起日分與管不同非律起於曆也以八寸一分之管而體又圜匰不方安能容千二百黍故徑三分必加四釐六毫強以方積冪爾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即此法也空圍九分乃筭家內周豈空中容九方分哉律以出度乃圓管生方龠非方龠能轉生律也以律起曆既曰積八十一寸為一日之分矣又曰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謂終天數八十一終地數九十合為百七十分即九章歲數也乃九黃鍾之九以十乘之積八百一十分為日法應曆一統六林鍾之六以十乘之積三百六十分當朞之日八太簇之八以十乘之積六百四十分應卦之氣既以八十一寸為日法矣又以應曆一統則其倚數立法明甚黃鍾之管本非九十分則亦無八百一十分之積矣世乃執方龠為圓管反以曆起律何哉

胡銓著審律論曰黃鍾之實八十一以為宮而以九為法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與八十一雖多少不同而其實一也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與九雖多少不同而其實一也黃鍾既曰積八百一十分矣然以林鍾之實五百四十而乃以為三百六十分太簇之實七百二十而乃以為六百四十分各以其長自乘則非矣豈非為曆法所誤哉子朱子論樂首出二尺曰短者周尺長者景表尺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韓氏邦奇謂車工之尺為是然則復奚以候氣累黍為哉

周尺所以可信者近取諸身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校以中指屈而視其中節內文之兩端恰一寸從手魚際至關前亦如之人有肥瘠寸無不同者此自然之度也景表尺則不然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長或極其短或纖微差等以二尺為準竢其氣應則用之夫氣無微不入者也豈其拘拘在一隅邪所埋之地沙石下阻蟲鼠弗除則氣奚從應邪韓邦奇曰必也洛陽乎天地之中陰陽之會也率天下之為樂者而路焉則律何時而成邪故樂者天地之氣也取諸身而已矣然十

月應鍾律距地面四寸六分有奇十一月黄鍾律九寸長短不接陽氣有升無降將何所歸乎陳暘樂書取淮南子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含少三十九分太蔟之元也冬至徵陽初復盡五聲而六變右行於亥音比應鍾四十二陽氣漸升則八十一之數立矣是為黄鍾小素之首徧十二辰與應鍾相循環夏至陰生盡七音而八變左行於丑音比大呂七十六陽氣漸降則三十九之數復矣合樂亦如之太初曆候黄帝合而不死之法順夏至以應冬至則黄鍾之均得而蕤賓之律應所謂陰

陽清濁稹羽相和者也若如劉歆候氣則律呂之數往而不返陽升不降貞下無復起元矣

王禕氏曰古玉律長一尺八寸其內當中有隔隔有小竅以通氣隔上九寸其空均直徑三分以應黄鍾之數隔下九寸迤運以至管底以聚其氣而上之迎徵陽也是則候之而氣應無孔者也蔡元定制小竹管為律吹之未諧子朱子教以依律孔竹吹之乃諧是吹之而聲和有孔者也盖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晉列和謂無一管自為一聲之理故金石必編縣絲竹必攢聚然後三調各有音

陰陽各有紀百度得數而有常矣故曰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今紛紛爭校面幂方圓以候氣即欲吹以攷聲徒索諸渺茫而已

六樂者黄帝命大容作雲門清角為陽樂伶倫作咸池流徵為陰樂六英九韶興矣帝顓頊命飛龍合之為承雲帝嚳因之帝堯命質脩之為大章帝舜命禹皐陶聽音律出納五言以六府三事為招本九功敘焉九歌勸焉楚辭淮南子皆曰咸池承雲九韶有虞氏之樂也是則清角流徵始終乎黄鍾之宮凡樂之所必有者五帝不相沿樂特名物度

數隨時損益而已大禹以萬人治水始舞干羽丁兩階為萬舞皐陶作為夏籥九成韓嬰曰韶有干戚非正樂也自禹始也共大夏所以為文武之中若與成湯脩九韶擊玉磬故頌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盖禮九獻樂九成夏啟所同也周文王作樂于辟廱奏以賁鏞歌以賸稷盖諸侯軒縣之樂爾武王克殷為天子始作武宿夜之舞其樂遅久六成仍奏文王象舞夏籥序興而九成周公輔成王乃告成大武命之曰勺以合燕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三

終故用象箾南籥頌合大雅亂以二南為樂之末章故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勺者酌也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奏勺則武舞干戈象舞羽籥與夏殷異故曰武象起而韶濩廢矣若大合六樂則韶濩仍存舞簫韶則雲咸在其中魯用天子禮樂季札觀樂於魯自周而夏殷始及於韶者韶箾以九終故也

凡大合樂天子必帥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親往視之者合其數則含少也元士執事其間則八十一全律之數也黃帝以雲紀官人與天調故作雲和

琴瑟以黃鍾為宮下管以笙為主第一管為圜鍾而羽管黃鍾最長是謂孤竹之管取其獨一而大也導舞以雷鼓面廣九尺雷鼗面廣九寸其聲皆在八十一數之中人合天也帝顓頊實處空桑乃登為帝舞咸池承雲以祭上帝故作空桑琴瑟以太蔟為宮應函鍾之徵而笙管姑洗以羽從宮是謂孫竹之管取其自子而孫也導舞以靈鼓面廣六尺靈鼗面廣六寸其聲皆在五十四數之中地承天也帝堯脩雲門大卷命之曰大章亦所以合咸池也大韶興於禹鑿龍門通澻水地平天成乃作龍門琴瑟以姑洗為宮而應黃鍾為角笙管南呂以羽從宮是謂陰竹之管取其自北而南也導舞以路鼓面廣七尺五寸路鼗面廣七寸五分其聲皆在六十八數之中天合人也合三中琴角絃皆無二律而韶箾十六管其十二管者律呂之正聲也其四管者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也瑟之十六絃笙之十六簧應之五聲欲其成文不亂又用頌琴十三絃頌瑟二十五絃和笙十三簧所以依玉聲而合宮縣也武音則有七律巢笙十九管其十二管亦律呂之正聲九管則黃鍾至甤賓七清聲

也雅瑟二十三絃其用者十九象箾南籥應焉故六律六同以相對為列而其音謂之六英韶以相繼為義而其變謂之九成九為圜而參天六為方而兩地九招六列六英樂之所必有者也服虔曰姑洗南呂以南為南風無射夾鍾以北為北風故雲門咸池合於九韶大夏大濩合於大武而歌奏則陰陽二紀唱和相命也觀於分樂而序之則可見矣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分干羽為六列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進旅退旅莫不得齊焉與所以為樂中之禮也與

縋球在上清明象天樂之聲也宮縣在下廣大象地樂之體也應鍾穆羽聲應黃鍾中呂如之終始象四時樂之序也金以起調玉以畢曲五降如之周還象風雨樂之節也故樂以合為本以反為文雲門六變咸池八變各有宮角徵羽然聲相應而節奏合則大韶九變陽樂反於奏黃鍾歌大呂雲門收聲陰樂反於奏太蔟歌應鍾咸池收聲始終條理一黃鍾而已渾然教化之中粲然川流若在焉其即易之太極儀象矣乎是故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潘柄以為樂皆九變是也文中子曰祀若[illegible]神道祭者察物類響者懷精氣聖人以此接三才之與得其義矣世誤分之漢人聲類相避唐人輳為變數宋人各為始終見於註疏史志者可考也然猶信之也元人吳澄乃謂大司樂之文不惟不經亦自背戾既曰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矣而五聲止用其四八音止用其三何以成樂殊不知歌奏相合則五聲皆在管協琴瑟則八音克諧澄豈知樂者哉夫樂得其反則安未有往而不反者劉歆倡陽升不降之說則不以反為文矣為王莽作新樂獻於明堂太廟或問其聲曰厲而哀非興

國之聲也後果敗滅自是作樂者混亂黃鍾之宮荀勗以姑洗為黃鍾劉芳以夷則為黃鍾萬寶常以南呂為黃鍾王朴以夾鍾為黃鍾於是古樂遂弛而不可復矣故吾著樂典惟主大司樂而參以聖經觀諸豫之象則雷出地奮即合樂之律自下而上可知矣觀諸夔之言則琴瑟下管即笙和柷竹之偏可知矣觀諸商頌依我磬聲則擊石拊石合於鳴球可知矣觀諸春秋萬入去籥則萬舞干戚本合英韶可知矣凡此皆成均之法也兆謂其不見於經而遂以吳澄為然哉故考樂必尊[illegible]以折殺亂則名物度數皆出於義理未有舍此而徒直以臆斷之者也

韶樂興於禹皐陶而夔典之非一夔所能作也舜之教胄子特數語爾而萬世立樂之方不能外焉所謂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者也音者人聲清濁高下之變比樂器而成陳澔專言詩詞誤矣記曰御瞽幾聲之上下歌聲必諧鍾而起者主中音也蓋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哀心感而噍殺憂聲之上者也怒心感而粗厲則下矣喜心感而發散樂聲之上者也愛心感而和

柔則下矣樂心感而嘽緩宮以平之敬心感而
直角以中之鍾聲諧焉不高而硍不下而肆惟正
而緩優柔以合乎中使欣喜歡愛不至太過哀聲
厲氣無自而入則肅雍和鳴矣此大聖作樂所以
致樂而無憂也聞之者能敬以和則直而溫寬而
栗既敬以和躁心釋而欲心消則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此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左宮商右徵羽
角所以為中聲也出納五言絃不過五而十二律
呂循絃益徵還相為宮非繁文簡節之音與故孔
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
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
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
暴厲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
此南風之義也周人增以宮以商二絃則七律具
矣以祀以祭以享分合三才故雲和之角無姑洗
中呂空桑之角無蕤賓林鍾龍門之角無夷則南
呂鑑數錯益而姑洗南呂以南為南風其音均循
沿舜也子朱子得慢角清角調法於吳元士因著
琴律說而推廣之其義理明矣吾著樂均擴以為
准焉

五聲相生之序大小之倫商恒先角是春後於秋也
聖王作樂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必使角徵生
宮以勝水德而商羽藏諸用隋志曰鼓琴吹笛之
人皆言三調其來遠矣豈非自黃帝正五聲而已
然邪荀勗作十二笛各有正宮下徵清角三調七
音共二十一變體中龠聲宮角混亂管製此笛自
商孔吹之聲不平和必均七音於合少三十九分
之中開竅徑三分吹之聲乃平和程子曰八十四
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中聲
上生下生此要法也宮羽之中聲為角商羽之中
聲為徵統之以宮其調為三蓋角始於慢然後清
以上祀天故雲門圜鍾為宮而曰乃奏黃鍾若羽
以角應也歌大呂亦如之徵始於清然後流以下
祭地故咸池函鍾為宮而曰乃奏太簇者角以徵
應也歌應鍾亦如之兩者交通成和然後高不至
於噍殺下不過於嘽緩優柔平中以享人故大韶
黃鍾為宮而曰乃奏姑洗者宮羽之中聲慢角也
歌南呂則大呂之清角與大濩夷則之羽合矣大
夏干羽合舞而曰乃奏蕤賓者商羽之中聲清徵
也歌函鍾則應鍾之流徵與大武夾鍾之徵合矣

角羽並起宮徵相證姑洗本黃鍾之角變為商呂之徵反商下徵每各異審南呂本黃鍾之羽變為下徵之商是謂咸池承雲九變則慢角與清角歸雲門黃鍾為宮大呂為角清徵與流徵歸咸池太簇為徵應鍾為羽故曰樂究於九則反而為一由是觀之黃鍾元聲也宮統角徵則中聲也吳澄曰黃者中也黃鍾之聲中聲也其聲比十一鍾為尤下而曰中聲何也但以樂所有之聲而校則黃鍾之聲最下通以樂所無之聲而論則黃鍾之聲正當高下之中也聲下者濁聲高者清樂爲陽也貴輕清賤重濁惟黃鍾為中聲截自中聲以上輕清者用之其中聲以下重濁者不用也其言本於劉歆與明道異矣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未有外於黃鍾所生者又安得通以樂所無之聲而論哉

樂記言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而曰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何哉蓋合者樂合之也生氣謂造化發育本自和也運行或乖調之以樂乃大師所合陰陽之聲也道者樂導之也

五常謂知仁禮義聖之德本善行也感應或偏導之以樂乃小師所辨聲音之節也姑洗南呂以南作長之氣嘽緩矣得諧易則不歸於北無射夾鍾以北歛藏之氣急微矣併嘽緩則常流於南氣隨聲而成象使其陽之動不散於直遂陰之靜不密於翕聚所以和天地之氣也知仁交際而清角以注[illegible]制[illegible]則武舞[illegible]戈為盛威禮義交際而[illegible]欲[illegible]動[illegible]文舞羽籥為得遂性隨氣而[illegible]文質使其引氣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流辟而攝[illegible]以平天下之情也天地之[illegible]不乖人心之[illegible]不偏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絪縕於天地之中者交於人心人心之中者交於天地元聲合元氣中聲合中氣發形於外而始終條理自不可已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舊說謂天地人心各自交於其中則非感而大和矣由中出者不統於同則聲不諧器安能免怗懘之音乎

樂有本有文文盡矣本盡善惟大韶不可尚已禹言九德招之本也夔言九成韶之文也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夫鍾徽節以明至德或戛或擊以鳴玉球

或搏或拊以鼓琴瑟以詠登歌人聲為先是時享
禮祠行祖考來格帝堯之後為虞賓者在助祭位
群后以礿就位皆德讓焉樂聲依詠球瑟從之以
九為節是九德之歌也堂下之樂以管為主鼗鼓
導舞每一成必合止柷敔而笙鏞閒作與歌聲合
亦以九為節是九韶之舞也管絃相合以成雖有
上下之別合而名之則總名簫韶鳴球特縣也韶
簫十六管金石編縣如之故閒合成曲奏之以鍾
其律用羽節之以石其律用角而統於琴瑟之宮
以簫齊其聲必與玉球詘然者相應則中聲之于
止也黃鍾宣養六氣九德故為九成始終五絃之
琴為南風之調奏姑洗歌南呂而請鍾大呂應之
則羽角以相生太簇應鍾應之則商徵以相制羽
角相生則知仁交際而萬化出於人聲則呼動腎
與肝自水而木天數也自冬日至而發春是以謂
之陽也黃鍾之羽一變姑洗為中聲六變圜鍾九
變歸于黃鍾之宮南呂之羽一變大呂以應南呂
六變黃鍾為角八變太簇為角九變而歸于南呂
之角然姑洗角聲之始也自姑洗之羽與其羽無
射一變中呂以應夷則六變姑洗為羽九變復歸

于姑洗之羽而黃鍾大呂收聲矣徵商相制羽禮
義交際而萬化入於人聲則吸動心與肺自火而
金地數也自夏日至而成秋是故謂之陰也太簇
之羽一變蕤賓為中聲八變函鍾九變歸于函鍾
之徵應鍾之羽一變夾鍾以應夷則六變太簇為
徵八變姑洗為徵九變而歸于太簇之羽然函鍾
徵聲之始也自函鍾之羽與其羽大呂一變夷則
以應應鍾八變南呂為羽九變復歸于函鍾之羽
而太簇應鍾收聲矣宮調以倡之商調以和之故
用宮逐羽而清角生焉本於黃帝雲門其聲如天
之無不幬象德之升也引商刻羽而流徵生焉本
於黃帝咸池其聲如地之無不載象澤之降也故
陽紀聲皆羽比於角陰紀聲皆徵流於商羽徵水
火也商角金木也變宮變徵土穀也五行之氣形
為六府因天施以正民德因地化以利民用因人
事以厚民生而三事和焉樂其樂者沐化述情故
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然君聲往而不反臣聲離
而不合豈人情哉故宮主角商主徵九變則君回
宮臣合君矣舜以地平天成歸功於禹禹乃尊黃
鍾以主韶而和以太簇豈非君臣揖讓之德與夫

九官命益為虞治至於鳥獸草木而有禮以節文之則忍及動植矣政道成而後作樂此所以命夔典樂也德既格于上下以暨動植而韶樂當和又感動之是以其應敏速鳥獸蹌蹌然而來固不待九至於鳳凰來儀則非九奏不足以致之蓋咸池承雲而為韶則坤道承天而育物象形而流於聲故能爾與其既也夔嘆美之曰予惟知擊拊而已百獸自舞庶尹自諧則非予之所能知也是必有妙於聲音之間者矣蓋推本舜禹之德非徒以聲容為也千載而下季札觀韶於魯孔子聞韶於齊

其奏者固非夔也而感之之深則聲均存也是故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

宮縣金奏晉鼓居中左鞞右應縣於四隅乾維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艮維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巽維合中呂蕤賓林鍾之聲坤維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大鏞特磬各當十二辰正位以應律節調而錞鐲鐃鐸各二皆左右南陳甲丙庚壬設編鍾以應羽乙丁辛癸布編磬以應角復建鼓鼗展詩會舞三鼓而句終五節而調成左柷右圉而簫管以齊十六聲焉有瞽之詩始作樂合乎祖而終之曰既備乃奏簫管具舉謂此也舞位兩階文武綴兆各有四表舞者聽鼓應歌而動堂上縣一鍾一磬而尚拊編縣之應鍾球也十二律聲各有太少黃鍾宮于北蕤賓宮于南夾鍾宮于東夷則宮于西應登歌也文舞羽角武舞徵商節奏合以成文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是故圜鍾為宮乃帝出之方雷奮之地鈞天之野斗日之繫房心明堂之氣旦夜昏明之交也左三律冬日至之聲黃鍾為宮羽角前應于大呂乾維應鍾朔鼓動而坤維應之右三律夏日至之聲函鍾為宮徵商後應于

蕤賓巽維中呂鞞鼓動而艮維應之王與賓尸出入九夏之奏者此也及大合樂既歌則鼓其羽籥之舞圜鍾以起黃鍾而羽七合角六于三呂以倡流徵而姑洗角羽變入地宮以降天神所謂若樂六變者也無射以起函鍾而徵九合商八于三鍾以和清角而函鍾角羽變入天宮以出地示所謂若樂八變者也黃鍾至姑洗宮五合函鍾徵九黃鍾之宮歸夷則夷則歸姑洗姑洗復歸黃鍾為宮大呂之角歸南呂南呂歸中呂中呂復歸大呂為角是為清角始終函鍾之徵歸無射無射歸蕤賓

蕤賔復歸太簇為徵太簇之羽歸函鍾函鍾歸夾
鍾夾鍾復歸應鍾應鍾為羽是為流徵始終所謂若樂
九變若也管協琴瑟與鼓鼗雖分為三然要其節
奏則貫而為一其三才合一之道乎不言七變則
蕤賔與黄鍾之交耳大武六成惟聽金奏之鼓和
以金錞節以金鐲止以金鐃通以金鐸是故君子
聽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也六變既畢虎賁之
士易服秉翟以合九成故籥師東西各二人教國
子舞羽吹籥佾長各十六人夾籥象箾綴懸合應
所謂鍾石啟敔羽籥鳴者也專奏象武及勺則用

象箾南籥而已於旅而語且道古其牧野之語乎
故成均之教有樂德必有樂語語以成之正欲使
般聞其義爾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子冕而揔干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奏於宗廟以樂皇尸亦如之
大武告成功大洽辯必脩文德否則非備樂矣故
孔子告賔牟賈以合樂終焉

文舞所以別於武者播鼗而鼓從之擊柷而敔止之
吹壎而篪應之一均節奏成焉德音尚質其音寓
於器有此六者故記以為德音之音然革木一聲
固云質矣土音聞徵借篪明亮以發之雖若伯仲

然皆無餘韻故亦以質言也大壎有二聲合黄鍾
慢角大吕清角小壎亦二聲合太簇清徵夾鍾流
徵篪四如之七音九變而南風之調備矣奏者音
之始節者音之終金舂玉應隨六者之音而作止
焉故曰樂貴和而尚質所以防隆滿而節喜盛也

問登歌四琴四瑟一倡三嘆而後可以配下管之一
聲盖絲音徵故尚宮竹音大故尚羽以合鍾然大
司樂琴瑟與管各三者何也曰詩云鼓瑟吹笙吹
笙鼓簧又云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此可見管協琴
瑟依於磬聲以為節則上下音韻同矣笙之大者

為竽三十六簧十二律各有大小中三聲離徵大
瑟三十六絃亦如之和笙十三簧大琴十三絃為
五降之節以應三聲宮羽角也如此則琴瑟與笙
皆四矣三中琴皆七絃而雲和雅瑟二十三絃用
者十九巢笙二十三管而簧亦十九空桑頌瑟二
十五絃與大竽合龍門小瑟十六絃小竽十六簧
與韶簫合諧南風之調則三中琴也中琴主君徵
與瑟相經緯左三右三各過一徵為五降其應也
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清角在十徵慢角
在十一徵餘可推也小瑟第四絃為圜鍾必先調

之與宮相和奏黃鍾則虛大絃而第二絃為宮以次取五聲歌大呂故也其應也一必於六二必於七三必於八四必於九五必於十豈非天地生成之數與聲太高必緩四絃則圜鍾以宮倡聲太下必急六絃則中呂以商和恒上下四絃之柱以合中琴而餘瑟皆應此簫韶九成之要法也陸象山曰黃鍾大呂施宣于内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太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此夾鍾之所以象天而稱圜者乎

問周景王鑄無射為之大林宋李照去四清聲為仁宗鑄鍾二君皆以心疾崩是聲不貴大也後周鄭譯獻十二笙管皆十六應鍾聲益小隋萬寶常以南呂倍律尺製黃鍾文帝行之自是羽聲往而不反是聲不貴小也如何則可曰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紀宮角奏中聲以為節也詩者樂之本聲者樂之用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可無節哉其始起律也一而三之及樂成而奏也移宮換羽而主中聲焉俞尚羽則計自倍半石尚角則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統於琴瑟之宮十倍其律故詩為中聲所止者依玉磬也樂必立均

均者適也太鉅則志蕩太小則志嗛太清則志危太濁則志下皆非適也入於耳感於心心平德和其必倡和清濁而適中乎陳暘曰四清二變樂之蠹也笙簫壎篪皆十二是師鄭譯李照而不知其非也子朱子曰四清聲避陵犯也去之則臣民陵其君矣變宮變徵乃六變七變得之者宮倡商和則五均具而九變成豈可去哉去之則樂均遠而迭成滌濫之音作矣若暘者真耳學之士哉

問樂和民聲又云樂由天作何也曰天之聰明明畏因民者也出納五言歌之奏之則天之無聲因民有聲矣惟天兼地惟人合天是故報氣以臭神本治乎天也報魄以味鬼本歸于地也報賓以大饗尚腥人本天地之精氣也禮得其報皆由樂以和之周還進退從容不迫則樂不厭矣圜鍾起羽角六變反于圜鍾函鍾起徵商八變反于函鍾黃鍾起宮九變反于黃鍾樂得其反皆由禮以節之優柔平中曲終告闋則安所止矣故禮節民心則樂和民聲樂由天作則禮以地制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禮樂相資合敬同愛其要道也夫

問傳云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

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周疏以相濟也前九者盡樂之大綱後十者備樂之要用作樂必本諸此然後無所違聽樂必達諸此然後無不通要用惟適中而已矣大綱未之聞也曰樂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者也以聲召氣氣判成體而類從焉類聚成物而聲生焉聲比於律而音出焉音協於風而歌成焉聲物類體本一氣者也歌風音律奏五聲者也審一以定和則情不可變比物以飾節則變皆可知其文足論而音有倫者邪是故樂義九篇備之矣

問燕樂登歌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蔡元定謂二十八調譜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何與曰楚詞四上競氣極聲變已有之矣今俗樂本十六調宮羽倡則商羽和餘乃唐所增也詞曲各陳其情唱之則有抑揚即詩言志歌永言也和以樂器依歌聲清濁高下以律齊之如作宮調則衆音皆以合為節徵調以尺亦然即聲依永律和聲也但俗樂絲竹間從而聲高聽者情躁而心邪古樂金聲玉振間遂而聲緩聽者平和而善心生雖不同而實相近故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庸言卷第六

庸言卷第七

政教第七

問政教曰政者正也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是也教者孝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是也合而一之正心是亦為教也孝友是亦為政也其本諸心之所同然者乎思審理義日深則應事及物無非達德達道之推於政教乎何有韓非商鞅亂聖人之政矣嚴刑以濟貪若力行之老

聃瞿曇亂聖人之教矣養生而談空者篤信之溺於利欲故也理義疑聚則利欲日消胸中浩然無蔽然後一而能大其政教之本與

目有同美知正色者鮮矣耳有同聽知雅音者鮮矣口有同嗜知正味者鮮矣至於心六合雖廣不能異也豈惟民哉天地鬼神不能異也前乎五百有餘歲而有聖人出焉不能異也後乎五百有餘歲而有聖人出焉不能異也其理義一也故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蓋斯道也其必求諸己乎將有為也將有行也推之使出則一若大天地之昭也鬼神之列也上下四方之矩也先後聖人之節也符合於彼而屈者信闔戶顯諸仁矣誠之通也既有為也既有行也收之使入則大者一天地之心也鬼神之會也上下四方之宇也往古來今之宙也歸宿於此而信者屈闔戶藏諸用矣誠之復也三極流通無有間斷孰能異之茍異乎此則異端也佛氏圓覺覺性體之圓而不知方之以義遺外者也老氏致虛致心體之虛而不知實之以理廢用者也今之陽儒

陰釋取孟氏一語以立門戶者不思理義其流也殉欲射利喪其良心傳曰心不在焉不見不聞不知其味其斯人之徒也夫

天下無道外之器故先王禮樂政刑皆出於道應事處物迹雖在外皆吾心之理之所發見此所以為道也凡雜服安禮操縵安絃興干戈羽籥用以為教者名物度數之中天人性命之理存焉至於刑名律令皆根於理內外一致心迹無二豈若異端虛無空寂厭棄事物之理專事本心虛靈以為精神哉格物即物物而窮其理理具於心而窮之則心

中之理發而為義非義外也必也目擊其器耳聞其聲手執其業身習其事然後心游其藝悅繹其理而道在我矣今之學者方業舉則以聖賢經傳為大綮一旦發身得政如蒼鷹之脫韝乳虎之出柙飛躍吞噬靡不為也溺於利欲豈復知孝弟忠信為何事哉其本亂而所厚者薄雖行政教人不之聽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大學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此後世所以無善治也有好名者聞講心學超脫理障事障輒大喜其滌去大綮則篤信而從之豈不以為經書政教皆器之末

而所講者乃道之本與及應事處物則茫然矣予昔學特令諸生習射久之容體比於禮聲音比於樂宗室以及士庶莫不樂觀至有上書稱贊謂觀感之下自覺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者迨後入翰林兼春坊司諫見大興隆寺廢址建議欲立為射圃如洪武舊制令觀政歷事諸士習射因講習車戰弩砲以備狄仍倣洪武辛亥會試四書疑凡銓試授官射策三十道中者得依本等除授不中者需次後銓策於經史三禮發問不過數語對者止陳註解名物如齊車帶犆之類度數如璧羨圭邸之

類政刑亦論其大者各無令御如集禮命與律令諸書俾折衷焉所以驗其才識也後再入副宮詹首相留識因論邊事務得人材且置河套於度外夏色大沮因講心學大類禪和而予且罷歸矣大氏語心遺迹厭常喜新近時搢紳之通習也

夫子之翼易也乾坤開闢之後立人極者當志於正而世多忽之蓋屯有君道而主震初九利建侯長男宜君之象也蒙有師道而主艮六五童蒙吉少男求我之象也坎以中男當長兄幼弟之間故在上則後震而小貞在下則先艮而納婦叙倫叙則

人極立可懍正與故震以陽下陰為民所歸當難生之初居貞求志思以濟難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蒙以五應二純一未發求長者告之故曰童蒙求我志應也蒙以養正聖功也今日之所養他日之所行其惟所志之正乎志也者心之所之也正也者事理當然之極致可欲之善也志於正則止於是而不遷可欲之善日長可惡之惡日消以心無復有不得其正者矣大學止於至善中庸無惡於志皆是之謂也將任君師之責以行政教者其可忽乎內省其善不善亦惟責志而已

孔子言政刑德禮孟子言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蓋民可使覩德不可使覩刑懸示以刑常則駭而不親矣必先御衆以寬臨事以敬寬則仁仁則有德矣敬則莊莊則有禮矣以吾所履者立為規模制度使之觀感變化其有不率不諫然後不得已刑焉猶天地之道悠久所以成物也故德禮為先政刑為後苟政刑是去則老莊之教矣吾其徵諸書乎大禹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而舜則命皐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伯夷本典三禮者也呂刑則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契既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矣然猶朴作教刑焉則是政刑未嘗一日去也由此觀之政教皆以敬為主寬為用敬非矜持也整齊嚴肅一其心而不放也寬非縱弛也優游浸漬入其心而不覺也寬則道之以德而後政以養民敬則齊之以禮而後刑以弼教政教之善一而已矣故桓撥之頌本乎率履者禮也敬之謂也放勳之命至于振德者惠也寬之謂也觀於敷教而政可知已易於乾坤不言志屯以下則屢言之者天地之道存乎人也志立於未有為之時則能定能應可以有為故博學而約以禮問辨而居以寬

非志之先定者與夫子之教猶堯舜之教也今以
脫灑為樂而不拘禮法非敬矣以頓悟為宗而不
由漸進非寛矣日喪其心而猶自以為是使之從
政則民事漫不加省嘵嘵然講心學而任己見蓋
其志素不明故也夫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
君子之道體用合一為學所以為政也立德所以立
政也顏淵德行人也告以為邦仲弓亦德行人也
可使南面政事冉有季路反不與焉其務本之意
可見矣是故敬所以執事也信所以孚民也不動
而敬先有敬德乃可以敬其事不言而信先有信

德乃能信於民德惟儉乃能取民有制德惟仁乃
能愛人而時使夫時使乃愛人之一事耳衆而言
之何哉人莫不欲逸思所安之莫不欲壽思所保
之莫不欲富思所阜之濫費其財則民心傷嚴核
其情則民命戕雷用其力則民時妨五者所以不
可相無也節用則藏富於民阜其財矣愛人則好
生之德洽其心矣時使則說道使民忘其勞矣雖
以敬信為本然信非敬不行則敬又為信之本也
敬者主一而已敬以安民則妙用顯行而一者大
民安於敬則神功收斂而大者一體用之易簡如

此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皆此物也季路他日問君
子惟推脩己之敬告之其以此哉
先王之制兵車出於田賦詩云公車千乘春秋書用
田賦魯論則有盍徹之義王制寖廢可知也當時
盡民之財二猶不足用弗節矣盡民之情戰于升
陘民弗愛矣盡民之力浚洙築臺使弗時矣夫子
之言當世弗能用也漢唐以來無復知之者惟宋
名相以節用愛人輔其君故仁宗之世幾致太平
東萊呂氏有慨於宋神宗而追慕仁宗故論漢文
帝而致憾武帝夫文帝惜露臺百金仁宗惟席[illegible]

繒此類皆不盡人之財也赦緹縈而愧張武與人
辟必上讞此類皆不盡人之情也匈奴犯塞竟不
窮兵慶曆兵制惟恐黷武此類皆不盡人之力也
然二君者已無敬信為之本矣况武帝之虛耗神
宗之新法而盡違夫子之教者乎故斯五者遵之
則治違之則亂豈止道千乘之國哉帝王治天下
之大本也
禮與非禮感動心志其機在目而耳次之古者胎教
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王后娠太子九重及太
子孩提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保傅講明仁孝禮

義以導習之慎選天下端士孝弟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日見正事聞正言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合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𢟎三代所以有道之長也深宮之中狎近婦寺鄙褻惰慢習與性成一旦出閤見正人則猶剌之近目也聞正言則猶風之過耳也仁孝禮義無由感動而反以非禮爲是矣天下之本竊由正乎故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脩於內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予嘗撰次盡性盡倫之說為聖功論詒見其序則循禮也聞其聲則循樂也力進之而

夏公沮之謂待能識字知書而後可嗚呼難矣哉

周易九為陽爻六為陰爻初三五為陽位二四上為陰位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正反是則不正二五為上下兩體之中三四為一卦全體之中是謂中爻中在心正在身卦體身也而其用心也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者也閑邪存誠正以立中故知崇於學問而仁行坤之六二陰爻居陰位則中正矣故直方大敬義立而德不孤貞者正也若利牝馬貞利君子貞而亦有大貞凶者矣孟康曰小貞臣也大貞君也初陽在下衆方歸之坎以中男次震建侯屯其膏以待君施則吉苟擅行之凶可知也是故隨時之義又在中以行正焉正其矩乎均齊有一定之則中其權乎輕重適萬變之宜為政以德之象北辰也無為而守正者也敬授民時之測中星也有為而隨時者也君子而時中未有失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則於理無所當是其正而不合乎中矣故中以正為體正以中為用夫然後時措之宜也當洪水之時使鯀治之豈非中乎然方命圮族則其體不正淮南王長之殺辟陽侯梁孝王武之殺袁盎豈非正乎然有兄

為君近於大貞矣刑賞擅專其凶一也故中無不正正有不中必也正而後中則易之時在我矣

治人之道中正而已矣堯曰允執厥中舜曰罔或干予正以政治之源也居正不可以踰矩執中不可以無權是知矩誠設焉絜而度之於彼无往而不正也權誠懸焉絜而運之於彼無往而不中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凡正倫理篤恩義皆出於一原非心則孰為之矩乎自身達之家自家達之國自國達之天下凡立紀綱施法度散為萬變非心則孰為之權乎詩云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文王之道形於政詩人未
始言心也孟子推本而釋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
而已心之在人矩與權也至于治人特舉而加之
耳是故道也者中也政也者正也周易發明於文
王孔子傳之於觀曰中正以觀天下為治之道固
大觀之道也
大學體用合一明明德於天下一言蔽之蓋理一而
已舉斯心而加諸彼絜矩必以義為利而後已焉
夫豈外於心之所同然者哉具於內則性即理也
盡性所以盡倫也應於外則事即義也盡倫所以

盡性也其本治則其所厚者自不容薄此體用之
所以合而天下之所以國於吾德也德莫大於仁
義仁以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義以事兄悌故順
可移於長擴而充之慈以使衆恩及四海未有不
本於此者固堯舜帥天下之道也明明德於天下
則恒性人倫皆衆之矣然理義之悅我心者君子
也天下之民汙於利欲舊矣惡乎悅之吾惟日新
其德如盤銘曰盥以自絜民之無情好訟不能沂
者奚責焉惟求止於至善則義利明于道學仁讓
興于自脩忠信存于恂慄驕泰消于威儀礽非有

意於化民也得於觀感則民志大畏而自新何則
舉天下有恒性者孰非吾明德之具於內者乎此
謂治其本也王者臨雍養老躬行孝弟以及孤幼
用風厲乎人人故其燕詩曰視民不恌席有其人
則侈為光寵故其燕詩曰張仲孝友不孝不弟之
士必首刑之而後不嫺不睦者徙之耻之率教則
復之故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又曰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何則舉天下有人倫
者孰非吾明德之推於外者乎此謂厚其倫也治
其本而達其末推其厚以及其薄則民之不能[illegible]

者皆吾盛德之至也是故明明德於天下一貫之
道也
心之所同然者自一而大則與天同此言非不切於
人也今夫婦之愚不肖見人無理者則必責之曰
汝何無人性哉倏喜倏怒當哀而樂者則必指以
為不情性即理也情無性牽則不情而為小人矣
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凡有血
氣者皆欲安全而教養之以性情乃心之所同然
故也堯舜禹之相授受危微精一允執厥中以盡
性為大綱其命契以五者天下之達道則以盡倫

為條目施及三代教者教此學者學此學問思辯實用其力察之真由之篤則至誠能盡其性天地我位萬物我育自一而大與天同矣道豈遠人乎哉夫一者誠也主一者敬也戒慎恐懼必慎其獨由敬而誠也雖三聖人以至誠治天下亦兢兢業業無敢逸欲奈之何弗敬邪後世學者自私自利燕僻則喜蔑規則怒其有人性者暫時矯飾以為偽爾是故任道以輔君者心不容須臾放志不容須臾叛心放志隳則怠勝敬而偽萌矣偽萌於心則發於政事有不容掩者如病作於心而脉已形飲未及醉而色已見可畏也哉

勅諭有曰為學工夫必收其放心主敬窮理毋得鹵莽問斷其於脩己治人之方義利公私之辨須要體認精切庶幾趨向不差他日出仕方能顧惜名節事業可觀欽誦而深味之為學之道莫要於此蓋人之一心念慮萬起萬滅一念而正則敬勝怠而理以明一念而不正則怠勝敬而理斯昧當其一念正時實用其力使念念皆正充之所欲必正所樂必正凡厥所為無不一於正則此心萬理皆備有如天地翕聚而後發散是即誠之之功漸造

于至誠無息以此心體認道理何往而不精切推此心建立事業何往而不可觀然放心常須自察非生於慾則生於怠先儒謂治心以飲食男女為切要蓋人心惟危莫大於此此而能有定力則心常惺惺作得主宰復何放之有夫既口體不吾累而道行於妻子則其所以治人與辨義利公私者皆可知矣斯固胡安定之教法也予督學首以此訓戒諸生焉

學校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令之教官賢否不齊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亦明訓也夫師道有五一曰以倫理迪士二曰以嚴敬率士三曰以禮樂造士四曰以恩義馭士五曰以篤實勵士堂名明倫即所謂崇正學迪正道者凡講誦經書程督課業皆為此而設若諸生有事干倫理者開導引翼務求盡善而後已然必反諸身焉是故迪士以倫理則道明矣欲敷五教在寬非縱弛也因其本諸性者雍容教之必立規矩慎賞罰百務井井閑隙使摳趨若如對聖賢然後人知敬學是故率士以嚴敬則道尊矣邦國家鄉之禮當釋奠則臨以齊明斥黷慢之徒而肆衆之射則習于圃冠則習于堂婚

率而酌行之樂則擇諸生之童者歌之舞之俾觀
聽興起而邪侈銷焉是故造士以禮樂則教化行
矣體恤貧乏事皆從省凡有期約督責必量處之
務求中節使忘其拘束之勞而知有師友之樂是
故馭士以恩義而人知德矣非澹泊無以明志非
寧靜無以致遠違之則日入於浮靡而營私取罪
孰若安分之為福哉尚顯訓誨不妄交游志尚亥
虛反之以誠性度曠達崇之以恪言辭敏給濟之
以訓舉止輕揚持之以重好尚侈華敦之以朴血
氣衰餒守之以廣是故勵士以篤實而民知方矣

夫為學之道嚴師為難道不明不足以為師道不
尊不足以為師教化不行不足以為師人不知德
不足以為師民不鄉方不足以為師因此五者而
施德行經義治事之三物焉士固不令而從教也
人有四端惟辭讓易失冠盜娼優其失仁義之心若
乎然言及之未有不覺其非者蓋是非之心即虛
靈知覺故也知善為是惡為非則華夷皆可化矣
朱子解毀譽章曰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
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
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

也況蠻貊習俗朴野未至澆訛者哉予督學始至
蒼梧沈大參良佐王僉憲世爵告以府江猺老多
鈎官舟取賞者近李方伯費百金乃免予筮仕無
有也惟令指揮凌溥揚舲先往諭以上下禮法比
過大藤江猺老跪謁舟行迅急惟戒其改惡從善
往惟聽命至尺灘則同徒數百伏莽中止令為首
者三人出謁予別悟以人性本善必先孝順父母
父母養汝亦甚艱辛何苦為惡以喪父母生成之
軀汝肯孝順吾將擇汝子弟教于社學亦孝順報
汝剏成材又有顯揚之日邪鄉州獞人已有登進

士者矣汝猺乃獨無邪人能為善天必報之三人
皆喜躍手加竹帽上曰天使公來教也賞曆各二
冊拜跪稱謝如禮欣然而去未幾高憲使公韶過
之獻雙藤曰巳感教化不敢復索金矣予乃撰勸
化文通行諭之後至平樂龍守大有領猺童倸倫
韋仲金等三十八人入見皆知書循禮遂遣入社
學於此見人性皆善直道可行孔孟豈欺我哉
予在懷集聞老母有病棄官歸養荒遯粵洲之麓茫
先人弊廬而休焉諸朋推予為師予以凉德力辭
不獲乃依白鹿洞規以為條約其一曰親義序別

信為五教之目此即所謂道學也每講經書於彝
倫常變當否必欲敷之幸反求諸身心其二曰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為為學之序所以學此達
道者也凡有論說隨即記録先主傳註詳說明白
名許請益務盡學問工夫諸儒之說與傳註有同
異者反復折衷務盡思辨工夫仍冀見諸躬行毋
得徒事口耳其三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
善改過為脩身之要此即篤行之大端也學問之
道在求放心心之放多不自覺何處求之只在言
行相顧而已言能顧行行能顧言自然謙和謹[illegible]

心便常存久則不怨天不尤人不遷怒不貳過所
謂孔顏樂處皆在其中矣諸朋當為躬行君子先
宜盡洗俗態每於夜氣清時斂神靜坐用朱子調
息法久之自覺平日言行差謬所以招悔尤處朗
然明白所謂心之神明真不可欺也有則改之無
則加勉正在此時主靜立人極其要亦在此此實
吾所自得者幸相與勵焉其四曰正其義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處事之要蓋合義與道是
曰天理事之可對人言者也合功與利是曰人欲
事之不可對人言者也能事事體認天理處將去

切勿瑣屑計較功利此心自無愧怍所處之事亦
可對人言之所謂養氣配義與道於是乎在幸相
與勵焉其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
求諸己為接物之要此即所謂忠恕也人所以不
能忠恕者只在自以為是而責望於人太深今與
諸朋約凡交際之時務存渾厚人有長短不必彰
揚惟照檢自己缺失為人謀事必忠托人謀事則
不必盡人之忠如此用功推類以及其餘則非徒
全交實為養德

予作鄉禮百家為鄉鄉立之社社立之學前置鼓以

警衆後囤倉以儲粟擇保長行鄉約以綜之保長
綜五家為伍程伯子令晉城保伍法也約正約副
月朔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倣
呂氏鄉約易簡以行之是故鄉約以司鄉之政事
鄉社以司鄉之祀事保伍以司鄉之戎事社學以
司鄉之教事社倉以司鄉之養事保約即為約正
保副即為約副潤澤制宜務合人心而官毋督焉
否則王安石之保甲可殷鑒也然有司必令社師
選相閧而虞其竊苟為力政則亦借寇兵齎盜糧
也已吾廣藩參西溪徐子乾見而梓行之比嘉靖

乙未鄉落多盜歲且不登諸耆民請于李方伯中
巢行焉
見素林公俊為大司寇嘗與予論公平正大謙和
緩圖居官之要也然不可無剛予曰剛天德也集
義以生則浩然之氣也公平則不至於偏私正大
則不至於苛細勤謹則不至於怠慢和緩則不至
於躁急以此隨事精察是即集義之節度也已用
書曰義勝欲者從一於集義則無欲而剛矣少有
欲則自反而不縮焉得剛剛必欲其遂精察其在
茲乎公笑曰子之理學可謂渾融矣

政有得失則天有祥異養齋徐子問者好學人也為
廣方伯與予最善嘗論臯陶謨無曠庶官天工人
其代之天人合應一氣故也予曰人其天之氣乎
氣其性之動乎是非寂而常覺惻隱感而常通陽
生於冬藏則盛於春作專一而後直遂故曰乾元
者始而亨也辭讓動而常雍羞惡靜而常肅陰生
於夏長則盛於秋斂發散而後翕聚故曰利貞者
性情也予朱子謂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
初無間隔此政之得失所以致祥異與蓋內外合
一故心正而政善天人合一故氣順而民安若劉
向洪範傳則鑿矣徐子以為然他日又曰北辰□
其機以運元氣列宿各司其局分布以成歲功帝
命九官宅揆分治黜陟幽明以熙庶績無為之象
正是如此予曰九官各職其一察之必真由之必
熟正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各不相兼以濟一身
之用而成其心之所欲為故能從欲以治也後世
士夫於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職悉皆歷安望
其有成邪故為學為政皆專一而後直遂發散而
後翕聚業成則翕聚於心者又可以專一而有為
矣養生亦如之徐子曰善

為政必有綱紀而重農桑學校使民得以衣食而知
事親從兄喪祭有禮則四海不至於困窮矣後世
王道不行不復以生民為念徒知歛財之巧不知
生財之道徒欲防人之欺不知養人以善徒患法
令之難行不知法令無可行之綱事上則諂猶淫
妾婦也取民則貪猶餓豺狼也徇暴厲人之梁肉
上衣被人之文繡猶嘸以為奉己薄也計利錙銖
觀父母兄弟甚於寇讐而民之斁倫者必刑焉科
條鑑嚴譙則從之學校雖設譙則化之蓋自周末
而已然矣夫今之稽古言聖君必曰堯舜言賢相

必曰稷契豈真古人終不可及哉天道好生而不
私堯舜順承天道亦好生而不私稷播百穀契敷
五教又體堯舜之心以生此民也民樂其生昭明
時雍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德其萬方之綱乎有
綱則九族五典之紀以叙而理矣予故曰治其本
明其倫也

人之出仕不能有為者由乎奢侈貪貧凡可以攫
時攫利窮不為也蓋尚儉乎宋人有言曰與其貪
縱以招辱不若儉而守應干請以紀義不若儉而
全節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

若儉而安性予喜誦之

造命豈獨君相然哉巡關守郵之吏一輕重其手可
以生人可以殺人焉矧貴於此者哉是故君子端
委而思民命之我寄也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
脩令夜以安身堂不求高室不求安不耀威不崇
侈

予涖南雍夙夜惟不能明彝倫是懼乃申五品條約
進諸生告之曰為學求放心而已者也心放而知
求則必先明義利之辨焉義則循理善之源也利
則縱欲惡之源也此心常覺利之終害而惟義所
在則心日以收善日以積美在其中矣書曰怙侈
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
之惟艱是先王典學見諸政令者也夫崇習侈靡
則制事亡一合宜者義斯滅矣其端萌乎恥惡衣
惡食而弗知求矣乎內故其服美則其氣盈其氣
盈則其情蕩其情蕩則其色莊其色莊則其言肆
氣盈曰驕情蕩曰淫色莊曰矜言肆曰侉諸惡作
而侈將隨之可豫知也夫心放已久乃欲學以收
之譬諸隄壞水決又焉坊乎今之留都幾務叅於
元臣猶古保釐也紈繡羅縠是之自出俗鮮由禮

猶古世禄也都人士又偽以率之亹亹談道義其
實戚戚營利欲嗚呼盍亦內省乎哉聖人之道得
其傳者顏與曾耳為邦而問禮樂其志何如也而
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絜矩以平天下其志又何如
也而履穿肘見歌聲若出金石彼富貴何物足以
易其內美也哉

問何如斯可以謂之人矣曰樂問樂曰畏未達曰人
惟無所樂則營營然而謀也戚戚然而憂也惴惴
然與物讐也其視鳥獸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
則可以為人乎曰否人惟無所畏則凡可以恣而

言者無不言也雖尤而不顧凡可以恣而行者無
不行也雖悔而不顧既使其身俛然如不終日而
其心亦不能以終日安也如是則樂安從生曰然
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可知已守之一脩之吉動
之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樂心無所忘亦無所忽
居其室與昊天入居其位與昊天出斯之謂畏畏
則反身而誠而樂生焉樂則心與天地同流而人
[illegible]世之談名理者類言孔顏之所謂樂而不知
其根諸畏也非畏則心日放而無忌憚矣畏其[illegible]
功乎非畏則昊天明命曷繇而存乎夫天非徒[illegible]

高在上而已也氣以成形而理賦焉吾之明德[illegible]
然在中者天也士庶人能畏天命者斯能成其身
侯王能畏天命者斯能保其國成其身者樂惟[illegible]
[illegible]保其國者樂與人同是故畏也者聖功之始也
樂也者聖功之終也欲樂學者尚求諸三畏
琉球梁生炫鄭生憲蔡生朝器陳生繼成受業于南
雍既聞畏樂之訓矣且使之歌詩習禮聽樂他日
其國君召歸俾國人式焉將行則又告之曰君子
之事君也以人為大其事親也以身為大子之行
焉有是責焉耳矣夫古之學者始乎畏終乎樂今

之學者始乎自用終乎乖戾子行乎哉畏之至者
為至樂樂之至是為至人以此而成身而不能顯
其親者未之有也其心畏者其言敬以謹其心樂
者其言和以暢以此式其國人而不能媚于君者
亦未之有也非惟是也畏也者戒慎恐懼之謂也
禮之基也樂也者歡欣交暢之謂也樂之經也大
學之教立於禮成於樂而已矣禮樂之化達乎海
外其自茲行乎
脩身為為政之本知及仁守莊涖禮動而已矣凡易
物應事雖至微小未有不如此而能盡善者及其

至也大學以道學自脩恂慄威儀為盛德至善明
以道也故學必講明而知及知必踐履而仁守仁
則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故曰學至乎禮而
止世之談道者張拱端好繩趨尺步其莊也人皆
仰之然行不掩言中不孚外者多矣是故以言貌
取人而不考其心行非哲也故曰論篤是與君子
者乎色莊者乎
問作郡縣推所學以行政何如曰莫學非政也莫政
非學也吾嘗聞諸夫子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學莫有要焉者也雖然居處不恭不可以臨民矣

執事不敬不可以守官矣與人不忠不可以事君矣學也獨非政也乎哉天嘗聞諸夫子矣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政莫有要焉者也雖然有司不先不可以言簡矣小過不赦不可以言恕矣賢才不舉不可以言明矣政也獨非學也乎哉夫學也者知之而後行者也政也者行之本於知者也其必以共歲具也先之乎先之以身則有司不令而從小過可免之賢才日可與矣

舜行政治民可如司政循車也民猶馬也令之者循轡也轡惟宜於馬然後馬不駴車令惟宜

於民然後民不駴政馬駴車車斯覆焉民駴政政斯有不行矣令夫輿人之為車也圜眡規方眡矩立眡繩衡眡水而凡蓋軫輪輻輈轂軹轐之屬皆焉是故君子觀於車而知政令夫馬驅之則行縱之則奔而逸控之則止而後騁之則進而前其性然也控之使行驅之使止其將能乎是故君子觀於馬而知民令夫轡革為之至剛物也執之者人也執之而緩馬怠而車尼執之而急危擴迅厲無以遏其奔橫之勢緩急惟宜斯馬動而鸞鳴鑾鳴而和應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

天下是故君子觀於執轡而知令之之道聞者曰政貴一也由舊者也民貴順也作新者也令貴調也動惟特者也辟諸御展軫效駕始諸令日乎而令而後思所以執轡矣予曰未也有六因焉震滅糾紛鎮之以靜頹沛黯窘恤之以惠昧弱肅闇牖之以智高避驕亢化之以恭逸欲放佚徽之以[illegible]怠慭端懿文之以禮樂此之謂六因因俗宜民之要也

予歸自京師諸朋來集乃作講約曰予以四教文行忠信吾平生惟學乎此而已夫不學不習則忠信

山朋不孝不弟則仁無由行不忠不信則身無由誠故文而後成學行而後成言誠而後成物敬事乎此信乎於民則千乘之國可道也堯舜之治可復也是故觀於魯論之首而吾儒體用之道備矣諸朋今後遊志力學好古敏求作文以繫辭為法一主於理經史必博通寫字必端楷凡吾所輯敬慎代書苟有疑惧敬加校訂所謂可與共學者庶其在此尚相與勗之諸朋禮謁官府拜跪惟恭以事父兄即為盡禮今後敦崇五教必先孝弟月朔必詣祠堂拜父母處事必務和睦明義利凡吾所

言必須踐履所謂可與並為仁者庶其在此尚相與勗之至於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尤為切要今後終日乾乾收斂此心存於中者無一念之或欺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受業聽講不許違約凡誑說妄為一切自省所謂大道必忠信以得之者庶其在此尚相與勗之

上知不教而善者無蔽也中人教而後善者其蔽淺也下愚教亦不善則蔽也固矣朱子小學數十萬言中人以下鮮克知之予採切要為小學古訓首以威儀次及於弟子之職若端其本也教習之時

歌詩習禮擊鼓為節使之趨向欣歡日志其頑良知良能隨事啟發則蔽以漸通矣而況不愚者乎朱子又謂女子亦當教以女戒諸書惜其不及刪述予輯姆訓以成其志首以內範若嚴辨內外使非禮毋由見也婚禮既正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孝順以處常貞節以處變與相夫教子皆基之矣夫蒙以養正為本然六三見金夫象女子之愚失身於外也謹其所見始養正之要乎

庸言卷第七

庸言卷第八

事業第八

附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猶浮雲過於太虛可謂輕矣文言大傳何乃重乎曰事者業之始也業者事之成也文言坤之六五自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後發則雖美之至末也非其本矣大傳言卦爻陰陽道寓於器變而通之雖舉而錯之於天下之民用也非其體矣故程子先言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與乎山則是太虛以天言也堯舜道與天同成功所極雖曰地平天成萬世亦賴不過道之所

形者爾事業形於道中亦猶浮雲形於太虛中也曷嘗重其末而亟於用哉苟規規於事為之末而期必功業之成見大意者亦所不屑而謂堯舜重之乎此吾之所謂一而大也故善有元事有會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知其元而衆善舉也得其會而萬事理也浮雲卷舒萬變太虛奚與焉程子此言雖論堯舜其實孔門傳心之要法也

人恒言事業必曰經綸者以治絲況治世也凡處物應事必辨其分於先合其情於後則業可成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經

綸天下之大經朱子訓釋不同學者惑焉自愚觀之經者引其緒而分之綸者理其緒而合之其義一而已矣易言草昧之時名分未定必先立君以統其民貴賤以位猶引其緒分之而為經也然君愛民則民愛君相與情洽則政治可辨猶理其緒合之而為綸也以貴下賤則有君臣之義矣由是推之乾坤始交見父子之親焉匪寇昏媾見夫婦之別焉先震後坎見長幼之序焉上無正應見朋友之信焉是即中庸所謂大經也已蔡氏清以大綱正萬目舉訓之綱之在綱與治絲若不相似然然而大綱亦不出乎大經之外則其義固無二也又奚容以異視哉程伊川訓經為緯綸為緝則世已有辯其非者矣

人之常情大抵自私而用智其有質美而能文者則又自是而好高自是而好高則私日勝而智日鑿矣其務學也必不能遜志其取善也必不能虛心其禮下也必不能勞謙其臨民也必不能恭己剛愎自用而庶事隳矣故乾不用七而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坤不用八而曰用六利貞以大終也天地自相依附則乾坤互為其用人之合天地者其惟堯舜乎故夫子以大哉贊乾與堯而坤與舜則否宜若有安勉之異者及其德日見之行也曰允恭克讓曰溫恭允塞一而已矣何若不以陽剛為物先故也不以陽剛為物先故其心德昭昭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何物終能蔽之乎人能太虛其心以此務學以此取善以此禮下而臨民則堯舜事業即此而在矣是故謙虛遜順無往不吉剛愎自用無往不凶君子以坤承乾法舜事堯則必溫溫其恭

人君致治之道取諸乾坤而已矣剛而有為不始勤而終怠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寬而有容不記過而遺功故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下之賢焉得人人而知之惟論一相使簡九卿各自擇其屬舉其所知以效於上則無遺賢矣故曰乾以易知天下之政焉得事事而親之惟委任於相相分任百司而責其成功則無稗政矣故曰坤以簡能上以論相為職相道得而萬事理甚矣論相之難其人也

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嘗考帝堯之所以知人者有四焉一曰嚚訟以知胤子朱二曰象恭以知共工

三曰方命圮族以知鯀四曰克諧以孝以知舜舜之見知以德行也朱與共工之見知以言貌也進賢退不肖萬世師之惟鯀則曰异哉試可乃已治水弗績豈非知鯀有子禹終為之成歟此所謂惟帝其難也後世銓衡身言書判之法猶以言貌取人而孝廉賢良之科則廢矣然則側陋有舜復出曷從而舉之吾以為科試之後舉其中有德行者不次擢焉則天下不賢者勸矣自非聖君賢相出於至公則天下烏乎服亦惟像以善養人可也

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安民之道其必惠而不費乎堯舜以欽明為政本以民時為急務行吾仁也

是故幽冀雍梁多食麥之民青徐兗豫多食黍之民荊揚蠻貊多食稻之民并營戎狄多食肉之民五穀之中稻種尤矣天下之同嗜者也神農之教曰日在奎斗指卯星昏中務民種稻秔日在東井斗指午房昏中務民種黍菽日在軫斗指酉虛昏中務民種粟麥日在南斗斗指子昴昏中務民獲斯微欽若天道敬授人時其本諸此乎今也江淮以北民惟逐末而惰於農燕齊以南良田污萊者多矣江南吳越力穡而多稅其耕至勤且悉也做周官設稻人焉移南就北田日墾則稅日以補置同嗜所在民必趨之三年有成則邊食足而民安矣書曰食哉惟時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斯之謂與

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又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此兩言天下者皆自子孫既為天子而追言之也如以辭害意則稷封於有邰而為諸侯古公避狄於岐下而泰伯為之子曷嘗奄有天下哉是故躬稼非禹也有天下非稷也禹稷以絕德羿奡以絕力對舉而言之尚德之竟可見矣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泰伯讓國而逃王季之後因之而有天下則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皆盡其倫焉所謂至德者此也世乃謂泰伯讓天下於殷紂豈不謬哉

皋陶於堯舜之道見而知之其種德也邁矣明德慎罰實其發端禹之次也其陳謨曰天工人代則天人合一可知曰言可底行則言行合一可知周人追稱之曰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是其學本於敬表裏無愧身之所為皆可言於人德之在身自然合乎天蓋已入聖人之域矣夫天之元命不待遠求自能作之非聖人不能也以

仁之於父子言之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此固命也夔夔齊慄惟知由仁行爾致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則命自我作矣以義之於君臣言之文王遭紂囚于羑里此亦命也寃侮推遜上貢必適惟知止於敬爾致紂之喜命為西伯則命自我作矣不求元命於天而求元命於性故能以人合天以義立命皋陶之學近紹堯舜而遠開文王者也是故君子言必顧行行必顧言無須臾而不敬然後天未始不為人人未始不為天

伊尹之陳咸有一德也其取人為善之要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其純精一之傳開博約之源者乎凡得於心者謂之德德有凶有吉不可執一以為師也善為吉德不善則凶天下之人萬有不同而事亦萬有不同吾之所主者善而已矣善在此與吾從而師之善在彼與吾亦從而師之兼收并蓄惟善是師博而求之於萬殊者也凡心之所同然者謂之善純乎理而無欲純乎義而無利則善矣如雜以欲而似理雜以利而似義則非善矣善不可執一而主之也必其理義協於心之所同然而無二三之雜則天下皆以為是然後用之是謂克一約而歸之一本者也以此而取人為善天下其有不心服者哉夫理義安於自然則一一則見諸政事者純而不雜故傅說得之以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人之有生也為大化所驅日在波蕩之中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今日取此明日舍彼今日欲此明日慕彼憧憧往來溺於人欲之流其不載胥及溺也幾希聖人崇德廣業則不然取舍之極定于內私欲之萌絕於外夫然後至善可止德業可成也文王立德立功蓋用此道故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岸也者至善當止之地也不曰至善而曰岸猶夫洪範以王道為王路也人能先知至善之所在而必止於是何事功之不可建哉人之得志也暴著其形迹者有之誇大改常者有之逞其私智曰與天理背而馳矣事功雖建安能保其終不敗乎故詩美文王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遏密之後將之以讙及其伐崇也因壘而崇降則易易爾令之公卿不先事而昧則後事而驕無一不昂然自負者其為德業可槩見矣故曰文王我師也

二南之化其猶乾坤乎乾用九天德不可為首剛當濟之以柔也坤用六永貞吉柔當濟之以剛也故文王之德之純也緝熙敬止徽柔懿恭豈非剛而濟之以柔者乎太姒之嗣徽音也思媚而先之以思齊相與和樂而存恭敬豈非柔而濟之以剛者乎剛而濟之以柔正位乎外而天下之男教脩矣故被其化者兔罝之野人赳赳可用不徒可為干城而已曰好逑則與聖人同心同德曰腹心則與聖人成有一德雖武夫而有文德矣豈非見群龍无首者乎柔而濟之以剛正位乎內而天下之女教脩矣故江漢之女被其化者皆端莊靜一非復昔日之可求詩人咏之曰漢廣江永至于再至于三豈非以大終者乎剛柔相濟其化也猶九六之用也故曰二南之化乾坤之道也

周公之頌文王也曰令聞不已又曰濟濟多士蓋君以得臣為明也其留君奭也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蓋臣以事君為良也說者謂鳴鳥鳳也故君奭矢卷阿之詩取以托興固未必可信也然其意則與周公同矣先歆之以福祿壽考之盛而後及賢才自輔之益所以歆動成王也其言君有令聞必及於賢才之引翼君明在于得臣蓋可見矣其言多士之效用也必及於天子之命使是臣良在于事君又可見矣然明良感應何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故其卒章又[illegible]鳳凰梧桐為比而因以興車馬之盛焉其意正如周公之望成王令聞令望欲其如文王不已也藹藹多士欲其如文王以寧也二公忠君愛國之意至矣哉後世元臣務為容悅而以順為正嫉賢妒能而不欲其進皆二公之罪人也

先王經綸天下之迹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治內則宜以天保以上之詩教人矣考之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儀禮曰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何也人合莫大於君臣即君臣則朋友衆之矣天合莫大於父母即父母則兄弟衆之矣此其所以不肄伐木常棣與肄鹿鳴之詩周行則效言有德也肄四牡之詩父母不遑言有孝也肄皇華之詩周咨下情言有民也有周盛時大學之教行幼而學之壯而行之皆是物也迨于厲王小雅盡廢宣王中興內順治而外威嚴將以復天保采薇之治也吉甫文武以憲萬邦猶有鹿鳴之餘焉張

仲孝友以冠萬善猶有四牡之餘焉名虎旬宣以
及四國猶有皇華之餘焉先王盛德至善之澤於
此可見矣
宋人有言曰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
可以諫君矣未有已不正而能正君者也今之學
者惰則好遊豪則好飲甚矣從善聽諫之難也而
況尊為天子若乎舜之命臣翼為明聽而必申之
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可謂不自聖矣
周成王之命臣也則異於是嘉謀嘉猷入告于內
必欲其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無亦

自是者乎帝降而王於斯見矣然禹告于舜則曰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告成王曰無若殷
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今三尺童子好遊而斥
其傲慢好飲而斥其迷亂則必艴然不悅矣以此
自叙他曰學古入官其自負可知尚望其能格君
心之非乎
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法天法祖而已故書稱周王
曰惟典神天後世人臣所以望其君者亦曰惟天
惟祖宗盛德大業祖宗之所以法天者也脩德保
業守成之君所以法祖者也故天保之詩首言天
福人君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以日新之謂盛德
也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即富有之謂大業也祖
宗錫之以福曰萬壽無疆日新之謂也曰徧為爾
德富有之謂也申言天之福俾爾戩穀以至惟日
不足亦日新之謂也以莫不興終于以莫不增亦
富有之謂也申言祖宗之錫福曰群黎百姓徧為
爾德而比諸日月南山松栢以華之盛德大業之
祝已寓乎其間矣此人臣預宴者所以願其君也
至如兩君相見之樂曰文王曰大明曰緜首言人
君法天而德與天合終言祖宗之大業由於天授

以此奏樂使人君嘗聞之若能法天法祖雖有姦
邪告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其說必不行矣
頌而無諂諫而無驕人臣格君之矩矱也諫者法語
之言使人從而必改則無驕矣頌者巽與之言使
人說而必繹則無諂矣其本諸書乎曰乃聖乃神
乃武乃文頌之所由始也曰罔遊于逸曰罔淫于
樂諫之所由始也三代而後惟漢近古頌如王褒
聖主得賢臣果能無諂乎諫如賈誼可為痛哭流
涕果能無驕乎漢晉之臣諫其君則指為桀紂桓
靈唐宋之臣頌其君則稱為文武神聖不知皆能

格君否乎要之繫乎上之人而已好須不好諫是驅天下而之佞也好諫不好須是驅天下而之忠也女無面從退有後言唐虞之君好諫可知矣斯謀斯猷我后之德周之成王已好須矣况其他乎君子於此可以觀世

天下之本存乎德治天下之事存乎才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三皇五帝以至禹湯其君臣未有不全盡者也至于有周文王之德之純非無才也緝熙敬止其德著矣周公之才之美非無德也制禮作樂其才著矣孔子聞而知之是故兼盡

人見天厚其德而亷有乎才故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司馬公曰才德兼盡謂之聖人才德俱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其論是矣又曰聰察強毅謂之才正直中和謂之德則是誤以德為才矣吾則曰德之全者大而化之合五常而成一德才之全者化而裁之通六藝而貫三才然後才德辨矣非吾孔子其孰能與於此或曰古聖人才德之全天地中和之至也後世則智愚賢不肖有難辨者有人於此飫酒溺色不脩厥行可謂不肖矣然而言詞敏給技藝巧偽使之臨政治民剖斷如流毋乃近於智者過之乎有人於此言行謹飭繩趨尺步衆莫不賢之然而言詞鈍拙技藝卑陋使之從政治民智識昏暗不能剖斷則又類愚者之不及也由前言之才勝德者也雖適用而終敗由後言之德勝才者也雖無用而免咎然則才德如之何其可以兼盡也曰學于古訓以致知則才日長矣篤于自脩以成身則德日進矣德與誠立則天下之本端才與誠合則天下之事治

唐虞三代之書嘗參考而融會之大氐以民心為天命蓋天之視聽惟人人之聰明惟天人心向背則天命去留隨之故帝王以天道為職以人時為務必欽必敬殺時消受上刑臯陶曰達于上下伊尹曰天佑民歸皆合一而言之此心法也堯舜而後時令莫備於豳詩蓋后稷所傳耕穫蠶績之候三代世守之者周公述以告成王此治法也商頌曰稼穡匪懈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夫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與周之王業所由成皆可知矣洛邑既宅周公歸政於成王召公作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必疾敬德及召公欲老而周公留

之吉以天命畀之心去留惟人蠹數該冒聖賢傳[illegible]
[illegible]哀以固其國家俾克敬謹于旣長大吾謹念天
哀而終之曰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又曰嗚呼君惟
乃知其後兆畏天命悲民窮而且尙知民之爲下
命之本也豈非樂其[illegible]王之要道自取諸其躬乎
湯[illegible]之心昭畢伊之心也今中原[illegible]之之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乎秦漢以來治亂皆自中原而天亦條[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

胡若則吾不信也夫天能與人時而不能與人治
唐虞三代往矣其法存焉有能舉之其爲道也敀
樂書焉用哉
心非縣空在內不著於事事非隔越在外不與乎心
也天下豈有事外之心哉事隨物至心覺之而好
惡形焉好妍惡媸者謂之人心口之於味之類是
也好善惡惡者謂之道心仁之於父子之類是也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理欲不
辨而泛焉應一日萬幾之繁則危者反以爲安微
者不復操而存矣於是聲色臭味皆貨取而擴有

之天下之民不得以親其親子其子日以困窮而
術曰吾固心學也堯舜之傳心也果若是乎故大
學始欲格乎物理非外也格此心之理若乎事者
也推之治國平天下則絜矩即此而在夫豈以空
談爲哉夫公則一理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
焉此私心也私心一萌人自爲志吾不知其所終
矣凡有血氣者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其本心未嘗
不同也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
其本心亦未嘗不同也皇天旣付中國民而吾不
之恤使之泯泯棼棼爭利忘義天其謂斯何而命

可常保哉無亦因其本心之所同者通之而已是
故君子敬慎其可願施諸己而不願則勿以施諸
人執其兩端察之惟精用其中於民由之惟一非
徒存吾心爲也用人以正其德理財以利其用衣
帛食肉不飢不寒以利其生無非事也則亦無非
心也此孟子牖齊君推其好貨與不忍一牛之心
達之於民即堯舜所傳之大道也曾子蓋親得諸
孔子矣知至則察之惟精意誠則由之惟一精故
明一故健易之同人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內明外健該民志之所由通者乎

所之紹堯也制亂以致治而已矣是時洪水方割四
凶在朝黎民阻飢百姓不親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讒說殄行交作首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
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蓋以人治人
期其效也復咨四岳九官而後告之曰欽哉惟時
亮天功蓋以人合天欲其職也必待考績黜陟幽
明而後庶績咸熙始與堯同則其致治也已不若
特難之易矣夫有中國則有蠻夷矣言率服不於
中國蓋與其難也難者率服易者可知也欲合而
之外良具不可以後特也治民如治丰

而樂且無敗群則慕餘裔者自遠而至矣斯蓋皋
陶安民知人之謨而舜用之治中國馭蠻夷萬世
不能易也周循虞制養民視年之上下而為之備
視地之豐耗而為之通周知民之貧困孤寡者而
為之恤則食之以時矣分天下為五服而以周索
戎索辨其疆戎索以柔遠周索以能邇也其惟王
位在德元小民儀刑用德頼以為命者故其惇信
必以德元而奸惡必行屏絕故能遠至邇安後世
一切反是非但中國民食之失時也邊卒窘於債
帥本色折色支不時給雖有邊郎無由惠之家丁
部曲種畦趣劾而內地侵漁則置而不問惇信罪
人視驅牛羊而就豺虎有甚焉者矣可勝嘆哉此
則制亂以致治雖九官分職其必以牧民為本乎
匪直牧民實壽邊之碩策也

問

人君至尊嚴也大人格心厥道何繇曰正己而已
矣立德則誠日宣好學則才日廣篤敬則行日謹
揚鑣則睿日隆儀度肅雍見之而欲心消對揚閒
雅聞之而躁心釋雖或深居簡接以其為人望所
歸猶知倚重况於密勿相親者乎詩曰有馮有翼
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此之謂也

問

井田封建學校肉刑皆相因以成治者為治非以
終苟道爾然井田壞於商鞅封建廢於呂政肉刑
革於漢文帝今之所存者惟有學校而蘇軾猶謂
與古不合然則將何所衷乎曰井田有二法焉吾
能言之禹嘗盡力乎溝洫矣周人因之鄉遂用貢
法遂人十夫有溝其間容洫隨地之高下而為之
蓄洩無間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都
鄙用助法匠人九夫為井中為公田所謂溝洫者
則限田之多少而正其疆界此二者所以異也今
也起科納稅貢法猶存徧行於野不止於近城而

巳然孟子之時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則助法之壞久矣至商鞅而盡廢之蔡澤謂其開阡陌以静百姓之業而一其志蓋勢必至於此而後可以杜其爭也立法之初山谿閒阻田巳不能盡井後世焉能復之故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自漢以來行莫之廢焉丘文莊公配丁田法一丁占田一頃當一夫差役仕宦優免及其子孫以為世祿之意甚庶乎否則無益之空談也封建有四制古者能言之一曰封先代之後以作賓二曰封宗子以作城三曰封異姓以作藩四曰封蠻夷以作

鎮行是四制而又經之以九服緯之以五等馭之以慶讓通之以往來聯屬天下如一體然其法良矣然詩書所稱三監以殷叛居東三年斧破斨缺踐奄至于將蒲姑猶勤成王而荆舒徐戎淮夷與周公之世若此其紛紛也舟膠於楚而巡狩迷職寖廢去成康之世若此其近也夫假焉且爾而何終之能令是亦勢也然其實公天下之心乎愛惡相攻其人之情乎公天下以為心而不盡人之情勢不盡行而吾之仁固洽也今封建不可復矣慎擇守令久任郡縣將不為州牧鄉遂大夫之比乎九載通考黜陟陟其明者增秩使仍治之自守令而牧伯自牧伯而公卿是亦加地進律者也而又奚以封建為哉乃若肉刑始於苗民之淫用堯懼其為世訓也取而節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後從故曰報虐以威舜又多為之法以出之而夏於贖刑為尤詳至周文武尤謹庶獄而成康措之者四十餘年穆王訓刑非重之也使四方知刑者聖王愛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是則文帝除之得聖王意矣其可復邪學校雖存而蘇氏謂取士論政弦誦不與古合斯則復之可也

古之學者說樂而不愠故其仕也休休如有容今之學者愠而不說樂故其仕也戚戚如不足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以耐事包諸度内戚之而不稷咈之而不動何大事不可斷何大業不可建哉見譽而喜聞毀而戚相高相軋而不能以一朝安甚至忿疾鬭狠殺身亡家是則愠之流害也惟此心純乎理義則無入而不自得一毫咈之而愠萌焉譬若塵沙入目作急屏除亦惟誠之於思而已陽明曰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予則曰不愠二字教人須就性情上用功

問有見於為邦無見於為道三子者之撰也有見於為道無見於為邦點之志也點雖見與而為邦若終亦躐焉將安取衷乎哉曰舞雩詠歸非忘世也對時育物司乎人而無我而奚容心焉胸次悠然上下與天地同流天德也舉而措之王道也必使有勇且知方焉者必使足民焉者必為擯相焉若雖皆為邦之才惜也有我而未大也聖人絕意必固我之私而用舍行藏奚容心焉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安老懷少綏來動和各得其所是無心而成化者也天體物而不遺

仁體事而無不在育物仁之理也同人仁之量也上下同流仁之用也他日孟武伯問三子[illegible][illegible]仁子皆稱之如其志而仁皆答以不知足則點之志志於仁矣雖若不屑於用世擴而充之心無非事足為道也定亦可以為邦也其斯點之所以與乎

問由仲尼而來濂洛關閩聞而知之矣何王道之終弗行也曰王道本於天德者也其體誠醇其用誠大其功誠遠其化誠緩故行之難也體誠醇矣矯偽襲取之術售焉而濫用誠大矣清淨浮誕之習狃焉而狹功誠遠矣富強近利之謀用焉而陋化誠緩矣刑憲操切之令苛焉而假是非行之難也絕有我之私之難也故仲尼之道大矣而天下莫能容點也狂者進取有見乎其大不屑乎其小殆亦可與適道以達天德者與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聖賢之學用世而已矣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探群弟子用世之志也曾點以所見大意言之推而錯諸天下之事堯舜功業豈外是哉乃若公孫丑以加齊卿相得行道為問則亦自孟子用世言也時無仲尼以道自任其所以不動心者知言養氣

皆運用自心以宰制天下不徒如點之有見而已因將以有行也知言則明夫道義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配夫道義於天下之事無所懼天下豈有心外之事哉蓋無所為而為者義也王道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霸功也氣由義生而制事總邊則不能以無謬故常集義雍容為所當為欲所當欲而不預期其效苟意必一萌則計功謀利道義弗存剛大者索然餒矣此天理存亡之幾王霸之所以分也勿正則易忘勿忘則易助皆相因者亦惟必有事焉時時自省而已勿忘者由不為達

諸所為而心無間息由不欲違諸所欲而心無以
昏勿助長者惟無為其所不為而不見小以俟大
也惟無欲其所不欲而不欲速以求剛也合合
天理之正事事即人心之安辟則植釋待時成熟
浩然則大就能與之若義襲而取則驟而萌矣丑
也並舉王霸以詩其師何其無見與後世心學惟
以勿忘勿助之説為文武火候陽明曰不於必有
事上用功而懸空守着勿忘勿助是未曾清水下
米而專放火燒鍋也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巳
裂矣

皐陶明刑淑問而不仁者遠其言天叙有典必以勑
我天秩有禮必曰自我凡命德討罪皆自天出而
巳私不與焉謝氏顯道曰人誰識真我真我者何
理是巳若皐陶其識真我者乎今夫雞鳴而起凡
百日用器物皆以為我而不知其非真我也甚至
左右厮役雖悪且逆亦以為我而曲護之客氣一
動包然震怒言貌變而耳目昏不能反躬而天理
滅矣於戲天豈遠乎哉地上之氣皆天也呼吸視
聽與天氣相入而不須臾離故天之聰明明威無
非人而人之出往遊衍無非天也能識真我而以
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則循理而天矣苟認
外物為我而妄亂天則是自賊者也仁者固如是
乎是故必識真我以為天下國家然後能立仁者
之分

敬
一之義乎九經箴首脩身曰敬者内外動静合一
之謂也齊戒明潔以正其心心正則容正故一其
内以制其外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容正則心正故
一其外以養其中禮者理之顯也非禮者欲之肆
也未動則防非禮之將萌既動則防非禮之投閑
動静一於禮則是一者無欲也由敬至於誠矣推

之自尊親以至柔懷有條不紊孰非天理之顯者
乎或問九經與禹謨九功洪範九疇同異曰皇極
其脩和之本乎脩身則皇建其有極矣以人合天
以人治人大氐皆事之出於心者爾可以心神會
而不可以文字拘也

春
秋者聖人經世之志也幽王之亂中國夷狄混而
為一矣平王東遷世道益降而春秋作致謹於夷
夏之辨必内中國外夷狄而後世道可復也故夷
狄能從中國盟會則人之能行聘禮則爵之能正
中國所不能正之罪則酌輕重以許之及行詐謀

用狄道則斥而外之循夫故也經世之本立人之道仁義而已五覇桓公為盛其事功正而不譎恤中國之患仁也攘夷狄之患義也故春秋予焉為世道計也其聖人之權與然恤患則書曰次于聶北救邢次者行仁之緩也攘夷則書曰遂伐楚次于陘遂者行義之專也自二者言之救邢不如伐楚之烈然因怒蔡姬遂侵蔡以伐楚其意私矣在齊王則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豈若假仁義而霸云爾者哉專封並嬪則五禁先自犯之矣故楚聲伐黄狄復侵鄭晉文以下譎而不正况以貪詐行之哉故曰五覇三王之罪人也王者其必求端於天乎故書元年備四時者示人君法天德也有天德則可以語王道

邵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得兵勝者霸漢人以皇帝王伯象春夏秋冬者又在其後矣此皇極經世所謂天道之變聖人之權也永康陳同甫自謂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非有得於子邵子之書與上孝宗書陳其所學如此且謂今世之儒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最後請遷都建鄴守京口采石以為股肱雖召上殿以定大事然竟不能用也嘗謂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呂東萊極推重之朱子過其山居與語見其粗豪[illegible]心派別後累書論三代盛[illegible]皇[illegible]盡[illegible]漢唐[illegible]雖不能盡而亦有暗合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無[illegible]其法之久有不備而無[illegible]故亡豈亦[illegible]之權子其大[illegible]則欲[illegible]中[illegible]戈狄兩著酌古論二十篇首稱光武餘皆有[illegible]朱子與書詞多峻而同甫益讓予讀其集而深悲之同甫固奇才也時不能用與之適道可也元末我師取采石遂都金陵頻兵京口遂混一中原然則同甫之見卓矣哉

龍湖張子治論機權以濟天下事變予曰温公嘗論機權矣機者勢之所以發矢者也機正於此而的中於彼差之毫釐失之甚遠聖人所慎無過此者方動之微瞭然見之故能去禍而取福迎吉而禦凶權所以審輕重緩急者也彼重而此輕則舍此

而取彼彼緩而此急則去彼而就此取舍去就之間不離於道乃所謂權也權者仁之端也權者義之平也聖人未嘗斯須不用者機權而已矣仲尼去魯去衛其審機乎斟酌禮樂其惟顏子可與權乎後世惟孔明近之下教令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平此前定之機也然而不能止昭烈伐吳機不在我也人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不窮之權也然而不能止昭烈立劉瑁妻為后權不在我也是故合機與權道前定則不窮矣其誠乎開誠心布公道是也[illegible]

子曰然

詩稱正直是與吾觀聖賢皆以正直為本而忠厚以濟之三家者無曾矣季氏尤專八佾舞於庭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非孔子之正直乎王安石相神宗君臣如一人對上曰王安石之學不是其身猶不能自治非程伯子之正直乎吾深有感焉

有子之論言行交際也謹始慮終得前定之機焉凡言論相接先自忍默及將然諾則必思曰義乎非義乎非義之義乎必近義而後許之否則駟不及舌不可踐也揖讓相見先自雍容及將致恭則必思曰禮乎非禮乎非禮之禮乎必近禮而後行之否則病于夏畦亦可醜也交結相依先自審察及將委贄則必思曰可親乎不可親乎彼何人斯而可出入其門乎必可親而後依之否則比之匪人不可主也雖居大位須重名者其可忽哉徐武功悔媿於馬士權王威寧屈膝於汪直吳康齋稱門下士於石亨足為殷鑒也已是故君子應事處物三復斯言庶幾趨吉而取福

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有實之名也易曰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吾觀有周文王緝熙敬止提

法后昆故成王學有緝熙于光明可謂鶴鳴于和者矣垂鴻萬世不亦宜乎乃若夏啓能敬承禹之道厥有姦子曰五觀嘗叛啓作亂啓命彭壽討而降焉以子叛父豈特不敬哉及其為弟作五子之歌曰為人上者柰何不敬訧着乃稱其賢何也無亦翰音之謂乎後世巧言盜名者何以異於是餘冬序錄王安石解詩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而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及行新法乃告君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也因併

及之
人君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亦未嘗不欲用君子而去
小人然訪之左右未必不如齊人之譽阿大夫也
訪之百官未必不如八司馬之譽王叔文也訪之
元老大臣未必不如張禹之黨王鳳也訪之耳目
言官未必不如劉栖楚之黨李逢吉也遂使人君
聰明惑亂心無所主君子將用而復舍小人將舍
而反用於是天下禍亂始起於偏信之私矣秦二
世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
景句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

不得聞故人君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唐虞闢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蔽也靖言庸違不
能惑也彭公韶曰時御午朝與九卿商確大政其
亦兼聽之道與
自古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欲擠
君子必固結有力者以為黨援然後君子不可以
自容當庸暗之主則顯擠之石顯之於蕭望之是
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擠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然
言行俱邪者其惡易見以正言飾邪行者其惡雖
知唐高宗為太子李義府為其舍人嘗獻承華箴

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當
諂事太子而又若讜直者及高宗立與許敬宗陰
揣帝私將立武氏進言使帝廢正后易太子殺大
臣一桒而三綱皆絕遂俱拜相惟贓是利賣官市
獄門如沸湯其後武氏得志易唐為周嗚呼凶于
而國一至此邪人主可以鑒矣
燕泉何公孟春為少宰嘗問曰王祥何曾褚淵皆孝
友人也皆曾歷事魏晉淵受宋顧命而乃心齊禪
然則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奚足據哉揚雄之恬靜
阮籍之放逸周顒之高蹈宜非利達所能動矣而

雄為莽大夫著劇秦美新籍為晉造九錫文顒代
蕭道成答沈攸之書竟以矯妄之詞自損忠貞之
節何哉予對曰君子以成德為貴物交而心不動
者德成之驗也不能勝物而動其心德固未成與
公曰是則然矣小人雖矣甚於君子倚宮掖以自
固則共之尤雖家事無預外人一語爾李勣以此
古贊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復以此言
贊明皇廢三子以自結於惠妃詩曰盜言孔甘此
之謂也盧杞則不然愛知德宗初無所倚也忌張
鎰忠直則曰鳳翔將校非宰相不可鎮撫遂出為

節度使死於李楚琳惡顏真卿挺正敢言則曰真
卿四方所信可不勞師而定遂使宣慰李希烈為
其所殺忌李揆才望則曰揆練故事揆行則人不
辭遂使遣往吐蕃會盟還卒于鳳州夫杞非有所
毀也陽托公論使聽者無疑而受者至無以自解
此其甘言視二李尤巧人主何由覺之予曰人主
不專聽則姦臣欺罔言無不從矣國家大事必也
會議推舉則被焉能投間乎此唐虞之所以必僉
謀也公溪曰予可謂知成法者矣
帝王好謀能斷乃可以建大事定大業然謀固不易

而斷為尤難漢世僉謀果斷尚猶近古輔相公卿
聽總群策而裁之乃取制詔可否奏讞則用詩
詔賈捐之議止罪于保塞則用郎中侯應議不受
匈奴使者詐降則用光祿大夫谷永議許罪于入
朝則用黃門郎揚雄議棄涼州不可則用郎中虞
詡議不絕西域以制北匈奴則用軍司馬班勇議
交阯蠻叛緩遣大將選刺史太守以往則用議郎
李固議涼州兵亂謂不可則用議郎傅燮議此八
事所係利害甚大而郎大夫建白獨異元成哀安
順靈六帝皆非明主能違衆用之而大臣亦不壓

執蓋公道存焉爾唐憲宗伐淮蔡不惑群議獨任
裴度以成功宋真宗澶淵之役宰執有欲避其鋒
勸幸吳蜀者獨從寇準謀勇乃輸平大臣得人故
也孫權拒曹操吳人懼衆寡不敵張昭以舊臣勸
權迎之果從其謀必不能成赤壁之功建昂峙之
國矣周世宗欲征劉旻馮道以四朝遺老力諫止
之果從其謀豈能成高平之捷北取三關乎新不
如舊少不如老而誤事若此則人君亦惟審勢度
時裁以理義而已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大者
之成在戰與守自宋以來郊廟之議猶且紛如而

況於治內籌邊乎慎選論思之臣稽古以備顧問
則人君果斷乃有所據故說命曰事不師古匪說
攸聞
謀臣在內腹心也勇將在外羽翼也聯為一體不使
損折則動靡不勝矣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破
敵而還賞前諫者曰乘危徼幸天所佐也諸君之
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袁紹進軍攻許田豐以昔
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虛不宜便行紹不從遂
敗紹還曰吾不用豐言果為所笑於是殺豐觀二
人所以待腹心者則成敗可知矣操之取荊州也

劉備孫權大破之江南諸郡歸心於備權假備鎮荊州牧而勸備取蜀則其心可知矣夫天下大形勢莫如荊欲圖恢復而棄荊就蜀雖庸夫知其無能為也關羽屯江陵權遣魯肅拒羽則其謀已露矣為備計者宜遣法正往江陵為羽謀主可以子午應援而方王漢中不復顧羽及羽自江陵援襄樊圍操將曹仁於樊操帥師救樊羽敗走權使呂蒙邀擊斬羽視公孫瓚不救別將遂為袁紹所困亦何以異夫羽翼既翦雖有恢心尚安所施乎孔明自是孤矣出師乃以不復中興也

天下之大患二有與天地俱者矣黃河是也有與生民俱者矣夷狄是也吾嘗謂治虜如治河然禹之治水釃而為二渠疏而為九河所以殺其勢也夷狄亦然漢之匈奴今之蒙古也唐之回紇今之瓦剌也春秋之山戎唐宋之契丹今之朶顏三衛也唐之渤海宋之女直今之建州衛也昔嘗分蒙古為二瓦剌為三朶顏建州衛所殆將百數其勢分則其情貳受我官爵利我賞賜猶河之分而不能決也今則屬合為一矣安得而不滔天乎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此之謂也

庸言卷第八

庸言卷第九

著述第九

著述者道既晦而能著之使明聖既作而能述之使傳非謂一切言語文字鄙倍支離者皆可以為著述也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是皋夔稷契之時已有之矣丹書陳於太公放勳見於孟子世所傳誦豈不止此布在方策歟以樂王群夫民之俊秀設為庠序學校俾日講習以明其懿德焉學成而後用之以大國家澤及民物書曰不于古訓于何其訓詩曰古

訓是式威儀是力古訓文也威儀禮也博文約禮蓋周道也猶懼弗率於是乎學古入官有牆面之戒有非聖之誅有造言之糾故天下大同罔有逆夾及其衰也家自為學國自為政辭教殊而道遂晦仲尼有憂之述詩書六藝以式萬世故其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憫閔焉懼作聰明而幾棄先王之彝訓也其所雅言務行有得豈越著述之外哉苟謂皋夔稷契無書可讀則亦何必讀書子路之佞爾其在于今厭棄聖經反宗語錄之鄙倍支離者自謂道學

無乃飲其流而迷其源乎是故束書不觀游談無根酒醴未成而悪糟粕者也記誦不遺玩物喪志筌蹄徒設而不獲魚兎者也周邵程朱皆學于古訓而有獲者曷嘗舍聖經以求道哉然學庸語孟之後未見醇而不雜者矣是故積學以明之明見之知博文者也反身以誠之德性之知約禮者也知豈有二哉以尊德性為本而合聞見之醇以培養察之惟精由之惟一則道在我矣

下之言理也其本於庖羲之畫乎觀諸乾坤而聖著述管是矣乾一而旋其性健坤兩而承其性順易以道陰陽卦爻未之及也孔子翼易始言之乾之初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坤之初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則凡九六皆舉之矣九二見龍在田坤之廣也乾施焉故德博而化六二直方而大乾之大也坤承焉故德合無疆知崇於學問寬仁則誠存而位乎天德自見龍而為飛龍言乎其崇也健故也禮卑於敬直義方則德立而見於事業以上體而居下體言乎其卑也順故也二五之相應也有如是夫九三言君子者何凡天下之為君為夫者也故詩三百臣詠其君妻詠其夫皆曰君子

小邑亦君也匹夫亦夫也故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六三言無成有終者何凡天下之為臣而從王事者猶地之於天妻之於夫也臣之不可以為君妻之不可以為夫地之不可以為天一也以下事上而已矣以內助外而已矣敢居成位乎哉故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九陽而三亦陽剛之偏而能自脩者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四以陰齊之則及時而躍矣曰在淵者何以言乎其陰也六陰而四亦陰柔之偏而能固守者也故括囊以示其謹三以陽濟之則矣已先含矣曰王事者何以言乎其陽也曰躍曰從者何躍則在陰猶健從則在陽猶順皆或之者何陽居陰陰居陽隨時未定之義也上九陽極則亢上六陰極則戰皆稱龍焉以氣而不以質也質雖分二而氣則合一其坤之承乾者乎合乾坤而觀之天下之道冐之矣故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庖羲畫卦因而重之世皆寘疑謂所畫不過八卦重之者文王也故謂之周易予考之周禮夏后氏連山易以純艮為首殷人歸藏易以純坤為首周易以純乾為首其經卦皆八其列皆六十有四是則

不待文王先已重矣然則何所徵乎管子曰伏羲造六虛以迎陰陽周人循六虛以行陰陽繫辭曰上下無常周流六虛六虛者六爻之位也六爻造自伏羲而周人循之則是卦雖八而其列必六十有四自庖羲時已然矣又奚疑之有

理一分殊庖羲以來言理曰以備矣凡經籍文之可得皆理之已窮者也有一聖賢出則名理各自不同故堯始言天舜始言心湯始言性而欽敬文明精一中正恭讓禮義寬和畏慎溫直剛毅仁信知勇之類見於禹皐陶之謨伊尹之訓仲虺之誥若可謂殊矣分之殊莫非一理理之一則不越乎分殊之外此乃天然之妙也說文理治玉也物之腠理惟玉最密心如巧匠磨礲入細理日窮則義日精然後措之於事皆心之用而不差也夫氣一而已而乾主之坤承之文王彖易乾坤皆首言元蓋本舜所謂德元合人於天也天即人則氣即理矣太公望見而知之陳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曰敬曰義而總之以仁仁即元也坤所以承乾者也夫子翼易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然非實有諸已則不可故又曰大人存誠君子忠信

及而告樊遲曰仁曰知曰禮曰義曰信是謂五常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此其可欲者也由善而有諸已則信也雖美大聖神皆由性推詣乎其極焉爾是故盡其心則無欲無欲則其理一也殆猶治玉復其天然之質乎是能作用心之知覺而不知窮理以盡吾性則工雖巧而所治非玉矣此所以流為異端也

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非安排也會萬而歸一非牽合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又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此朱子即物窮理之說所自出也物身物物無一可同者析之精合之大豈可無稽古之力乎今自天言之堯言欽若昊天不言上帝天亦物也其象必有日月星辰其曆必有當朞之日其氣下行于地則必有晹明昧幽其生物則必有民及鳥獸此皆自本及末觸類而長之也舜言類于上帝不言昊天格其物類六宗山川群神亦如之然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已不同矣日之與月以至群神其所以然者亦豈能同乎父子君臣物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其大凡也父慈子孝君明

臣忠則又異焉慈之則愛之愛之則誨之孝則温凊定省愉色婉容則益異焉至於無隠有犯有隠無犯又何為者乎耳目物也聰明理也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又曷而然乎否則學而不思義理斯罔也已矧義理無窮不可以頓悟也一物不格則吾心一理不明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本末貫徹内外昭融則吾心之知至矣雖天地之化育可一也而況其粗者乎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論卦爻陰陽而立是名也後儒理氣之說自此生矣程伯子曰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道非無形也無形則與器離而不合豈非窈冥昏默之說乎夫卦爻陰陽之見於奇偶猶有生之類肖形于天地者也凡物象可見者皆謂之形然形非道也自形以上即謂之道矣蓋其一陰一陽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乎形而亦不雜乎形者也道非器也自形以下即謂之器矣蓋其囿于陰陽靜而無動動而無靜所象之物成形而滯於形者也不分道器則混精粗于一矣不知上下則岐有無而二之矣故曰道亦器器亦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聖人立言之妙本於物格知至觀於六籍取象立義雖鳥獸草木之微至理存焉然天下古今三才萬物之所共由者道也道之在人尤不可離一氣流行於天地古今秩然出於心之所窮者理也理之在人尤不可亂理也者道之條目也性則理之命於天者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有生則有性無生則性滅矣山水亦皆有性而況人乎鑿山必平埋水必竭猶夫人之絶命也故曰殺不滅性非生之謂乎質則人與物同理則人與物異故曰惟人萬物之靈靈其理之主於心者乎商之與也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及其亡也周書多士篇始末言惟天不畀而中則言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蓋民之秉為即帝之降衷也天與帝一也自民受性則以帝言者豈非主宰有生異於牛犬之性與非獨牛犬為然凡有形色各得性命以自全者無一同焉惟人則全具此理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孔子言性近習遠於易尤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如勑百官相似受命捧勑而出其人何有不善及捧至所司遵奉成命人各不同然猶與所勑相近故曰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及至用時又各有能知能行之分下民
聽命安能知其辞哉此知道所以難其人也故曰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由
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聖人所以崇德廣業者知崇禮卑而已矣知崇則仁
可行禮卑則義可集然而成之不言而信信之成
四德猶土之王四時也自心之發於事言則曰知
及之仁能守之莅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自
事之制於心而言則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
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所性根於心為仁為

禮知脩德由於人則知仁禮義而信成焉夫是之
謂立誠
學之醇疵惟言性可以知之董子仲舒對賢良策曰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夫
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韓子愈
論性有三品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
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
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知周子則尤詳焉通書
曰誠源誠立純粹至善言繼之之初也剛善剛惡
柔亦如之中焉止矣言成之之後也性之德愛曰

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知守曰信孔孟以來三子
者其醇乎荀卿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令人之
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
佚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是以利欲為
性也豈其本於告子食色之性與楊雄曰人之性
善惡混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
學則正否則邪是以其事為性也豈其本於莊周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與二子可謂大疵者
已程伯子論生之謂性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
之性蓋周子成性之說也王浚川廷相則非識

子為偏殊不知性善本其初言爾薛文清公瑄曰
性非特具於心者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
理皆是也此又兼以具於身者為性矣豈亦揚雄
之見與然則敬用五事所以脩身非以脩性也必
率性而敬脩之子周子嘗言之矣曰仁義禮知四
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又曰人
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
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既以為一矣又曰未
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

物此言理在氣先也註中庸則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理又在氣後矣薛文清公曰理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又曰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又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如此則理氣終不能合一矣何以明辨之羅整庵先生欽順困知記曰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為言理果何物也哉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温凉寒暑為萬物之

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為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論出群疑亡矣秦漢去聖未遠帝王古訓見於呂覽淮南賈誼書猶

有存者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此逝者如斯之說也其誨顓頊曰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此效天法地之說也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政莫善於博利人此主善行仁之說也帝堯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此慎脩敬事之說也禹曰民

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弗能勸也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君以寡人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此不矜不伐之說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此思不如學之說也又曰得賢而學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與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與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

言獻於貴然後聞於耳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此立賢圖治之說也雖或附會然辭不鄙倍吾有取焉

孔子之道大矣其文存乎易其言存乎論語君子學而思焉則理明於心思而學焉則心安於理喜怒則中節言貌則中禮孝弟忠信脩其本以勝之異端不攻而自破矣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陸象山常言之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大始行之在後故曰坤作成物局當

以行為知哉又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知本非明善復初之謂乎或問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問學當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由此言之註我之云脩本之論也但其流則至於高虛爾頓悟為宗不由漸造則是容易之易非乾之易知矣脫畧禮法不知本領則是苟簡之簡非坤之簡能矣罔且殆焉自陷於異端者也而何以謂法孔子

聖人有微言非聖則謬賢人有辯言非賢則贅夫子之文章即性與天道也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故讀孔氏之書得微言焉讒說殄行起自唐虞發至周末而邪說詖行極矣楊墨鄉原皆闢而息之故讀孟氏之書得辯言焉老子棄絕聖智仁義漢人嘗之以並易僭矣哉莊周則處士橫議之尤者也亂名實壞禮教吾無取焉列禦寇言多剽竊事多

乖錯張湛補綴晚出於晉其偽者與荀卿曰學至乎禮而止似知守約矣然既以善為偽又曰養心莫善於誠謂葢言不合先王矣又欲法後王以為治楊雄曰由於獨智入自聖門似知條理矣然以五事為性反以仁義禮智信為之用豈非舛乎謂聖人之道若天有常矣又曰聖人固多變自相矛盾乃至此乎葢不知性則不能定性性不定則其言不相副亡怪也文中子出於其弟凝而宋阮逸刪潤之龔鼎臣得唐本則多與逸異葢事之乖錯真贋相半猶列也然吾有取焉曰以性制情若辭

矣我未見履岐路而不遲迴者性一也而情岐之欲敬以集義則不疑其所行矣故又曰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則應之若與之俱來廓然大公心得其正存神也去則忘之若與之俱去情順萬事之其所而辟焉若絶斯過化矣優於荀楊者也斯六子者言多謬贅與佛氏相出入宋人立於學官命題試士玆儒術之所由雜與非聖非賢之書并有定性之學若執訓觀之知止主靜定性之謂也

孟子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朱之言見於他書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又曰黄鍾大呂不與繁會之舞其音既也其亦居簡而行簡者與墨子有書猶行於世大氐尚儉非樂而宗禹故述禹總德之戒曰允德不著惟天命是保既傷其心天弗加之欲不慎厥德天命焉荷述五觀之叛咎也辭曰咎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鳴磬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其亦慎儉德以懷亦圖若與惟其太簡也行善致利尚以為非惟其太儉也責父崇奢尚以為是其源若此則其流也無父無君亦奚恠乎後渠崔子銑曰世有大室宇侈服用肆欺誕結權要覬祿位植交黨皆自名曰道豈其愚邪將無所忌而然哉其心固亦不知有君父也然愢楊墨之簡儉多矣

問十三經註疏訓詁謬且贅矣宋儒出而盡廢之可乎曰訓詁之學與聖經俱者也左傳稱姜言元亨利貞孔子翼乾取焉卻缺言九功九歌註禹謨若取焉左史倚相言懿戒而大學因之大學釋淇澳而爾雅因之推此類也雖更僕莫之既已轉相傳誦以至漢儒豈一日積哉王弼註易有太極曰有必始於無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鄭玄釋天命之謂性曰木神仁火神禮土神信金神義水神知以無極翁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孔安國釋仁者靜曰無欲故靜王弼釋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皆周程所取而況朱子之所集者乎雖有謬贅在人精擇之爾故曰以我觀書則隨在而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問朱子釋太極圖謂以易有太極一語周子自為說則終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蔡氏清謂易繫與圖不同何也吳澄又謂古今言太極者有二夫子周邵與老莊列子漢唐諸儒絶不相同蓋彼皆以

為先有理而後有氣與則理氣不分故爾若然奚以折衷曰太極豈有二哉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太極分陰陽為兩儀兩儀分老少為四象八木七火九金六水而土王五中觀於河圖參以月令可見矣是則四象即五行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蔡氏二之非也陸象山與朱子書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若濯學者泥於形氣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加於太極之上哉朱子從之以維圖說則是專以天言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

一天太極也元氣則行乎地而生人物至無之中至有存焉故謂之函也張遐少知易義徐穉嘗稱之陳蕃問遐遐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謂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晉紀瞻與顧榮論易謂太極若極蓋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左思亦曰太極剖判造化權輿體無晝夜理包清濁唐孔穎達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柳宗元又曰無極之極漭瀰無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合而觀之理即形

氣也其源則漢儒謂易無體而有太極與周子實同栢齋何氏瑭曰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而不知天地皆太極之分體也以天為太極之全體而地為太極之分體誤甚矣哉然考之漢志則朱子之所本也晉唐皆沿漢說孰謂其異哉若夫老子列子皆言無極莊子言道在太極之先則是太極之外復有無極無極在先而謂之道猶洪邁吹周子圖說自無極而為太極也是則異矣

邵子言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其論先天圖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

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又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與周子同乎曰同周子圖說證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及於原始要終三才之道雖別一太極而已心在其中矣蓋周圖之始終即邵圖之有無也邵子又曰夫無者從而有者也有者反而無者也清濁混而為一是謂太極太極者已見氣也太極判兩儀生太極者謂之有邪謂之無邪太極者一氣也謂之一非無數也乃數之始謂之氣

非無象也乃象之始安可謂之無哉然太極之所以判兩儀之所以分者孰使之然邪其所以然而然者由道之變也蓋道即太極太極即道言乎理之通行則曰道言乎理之極至則曰太極又何嘗有二邪自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理即氣爾後世以太極為理陰陽為氣非知道者也

正蒙之談名理何所本哉黃帝正名百物世傳其書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列子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孫綽曰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

故張子宗其說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自名心之外吾不能亡疑嘗通究之篇首曰太和所謂道氣化之中清通而神故以莊子野馬狀其絪縕蓋言流行充滿有條而不息者理也豈即易之保合太和與次曰太虛無形至靜無感言性即天道也原太和之本合天人而一之豈即易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與次言太虛即氣猶氷即水也則是性與天道一氣而已又曰太虛為清反清為濁分神形為天地乃及於此詞不已費乎又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是川流敦化之說也然而未瑩也言太和不嘗足矣易天理為太虛六經所未言也惟其名心乃符孟子故吾取焉

問二程更定大學各有改本朱子弗是也朱子重加更定分經補傳後儒弗是也其必折諸聖乎曰聖人之蘊盡在易矣折諸易焉可也夫大人之道閑邪存誠德博而化學為大人者忠信立誠知至知終觀於知所先後則詳矣其本治而所厚不薄則不雜施而失序所以為知之至也奚必臆斷其為

經文而重補其闕乎釋誠意曰必慎其獨則天德王道全矣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故併綱領言之誠意在致其知者此也故曰此謂知本本立則意誠矣又奚必釋本末而遺終始乎脩身在正其心以次及末而治平好惡不可不慎正自誠意知本而至之終之也全篇渾成奚必分章陽明舊本之復良有見也曰陽明謂親民宜從舊本以虞書孟子為徵曰親之所以仁之也徐養齋曰百姓不親自民而言若以民為親則是無愛矣二說惡乎優曰親新古通用矣書曰其新逆則又以親為

新是也況引及作新民乎親固與新同也
問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書固不可盡信乎曰孟子
非誠不信書也救時弊也雖至仁伐不仁兩兵之
交能無漂乎記者或文勝質然不可謂之盡無也
戰國爭城與地血刃自功盖有以牧野藉口者故
以不信救時弊也然則漢儒謂九年大統未集為
文王稱王改元亦可信乎曰文王受命於商非受
於天也出自羑里命為方伯專征故有遏密伐莒
戡黎之事自受專征之命至九年而薨武王嗣位
二年繼文王專征泰誓之作在專征十有一年并

九年數之也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
一年武王伐商則其旨可見矣必待伐商而後追
王焉以見所伐者獨夫也此民心所以為天命乎
斯論也得諸王龜齡云
仲尼作春秋揆綱常察時變明大義遏亂賊而於王
霸夷夏之盛衰尤三致意焉要在于達道以經世
亦時當爾也及司馬氏史記繼作不復存策書之
體若恣其意為之者無乃與春秋相錯迕乎盖遷
生強秦之後力政嗜殺非軒轅所以服蚩尤也骨
肉相殘詐胥黥首非夷齊太伯所以崇揖讓也三

五遁法釣蕩亡餘庸置海寓于烈火陳涉項羽出
而其師之若時再放秦紀則首黃帝進項羽世家
則背大自進陳涉列儕世首夷齊律書則重兵械
於素無性恐其亡之不亟於佳兵則示不得已而
用之之意焉無乃逢時干戈以耗海內之故與不
然其景跡而宗其時義遷盖善學春秋者也班氏
宗遷蕪綫從之從不下史曰衰矣吾何斟焉
[illegible]之旁迎詩之夭矯盖言覺也伊尹之先覺其道也
乎上其道也非其[illegible]也覺之必一於道義而後[illegible]
於心焉以夫致君以義利事以禮制心不適[illegible]

不殖貨利於澤民乎何有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合動靜而一之所
謂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
動也周公思兼三王以致隆平夫猶是也釋氏之
覺則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以精神能視聽言
動為性王安石詩曰圓成但一性一切法依他又
曰人人有這箇這箇沒量大歸依三寶讚曰頑我
速證無上覺惟知使氣自用不復知理義為人心
之主矣故蘇軾謂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是當
法伊周哉拜相之日對客輦壓作懷鍾山詩後厭

相判江寧游寓鍾山宜終老矣而復相命下倍道
趋赴不七日至汴京由人心用事進退無復禮義
故也其告君則謂後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
物費而不為侈自是蔡京輩專以侈靡將順由安
石邪說倡之也陸象山乃謂道術必為孔孟勲績
必為伊周公之志也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
分其罪嗚呼安石為相首變法度引用凶邪實一
心可以喪邦而其三不足之說則又一言可以喪
邦者遂使靖康覆亡中原淪於左衽人心之危莫
稍至此昏昧偏私之辭將誰欺乎

問象山云看經書須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
見議論恐自是黄氏震謂平日以此等為陷溺而
今日之言乃如此乃知天下常理終不可逃也豈
自欺者與曰釋氏自達磨即心見性不立言語文
字然語録傳燈之類乃更繁多昔楚人有鬻矛與
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曰吾矛之利
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
人弗能應也談禪者大氐類此

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集義養氣當大任不
動心可謂内外合一之學矣漢初儒者論著猶不
背道今之陸賈新語屬本也予得諸論衡文選註
者有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
命則順矣與子貢不受命而貨殖同義曰順之謂
道與中庸率性同義其後佛老與吾儒混為一途
唐文粹可槩見已白居易曰天地有常道萬物有
常生道不可以終静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
之以静取諸震而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注生
之知養恬易曰蒙養正梁肅曰夫止觀何為也導
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性之本也物
之所以不能復者昏動使之然也照昏謂之明駐

動謂之静明與静止觀之體也李翺復性書曰誠
者聖人之性也知本無有思動静皆離寂然不動
者是至誠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其心寂然
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
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
能復其性也蓋高宗時六祖慧能說法曹溪有語
録號為法寶壇經士大夫宗之故雖名士如翺亦
皆參禪而僧道多以老易講授儒者反師事之故
其論著大氐以静覺為宗至宋蘇轍序老子解直
以中庸為佛法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

發之未發也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
之總目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
以當之朱子謂既合吾儒於老子又彌縫以釋氏
可謂舛矣然轍猶云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
居山林而心存至道雖為人天之師可也以之治
世則亂豈非以禪心起滅天地不復知有禮義故
與南渡後大慧禪師宗杲者龜山門人張子韶樂
其挑徑嘗師事之陸象山又師其徒得光杲敎子
韶曰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
說法使殊塗同歸故乙張陸論著皆陽儒而陰釋

愚人耳目使入乎禪雖欲復出而不可得傳燈錄
曰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
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即象山所謂吾目視耳
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不必存誠持敬者也嗚乎
顏子所謂非禮孟子所謂義襲至是皆悍然不顧
矣宗其說者不求理義惟談頓悟大氏曹溪之流
派爾近清瀾陳氏建著學蔀通辯謂吾道蔀障至
杲而極杲之祕計大類呂不韋不韋陰以其子易
秦而秦人不覺杲以其學易儒而後世亦鮮知之
始皇既立名號猶襲嬴秦而血脉則已移于呂張

陸繼作名號猶襲吾儒而血脉則已移于禪二人
者其古今之大盜與

朱子自言平生傳註學庸語孟所得為多易與詩所
得僅如雞肋本義於臨不用啟正於震出謂繼世
生生之謂易分理與書揲蓍以求爻索難依序參
伍引盜之繁咸速恒久之畧至於卦變劉保齋病
焉邶風柏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見孟子
註菁莪樂育見白鹿洞賦皆異詩傳與體舊說同
比故鵲巢訓盈滿也謂衆媵娣姪之多鶴尾本白
而翎黑訓鶴鳴誤曰尾黑餘多未瑩馬端臨楊守

陳皆疵之然觀其自言曷嘗自是哉

學蔀通辯首言儒佛混淆朱陸莫辨易曰豐其蔀日
中見斗深言掩蔽之害也象山援儒掩佛朱子終
身排之近世迺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晚始悔悟
與之合始於趙汸對江右六君子策成於程敏政
道一編王陽明因為朱子晚年定論於是考究朱
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中年方識
象山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攻之甚力象山
既沒排之尤明所據歲月最為精確且謂其學遺
物棄事屏思黜慮專務空覺完養精神不思義理

過定此心久忽明快方謂之得其為禪顯然其徒有傅子淵者象山稱其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忽一日自以為悟道明日酗酒罵人又有顏子堅若棄儒為僧朱子答其書云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僕恐於此未喻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不可誣也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詖行之流矣聞已得祠牒髡剃有期願更思慮與子静謀之然陸子與書一則曰高明終當遠到二則曰道非口舌所能辯嗚呼髡首而胡服矣不知所到者何道邪予謂象山嘗歎朱子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以道問學之功多也故其教人務在收拾心之精神閉目止觀一朝頓悟光含萬象見景自詫反至喪心佛書云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又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文殊曰善哉無有言語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也此謂實際此謂欛柄故象山嘗舉禪偈曰家有壬癸神能運千斛水又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其作詩則有哮吼大嚼無毫全及始笑徒前看意聽之句耽視聖經賢傳故爾然則其徒

學蔀　卷九　三十六

詔狂亦奚疑邪

呂氏本中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曰致知格物脩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司若忽然自見黙而識之朱子謂此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說也象山武陵學記亦言良知後渠曰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命之異言也則心當何工而至善有別名乎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與

朱子通鑑綱目大一統之義蹕矣推蜀繼漢取諸繫蓋黜周存唐取諸沈既濟皆温公所不及也丘氏濬世史正綱閏秦隋而狄忽必烈黜魏丕宋裕梁晃與新莽同可謂卓識然晉武帝唐高祖皆一統者也晉雖篡魏而曹奐卒於惠帝時則非弑矣矧又能行三年之喪乎唐起義兵實則篡隋而恭帝卒不旋踵曲諱不書而書司馬炎死書高祖崩偏矣書宋太祖曰宋主殂始終分註其年於漢下復與唐異夫劉鈞卒養子立例以春秋莒人滅鄫則開寶改元當帝宋矣四海既同三綱無斁雖帝晉可也吾是以蹕朱子

學蔀　卷九　三十七

癸未冬予冊封道杭會同窓梁日孚謂陽明仰子予即往紹興見之公方宅憂拓舊倉地築樓房五十間而居其中留予七日食息與俱始談知行合一予曰知以知此行以成此中庸兩言一也信矣因指茶中果曰飲了乃是味循行了乃是知多少緊切予曰知目也行足也詢知公居足以步目一時到其實知先行後公曰尊兄多讀宋儒書予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豈宋儒耶曰書意在王恍不很可見行了乃是知予曰知之未嘗復行也使知不在先恐行或有不善矣公默然俄謂曰南元等昨送賦用兮兮噫歎辭也豈可誦德予曰淇澳誦德亦用兮似不妨公復默然自是論征渊頭諸賊待以不殺併及逆濠事甚悉予曰濠離豫章猶曹操離許使英雄如公擣虛漢不三國矣公嘆曰直諒多聞吾益友也最後出大學古本予曰明明德於天下仁也慎獨則止於至善矣意誠志仁無惡也無惡猶有過廓然大公無心過心正矣物來順應無身過身脩矣家國天下舉而措之公喜即書夾註中瀕行詰予舟謂主一為在此不學無益托日孚攜之歸廣復論樂秋冶河縷縷乃別始知公

未嘗不道問學也比平八寨駐廣予已僉臬江右時開講官師士民畢集先有簡托祝公叙招予予往見大喜曰昔論良知尊兄謂聖人於達道達德皆責已未能當言明德則良能可兼已作數文書院對聯矣曰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予致謝而已且曰天下今皆況吾言矣予曰顏淵無所不悅冉有則勉強謂非不悅爾恐人各自有夫子公笑曰是也非尊兄不聞此言予見其面色黧悴時嗽姜蜜以下痰勸之行公以為然季薛二子拉予往受業予荒避山中公行復簡予曰明德只是良知所謝燈是火耳吾兄必自明矣予始終與公友其送告若此豈自是者哉公逾嶺卒二簡今舒柏刻于陽明寓廣錄中

程伯子曰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故二程全書開卷語韓持國道即性也所以辯禪以心為性則非道濂溪少從鶴林寺僧壽涯山谷嘗答書勸其往參高僧歸文宗老逃禪歸儒大顛橫渠故程子嘗曰周茂叔窮禪客朱子早年從謙開善下工夫就裏面體認延平嘗言之即僧道謙也覺其不同一變至道豈非天下之大勇乎

洞上公註老子曰玄天也玄之又玄玄天中復有天也鼻玄口牝受天地之氣為神其鬼曰兆人之不死者載魂魄抱太和曰一道藏大吉皆出於吳孟嘗考之元始居玉清境曰清微天其氣始青玉晨道君居上清境曰禹餘天其氣元黃混元老子居太清境曰大赤天其氣玄白吳天中天也元始姓樂名靜信生於太無之先開劫度人劫盡而元始之體不滅其教尚歌音願學長生者稱兆焉有大洞度人二經皆四言繼以五言如選詩元始傳玉晨者也黃庭經言內景外景所謂老子閒居作七言者也復有三十二天分三界曰欲曰色曰無色神仙必治名山皆曰洞天何則仙者人依山也惟張陵治龍虎山為天師其子孫曰角曰魯至今皆能攝治鬼神授籙為齋拜章為醮天師總之而老子之徒尹喜晉之葛洪宋之林靈素王文卿皆為真人分曹而治其神將則蜀之關羽宋之康保裔與天星王善地祇趙公明太歲殷郊之屬不可勝紀夫莊子明言老聃死史記載其子名宗則亦世人爾天積氣也聃與張陵果能白日昇天惡乎居之今齋醮所諷惟有度人而大洞黃庭則否方士脩

羽載籍有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文繁矣反約之其心乎曰然讀經㠯約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讀史㠯約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讀子㠯約曰衆言殽亂折諸聖讀集㠯約曰文以載道詞達而已矣古之學者立行篤而不自是故為己今之學者志行不篤而又自足故為人飲食起居動靜語默日用之常也心悅理義則不暇謀食矣身安理義則不暇懷居矣動靜必以理義則敏於事矣語默必以理義則慎於言矣志在是則事在是矣在是則言在是矣必就有道而正焉無其人則正諸經可也立言而言可則矣夫是之謂反約

偶言卷第九

庸言卷第十

象數第十

象數之學與理義之學一而已矣精一執中言理義者本焉河圖洛書言象數者本焉夫五十有五與縱橫十五雖異而中五則同奇者一函三偶者一分二虛其中為大衍而倍四與八以作易建其中為皇極而合五與九以叙疇律曆禮樂出矣因之立為制度品節聲色臭味以尊德性行典禮則危者安微者著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常賴象數以定命也是謂一本之學

問禮樂名物宜非聖學所先曰惡是何言也堯舜非聖人乎堯之命羲和也曆象測中星驗民物以正天地之氣而成歲如縷析然氣正而律定矣舜之命禹也欲左右有民則俾翼欲宣力四方則俾為股肱之象也欲觀象辨服以彰施五色則俾明欲聞聲協律以出納五言則俾聽耳目之象也蓋禮樂之興必先正名辨物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孰謂禮樂名物而非聖學也乎

河圖若龍馬之毛點攢必五其餘散者一連之則六二連之則七三則八四則九五則十四象之位一二二四用以歸奇五居中為衍母四象之數九八七六用以過揲十合五為衍子五生數配五成數先天也洛書者神龜之甲脊五旁八環二十四以合五行卦爻居脊中一堧除三十六以分乾坤六子首尾左右皆一肩足皆二主五與八縱橫十五五奇數統四偶效後天也先天八卦因書位數後天八卦因圖生成蓋水木相生自地而天火金相克自天而地天變陰陽地化剛柔故水木不可易而火金可易陰陽不可易而剛柔可易也陽在上而生自下送下而左一而三而七陽長則進而

矣書之戴九肩四九太陽之數也四太陰之位也左三足八三少陽之位也八少陰之數也天位乎上澤匯東南火精在東雷起于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是也陰在下而生自上送上而右二而四而八陰消則退而六矣書之履一足六一太陽之位易太柔也六太陰之數易太剛也右七肩二七少陽之數易少柔也二少陰之位易少剛也地位乎下山峙西北水精在西風鼓于天坤八艮七坎六巽五是也兩儀變化四象對待故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對待必合則致用

皆洛書之九也星曆之法起於圓矣乾降三陽于西北左行而坤索之得一陽而成三男長者宜乾用於春陽之止者日動於下極于夏至則一陰生圖之地八震雷互易艮也天三離火上通震也地四兌澤互易巽也天九乾交坤中離也三八居東不易四九自西而南金將克木而震交離則火以土王至坤而金伏焉陰根陽也坤升三陰于西南右行而乾索之得一陰而成三女少者歛坤用於秋陰之入者日說乎上極于冬至則一陽生圖之地二陰入陽下坤也天七坎水下塞兌也地六陽

止陰上乾也天一坤交乾中坎也一六居北不易二七自南而西火既克金而兌交坎則水以土成至艮而木萌焉陽根陰也五氣順布四時流行故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流行必對則具體皆河圖之十也州井之法起於方矣體用相因象立氣行發其機而帝出焉其一動一靜之間乎故希夷序龍圖之既合也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天三斡地二地四為之用言陽變自震也象山論龜書水木各正惟金火易位而木生火故金在西一變七七變九九復變而為一言陰合自兌也乾六成水坤二生火退居無事六子共成萬物可得而分者形不可得而分者神也出入於機合一不測象之不相射者一九相變氣相逮矣相薄者三四相聯氣不相悖矣通氣者七八相應氣自通矣後天之流行本先天之對待一而已矣故曰易有太極

象數之理妙在意會難盡言傳王褘氏曰河圖洛書皆伏羲則之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非洛書也箕子告武王不言洛書可證矣漢儒以

洛書為洪範不過以其數之九爾然一在下指為五行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在肩指為五事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為陰與偶乎其數通為四十有五則於九疇何取焉殊不知一陰一陽之謂道奇偶自相交通未嘗滯於一方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作易則圖以合書作範則書以合圖其理一而已矣書之合圖也水漸木升陽顯諸仁故居其常火鎔金笵陰藏諸用故易其位生長收藏而四時成焉土

所以不言時者地之別名也五行言行者為天[illegible]
氣之幾也地之承天猶臣事君卑者視事自同一
行故處五居中而十藏於五漢志曰太極中央元
氣言地在天中也天包乎地則君臨中土而皇建
其有極明矣裁成輔相自初一以至次九皆五行
之用也用於外則十藏於五若翕聚而後發散縱
横皆為十五自然之數也且箕子之陳九疇也自
鯀陻洪水發之者何也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
水水未平則三才弗寧彝倫之所為斁也水既治
則地平天成民奠其居而後九疇可施矣彝倫

所為叙也水之象五行始於一三德又於六氣有
陰陽則性有剛柔知而克之謂之知木之象八政
用於三庶徵驗於八政有臧否則徵有常變厚而
念之謂之仁火之象五事敬於二稽疑應於七事
有得失則占有休咎神而明之謂之禮金之象五
紀協於四福極行於九數有順逆則理有吉凶協
而用之謂之義知仁禮義一主於聖則民人會歸
有極而彝倫叙矣其中五之運用為九者乎合五
行為四象以之作易可也偹六府和三事以之作
歌亦可也故曰立言所以明象也得象而忘言立

象所以盡意也得意而忘象

六十四卦本義有天地自然河圖乃萬世文字之本原造
化之樞紐也趙撝謙得於陳伯敷謂新安羅端良
嘗以此圖示人乃建安蔡季通得於蜀之隱者其
體至圓白黑交錯而八卦分之純白者純陽為乾
在上白以漸殺居陽二分陰一分為兌對過陰在
中為離居陽一分陰二分為震純黑者純陰為坤
在下黑以漸殺居陰二分陽一分為艮對過陽在
中為坎居陰一分陽二分為巽故古文乾為天字
巛為坤字坎離立則水火字雷風山澤亦然八字

立而聲畫不可窮矣蓋駮馬之背旋毛白黑似亦
有之然視五花攢點五十五數則不相象是可疑
也季通得之朱子胡不之見乎豈撝謙參合太極
先天二圖依托為之乎要之處圖中五因書位數
乃正論也

閱朗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劉牧反之朱子詆劉氏
之非而引大戴禮書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
八鄭氏注云法龜文也此證甚明况大傳既陳天
地五十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

之數誠相表裏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益微用相因之說也及論明堂謂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為青陽南為明堂西為總章北為玄堂各以居中者為太廟在左者為左个在右者為右个八室之中為太廟太室青陽左个乃玄堂右个明堂右个乃總章左个總章右个乃玄堂左个明堂左个乃青陽右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布治其其制九宮各一室正如龜文九宮各一氣中太廟居正各一應五奇數左右个居隅各二應四偶數物不拘拘於四十五點為四十五室也聲色與夫因時節宣四立迎氣分至測日皆主五與八而為九內之九嬪外之九卿室亦各有九推之營國及經理天下皆主五與八奇偶乘除而合於九禮樂刑政大數上九用德敘功以至建旂鑄鼎之類無一不法乎是也豈獨分州畫井而已哉

東谷 卷十 七

洪範所以合河圖者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生數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合乎天成數也五皇極則守常制變之主造命作則其王道之本乎翕聚而後發散故曰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及九則五行之用明兩作離民人歸向五福故曰嚮用畏避六極故曰威用繼天所畀實造命者之所勸懲也皇極之建是訓是行至此則避懲趨勸五福盡斂而易在我矣

緯書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盖乾坤之用也漢人言之今亡傳矣其可考者曰以文合者七九而裁以武興者六八而洪範水火相生則成[illegible]克則成[illegible]金偏克則衰生則有[illegible]諸命之說也又曰凡人[illegible]萬六千聖人加七百二十而十之為萬[illegible]百二十年盖日時相乘六十其十二得命七百[illegible]人六十之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寔合開物始數又從之以歲六十其月得命二百五十九萬二千以五行推祿命亦皆有理詳見王晉齋集中

東谷 卷十 八

四端五事一而已矣其即四象五行乎惻隱之心生而不窮木也羞惡之心執而有斷金也恭敬之心有時而激火也是非之心無時不有水也知皆擴而充之其誠之於思乎鑑別於孺子入井之時則視其貌而仁知合惶悚於無受爾女之實則聽其言而禮義與自非內省其孰察諸

子卲子皇極經世象數一先天圖而已先君粵洲先生謂圖圜者易有太極道也心也一動一靜之間

造化分而經綸起矣易文從日從月日中一為奇動而生陽也月中二為偶靜而生陰也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易有眞數三而已其是之謂乎自加倍法觀之初爻子午中分奇偶者兩儀也二爻卯酉中分奇偶者四象也三爻四象中分奇偶者八卦也四爻則八卦各分奇偶重有兩儀為十六矣五爻則十六各分奇偶重有四象為三十二矣上爻則三十二各分奇偶重有八卦為六十四矣逆而數之自乾至巽為圓圖順而疊之自下而上為方圖自然而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方圓順逆對待交互曲盡天地萬物之變而周子太極一圖各為一圖一圖各具一理伊川嘗謂邵子曰向嘗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朱子曰格物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然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若以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其用惟在乎交而變生自震至乾數往者順自巽至坤知來者逆以元經會則變用運卦以會經運則變用世卦以運經世則變用年卦舉年見月舉月見日舉日見時時有分分有秒皆十二與三十相乘而後除之分秒之微

聲音律呂天唱地和以盡萬物動植之數大節則唱者日月星辰和者水火土石也予按世言其學出於陳希夷然鄭樵通志畧有先天圖豈傳自古昔者與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日氣陽月氣寒星氣風辰氣陰日為元月為會星為運辰為世而交水火土石則天氣行乎地中似出於此晉干寶易傳曰乾之將當殷之世衰安三國名臣序贊曰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朱子謂堯時當乾九五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位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中故得天地之中數元明善謂自堯年得甲子入午會初運當姤之乾推至漢宣帝五鳳元年得甲子為午會第七運當大過之夬與寶宏之說合豈非自古有其傳乎

程子易傳主理朱子本義主占語類謂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誠異予謂大傳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程子之說也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即邵子一生兩以至六爻者也本義以邵說足程傳理數備矣洪範曰卜五占用二春秋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體因兆而

細曲者為水象雨邪向經為金象克背經為火象霽立者為木象驛横者為土象蒙此卜五也三兆經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則數滋於象矣夏商易占用七八周易用九六靜則内貞外悔動則本卦貞之卦悔此占用二也衍數變或象益滋焉古之三兆不傳今吳越間龜策五兆用三十六筭六變成卦以合易而易卦反用龜殼擲三錢以為單拆交重休咎皆由渾天甲子謂父母退氣兄弟詐神而重財官子孫是為小人謀也漢京房易兩象數之學出於聖人者其不行矣夫

人之臟腑宛然河圖洛書也心肺在上金火相易之義是之自出肝主仁膽主勇木仰生火則次之脾胃主信土居中央腎與命門居下則火下濟水故腎水必升而知崇心火必降而禮卑手之六脉左右各相對而相交陰陽互藏其宅營衛應之目視臍則心能交腎可以制慾矣息至踵則水能息火可以養生矣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故曰人身一天地也

周易之序後天卦氣合先天也乾陽止西北陰上與坤相薄而為屯蒙需訟師比坎在坤中矣坤陰入西南陽下交乾而為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離在乾中矣謙豫以至頤大過其中有離無坎而坎離不易終天地之用此上經皆乾坤之交也山澤通氣始於咸雷風相薄始於恒水火不相射終於既濟未濟而震兌反易終坎離之用此下經皆六子之交也黃震識先天於易晚添祖父其不考也夫

復言至日臨言八月卦氣因之上十二辟辟也者君也故裁成輔相以至厚下安宅多言后王政治焉

夫易以道陰陽惟乾初九言陽在下坤初六言陰始凝泰彖傳言内陽而外陰餘則言剛柔而已

人之道惟文言於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illegible]義其陰陽剛柔之中正者乎一陽來復剛始反也以初九陽在下為主則陰為賓故六二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乾之仁已萌於不遠復之初自是臨二陽則剛浸而長矣泰三陽彙征則欲其進焉大壯四陽在下剛以動至夬五陽則剛決柔也極則以无號終凶戒之小人知戒則剛不至折寬以居之浸成乾辟之仁也一陰始姤柔遇剛也以初六陰在下為主則陽為賓故九二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坤之義實萌於繫金柅之初自是遯二陰則小利貞

浸而長矣否三陰以彙則欲其貞焉觀四陰在下
順而巽至剥五陰則柔變剛也極則以碩果不食
勉之君子知勉則柔不至發散以居之浸成坤辟
之義也浸也者天地之道如水漸漬而化成於其
間者莫之知也夫人豈無仁義之心哉居之渦亂
而不一則行之乖盭而無功子朱子有言天下事
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為上
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姤而消也五龍夭矯
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蹢躅之孚甚可畏也
盍自審諸豫焉孰為主而方長乎孰為賓而方消
乎扶之抑之與時宜之浸而勿亟默而成之大化
其在我矣哉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
物峻極于天

朱子曰先天圖中函十二辟卦推步以此管十二會
綳定時節愚按京房卦氣以辟主公侯大夫均於
十二月卯子則謂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
不過兩儀而已何以明之乾坤為易之門復姤為
門之關鍵而啓閉焉者自冬至子中一陽生則乾
之門即啓其動也闢萬物出焉故陽卦三十二震
宮始於復歷十六卦天根著於卯中春分則陽進
一半兌宮有臨又歷八卦而後泰大壯夬皆在乾
宮至巳則陽進極矣自是分大為小故曰震以長
之乾以分之自夏至午中一陰生則坤之門即閉
其靜也翕萬物入焉故陰卦三十二巽宮始於姤
歷十六卦月窟著於酉中秋分則陽退一半艮宮
有遯又歷八卦而後否觀剥皆在坤宮至亥則陽
退極矣自是長小為大故曰巽以消之坤以藏之
闢翕如戶陽來則啓陽去則閉也陽卦震兌各一
而乾宮四陰卦巽艮各一而坤宮四以見陰陽二
氣其始長也徼而緩所以根柢萬物而發其源其
終也疾而速所以生殺萬物而成其功曷嘗綳定
時節如漢儒之見哉然不用坎離者水火二氣流
行於天地間其不用者乃無進而不用也

古三墳連山首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素問
六氣艮震厥陰風木其神青龍巽少陰君火其神
朱雀離火陽相火其神螣蛇降交于坎以為泰否
中央太陰濕土其神勾陳寄位坤而居中虛虛者
妙萬物之地也兌陽明燥金其神白虎乾坎太陽
寒水其神玄武乃其遺緒歸藏則先天圓圖坤乾
則方圖也予得其書於姑蘇都于穆殆未可信云

問漢儒卦氣揚雄太玄因之以協律運曆閎調淵極二十七象三分用一亦如之蔡氏沈洪範數又因太玄八十一首去其踦贏而為九九方積以該六千五百六十一與律呂生鍾分同其視先天圖同異得失何如曰先天圖本天理自然非漢儒焦贛京房輩所可望也卦氣以上繫七爻之用起於鳴鶴在陰故冬至起中孚至井八十九陽九十一陰下繫十一爻之用起於憧憧往來故夏至起咸至頤八十九陰九十一陽統以坎震離兌餘六十卦分主一歲直日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一卦得六日七分而乾坤混雜於其中天地豈可下同萬物其源出於易緯十二辟外多不相對可謂亂矣洪範數之元即太玄首之中也氣候皆始於蚯蚓結惟先天圖冬至起復夏至起姤一陰一陽相對秩然不紊豈有一毫人為於其間哉張行成為經世之學得掛一圖於牛無邪與先天圖作用不同然猶疑信相半祝泌始尊信之廖應淮玄玄集謂運世歲為大運起泰損大畜節月日時為小運起升蒙蠱井且謂卲子親傳與王豫不復明言行成所得之由其失序甚於京房矣先天之學自是大亂矣經世書中之異端也粵洲先君始作皇極管窺整正其訛掛一圖二百五十六卦惟用諸聲音律呂仍循先天圖次序豈非撥亂反正之功哉

問象數之學世謂渺茫無據何以信之曰虛談易謬實數難差皇極經世雖如曆日亦類黃籍一縣十二都三百六十圖四千三百二十里則元會運世也聲音律呂則丁粮也審其丁粮多寡以起力役夫何差謬之有大合樂則若譜牒然夾鍾金聲為宮中呂以商和之夷則王振為宮無射以商和之猶祖禰也黃鍾統三律太簇姑洗蕤賓函鍾統呂南呂應鍾大呂猶子孫也歌奏皆合於金石倫理先後豈可易哉今置黃籍譜牒於文案人必不觀所觀者惟文爾此所以忽畧而不信與

天數始於一中於五終於九地數始於二中於六終於十合二始則真數倚數剛柔定矣合二中則干數支數律曆協矣合二終則體數用數閏餘成矣極以三函方以四析而一二極則為之圍者以七備卦以八周而九六變則以之化凡方員之象乾坤之理靡不該焉唐律曆志曰天有五音以司日地有六律以司辰倍之相乘而為六十陰陽老少

策數亦如之夫河洛天地之中也而圖書出焉故
律曆紀自中數大哉易也其象數之源乎
三二合為中五數本於天參兩合為參伍變存乎人
歷一分二掛一揲四若參伍矣必歸奇乃四營成
變先揲先扐與掛為參後揲後扐與參為伍策者
參天而三自先考後毋益而多多者兩地而二由
後察先毋損而寡曰以著數之未定也扐以象閏
再扐後掛若錯綜矣必合掛乃三變成數交而互
之寡者始一與三二與二終一與二多者始四與
四終四與三一左一右分扐則數辨總而挈之始

則四八上為五九終則三七下為四八一低一昂
合掛則數齊曰其者變之已成也通其變則三揲
皆參伍也去初掛之一自十二為三三而九以四
乘至二十四為三二而六極其數則六爻皆錯綜
也究過揲之四自三十六為四九以四除至二十
四為四六剛柔文成動靜象定則至變無方矣

凡小成乾之三畫每畫分而為三是謂參天坤之三
畫每畫分而為二是謂兩地盖陽道常饒陰道常
乏由坤之缺而不全者為二則知乾之全而不缺
者為三也此邵子所以謂三為真數三而三之三
而二之之為倚數由三而九四九三十六為乾之策
數以元經會三百六十運四分之各九十由三而
六四六二十四為坤之策數以會經運二百四十
運四分之各六十以運經世二世六十年甲子一
周十二世而為三百六十人所以合天地也凡歲
差分杪日月盈虧天聲地音律呂唱和自此以逆
雖至於無窮皆不能外此而他立其數焉此經世
所以用易者也

問易學啓蒙說至詳也惟卦變乃與本義異豈未定
之見乎曰然予嘗約之矣太陽居一連九少陰居

二連八少陽居三連七太陰居四連六乾坤交坎
離坎離交震兌震兌反易艮巽此本圖書原卦畫
之要也夫初掛之一歸奇為原究過揲之四定策
為委三少者十二為一太陽之位三三而九即三
十六四九太陽之數也二少一多者十六為二少
陰之位兩三一二為八即三十二四八少陰之數
也二多一少者二十為三少陽之位兩二一三為
七即二十八四七少陽之數也惟三多者四六交
協焉太陽以九變則化為少陰八太陰以六變則
化為少陽七九六用而七八無為也一卦變六十

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六伊川謂用九之道皆變自乾用六之道皆變自坤剛變則化柔柔變則化剛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一爻變則以本卦爻辭占始之卦爻辭占終二爻變則以下爻占始上爻占終三爻變則以本卦彖辭為貞占始之卦彖辭為悔占終四爻變則以二不變爻上占其始下占其終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始本卦不變爻占終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此明著策考變占之要也六十四卦之變

列為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然三爻變者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豈有據邪其原創自虞翻翻引易曰伏羲作十言之教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盖緯書也乾息而生復臨泰大壯夬坤消而生姤遯否觀剝盖十二辟卦也自復來者二豫師而姤則小畜同人自臨來者六明夷震屯蒙升解而遯則訟巽鼎革无妄家人自泰來者九蠱賁恒損歸妹豐節井既濟而否則隨困蛊咸漸渙旅噬嗑未濟自大壯來者六需大畜兌睽大過中孚而觀則

晉萃艮蹇順小過自夬來者二履大有而剝則謙比乾生於中者離而坤生於中則坎也沙隨程迥易置推廣啓蒙因之非復翻之舊矣然卦中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其變有出於自然者上下以卦內外言也自內之外謂之往自外之內謂之來文王彖辭如泰小往大來否大往小來之類孔子彖傳如隨剛來下柔蠱剛上柔下之類惟賁尤詳柔來而文剛者坤之柔自外卦下而來文乎乾之剛分剛上而文柔者乾之剛自內卦上而往文乎坤之柔於柔言來則知分剛上而文柔者往也於剛言

上則知柔來而文剛者下也他如剛自外來為主於內為无妄柔進上行為晉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為渙皆卦中之變也朱震推廣之不過變至三爻而止本義則又推廣其所未通惟訟二陰來自遯晉四陰來自觀與啓蒙同无妄剛自外來乃初剛自訟二移下而來晉柔進上行乃五柔自觀四往上而去舊說也隨自困來兼噬嗑未濟蠱自賁來又兼井與未濟睽自離來兼中孚家人則創自胸臆不如伊川之易簡盖未定之見也鳳鳥至雄鳴六雌鳴六而音樂和河圖出天數五地

數五而易彖著聖人中和感應之常耳爕理陰陽建律運曆恒必由之非尚瑞也故周公作誥惟恐鳴鳥不聞康王踐阼河圖猶在東序則實有是事可知矣春秋之時氣序乖逆夫子之嘆也蓋嘆世也夫

月令傳自周秦及漢故逸周書呂氏春秋淮南子皆有之但損益稍異爾每月必言中星與律呂者建律運曆以興禮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又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復以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五味六和十

二食還相為主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分之而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人所以協天地者備見於此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自是義脩而禮藏矣蓋二篇實相表裏其源於圖書者乎禮運所未發則月令詳之如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惟季夏之末言中央土然後曰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何哉角徵商羽非宮不成亦猶木火金水非土不成故八七九六皆舉成數而五獨舉生數者三得五則成八二得五則成七四一各得五則成九六也

土雖寄王於四時而實生於季夏火竭之日火能生土徵能生宮故十二管還相為宮皆併兩而吹之宮夫也乾也徵妻也坤也以管定絃每宮絃必和以徵凡羽角益槩則宮徵相諧盖宮不離徵如坤承天此咸池承雲所以為九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行禮則奏樂其法殆藏於此乎始終條理皆律中黃鍾之宮故以中央統之漢律曆志曰黃鍾太極中央元氣亦於此可見

大明集禮有萬歲樂十二管還相為宮各以徵起調以宮畢曲乃洪武元年五月太常司少卿陳昧協

律郎冷謙與學士詹同待制王褘所定盖取月令徵火生宮土之義謙異人也其必有見矣

鄭玄注易多論互體復分辰位互體本周公爻彖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盖指二至四為震謙之初六曰用涉大川盖指二至四為坎泰之六五曰帝乙歸妹則互得震兌也左傳觀之否已有之矣辰位本乾鑿度乾貞於子為初九寅九二以至戌上九坤貞於未為初六至巳上六皆順行六十四卦通例也故泰六五以辰在卯為仲春嫁娶互體之變則大畜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為不家食而養

賢後有占婚遇小過互歸妹漸為吉者其法本此
予於先君粵洲草堂面塘倚荔築涵一亭而為之說
曰天地大德生理一氣也河圖洛書生數一理也
數曰後理理曰先氣二之則不是矣今夫天一生
水為冬為知天三生木為春為仁以陽統陰乾也
地二生火為夏為禮地四生金為秋為義以陰承
陽坤也是故水漸木升根葉滋澤可驗其相入而
知仁合矣此之謂涵三為一乾元用九理一而數
閒爐冶鍛鍊器成熖息故禮義制心制事反之[illegible]
焉此之謂二四為偶坤元用六分殊而形方然[illegible]

仁合一則聖矣敬義立而循日月至焉茲固安勉
之分也與夫物理循人情也蔭樾覩瀾者坦蕩蕩
司爨守藏者長戚戚理氣一故也其立言也大本
淵泉出於自然斷金烈火利害切矣乃若川逝盈
科樹德後彫天不外乎人也川流敦化栽培傾覆
人不外乎天也水木之時義大矣哉且生數成於
五生理成於誠吾惟謹行信言閑邪存誠日從事
於聚辯居行則知仁合而禮義出矣又奚圖書之
索耶今建亭林泉中名之曰涵一會景怡神而得
我生焉浴乎沂風乎舞雩點吾志也木欣欣以向
榮泉涓涓而始流陶吾情也欲知天地之化育[illegible]
其尚潛心於此
明昔使韓起聘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
以王也禮於象數奚與焉以象數若周禮之[illegible]
周禮六官各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
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豈非先天[illegible]
象乎以之作樂亦加一倍法周語曰紀之以三平
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他如天子袞冕十二
章上公九章以次而殺藻旒旂斿皆如之春秋[illegible]

[illegible]典禮命討皆天子之事也盖九命九儀九[illegible]九
伐之類故轍循有可尋者非周禮而何後王度之
則周公所以交易而興治者不徒言矣
粵洲先君嘗撰三五玄書著貫道論畧曰天地以無
為祖人物以有為母三才以動為戶五行以因為
府馮翼未形之謂無氣質始靈之謂有屈伸往來
之謂動生尅迭用之謂因無則有有則動動則因
因則終始始終以至無窮嗚呼大哉道也斯其神
乎聖人握宇宙之柄懸萬化之鏡故能前民用知
吉凶以窮理盡性至於命夫易惟八八其八而為

六十四皇極惟九九其九而為八十一太玄洞極潛虛經世其數皆不外是乎出然其究三五而已矣是故五曜緯天虛其中經以四方之宿五岳緯地虛其中經以四海之流五事緯八虛其中經以四德之端維北曰水玄冥司規正位乎坎在天為雲雨在地為川澤在人為聽在蟲為介其祥青黑維東曰木蒼精司矩正位乎震次乎巽在天為風雷在地為林藪在人為貌在蟲為鱗其祥青青維南曰火朱明司衡正位乎離在天為震電在地火明陵在人為視在蟲為羽其祥青赤維西曰金[illegible]藏司權正位乎兌次乎乾在天為霜雹在地為金石在人為言在蟲為毛其祥青白維中曰土黃螘司繩正位乎坤次乎艮在天為霜霧在地為墳衍在人為思在蟲為倮其祥肯黃是故三為五宗五為三輔五禮聲乎三統而民性中矣五音協乎三禮而民情和矣五倫行乎三德而民彝正矣虛其一倍其四中外相維則八卦九章皆五行也生數五成數五天地相承則圖河書洛皆三才也參伍而衍繹之禮樂于明鬼神于幽政道于大衍數于小荀違三偕五而能成吾未之前見也是故人知易範為數學之宗而不知唐虞之世七政五典六府三事無乎而非此也蓋全則為聖為賢駁則為讖緯為釋老惟人神明之耳

漢書儒林傳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故八卦方位之所六爻上下之次七八九六之數內外承乘之象皆著於十翼其自言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孰謂聖學不在讀書哉先君謂五十[illegible]大衍數也猶卜一與三十相乘以學皇極皆舉肯綮言也漢儒曰實象若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假象若天在山中風自火出先儒則謂爻有六虛象無一假薪火相傳風飈出焉環滁皆山則天在其中矣後予遊道州之月巖巖圍四面中見天宇血肉腔中心畜理義何以異此火熾則風生身脩則家正理亦如之聖人之言豈欺我哉

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推類則一歲以至一元其理一也故皇極之數所以知天地始終者窮理於心而已矣惟天無地惟人合天惟數顯神惟理生數數不生於理則術爾廖氏玄玄集算櫽括其要令為諸朋誦焉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

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分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二萬秒一會三十運三百六十世一萬八百年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三百八十八萬八千日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時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分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秒一運十二世如元之會數則年月日分秒即元之運世年月日時也一世三十年如會之運數則月日時分秒即

會之世年月日時分也一年十二月如運之世數則日時分秒即運之年月日時矣一月三十日如世之年數則時及分秒即世之月日時矣一日十二時如年之月數則分秒即年之日時也一時三十分如月之日數則秒即月之時也十二萬九千六百自乘十二萬九千六百為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秒凡遇事物之動占其始終每以十二與三十除之則會之分逆至三十與十二是也朱子曰數萬至萬曰億得此則明且約矣諸朋其識之毋謂數學之難也

先天之易有意無言象數存乎六十四卦後天之易有意有言象數乃有三十六宮然未嘗不合也八卦不易者乾坤坎離反易者兌巽艮震以六變八也重卦不易者八乾坤坎離之外頤中孚大小過反易者二十八兌巽艮震之外屯蒙以至既未濟以三十六變成六十四也乾坤坎離為三十六宮之祖去之存三十二則爻應少陰之策又去頤中孚大小過則兌巽艮震為二十八卦之祖爻應太陽之策又去兌震泰既濟存二十四則爻應太陰之策故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復起天根以至

人至乾備性情形體姤起月窟以知物至坤備飛走木草子邵子弄丸微妙在此

問張行成謂胡僧三十六字母演三百八十四聲以切字即皇極聲音之法也但切字以翻求字此以字求翻如同字徒紅切則聲紅為乾卦音徒為亦卦乾亦起算天地卦合而成既濟則胎卦數在其中矣此說何如曰是合中國而從狄教也西僧誦呪役使鬼神鄭樵七音略頗依道之字母謂之佛家等子聲多在齒舌脣故齒字十舌脣各八喉牙為宮角字各四非中國聲音也中國聲音則多宮

角矣如舌聲徵音有定字母定徒經切以徒建田為子凡用徒為聲者終歸於定母故徒紅切同亦其一也皇極天聲地音二百六十四字既有母矣何事乎此況拘拘一字以切求翻若二字以上又將奚從蓋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所謂既濟者以天地二卦互成也脂卦本因閉物會數如人在脂行成乃以三十分占人十二秋占物隨運世所值乘之皆謂脂卦數觀物篇無此法也先君別五行志東田翻切頗童為例以聲唱音清濁在下以音和聲闢翕在上平上去入日月星辰變化闢翕收閉水火土石化馬思慮未起雖十百千萬字以意會之而天地卦成矣奚用欲數為哉

問張行成云先天方圖自西北乾為天門至東南巽為地戶乃八卦正位自東北艮為鬼方至西南坤為人路乃八卦交位地之象也包以圓圖天之象也十六卦互相倡和正如太一總十六神游行八宮三年一徙不入中五運籌主客特蹉一位從乾為首益十二辰加乾坤艮巽為十六位天數在地以天目文昌為客地數在天以地目始擊為主凡太一天目在八三四九宮筭得偶為和陽合陰也在二七一六宮筭得奇為和陰合陽也若一三九七為孤陽八四二六為孤陰則非合矣故五子為元六甲為紀陰陽二遁各七十二局而歲月日時有四計神焉小遊三百六十年大遊四千三百二十年循運世也統行十二運周六十四卦始於天地否泰七百二十年乃入男女交親震巽以至睽革一萬八百年循一會也其說何如曰否不然太一之神祀於漢武帝至宋仁宗而益崇黃香九宮賦胡翰衡運論已喜談之近時士夫每神其術以為先天所本豈其然哉夫陽遁始冬至為順陰遁

始夏至為逆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積年起曆因推治亂武乙二年甲子入乾不久商亡豈乾道與周惠王二十年入泰乃春秋否世也況乾坤六子皆不相對而相交否泰何由而致哉運既不驗則年隨六甲表以分野惟五福太一所臨則有慶然周隋唐末禍亂多矣其術既窮則又以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六百六陽九為厄會雖五福所臨不能無禍然舜禹成康之治多逢百六小甲雍巳之際亦逢陽九夏桀商紂之亡王莽祿山之亂反不逢焉則其謬妄可

將矣先天以理論數衍不言災福也事過七分則
變卦過六日則反故曰復次剝治生於亂姤次夬
亂生於治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

問周官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注謂式也唐六典
太卜掌三式世謂式原於易今觀式經總要易奚
與焉曰易之支流也太一天式原於乾坤策數雷
公地式遁甲奇門原於九宮惟六壬人式原於易
之坎離蓋其推日月行度參以時日尊天一居中
如貴自甲至庚旦治北暮治南自辛至癸旦治南
暮治北朱子曰六壬課水配火則吉象既濟也其

書金匱玉門見吳越春秋者最古范蠡用三月甲
辰勾踐歸國乘德而歸留刑吳宮晉書戴洋傳餘
明之洋亦有乘德伐刑之驗是其術又在德刑也
然先君於三式皆亡取焉豈非以其鑿與

程子曰凡物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今之聽聲精
者知人情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是故白
水泉洋緋衣裴服八人乃火一土為王字畫驗矣
柏人之迫漢祖彭亡之殁岑彭遯留則張駿防遮
飛來則岳飛來取其名驗矣劉起卯金朱應斗木
千里草為董兩角女為安其姓驗矣井杀告壽三
刀作州馮則行馬水邊幽則桂絲山上夢兆驗矣
兩日永昌一止天正大亨了於二月天保人只十
年年號驗矣商頌豫詠武王周樂末名羸亂諱聖
祖玄朗為元明而讖繼世銘大晟樂器以金字而
兆金晟廢興驗矣推此類也形色臭味皆可前知
於情性乎何有

王安石字說本於五行生成自比蒼頡楊龜山力排
之如金正西也土於此終銅為火所勝而不自守
反同乎火曰土王四季無終於正西之理如籠雖
若龍者亦可籠焉曰龍非可籠之物如蟋蟀能帥

陰陽之悉者也曰陰陽豈蟋蟀所能帥哉當時用
諸科舉音義氣理雖謬妄然亦足以兆亂

孔明造八陣圖有三夔州魚復沙上壘卵石八行相
距二丈者六十四後如郤月者二十四至今經洪
流而石不轉蓋戰法也成都城北彌牟鎮築土壘
一百二十八左右對列蓋教閱處也東南隅棋盤
市則二百五十六蓋安營處也自黃帝因井田制
兵風后握奇大將居中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四正
四奇陣間容陣而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勢生矣
臨衝鉤援因壘崇降者此也孔明法周制五人為

伍二伍有什長五伍為兩二兩有隊長五十有五
應天地之数二隊共一百一十二人為小陣八之
則三千六百人為中陣六千四百人為大陣此正
兵也十取七為正三為奇則游軍也奇依中軍正
嚴於外伍不離什食宿必同遇敵則一隊出戰一
隊駐守更番養力教閱如之故營壘虛實相半其
為壘也天衝居兩端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左右
為挾各二隊風揚輔天以員居四維各二隊共為
三十二陽地軸居中間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軸上
下為比各三隊雲垂輔地以方居四角各二隊共

為三十二陰前列不動握機攻心計敵心攝引游
軍二十四隊逆後彌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麾
以出四奇天前衝合地為虎翼風為蛇蟠以為主
待虎中動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地後軸承天
為飛龍雲為鳥翔以突擊待龍中起掖兩端向敵
而翔以應之止則為營行則為陣皆逐天文氣候
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因地而變四平則厚為
方陣四高則攢為員陣左右高則張為牝陣後高
則銳為牡陣前高則畜為衝方陣前平則進為車
輪陣斥澤則蔓為罘罳陣城丘則斜為鴈行陣方

員相生以奇援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速尒
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
救是謂常山蛇勢因敵變化其在心乎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醫家素問之運氣本草之藥性脉經之診病象數存
焉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
木火土金水火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
而五運行於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火在天為氣
一而已矣在地成質而入左寸心脉為君火右尺
命門脉為相火故有二焉凡陽氣自下而上陰氣

自上而下心肺包絡在上屬手經自午至亥六陰
生於上而走下肝脾腎在下屬足經自子至巳六
陽生於下而走上上以候外浮以候氣下以候內
沉以候血故脉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寸尺為關去
肘腠尺曰尺關前一寸曰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
之尺極下男為陽順自下生上故極下右尺為命
根女為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左寸為命根診脉
莫要於此天之六氣應乎六脉必以地之五味應
生長化收藏而治之上藥百二十品為君中藥百
二十品為臣下藥百二十五品為佐使合三百六

十五應周天之度而五味錯行循星緯也寒生水水生鹹鹹以耎之熱生火火生苦苦以堅之風生木木生酸酸以收之燥生金金生辛辛以散之濕生土土生甘甘以緩之藥性雖相須亦有相反者制之無法皆能傷人而况大黄附子巴豆之類有大毒者乎養生治病當先明乎此

卜葬風水之說山川相向以凝生氣蓋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來久矣水火土石合而為地猶血氣骨肉合而為人丘壠之骨岡阜之支氣之所隨明於石石中土也龍脉千里綿邈而來結穴如人

之塚衛因而朝向歸此吉地也五星形似曲直方圓銳之變遷且不足據而況九星四垣徒箸倒杖之謬乎近取諸身可徵也已薦紳不燭理者惑諸庸術溺信者則又遷易不常予觀孔林脉原泰山泗水自東而北洙河自東而南夾界之夫子葬東楚伯魚葬子思相去皆不數步而後昆東西環馬兆域之外纍纍其裔也中多楷木絕無荊棘豈非正氣聚生氣而鍾者乎岳王墳上宰木南枝東頗相類孰謂體魄不靈乎擲棄骷髏能為光炷則葬得其所吉可知矣

曰吉日庚午則干支有吉凶周官保章氏以星斗封域觀妖祥則方隅有休咎皆聖人所不廢也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墓於未以至土生於午壯於戌墓於寅德祿刑合見於淮南子而咸池在生前位刼殺在墓前位皆可推焉今通天竅年月回避三殺是矣而走馬六壬則以分陰分陽論咸池之衝為退方本以月建起而拘者亦以年論遂使殺與退參壬與竅反豈有可用之日哉墓運克山冬至陽生則否由十月成服之後而及於功緦喪紀亦古禮也不解其理者

雖至後亦不敢用於是庸術很立宗廟五行帝星翳極飛祿活馬之法以求售而受欺者多矣曾大家云六道神明生人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行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自然之道也至於術學幽通或察聲儀或觀志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同源分流其猶水乎拘於選擇者怍彼婦人之知矣

數萌於奇而滋於偶故天下未嘗無對豈是皆消息盈虛之理而已管子功利之師也法陰陽以富國強兵鬼谷子縱橫之師也借陰陽以游說捭闔者

子則後將以先下將以上慈將以勇惟將以權巧於功利矣六祖教其徒三十六對問有將無對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禪和口鼓奚擇閭異哉是知理數一也大易順敘之而人道正異端竊美之而人道乖

問揚雄云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並出上古而孔安國乃分羲禹歐陽脩則謂馬負八卦出河何也曰聖人睿知因之感發爾希夷云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是也始末兩言聖人則之中分效象意可見矣天生神物蓍滿百莖自一至十合五十有五交易則焉自一至九合四十有五變易則焉天以陽變地以柔化天以陰變地以剛化效之為用陰為虎刑順應則吉陽為龍德亢戰則凶象之為占圖之一而西交九四而北交六二而東交八三而南交七書之一連五變六四連五變九二而七三而八變亦如之四象示矣故乾坤至既未濟皆兩相反對於俯仰觀取無不合也脩不知此理乃以言偽而辯詆夫子可謂非聖者無法

庸言卷第十

庸言卷第十一

天地第十一

天地之體北高南下渾儀可以測之聖人所以與天地相似者知崇禮卑亦可見矣吾嘗驗之天氣之降也自北而南燕冀先寒而草木彫及燠則青徐先春而冰解冱地氣之升也自南而北揚粵先暑而草木榮及凉則森隱先秋而露為霜冬氣翕乎其藏天地之知也春氣盎乎其和天地之仁也夏氣蕃乎其暢天地之禮也秋氣肅乎其清天地之義也然經春猶寒水舞乎木經秋猶暑火伏乎金是故知必識仁水陰根陽也禮必協義火陽根陰也太極圖書昭昭心目間矣然則效天法地夫豈窅默無形者哉

人皆終日言天而不知天之所以為天者何義也既曰天積氣也又曰天者理而已矣理氣判為二物豈天無之與抑理氣各有一天與此當慎思者也夫天高高在上其氣旋轉如風而甚剛勁氣之積也充實之極也故能力舉大地而水火風雷山澤皆在太虛之中是地上之氣皆天也庖羲氏作畫奇一而大以象天畫偶二而小以象地六子從之

交錯為六十有四所謂易也而著數卦爻陰陽剛柔之理備矣是理由羲畫始也而文字生焉豈有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氣以行如人乘馬者哉理不能自藏而易淺之天不能自名而人名之後世名理之學冥心畫前縱談有無孔孟所不道也今夫天惟高聽卑光耀照臨日月星辰為經為緯生殖肅斂為氣為候有條不紊者理也自一而萬皆人名之也說者謂心中之氣寓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故紫微有星謂之帝人能學問涵養充實其德而有光輝即天也已上下通徹無有間隔是故以性情謂之乾以妙用謂之神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苟棄天焉天亦棄人矣書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此之謂也

國朝輿地之廣見於寰宇通衢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後拓西南為貴州視唐虞三代過之然金幼孜北征錄至長清塞已南望北斗則尚高當天頂之下為地中以中國言也若禹使大章竪亥所步四極皆二億三萬三千餘里則盡夷裔而言中庸所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嵩高今潁川之陽城仰觀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北至朔方則北極出地四五十度南極入地亦然南至錢唐則出入之度三十一又南至交廣則出入之度二十而已南極空高故圓規度外星辰至衆大如五曜者數十皆非星經所載若北逾鐵勒北極空高至五十五度星辰漸微唐太宗收骨利幹其地夜易曉熟一羊胛而天明地勢至此窮矣蓋偏南則長短較少偏北則所較漸多夏日出寅入戌其地近北而北方晝尤長冬日出辰入申其地近南而北方晝尤短南方晝夜長短冬夏無甚遠也古者立八尺之表驗日景短長當地中夏至午景在表北約一尺六寸冬至午景在表北約一丈三尺南至交廣北至鐵勒驗之景各不同地在天中天大地小於此可見世謂天一日運一周既有限際其外不知又有何物子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斯言盡之矣天地之外奚以遠思為哉

問沈括云渾儀以候垂象古璿璣是也渾象三重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創自張衡而李淳風因之僧一行以為難用宋復因之蔡氏書傳謂渾儀即

三重者乃璿璣玉衡遺法何與曰以理觀之一而已矣在外曰六合儀象上下四方之宇不以運轉者也天依乎地故置地平列十二辰八干四隅以定二十四向地附于天故側立南北二極分天脊於子午以為天經橫嵌赤道於其內絡天腹於卯酉以為天緯北極之南九十一度即天頂之南三十六度也天地定位乾南坤北於此可見矣雖刻周天左旋度數實乃周地之經緯各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惟不運轉故以周地言也次內曰三辰儀則七政也布列珠玉以準象緯如前製而

闊徑小增黃道日躔去極九十一度黃赤相距二十四度弱而白環以輔之下設機輪晝夜東西運轉以象天行左旋而主日凡麗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故朱子詩傳謂曆家言日月右轉其實皆隨天左旋也最內曰四遊儀則有八尺衡管可以南北低昂而窺瓊隨東西轉運無往不可望焉蓋象緯浮於太虛而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其氣急勁故地在天中大氣舉之不陷不墜而天一晝夜繞地一周七政從之冬至地附之上行自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附之下行自南而東三萬里惟春

秋二分乃其中矣天地密移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此二者象往古來今之宙莊周管仲所謂宇同宙合者也極星入窺管去天樞猶越三度常以天中為北而覲星者南面望之斗循天而東日違天而西天與日會則為歲日與月會則為朔斗柄述氣輒與日合是謂合辰故治曆必以日至為元七政起自牽牛運五行而行四時中星驗焉子午卯酉在天者動在地者靜中星昏見正南惟仲春日中星鳥乃天之鶉火加地之午位覆載訢合煦嫗萬物傳曰中星當中而不中日

行遲也未當中而中日行疾也日之所行即為黃道歲差則日與黃道俱差故治世必以中道而法天則視中星以考歲差惟慎夫日軌之變焉所以脩省而日兢兢也此天人合一之理仰觀而可信者也故予詳論之

問陰陽家以二十四向辨方亦以二十四時擇吉立文莊盤針考謂細以七十二龍百二十分金較之用壬子丙午中針則差過西南者兩位有半用子午正針則差過東南者兩位有半吉凶禍福豈不大相遠哉嘗如晝夜百刻十二時每時得八刻二

分分為二十四時則時得四刻盤亦如之如子位分刻初一初二屬壬初三四正一二屬本宮正三正四屬癸餘皆如之其說何如曰地理盤針即渾儀地平也周禮馮相氏掌十二辰辨其叙事以會天位今大統曆方位有圖是巳十二辰正也八干輔也乾坤艮巽四隅也乾艮之間亥壬子癸丑則子中為坎巽坤之間巳丙午丁未則午中為離卯中震酉中兌亦然仰觀天文尚以地支為主而況俯察者哉予故斷以正針為是也至於晝夜百刻則初初刻至初四刻為夜偏本日正一刻以後則屬次日故曆不書夜節氣月蝕皆以此分術若因日上下各四刻之說與地理分金亦自不同豈容牽合哉

問史記天官書惟言中宮天極四宮各七宿乃春秋所書恆星也占察發歛以行日月以步五緯則書所謂七政也恆星為經七政為緯漢志因之許敬宗撰晉志始名鉤陳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帝星朝夕惟在紫微前朝則東南太微也日一臨之後市則東北天市也歲一臨之故各有帝座星而不曰帝星然則北辰天極不動者其帝星乎抑在鉤陳中乎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然分野四鄉未嘗相殷也豈辰光所照則屬之乎曰天人一也以主宰謂之帝猶心不動乃能主宰極星是已求諸鉤陳則耀魄寶之謬說也凡恆星在人象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然則三垣咸立其亦人君用人理財之象與人合天故也分野則天依地附之合若乎地理向上斗漢通焉天文向下星土通焉斗無時不運漢則地亦無時不承天也夫渾天者天包地外如卵裹黃地順天氣出入於水如黃結白融隨卵欹正也絡卵之腰竪而觀之

上規虛明如北極常見下規凝闇如南極常隱天形北倚而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日行黃道出入斗極之南與赤道東交於角而中於房心西交於奎而中於昴畢北極居天之中地之北自北旋東則東宮蒼龍角亢為壽星主鄭兗氏房心為大火主宋豫前值紫微故心為明堂其南宮朱鳥則太微三光之庭也鶉火主周三河權衡在焉宗于中州故周與而歲在鶉火宋鄭彊則候在歲星占於房心豈木火固相孳者與北極起于子中而出地上除三十六度之外皆南也南下盡

于子中在赤道外極遠者為南斗日躔星紀之次
則為南至斗衡啟焉以運杓魁自乾攜巽天之綱
也故斗牛麗天市之外主揚吳而鶉尾主荊楚燕
及甌粵是以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於鳥衡而雲
漢左端運於斗杓自華山以西南則實沈燕主梁
州滇蜀非但參為晉星也河濟江湖上交天文有
如此者自南旋西則西宮咸池奎婁為降婁主徐
魯胃昴畢為大梁主冀趙後負紫微故昴畢為天
街畢南主中國昴北主胡戎而華夷辨矣中國山
川東北流而鶉首統之南極起于午中而入地下

除二十六度之外皆北也北高盡于午中入赤道
內極近者為東井日躔其次則為北至雲漢在西
斜界南北自坤抵艮地之紀也故井鬼麗太微之
西北主雍秦連三晉冀趙故秦之強候在太白占
於狼弧晉之強候在辰星占於參罰而雲漢右端
運於斗魁自海岱以東北則娵訾主并衛燕及涼
州甘伊析木主幽燕無及營州遼海而北宮玄武
青齊東海揚粵南海亦皆匯焉惟其匯也是以燕
齊之強亦候在辰星占於虛危象緯下接地維有
如此者由是觀之天南低入地下則水行於北北

也者背也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
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
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用之用而陽生於子為曆
元焉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問高明覆物在天之天也渾象在器之天也制器精
緻則天之子午卯酉旋轉而不息地之子午卯酉
一定而不易沈括云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
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劘之會其法一寓於日素問
言立于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自卯而望酉自
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

卯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皆曰南面蓋常以天
中為北而極星則常居天中也今南北幾五百里
則北極輒差一度而數千里間候日皆出東而入
西則天樞常為北無疑矣北極恒居其所而不動
南極恒入于地而不見堯典中星惟日所在於北
極之南當地正午觀之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離月所宿也周禮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
時之叙故曆法步日躔則必步月離然日有中道
月有九行何多端與且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

曷為而食與既有南北兩極黃赤二道則九行安在與天行健矣又奚以斗運雲漢為與願約其說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覆地下兩端為南北極則子午之位也赤道當兩極一百八十二度之中横絡天體以紀宿度則卯酉之位也黃道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黃者中之色也白道則與黃道交貫月行必由焉隨方主名分為八行與黃道而九究而言之則一而已惟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强以方色名之是故日有四時東出白水乃升于天曰旦行至午中無物不見曰晝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曰夕行至子中無物不隱曰夜是為四時時別四辰以一歲言之冬至在斗日道發南出赤道外去極最遠故景長晝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强故出辰入申而日短日低而南至子中行地下之度多故井水温而夜長南至後日軌漸北積九十一日而春分在奎與赤道值晝行地上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出卯入酉而日中矣陽功顯而萬物作故曰寅賓出日夏至在井日道斂北入赤道内去極最近故景短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弱故出寅入戌而日長日高而北

至午中行地下之度少故井水冷而夜短北至後日軌漸南積九十一日而秋分在角與赤道值夜行地下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入酉出卯而宵中矣陽功畢而萬物成故曰寅餞納日若日失道於南則晷過長而恒寒失道於北則晷過短而恒燠故周人冬夏致日以赤道度數而揆之黃道則日行有盈縮焉必自短長之極而察其損益故也日雖從天左旋而日不及天一度蓋日退一度凡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退盡則復與天會矣日之出入赤道也各二十四度月之出入黃道也不踰六度出黃道外為陽曆入黃道内為陰曆北至井南至斗東至角西至奎相距各七宿者黃道也以日經行為中月不敢當道者臣從君也行二十九晝夜六時强退交於日為朔漸分天中為望近一遠三為弦光盡體伏為晦出入中道陰陽一周是故月有四象焉初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為半交度當黃道為中交入黃道内為半交是為四象象別七日以一歲言之立冬冬至日自東而次北陸月亦退行黃道之北而交之故陽曆在北之北名外黑道陰曆在南之北名内黑道黑者北之色也日

在斗望於井上弦奎下弦角則入交矣立春春分日自北而次西陸月亦退行黃道之西而交之故陽曆在西之西名外白道陰曆在東之西名內白道白者西方之色也日在奎望於角上弦井下弦斗則入交矣立夏夏至日自西而次南陸月亦退行黃道之南而交之故陽曆在南之南名外朱道陰曆在北之南名內朱道朱者南之色也日在井望於斗上弦角下弦奎則入交矣立秋秋分日自南而次東陸月亦退行黃道之東而交之故陽曆在東之東名外青道陰曆在西之東名內青道青

者東之色也日在角望於奎上弦斗下弦井則入交矣八道而曰九行者以入交黃道故也周人春秋致月自二分之弦以赤道度數而揆之白道則月行有遲疾蓋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而立初末二限則其損益可得而察矣平行雖經宿度不入宿中若月失道而入宿中則以其所好應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西南入于畢則多雨蓋其繫也日月之食以當交會而兩相遇爾月行陰曆在黃道之上西北而漸下行東南在黃白道交前度則月掩日體而日食若在未分交前則月入暗虛

不受日光故月食行陽曆黃道之下西南而漸上東北則皆以後度求之大氐日送天月送日月之遲疾不因日五星則皆近日而疾遠日而遲然非斗運雲漢則天地之氣無由交通故夏小正耕織必候斗與漢斗為帝車杓攜龍角繫於卯運雲漢於西南則啓蟄可耕而候初昏參中魁枕參首繫於酉運雲漢於東北則藿葦可蠶而候初昏織女正東鄉故落月橫參七夕牛女至今傳焉及周之衰氏勤衣食而歌大東以叙天象斯亦可見矣

問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故有正朔正歲豈即二

曰冬至與曰是也鄭玄謂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匝則為歲自冬至始必交來歲冬至則日與天會朔氣匝則為年必月與日會十二合朔則為三百五十四日有閏則為三百八十四日此歲年之所以不同也

問何燕泉云曆家至朔同日夜半甲子謂之元氣會合最難得遇朱子謂此生聖賢之期也弘治三年十一月己卯朔夜子初三刻冬至日在箕五度月

昏度斗三度白後正德四年嘉靖七年皆至測
日但非夜半甲子爾必有聖賢應期而生曰此章
法也十九年為一章七閏而氣朔分齊特餘三時
爾七十六年為一蔀凡四章合所餘三時為一十
二復得全日一一章該二百三十五朔一蔀該九
百四十朔故以二百三十五分為三時以九百四
十分為一日是以一蔀合四章之餘而朔亦無餘
分也此乃四分曆法蔡氏書傳從焉前此太初曆
以黃鍾定後此大衍曆以蓍策成凡歷代造曆雖
多獨三家盛傳皆有積年日法然不久輙改惟

郭守敬授時曆考以晷景參以四海遠近酌其中
而用之以歲前冬至所得日時分秒為氣應以冬
至距朔日為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廢矣
以日為萬分分為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
置歲周加氣應滿旬周去之即來歲之冬至也置
中積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天運
之分常有餘歲周之分常不足其差甚微人初不
覺乃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
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
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歷六十六年有奇而日

退天一度定為歲差今則冬至日在箕六度矣順
天求合至簡且要可謂善求其故者洪武初太史
令劉基因之為大統曆既平元都遷其儀象于留
都鷄鳴山其所增簡儀仰儀景符長表等器皆在
焉然則章法又焉用哉

問楊簡言曆家好為欺罔極惡太初大衍二曆何也
曰太初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而四之為弦望
晦朔復立通法五百九十八至於統法會月皆以
朔數言章中統中皆以中數言大衍通法三千四
十凡二十九日三千四十八日之一千六百一十

三則月與日會為一月亦以弦望晦朔為四象之
策周天每度三千四十分積為一百一十一萬三
百七十九太名之曰乾實日行不盡天度歲差三
十六分積一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名之曰策
實皆起筭之常法也夫何欺罔之有今大統曆法
有所謂歲實朔實朔策氣策之類其名多至十餘
使簡見之其厭惡將何如也

問元世祖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朶甘思部有火
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
得河源焉宋景濂信之著論謂星宿海發源歷九

渡河始經崐崘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趋滇越之外境近王守谿以為不然何也曰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亦出於崑崙崑崙在西北七萬里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其所圖乃在西南何也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窴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窴國復分流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中國河此定論也別有小崑崙在鍾山西六百里然則元使所踰崇𤄫所信者其殆是乎

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睹也守谿之論韙矣

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宇宙在其手者也是故王必稱天不以人合天則天之埀象星辰變異君必造命不以義立命則逆氣流行陰陽不和故莊公七年恒星不見中夜星隕如雨此法度滅絕威信凌遲之象也其應則五國伐衛以拒王命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自諸侯出矣王人者誠能以人合天則北辰居而衆星拱天之埀象夫何星辰變異之有僖公二十七年秋大雨雹是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其應季氏世卿公晳之弑仲遂專權至舍中軍政由大夫出矣君人者誠能以義立命則陰陽和而雨澤降命之流行又何雨雹不和之有由此觀之周王天下之共主也魯君天下之望國也仲尼志在天下則尊王室志為一國則尊公室今國與天下若此柰之何哉是故志氣盛而望道之將行則文王在茲志氣衰而知道之終廢則周公不夢

先天圖月為太陰水為太柔其氣類固相感也故卲子以潮為地之喘息而應月余襄公言之尤詳朱子從之及馬吉父始言禮記致日曰朝致月曰夕

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其論益精矣予擴鮑雲龍之說而裁諸易焉蓋人知水行地中而不知其生於氣從日消長知日行天上而不知其繞地四游出入水中故天地陰陽日夜熏蒸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氣與水未嘗相離而水溢則日能涸之日為火精而常明月為水精而有盈虧者隨日進退也驗之潮汐可見矣明夷之象明入地中日從地下轉也穀梁傳莊公十八年三月日食不書日晦朔

謂日有夜食朝出而後見其虧是也需象天在水
中浮之以水江海氣發而亦精華浮上宛轉隨流
為雲漢一名天河秋水盛則南下夏小正七月漢
按戶是也故日一亦而在天之陰氣無不散所以
為晝日一入而地下之水氣無不消所以為夜其
出入處湯谷咸池皆以水言水雖類從於月而其
氣則通於日是日也者下抑陰上扶陽以與天地
相為悠久者也曆法月離四象從日而成晦朔弦
望則潮汐應之水盛潮大則雖瓶罌注水皆浮溢
而出蓋陰類乘太陽之氣如臣奉大君威令無地

不到也若以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
長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長乎南北皆不由日焉
類於臣擅君權矣夫豈含章之道哉

邵子曰天奇而地偶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已察地
理者觀山水而已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
體見矣予按天之陽在南故堯典舉中星以正四
時必於正南觀焉地之剛在北故禹貢治水必自
正北冀州始焉然月令十二月昏旦各舉中星大
率與堯典四中胳合天之星辰繁而易曉如此禹
貢之言地理擬諸今之山水反有難知者何與梁

岐二山雍州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治梁及岐沱
潛二水名也而於荊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既道
其叙山於九州之末自導岍及岐而下必曰逾于
河自壺口雷首而下則曰入于海自導嶓冢而下
則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山靜物也豈能逾河
入海過江其叙漢水自嶓冢導漾而下既曰南入
于江匯澤為彭蠡矣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其叙
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匯矣又曰東為
中江入于海夫江漢合且匯為彭蠡豈江復于北
而漢又復為中江耶近世有以地脈論山者取漢儒

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唐人之三冷禹治水
方胼胝不暇於山川豈以脈與味而知之蓋水源
於峽委於彼山本於彼支於峽自有相聯而不可
判者非若恒星與天為體亘古有常而不易也

問漢志於律言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於曆則分言之
何也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
行於下蓋天主太極而地總元氣天數西行上承
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也地數東行下順而右運
者在天之太極也斗日合辰是已太極中央元氣
即土之成水火木金者地在天中承天元氣即一

太極兩朱子謂太極只是一氣分二則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所以解無極而太極以上天之載者太極圖乃天包地外也

問禹貢治水始於冀州者以帝都三面距河也水患既平盡力溝洫任土作貢所以利民者至矣然揚州貢木去帝都最遠必于江海達于淮泗與各州浮于某水者獨異然則言沿不言浮必由海運豈以著其險與曰禹治水始自冀州既載壺口以河必經大陸乃如雍州自積石三千里至于龍門鑿

而通之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又鑿為三門以通之令自陝以西左丘陵右岡阜河行於中是其所導處也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在今河南鞏滎之間則地形益下而平原弱麓不足為固故禹釃為二渠又播為九河以殺其怒勢而决洩之以一逆八謂之同為逆河至碣石自北而東入于渤海又導濟自王屋會于汶至青州入于北海河既北趨而水由地中行所以不能為害惟導淮自桐柏會于泗沂至淮浦東入于海勢亦東趨不流於南今則以人力所築堤為扞乃水行乎地上非由地中矣

安得不決而南乎苟因揚州貢木沿于江海之道欲通海運則險甚矣蓋其所謂沿者至淮泗而止爾非元人海運之道也今河屢決矣誠能畧倣禹法分為數道隨其所趨而利導之寬為河身聽其游波而不壅塞則患庶乎其少矣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川流在敦化中故至誠無息必言天地山川之生物者猶孝經言天地之性孟子言山水之性也觀人物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聖人之於天道也亦惟全其理之生於心者而已文王孔子性合天道者也湯武放

伐曰帝命不違曰克相上帝非性之者也中庸無述焉豈非自天地生理觀之毛羽之類皆生於陽而屬陰鱗介之類皆生於陰而屬陽本草謂空青法木故色青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主心雌黃法土故色黃主脾雲母法金故色白主肺磁石法水故色黑主腎雖枯槁而但有形質臭味者亦皆有性而況生氣如草木者乎況於有血氣知覺如人與鳥獸者乎形形色色生生化化初學小子豈能言之然窮其理則發育之妙萬古不易有主宰存乎其間而非人之所能測也形者自形如人形自人

物形自物牛不生馬犬不生羊色者自色如青者
自青紅者自紅鶴不為烏桃不為李生者自生如
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化者自化如青蟲之化
蝶黃魚之化鳩秩然不紊無有相害相假者焉此
所謂理也人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其理之生
生無窮所謂性也須臾離道一念不善即與天地
不相似入於悖德不才而不自知矣擇善固執反
身而誠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天命流行之公
體具於此身發為文章動靜語默皆天道也豈不

言而後明哉

二氣屈伸往來流行於天地之間無非鬼神也然經
傳有指魂魄言者金縢周公以鬼神稱三王詩曰
三后在天又曰文王在上盖沒為明神上與天合
非但為人鬼而已也易彖傳文言亦同此義而豐
彖尤明白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盈虛消息乃造化
之迹而鬼神則人之魂魄也合大傳祭義而觀之
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神合精
氣為物既沒猶如生時若魄雖降而遊魂不散則
為變矣變則滯而不化出為妖怪如伯有為厲是
已故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
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夫匹夫匹
婦強死與殤者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為厲凡伯有
乎僊道之為僊佛魄降魂遊亦猶是也聖王生而
神靈參贊二氣宰制百物衆生死則歸土其魂氣
昭明于上著為百物之精聖王則神靈陟降在帝
左右功用若人所為猶能役物非甚盛德何以有
是故生則魂氣在身而為人死則魂氣在天而為

神其歸土為鬼者乃其魄爾此魂魄始終雖非見
聞所及死生皆為物之體而不可遺者也若日月
星辰雷霆風雨則有形與聲非中庸之鬼神矣盖
以易彖先言天地日月後言人及鬼神豈非屈伸
往來理一而分殊者與

周官大宗伯既典神鬼示之禮矣凡以神仕者掌三
辰之灋謂日月星斗至于辰而畢見也以猶神鬼
示之居辨其名物猶圖也居坐位也報天主曰其
氣常伸故謂之天神而位乎上禮月及四瀆山川
顯以示人其氣二而小故謂之地示而位乎下祀

四望享五帝徂禰在陰陽之間故謂之人鬼而位乎中名物則禮樂之器也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應陽氣也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彤應陰氣也豈非大司樂分而序之者與傳曰心之精爽是謂䰟魄發聚則為人發散則復歸元氣著於陽明則為百物之精其在陰幽則謂之鬼正氣則為五上之示五物之神先儒曰廟宇得地之勝而人心歸附之則有靈如廣德之祠山興化之九鯉湖是也然人道可擬鬼神豈足憑哉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邪氣則為罔兩之類亦顧人心正否何如爾

予督學廣右時臨桂東鄉桐罡嶺有武后淫祠素號靈應姦盜叢焉師巫有迎神祈晴者予擒治之隨遣官毀祠焚像天即晴霽於是出榜兼諭盡逮群巫治罪諸淫祠皆改為社學其前各設里社以祭正神人心稱快風俗亦變比至蒼梧分巡公署舊有妖怪予入居之初夕滅燭定息吏役忽來奔迸呼救各言有物壓胸木石交擲予叱使前導秉燭至其所跂待良久無有也燭至升堂群隸響集欲撻呼救者已而釋之自是居七晝夜閒寂無事後一少衆居之即見被髮與無首者雜撼獲中驚駭成病夫婦淪沒豈非心感之故邪詢知其由盜當禁賊囚梟首級多遺枯骨血燐是以罔兩乘衍䰟為變爾夫懷天地之氣而神生焉神在胸中則為思慮出胸外則為感召其循入戶而坐出戶而行者乎出入惟正孽無由興心既惑則禍難追矣

天地之氣常與人相接而無間斷人自不見爾心聲絕動必達於氣與屈伸往來自相感通天子祭天地禮樂合之也鍾磬編縣雜於八音節奏成文則和其特縣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之以為作止之節而禮行焉故曰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

地凡登歌圜鍾金聲夷則玉振姑洗南呂各在前一律為黃鍾角羽其氣來而伸文舞應之太簇函鍾各在後一律為黃鍾商徵其氣往而屈武舞應之雲門圜鍾為宮黃鍾姑洗各以前一律倡而函鍾太簇各以前一律和之主清角故姑洗之角夷則之羽終焉六變則天神降咸池函鍾為宮函鍾太簇各以後一律倡而南呂姑洗各以後一律和之主流徵故函鍾之角應鍾之羽終焉八變則地示出大韶黃鍾為宮姑洗合黃鍾各以前一律倡而函鍾合黃鍾各以後一律和之主宮倡商和故

太簇之角蕤賓之羽終焉九變則人鬼假分樂而序之者皆在其中矣劉歆以前用張蒼律歷故漢樂近古合奏既久聲與氣隨高帝神靈能懾新莽而况周乎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自帝世命重黎絕地天通而巫祝興焉今之道家符呪其遺也黃道斗星禮醮似亦三辰循居以正物彤者月隨天罡方位鼻吸其炁而口吐之即所謂玉衡杓建天之綱也但以綱為罡爾又書𡙡字以降妖魔宣室志曰裴漸謂人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自是俗合二字書以制鬼而不知乃漸自謂也

都玄敬曰急急如律令者漢之公移常語猶宋人云符到奉行漢米賊私創符呪亦私用之自此遂指為鬼神爾由此言之可信否邪

釋氏謂須彌山四畔有四大部州北鬱單越南閻浮提西瞿拏尼東汾維岱皆傍山不相見日月星辰皆圍繞山腰而行南晝則北夜東夕則西旦是地大於天也予深究其故蓋局於所見爾東夷自稱日出處而目中國為日入處中國月哉生明在每月三日今西域尋斯干城則朔夕見之東極日域西近月窟局於所見明矣

庸言卷第十一

庸言卷第十二

聖賢第十二

聖賢之學肇自堯舜語孟終篇可槩見已夫道若大路然堯舜雖聖豈能專哉惟其盡性立命與民由之無偏無黨坦然正途舍此他學未有不陷於邪出者也是故道率諸性性命於天命之流行不可見見於日月星辰則有曆數性之流行不可見見於喜怒哀樂則有中道曰曆數在躬允執其中此心法也天命即吾性也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亦心法也民心即天命也心法豈空寂若哉察夫天

叙天秩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富辰曰耳目者心之樞機也趙岐曰心者人之北辰也合二言以弘道吾有取焉是故視聽所在言動從而轉移非樞機乎道心為宰百體莫不從令非北辰乎舜稽于衆舍己從人而好問好察所聞非但一善言也所見非但一善行也來四方之賢俊如一家焉合天下之耳目如一身焉心斯大已故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也禹惡旨酒拜昌言以坊人心之危而存道心之微不待授受斯前定已故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安

女止則定靜能安之謂也幾則內省其事之發安能慮矣康則外獲其事之宜慮能得矣心安至善以宰萬物猶北辰之綱維衆星未有心不定而能應變者也人非舜禹則將如之何吾嘗言之矣心欲虛而行欲實虛心以取善而不狹是故謂之弘定志以主善而不易是故謂之毅

舜禹之咨詢拜言暨臯陶伯益之陳謨也不曰欽則曰懋不曰都則曰俞不曰德罔克則曰未有知其言巽矣然庶頑必懲焉姦宄必刑焉有苗必征焉命討庸威率作興事其氣何如哉匹夫而德若舜

禹者莫若孔子觀諸鄉黨則恂恂在朝則誾誾侃侃或曰苟有過人必知之又曰諾吾將仕矣及郟萊兵誅必正則浩然奮發莫之敢攖對王孫賈則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斥季氏之僭則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雖勢焰熏灼視之藐如其與舜禹實同一揆蓋時措之宜也後之從政者臨下民則呵斥陵虐諂權奸則委靡詭隨雖時為正言亦色厲而內荏若耳甚至陽發其罪惡而陰媚附之此鄉愿之徒衣冠之盜所以接迹於世也豈聖人不可學而至哉吾亦嘗言之矣言欲柔而氣欲剛愼言以顧行而不肆是故謂之敬持志以養氣而不餒是故謂之義

天道至大而無外本天之大以脩道故寬寬則得衆天德至誠而無妄本天之誠以立德故信信則人任焉天行至健而無息本天之健以篤行故敏敏則有功天理至明而無私本天之明以順理故公公則說弘者寬之本也毅者敏之本也敬者信之本也義者公之本也

問聖賢之學心學也今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者何與曰堯始言天舜始言心人心自血氣知覺言

道心則大原出於天者也禹臯陶見而知之不言心而言天豈非道之所本乎天敘有典典者人倫之有常而不可變者也天秩有禮禮者等殺之有節而不可亂者也禮不外典猶物則之為民彝也是皆天理之自然出於天性者猶川流之本敦化也聖人因天本有是理敘者惇之秩者庸之君臣一於恭敬和協適中則天下之大本以立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矣天命有德德者得乎此者也服以彰之喜以物之當喜也天討有罪罪者違乎此者也刑以懲之怒以物之當怒也自心而達於政

自敀而散於事懋懋焉惟恐動與天違曷嘗敢作
聡明於其間哉奉行天法而已學求至乎聖人者
恒於血氣知覺顛誤天命以為主宰焉則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皆從此出而人心
即道心矣是故天人一也釋氏則離人而言天四
端五常之有於吾性者以為理障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之倫則以為緣合棄道心而取人心之危者
以作用之其本心乃以精神知覺言也安得與聖
人[illegible]哉

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
不可亂也此雖言象爻而聖人之心學在是矣賾
者象出於意言生於象乾為飛龍而及馬若健[illegible]
義苟應健明夷亦稱馬坤為牝馬而及牛者順也
義苟合順遯亦稱牛凡擬諸其形容而觸類盡然
皆物理之當知而可好者雖雜亂不可惡也動者
感物而動物必有則乾為天而理會于君德九二
臣位時義亦通於君坤為地而理會于臣道六五
君位時義亦通於臣凡觀其會通而隨時處中皆
因天叙天秩有是典禮循而行之雖變動不可亂
也苟惡其求亂其本則心有外而違天心矣何以

酬酢萬變也哉

中也者可之謂也允執其中雖曰帝王心傳而民心
莫不有之盤庚誥民曰各設中于乃心穆王冏命
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訓刑曰非天不中惟人在
命由此觀之則俚語以不可為不中已見於此古
文苑漢高帝與太子勑內已有不中立之語杜預
注左傳無能為役曰不中為之役使謂不可為不
中是晉猶有此語也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
必熱但為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堅執非方故處
物制事有不中爾為政不合民心人人皆以為不
可即不中也夫豈微妙之理哉

成湯所以聞知堯舜之道者始言恒性也伊尹曰顧
諟天之明命其大原也　中虺曰建中于民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其精一之後禮集義蓋本於此孟子
稱仲虺為萊朱者蓋猶伊尹之為莘摯也

文王之德之純章於雅頌基於二南其惟誠乎其演
易之无妄也本乾卦德而言曰元亨利貞彖傳謂
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道心之謂也其匪
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則人心之謂也聲色不大而
順帝則之正則人心即道心矣非徒言之實允蹈

之是故不思而擇善惟精昭昭之至也故曰不閑亦式不諫亦入不勉而固執惟一存存之至也故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此謂誠者天之道也誠則從容中道自無不敬矣敬則發皆中節自無不和矣能敬且和則邪閑而誠存是思無邪之本也四詩之大旨也自非恭敬則和樂易流故詠文王之德肅肅雍雍必曰昭事上帝乾元乃統天也詠太姒之嗣思齊思媚必曰俔天之妹坤元乃順承天也齊也者以娩乎其肅也媚也者以娩乎其雍也一而已矣故昏義擬諸日月吾則曰關雎相與和

樂而恭敬地承天也葛覃孝敬惓耳專一誠乎身也樛木與其樂螽斯比其和仁於家也桃夭之宜兔罝之肅芣苢之樂漢廣之莊仁於國及天下也至於汝墳戴之如父母而麟趾以仁應焉是序周南之義也召南之鵲巢騶虞夫猶是也其間和敬之化曰夙夜曰有齊曰夷說曰嘯歌不一而足至於肅雍施于平王之孫則家教遠矣是故於昭之德與於穆之化同一不已則太姒徽音與文王令聞亦同一不已雖百世祀僾然見之故行其禮則曰肅雝顯相奏其樂則曰肅雝和鳴聚德凝祥徽

則悠遠也如是夫易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弗敬弗知日入於邪三綱淪矣非獨列國之風殺也室家仳離白華嘆父子乖戾小弁怨君臣不交板蕩亂如惡之莫若治性情而師文王記曰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吾故曰思無邪之本也四詩之大旨也中庸首言天命示君子戒懼慎獨以致中和末引文王之詩以終之蓋亦有見乎此

元亨利貞文王本謂大亨而利於正孔子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以見元亨必待利貞

而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也文言乃有四德之說譬諸木焉萌芽元也發榮亨也枝幹堅翹利也果實成熟貞也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种而為元循環無端矣侵晨觀於葉露光潤可以驗天地之生意所謂仁也在人則為夜氣第人不自覺爾惟不自覺物欲昏迷至於旦晝而梏亡之豈能存仁義之心哉吾心之知覺常合理義而為一則夜氣常存於旦晝而乾道斯在我矣書稱文王敬忌克明德而曰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茲非法天行健

使物得以自全若與曰懷保則貞固矣曰惠鮮則有生意矣一息自息咼由脩和之大公望陳丹書曰敬勝怠義勝欲散宜生迪茲彝敎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此所以為見而知之者也

帝王之政導民之性因民之情阜民之利去民之害民知上之為我也相率而從之其治不勞而成其敎不言而化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非執中與九二則簡在之臣承君命以上下志同而成德業故其繇曰包荒用馮河

不遐遺朋亡盖以寬為本公為用而信敏行焉保泰之道也臯陶知人安民之謨禹實用之故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豈非見而知之之同乎自是成湯聿求元聖用伊尹曰上天孚佑下民武王既獲仁人用太公望曰承上帝遏亂畧盖民之罪過由已臣之簡在由天善者富之仁者尊之凡以奉天惠民達于上下而形體之運主宰存焉天人本一故也自典禮之施言之謹權量則取之有制審法度則齊之有掞脩廢官則治之有人仁政行而不為徒善國滅則興之世絕則繼之逸民則舉之仁心洽而不為徒法其覆天下也循天也於是四海之民食以養生喪以慎終祭以追遠無有困窮者矣而天祿亦以永綏此謂執中徧天下故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孔子聞而知之要道有三焉曰求仁也徙義也主忠信也其殆集群聖人之大成若與博約之授受猶精一也已克禮復則人心易為道心以此求仁斯仁至矣制事取諸成湯故日新以徙義為急存誠取諸文王故自脩以忠信為主觀於翼易則乾坤盡之矣若曾子則見而知之大學始終本斯三者若孟子則聞而知之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皆可謂知要道者已

聖人之道知而後好好而後樂豈容頓至哉德之未脩則相與講學徙義改過行必求慊於心見可而動心之慊也知難而避則心弗慊焉者也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既立乎其大者而言行相顧猶謹信怕如弟子之時操存緩懈則邪妄乘之故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德進業脩藏而後發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日見之行無迮非樂矣此人之所以詰乎天者也仲尼之

樂得諸發憤而忘憂者其在玆邪故曰聖人之道
乾道也世之譊譊焉樂者棄下學而圖上達喜後
獲而惡先難吾見其終於狂惑而已矣
形色天性謂所性根於心生於色而世誤以五事釋
之耳目聰明豈色乎哉自是遂謂性具於身耳目
有耳目之性手足有手足之性而性大於心是乃
告子生之謂性而非聖人所謂道心矣聖人者見
道明則自然躬行知仁交際而萬化出故曰知乃
之仁能守之制事宜則自然中禮禮義交際而節
化入故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其盛德光輝接以

人者和厚曰溫仁之發也易直曰良知之正也莊
敬曰恭禮之中也節制曰儉義之裁也謙遜曰讓
虛之本也蓋心為太極而形色則五氣順布四時
行焉誠之不可掩若乎宋儒嘗學恭而安然竟不
成予謂當自溫而厲始學習而說其心和順惟恐
不重則不威內外相養主一無怠則篤實光輝大
且化矣故曰聖人可學而至
問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胡傳曰來
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自序其績是以天自處也
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胡傳曰春秋何以絕

筆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席書若論以為齊田之歸歸以平
也夾谷之會齊出萊兵夫子說以十餘言殆類曹
劌而後來歸者非也西狩獲麟春秋終焉祐也非
祥也昔企吾道之將行今知吾道之終已此所以
書也謂文成而麟至者非也其何所衷哉曰吾皆
有取焉而二傳言天且相合矣左氏記夾谷之言
與觀麟之事則豈盡如席氏所云哉聖人之心表
裏人物進退古今凡宇宙內事皆其性分也故其
氣天人交相感勝上下四方彼此大同迄古來今

豈容小異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
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其在人也猶
其在我也斯文喪否天實為之吾之責齊知有禮
而已矣綏來而動和吾何知焉簫韶九奏鳳儀于
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昔嘆
鳳鳥不至今乃文成麟至其在古也猶其在今也
天道脗合人實為之吾之作春秋知有天子之事
而已矣賦性由天立命在人祥與不祥吾何知焉
視宇宙為性分初無意必之私於二者所書見之
矣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

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

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而禮為大禮之弗庸五典無由惇矣夫子志學好禮年三十而孟懿子與南宮适師事之學禮焉夫子乃與适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其志欲行周公之道蓋可睹矣反魯而弟子益進居五歲昭公奔齊夫子如齊聞韶及定公立而反魯年五十一始仕為中都宰明年為大司寇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侵疆魯國大治又四年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

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夫子自以為有微罪遂行適衛主於顔濁鄒有譖於靈公者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復反衛主於蘧伯玉靈公無道乃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自宋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會晉楚及吳寇陳以危亂去之至衛復主於蘧伯玉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復如陳絕糧聞楚昭之賢乃自陳如蔡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昭救陳軍于城父聞夫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乃至楚沮於令尹子西於是自楚至陳自陳反衛

出公輒將用夫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遂不果用明年自衛反魯乃敘書刪詩正樂哀公問政告以九經蓋周公之道管於是矣魯之君臣終不能用夫子亦不求仕時年七十乃贊周易慟顔淵之死曰天喪予明年絕筆於獲麟告子貢曰知我者其天乎又二歲年七十三夏四月己丑卒哀公十六年也雖歷聘列國然未嘗仕於他邦孟子言為陳侯周臣者乃所主貞子爾故語不曰仕陳而曰子在陳史記亦曰居陳三歲其不臣於陳也明矣夫子嘗曰事君盡禮謂魯君也曰為國以禮亦仕於

人者辨上下正名分也其躬行有得者與夫魯一變至於道則可以輔周矣為之兆矣魯之君臣乃自沮之而列國又皆無可與為東周者經世之志將安寄乎因魯史以撥亂反正而春秋作故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知我者謂我尊周罪我者謂我過求以天子之事所以紀於春秋也非自行天子之事也其以天自處亦謂秩敘本天者吾得諸心未嘗敢自變亂云爾吾何怍於人乎哉世儒不知夫子始終事魯尊王之志立論紛如予故詳焉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不利已而利物則足以和義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也傳曰利誠亂之始也不利
物而利已則足以致亂放於利而行多怨是也子
罕言利其告子張從政宜導以民心之中而首咲
者果何意與盖善觀天下者惟能知天下之勢斯
可以成天下之務否則竭心力而無成帝王之世
明良俞而治具張其勢之盛猶禹決九河而注之
海也四凶竄伏而民脫昏墊於彖震陽順動兊陰
從焉故曰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矣自平王東遷
其勢之衰猶燧息驪山而炬易為光也雖秦襄之

庸以大夫從王得國而岐西之地輙奄有之自是
民罹交害困窮可知於彖艮陽上止巽陰入焉故
曰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矣夫除弊以得民心易
興利以造民福難何則除弊如解懸民心即悅興
利非用民財勞民力弗能成也苟知之不詳覈之
不實吾以為利而興之或不知其為害則民怨矣
矧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弊隨生而害復起奚以善
其後哉堂堂乎張達材者也以德濟材民可與仁
也昔者嘗問為仁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寬與信
敏惠在已矣惠與敏其合人已之道乎於時義則

蠱之振民育德也作丘甲用田賦而二猶不足之
斯之政壞也久矣上下方交征利而吾惟利物不
國利已不過因其田盧疆界教之樹畜而又以佚
道使之取必中正用必限節治下必莅自治必嚴
如此而已矣是故惠而不費阜民財也勞而不怨
愛民力也欲而不貪體民心也泰而不驕敬民事
也威而不猛畏民志也臣從君事如子幹家而材
德備矣故六五曰幹父之蠱用譽承以德也然吾
之從亂未盡則生民之道有窮是故不教而殺虐
不見也不戒視成暴失信也慢令致期賊害敏也

出納之吝私威公也恒自省焉有則改之此謂屏
四惡四惡屏五美尊則帝王之道不易轍而成矣
是亦道以吾性之中從民願者也故隨之九五曰
孚于嘉吉嘉善也信于善而不惑于不善則自蠱
而隨勢復為泰固無難也

天人相為表裏天道惟陰與陽而人事符焉天子也
諸侯也大夫也庶士也庶民也陽類也女后也閹
寺也武人也盜賊也夷狄也陰類也唐虞禪後湯
武起於諸侯秦襄起於大夫漢高起於庶士光武
起於庶民雖后羿篡夏亦起於諸侯而陰類無居

天位若及王莽起自王后外戚曹操起自曹騰養子劉裕起自武人朱温起自盜賊胡元起自北狄獨元混一天下與武曌躬爲女后皆居天位則開闢以來大變也唐宋間有小康然陰盛陽微雖漢治亦不可幾及而况唐虞三代乎曆家統元謂漢武以前皆八十一章而至朔旦齊陽生於黄鍾也漢兆以後皆五十七章而至朔猶不能盡齊陰生於蕤賓也陰陽升降之幾判矣聖人則圖書以作易曰利涉大川曰乘木有功數數言之曰金夫曰金車曰焚巢曰焚如僅一二而止豈非扶陽抑陰

之意與故陽類用事則浮舟作貢而賄賂道消陰類用事則殉財亂作而水木途梗寇虜亂外若易治婦寺亂内者難防惟審諸豫爾乃若反之之聖必由禮義而合於知仁然終不如性之者知仁合一而禮義裕如也不邇聲色則能恭已不殖貨利則能惠民孟子迪齊梁之君亦然道器固合一若邪觀於象數則見天地矣觀於天地則見聖賢矣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則可以入道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望至聖賢之域難矣大學之為是言也蓋受諸夫子者始乎明善顧諟以誠身則格知天命

矣終乎威儀而聽訟知本則自作元命矣知命也知禮也知言也三者格致之要也夫子自志學而立而不惑則天命其所格知也由此而耳順而不踰矩焉則禮與言一以貫之矣今夫人生而靜天命之性存焉感物則不能無視聽言動而秩叙存焉但人自不察爾不自察則惟利欲是趨昏迷侮慢從此始矣知命云者由盡心以知性也世之談性命者索諸空虛而不知其不外乎人倫日用也性出於命則食色聲臭安佚莫不有節命立於性則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天道各安其常是易人心

為道心也道心常存則明命在我奉而行之何禍福死生之惑乎譬之遵制勅以行政而聽予奪誅賞於朝廷吉乎凶乎莫之致而至非吾所敢料也吾惟順受其正爾由是而應天下之動順此若為禮逆此則為非禮聽天下之言合此者為經訓悖此則為邪說吾何容心哉命在我者明逾於鑑而妍媸邪正自不能逃也今也官司出令輒守之而不敢違得之不得則視命為茫昧板築之工非幹則廢夫人知之立於禮則夫人不知也卜以決疑夫人信之聽其言而入焉度夫人皆不信也命天

之令也禮人之榦也言心之聲也知命則在天之
中我其受之知禮則在己之中我其進之知言則
在人之中我其用之利害吉凶順令而安德義明
矣視聽言動依幹而立德性定矣發言用舍因言
以察德政舉矣此論語所以歸宿於終篇也言天
必徵於人言人必本諸身所知有三其理則一而
已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
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易
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是故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
禮以定命言以度禮記者繫此於執中從政之後
則知斯道也庶幾脩其身而天下平矣
有周之文禮樂制度雖監於二代然寔本於文王之
所聞知唐虞心法存焉故冢宰之統五官猶天之
主四時也其職在格君心然所領者乃飲食衣服
閽寺之細何哉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而寓豫防
陰類之深意也行之於上則保身體傳德業行之
於下則心術有養嗜欲有節於聲色臭味安佚之
命而尊卑貴賤親疏老少之禮秩然矣師氏掌以

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掌國中失之事中中禮者
也失失禮者也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
教之六藝藝之首則禮也勢近情親其言易入豈
師保以公孤坐而論道不遑咨訪故設此二氏使
發實以告王與凡國之貴游子弟皆以什伍之法
寓於道藝之間以羨卒之法行於游倅之列及其
有事則用之故在軍則守公禰在國則守公宮蓋
禮樂征伐合而為一也若民間俊秀鄉以三年大
比則每年正月攷德藝黨則四孟考德藝族則每
月考德藝閭則凡聚衆庶之日考書之比則休戚

相關無時不相親也動必由禮言必由衷其知之
灼矣故善者可富仁者可用誰得而欺蔽之乃若
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者
出屋粟為其為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所養浮泛之人也此以待大夫之有士者閭師
凡民無職者出夫布此則以待庶民而輕重之等
辨矣所重民食惟恐其困窮者如此施及春秋之
世聲明物采猶存夫子得其意於方策故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今之言斯文者惟指文墨而
不知其為經世之用也律令條章委諸吏牘而禮

樂名物謂非理義皆一切不講所宗道統不過心性空談而已蓋自詞章之學興天下始有無用之文自釋氏之教行中國始有無文之學士習雜亂其來已久可勝嘆哉

春秋傳於邾文公卜遷繹曰知命於范宣子承形弓曰知禮於士鞅論欒氏之亡曰知言非惟文公也仲尼之不主彌子瑕叔向之不拜樂王鮒皆知命也非惟宣子也鄭伯之舍許叔叔弓之辭致館皆知禮也非惟士鞅也臧紇之言道趙孟之語偷皆知言也三者自古道藝之士類能知之而入於

幾在此夫利害在前屑屑計較趨避奔競徒喪所守知命則安於靜聽如行舟執柁雖風有順逆終不傾危人定勝天而天亦終定矣紛華波蕩之中得志易於放肆知禮則循天之理不為外物顛冥而陷溺其良心異端邪說盈天下厭常喜新鮮不以為賢知言則能辨其是非而取舍不為所欺罔勑天之命禮自我庸敷納以言其堯舜之道與賢知殉意見愚不肖殉物欲知三者之為中蓋鮮矣

問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程朱訓釋不同何與曰弘于天若德裕乃身周公康誥之格言也心體本弘人惟梏於氣習局於見聞則蔽於物欲而有已矣驕則挾為已有專於揚已凡矜夸自肆外若有餘者是也吝則固為已私不肯舍已凡鄙嗇自利內常不足者是也藏而後發勢常相因已不能克而使之從此雖有才美亦斗筲小人爾公戒伯禽曰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謙則心體廓然虛能容善驕不發而吝不藏矣舜之舍已禹之不矜皆是道也故其為制作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自發育峻極中流出其有美弗居也

素履之往安土樂天東人歌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非弘于天而無私係也乎子思之言致廣大孟子之言盡其心蓋本諸此

問顏子陋巷匹夫爾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究其所得乃在於如愚何也曰天地之道不富有則不能日新君子之道不闇然則不能日章道也若以有言而傳無言而得者也有言之謂精無言之謂一精故川流一故敦化夫子之於性與天道也發為文章則禮與言也其言也即其顯也顯也存神言也

過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自如愚而槪之領之以言識之以默聽之以耳服之以膺誠諸中若也思毅其言無所不說者也闇然若也合為於一則富有而藏諸用自其不愚而觀之物與文質靜與禮安語與博借默與約會形於外若也言見於發未見其止者也日章若也散一於萬則日新而顯諸仁夫言不至終日則無以考其乾乾之功省不於燕私則無以察其昭昭之用其不違乎夫子與夫子不違乎天地一也其發夫子之蘊與夫子發天地之蘊一也不違則可與為仁矣發則可與為邦矣自得一善有諸已以至充實而有光輝其庶乎乾坤闔闢大矣哉惜也大而未化也曾點言志見乎其大矣而行有不揜終流於狂非不發其言者與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語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一息與天地不相似則恥焉而敏於行是目俱到者也是可以為法矣故曰學顏子之所學

書曰敬脩其可願易曰閑邪存其誠二言者聖學之要也其究則一而已矣天下無不誠之物在人不容有不誠之敬一者誠也主一敬也至靜之中常自内省人心易為道心以主於内昭昭不昧無復障蔽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之受命於天者本如是其善也此謂盡其心而知性知天性者心所同然之理也在中為理方外為義人倫物則之叙秩於天者皆由大本而行達道所謂可願者也雞鳴而起至於嚮晦定息惟是動容貌整思慮一動一靜皆敬脩乎此而視聽言動無違焉則鄙詐易慢無自而入於心矣此謂存其心以養性事天是則敬乃閑邪之道邪退而誠自存也好善惡惡欺與不欺必自知之少或過節必知自反然求行慊於心而非有與於人推之人倫物則達之家國天下莫不遂其同然之願忠恕一以貫之戒懼慎獨誠者自成而道自道皆此理也一息不敬不能操存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言不顧行而言皆無物或至於凌人行不顧言而行皆無恒或至於敗俗雖曰學道不過色取行違作偽欺世而已非敬無以閑邪而存可願之誠是則在人豈容有不誠之敬哉用力於敬則日用之間殊途百慮自然統會而物之終始不雜邪妄視聽言動大亨以正無往非天此顏冉之所以請事而曾子子思孟

子之所以相承者也象山曰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其言高矣無亦尚點狂而流於禪乎

夫子以誠敬發天地之蘊中庸舉其要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予夙夜服膺以自警焉蓋志者心之所之匹夫不可奪而氣之帥也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必有自欺必有不能慊於中者非疚而何內省不疚身心俱安如無病痛然者豈無故哉寔由心之向往有可欲無可惡而已可欲之謂善人之所同願也今吾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身而誠善有諸已而無可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故夙夜以思果志於可欲與抑亦欲其不可欲與可欲者我物也不敢失也不可欲者非我物也不敢留也古人為學一年離經辨志者此也辨之不早辨學業雖不離經書心已舍理義而之利欲矣如人經商求仕自粵之燕其所嚮往萬里必到氣習日變為燕復求其粵也豈可得哉是以程子有責志之說性以志定志與性合則氣習不能移矣故曰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

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志於理義一而不分則欲仁而得仁尚何惡之有哉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則將發時也情隨氣動喜怒見於形色必自知之發言忤物必豫禁之溫恭儼恪以成其德則動無不和矣夫人心統性情而西銘推本之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情即氣性即志也情動氣和所過若天地之化性與志合所存若天地之神故又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夫是之謂至誠

公孫尼子作樂記本於虞廷微言與大學中庸相表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而已矣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道心生而人心亦雜其間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至吾前血氣心知自能知之好惡意也意生於知知起於物知莫真於欺與不欺而物必有善惡此格致所以歸宿於誠意也形者誠於中形於外也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蓋物理知其善而好之物欲知其惡而惡之道心本乎天性者也然耳目口鼻四肢發於形氣逆其性之欲則好違之則惡人心之危其幾在此可無節哉節與無節係乎道心之

咢與不寧爾寧則好惡有節率乎天性之常易而爲道心不可以欲言不寧則大本不立內無定志外物又從而誘之聲色臭味嗜欲亦亂其血氣心知情日蕩而天性失矣人能反躬而求思其理之是非克去物欲念念勿忘則人[illegible][illegible]靜者怡怡可見天性之生生不息若以扶[illegible][illegible]而不紊顧諟存養徵者日著而天理粲然矣精一執中之要也亦可見反身而誠則心正而脩齊治平無難若此大學釋誠意中庸言至誠所以詳與何燕泉曰尼子衛人七十子之弟子立言有功於聖門當列從祀

庸言　卷十二　二十六

宴公論也若夫日格一物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則學文事爾夫子嘗言之矣小子何莫學夫詩是也二程學主天理盖得於此而格物乃忘其要何哉聖祖去揚雄從祀正臣紀也學蔀通辯曰盧格荷亭辯論深非通鑑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夫雄仕漢歷事三朝遭遇莽篡既不能效龔勝之伏節又不能效梅福之深遁乃作劇秦美新諛莽希寵程子謂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則夫書莽大夫書死以誅之聖人復起不易矣格乃非詆朱子敢違時制而稱雄賢善惡倒置乃至此哉予按荀況

失身於黃歇與雄失身於王莽亡異近用程篁墩舊議去況大快輿情所去併及王弼則予惜之弼通易理年二十四早夭身罔失德言雜黃老乃漢魏儒者氣習也有生於無及性其情諸說多為周程所取其言有曰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此亦格言也較之事佛談禪不亦優乎

天人一也達于上下董子能言之命非聖人不行非

庸言　卷十二　二十七

君子不知知命者明於天性安處善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是也人已一也合內外之道韓子能言之原道語用以見體由仁義而之焉斯之謂道克仁義而足乎已斯之謂德是也其所以一者性命於天自然而然聖人與天合德體用一貫應事接物亦自然無往不當賢者未免內有所蔽故所發或偏外有所誘故所施或謬然而既見大原則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為之而至靜者未嘗亂也觀於相江都而易王敬重貶潮陽而浮屠蔺師樂送之游誠能動物

踐履其言殆得臯陶伊呂孔孟之傳者與劉向稱董子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而其子歆非之固不足責伊川稱韓子所得甚多而其徒佞佛者乃謂博愛非仁僞撰語錄以譏之然則論語通書亦皆非與二子之亞則孔明敬輿也觀其開誠心布公道而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實開太極主靜之門殆亦漢之濂溪乎奏議萬言一本仁義以至誠啓沃德宗而曰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可謂唐之臯陶矣二公不與從祀而增歐陽脩夫性者生之理與天地共者也違其性則生者息矣而何以宰乎人物脩以詞藻自雄素缺行檢所作小詞淫褻鄙倍則其為人可知旣謂聖人敎人性非所先皮詆繫辭曰古之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者殺無赦為斯說者王制之所必誅也其詭異恣無忌憚如此在門墻則麾之豈宜廁諸孔子之庭乎

問天者道之大原也聖人之道天而已矣學者弘于天以廓此心則可以入聖異于天以存此心則不至作狂然二程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與點氣象而陸子謂後來明道尚存此意伊川則失之豈點狂固聖基邪曰夫子與點取其見大心泰而已非有用之學也故許三子為邦於後所以抑其狂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理則心之所同然者窮之存乎人爾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周子合易範太極陰陽五行為圖與川上之嘆一貫之旨同條共貫蓋理即氣也一氣渾淪名為太極二氣分判名為陰陽陰陽分老少四象非土不成又名為五氣皆自吾心名之所謂窮理也非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而理在氣先亦非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理在氣後嘗近取諸身則耳目視聽有聰明之理自吾心名之也非聰明之理在未有耳目之先出於視聽之後也口體言貌之恭從以至萬理皆然此天地人物之各具者雖欲豢之吾心自能窮究惡得而叅諸明道謂一陰一陽即此是道伊川則謂一陰一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於是後儒求索有物混成於天地之先而太極為理陰陽為氣理乘氣機而動自此始矣由是而推夫雖細瑣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讀書稽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而已諸說同異莫知適從徒亂人意此點狂氣象所以為人追慕也要之

見大心泰固為聖基而精微縝密收歛其心為能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敬以入誠尤不可無者
弘毅敬義合一斯可以希聖同天矣夫
人之用處無非心也日用之間一事一物無非理則
無非天也志立性定腔裏常存不偏之矩視聽言
動依此而不違喜怒哀樂審此而後發達而在上
典禮行而命討公矣事物之來至雜亂也一息不
審察則理昧而惡生周語曰祓除其心精也以惡
實心則棄其精矣格物致知屏惡而存理猶粟之
有秕去其秕則其粟一也若放蕩無矩以自立而

欲捜別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克己則茫無所據
奚所用其心邪所謂天之秩叙如知父母之年則
喜且懼焉此天理也必愛日而致養然後慊於心
否則愛親不誠而惡斯實之矣推之仁民愛物皆
自此始故曰仁之實也入則送兄出則尊賢亦莫
不有秩叙自然之誠故曰義之實也達諸天下則
為絜矩之道吾心之理與天之所為一而無二則
貫萬事萬物皆吾之一理而已所謂天下歸仁也
堯舜心法不過如此夫子自言心不踰矩而稱顏
子心不違仁則其自立可知矣子貢善言而行不

審察故不受命而貨殖子路勇於行而言不審察
故其言不讓必也自博而約反身而誠立於禮斯
至於仁矣此之謂精一一則始終不偏乃能執中
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
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
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心之所當為雖
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
嘗不在吾之分內也道統之傳管是矣其克己也
嘗內省自謂氣質有病多在忿懥而呂東萊規其
弘大平粹則謹書坐隅其志於仁如此自漢以來

言學皆不明於天性惟求諸說樂不慍斯大原也
已豈可以著述繁委而疵之其上孝宗封事謂記
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歷無舛滅非所
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殆堯舜其君者與元許衡生
長河洛久非宋民未嘗如劉因賦渡江詠降王以
譏宋然歿猶愧不能辭官則華夷之辨明矣啓沃
以慎喜怒為本而作大學章句短詩使之諷誦用
華言為孝經直解使之易曉其用夏變夷之志亦
切矣哉世祖使丞相安童受學而朱子則遭偽學
之禍宋元興亡係於此矣道言統者紀也紀常理

則道常存楚杞若曾齋者其可廢哉

吾嘗讀程陸之書矣言必稱孔孟又讀孔孟之書矣言必稱堯舜又讀堯舜之書矣言必稱一一者羲畫之乾也大人存誠而天下之道源於此自庖羲率而下之皆子孫也由程陸等而上之皆祖禰也取程陸一言以立門户是舍祖禰而師童稺也且又陽儒陰釋自謂超悟而斥孔子為鈍根下乘殊不知超悟孰若庖羲而畫卦必用心觀察乃協圖書則其悟亦由積累而致爾今也竊主六祖壇經以為聖門衣鉢是猶雜髮之僧指其顱曰吾闕里之幼孫也吾誰欺欺天乎或曰剖破藩籬即大家也欲引之同歸于一而不知彼披猖昏熱孰甚乎其能藩籬而又何事乎剖是故讀書窮理知天之所為而性合之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大家在吾胸中矣一誠立則萬偽消大人出則群兒退尚厭此常經樂彼狂噪及其自敗則又棄焉無亦喪心者乎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此之謂也

庸言卷第十二終

庸言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黃佐撰佐有泰泉鄉禮已著錄是編乃其致仕後講學語錄分學道修德求仁游藝制禮審樂政教事業著述象數天地聖賢十二類佐不取王守仁良知之說故所論雖無奧義而不失為篤實之言

愼言集訓二卷

〔明〕敎英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錢塘丁氏刻

當歸草堂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愼言集訓

二卷》提要

愼言集訓敘

余平居應酬往往不當言者言之不必言者言之甚或招尤起釁悔莫能追每覽載籍於愼言有涉者輒掇節爲彙而鈔之以自警命曰集訓訓有戒之云者疢疾也責之云者藥石也譬治聯綴維服斯益顧今頗毛種種猶夫故吾喷口過逌爾矧身心之過邪夜窗雨凉剪鐙孤坐三復斯訓不覺汗顏因志吾之過焉嘉靖丙戌秋八月望日淸江敎英識

慎言集訓目錄

淸江敖英纂集

戒多言

金人銘曰毋多言

繫辭曰躁人之辭多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魯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仲長統曰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

孔文舉曰多言令事敗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禍莫大于多言

韓文公曰喈喈多言徒相爲嗤

范魯公曰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愼樞機災厄從此始

林和靖曰多言則背道

程子曰言愈多于道未必明

華陽范氏曰子貢言而多中者億而已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劉道原曰多言不中節

鄒道鄉曰多言不如寡言

朱子曰多言害道○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言語多愈支離○辭達則止不貴多言

余子節曰察神鑒皆昧于多言之際聖愚之分斷可識矣

薛文淸公曰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嘗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益神氣爲多言所損也○不可乘喜而多言○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之動

戒輕言

楊子云曰言輕則招憂

華陽范氏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朱子曰無恥的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知得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

九峰蔡氏曰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

新安陳氏曰輕于言者必不務力于行也

薛文清公曰輕言則納侮〇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

戒妄言

淮南子曰妄言則亂不可不愼守也

程子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劉安世問盡心行己之要司馬温公曰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于朝者無隱情退而語于家者無媿辭

朱子曰言語不可妄發

李子方對賓語一語不妄發

薛文清公曰人于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〇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〇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〇口無妄言安得有差有差者皆妄也

戒雜言

薛文公曰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不鳴其善鳴者也

文籍與昌黎書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此有

以累于令德

薛文清公曰雜言最害正理〇雜言多能存道者鮮矣〇羣居不可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

或問多言輕言妄言雜言何以異荚曰多言傷煩也輕言傷易也妄言言不忠信也雜言言不及義也四者釣言之病也而多言尤病根乎

戒戲言

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

顏魯公曰君子無苟戲

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〇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

劉道原曰吾有一失戲謔不知止

滑室陳氏曰德盛者必不狎侮今雖大人先生猶有戲語皆是未過此一關

薛文清公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〇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養气

之端

英曰夫戲謔所以動盪神爽而宣洽情況者也故武公善戲而詩人美之夫子於子游亦曰前言戲之耳顧予豈敢惡絕此哉第慮或匪其人或匪其時漫然謔浪而至于虐無益也不戲不猶愈乎

戒直言

晉伯宗每朝其妻戒曰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賈山曰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嵇叔夜曰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甚不可也

顏延之性褊激肆意直言人多忌之

劉道原曰吾有一失直言自信不遠嫌疑

或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是氣不平否程子曰亦是量狹

張南軒曰狃于能直者所發多弊

司馬溫公曰劉道原與王介甫有舊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道原獨奮厲不顧直言其事不合於心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張天祺論條例司因詣中書直陳其事詞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天祺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豈惟戩笑天下無不笑之者陽叔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天祺顧曰只相公得爲無過耶

英曰論說和平不枉天下之公是公非斯則古之直道而君子尚焉乃若太厲聲色靡恤顧忌徒激怨怒無益事功直固有時乎不必然哉此道原天祺之直予不敢取之也

或曰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以揄揚

之其可哉英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昔在里居時縣令丞皆刻薄簿獨長者一日宴集酒半簿以酒予因贊簿長者令變色謝曰我何嘗敢薄德耶丞亦愀然不悅予皇恐無辭以對後又聞寮友某守處州日有當路者檄其佐非法殺人佐執不可當路者怒叱之守固言佐平日賢可嘉當路者怫然曰我獨蔽賢者耶乃并劾之夫善善從長自古記之矣然予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不悅于善人何利焉近見元城語錄[illegible]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

之怒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
益安道書去蘇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
之怒乎救東坡者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
開端後世子孫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
名畏義疑可以止之子于是益歎古人之慮眞有見
哉

戒盡言

韓文公曰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于齊也
新安陳氏曰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蔡居安在秘書省會館職食瓜令客徵瓜事每一條食
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
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衆歎服之議者謂彥遠必不能
安後數日果外補
古人座右銘曰言語不可說盡
薛文清公曰小人不可與盡言
或曰子于人概不盡言非忠也且子不欲盡言于人
人亦將不盡言于子以是求益不亦難乎荻曰古稱
惟善人能受盡言于子親厚之能委心者何敢不盡
言哉第愧無可盡言者耳許魯齋曰凡求益之道在
于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或談述文字以至几杖己
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則終身服膺而不失
子于親厚者固嘗求其盡言以益我矣況有言焉敢
不虛以受邪

戒漏言

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詩曰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劉道原曰吾有一蔽愼密而漏言
唐充之曰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
人
漢有司劾賈捐之楊興漏泄省中語捐之棄市興減死
后顯言京房張博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
曹操與劉備言備泄之于袁紹紹知操有圖己之意操
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宋眞宗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以爲憂一日請間

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錢惟演乃
使人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聞
之準竟以是罷相

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
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出臣不密而
失身也

劉總曰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泄于
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于左右也

吳明卿曰韓魏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

師魯于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于公處亦論師魯皆
納之不形于言不然不靜矣

戒惡言

繫辭曰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
者乎

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曾子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樂正子春曰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

樂毅曰君子絕交無惡言

荀子曰君子口不出惡言○與人惡言深于矛戟

太史克曰少皞氏有不才子崇飾惡言天下之民謂之
窮奇

省身銓要曰刀瘡易沒惡語難銷

傅獻簡公曰以帷薄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
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
之得無訒乎

英曰近見當路者鷙戾屬吏不職乃出惡語振暴其
短渠不能堪亦出不遜語持之遂至交惡不可收拾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
乎爾者也然哉然哉

戒巧言

書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詩曰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亂德惡似而非也

東方朔曰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陳思王曰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宋太宗與諸王宴射賈琰侍側頌稱賛德美貪佞叱之

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于心哉
范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故明皇信而不疑
周子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凶拙者吉
程伊川曰不可以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
也
慶源輔氏曰巧言之人徒徇口而無情實
鄒道鄉曰過于褒美便入于巧言
朱子曰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巧言亦
不專爲譽人過實凡詞色閑務爲華藻以悅人視聽者

皆是
洪景盧曰木訥者無巧言
吳文正公曰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
淡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
易淡閑適之言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
言豈可僞哉
許魯齋曰若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或曰巧言何以亂德曰夫有德者必有言其言皆
發于和順切中義理彼利口者言不由衷然乃彌縫

抵當而文說爛然亦似有理有義若校人欺子產放
魚之類眞巧言哉此與論篤君子何異懿德言譬則
化工之神也巧言譬則畫筆之精也故曰惡似而非
也苟察之兆審將與有德者同聽能不亂耶

戒矜言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矜其能喪厥功
公羊子曰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鄭元曰矜者自尊大也
習鑿齒曰齊桓公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

唐莊宗滅梁高季興入朝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
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
何能久長吾無憂矣
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
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
得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
得來病痛盡在這裏
洪景盧居翰苑一日草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學士想

亦不過如此速耳院吏曰幼時嘗見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悔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

上蔡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

薛文清公曰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有滿于得意而不覺形于

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英曰余讀周易六十四卦惟謙一卦無凶爻又嘗見謙德君子人敬愛之有加焉其達焉人幸之其窮也人情之若夫矜者卒忌之惡之若怪物焉彼顧居之不疑卒致名位俱困雖其周親亦莫之哀猶幸其及之也嗚呼士君子審樞機榮辱之主何苦自令若是

戒讒言

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肥義曰讒臣在中主之蠹也

江文通曰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韓文公曰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

李太伯曰讒者沮善者也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爲讒

朱子曰讒口交鬬爲亂之階梯○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

蘇文忠公曰小人爲讒于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

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于是復進之

楚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楚平王使費無忌爲太子建取婦于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于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

怨望願王少自備也平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伍奢曰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王怒殺伍奢太子奔宋

班孟堅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晉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誅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

洪景盧曰田單復齊國信陵君敗秦兵周勃誅諸呂陳湯誅郅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卻苻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寇準決澶淵之策皆有大功于社稷率爲譖人所甚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英曰予觀上官大夫以下讒口之機槪鼃自瑣瑣之怨卒至薦毒之慘甚矣哉孔子曰以直報怨忠厚之道也有人心者詎忍薦毒若是耶雖然讒口之來禦之者且柰何哉詩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有備也

又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不惡而嚴也沈戌尹曰智者除讒以自安也劉子政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蘇子瞻曰木必先腐也而后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讒入之言明無讒也愼斯術也讒何力之能爲

戒訐言

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

韓非子曰彼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槪之

孔光曰以訐爲忠直人臣之大罪也

楊惲性好刻害發人陰伏卒以此敗

吳明卿曰凡人于小人欺己處必明以破之韓魏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言也

薛文淸公曰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英曰人有隱慝猶幸人不之知㫐㫐然陽爲善也乃或訐之彼將甘心焉而無忌憚矣是始議其後則所傷多矣賢者往往蹈禍機多由此

戒輕諾之言

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

子路無宿諾

顏師古曰灌夫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呂大臨曰張天祺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己病〇有求而不許始雖咈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諾人而不踐始雖不咈人意而終害乎信

胡文定公未嘗苟爲唯諾以新人之悅

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

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言矣〇一言不可輕許人

戒強聒之言

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孟子曰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

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

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

韓文公言箴曰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胡五峯曰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愛

張子韶曰終日譊譊者爲善多不終

胡明仲曰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

汪氏曰非可言之時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言或反貽其怒矣

邵康節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

吳明卿曰韓魏公知歐陽公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蓋知其性偏也

薛文清公曰未信者不可強言以聒之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鉤之〇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戒譏評之言

孔子曰惡稱人之惡者

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

嵇叔夜曰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

程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伊川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邵康節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

胡五峯曰以言人不善為至戒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益見聞未廣涉世淺也

張南軒曰工於論人者察己常疏

曹武惠王局量寬博未嘗言人過

范蜀公慎默口不言人過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未嘗言人短

范文正公謹默口不言人過

崔遵度篤厚長者口不言人是非

和平時曰葉道卿自浙漕能以母老求司官鑰長子經臨江軍倅謁方入客次聞衆賓叙首言道卿被罪去位聞得報即賓曰傳聞耳曰葉道卿乃某之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實無過衆賓負赧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昔人有言各次與茶酒肆中最宜謹默可不信乎

范益謙座右銘曰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不言衆人所作過惡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己有真見乃可〇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議也〇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東考其平生之所為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責不及行可恥之甚乎〇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

英曰生斯世也誰則無過能勿事譏訐厚矣然脫職
司激揚或論世取友於以綜覈名寔則又不可以譏
訐例拘也雖然論人之過要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
取人之善但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恐
無心之失不在宥列是塞其自新之路其誰賴之善
必誅心恐矯飾之行難罔其寔而天下無完人矣漢
人病不長者蓋謂此耶

戒出位之言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

曲禮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
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女○外言不入于梱內言
不出于梱

司馬温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伊川曰
初若泛論人才則可今既如此頗難有其人何可言公
曰出于君口入于光耳又何害伊川終不言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
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

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言前日
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司馬温公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

韓蘄王既罷典兵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

戒聊下之言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

薛文清公曰接下不可一語亢長○臨蒞官公事外不
可泛及他事○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
殊愧之

英曰左右小人最能于言語間窺人淺深而迎合之
一墮其術未有不僨事者子曰近之則不孫夫狎者
近之也其不孫之招耶

戒諂諛之言

繫辭曰上交不諂

孔子曰上不答不敢以諂

子貢曰貧而無諂

子思曰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

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

悅乎人之求己也二者鈞之失正也

戒卑屈之言

繫辭曰失其守者其辭屈

進齋徐氏曰見理不定無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

誠齋楊氏曰鍾博者無震聲德厚者無卑辭

筆疇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

志之

郁離子曰失時之言每多謙己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或疑卑屈之言類謙英曰所謂謙者或以貴而下賤或以尊而下卑或以賢而下愚若卑屈則薾然喪其所以自守何其陋也故謙之言有類卑屈者卑屈之類謙綜其實不然

或問諂諛卑屈之言何以異英曰諂諛乎人者也卑屈乎己者也二者恆相因者也

戒取怨之言

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卻之或問其故曰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卻之故人多怨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色厲則取怨

英曰甚哉言不可種怨於人也若人言有可怨者我當忘之也

戒召禍之言

金人銘曰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司馬溫公曰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

朱子曰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

節齋蔡氏曰人之招禍惟言爲甚故言所當節也

建安邱氏曰口舌乃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殃禍立
至
中溪張氏曰言語不愼則招禍
尹氏曰言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吳文正公曰一言或至於喪邦其小者或以招禍或以
敗事
雙峰饒氏曰孔子謂南容邦無道免於刑戮只是不以
輕言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
免

英曰取怨召禍二戒宜與直言惡言盡言妄言訐言
讒言漏言譏訐之言參看
或問怨與禍奚異英曰怨者怒蓄於彼也禍者害流
於此也怨其禍之根乎禍其怨之形乎其倚伏也恆
相須諂諛卑屈之言失之柔也取怨召禍之言失之
剛也

愼言集訓上終

愼言集訓卷下

清江放英纂集

言貴簡

繫辭曰吉人之辭寡
程子曰言以簡爲貴○德進則言自簡
朱子曰覺言語多便簡默
輔漢卿曰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
徐溪之沈密寡言
呂許公沈靜寡言

吳遵路謹重寡言
胡文定公恬靜寡言
英曰余觀繫辭所謂吉人程子所謂德進輔漢卿所
謂信實以至徐之沈密呂之沈靜吳之謹重胡之恬
靜則言之簡者豈適然哉或謂簡言非天資學力之
致豈其然乎
呂晦叔其言簡而意足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
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言

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
知政事

曾魯公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返覆不能盡者公
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

韓魏公與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龌龊每議事
至厲聲相攻不可解魏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以一言
可否之二公皆服

英曰自呂晦叔以下四事觀之言簡而意不足則空
言簡而理不盡則疏言簡而不文則鄙言簡而澀不

可否則詭隨

薛文清公曰少言沈默最妙已心既存人自生敬○少
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英曰知心存而人自生敬又知養得德深氣完而夢
寐安則簡言之效可睹矣知言之貴簡則多言輕言
雜言漏言盡言出位狎下強聒譏評之言其病可藥
矣

言貴誠實

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程子曰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誠有餘而言不
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誠意交通則言
出而人信矣

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言語丁一確二一字
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
立○脩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人多將言語
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胡文定公之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
其事而遷就之者

陳氏曰言欲當其實而已

馬季機門青苗之法只東坡兄弟議論得實

爲宗道易服飲仁和肆眞宗急召之使者入門移時行
自仁和肆歸中使先入因與公約曰上怪公來遲當以
何事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常情
欺君大罪使者如公對眞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曰臣
貧無器皿酒肆具備適有親客遠邀之飲眞宗益嘉其
誠實

劉元城曰漢大臣說人長短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雲

好勇數犯法亾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攻金陵者謂其
爲林甫盧杞王莽故人主不信

薛文清公曰千言萬語只在實○句句著實不脫空方
是謹言

英門知言之貴誠實則戲言妄言巧言讒言輕諾之
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和平

韓文公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伊川先生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

所養之深淺矣○明道每與荆公論事心平氣和荆公
多爲之動

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詞氣
和平如道尋常事

言貴婉

陳忠肅公與人議論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
退省愧服

程子曰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味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不合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
曰不然

薛文清公曰辭婉必能動人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鄰人
也鄰人有送其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語顧視其
妻已有人招之公乃引師還未至已有伐其北鄙者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
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故不即對太祖曰何思
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

定

唐文德皇后既葬昭陵太宗即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引
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太宗指示之徵曰
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太宗惻然
遂毀觀

唐肅宗即位李輔與張后謀遷太上皇於西內後山人
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
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泫然泣
下然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英曰自公子鋤以下四事皆所謂言之婉者眞足以感動人心而不費詞說然鄰人之喻非善繹思者莫易悟若賈詡以下三事庶幾能撥動天理人情之機矣易曰納約自牖豈詡等謂卬

言貴遜

陽貨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曰諾吾將仕矣

程子曰孔子與惡人言故遜詞以免禍

朱子曰遜非阿諛也遠害而已

吳明卿曰言遜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耳

慶源輔氏曰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

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詘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詘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甯不愧于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明道先生爲御史嘗被旨赴都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

明道爲鄠縣主簿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

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

司馬溫公入相盡變新法東坡言變法宜有漸溫公不然之色忿然東坡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溫公謝之

英曰自李文靖公以下四事皆遜言之可法者然文靖之遜非哭三斗釅醋者不能其納汙之道邪若明

道東坡之遜可謂從容不迫而有條理者矣大抵下之遜上也其勢易上之遜下也其勢難

或問婉言遜言何以異其曰婉者不直己之意者也遜者不激人之怒者也皆因人之不可與言不得已而有言法當如是也知言之貴和平貴婉貴遜則直言訐言惡言矜言諂諛卑屈取怨召禍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當理

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

朱子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王沂公言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

韓魏公嘗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嘗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雖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平庵項氏曰言之淺深詳畧必各當其理

楊龜山曰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只是爭氣

言貴時

公明賈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雲峰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司馬温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鍧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張南軒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也

胡明仲曰不問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

楊誠齋曰愼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

吳文正公曰當默而默當語而語惟其時

薛文清公曰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吳曰誠能簡矣實矣和平矣婉矣遜矣苟發之不當理出之不以時譬之奕焉不免失先後之著也

言貴養心

繫辭曰易其心而后語

伊川先生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問出詞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功否程子曰須是養乎中

自然言語順理

朱子曰卽其言之失知其心之病○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大率說得容易的便是他心放了○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胡敬齋曰言者心之聲心正時言必不差

薛文清公曰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言貴養氣

韓文公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氣忿則招拂

或曰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朱子曰心氣和則言順理矣

吳明卿曰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詞必厲惟韓魏公則不然

薛文清公曰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

英曰苟欲發言當理出之以時而不知豫養乎心之正氣之和將見本之則無蘊焉已矣何乃罪心聲詞氣不似之哉

言貴有用

古語云一言可以興邦

中庸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左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顏魯公曰齊桓公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蘇老泉曰昔者君子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

薛文清公曰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晁氏客語曰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英嘗因晁氏客語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燭之武一言而秦伯退師展禽一言而齊人不敢伐魯北郿藺相如一言而完璧歸趙申叔一言而楚莊王不奪人

千乘之國茅焦一言而祖龍認母魯仲連一言而趙人不敢帝秦毛遂一言而定約從田千秋一言而寤主張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袁盎一言而徹夫人之坐席周勃一言而北軍左袒爲劉蘇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惠王一言而南唐城陷無一人橫罹鋒鏑寇萊公一言而決策親征遼人氣奪王沂公一言而西賊服朝廷有人富鄭公一言而契丹不敢闚南地韓魏公一言而調和兩宮胡澹菴一言而金人不敢南牧者二十有四年凡此類者皆所謂一言而興邦者也言出而天下以爲口實者也其利不旣博哉

慎言集訓下終

慎言集訓後跋

此訓東谷先生督學關陝河洛時刻示諸生者學者於此苟能熟讀而詳味之則於發言之際自不容於不謹言謹則行脩行脩則德成而招尤取吝之端無自興矣輔服膺此訓不啻弦韋茲刻置郡齋以與西土慎言君子共之嘉靖戊戌仲夏吉屬下吏成都府同知餘姚陳輔謹識

右淸江敖氏所著慎言集訓亦前年四月周匯西所收殘帙中檢出以寄高君伯平校刊者淸敖氏是書成于嘉靖五年厥後督學陝西始刻以示諸生其年不可考是本則嘉靖十七年餘姚陳輔刻于成都府同知任所迨今年正月重刊已閱三百二十八年其間或有他刻廣行中穿陋見所未及而嘗見力學者編輯古語但取其言之可誦汎引博徵而取義未盡出於一者益以歎一話一言先民有作爲學固不必自矜其程要惟舊典時式而已同治四年五月丁申謹識

慎言集訓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敖英撰英字子發淸江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河南右布政使是書上卷二十二目二百四十二條以戒多言爲首下卷十目九十二條以言貴簡爲首採經史子集分類編次而間附已說於其下蓋英督學陝西時刊以示諸生者也

辨惑續編七卷附錄二卷

〔明〕顧亮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成化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辨惑續編七卷附錄二卷》提要

辯惑云者答之大聖大賢
以爲問畣語也百年前毘陵
識于蘭者取以名其所著之
書學者傳爲聖賢問畣與子
蘭之書雖義各有在子蘭其
夫有志於聖賢之學者歟吳

中顧亮先生寅仲氏又因是
編而增損衍繹之名之曰辯
惑續編學者夫傳爲寅仲則
又聞子蘭之風而興起者矣
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
作而大義乖世之昧者倀倀

予諸行交中雖號稱學士大
夫或不能無惑於是也人云
乎哉惑之何如惑於理欲而
孝親弟長之道衰惑於習俗
而冠昏喪祭之禮失惑於命
分而貪負慕貴之心勝惑於

鬼神妖妄而巫卜拘忌之說
熾惑於死生禍福而形德星
數之術興惑於老佛而僧道
服飾祠禳齋醮之事襍出於
時之數者蓋其大略也昧者
往往能以是惑人而中人已

序 二

下能不自惑者夫鮮矣聖賢
者出憫其惑之滋是以有以
辯而正之辯之不可以不嚴
尤不可以不審此天地覆物
之心而聖賢者體天地之心
以為心所以成己而成物也

聖賢遠矣遺書故在不與聖
賢而俱遠若今之行世所謂
五經四書皆是也今有人焉
生乎千載之下仰乎千載之
上因聖賢之遺經明聖賢之
大道不徒能善其身而又思

序 三

有以及斯世之人紛紛蕭艾
中特此猗蘭芳不失有志者
之所為教明仲之書經傳子
史外上自漢唐下及近代以
至於
國朝凡儒先君子崇正抑邪

言議之所關列集之所載大
各慎擇而備錄之其大傳系
然猶不敢自是而汲汲取正
於人猥以及予大詠贅一言
顧予蹟為末學而何言竊嘗
聞之孟軻氏有言能言距楊

墨者聖人之徒也孟氏之意
豈不以異端邪說為害甚大
夫人得而排正之無論其力
之厚薄功之成否槩予其可
稱也明仲慎之教若明仲之
志可謂聖人之徒也已

成化五年五月朔旦
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吳郡
葉盛序

編輯大意

一是編九卷皆聖賢格言大訓每卷首弁以小序後則引諸事實以證之庶俾觀者有所感發也

一凡所輯皆於經傳中撮其要若事實固見成語不敢擅意增損惟文勢有未順則稍加檃括理意當辨者略加管見之愚以附于后

一是編推本謝子蘭辨惑編而作也命意立[illegible]故髣髴焉此則有事實成論明其理而致其勸若其引用親切不可逸者亦間收于各卷

一凡所輯義理未明音訓未辨作小字注于下所以便於時俗之觀覽甚異者則略之若疏語有不可略則仍其舊

歲玄黓敦牂予方有炊臼之憂聽兒輩讀禮有客問曰居喪何以為先予曰哀戚為先曰哀戚何益也曰孝子之心發於天性苟無哀戚天性滅矣滅天性則禽犢不如尚何謂之人哉曰追薦可為乎曰不必為也人之有生氣血所聚氣血既散形神相離入上者為朽壤歸空者同飄風已無踪跡何事追薦必欲為之生者有損死者無益曰奠祭亦可無乎曰奠祭慎終追遠之事我之精神即考妣之精神至誠感召便有來格者在焉可無也曰葬地當擇乎曰當擇也擇其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無五患者皆吉地也曰風水之說有乎曰古無有也其端肇於魏晉流於隋唐盛於宋元浸淫於今日曰詩有度隰原觀流泉之言書有營卜瀍澗東西之語此皆已然之跡子何謂之無耶曰不然昔者先王體國經野用土圭之法辨正方位順天理而布民政非所以較吉凶也若夫兆

域則授地有司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各有常處無敢踰越後世方伎之流藉此以張其說山川形勢任意品題冀偽篤盡百端拘忌其說愈熾人情愈疑其理愈晦人事愈謬使居喪者意有未愜遷延不葬既葬復發再徙而猶不安其厝者亦或有也曰何信者多不信者以鄙曰世之人以為死生壽夭貧富貴賤吉凶禍福盡繫於此此圖福慕利者往往信之殊不知命稟有生之初冥冥之中自有分定不可得而轉移也而欲憑諸術者以智力勝之則造化之權悉

歸術者管輅奚爲而不壽郭璞奚爲而遭刑此其不足信也明矣君子福身祚後宜有其道要當積善修德默符天理福利之來自然歸之詎可覬諸土中之腐骨哉曰間有驗者何耶曰亦自有術既往者或偶中焉未來者百無一二比見人之求地有力者必先得之無力者束手宜乎富者長富貧者長貧何故不數十年富者貧之貧者富之此其不足信也益明矣奈何孝子順孫甘受其欺曾弗爲悞常人猶可名士大夫亦或溺之可不爲太息哉曰殮殯送葬有拘忌乎曰此即殃煞之類尤爲害理人而惑之殆非人矣曰火化有理乎曰何理也此浮屠氏之教也忍聞道乎曰子之言與謝子蘭辯惑編同一意也曷不形於簡牘以爲續編俾爲人子者觀之臨事之際庶有持循原始報本之道立身正家之法未爲無所益也予聞不勝愧赧喪朽鄙人敢希先輩之萬一哉客曰人有先後理無先後尊正闢邪非學者之所當務乎於是忘其無陋勉焉輯此蓋將遺教子孫非敢公諸人也嗚呼一盃之水救一車薪之火不能不取人笑然

則笑者雖多當悟者當必有焉儒先君子憐予用心刊削其所未善是亦與人爲善之意也

天順癸未嘉平初吉古吳東齋老朽顧亮寅仲識

辨惑續編目録

第一卷
事生

第二卷
應變

第三卷
居廬

第四卷
奠祭

第五卷
擇墓

第六卷
送葬

第七卷
拘忌

附録卷上
論死生　論輪廻
論壽夭　論貧富
論貴賤　論吉凶
論禍福

附録卷下
論師巫　論邪術

辨惑續編目録終

辨惑續編卷之一

古吳東齋老朽顧亮寅仲採輯

事生

天下有大恩而不能報者子之於父母是也父母恩德猶天也其大無窮雖欲報之亦曷從而報哉故為人子者惟求盡其分焉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能然者欲昏之也欲昏之者非因失於教養必因狃於所習於是有借擾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誶語如賈生言者比比而是殊不知習氣於人如契券廥澑上下相承無毫髮之差可不畏哉且夫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原大足以感天地動鬼神小足以化強暴格異類故善事親之人未有不獲善應者也然則天性在物雖穴處肉食之蟲獸亦或能知此道何獨至於人而返不知耶是編蓋始因於喪葬原夫養生送死一道也不可彼此而視故以事生冠於首卷乃可備見人道之始終焉

易蠱初六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蠱者壞也事也言父母有壞事子能承而幹之則無咎而終吉是以得中道也

書曰嗣汝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武王封康叔於妹邦其地民多嗜酒故作酒誥以教之言其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大修農功服田畝以事其父兄也肇牽車牛遠服賈古音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言或務貿易牽車牛遠事商賈以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喜慶然後可以自洗腆用酒也洗者致其潔腆者致其厚皆所以敬事父兄之道也

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桑梓二木名古者五畝之宅樹之於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尊而倚之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言父母恩德如天之無窮極不知所以為報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音燭然如弗勝平聲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

以事親也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
必告音谷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
稱老

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室西南隅也坐不中席行不中道
立不中門食音嗣享不為槩音蓋祭祀不為尸聽於無
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搔髮也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
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齒本也怒
不至詈罵也疾止復故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
冠緌音蕤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婦事舅姑如事
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用以
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
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
進盥少者奉槃音盤上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
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溫上聲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
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
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音向將衽長者奉席請何
趾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懸衾篋枕
斂簟而襡之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
近敦音對牟卮音支匜音移非餕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餕
莫之敢飲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
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一決切噫音隘嚏音帝咳欠伸跛
倚睇音弟視不敢唾洟音替寒不敢襲癢不敢搔
不有敬事不敢袒音但裼音錫不涉不撅音厥褻衣衾不
見裡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
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
雖不嗜音視好也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
待加之事人代之己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
后復之

父命呼唯而不諾（[illegible]）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音劑病也）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醜同類也）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處上聲）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惡去聲）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好並去聲）

荀子（名況趙人仕楚為蘭陵令）曰勞苦[illegible]而能[illegible]患難而能無失其義不幸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

揚子（名雄西漢人）曰孝至矣乎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與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裕父母之裕不裕矣裕足也言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歐陽文忠公（名修）曰凡子之事親者[illegible]其心焉耳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呂滎公名希哲宋人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春秋傳也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須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違天天不可得違也

程子曰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右明事生之要

虞舜瞽叟之子父頑母嚚象傲象舜之弟克諧以孝初耕歷山往于田號泣于旻天父母負罪引慝謂自認其過惡也祇載見瞽叟祇敬也載事也言能以敬事其父也夔夔齋栗敬謹恐懼之意瞽叟亦允若允信也若順也言瞽叟亦信而順之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厎豫厎致也豫悅樂也瞽叟厎豫而天下化瞽叟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周文王王季之子也為世子時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內豎內廷之小臣也御者直日者也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者文王之世子也文王事父王季問安視膳一日三朝武王帥而行之帥音率循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周公武王弟也

漢文帝高祖之子初封代王居代時代地名母薄太后嘗病三年帝為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所嘗弗進仁孝聞於天下

曾參字子輿孔子弟子也事親極孝養父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曾元曾子之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

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老萊子楚人也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為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也

樂正子春(樂正複姓子春名曾子弟子也)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瘳謂愈也)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唯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今予忘孝之道於是以有憂色也

韓伯俞性至孝時有過母杖之大泣母曰往者杖汝常悅受之今者杖汝何悲泣也伯俞曰往者杖常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悲泣

毛義(東漢人)家世以孝行稱張奉(時人之名)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守令(檄召書也其時義為安陽尉至是府檄到門陛為守令也)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為是奉心賤之(謂賤薄之也)及義母死乃去官行服後舉孝廉公車徵之(公車漢官名奏貢獻之所)不至(朝廷以公車召義不肯就)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知為親屈也

茅容(東漢人)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夷踞謂蹲於地也)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林宗有避之士)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黃香(東漢人)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勝衣(服衰[illegible])事父竭力致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太守劉護表而異之後累官至尚書令其子瓊及孫皆貴顯

王延(西晉人)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郭琮(宋人)幼喪父獨母在常興罔極之嘆凡三十年不茹葷不飲酒朝夕虔禱天地與母延壽其母張氏果得一百四歲飲食自若無疾而終

孟熙者市井人也日以販賣果實養其父母雖不知問學而於晨昏定省出告反面之道無弗曲盡其

情及父殁復苦枕塊不食鹽酪哀毀過節如是者
三年始終如一知問學者皆自爲髴及也後因見
鼠掘地得黄金數千兩人咸以爲孝感所致
李迥秀唐中宗時累官修文館學士其母出身微賤
一日妻罵媵婢母聞不樂迥秀遂出其妻或問之
曰娶婦欲事姑苟違顔色何可留也後所居堂產
芝草犬乳隣猫帝以爲孝感旌表其門閭
顔忻早喪父事母至孝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
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左右初母病

忻葷辛不入口者十載及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
夜涕泣祈天母目忽自明燭下能縫紉年九十餘
無疾而終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孝行出天禀三歳父殁旦旦求
之甚哀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其母朝夕冠
帶定省無大故未嘗去側日具飲饌皆自調味其
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避而不踐或問之
積曰吾思吾父故不忍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
日悲慟嘔血極盡其誠州以孝行聞詔賜果粟仁

宗朝近臣言之乃賜揚州司户參軍爲楚州教授
後陞和州防禦監中嶽廟年七十六徽宗賜謚節
孝先生官其一子
右實事生

辨惑續編卷之一

辨惑續編卷之二

古吳東齋老朽顧亮寅仲採輯

應變

應變者治親之喪也不曰治喪而曰應變者竊恐人子不忍言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衣衾棺槨之制殮殯安厝之方凡可以盡人子之心者宜無所不至迺今世俗之人多不以是為顧惟務異端齋陳齋供誑耀鬭勝如其不然則指

為吝財以儉其親自中人以下見理不明者無弗皆然抑別有等親死不葬乃焚其屍沉其骨或問其故則以淨辦省事為對噫送終之禮可淨辦而省事乎如無子孫或迫窮困或在遠方或遭患難埋之淺上不能免於烏鳶出不得已強受其禍以理論之猶不可逃其責而況安居樂業之人不知愛親之遺體忍從時俗之昏迷自視恬然人亦無怪豈不為痛愍哉然則其禍大抵皆起於浮屠氏也天理民彝有未盡泯者當自省焉

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禮弓曰（檀弓魯人之知禮者）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夏后氏堲周（火熟曰堲燒土為塼以周於棺也）殷人棺槨（棺以盛屍槨以罩棺）周人置牆翣（飾棺具也）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之堲周葬中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

孔子曰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春秋曰禮不預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禮成外戚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盟畢

至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柩在庭中日殯古者三日大斂而殯置尸而殯謂之殯也則累土朱子曰其殯塗之置於坎中今則漆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禮記曰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殮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懣頓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得奪而殮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殮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斷去聲決以三年為之禮制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音烏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還音全葬懸棺而封之豈有非之者哉

喪大記曰小殮於戶內大殮於阼阼者東階也不忍殮於客位猶以主人之位在也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小殮布絞絞音爻縮者一縮直也橫者三橫析其末以便於結也君錦衾大夫縞衾縞素也士緇衾緇黑也皆一衾十有九稱單複具曰稱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天地之數終於九十九也君陳衣於序東大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紟單被也絞紟不在

大殮布絞縮者三謂一幅直用裂其兩頭為三片橫者五謂以兩幅裂為六片用五片布紟二衾君大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辟音百裂也紟五幅無紞紞被頭之組為別也不用

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柳若衛人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

孟子曰養生者養去聲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 世子文公也然友世子之傅也 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不幸至於大故 言其父喪 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聞之矣三年之喪齋衰之服飦粥之食 飦音專糜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子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 稱去聲 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言堅厚則可久遠非但為觀美而已也 不得不可以為悅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也 無財不可以為悅 無財則不能辦也 得之為有財 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 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侵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比化者言為死者不使土侵其肌膚人子之心豈不為之快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當所自盡不可愛惜此財而薄於吾親也

荀子曰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 臧者臧獲奴婢也穀者穀乳小兒也 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

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 瘠薄也 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載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 翣菨棺飾也 以敬飾之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始終一也

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 刻損也附增益也墨子之法也 刻生而附死謂之惑 言其惑亂也 殺生而附死謂之賊 殉葬殺人與賊同也

漢明帝詔曰昔曾閔奉親曾參閔損也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椁今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儋石之儲齊人名小甖為儋石可容米二斗也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此豈祖考意哉

北朝石昂其父不喜佛法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父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我先人也

唐姚文獻公名崇謚文獻遺令戒子孫曰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姓宇文氏建都長安齊姓高氏建都鄴中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武則天之族韋后之族造土木之人不可勝紀皆無救於誅也汝曹勿為兒女子終身不悟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永為後法

宋司馬温公名光字君實温公國封也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

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服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生含氣血知痛癢或翦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計亦勸善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神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

謂閣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伊川先生家先生字正叔號伊川治喪不用浮屠在洛洛陽今河南府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晦菴先生姓朱字元晦諡文公晦菴號也知漳州時諭其民曰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殯寄寺院殯音擯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者入土如依違條科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

張忠宣公曰愚民無知喪葬之禮不遵法度裝送之際務為華飾墟墓之間過為屋宇及聽僧人等誑誘多作緣事廣備齋筵竭産假貸以侈靡相誇不能辦者往往停喪不以時葬曾不知喪葬之禮務在盡於哀敬隨家力量使亡者以時歸土便是孝順何在侈靡乎

真文忠公名德秀號西山宋南渡人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關中亦尤嚴然彼之教得行由禮之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有殷奠虞祔祥禫而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於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為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倀倀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倀長失道意

釋老追薦之說誠為誑世然僧死則不用道道死則不用僧今儒家者讀周孔之書乃用釋老之屬豈非惑歟

元許文正公名衡號魯齋懷孟人官仕祭酒乞罷歸懷孟勤於自治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之人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元謝子蘭名應芳常州人官仕郡學訓導曰喪禮之廢久矣今流俗之弊有二而廢禮尤甚其一鋪張祭儀務為觀美甚者破家蕩産以侈聲樂器玩之盛視其親之棺

擗衣衾及若餘事也其二廣集浮屠大作佛事甚
者經旬踰月以極齋羞布施之盛顛其身之衰麻
哭踊反若虛文斯二者非害禮之甚者乎然而祭
儀之設惟有力者能之若浮屠之事習以成俗無
有貧富貴賤之間（去聲）否則人爭非之不知彼浮屠
之有識者猶以其事為恥可不悟哉子游曰喪致
乎哀而止今也苟未能純用古禮必先去此二者
之弊盡夫哀痛慘怛之實則禮雖不足亦可弗畔
於道

與王氏諸友論齋醮書曰敬惟賢昆仲居喪三年祥
禫有日將欲用羽士設醮以助先君子冥福計以
粟費錢四百石是亦出乎孝敬之心循乎世俗之
禮如此然冥福之實果何有哉愚意不若以三日
醮筵之費賑一鄉人戶之饑當此凶年使鄉之食
貧者免為溝中之瘠其歡欣贊頌奚止百倍黃冠
師哉更欲致追遠之誠則盛設一祭亦庶乎終喪
之禮矣但今人於親歿之後凡言做好事者非佛
氏之齋即老氏之醮二端之外餘無用情雖祭祀

亦苟焉而已此蓋汩於習俗不自知其非也予請
引古證今以二端無足信者為諸友詳言之佛氏
以釋迦為師其書無設齋之說也至梁武帝信感
因果俾僧流為之厥後亡滅宗國餓死臺城因果
無足徵矣道家以老子為師其書亦未嘗有設醮
之論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命羽流為之未幾傾
危宗社流落金虜所求之福絕何有哉二君昏迷
不明物理特以此為緇黃衣食之計焉耳前代明
賢當今豪傑卓然有見而不惑者固常有之惟閭

閻小人惑者什九諸友無足效也諸友皆明達之
士平居高論迥出人表豈至是亦淪胥陋俗而不
能踐其言乎僕與先君子心交幾三十年忠告之
語多蒙聽從前所陳者吾友但從而行之其必含
笑於冥冥中矣餘懷未盡旦夕面言諸親或有以
俗語沮之者請以吾言折之

國朝誠意伯劉公（名基字伯溫青田人）曰世之所謂浮屠者
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
樂而惡（去聲）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惴者恐懼之也音贅）

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畏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歿矣哀痛之情未置（也止）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有動於其心哉聞（去聲）有疑焉則衆咻之（咻音休非笑也）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才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敦行（去聲）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偏之前（土偶木偏皆神像也）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戕音牆害也）今夫虎豹鷹鸇搏擊飛走以食者曰不知其幾而獨無罪何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兹見女子尤篤信其說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上聲）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令（令命也）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群起而攻之矣雖有獄其誰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呴呴嫗嫗然（呴呴嫗嫗猶言愛撫相親之意呴音許嫗音於）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弗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吾知其無幸昭昭矣

國朝翰林學士解縉（字大紳吉水人）上

太祖高皇帝封事有曰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

予惟佛氏之道本於空寂學其學者岐而為三曰禪曰講曰教教即所謂瑜珈是也公獨斥瑜珈而不及禪講豈以禪講雖異端以此方彼不似瑜珈之頗僻殊尤也瑜珈專以聲音為法事挾天堂地獄之威管齋蓋布施之利詭怪妄誕則雖禪講亦或有所厭薄老子之道清淨無為而已觀道德二經可見也後世黃冠之師為符式經咒之科效尤佛氏欲行其道冒老子為宗主於是因果之說相為唱和言人始死過七七日往見閻羅等十王必藉三寶之力懺悔愆尤

祈求超度其遇百日小祥大祥除靈釋服及諸
時節亦復如之即生天堂享福利極其富樂不
為者則入地獄受罪苦極其慘苦所以貪者慕
之怯者畏之惑者疑之愚者信之苟能有不信
未嘗窮究其理故無所主加之仰愧俯怍心所
不自安者從而入之既迷入之必信奉之佛事
醮祠無弗為矣大抵孝子慈孫致哀無從雖割
膚剔肉以救其父祖尚所不惜肯惜其財而不
為迎彼故得以乘機誇誕誦經持呪擊鼓弄鈸

皆自稱為功德議其價直需其襯施與市井之
逐利者無以異也不知有力者不見所損如其
無者立致窮困僧道何嘗縈於心也其諸小民
耕夫織婦傭保臧獲之流力貧養生視斗粟片
帛如脂膏亦無不被其剥削甚至拜人為父母
奸人之妻女彼猶自若人亦不悟嗚呼惜哉請
有以明其非焉理之在天地間無所往而不有
幽顯雖殊理則一也五刑之屬有三千之多殺
人者死傷人者答十惡五逆例皆不赦蓋將禁

人之不犯也今釋老之教不問情之重輕罪可
赦否一切許其懺悔其罪即滅若如此懺悔無
有已時犯法終無忌憚或其人幸免而死為子
孫者又作佛事懺悔消除不入地獄往生天堂
有是理乎無是理也若有是理佛誠保庇惡人
戕賊善類豈能化人為善其實引人為惡非誑
語乎且夫穹然覆於上者謂之天天者積氣也
蓋無實形虛空杳冥隨氣轉運際急如旋風晝
夜不息何可以建堂宇隤然位乎下者謂之地

地者氣之查滓聚成形質博厚堅實載於勁風
旋轉之中四邊升降何可以置牢獄況人之有
生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死則其氣隨散與天地
之氣復混而為一其形則如蟬蛻亦從而朽滅
福利罪苦將安所施借使實然二者皆主於天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佛乃何神敢與抗衡違天
而枉法也若此之言似對痴人說夢斷無是理
抑又論之耳目之所可見者此生之實事思想
之所不可及者前後世之虛言也今釋氏棄實

事而崇虛言捨人理而說鬼道動以百千萬劫為期既無考據又無證驗指空話空惟欲簧鼓人之心志脅持人之財物故其徒不藉畊桑衣食自足收租放債同於富民醉醲飽鮮無異流俗非有國有家之大蠹乎奈何舉世惑之習而不察由是善源之所壅禍波之所浸愈久愈深莫之能捄世道有不壞乎民生有不貧乎此公之所以欲併革之乃扶世救民之心豈好辯哉亦不得已也

右明應變之要

夏方字文正會稽人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有三人方時年十四夜則號慟悲泣閭里聞者為之酸鼻晝則負土成墳十有七年而畢廬於墓側種樹松栢欝然暢茂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國遊不擇巢以栖人咸以為孝感所致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年八十七卒于家

孫法宗吳興人晉安帝時父滋隨孫恩入海被害孫恩妖賊也遺骨莫收母後餓死法宗流落他所年十六方還鄉里露行草宿傭身勞苦營墓以葬其母又以父骸不獲入海求之或曰欲識父母遺骸所在子刺血瀝骨滲入者是也於是沿海求之見枯骨則刺血瀝之經十餘年無有滲入者體無完膚血脉枯竭終不得而還哀絰終身常居母墓兩山禽野獸皆悉馴附

何子平廬江人少有至性宋文宗時為海虞令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絶方蘇武帝末年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凉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壙

王彭盱眙人少喪母宋文帝元嘉初父喪家貧無以營葬兄弟三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慟鄉里並哀之乃各爲相助作塼作塼須用水而天旱不能得穿井數丈亦無泉其墓去淮河五里荷檐汲之[illegible]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著累日一旦忽大

霧收塼甓而泉永湧出鄉里之人咸嗟神異發卑

泉水復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上其事改其里

為通靈里蠲其租布三世

郭原平會稽人家貧養親必以己力父歿哭踊幾絕

數日有蘇欲營塚壙已不解作乃求善塋墓者為

之傭誓賈即自賣以供之原平性甚巧用心煉習

於是亦善攜墓求者盈門故賴以為業得錢自贖

父喪既終不復肉食又自起祠堂每至時節哀思

絕歎嗚母歿毀瘠尤甚人咸稱其孝行

吳逵湖州烏程人性孝友歲荒大疫父母暨一家死

者十有三人逵病篤不能葬鄰里以葦席裹而埋

之逵病愈家徒四壁晝則傭賃於人夜則陶塼從

木夫妻勤苦成七壙葬十有三棺逵嘗夜行遇猛

虎虎輒避之人咸以為孝感所致太守張崇之嘗

以羔雁之禮命補功曹史逵辭不就

侯

知道靈武人居親之喪穿塚作壙皆身親其勞鄉

人來助者即哭却之廬於墓者七年塵垢積面乎

夜半則撫其墳而哭之鳥獸為之悲號邑人程俱

羅孝行不異知道[illegible]

也

春曹應變

感應續編卷之二

辨惑續編卷之三

古吳東齋老朽顧亮寅仲採輯

居廬

（居廬者居於倚廬也人子親歿中門之外東墻之下倚木為廬而處之謂之倚廬也）

尊莫尊於親大莫大於孝是誠出於天理之自然非有所矯揉而為之者也此聖人垂世立教首明養生之道復立送死之法皆所以順天理合人情正綱常厚風俗品節禮文非細故而可略者也惟人子之心無窮以久生期其親者故以喪禮為不祥之言多所諱聞一旦遭變荒迷之際服制哭踊奠祭之類未免隨俗徑情直行甚復知有品節之意耶然則人子於喪禮既不忍聞於生前可不敦行於歿後居廬之日自當相時量力用心為之上可以盡孝道於父母下可以垂矩範於子孫何苦自甘陋習得罪名教有不愧於心乎

禮記曰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訾音紫毀也）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智也仁義禮智人道具矣

孔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偯音倚謂哭有餘聲委曲不切也）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間傳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不食士與斂者則一不食（與音預）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齊衰之服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袒去衣也肉袒即今去上衣露其肉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免音問）（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繞於髻也）然則禿者不免（禿謂無髮也）傴者不袒（傴謂背曲也）跛者不踊（跛謂有一足廢也）非不悲也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

主也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音[illegible])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何以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羸音雷)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避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亦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子貢問喪禮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瘠音疾瘦也)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稱並去聲)

雜記曰五十不致毀(五十已衰故不極毀)六十不毀(六十則又衰尤不可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食肉飲酒處於內(七十之年去死不遠故其居喪於禮當略之也)

荀子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稱去聲)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損益也故曰無適不易之道也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是夫大鳥獸失忘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之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知去聲)故人之於其親至死無窮(言哀痛至死不能忘也)

然則何以分也(分半也謂半於三年禮記作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言服之至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焉(宇中天地間也)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達通也）

司馬溫公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又曰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靦慙也他典切）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殮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勞去聲）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

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音敗）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已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爾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右明居廬之要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高子皐（名柴孔子弟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顏丁（魯人）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魏王裒字偉元城陽人父儀為晉文帝司馬以直言見殺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以帝在西故也）以視不臣於晉隱居教授廬於墓側旦夕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勿懼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授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廢此者恐其哀也）

晉王隱之字處默年七歲丁父憂每號泣人聞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伯康鄰居伯康母賢明婦人也每聞其哭輟餐投箸為之悲泣謂伯康曰汝若居銓衡（吏部官也）當舉此等人

及伯康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給（階猶進也清給清要官也）
齊王虛之字文靜廬江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
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着牀忽一人來謂曰
君以孝聞病當尋瘥俄而不見未幾病果瘥庭中
楊梅隆冬結三實墓上橘樹冬亦再實又居旁夜
有火光如燭時人以爲孝感所致武帝永平中旌
表其門閭蠲其租三世
梁沈崇傃吳興武康人六歲喪父哭踊過禮及長事
母至孝家貧傭書以爲養武帝天監二年太守柳

惲辟爲主簿崇傃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
傃以不及侍疾恪恨欲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
母權厝去家數里哀至輒往哭之不避雨雪每倚
天哭飛鳥翔集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
虛腫不能起立郡縣舉至孝帝遣中書舍人慰勉
之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洗馬名洗音銑東宮官）
後周秦族上郡人性至孝事親竭力父卒哀毀過禮
每慟哭酸感行路與弟榮先復相友愛及母歿哭
泣無時唯飮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譜音）不

入房室者二十年鄉里咸嘆異之王元達等七十
六人上其狀詔旌表其門閭榮先亦以哀毀致疾
而卒後文帝下詔褒美贈滄州刺史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父法超仕齊爲安陵令卒於官
匠號慟幾絕天監二年兄斐爲鬱林太守征洞獠
死喪還匠迎於豫章哀慟幾絕竭力營葬先居父
憂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
號慟無時目眦皆爛郡縣言之武帝遣中書舍人
爲其除服擢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官而哀毀

愈甚叔祖孫謙戒之曰主上以治孝天下汝行過
古人（辭行去）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不可拒
名後世豈獨顯汝身哉匠乃拜職子孫簪組蟬聯
人咸以爲世代忠孝之所致也
司馬康溫公子也事親至孝丁母憂勺水不入口者
三日哀毀骨立其父薨喪祭皆用禮經家法不爲
世俗事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雖除爲著作
郎兼侍講竟以腹疾而終公卿大夫士以至市井
之人無弗哀之朝廷特賜諫議大夫

杜誼字漢臣益州黃岩人事父母至孝後父母相繼歿誼晝夜號慟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及葬徒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里日渡溪澗泥水沒脛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每獲一畚（音本畚箕也）必三繞墳號而後去既葬遂廬墓側負土終喪日一飯不茹葷雖虎狼交於側誼泰然無畏明年吳越山發洚（音杜暴至也）水巨石滾數十里傍山之民田廬多壞者甚眾而誼獨無恙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以祖廕入官至贊善大夫後通判

徐州卒

右實居廬

辨惑續編卷之三

辨惑續編卷之四

古吳東齋老朽顧亮寅仲採輯

奠祭（奠者但置所祭之物於前而已祭者則有酬酢饋獻等事）

親之於子異體而同氣故其精神相為流通凡心念有所感動未嘗不相應也是以親歿魂魄雖散其氣之流傳子孫者則未嘗散也子孫能盡誠感召洋洋如在便自來格此理之自然者也所以聖人制禮親始死則沐浴正襲為位以憑依之朝夕哭奠上食既殯則有朔奠殷奠遷柩朝祖奠遣奠既葬則有三虞卒哭祔小祥大祥禫月之祭具載朱子家禮以是伸報本之誠盡追遠之意今人多不理會故雖為之亦苟焉耳雖欲有事於佛老誠無益而有損嗚呼惜哉曷不以無益有損之費移其什一行此正禮不惟不至妄費而亦不失人子之道也

由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始死以脯醢醴酒就屍牀而奠於屍東當肩者）

(之肴使神有所依也闔者所以度胥飲食之處 以生特度闔之所餘脯醢為奠也度音侍設放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逮日者猶言及日之未落也 朝夕奠者謂陰陽交際之時夫)

(奠以象朝時之食夕奠以象夕時之 食也孝子思親事死如事生之意也)

有薦如朔奠(朔奠月朔之奠也未至之時大夫以上 朔望皆有奠士則朔奠而已矣如得[illegible]時)

(新之物或五穀新熟薦之 其禮亦如朔望之儀也)

祭義曰祭不欲數(音朔 頻也)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讀為 禴)秋嘗(祭)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

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音 出)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養去 聲)孝者畜也(畜 入聲)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畜聚於心不 能忘之也)

孝子之事親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行去 聲)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具則具備(以夫婦而行祭祀則足以盡陰陽之義君 剖於夫人薦酒是也官具則具備官者所以)

(執事具者供祭之物 此言卿大夫之家也)

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蒞音利 臨也)有故則使人可也

(有故謂有疾病或不得已 之事可者亦僅可而已也)

祭義曰致齋於內散齋於外(內外者以廟 之內外而言)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 切)思其所嗜齋之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為去 聲)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僾然彷彿之 貌僾音愛)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肅然敬 之貌也)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愾然太息 之聲也)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謂聞名 心瞿也)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與平 聲)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

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
哀（饗之必樂則樂致其來已至必哀則哀思其生故曰樂與哀半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比音畀）不可以
不備虛中以治之（虛中者言請其心君無雜念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
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
則或使之也（能行已上事心所存如見祀父母之命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
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上牲少牢也）祝曰孝子某

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孝子宗子也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子卑賤之稱介則副二之義亦貳之道也）
祭統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
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
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
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
則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
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
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

不求其為（去聲）此孝子之心也（不求其為者言無求福之心也）
檀弓曰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
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
敬之心也（哀素者言喪葬凶禮孝子哀痛無文飾也至於祭祀為吉禮則必自盡以敬其文為然主人之自盡亦豈知神之所饗必在此乎但表其心而已耳）
王制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送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與此意同也）
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粥音育賣也）雖寒不衣祭服

為宮室不斬於丘木（衣去聲丘木墳樹也）
荀子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恭敬之至矣禮
節文貌之盛也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
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
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以為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為鬼事則畏而奉之也）
揚子曰（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人）孝子有祭乎有齋乎夫能存亡形
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
是以祭不賓（言心在誠敬不安賓也）人而不祭豺獺乎（言不如豺獺）

柳子厚（子厚唐人）曰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以教焉祀於天地者示有尊也不爾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者示廣孝也不爾則無以教愛祀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爾則無以示勸善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月令孟春獺祭魚季秋則豺祭獸謂以祭天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六禮者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是也）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父廟也）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養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范內翰（名祖禹字淳甫蜀人）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朱子曰天地陰陽之氣人與物皆得之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子孫之精神魂魄自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然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

或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可以來格若旁親外戚之屬則其精神非我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理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朱子曰古人到祭祀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先已死以何而來曰只是以我之祭祭接其氣便有來底道理又曰人死雖魂魄各散要之魂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魂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是要聚得他也

上蔡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宋人）曰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盡其誠敬則己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而來格今人於祖宗正合著實處卻都鹵莽只管外面祭祀鬼神不知他鬼神與己無干

涉雖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若
是淫邪竊食而已必無降福之理

葉氏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
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儀則隨家
家豐儉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又問旁親外族不當祭者若其無後則如之何朱子
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

北溪陳氏 名淳字安卿宋人 曰夫子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
緣誠意既不接幽冥便不交

愚按朱子家禮居喪未葬奠而不祭但酌酒陳
饌再拜既葬而虞則始用祭禮夫虞者蓋[illegible]
者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虞度[illegible]
其親傍徨而必返也於是連祭以安之古者天
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所謂三五
七九者以貴賤而定其節也後世之人相承繆
戾遂謂七七日往地府見諸冥王故為子女者
惕然哀痛廣為薦拔爽祭之禮反不為意信[illegible]
之者舉世皆然雖[illegible]儒衣冠號稱士大夫者亦

崇尚而不為異豈不重可嘆息

右明奠祭之要

徐孝肅汲郡人早孤不識其父及長問父容貌於母
因求畫工圖之置於堂而定省焉朔望則祭饗之
母老有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嗟
服母卒蔬食水飲盛冬單衰毀瘠骨立及其祖父
母父母之墳皆自負土成之廬於墓者四十餘年
被髮徒跣至於終身

盧操字安節河東人性聰敏事繼母張氏甚孝張氏生

三子溺愛之不禮於操遣操炊爨策驢操無難色
及張卒操待三弟愈厚後以明經擢第調[illegible]尉
佐政寬仁常於官舍設几筵以祀父母出告反面
過其庭鞠躬如也每旦具冠帶讀孝經一遍然後
視事每至喪親章則悲咽不自勝群子晚有文名
次子雲恭謹有父風

何從義延安人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備至祖父母
偕亡[illegible]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絰帶不
食菜果唯啖蔬食而已伯祖溫叔祖恭讓叔父琮

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為治喪塋域築高墳祭奠必以時使不為若敖氏之鬼（若敖氏古人死無後者也）孝道之至容有已乎使世之人皆若從義之為倫理安得不厚乎

姜蘇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蘇哀慕幾絕既塟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寢苫荒山之中躬自樵爨蔬食水飲一裹麻寒暑不易鄰居陳氏戴氏不能事其父母聞蘇之行（去聲）皆感悔悟迎養焉

劉師真字文通彭城人蚤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忌日則終日涕泣至忘寢食一夕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汝母也汝孝通神明故我得見夢於汝師真夢中大哭及覺哀痛愈甚乃作木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出告反面每新物必先薦享之然後敢食時人語曰孝通幽冥漢有丁蘭唐有師真其事父兄尤篤孝友故為當時後世所稱羡也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父殁居喪盡禮與范雲為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其母生時嗜食蕈（音尋火菜也）母殁後恒以蕈供祭奠梁武帝義師初至其年無蕈冬祭求之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絶久之方蘇終身不復食蕈

徐積事母至孝母殁號慟嘔血絶而復蘇廬墓三年寢苫枕塊衰絰不去身雪夜伏墓哀號翰林學士呂溱適過其墓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必為垂淚也後居州學教授其舍常設考妣几筵晨夕起居饋食如生時冬以火温被夏揮扇去蚊蚋思其平日所嗜日以供獻故宋徽宗以節孝賜諡云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道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求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江東康訪使者辟以為吏母殁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如平生其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肯起事聞于朝遂得顯揚褒焉

王中登封人家業農未嘗知書而性至孝母殁廬墓三年身被衰麻日食飦粥旦夕哭奠務盡誠敬未

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拜禱泉水湧出鄉里以為孝感所致洪武十六年事

閭旌表其門

石實真祭

辨惑續編卷之五

古吳東齋老朽顧亮寅仲採輯

擇墓

擇墓者為欲藏親之體魄事孰有大於此者人子所當用心也今人溺於風水之說有喪之家不以奉先為重專以利後為計野師俗巫故得售其奸也凡買山地甲利於有成必亟賛其美乙因無所預則力排其非甚至徇私納賂矣考其言大抵皆臆見測度乘人之疑施己之妄特人聽之不能無所惑且曰一山不可下三穴若是使人父子分離非不仁乎又有各房所繫強弱吉凶之說是則使人骨肉生心非不義乎抑聞江西川廣之人惑之尤甚有等親死徧尋風水苟合其意則焚其屍攜其骨不遠數百里偷葬於其間以求福利嗚呼何其愚至於此極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設心如此謂善人乎所求福利反其背與

乎君子當正其心脩其德推以及人則天與之者身及子孫自然昌榮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在墳墓乎

檀弓曰成子高寢疾子高齊大夫也慶遺入請曰慶遺齊人子之病革矣革急也與亟同如至乎大病死也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無害於人吾生縱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之地謂不可種五穀無用之地也

國子高按傳註即成子高也曰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封數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也令國民俗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俗葬謂各從其親位謂昭穆度數謂爵等之大小也使皆有私地域古者萬民葬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後先相容

書大傳曰周公生欲事宗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死欲聚葬於畢畢地名文王之墓所在處也

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齊之地名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太公姜姓受封於齊留為大師死於周子孫皆為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合葬所謂祔蓋自周公始也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離之者謂有以間於槨中也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善夫者稱魯人祔合禮也○跡曰離之謂以一物隔一棺之間於槨中也合之者則合葬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間之也

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達通也之幽之故也之幽往幽也北方國都之北也葬於北方及北首者以鬼神幽闇往諸幽冥故也[illegible]府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鬼神待之也

延陵季子吳公子札也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延陵常州也適齊言往齊國也於其返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嬴博齊二邑名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左袒以視陽之變右還以視陰之歸且

殯者三日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舍猶宿館也子夏曰聖人之葬人歟人之葬聖人歟子何觀焉吾聞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封築土為壟也堂形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也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見若斧者矣冢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謂刃上狹而難登且易為功也

唐太常博士呂才曰古者卜筮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選墓由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是不擇時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擇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尔而對吊客莞尔小笑貌或云同屬忌於臨壙同屬同生時也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今之葬者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於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瘞之耶瘞音謹埋也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俗著令自王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

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緇銖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柰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信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

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者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伊川先生曰卜其宅兆者卜其地之美惡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泥甚去甚者不以奉先為計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可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又擇地必至四五尺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

審思慮矣其火焚者出不得已若不可遷就同焚矣至其年祀寖遠覺為難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而葬之不須假多寡著龜而決之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次後則或東或西相對而啓穴也今之葬者執信風水五姓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繆按葬者避日食則舍於道左嶠猶停待明而行是必須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者用乾艮二時為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己亥日葬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

二十余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

周益公（字必大南宋丞相）曰漢袁安父歿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曰葬此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葬於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按安理楚獄之連累（楚獄謂楚王英謀反事發連者如百餘家安皆條上出之皆得免死也）還凶奴之生口（凶奴戰敗其生口安議不殺皆放還之）臨事如此平時用心仁恕可知神物兆祥使之昌熾豈人力所能致哉范史載之（范史六朝范曄所修漢史也）亦足以垂勸而世之泥於陰陽家者往往藉以口實謂貴賤貧富死生禍福一繫於丘墓殊不問行己之何如於是庸師妖巫始得以售其術也若河西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不封土者謂人所不用之地也）葬事趣辦（趣促貴）不問時日起自孤寒致位司徒而子訢孫恭三世為廷尉為法名家此亦范曄所記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吉不修人事而專以袁安為口實者

晦菴先生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水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存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闊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山之說爾（某山某山者即所謂龍虎之類是也）

愚按先生之言風水亦似有也其曰稍存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闊處乃可用也又曰但不用某山某山夫以拱揖環抱無空闊處則某山某山皆在其中矣若江西閩越川廣之間固自有焉在中原平陸淮海水澤之鄉豈易得哉且天下郡邑居民甚衆親死求葬地亦不為少無力者不敢言有力者必欲求己上之地如不可得則葬無日矣以是推之此言決非出於先生先生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於其身天下事物之理洞明灼見所以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肯以是為自累乎此必當時之人欲尊其術者以之借重於先生也人物之生莫不先有命分不在墳墓孫思邈隋文帝時人嘗曰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且助之（聖人指唐太宗也）又謂盧詹事

位當方伯吾孫且事之其時孫溥尚未生也以
是言之非先有命分乎唐高祖起兵晉陽朝廷
知之發掘其祖墓不數十年帝業乃成子孫傳
三百年非不在墳墓乎大抵天定勝人人亦何
苦庸心哉亦何所措其智力哉惟當修其在己
者以俟在天者勿為其所不當為而為之者也
西山真文忠公曰按司馬氏論葬曰孝經云卜其宅
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耳非陰陽家相其
山岡風水也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

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為心則地不可以不
擇其擇也不可太拘焉苟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患
其不時矣然世人多遷延不葬者以昆若弟各懷
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偏納
其賂而紿之（紿詐也）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
也夫其山強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
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家書亦有深排其說者
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為取利之資擇地者
必先破此繆說而後無太拘忌之患為人子者所

當深察也
鶴林羅氏（名大經號鶴林宋人）曰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
擇地者如詩所謂望楚與堂降觀于桑度其隰原
觀其流泉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
蓋自三代已然矣予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
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
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川飛走則必無人烟之
聚此誠不可不擇也乃若瘞者藏也藏者欲人之
弗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

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
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
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
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
靈鍾東應（漢武帝時朝鍾自鳴東方朔曰銅山當崩也銅其山氣相感鍾自鳴也）木
華於東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謂栗樹在山栗子在他室氣至自然萌芽）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為
朽壤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
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

十年不塟其親者有既塟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再至三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讐者凡此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殀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子孫卒以衰微則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謂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以惑乎

吳文正公(名澄字幼清號草廬元人)跋樂幼成塟說後曰樂幼成塟說曰儒者首當明理惑於異端希求不已累歲暴露親喪大為不孝又買已發舊墳改掘他人祖宗之骨而塟己之子孫獲富貴可乎斯言有裨政教夫人子卜宅兆藏親之體魄以孝先也豈為利後計哉或萌貪欲之心而便貪欲者之伎或持貪欲之伎而蠱貪欲者之心(蠱惑之)一則小黠一則大癡噫可嘆也已余於是有取於樂氏之言也

黃文獻公(名溍字溍元人)曰地理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說特博聞多學之一端耳昌嘗ゝ為學者所急乎故先人之葬士友或來咎予不學地理而輕信人言且為圖以見告其圖則一岡一阜悉加醜穢之名其說則旁引曲譬抑揚開闔詭怪莫測每更端必助以嗟哉悲夫可為太息流涕等語大抵皆場屋中誇世之浮詞予固以厭其強聒遂今十有五年其說迄無所驗予於是益信地理果非學者之所急也

右明擇墓之要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叔梁紇早卒母顏氏末告其處故孔子幼而不知其墓也)殯於五父之衢(殯權厝也孔子喪母權厝於五父之衢五父地名父乃音甫)問於聊曼父之母(聊曼父人名其母與顏氏為鄰相善)然後得合葬於防(防地名在魯也)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古也墓而不墳(墓謂兆域今之墳塋也古謂殺時墳土之高者也)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識音志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封土曰崇高也四尺者周之制也)孔子歿公西赤為之識(音志)及掌其殯葬焉葬魯城北

泗水上入地不及泉封為偃斧之形冢塋百畝樹
多異種蓋弟子皆異國人各持其方樹来種之故
魯人無能名者
漢文帝遺詔治霸陵遺詔臨崩之言也霸陵即文帝之墓皆瓦器不得
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光武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
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始終之義
太宗即文帝也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亂而霸陵獨完
受其福豈不美哉

晉王祥字休徵瑯琊人官至太尉封睢陽公疾篤遺命曰北
邙山上土自堅貞勿甓石勿起墳
國朝寧王殿下號涵虛子又號臞仙曰風水一事古未之有自
晉始也陶侃微時其家多艱侃字士衡晉成帝朝都督交廣八州軍事有一老父善相法即術士師卦也見侃掌中有直紋謂侃
曰若穿於上必能大顯侃以針挑之血出不止洒
於壁成公字老父知其必貴也一日侃家失牛老
父見一牛眠前岡山洿中謂侃曰其地若葬位極
人臣侃遂葬其母後果為三公以此言之其命完

當為三公豈風水之故哉張氏族陶氏自漢初為司馬以功封陸侯之子青襲封夷侯景帝朝拜相青九世孫敦愍帝朝為司徒敦之孫同漢末避亂居江東生子丹仕吳為揚武將軍封柴桑侯即侃之父也侃尚公侯子孫豈至侃而初顯哉風水之說紛矣後
郭璞因之註風水之書傳至曾文辿音楊救貧僞
説蜂起其下流貪得之徒希其富貴泥去聲於風水
者多自宋劉裕之後劉裕宋高帝也皆尊其術天下術士
非不衆風水非不廣盡天下之術士盡天下之風
水皆擇而用之擇其地曰利於子孫過周二百粘之国祚過周朝三百年也
義符繼之義符高帝第二子也未一年為徐羨

之殺之傳八代共六十年為蕭道成所滅皆不得
其死蕭道成即齊高祖也齊以宋擇地不精更取高術之士
擇至吉之地而葬之道成傳七代共二十四年為
蕭衍所滅其祚愈少於宋矣蕭衍即梁武帝也梁更加選
擇傳四代共五十六年皆不得其死為陳霸先所
滅陳霸先即陳高祖也陳更擇風水之旺者以求永久傳五
代共三十三年為楊[illegible]即隋[illegible]此皆泥去聲
於風水[illegible]本以求其
永久反為滅亡之速非術士之不精風水之不吉

何哉則知風水之說理實無有也予自三十年前
多見富豪之家溺於風水者不數年死於刑獄若
死於兵革者死於殀亡者家破身亡子孫絕滅豈
不惜哉予謂古人擇地之術擇其方寸方寸己之
良心也非有關於風水風水非我身中所有皆外
事也何不以內事利於後而以外事利於子孫愚
以謂擇葬地當以山拱水朝陽明去處即風水也
草木茂盛之所即穴也

愚謂風水之說如捕影畫空只益自勞故其書

亦曰世間佳物難得必求形勢之地合格局者
又必難也固知其難而欲盡善乃求全而責備
也求全而責備往往有法未必有地或謂此法
為屠龍之術耳術固可以屠龍豈易得龍而屠
哉欲得大奇之地正如俟黃河之清也苟得中
下之地亦以足矣其形勢不必盡異古人有云
乎為福也如此之言實術者之遁辭風水之無
亦較然矣世傳袁安羊祜陶侃之事是術者
之言正欲淬其鋒高其謟以神其事耳殊不知

三人者皆天生俊良承父祖累世積德之基出
以輔相人主豐功盛烈豈尋常之人所可擬哉
故天與其榮者亦不必尋常之人爵祿待之乃
其分也愚者不知此理將謂富貴可求經營風
水豈不徒為鬼物所笑擇墳君子當自省焉

右實擇墓

辨惑續編卷之五

辨惑續編卷之六

古吳東齋老朽顧亮寅仲採輯

送葬

父母之喪人子所當用心也於此不用其心烏乎用其心哉知此道者哀痛慘怛靡所不至親戚故舊有不動情而為之傷悼乎見其毀瘠當以理慰之禮有不至則引正之喪有不辨則資助之如此愛人以德情義自孚風俗自厚群居而有道矣近世之人全不以是為意遇凡有喪必醵（其虐反合錢飲酒也）酒食以食（音祀）之或謂之望靜或謂之解悶或謂之收淚及其祖載則廣陳虛器或結綵為樓樂工搬戲或携妓女歌唱供遊簫鼓喧鬨悲哭相雜棺既至墓則持酒相勞（去聲）壙猶未掩孝子已各赴請勸酬歡飲無異平日衰麻被身醉臥道路嗚呼風俗頹敗一至於此上之人既不為禁下之人狃於所習日漸[illegible]月漬[illegible]益難悟矣故敢述是為知者道

禮記曰辟踊哭泣（辟音擗）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返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返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返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識音志記也）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往如慕返如疑此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情也）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貢以為疑則返遲矣不若速反而行虞祭之禮也）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夫子善其哀慕虞祭雖遲無害於理也）

雜記曰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言往送兄弟之葬而不及當送之時也）遇主人於道則遂於墓（言遇主人既葬而反則此葬者不可隨主人返哭必自至墓所而後返也）

弔死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之

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禮弓曰行吊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吊於葬者必執引 夫葬引柩車索也 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紼亦引柩車索言執引執紼亦助之以力也

殷既窆而吊周禮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殷之禮非畢就墓而吊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行之吊孔子謂殷禮太質慤者盡親之在土固為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尤甚也故吊於墓者不如吊之於家者之情之為盡故從周也

曲禮曰適墓不登壟 壟墓之所封土壠也 助葬必執紼 所以為助力也

臨喪不笑

揖人必違其位 出位而揖禮變為敬也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 臨去聲不翔者謂行不可以回翔也 當食不嘆

鄰有喪舂不相 謂以音相助以用力也相去聲 里有殯不巷歌

墓不歌哭日不歌

送葬不由徑 小路也 送葬不避塗潦 泥濘之路也 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嘆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上皆古記之禮也

知生者吊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吊 知生而不知死則其吊也近於傲知死而不知生則其傷也近於偽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 驂駕車之馬也賻音付助喪也 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無乃以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 鄉音向 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 惡去聲 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陽門之介夫死 陽門宋之國門名介夫甲冑之守衛者也 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 司城宋官子罕宋公子也 晉人之覘宋者 覘窺視也或作規謂之細作也 反報於晉侯曰陽城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悅之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夫 夫平聲 覘國乎 言其識事也 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扶服者急遽之貌救之之意 扶音匍服音匐 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言宋雖微而子罕得民心天下雖可無晉憂當之也

荀子曰喪禮之凡 凡者常也 變而飾 謂加飾之 動而遠 謂始死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遠之也 久而平 平則以哀殺成平和也 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 惡去聲 惡則不哀近則翫 翫近也 翫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

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嫌者言被人之嫌惡也）君子耻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遂所以遂敬也（遂者成也遂敬不成敬也）則[illegible]而[illegible]所以復生也（復生者養生也言送死有禮復生有節也）

揚子曰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養並去聲）（言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道惟義所在也）

魏中書令高允（魏元魏姓拓跋氏達鄒雲中人字伯恭官拜中書令）以文成纂承平之業（文成文帝也）則孝而風俗仍舊（拓跋氏本胡人風俗不能改也）喪禮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凡送葬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絕條旨久班而不革變故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愼

右送葬一事未獨子之於親以類推之期功緦麻袒免鄉里（袒免音）皆不可不致意也苟不致意則視禽獸之喪群迓而哀鳴者有不愧乎恒聞北方之俗雖曰少文似近於古凡遇喪事親戚鄰保各相爲助百斛之粟數百緡之錢一語而可致具也是故無力之家亦不至於失所風俗如此非近古乎吾鄉則大不同有喪之家雖極貧困親戚鄰保曾弗爲顧惟務歛錢自備飮哭賻賵之禮則以楮爲錢幣看山花草之屬銜弄靈頭至親密友乘船坐轎及至墓所一行用人需索犒勞不滿其意則詬罵凌辱貴賤不分較之北方懸絶多矣湖州之俗尤可鄙笑喪事將舉必先具齋羞遍送親友湯品肴果極其豐盛然後大啓齋筵作諸佛事不如此則謗議蜂起故有門閥之家生計雖落不肯自甘貧下停柩于家或五年十年甚至二三十年而卒不能了事及不得已勉爲措辦或多方借貸或典賣田宅使累世之業一朝俱廢不復再振者比比而有然則用如此之心費如此之財可謂不忘其親矣而或不依禮安葬付之猛焰愚者爲之固不足責褒衣博帶之人自謂知道理有識見至此亦或溺之豈不重可嘆也嗚呼習俗之不善

有如此安得在俸君子以理諭之嚴加禁約一蹤而歸於正有不難者風俗既正則教化易行人知為善矣止喪葬一端而已哉予於此卷故不限於送葬助喪周急行弔有足以勵風俗者亦併收録蓋將以廣致勸之道也若夫引用之事則取帖題者録之世代之先後不暇拘也

右明送葬之要

李德饒趙郡人少有至性父母寢疾輟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親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衰徒跣（跣赤腳）號痛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於廬納言張達（[illegible]）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其所居村名曰孝敬村里曰和順里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人父敬族東魏孝靜帝時為內校書（內校書官名）德林年十六遭父喪自駕靈輿（喪車也）返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而行州里之人見者傷之居貧轗軻母氏多疾無復宦情其後母疾稍愈乃令仕進累官通直散騎侍郎入典機密尋丁母憂勺水不入口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明醫者為合湯藥德林不肯進數日瘡自頻瘥人皆以為孝感所致

漢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與為友元伯寢疾卒式忽夢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日葬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便服朋友之服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謂柩出）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白馬素車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卿也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

徐穉字孺子漢豫章人家貧守道非其力不食凡有死喪負笈赴弔常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曝乾而裹之徑到所赴冢隧以水漬綿使有酒汁氣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於前酹畢而去不見喪主嘗為太尉黃瓊所辟（辟薦舉也）瓊卒乃往設雞酒奠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郭林宗聞之疑為穉也遣茅容追之果穉也

郭元振魏州人少有大志年十六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遇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即舉與之無所吝亦不質姓名同舍生薛稷謂之元振曰濟人大事何誚焉人皆嘆服唐睿宗朝官至太僕卿封代國公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率諸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絰者數人營辦喪具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其宴席厚賙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公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病卒子幼家貧公助以俸錢百緡（音民錢貫也）治具舟差老牙校送歸仍作詩曰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暖熱去淒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

徐擇之判北京趙士珗為幹官士珗與擇之三子俱相得無何士珗以病卒擇之父子為辦喪事且津遣其妻子甚厚差吏趙沂護送至京師沂事畢歸絫忽作士珗語謝曰珗不善攝生以方壯之年遽就鬼錄荷公父子周䘏之恩甚至不惟死者得歸老母妻子皆得平達鄉里無復流落矣吾已敷陰君亦以此敬嘆將有以厚報君矣

范堯夫少時侍其父文正公於邠州公遣往蘇州取麥租五百斛舟還次丹陽見石曼卿（名延年）問寓此幾何也曼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即以所載麥付之歸見文正曰東吳見故舊否曰曼卿為三喪不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後堯夫官至丞相卒謚忠宣

尚霖為巫山令縣尉李鑄居官清幹無何感疾將終霖憐之因問其所托尉𢽾（音撚）泣以老母少女為對及卒霖為割俸送其母及函骨歸葬河東且為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如生時拜且泣曰公恩無以報願得為公之子是月其妻果有孕明年解官沿流而歸舟過灩澦險甚見尉隱約立岸上如有指揮狀將抵荊渚又夢尉曰鑄明日當生府公必餽以小合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貯粟米為餽因以

之合後名穎官至大理寺丞
司馬謚公曰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理之常若夫身
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為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
尚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為之傳故閭閻之善人
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為甚至有初喪
親賓各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
鼓樂道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為常恬不知
恠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
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

於人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
永一執竿立門首有佗人物流入門者輒撾出之
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還
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
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
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為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
鄰人不平而唁之文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
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
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以寡而無

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
畫工詣京師臺亨輩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
祿有臺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
五人與予同縣故予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
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
父也予兄弟賻以千錢且為書致之曰禮凡有喪
佗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
襚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
石曰鄙也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

稍行之大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
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予
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予竊慕君子樂
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粲蘇慶文臺亨齊
焉以傳於世庶幾使為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元豐六年十一月壬寅朔涑水迂叟序

右實送葬

惑續編卷之六

古吳東齋老朽顧亮寅仲林輯

拘忌

拘忌者謂為陰陽之術所拘忌也夫陰陽之術其來尚矣堯命羲和迎日推策以定曆法所以察璣衡齊七政定四時授民事初不以人之禍福吉凶所繫也後之學其學者闇於正理穿鑿引牽合乃有刑衝禁忌之說且如人死襲斂殯葬自是常理彼則擇日時看殃煞論妨碍使人不能無所拘而畏矣故雖父子兄弟骨肉至親皆潛走而避之襲斂入棺則反委於仵作之類傷風敗俗孰此為甚豈知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光消則不復然人死氣散則無知也不知此煞又是何物就令為死者豈肯為無用今曰死有歸煞是謂火滅復有光自害骨肉若曰他鬼則亦從何而來仵作亦人也何獨無所畏此理甚明昭然可曉

奈何世俗信之入骨雖語以至公至正之言不能解其所惑為呼惜哉予往客都治適郡守兄公汪公同知梁公經歷鄭公相繼殁於官謂予與儒者陸康氏輩為士友識發禮請斂以法不辨為之恬然無恙昨丧先室亦諸子婦孫環哭其屍襲而斂斂而入棺以至發引下壙無一人迴避亦恬然無恙只此可見拘忌之不足信矣大抵人之禍福自有定分避之不可趨之亦不可也當正其念慮循理而行諸邪豈能干哉

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illegible]太歲在[illegible]）至氾而汎（[illegible]）至懷而壞（[illegible]）至共頭而山隧（[illegible]）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illegible]）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夫惡並平聲）乃選馬

而進遂誅紂

漢書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羲和重黎之後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之後也）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泥去聲）舍人事而任鬼神（舍上聲）

唐太常博士呂才曰近世巫覡（女曰巫男曰覡）妄分五姓以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於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唐德宗建中元年九月宣政廊壞將作奏（將作官名）十月魁岡未可脩上曰但不妨公害民則吉矣命修之

代宗葬元陵（代宗德宗之父也）將發引（出喪也）上見轀輬車不當馳道（上德宗也轀輬喪車也馳道御道也）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者[illegible]直午而行（按通鑑綱目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之事[illegible]於巫卜故王璵黎幹皆以左道得進及[illegible]不信[illegible]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illegible]不復擇日時更[illegible]）

宋仁宗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曰太歲在東不可犯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

謝子蘭曰方伎細事然庸師繆卜從而神之禁忌百端祈禳無已甚者毀垣撤屋有不能一朝居者其為害亦豈小哉

國朝翰林侍講學士王達善（名達字達善無錫人）曰漢桓帝時有汝敬伯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口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輒止不進動輒以禁忌為心後為人所累被杖而死唐肅宗時司隸校尉趙興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換故犯妖禁子孫三世為司隸

論曰敬伯修飾其身則可也至於動輒以禁忌為心曷其誠之不瑩哉趙興故犯禁忌亦非全美何也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理之所在命之所在禍福出於天豈人可得而回哉動輒忌之不可也故意犯之亦不可也敬伯之死命也趙興之榮命也猶不可以此而議彼也

王學士以世人多拘忌乃為釋曰王生塊坐一室四

辟疑塵有客問王生曰陰陽家禁忌之說有之乎生曰有無之間客曰有則有無則無何有無之謂耶生曰愚者有焉達者無也客曰人一也何彼有而此無耶生曰居試與子言之夫三代之時所謂陰陽者須曆授時而已夫須曆授時者使人知畊作之早晚寒暑之更迭耳非有所謂禁忌之說也春而播種非一人也寒而成屋非一家也脫有禁忌則將廢之乎則將為之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其重輕言之其實在於人事不貴於孤虛旺相之說也嗚呼此言所謂愚者有之達者無也自仁義之道塞大學之道不明遂有五行堪輿建除叢辰曆家天人太乙諸家之說興諸家之說興人心於是乎多疑人心於是乎多疑則大學之道愈晦仁義之道愈塞雖有豪傑生於其間不能奪諸家之喙矣喙口也上聲此人生所以日貧風俗所以日偷利所以日熾歟昔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公車漢官名受章奏貢獻之所反支者用月朔日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也帝曰民廢業遠來詣闕復拘禁忌豈為政之意乎遂獨愛其奏宋武帝攻慕容超南燕主也諸將以往亡日止之帝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遂平廣固南燕都也禁忌不足信也明矣又鄧禹以六甲窮日出兵鄧禹漢光武功臣而獲劉均內更始皇帝之將守可東齊樊斬之劉裕以麾幡竿折而擊盧循劉裕宋高祖也盧循晉之反賊夫何禁忌之有哉又聞後漢郭鎮不信禁忌發位司徒魏武帝以紂往亡日出師討賀麟使有禁忌則諸公死矣夫何諸公卓然而無事乎大抵禁忌之所以有者愚者心為之動也此心為之動則此心之神為之惑此心之神為之惑則或有偶然而徵之者此君子貴乎窮理也然則禁忌不足信也大明矣客曰昔公劉居邠也詩曰既景乃岡相其陰陽武王之遷鎬也詩曰宅是鎬景維龜正之夫彼聖與賢也猶信之若是子何確然而不信毅然而絕之耶生曰彼以八尺之臬臬音涅正方位之辨器也御令匠人之水平是也而□其日出入之景□音以定東西又正日中之影以正南北非今人之所謂干福而蠲禍者也龜者聖人因此心之已決復取神明

用龜卜都之地耳非今人之所謂避凶而趨吉者也況三代之特非無巫史之列於左右也使有禁忌則巫史固自見而言之矣又何俟乎龜卜而後知耶然則禁忌之無有益昭昭矣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分已定非智力之所能移使禁忌之足信則造化爲無用之物而富貴可以倖得死生可以計轉矣是何理哉客曰世傳陰陽禁忌之書始自黄帝又何也生曰亥豕成群魯魚盈貫(亥豕魯魚其字樣相似不識文理者誤認而不能辨也成羣盈貫言如此者甚多也)子自辨之吾勤矣(勤勞也言勤勞)不能罄吾懷矣(罄者自謂不能盡之所欲言也)

右明方位之要

顔氏家訓(顔氏字之推齊時人)曰陰陽說曰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無教謂不受教之人也)辰日有喪不敢哭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家又曰晦歌望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筭喪家朔望哀感孫深寧當惜之而不哭也

偏旁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illegible]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illegible]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先也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貞觀十六年[illegible]公謹卒[illegible]太宗將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不哭上曰君臣猶父子也情發於中安有所避遂哭之

後唐莊宗將攻梁[illegible]司天言歲不利用兵郭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八日而滅梁

程子曰如陰陽拘忌之事今人信之必惑不信亦是亟很不信數出行犯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西行又卻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又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

乃一人為之則鬼神亦勞矣

沈顏[illegible]曰古者将有事乎戎祀（戎兵戎也 祀祭祀也）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虔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日時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拘忌益深至使凡庶之家将欲越一溝湟拆一蘆葦必待擇月而後為之搆一衡宇雞一業（雞音稱 雞鋤也）必審方位而後為之且吉凶由人焉繫時日夫四達之衢輪蹄未嘗息也五都之市貨賄未嘗絶也萬家之邑斧斤未嘗斷也七雄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於人其吉也必由於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於人之所為而已然則惑者一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戰之將不練之兵有能以時日勝者乎不耕之田不食之穀有能以時日種者乎以鐵為金以石為玉有能以時日濟者乎是皆不能則時日於人何有哉

洪内翰（名邁號容 鄱南宋人）曰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制天子批詔）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則曆卜諸家自古皆不同矣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避（泥去聲執滯也）殆無一日可用也

謝子蘭曰夫内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者聖人順陰陽之理初不以死生榮辱貧賤富貴之類一皆繫乎年月日時之吉凶而使人拘拘焉擇而用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舉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亦盡乎人事而已夫天時何足泥哉

國朝翰林學士解縉上

太祖高皇帝封事言陰陽家者流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之宜何有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

吞正此類也以此論之陰陽禁忌不足信也益明昭矣

右明時日之要

是編皆採諸經傳獨陰陽禁忌經傳不載經傳不載則知聖人不言聖人不言蓋無稽而慎之其術邪正不待辨而明矣聖人治天下本之以自然行之以至順如此而已曾何禁忌之有哉若果有焉聖人何為不言使天下後世之人犯凶罹禍且天之生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理鳥之

巢獸之穴蟲豸之窠皆順於自然不可無者人為萬物之靈屋宅墳墓獨可無乎何故興工起土鬼神有所怒耶不獨於此觀日者之書凡民日用動靜大小之事無一不有方位時日之禁犯之則有凶禍嗚呼鬼神二氣之良能福善禍淫乃其常理豈肯無故而害人謂如太歲木星也於時為春統乎四季成此歲功故曰太歲亦猶吏部職掌銓衡統乎百司故稱冢宰太歲無形體聲臭其實只是氣之精英考其纏次常緯於

四維四維相去各有萬里人居其中猶太倉之粟不可類計粒數若太歲動有抵觸則是一家之宅輙有太歲位數之多不知其幾千萬億隨觸隨怒豈能了乎又如孔子葬日不許入學魯班死日不許起造風伯死日不許行船午孔子聖人傳道者多故知其葬日魯班不過一巧人其死之日人豈知之風伯非人類焉有死日安葬則取鳴吠其言東海一桃樹上有二神名曰荼壘每聞金雞鳴玉犬吠則下人世啖諸鬼物

何其不思所辨者亦鬼也獨不畏其啖耶神無形鬼亦無形所啖者果何物耶雞犬日日鳴吠豈揀日之吉不吉耶若此之類不可殫舉故知方位時日之說信之未必得福不信未必得禍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程子曰人能將此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之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碍以此論之百凶千禍皆不在禁忌也或曰一物一太極乎何遺此論彼予曰不然太極者總天地人物之理也天地人物各具此理

故各有一太極天之所以萬古常運地之所以萬古常存人物所以萬古生生不息皆此理爲之主宰渾淪極至無以名言故謂之太極非可以氣形言也若曰鬼神無非此氣屈伸往來與人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與此屈伸往來者相感通是以心有疑惑亦或有適然者故曰妖由人興聖人教人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心正則有所主恠誕邪僻之事不能入矣苟無所主則流於習俗疑慮橫

生有不溺於渺茫冥昧之間哉竊惟

聖朝頒降大統曆乃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首立欽天監命道德藝明之臣翻置表儀測驗推步研精極微定爲此制行之四海以便兆民選時擇日之良無出於此矣民之用事依此足矣尚何以他求哉智人君子可不鑒焉

右通論拘忌

辯惑續編卷之七

辯惑續編附録卷上

古吳東齋老朽顧亮寅仲採輯

前編所輯其中有關天道性命之言竊恐世俗觀之有未易明不惟不能解其所惑又必反滋其訕謗也於是不揣謏聞復取先儒所嘗論辨死生輪廻壽殀貴賤貧富吉凶禍福之類別爲二卷以附于後庶俾觀者得以原夫事物之理驗乎身心之實定其見趣識其眞妄雖昧於正途亦可以

少悟矣師巫邪術欺世惑衆尤不可不闢也故併發焉

論死生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程子曰人能原始知所以生便能要(平聲)終知所以死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故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則必有春死生者其以是類也

列子(鄭人即列禦寇也)曰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

終亦如生者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晝此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髓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肉反其根我尚何存

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

歐陽文忠公曰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人之所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是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或問滋息是生息之息是止息之息朱子曰只是生息又曰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長漸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耗以至于散

邵子曰氣形盛而魂魄盛氣形衰魂魄亦從而衰矣魂從氣而變魄從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朱子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氣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為神魄散而為鬼矣

或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朱子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又問

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曰遊字是漸漸
散若爲妖孽者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
成妖孽若溺死病死的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
得更鬱結而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
或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朱子曰固是散又
問子孫之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
祖宗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
亦能感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
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

宗之氣亦是如此他氣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
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
難曉要人自看得

管豹問郁離子（管豹寓名郁離子誠意伯也）曰人死而爲鬼有諸
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言定也夫天地之生物也
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幾千萬年
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
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於
勢也既死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

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爲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
變不測萬一亦有魂離其魄而未遂散者則亦暫
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着
木而然魂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魂復歸于氣猶
火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
水于盃也及其死而復歸于氣也猶傾其盃水而
歸諸海也惡（音烏）得而恒專之以爲鬼哉曰然則人
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
是故方諸向月可以得水（方諸大蚌也向月則水生）夫遂

向日可以得火（夫遂可以取火者也遂與燧同）此理之可見者也
虞琴彈而薰風生韶樂奏而鳳凰來聲氣之應不
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子孝而致其誠則其
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illegible]
致也不然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illegible]
餒乃至此復食耶

論輪迴

程子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
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既返之氣以爲造化

哉況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天地之間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有生氣至如海水潮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来生水自然能生往来屈伸只是理也

張子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或者指遊魂為變為輪廻未之思也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鮑若雨問輪廻一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為禽獸之類切恐有此理何則凡稟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合太和至死其氣冥會於沖和之氣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惡者平居作惡而沖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於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如何程子荅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知原始則知要終矣。今按程子此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能原其始之所以生而要其終之所以死則輪廻之說不辨自明矣

致堂胡氏曰佛之言曰衆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為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為畜畜而為人輪轉相尋無有窮已故人貴修行不殺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即生樂處欲驗其不然請有質之(質音智證也)羽毛鱗介與夫蝡耎肖翹之物(蝡耎無足虫也肖翹物也蝡音喘耎耳轉切)植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有定數則安知人死為畜畜死為人也若無定數則自古及今人與禽獸相為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不可謂少矣禽獸能殺人者無幾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宇內人日加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報復之說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户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若禽獸悉人宜凋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烟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若人為禽獸則禽獸繁多而反以凋耗以此目覩實事而質之著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知識固在也而不

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瞑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况於氣既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滅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哉此又聚散眞理而貿之者二也智者即以是思之則輪廻之有無亦可識矣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一盆水裏除了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裡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哉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平岩葉氏曰精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散則漸滅就盡而已釋氏乃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

國朝張九韶（字美和臨江人）曰輪廻之說起於老佛之徒儒者非之是也然自聖賢之教不明於天下世俗之人惟老佛之言是信故南康范縝嘗著論以辨之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也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形容亡而神識在哉斯言有理（按縝在齊世祖朝爲王子竟陵王子良爲官子良篤信佛法而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之生如枝上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墻籬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對縝又著神滅論故有是云）

王達善曰二氣噓摩妙合而凝妙而乃合合而乃凝二者又合而爲一然後有形由是觀之豈非無形而後有形也哉二氣消息原始反終始而後終終而後復歸於無形矣始也聚終也散一聚一散孚非自然生我者天死我者天一死一生同歸於天

人寧得而私之彼釋氏乃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則天屬我而可私矣豈理也哉

論壽夭

列子力命篇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至秦始皇惟天子稱之）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於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

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之力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孟子曰夭壽不二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或問命揚子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此其無避也若立岩牆之下動而徵命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乎曷來之遲而去之速君子競諸

論衡（漢會稽鄉人王充作）曰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爲簋廉（造[illegible]之器）冶者用銅爲柈杅（鑄[illegible][illegible]之器也）形器已成不可大小人體已成不可增損用氣爲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死生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加減也

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強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者也強弱壽夭謂稟氣厚薄者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啓期也若夫強弱壽夭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

足也夫稟氣厚則其體強體強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其命短命短則多病壽殀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氣之薄弱也強厚之人不卒其卒若夫無所遭遇虛多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者同一命也

司馬溫公為業射（宋宰相名）躬親庶務不捨晝夜賓客見其羸瘦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不可不戒公曰死生有命為之益力

歐陽文忠公曰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橇山乘樏）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坐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而年不及三十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稟之於天非人力所能為也

或問朱子曰人或死於干戈或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曰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

論貧富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朱子曰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論衡曰凡人偶遇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殀之命亦有富貴貧賤之命自王公以及庶人聖賢以及下愚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地自危且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者反此難達難遷難得難成獲過受罪疾病遺亡失其富貴福善矣是故材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得富貴智寡德薄未可料其必遭貧賤或材高行厚命惡則廢而不進智寡德薄命善則興而超越故夫臨事知遇操行清濁性與材也仕宦貴賤治產

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故歸之於天也

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則有命小則有時太公窮賤遭周文王而得封甯戚隱阨遇齊桓公而貴顯豈窮賤隱阨為有非而得封貴顯為有是窮達有時遭遇有命故也太公甯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乎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為父弟所害幾死者再三既遇堯受禪為帝方其見害未有非既立為帝未有是前與時未至後則時命俱至也按古之人困阨後得適達未必初有惡而天禍其前卒有善而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自結髮以至於死前後無異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達一全一壞遭遇適然皆繫時命也

晉郭璞字景純元帝時為著作郎嘗欲為顏含筮含字弘都成帝時為侍中光祿大夫蓋謂占命之休咎也其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三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文中子名通字仲淹隋文帝時人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賈璃進曰璃門人也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

朱子曰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之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之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非在人也有求而得之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也不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之己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不得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乎

王達善曰聖人不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何也蓋命者死生壽殀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則百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徒然耳命既如此則當寧心以待之不可趍避也聖人慮世人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非聖

人自言命也

論貴賤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去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從富貴為貧賤從貧賤為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休囚秋冬旺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者也代王自代入為文帝（代地名文帝漢高祖之子初立為代王惠帝崩達夜召入為帝）周亞夫以庶子為條侯（亞夫漢太尉周勃之次子其兄絳侯有罪文帝以亞夫代之封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嫡嗣逢時會遇特然得之若其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或其命賤以材能取貴貴至而免故知人遇富貴命祿不能承當猶器之受物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矣手舉一鈞（三十斤也）以一鈞則平舉之如過一鈞則蹟仆矣

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如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辨慧如此如何不富不知富貴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辨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策得貴不可以材能成智慮深而無材材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者未必稷契之材積金累玉者未必陶朱之智

文中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華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

唐李翱曰或曰富與貴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子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畊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畊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耳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侯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廣也利於人者鮮而賊

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亦可知也

吳草廬曰天之命是人也得其明且粹者宜其貴宜其富宜其壽也得其昏且駁者宜其賤宜其貧宜其殀而或不然何哉此吾之所以戒人勿易其言也詩云自天祐之自天申之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然則斯命也祐之者天也順之者人也天也者不可知人也者不可不知也諸所言天乎人乎吁此吾之所以戒人勿易其言也

國朝高太史（啓 啓字季迪吳郡人）曰夫林林而生者皆人也而有貴為王公有賤為奴隸有富有千駟者有貧不能飽一簞亦有一人之身而始困終亨前與後什變通無常而轇轕不齊者（轇轕車馬雜亂之貌）非天孰使之然天雖使之而豈有意哉磅礴絪縕厚薄長短隨其所得與人漠然而人自不能違爾世之不安乎天者乃疲智力以營所欲喜得悲失而卒不知其得失之不在己也非惑歟

王達善曰富貴也吾忻之貧賤也吾戚之忻之戚之汩汩乎何浮沉之久耶夫富貴貧賤無情者也彼既無情矣而我以有情忻戚之不既惛乎夫富貴貧賤也招之而不來麾之而不去者也而我強欲去就之不既勞乎是故處心乎天地之表變化乎天地之間弗抑其心弗躓其行聽其去來聽其榮瘁如之何其休戚我哉外之矣

君子之處世也不憂貧賤之撓心惟息其待之未至貧賤有命富貴豈予所可覬覦而得（覬覦欲得也）者倘流勑牢（言勉強之也）徒爾勞耳反而思之是謂之愚億僂墨屎（墨屎猶倣也）徒爾屈耳反而思之是謂之昧愚者必昧昧者必愚以愚昧之見而求不可得之富貴謂之褻天褻天之人胡得而久哉

論吉凶

易繫辭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程子曰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於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

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辭也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釋若曰惠順也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

論衡曰凡人受命於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善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禍命凶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

荀子曰吉凶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二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

國朝蘇大史（字平仲金華人）曰大易之卦陽爻多吉陰爻多凶其故何哉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之於言行不順乎道不言不順乎道不行言焉無過行焉無悔安往而不吉乎小人之於言行不順乎道亦言不順乎道亦行言出而過行發而悔安往而不凶（云云）又曰吉凶豈有常哉君子常吉非天之福吾君子也君子所爲者常善有致吉之道也小人常凶非天之禍彼小人也小人所爲者常不善有致凶之道也故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論禍福

孔子曰存亡禍福在己而已矣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爵與雀同）工人占之（[illegible]）曰凡小以生大國之福也王名必倍（倍猶增大也）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旱無極外寇乃至

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至武丁之時
先王道缺刑法寖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
工人占之曰桑穀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
武丁懼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
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後遠方之君重譯來
朝得非所謂善惡乎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
敗人為善者天必報之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必報
之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戒

之
劉向字子政曰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
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
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
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氷
邵康節先生漁樵問答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
者福可得而求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
降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

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脩德
脩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為
善而遇禍有為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有
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
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
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
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王達善曰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淫也善也由乎人禍
也福也由乎天天人一也而所召若此然天無心

也無為也無私也硯硯然禍之福之是果天耶是
不果天耶果天也淫者未必盡禍之善者未必盡
福之不果天耶淫而禍之者多矣善而福之者多
矣果不果何由而定耶然則天道流行於四時人
心應酬於萬事天雖無心而應夫人心之善惡謂
之無心不可也謂之有心不可也謂之無心則以
天為茫茫矣謂之有心則以天為淺淺矣是故人
事盡而天理見天豈一一而擬夫人哉然而禍福
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乃天地無心之心也由是

觀之惡者自禍也善者自福也禍福生於人心而
應夫天天亦如乎人心而與之禍福非天有二心
也人心有理欲也吁孰得而窺其際
福者禍也禍者福也福者恃人者也禍者困人者也
恃則心逸禍斯至矣困則必悔福斯至矣是故桑
穀之妖反而為福大戊悔也大鳥之慶竟成於禍
帝辛恃也禍福之相仍如此是以得福未為福得
禍未為禍在人用心而已耳
竊惟大化流行於兩間人得之以生者即天命
也命非氣不行氣亦非有心於人也形者自形
色者自色通者自通窒者自窒人之值之死生
壽殀富貴貧賤吉凶禍福從是見焉何哉氣之
於人猶母之於子性類相感顯微相應自然而
然莫可趍避是以自古及今凡言命者皆歸之
於天然則命不可測亦不可恃踐履篤實敬謹
而脩身者不免禍累駕馭虛華狡詐以自文者
多得福壽是亦命乎莫非命也以文王孔子之
聖而有拘囚困阨之辱以盜跖莊蹻之惡卒得

強盛考終之期反覆推之莫能逆曉唐文宗朝
宰相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而且貧聞
涯為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之職留長安二
載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薄久之因嬖奴以道
所欲（嬖奴寵幸人也）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詣門俟命
及涯以甘露事敗（大和九年涯與李訓等紿人詐稱金吾廳事後石榴樹上夜有甘露降誘諸宦官往觀欲因而殺之事竟弗克反被屠戮）闔家被收沐適
在其第與涯俱腰斬又舒元輿有族
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日
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
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嘆而去夕
至昭應（地名在長安門外）聞元輿收族（同日王涯舒元輿被誅老少盡滅之）嗚呼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遭或脫獵
者張羅群獸擾攘或走或擒氣所加於人亦此
類也王沐之來本求利祿利祿不得反觸禍死
守謙之去誠失倚望倚望雖失竟全其生以此
觀之人之死生壽殀貧富貴賤吉凶禍福由於
天而不由於人者昭然矣大抵人有此形便有

此命有此命便有此數有此數便亦能乘除允事有定故所為者不得不為所欲為者不可得為形之所在命數之所在雖天地之大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內消息成壞之機而亦不能不隨其運也人生兩間當知此理勿惑於渺茫邪誕之說徒取勞苦惟力制其心而求弗失為人之道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自外至者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如是命不足道也斯言也吾受孟夫子之教也敢不謹思而佩服焉

右通論

辯惑續編附錄卷上

辯惑續編附錄卷下

古吳東齋老朽顧亮寅仲採輯

師巫邪術

師巫邪術固卑冗而凡賤不足論也然其事有不容於不論者焉世之習是業者多鄙夫陋人罔知禮義所在故其事神惟知射利不顧褻瀆比見人有疾搶醫問巫巫者則乘機妄誕曰某神見責某鬼為祟急禳可生緩則必死聞其言者心荒志亂有

不聽乎不聽則真假莫辨疑慮橫生不得已從其主使輕則薦亡謝土重則枷鎖荼筵荼筵之外又有大可怪者使人具牲牢設几席三翻四割若娶婦然彼則挈諸火伴吹唇鼓噪唱醜穢之歌聒淫哇之樂此則親隣畢集持酒相勸留連戲謔徹日通宵視其像設略不加敬嗚呼天以氣為質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平萬物茂滋無諸疵厲一有壅塞則寒暑失序灾沴薦生是天

不能不病於氣也人也者天之子也亦受是氣以生七情擾於中六淫干於外能無病乎病則當嚴其治療謹其調養以俟其平復不當誣枉鬼神好善而惡諂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淫天之道也鬼神執天之心行天之道聰明正直灾祥禍福各以類應可祭禱而移易乎圖福利者亦以祭禱而求之何其愚之甚哉大抵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可祭禱而移易是因口腹以徇

情鄉黨自重者弗為鬼神其肯為乎人惟昧於正理溺於邪誕眇視鬼神動有盤飡之瀆不知先王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庶人祭先祖先祖之外皆無干涉所以然者尊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天地之通嚴幽明之分而使民神不雜祀享有度其用牲醴表誠而已是故郊天享地不過三獻正恐久則怠怠則不敬不敬則神明不交適足以致乖戾尚安望其降福耶今巫

者設心不如是則不能邀其財故祭必欲久多立名色以需犒勞（去聲）不思有力者或可措辦無力者寧弗破其家乎惜乎俚俗相煽莫知其姦在上之人又弗為禁故雖士大夫家亦或被其漸染所以邪風日盛正道日衰民生日貧實人之大蠹安得有如西門豹者出以正之也令予以口舌攻之正如愚公之移太行王屋（太行王屋二山名也）不惟不能破其惑抑亦為衆咻之矣（咻音休笑聲也）

若夫邪術其害尤深未可以殫舉也宋太史景濂曰妖師邪巫瀆亂常經人禍天刑終不可逭（音玩逃也）為是惡者曷不少知懼乎予則以謂淪胥陋習者亦不可不自省也

論師巫

劉向曰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日者即五行人）何以知其然夫聖賢同知能不時日而自利故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

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
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

西門豹為鄴令（西門複姓豹名漢鄴縣知縣也）問民所疾苦長老曰
為河伯娶婦豹曰至時幸來告吾及告豹往會河
上見巫女數十人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
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報河伯更求好女便吏卒
拘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使弟子趣（音促）
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為
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欲使廷掾等入趣之
皆叩頭流血乃免自是不復言河伯娶婦

漢武帝征和中巫女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
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呪詛上心既疑因是體不
平（病也）江充（姦臣）因言上疾祟嗃在巫蠱於是上以
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太子自殺民轉相誣以巫蠱
坐罪而死者數萬人

魏文帝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先大則郊社其
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類也不在祀典
故世衰亂崇信巫史至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
酹（音淚）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
之言皆以執左道論（在律執左道者誅）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女曰巫男曰覡）絕於言議汝曹
所見弗為妖妄

唐肅宗酷信鬼神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為宰相帝
嘗不豫（病也）璵遣女巫乘傳（去聲）分禱天下名山大川
巫皆盛服中人護領（中人內官也）所至干託州縣賂遺
狼籍時有一巫美而艷以惡少年自隨馳入黃州
刺史左震晨入館驛請事門鐍不開震怒破其鐍
入取巫斬庭下悉籍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萬因
遣還中人璵不能詰

宋仁宗天聖元年禁巫邪先是江西俗尚鬼多為巫
祝所惑病者不服藥聽命於神時夏竦知洪州索
部中得一千九百餘家勸令還農毀其淫祠且以
上聞故詔禁之

北溪陳氏曰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蠻夷之
域不沾中華禮義狄仁傑毀江淮淫祀一千七百
所存者夏禹伍子胥二廟伊川猶以為存子胥廟

為未是伍子胥可血食於吳而不可血食於楚今
去狄梁公未久而淫祠極多皆緣世教不明而世
俗好惟耳
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聖人說得圓而盡如正
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
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
幽明之義也
劉忠清公㴱見人遭時疫多咎於鬼神信師巫作尊
天敬神文曰蓋聞非其鬼而諂祭之聖門所戒假

於神而疑衆者王制必誅敢述愚識少裨明見自
有太極已兆一元既分三才而為三乃播五行而
為五歲月欲[illegible]易定為三百六旬寒暑難為驟
更次為七十二候一言以蔽大德曰生其在人也
或飢寒暴侵或飽煖太過或起居之無節或喜怒
之失中或醉而風乘或虛而邪入乃成癘疫各有
源流氣則薰蒸人易傳染所以不能免者亦由有
以召之倘感受之初澄清歛念禪靜必審用藥必
精幼小者則乳哺以時長上者則侍養必謹意之

所惡勿置其側口之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
各敬其事勿相戲慢勿致驚呼身雖忙而滌濯洒
掃不異平時心雖憂而衣服飲食不失常度如此
則真氣還而何恙不已內志正而何邪可干乃不
反於中而但求諸外俚俗相煽淫祀繁興其一曰
祭瘟所在市廛皆有廟貌或肖虎兕或像虺蛇或
手足妄加或眉目倒置夫物各從其類而人必擬
於倫豈天地造化之功作魑魅魍魎之狀況奉會
者皂隸有不取之贓至賤者[illegible]不屑之食曾

謂塊軋鈞播而乃饕餮盤飧珍固甚明人自可曉
至於用[illegible]藥以救表裏亦須託珓以決從違竊
取矩榆長當汗反下去生已遠之死固當所擲枯
節朽根何異長梃利刃其次曰齋聖又次曰樂神
晝夜留連男女混雜冥頑之童附而為鬼鬼固不
靈腥臊之巫降而為神神亦可恥妄言禍福以詒
愚（詒音遺欺也）牲十餘不供一夕之需香數奩僅充
一爇之用其他誘取脅取不使聞知見知固有婦
欺其夫子隱其父賦貸無藝亦皇實有餘或與貸而

一縷無遺或假貸而倍蓰計息以致鬻產破蕩老
稚流離深原其情有甚於盜又病者飲藥而摽其
服餌老者須肉而絶其甘肥投以持水不問譏之
陰陽聒以鼓樂不卹體之煩躁使生者不得盡其
力死者無以伸其冤撥以刑書合坐故殺甚至或
欲遲而度其往來之親戚言不驗而委其禍祟於
先亡使和順之俗變為乖離孝思之心更為怨詈
則誣蔑天理壞亂人倫其惡之盈非赦所及顧無
士師之權以執其罪無先聖之道以正群心徒抱

拳拳未免喋喋倘能崇德辨惑曾不以人廢言庶
剡神羞不累其聰明正直且瘳民瘼閭閻於壽富
康寧

郁離子曰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夫人
之生死有天命焉禍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
神之猶當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淫縱其
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
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大焉

謝子蘭曰予每見巫者為親戚祀神吐俚鄙之詞微
浸漶之福（浸漶辟則也）輒羞赧去既長即拒絶其人彼
雖見之亦不為禮吁閭閻無知小民信而用之固
無足責若大夫士亦信且惑焉能無愧乎當欲正
風俗息邪妄擯巫者不用其在士大夫家始乎

又答鄉先生陳伯大書曰趙生來辱書謂古之君子
莫不言陰陽鬼神而敬信之今有疾病而禱於神
者亦敬信之心所由發也吾友何力詆其非耶是
不然乎居日用暗室屋漏曾不知天地鬼神之足
畏迨其有疾惟巫是聽必曰某鬼某神禍之祈禳

百端焫楮鏹如納賂然其甚者破家蕩產且乞諸
鄰里親戚而為之助幸而愈則忻忻歸德於巫如
其不幸則曰禱之或遲也祀之之禮或未至也鬼
神怒而奪之也嗚呼愚哉人之死生命於初其有
疾疢（音佐瘠也）由於氣之乖戾猶陰陽戾而兩間之災
咎見焉苟以人之有疾禍由鬼神則兩間之災咎
又孰禍夫天耶理固灼然人莫之信如應方者賴
以經訓之力頗明是理不為巫祝所惑故鄉俗有
秀才不信陰陽鬼神之誚惟先生祭之先生儒林

老成人所敬服遇有可語者賜一言曉之吾道幸甚風俗幸甚

論邪術

禮記曰執左道以亂政殺釋者曰左道者邪道也地道尊右故正道為右不正之道為左

漢永始三年成帝以無嗣頗好（去聲）鬼神方術之屬谷永奏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

晉安帝時妖人孫泰學道術於杜子恭自言能知養性之方士民多信奉之常侍王珣獨惡之流於廣州後王雅薦於武帝召為新安太守遂謀作亂朝廷誘而殺之民猶稱其不死乃蟬蛻也既而其姪孫恩復反戰敗溺水死民亦稱其為水仙恩之妹夫盧循復反皆以邪術得志為害於天下也

梁大同三年昭明太子（武帝長子也）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官俞三副求賣地三副密為奏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為吉武帝老年多疑忌即命買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勝之或可伸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之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啓帝曰雅為太子作厭禱武帝遣人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司馬溫公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唐中和二年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高駢（淮南節度使也）駢厚待之補以軍職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詐称有劍客刺駢使駢避於他所夜則擲銅器作聲猪血灑庭宇言為逐去也又使人獻

一銅匕首用之笑曰此北帝所佩劍得之則百里內五兵不敢犯又刻石為奇字云玉皇賜白雲先生高駢使駢日夕齋醮煉金燒丹費用鉅萬又作迎仙樓延和閣每對駢呵風叱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經過駢輒隨拜之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於是用之得以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政事大壞遂至滅亡用之亦不免也被吳王楊行密殺之

宋元豐中陳州有蔡仙姑者能化現丈六金身一時王公貴人無不誠信供施山積其門如市男女噂雜以得見為幸戶外常設淨水兩瓮至者必令洗濯凡眼而後得入有縣尉廖其姓者心獨疑之一日率其部曲數人約洗一目既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也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耳乃叱其下進擒之歸于有司鞫狀盡敗當時以廖尉為神明前所誠信者莫不內愧無地以寄顏也

元至正二年吉州巫者王萬里與姪尚賢賣卜於北方至興元遇劉煉師者授以採生之術及至大同豐州之黑河有周和卿者以妻張氏有疾請萬里占之因與相識一日萬里至其家適和卿醉臥其子出樵未還其女月西年方十六偶步於墻下萬里見之即以其所生時日作法厭勝月西遂昏迷體視不能語萬里負之而去至一柳林反接於樹先剔其髮纓以綵絲次穴其胸割取五臟及眼耳鼻舌爪指之屬粉而為丸納於匏中復束紙為人形以呪劾制之命為奴聽其使令稍怠則舉針刺之如此教之甚熟一日萬里與秦州士人王弼言論不和使月西往殺弼弼方閉戶讀尚書至金縢篇月西不忍害反以前情訴弼乞為伸冤由是弼潛訴於縣追捕萬里叔姪具得其情并符章印尺長針短針之類獄成萬里病死禁中時翰林承旨李好問以官中文案造記一通燕南梁載又為之序而太史宋景濂以萬里狡猾欺天不能逃於鬼殺王弼讀書守正鬼物亦知敬之而不肯加害是足以為為善惡者之勸也於是合為一傳其詳具

戴公之文集

辨惑續編附録卷下

十四

書辯惑續編後

近觀毘陵謝子蘭辯惑編辭
嚴意正剛果強毅可以配道
義動鬼神凋金石灼然無疑
貳者胷次蘊蓄爲何如起敬
慕不已今得吾鄉東齋碩君

寅仲辯惑續編誦讀之自事
生至拘忌凡七篇端上下附録
凡七大節通計九卷若篇名
出己意爲緒論師復引聖
經賢傳子籍
國朝儒臣章疏楷式及古今儒

先言行事實間又折衷擬
斷之附錄所載亦然何用心
仁且勤哉于中設為問答之
雄詞反覆浩瀚之確論精微
委曲之奧旨義理剖析之
緒餘公平正大之要領與
予蘭甫若合符節至其闢
異端攻邪說警澆俗破聾
疑敦古道果能並轡齊驅
而莫識為先後也惟中有
所主故發言立意皆本夫聖
賢規矩準繩內誠可尚也矣

余讀之既東齋欲綴數語于
後噫世有昌黎韓退之則太
學何蕃德美之名彰著世
有歐陽永叔則眉山蘊明允
文學之實昭宣東齋今之
何蕃明允也當代豈無名筆
若韓歐者為鋪張表白乎
是編也殆猶美玉良金菽粟
布帛見者自然珍重愛慕
抑何慮不傳遠邇後耶僕
荒昧無似占書卷末以俟
知者

成化五年己丑十有一月丙子
既望甲辰吉旦
誥封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湖廣
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
政致仕前
行在吏兵二科給事中湖廣
提刑按察司僉事長洲素菴
徐備識

辨惑續編七卷附錄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顧亮撰亮字寅仲長洲人正德中況鍾爲蘇州府知府嘗聘至幕中是書以世俗養生送死大抵爲吉凶拘忌師巫之說所惑因輯古今書傳分爲七門首曰原理言人之所以爲邪說所惑者由於此理之不明次曰事生言事親之要曰應變曰奠祭曰擇墓曰送葬曰拘忌則皆論喪葬之事也又爲附錄二卷論死生輪廻壽夭貧富貴賤吉凶禍福諸事及師巫邪術之害尤爲鄉俗之弊而作故註釋字義詞皆淺近取其易曉其稱辨惑續編者元謝應芳先有辨惑編此申明其說也

尤西川先生擬學小記六卷 續錄七卷附錄二卷

〔明〕尤時熙撰　李根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擬學小記六卷續錄一卷》提要

明史本傳

尤時熙字季美洛陽人生而警敏不羣弱冠舉嘉靖元年鄉試時王守仁傳習錄始出士大夫多力排之時熙一見歎曰道不在是乎向吾役志詞章末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授元氏教諭父喪除改官章邱一以致良知爲教兩邑士亦知新建學入爲國子博士徐階爲祭酒命六館士咸取法焉居常以不獲師事守仁爲恨聞郎中劉魁得守仁之傳遂師事之魁以直言錮詔獄則書所疑時時從獄中質問尋以戶部主事榷稅滸墅課足而止不私一錢念母老乞終養歸遂不出日以修己淑人爲事足未嘗涉公府齋中設守仁位晨興必焚香肅拜來學者亦令展謁晚年病學者憑虛見而忽躬行甚且越繩墨自恣故其論議切於日用不爲空虛隱怪之談卒於萬歷八年年七十有八學者稱西川先生其門人孟化鯉最著自有傳

擬學小記自序

擬學者擬欲如此爲學而未知其是否也卷內所記先因請敎晴川劉先生未及寄達而先生逝山頽梁壞今十餘年矣病中無事再繹舊聞遇會意輒筆之中間或與前人異同又或有所傳聞而忘其人道無人我主於共明此學而已其因事感觸謾及象緯五行亦欲明一本之意見萬物皆備於我不容他誘然猶臆說也外雜著數首亦附入總若干言師亡友隔無所就正邇來朋友未有肯切磋根究而予亦衰老矣追憶疇曩親師取友直下承當只今悠悠皓首用是怛然感懷不忍舊聞湮沒摹擬想像聊存於此姑以自驗自考竊比於古之箴銘義理無窮躬行不逮安敢便以爲是倘同志者覽而教焉固求益之資也嘉靖

己未季冬念又一日西川居士尤時熙書

擬學小記目錄

洛陽西川尤時熙著

擬學小記目錄終

尤西川先生擬學小記卷之一　　婿李[illegible]

門人孟化鯉[illegible]

經疑

釋經而曰疑存吾疑也義理精微昔賢淵義[illegible]得而疑之也矧蠡測之陋耶吾敢有成心乎存疑所以俟釋也凡二百七十七條

大學古本

大學言所學者大非小道也灑掃應對便是明德親民事成人小子執事有秩皆大學也

古人但言大學不言小學大學有篇小學無篇非闕之也蓋弟子之職須於事長見之若別有處所則所習何事從以藝爲學非養心成德之教宜乎其分言之也

記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此小學疑是辟學若塾國中之童子教於一處勢豈能行童子自有家塾

大學只是止至善至善性也良知也止之云者復之也

知猶水也止水自能鑑物應在其中矣

人情多在過動邊此過則彼不及格物只是節其過則無馳逐始合天則故能止良知本體止乃見知止則不馳逐故有定而能得

從明明德於天下逆推直到格物且曰在可見只是格物

從物格順下直到天下平可見天下平只是物格

氣稟不齊質之剛柔情之濃淡非可以一律齊也時勢不同地位不同分量不同情事不同非可以一律齊也義理無窮行一程見一程非可以預期前定也故陽明但言致良知

知一而已良知習知致之自辨良知之訓是爲學者立方其實只是一箇知

誠者成也本體完具曰成意誠則心正若別有正心之功何以謂之成

本亂則末亂本治則末治故知本爲知之至身天下國家之本良知又身之本知止則知本是爲止至善

心主乎身意者心之用也道無內外故誠意則身心皆舉之矣大學工夫只在此章此章又只毋自欺三字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借喻以形自謙必如是而後爲毋自欺也而後意誠不主好善惡惡說

小人之爲不善無所不至其心若已死矣忽見君子即其厭然其見全體不從外益揜惡著善好惡之本心也誠之不可泯所謂自也益可以見至善之非他而誠意之功不可以他圖矣是以君子之必慎乎此也

何謂獨只有此更無他莫非此豈有他故曰獨又曰自近取諸身則曰毋自欺遠取諸物則曰心誠求毋自欺故心誠求之心誠求之乃所以爲毋自欺也

淇澳之風烈文之須正是致知格物皆毋自欺之事

切磋琢磨蓋言學也語學之道惟修身語學之要惟恂[illegible]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是也所以毋自欺而慎其獨也威儀

暢於四支也親賢樂利發於事業也皆天則也盛德至善
止至善也
緡蠻黃鳥止於邱隅止意在緡蠻不在邱隅此與中庸鳶
飛戾天魚躍於淵同意皆指本體言
仁敬孝慈信只是一箇良知良知即至善
大畏民志有恥且格也格心何訟故曰知本交國人信故
有此民無訟則天下平
人之所以至於相爭而起訟者皆由知不止知不止則自
欺故訟無訟由於知止舉此例彼格心之道通乎上下也
親民本於格心格心本於明德明德要於知止此知本所
以爲知之至也

身有之身非誤此但言身心相關之故身字爲讀有所者
心也不得其正者身也下文心不在數語原其心不存所
以身不修
大學一篇終於理財治天下只此一事
生財大道一條重食寡用舒二句意今天下財用不足非
因生不衆爲不疾乃由食不寡用不舒也
能理天下財斯能幹天下事但古人理財以勤儉爲主後
世以聚斂爲急古人利民後世利已
能經營生理者卽能理財只是所見者私小
以財發身理財以成其仁也以身發財逐利以毀其仁也
彼爲善之者不止能其事亦又善其說使人易惑也

自篇首至此謂知之至也總[illegible]學之大端自所謂誠其意
至此謂知本細說學之工夫而要其歸極各以知本結之
所謂修身爲本本治末治止於至善也不釋明明德通篇
皆明明德也不釋親民通篇皆親民也不釋止至善德明
民親乃所以止至善也專揭誠意者止至善之功全在此
也致知格物所以誠其意也致知格物之功則毋自欺是
也恂慄者毋欺之實也釋正心修身明其無內外也釋修
身齊家明其無人已也釋齊家治國明其無親疎也釋治
國平天下明其無遠近也自所謂誠其意以下每到落處
必屢引言以詠歎發明之自正心修身至治國平天下皆
並舉而於誠意獨單言則其要旨所在與其無缺文錯簡

皆可見矣

中庸

天命者本然之眞是之謂性無所使之無所受之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不求端於心而求端於天是義
外也
道不可離仁者人也安能離之
前輩謂不睹不聞爲道體其論本精但以上下文勢觀之
疑未然若如此說不睹不聞只好作對語如無聲無臭可
也若指爲道體則不睹不聞爲道而睹聞非道矣下文何
以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耶竊詳此兩句蒙上道字來明
所睹所聞者道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欲其常

閒只是常存此心之意下文愼獨獨字卽道字愼字卽常
睹常聞上是直述其功下是轉發其意道無隱見無顯微
天地間只有此故曰獨莫非此故曰獨是以君子常睹常
聞而愼其獨所謂正目而視之惟此傾耳而聽之惟此
然所謂獨者只是喜怒哀樂未發則爲中發而中節則爲
和此本體也人患不能致之耳果能常睹常聞於是發皆
中節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道修而性
復矣如此看似於文勢爲順而於先輩意指亦似不遠
凡物對立則相形爲有二也道一而已見卽隱無有見乎
隱顯卽微無有顯乎微見顯隱微物相有然道一而已故
謂之獨

中庸之中是裏許之意中心也庸用也常也吾心日用之
理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既云未發豈惟無偏倚雖不偏
不倚亦無可見指其近似但可言其在中而已故中和之
中亦只是裏許之義
凡書語文字但涉連綿者多重下一字如忠信忠恕中庸
中和之類是也蓋道理只是一箇未發無形不可名狀多
於下字影出之如人以魄載魂可指可名者魄也所以多
重下一字忠心也卻說言忠信不言心忠恕違道不遠不
釋忠卻釋恕曰施諸已而不願亦無施於人終身可行不
言忠信以成之不言忠臣事君以忠曰事行之以忠曰行

皆就發用處說忠無可指可指者信與恕事與行也中庸
中和亦復如是中庸總是平常平常之外無中中和總是
中節中節之外無中
發而中節卽是未發之中爲原不曾有所發也言成文曰
成次弟其實無次第中和二字原在一連故並舉之猶今
人以德性平易者爲中和豈有兩義耶
先云道後云獨後云喜怒哀樂愈見道之切於人先云睹
聞後云愼後云致愈見功無待於外
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只是一念結果大小物我非兩事
也
位天地育萬物不是聖人有功於天地萬物只是自復其

本體
此章論學與大學誠意章相類喜怒哀樂只是好惡喜怒
哀樂本體元是中和的好惡本體元是自謙的故皆言愼
獨
中庸便是至德此外更無至德良心不息良非不能但不
能久耳日至月至亦不能久聖人只是能久故曰至誠無
息只是中庸此外更無道
過與不及不知其味而漫億之故不明不行知味者良心
存也言正言中均屬意見
中庸不可能也也字活言中庸之可能也
大舜顏淵子路不必分知仁勇後面知仁勇是資稟舜顏

與君子之强是成德事豈可例論成德則渾然一理豈有知仁勇之分況舜顏之深造乎

費隱具兩景似欠精一後八章俱釋費隱似穿鑿若如此說中庸一書孰不可言費隱者何獨此八章天道人道分釋各章亦太分析天道人道一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四句是言君子體道之功

道不遠人章最盡

以人治人天則人人自有非由外也改而止者聖人不自以爲無過賢人有賢人之過衆人有衆人之過無不自知者各改其過不須外求改盡卽本體完復是爲至道聖人之道初不違於人情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每每言之聖人之敎皆不外此

觀聖人所以自期待惟曰慥慥君子此外容有至道耶

君子素其位而行素者淡素之謂人於一切世味往往溺情於其中不能素淡歆豔愁苦相尋不獸怨天尤人由之而起不知正已而惟願乎外皆因不知命故也知命則於見在之位盡已之分爲所當爲成敗利鈍一安於命行險徼倖之謀自無所施故無入而不自得此平平簡易之道君子之所居身以俟命也惟世味素淡者能之

妻子和兄弟翕父母順皆卑近易行之事而高遠在其中矣

郊曰大孝武曰達孝人所共由曰達盡其分曰大只是達孝

莫非天也冬至祀天祀生物之天也夏至祭地祀成物之天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莫非天也不言后土非省文

修道以仁通章命脉全在此

不可以不知人知有主宰意知人育萬物也知天位天地也皆修身之事

知仁勇是稟賦人之稟賦不一有此三者義實相兼各舉其質之盛耳

達道達德九經只是一箇只是此心心一而已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參天地贊化育是以此參彼以此贊彼猶爲二不如後章知天地之化育較精知主也橫柄在我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一節是釋上君子誠之之兼人已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只一句已盡下四句本是補偏救弊爲學者立方然終覺支贅若例觀連上句亦有病

愚自用賤自專後進之流弊也生今反古者嫉後進之失而矯枉過正者也皆不足與於時錯之宜也先進之禮樂時錯之宜也故曰今用之吾從周從先進也從其宜非從其勢也

只經綸大經便是立大本知化育至誠只是肫肫其仁自深不可測大不可量故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到平常之地正合天德無世味之濃豔故淡直心直事故
簡動無圭角故溫原無歆厭之心故不厭實理著見故文
和厚藹然物情曲盡故理到平常之地則無我無我則與
物無閒合遠近內外而一之猶之一身痛痒自覺故知遠
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之謂達天德故曰可以入德
矣德天德也天德者天命之性也

人所不見者到平常之地自慊而已意氣泯然人安得而
見之

到平常之地自無息無僞不待言動而後敬信也

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平常之道實心實政入人深矣有耻
且格何俟賞怒

篤恭者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深功也到平常之地則如
饑之於食渴之於飲孩提之慕親父母之愛子篤之至也
無說可說故曰不顯又曰無聲無臭

論語

爲仁猶言爲學言孝弟者爲學之本所當先務孔門以仁
爲教故爲仁即爲學不訓行仁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先儒云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小人閒居
爲不善無所不至不獨巧言令色也見君子而后厭然仁
果絕無乎凡言動不由於誠皆巧言令色之類幾微之際
君子所當深辨也先儒絕無之云亦足以警惕學者

孝弟謹信弟子日用之常若夫行之而有餘力則以其博
學於順逆常變之文經歷磨鍊久而純熟不費力也蓋即
從心不踰矩之地而但曰有餘力義理無窮不敢要其終
也

賢哉回也貧而樂禹無閒然富貴而好禮者也

爲政以德主意在德則凡所施爲無往非德矣若衆星之
拱極也

思無邪一語不獨可以蔽詩眞足以蔽古今聖賢之言

道德齊禮非廢政刑乃政刑從德禮而出若曰相爲終始
不可偏廢卻是有無政刑之德禮淪於空虛非德禮之政
刑同於亂世也

自志學至從心學問則一但工夫有生熟淺深耳

知命者安分盡心無往非奉天也

無我故耳順無逆耳也但來皆有分付不犯揀擇

矩天則也人多欲故踰矩聖人無欲故不踰矩不言無欲
而言所欲聖人所欲即天則也其義精矣

不言即矩而言不踰矩自道也亦見乾乾不息之意

退省其私夫子言之顏子自反觀也發者精神勃然興起
也

發者顏子發之者夫子之言也夫子自謂故曰亦又以見
顏子自發有不專倚於言者

諸子是摹倣孔子顏子是學自家

視吾以觀吾由察吾安人欲無所匿矣以此待人便是逆

許億不信
知吾故物也溫復之則知不昧而愈明師在此矣自得師也非爲人師也

子貢聰明有餘雖從夫子而自有所見夫子知其難以辭說解也故謂之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欲其自試而自知其阻也使子貢得夫子之意則言即行矣何先行後從之云乎然先行後從之云正今日之藥石也

思學一也思不學則殆學不思則罔安可二之古人合一之功只是一端故幾於道罔與殆由分思學爲兩端而異其功故害道如此也

子路亦在聞見上用功以知爲學故夫子警之曰不知爲

不知是知

誰知不知者豈非知乎

致知則知日明不致則知日昏

子夏論詩夫子以爲起予此見聖人空空無知處

郁郁文哉先進於禮樂非野人也吾從周從先進也

孔子論仁皆以心言獨於管仲以事功言此與孟子論齊王好樂同一機括蓋管仲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於王者之舉動亦相似充管仲之功必至文武之政而後是推文武之政必至文武之心而後真文武之心仁心也所過者化也非太虛視浮雲不足以進於此管仲之志乃在功名富貴之間自滿自足是以功烈如彼其卑非其途轍之不合乃其器量之易盈耳

孔子譏管仲官事不攝俗言官多民苦此最害治之大者

志仁無惡者心無二用志仁便無惡欲仁即仁也

欲仁即仁何力不足之有人自不欲故夫子以爲未見然天下之大學者甚眾豈可謂必無斯人但眼前未見斯人耳此聖人警發門弟子之切意

欲仁即非昏弱先儒之言是以才力論聖人教人在心地不在才力

士志於道者也彼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於此也此疑有爲而發

懷土雖人情亦是私懷惠惟順意是快皆放利而行也君

子懷德而已刑剗懲創事每拂意此亦足以堅志熟仁固懷德之資也此夫子周流四方欲門人從行者隨寓而安也近齋云刑儀刑也懷刑念師資也

人常言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放於利而行故多怨也君子惟自責自修耳

衆人以口給精神專在衆人故憎人之意多愛人之意少而不能自覺其仁也

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謂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萬即一之萬也

夫子之文章與子所雅言皆性與天道也故子罕言命與仁雅言詩書執禮而已

子路之學在事故慍恐有聞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不惰
子路在萬上見顏子在一上見
仁者天下之達道若便於君不便於民便於已國不便於
鄰國便於國君不便於天子皆非達道必有私意主之此
春秋天下之通弊也故皆不得爲仁
充子文之忠止於强楚充文子之淸止於潔身至於召忽
則助糾爲逆背公死黨又匹夫匹婦之爲諒也根究其至
公誰行非達道皆出管仲之下
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非也
子路取召忽故疑正名爲迂而死衛輒之難
盜賊之死其黨男女之殉所私君子不以爲道者爲其徇

於情欲也
狂簡之簡非畧於事世味淡泊於事自簡若畧於事是廢
事也孔子何以取之既畧於事何謂斐然成章
狂者進取必有其實大言無實是妄也豈孔子之所謂狂
不知所以裁之慮其由質順習流於偏弊而不自知也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本是愛人之心其人能改初心遂矣
何怨之有
夷齊似隘成物之心迫切不覺其然也嚴師之捶楚慈母
之呵斥好學者自樂親之
子路言志雖公然全是意氣似有德色故顏子承之曰不
伐善不施勞然猶若自以爲德者特不伐不施耳至於孔
子則一體之心自不容已不識不知愈平實愈廣大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性所同也不如某之好學者
人生有欲動失忠信不知學以復之不能如聖人也
聽政必南面不必爲君也周衰天下厭苦繁文久矣伯子
之簡宜夫子所深取若曰僅可聖人自明言不必如此爲
含蓄也仲弓居敬之語對下居簡言之敬簡一道不因居
簡不言居敬也仲弓此言蓋爲辨析學問路頭差別處而
云故夫子然之亦不爲伯子說觀其言曰雍之言然語意
自可見
夫子不繼公西華之富而教原憲以周鄰里鄉黨不惟見
用財之方亦足以見取分少處

犂牛之喻教仲弓立賢無方也非論仲弓也
行不由徑不事知巧也
文質彬彬不類孔子語郤與子貢文猶質也之言甚相似
天下大抵多中人中人可以上下者幾也中人以上有志
者也中人以下無志者也上上達也惟有志則可賢可聖
故可以言上達如其無志則自暴自棄而已未可語上也
此危微之幾學者所當自省也
人品有上下道理初無上下人品之上下亦存乎志而已
矣所謂幾也
先難之難是已私難肯處凡事求可功求成皆屬獲心君
子豈不欲有成功哉但先有此心即是意必即是私已故

發之
學之難者君子只盡此心巧拙利鈍隨吾才力造次於是
顛沛於是成敗非所計也
靈公庶幾知政南子庶幾知學且能知夫子南子正而靈
公可正風化之原機括非小衛國之庶可以有爲此或夫
子見南子之深意也辭謝不得已之云似爲夫子回護亦
是子路之見
何事於仁事從事也事仁猶言求仁言如何如此求仁也
堯舜病諸痛癢切身也孔子學不厭教不倦亦是此意
好生之心人物所同聖人博施濟衆遂此而已五十非帛
不煖七十非肉不飽殺生養生濟於此不濟於彼非聖人

之得已也而曰欲少者亦衣帛食肉是何心哉將使天下
子弟爲膏粱乎
述而不作從先進也周末文弊厭古道之渻直而謂先進
爲野人愚自用賤自專欲其信而好也難矣故俗遺老幸
有老彭欲竊自附感世之意深矣
孔子自言吾學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而已他
非所有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
酒困日用只如此而已他非所有也何有之云卽空空無
知之意本體無物因事有事所過者化也非謙辭
聖人赤心惻怛不爲謙辭其不敢當處自是實事
君子之學以修德也講學所以修德也徙義所以講學也

改不善所以徙義也修德是主意改不善是工夫
志據依游皆志也道德仁藝皆道也道無二道心無兩心
生熟難易之間而已矣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道良知也念念不離良知
是謂隨時變易以從道夫子以是爲未能故願學焉無大
過者人情多在過動邊動由良知何過之有
凡聖人言學不指事說者只是復性孔子大段性無所失
其稍出入者畧怠惰耳才一發憤性卽瑩湛忘食卽不求
飽之意至專一也性復則心無係累故樂以忘憂齊生死
矣安知老之將至
子以四教非一貫矣蓋括博文約禮主忠信之言而失其

意者也
無虛約本體也爲有爲盈爲泰義襲於外依憑意氣以爲
德行氣衰意歇終於無有難乎有恆擇術不精意見蔽之
也
有恆者志於道者也善人有諸已者也君子者美大之地
聖人者聖神之歸
世之君子篤志力行期以終身不變者亦不自謂有恆哉
然不免無而爲有之病
有恆者志於道者也是一據人無恆者志不終者也是一
據人無而爲有者志非其道者也是一據人雖孔門諸賢
亦多着後兩病故夫子以此警示之

與其進也一條無錯傷唯何甚責門人追其既往之已甚
也
欲仁卽仁至矣盡矣非自外至也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得無所得所以爲孔子
爲之不厭誨人不倦純亦不已也真機活潑不計塗程不
知老之將至
詩言至於大王實始翦商蓋後人頌德歸功之辭言人心
歸周始此其代商之基亦始此非謂大王有此志也
大王避狄去國後雖漸盛未至足以翦商其言曰君子不
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有翦商之志者
不爲此言

泰伯之讓亦以季歷之賢卽爲文王亦只以其賢聖足以
治國安民耳非望其有天下也此皆公天下之心故曰以
天下讓猶言天下之達道也若謂文王足以興王使帝乙
立微子文王不生武王周公周能有天下乎此未然事安
可逆料
先儒謂泰伯當商周之際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文王百年
乃沒又當商季德猶未洽於天下況泰伯乎
大王之時天下者商之天下泰伯乃以人之天下爲己讓
亦妄矣
泰伯仲雍採藥不返其以父之鍾情從其重者乎不然親
病不侍而逃竄以成讓此何義理

春秋傳駁雜其載泰伯事亦自相抵捂尤不可信泰伯不
從傳亦無考
詩言興禮言立樂言成各言其功用如此無初中終之異
詩書禮樂學者終身由之非可用一捨一也樂言成者功
用爲尤大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行所無事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言人心也若土地疆宇紂所統御叛歸
文王紂獨不知安得置而不問且文王豈安受之何云以
服事殷也蓋文王之德人所敬慕紂亦知之故用爲三公
雖紂左右亦必傾心焉獨崇侯虎與飛廉及五十國之君
忌之耳紂雖不能行其道然見其小心和敬故旣囚而旋

釋之且以爲西伯不獨閎夭之獻賄也其伐崇伐密戡黎
亦是盡西伯之職以服事殷之事使紂能改過文王必見
用雖武王周公亦必爲殷良臣共安天下寧有征伐之事
乎惟紂不改而益甚文王又沒武王太公老矣度無有能
安天下者故遂因人心及時爲之卽復商舊政以安天下
是皆無一毫利已之意故文王事殷武王伐殷分量不同
其道一而已矣
利功效也仁命道體也聖人之教先難後獲言爲仁言知
命就日用見在實處指示路頭使學者自得之耳料想計
功皆妄心也故罕言
天生德性也非死生禍福所能損益也言桓魋雖能害已

之身而不能害已之性也文王既沒者也後學後死者也
鑑往開來斯文之寄見在夫子天之命脈元氣無絕喪之
理是匡人又必不能害已之身也所以教二三子使信道
也

天生德人人皆具但自不覺耳匹夫不可奪志是也

雖未能道不可離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約禮之
至復備盡而本體見也欲從末由不由襲取也

語之不惰亦足以發也

後生真識未鑿習染未入蒙以養正聖功也卽師卽友故
可敬畏來者如今不失其赤子之心矣壯而有失尚在交
戰之間力猶可挽若四十五十習染已深雖或聞道猶慮

重不可反又無所聞則終焉而已當以為戒何足敬畏哉

鄉黨首節尤見孔子忠信篤實光輝

飲食一節皆慎疾之意

用器各有所宜不得其宜亦必傷人非惡其不備也割不
正者飲食之淫巧奢靡也咨口腹之欲而至於害性故不
食之於此見聖人飲食之儉素矣

厭平聲不是足意聖人飲食非惡精細心不求足耳

不撤薑食徒有誤一物而每食必具聖人飲食宜不加此
且常食而曰不撤文義亦不可曉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聖人之情安於質儉饌盛則奢有
傷於中色變而起立示不安也以饌盛為禮禮果在物乎

色斯舉矣一章疑錯簡似當在前篇唐棣章下與緜蠻黃
鳥鳶飛魚躍大指畧同共向也嗅疑作臭依劉註三臭而
作色斯舉矣

回也非助我者也下也字活謂回之助我也啟予之助其
助小無所不說其助大

喪予之嘆悼其失助不獨悼其無傳

有慟乎慟而無慟順應也

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父兄所為豈能皆善
自非孝誠惻怛維持調護相隱相勸安得人無間然閔子
之孝藹然見矣

子張之辟非習於容止蓋是偏於意氣仗義敢為憂人之

憂急人患難如後世杜季良之徒是其流派然激於意氣
非至誠惻怛之本然故難與為仁

觀子張之言亦是篤躬行重根本但意氣堂堂過高不情
耳若謂習於容止少誠實是巧言令色之流也何以為聖
人之徒孔子曰師也過過猶辟也巧言令色鮮矣仁豈直
謂之過哉

貨殖化而不積殖則積而不化億則又多伎倆屢中而自
億展轉猜量放心無窮矣非天命之本然也

貨殖二字是借用子貢多學而識猶之殖貨云爾非謂貨
財生殖也

四民異業而同道貿遷有無為不受命乎何以云嘗用功

於自守

善人不至於聖人也是蔽於意見自是自足

論篤是與與自與也以爲是而自許也論篤者諂諂於講說致告之閑雖亦君子之事然逐在言語上誠意不固是亦色莊耳非君子之學也若曰觀人亦是逆億之心

克己復禮爲仁克能也己自也能自復禮求仁之方也爲仁由己天則在我非在外也禮者體也良知之見於四體與其事爲也不言以禮而云非禮勿非禮勿即禮矣此聖言所以爲無迹也請事斯語顏淵既仁矣

出門如賓使民如祭理無大小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强恕而行求仁莫近也邦家無怨正己而不求於人也請事

斯語仲弓亦仁矣乎

不如老農不如老圃是真實不誑語聖人之學聖人之敎聖人之政此皆可見

夫子嘗曰魯一變至於道又曰魯衛之政兄弟也一變至道其亦有望於衛歟

孔子稱公子荆善居室如賈三倍君子是譏詩人譏渴可以觀君子治生之道

遇宗族則稱孝遇鄉黨則稱弟稱舉也舉行之也弗稱譽也

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章不類孔子語

古之學者爲己主於盡心今之學者爲人主於辦事主於心事在其中矣主於事或遺心向背人己之間學術所由

差別也

使乎使乎嘆其知學也

莫我知之嘆夫子思顏子而對子貢語也子貢之達當世仰之至謂賢於仲尼子貢雖尊夫子而自信亦深自謂得夫子之意夫子有難於言者故自嘆曰莫我知也夫也天二字其聲深長其感深重矣雖非怨尤亦太虛浮雲也及聞子貢何莫知子之言又觸其機即自洗曰不怨天不尤人浮雲過化矣下學上達天在是知在是未爲無知己也非多學而識所及也其敎子貢也至矣近齋先生曰欄世受迷眞欲捐擲一唱猶心即洗斷成無礙通衢其此章之謂乎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者非自以爲德而置天人於度外也莫非己也感吾感也應吾應也施吾施報吾報也孰爲天孰爲人也一體故也將孰怨將孰尤自省自修而已一體故也

君子固窮君子亦人耳未能易命安之而已

無爲而治行所無事也恭己即兢兢業業不敢作聰明恭之至也

人能宏道矣非道宏人乎見人與道一然語意終覺支離不類孔子語或是答問之辭

知及之一章與大學之旨不類

當仁不讓於師此爲守師說而不求自得者發也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讓國不有貧若終身也非飢餓
而死也
六言起於意見蔽於意見好學則虛心反已求所未至自
能破蔽而達天德德一而已惟六言故六蔽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禽獸則然禽獸無所用心飲食牝牡
而已博弈雖曲藝猶能繫心一處不爲浮游狂悖之想也
若無所用心飽食昏冥則禽獸耳難矣哉者懼其沈淪而
不能返也然曰猶賢未足爲賢也
三仁之事不同而至誠惻怛則同各有關係皆天下之達
道也
孔子之嘆沮溺曾子之告陽膚孟子之曉尹士意脈如一

人惻怛之情藹然言外
君臣者事使之通稱仕必使民有君道焉民吾所使有臣
道焉義者宜也心安曰宜君子不忍斯民之陷溺而思濟
斯民非仕則不能有爲苟時不我以才不副志則亦無可
奈何矣若其具在我時猶可爲乃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
是忘世也於心不安不安不宜故曰無義若以時雖不用
君不可忘吾姑仕以爲義是市私也安得爲義果如是說
孔子魯人也舍魯君而外求君君臣之義何在哉
孔子周流四方教學並行也
農圃醫卜非小道凡不由盡分而出藝自多者皆小道也
允執其中之中是褒許之義蓋言心也即書所謂茲所謂
時也不偏倚無過不及是贊中之德疑非堯之正訓也
堯始命稷養民五穀熟而民人育然飽食煖衣逸居而不
知心則從其小體而無節其流必至於禽獸將相爭以至
於亂人之有道道者中也中者心也堯始指名之人倫中
之實也親義序別信皆中也皆心也故曰使自得之自得
者得其心也得其中也又從而振德之者得其心則爲得
其之者鼓之舞之使不倦也此之謂執其中也執中之云
猶言存心也蓋堯之命契以敎比屋之民者猶之與舜禹
諸臣都俞吁咈於廟堂者也無二道也所謂堯舜之民皆
以堯舜之心爲心堯舜之心即中也否舜之語再丁寧之
耳後世學者傳習之久遂以存心爲常語而以執中爲秘

傳乃曰此是心法非衆所與聞至是始傳授之不知堯舜
平日所講求者果何事耶豈心外有法抑心有二法耶
堯言渾淪但云執中然既有名言學者即生意見故舜又
有精一之訓

孟子

孟子許齊王好樂好貨好色是漸次接引其機括全在與
民同樂上使齊王躬行之必從自已節省然後可以及國
中遍天下傳久遠節省之至須到淸心寡欲自然心平氣
和淸心寡欲先王政之本也心平氣和先王樂之本也於
此有味則世味之醲豔俗樂之淫靡自將厭棄之矣所謂
通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者如此當齊王好樂未甚而

好貨好色孟子之言未之嘗試也

不得於言之言與六言六蔽之言同蓋事之名目也古多通用故言辭爲言文字爲言謂事亦曰言謂德亦曰言又言行同謂之言知言之言是也皆以語勢義理通之

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以爲可者蓋心主乎身不得於心而求諸心心得而氣得矣故曰可然心爲意見所蔽氣因不得其平而心亦非其本體故又發明養氣之旨以救之然養氣在集義集義在知言

集義之集從隹從木說文鳥止木上曰集心之所宜曰義集義云者謂集在義上猶言即乎人心之安也君子之學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即乎此心之安而已是謂集義集不

訓積義不在事

義不在事而云必有事者天下無心外之事也

孟子配義與道與合而言之道也此二言似支離不類孟曰語

知言知吾言也有洞照廓清之意

知皆擴而充之矣知字重人患不知耳知則火然泉達自不容已苟能充之疊上句不能充者由不能知也

擴充是去障礙以復本體不是外而增益來

禹與子路見在奇特處舜有大焉見在乎常處

善與人同耳無奇特也

與人爲善者已有善不嫌自任即以同之人人有善皆有之即以用之已無人無我通天下爲一身故曰莫大

子路尊信孔子至矣然於正名則謂迂於見南子則不悅若舜則眼前皆至理庸衆中皆至論子路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舜則於百姓日用處有見精一之至故能察邇言與人爲善而謂之大

以舜觀禹禹似意見猶未融故舜命禹之辭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惟危非意見乎故惟精惟一乃能允執厥中若堯命舜但丁寧之曰允執厥中而已知其無意見也

廣居正位大道只因居立行生意仁義禮居立行皆備難以分配也

孟子答大丈夫一條雖爲景春而發本以救世然言語終

覺峻絕道理本平易不當說太奇特也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不能化亂賊於未萌以滅其迹而徒誅亂賊於既死以懲其後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聖人之心亦戚矣然懼而未格又因懼生弊展轉欺詐至於戰國則藩籬既決雖有春秋之筆亦不能使之懼矣此亦春秋之所啟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孰知之夫子自知之孰罪之夫子自罪之也此聖人之所大戚也

好爲人師是上人之心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

聖人不作學者遂無師乎人孰無知大知覺小知小知覺

無年切以共明斯道可矣似不當以爲師自嫌也
人苟實心求益則凡耳聞目見無往非師不必摳衣侍坐
而後爲從師也
樂正子勇於受責眞是好善雖有志之士於此猶難此與
子路聞過則喜相同皆百世之師也
仁義智禮樂異名同出其實只是孝弟孝弟者人生不容
自已之眞心也心一而已手舞足蹈樂之所由生也舞蹈
容也有容斯有聲
孟子論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春秋紀事不止二君亦
不始於二君而孟子云然者蓋前此諸侯雖擅征伐天下
正論猶在不以爲是至齊桓一匡天下晉文繼之天下翕

然歸功焉正論始大廢人心始大壞春秋爲正人心而作
故獨取義於桓文
故非利而天下之言性則利也以故言性而本於利則是
故也利而已矣其爲說多鑿推物理原人情滔滔浩浩不
可難詰莫不取澄於其故而不知故之爲利也千歲日至
求其故而可致最其取證之大者然今天地之運亦動於
利者也其大者如日月之薄蝕亦可逆推得之豈天地之
性本然乎知本然之故可以知性善矣
本然之故順動也以利爲本過動也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孟子此言其流亦誤後世孔子
曰禹無間然乃爲無弊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觀書識此意順逆皆方便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如集義之集孔子之道合下落在大
成上非合衆小成而爲之也入門便不同耳
孟子求放心之云是輕輕提省令人覺其心之放而存之
耳先儒乃謂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似失孟子
之意故白沙云疑孟失求心可謂有功於孟子矣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往因已成不可變但當不貳而已故
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孔子畏於匡厄於陳蔡豈不知之
但安受之亦是此意立命是立方今之命
夭壽不貳所以立命知性知天命斯立矣
修身見於世非求顯也但與苟貴沮溺之意不同耳

自覦欿然者家愈大責任愈重愧難盡職故然此必知學
而後能故曰過人若只富貴不驕未足爲過人也
親親即仁敬長即義無他達之天下言此即天下之達道
更無他道也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其所以異於深山
之野人者幾希意見不立純之至也故能聞善言見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無爲其所不爲一條學問之道無他一條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二句皆不用註疏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纔甘即逐非本體故曰不得其正
子路慍見飢渴之害爲心害也顏子不改其樂不以飢渴

之害爲心害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若如後儒之說則義戰多矣以弔伐爲名者其弊至於弑父與君以節義爲教者其弊至於背公死黨皆由學術不明之故

孟子曰民爲貴一章足以止上之亂有伊尹之志則可一章足以止下之亂格君心教太子則先事之圖也

美大聖神只有諸已到純熟處

寡欲是進步尚有途程在後人乃以件數差少爲寡欲不知此心尚全體在多欲上耳

鄉愿只是好名卒成敗世亂眞之罪

人必實心爲學然後有可商量狂狷雖非中行卻是實心

爲學者故聖人思之鄉愿只是周旋世情不是實心爲學故聖人惡其亂德

鄉愿似聖人而實非故孔子憾之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易

樂則行之心安則爲之憂則違之心不安則不爲全易之旨也

訥谿講訟卦不永所事云是自悔自息之意不指他人說

懲忿窒慾最要

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只聚自已精神便是聚祖考之精神便是聚天地萬物之精神

春秋

春秋只爲當時不爲後世故不立傳其言其事偶有所傳聖人所不能禁也或眞或僞聖人所不必辨也言或有可訓事或有可法另書可也不必附於聖經

春秋不立傳者凡春秋所書之事皆當時人所共知此即是傳但傳說不同隱微之地爲姦雄所欺耳夫子春秋是直筆姦雄之眞蹟實情而破其幽說使天下曉然知是非所在而不可欺而姦雄之計有所不能行故亂臣賊子聞之而懼懼其爲人所覺而共誅之也三傳多姦雄之飾辭傳之以欺天下者而三子信而傳之固不足據然雖聖人所筆已不如當時對景之切用況三傳乎腐爛朝報其言雖爲過激然謂六經須此爲斷案亦未爲定論也

懼有二或格心或格面格心者少故卒流於戰國

唐虞三代不知斷過多少事或善或惡可懲可勸若必事事爲之立傳何止汗牛充棟聖人之意正不在此若曰堯舜事業如浮雲過太虛春秋之作何以異是蓋春秋本天子之事賞罰苟明勸懲既效隨過隨化春秋可以無作惟天子之賞罰不行故夫子筆削春秋以明是非之所在是非既明亦隨過隨化聖人之心固太虛也

春秋亦有闕文如不書即位王不稱天書月不書事之類先儒亦各有說終覺迂曲疑只是闕文

春秋於一君必書其即位書薨書葬於卿必書某卒見是時當國政所自出則褒貶主之君書即位書薨與葬而卿

但書卒者君臣之分有詳畧也然君薨或書正寢或不書見不于正寢者之非薨於他國則又非矣如魯桓薨於齊之類是也列國君薨卿卒來告則書亦是見一時國政所自出然來告則書不告不書也蓋詳內而畧外也外遠固不得而詳也諸侯數相朝聘而天王絕朝貢焉不得已亦僅或一朝於王所而已然亦因他事而及之非特朝也故凡書朝聘皆譏也諸侯相見有禮有法盟非法所有也雖盟以尊王亦非況相征伐乎故凡書盟會亦譏也此春秋書法之大例也

春秋繫王於天王叛天故諸侯叛王諸侯叛王故大夫叛諸侯大夫叛諸侯故陪臣叛大夫陪臣叛大夫故羣小叛

之以至於大亂皆王不王之故也春秋之義不止責其臣並以責其君

今所傳春秋諸子豈無格言偉論豈無苦志奇節然皆黨國君以叛天子大義既失雖有他善不足錄也

歐陽永叔春秋論最得聖人之意

春秋是孔門師弟子講授之書非爲修國史作也古時國史不諱皆傳布當世人人得討論之與後世異故孔子師弟得相講授孔子因筆削以告門弟子孔門言動天下所觀聽故其傳獨遠而亂賊之黨聞之而懼若如後世國史孔子非史官亦安得而筆削之

春秋爲講學而作不爲以褒貶助賞罰

禮記

禮記曰毋不敬又曰禮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又曰協於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此數言已盡禮之大意古之帝王不相襲禮不相沿樂是故聖人明其義不陳其數

世所謂難知而未定者歷法與樂律耳今四時朔望歷數不差閭巷歌謠亦有節奏獨欽若敬授之實直溫寬栗之德爲愚夫愚婦所共知者未之講求耳是難知者反有傳而易知者反不傳也

近世稱雅樂元聲未定求之秬黍終莫能協今俗樂如黄鍾正宮南呂中呂俱傳曲調能歌者但以耳聽之以意消

息之耳未聞求之秬黍也至於雅樂何獨不然蓋有世俗之好尚斯能審世俗之聲律皆精神之爲也雅樂特聲之中和者耳苟有中和之德則自有中和之聲自能曉中和之律必如是而後雅樂之元聲可定也后夔典樂豈待秬黍哉

擬學小記卷之一終

擬學小記卷之二

西川尤時熙著

門婿李　根編次

門人孟化鯉校錄

餘言

有餘不敢盡吾敢盡吾言乎收餘言以識愼也凡一百四十七條

慈湖不取大學陽明發明致知皆對病之藥也

中庸論道理多分兩截具兩景不如孟子之直截

中庸淡簡溫三句與子貢溫良恭儉讓子夏君子有三變之語相似皆就相上見聖人只是直心

大學之言平實中庸之言似張大中庸內引孔子之言皆平實論語之言平實孟子之言切實

論語是門人雜記夫子之言節其要語而爲書故有若無上事而發者皆門人節其上下語耳

象山謂有子之言支離爲其取矣耶

子夏子游之言皆主務本皆有支離之病由其務本所以爲聖人之徒由其支離所以不得聖人之意

顏之學由約禮孟之學由立大顏似損孟似益損所當損益所當益顏更無迹

顏之視孔如舜之視堯孟之視孔顏猶湯武之視堯舜

顏子未仕而問爲邦只是講學雖周公之制亦容有未盡者蓋因時制治多有俯就世俗寓轉移之機非所以望於賢者也況周末文勝又失公初意事固有難從者於吾學有肯心有所疑故爲此問君子不遽然以違時不怙然以趨時自檢制而已矣

孟子書文勢開闔意旨已自明白但於轉換處畧提掇卽了然似不必多註反失其意

孔孟教人每說向近易處後人多往難處解所以不得聖人之意

曾子以忠恕明一貫忠恕卽一也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下卻云施諸已而不願亦無施於人此恕也亦忠也孟子言仁義仁必愛親非後君也義必急君非後親也仁義一道猶今人謂人有情者爲有仁義也此亦當時常言故並舉之非有二義他日或言集義則不言仁言仁民愛物則不言義言四端則並舉仁義禮智皆是隨時隨事立言或單言或兼言只是一理一事只是此心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攙搭補輳求其周全則失立言之意而於道反支離矣

有物有則必具全體雖螻蟻之微萬物皆備雖一字一畫亦具衆理不相假借不俟補輳古人之言因景命辭或兼言或單言皆是文從字順隨人明白易曉處指點時異俗殊言語亦變換不常但當以理融會以意逆志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不可通矣

古文調緩韻寬今文調促韻切故助語閒有不同如也字

焉字爾字今文決辭古文或作疑辭或辭疑意決也字如中庸不可能也何也可知也其從之也非助我者也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之類焉字如吾不備焉吾無憾焉之類爾字如胡不慥慥爾用與乎字同有不用助語如民可使由之二句人能宏道二句上句下助語當是矣字下句下助語當是乎字毀傷其薪木下助語當是爾字楊墨之道不息二句上句下助語當是者字下句下助語當是也字是邪說誣民是與是以同皆不用助語又有倒裝句如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當在慥慥下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如字當在人字上又有省字語如三月不知肉味內已有爲樂意卻於下句影出諸如此類倘多如此看則

義合不如此看則意背蓋今文順直古文盤曲各有韻調觀書者識古人意脈又識古人語法乃爲不背耳

事理有正說不能明而託辭設喻躍如者莊列寓言是也中間亦有一二實事不專寓言故使人易惑學者不達此旨遂相附會流傳以至失真害正則寓言之流弊也此亦見莊列玩弄不仁處聖人不爲寓言懼其失真害正而將溺天下也

爲言是明言外之旨以告上智猶釋氏直接上根之意天下多中人故悟者無幾而惑者反衆沿流失源愈差愈遠徑情放言而不虞其弊是不仁也

三教皆起周末當時文勝之弊如積熱發狂道渴望飲二氏如寒泉儒者猶茶湯學者局方失指遂各有弊二氏之弊外人倫遺物理而繁文之害至今儒者迄不能救或從而益之所謂深言之近於誣淺言之無益於戒立言之難自古然矣

古之聖賢期以共明此道故既不私己亦不私人如以德報怨之言出於老子直卽德也當時既失老子之意以德爲恩惠則直闢之曰何以報德卽使老子答此亦必如此楊墨之賢其學流爲無父無君孟子直闢之曰禽獸卽使楊墨復生亦必如此說矣佛老之學流爲外人倫遺物理使佛老於此輩亦必以爲外道而斥之矣儒者之學流爲記誦詞章訓詁口耳其最近似者莫如義外之學使聖人

於此亦必辭而闢之矣今學者直斥楊墨闢佛老而佛老之徒則莫敢相抗者豈誠有以服其心哉此可以一笑而自省矣

儒與佛老之言今皆並存於世吾惟驗之吾心而安可以通行不悖者而從之不必苟異不必苟同庶幾大公之義而不負古人立教之苦心耳

三教宗旨只是行所無事

讀周程張朱之書當求之牝牡驪黃之外要知諸儒爲道之心卽堯舜孔孟之心言論之異同有所不與而亦非諸儒之所諱矣

象山先生之言讀之使人肅然敬藹然親嚴師之捶楚慈

毋之呵斥見其恩而不見其讐也

道理只是一箇諸子論學謂之未精則可謂別有一種道理則不可聖人之學較之諸子只是精一亦非別有一道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此是濂洛諸儒直接孔門命脈處至其言道或有未精正賴同志者繼續發明期以共明此道可也若挾偏私於其間則失一體之意亦恐非諸儒之心

太極二字本出易繫爲生兩儀四象說來乃是自無而有故言有太極非言生不言有也無極二字出老子老子謂復歸於無極乃是自有而無非言復歸不言無也此有無字蓋相形而立非相形不單言也太極圖說是摹放易文

而附益之又取老子無極二字合攏來要把穩說箇起頭不覺流入意見

道理不當說起處若說起處從何處起便生意見太極圖說從無極太極說起是謂道理有起處不如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言爲精先儒疑此非出周子似亦有見且程子亦未嘗言及不必曲爲之說也

凡所有相皆道之發見學者能修自已現在職分則萬物皆備於我無極太極只是此心此真道之起處不必求之幽深元遠也

邵子詩云天向一中分造化有何可見於人從心上起經綸見之故曰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也

一氣流行成功者退曰互根是二本也

仁義中正而主靜本欲說得周全然頭緒似多夫道一而已矣

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於發動處用功未發動自無可見自無着力處

天地萬物皆道之發見此道不論人物皆各各有分覺即爲主則千變萬化皆由我出

道理只是日用常行學問到至處只是日用常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

道無方體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學者各以聞見所及立論而道實非方體可拘也

聖人言工夫不言道體工夫即道體也隨人分量所及自修自證若別求道體是意見也

古人未嘗分知行立論凡言知行處多重行邊如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也蓋是因病立方此知字亦指本明未息處言非謂已有知的工夫只少行的工夫也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學者工夫亦只是一箇言知似不必說行言行似不必說知知行一也故雖不能行者其本心之明原未嘗息今指未息之明爲知邊事而以不能行處爲行邊事遂分知行爲二不知其不能行者只是此明未完復耳而其所以能行者乃其未嘗息者爲之也豈別有一物能使之行耶故先輩有知行合一之訓方未行時見

其二及其能行則行之者固其知之者也合一則一矣此是爲學者分上立方其實本體只是一箇知即行行即知原非有分合也

聖人之學以無我爲至學者未至於聖人有我之私未盡耳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我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真我也

孔門言仁正是一體之學

孔子未嘗以聖許人雖堯舜猶曰病諸於伯夷柳下惠止稱曰賢人凡不敢自居仁聖其自謂但曰我學不厭教不倦而已孟子則於伯夷伊尹柳下惠俱以聖人稱之孔子在萬物一體上見孟子在一念無私上見然惟一念無私

而後萬物一體之義可盡萬物一體之義有未盡則於一念亦未了結由孔子之言見理無終窮學無止法由孟子之言見道不遠人聖人可學

先儒言仁統四德然四德亦各統仁隨時隨事立名非有偏全之異理一而已

功者攻此也效者效此也欲仁即仁功在此效在此

分殊即理一學者泛應未能曲當未得理之一耳

得則俱得失則俱失無中立之理

載籍漸繁即有義外之學孔門已然故孔子所稱止於顏曾數子

後世父母不得子之情君不得臣之情皆起於義外之學才說當然便是義外聖人只是情不容已不說當然不當然

動而後有生生而後有五倫五倫皆是人欲即是天理獨於夫婦易流者生生之機括在此也古之忠臣孝子義士有過當者亦是動於欲也非天下之達道學之不講遂執以爲法則使賢者任情不肖者作僞

孔子三十前已爲人師而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又各有進其曰啓予曰助我曰以我一日長乎爾只是相夾持聊以先覺自處爲諸子主盟耳實相師相學也後世必無一言可議然後相從遂至不敢講學恥談仁義只是勝心流爲無志

聖人惟恐人不知後世惟恐人知引而不發言語所及止此非隱其機括也

私欲在人如身穿衣然常人衣服厚摩挲不知痛癢須大觸撞始覺乍見孺子入井驚心駭目是大觸撞故有怵惕惻隱之心發見尋常則不覺中人以上如穿單裌之衣稍觸撞亦覺但不甚切襟帶時開時合故亦有切時聖人則如赤身一絲不掛有感即應講學是脫衣法不問厚薄一脫了都是赤身

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師說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講學只是解得縛了

妙契疾書之言愚始疑之以爲務外後更思之亦是生乎

人欲横流之中師遠友隱天理人欲互爲賓主一念良心之發是吾師也從而剳記以代切磋卽吾友也然省察稍懈卽有務外之念竊發不自覺須謹察之

學術差處只爲認方便爲究竟

士不講學久矣人苟不隨流俗肯來講求道理不必所見皆同卽是同志但當虛心切己共求精一耳

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講學欲以何爲而必欲其說之自我出乎

衆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細塵

若必考究載籍然後爲學後世載籍愈多今人當大勝古人矣

古人對景而言言不出景故必有中後儒原始要終主於立論卻不知所中

人多爲父師之說不忍背或爲曲論以相回護此非尊愛父師之道父師於我望其成立乃是本心道理至公無盡父師所見如此非有所私也不得於心不求其是是自欺也自欺則不能成立失父師之望矣且安知父師不自以其言爲過而以吾今所聞爲是乎若其求勝不反是私也過也不委曲以就其德而黨比以成其過豈得爲孝敬

是公共的心雖相背實相成是偏黨的心雖相合實相負

性分上欠真切只因心有所逐

學問不進看來只是名利爲害利不必財帛名不必聲譽凡得便益要好看好聽處皆是

意有所便卽是利昏惰亦是利意所便也

分心處只是名利其幾甚微當時時檢點

名利色三者之心雖聖人亦有之與常人無異只是聖人動以天常人動以人動以天則修人紀叙彝倫動以人反道亂倫無所不至

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箇好字終不長進

小學大學只是學人道人幼時不知自學須以事習之灑埽應對進退皆卑者事使習之折其驕情飛揚之氣使就實到大時知識漸開知自學故但提出頭腦使自學之功夫須自檢點自方便非如小學可以事盡也其實只是存

心養性自天子達於庶人古時只明人倫故智愚貴賤可通行後世專取才藝邀富貴遂將大學中所謂庶人但曰凡民之俊秀也

古人教人收心今教人放心

前輩讀書少見一句行一句今讀書多卻不行是爲侮聖人之言

人雖至愚亦能自覺不是只不能改遂日流於汚下聖愚之機在此不在禀賦

人有過失爲人所攻雖知改悔又以不得爲完人自阻仍復放縱此只在聲名上見不知性無加損若能真改完人卽在

改過之人不遮護欣然受規爲欲改也然猶諱避者好名之習未化也

毁譽皆是切磋之資譽者指我以前途毁者告我以險阻冲和所鍾並生並育横逆之來和自彼傷我須默而平之不可自替忿怒尋出路

人之爭起於飲食之得失而遂至於大亂欲不爭只取分少惟淡泊乃能少取分

生齒日繁衣食日廣於此惟有崇儉一節足以救世崇儉之道非止節財之流實以豐財之源

君子勤以盡分儉以養德而用因以足然而世之所謂勤儉者則貪與吝而已矣學者先須辯志

古時老者才衣帛食肉飲酒少者則否祭祀宴賓用酒肉是推養老之義章服以别等威只是上蓋一層樸素之教通乎貴賤人若約已此事萬世可行今只是縱欲任情乃以備禮借口

古人處處是學無日不齋非待祭祀而後齋也

祭法器有常數食有常品待客乃尚奢侈是厚賓客過於先祖也

繁文日甚册頁手卷之類分心敝神不得已而應之量力所及簡實爲貴不必求工

古人有教有學故封建則郡縣在其中後世教衰學廢諸侯放恣封建遂壞郡縣猶是擇賢然無教無學則所謂賢者未必賢其弊一而已矣

非久任不足以爲治然聖學不明於上下則直道有所不行以是久任徒足以容奸而釀亂焉耳亦自不能久也

官多不損本爲理壅滞然以一人之通塞而易萬民之利病豈建官之初意哉

爲政之道體悉人情是寬處分明白是成就其寬君子處已約故似嚴

今只有聽訟一件是爲民然亦秦越相視非古人肅敬之意其他只是剝削故沒用者其罪淺有用者其罪深

不薄稅斂不重農事不可以言養民不濟學校不去妓籍不可以行教化

今天下只是智巧爲政者與民鬬智巧恐被人欺壞聲價是名利心

古法可用者民風土俗共存之世世不滅也其或見或隱須考索而後知者皆是記誦之學所留宜消化而未消化者也

古人重射以射選賢中者獲封爵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又曰内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射志正體直惟心定乃能心定德也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故發於射安而能慮發於事業裕如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學焉其以是歟

射之有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古雖曲藝皆有是學射之與

樂學同道同節奏自協非强合之也

射之有樂也所以和其未融之意而起其油然之心凡大禮用樂皆有此意

射以觀德而武備在其中矣

百工之事皆天然資性所能學術既明人知盡性盡分不忍自私欲以共成天下之事其執事之敬足以精藝畫巧然古人猶以藝成爲下淫巧爲戒成器而已初無勝心規矩誨人初無秘術務本節用初無異圖後世人情好尚既與古人殊而風俗習染又從而甚之古以爲恥今以爲德古以爲戒今以爲學古以爲禁今以爲法宜乎思之不通其說也

古史只爲當時非爲後世設也蓋人君言動天下治亂所關大臣左右雖得月擊耳聞羣臣之衆天下之廣安能盡知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布之中外使討論焉君德缺失民生利害人人得言之於是因人情爲因革以安生民以成君德此建官之故也謂一時善惡付之萬世之公議非其本旨

周室子孫多賢故大封之內擧不避親也而謂以藩屛周室豈分封之原意

南風幽疑非唐虞人語采薇歌疑非夷齊語屐屩之歌疑亦好事者爲之

昔人謂韓子羑里操得文王心恐未然不怨可也以非爲是其誠心耶

夷齊遜國賴有中子之賢若無中子或未必實既有父命叔齊立焉可也

季札當立不當逃吳之亂札與有罪焉

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此言可藥萬世

氣動爲陽風氣之動也而反寒涼大風之後必大寒雖盛夏亦涼爽此陰陽一氣之可驗者也

陽者揚也氣之生也陰者因也氣之成也物既成則漸就消化皆道之變化必然者生機平則變化平此萬世不易之常道生機過則成物之義爽而變異作故君子之學只是主靜主靜之功只是愼動動愼則生機平而變化常平

平矣

萬物津液與河海潮汐是一氣萬物精光與日月星辰是一象象即氣之象氣即象之氣非有二也潮汐隨日月皆一氣之動也不當分陰陽看

寒暑一氣歲時之有寒非另有寒氣也歲運已過生機已歇而物情未已覺其冷落耳物過寒則凋零糜爛沸潰皆生氣之自激也

日月食是天地過動精虧故先暗暗則息故復明地震是天地過動氣滯前者滯後者激故動動多在夜氣暫息來復也天地過動由人事

人晝過勞夜息則肉動動多在內厚處地動之理亦如此

動多在夜多在西北方西北土厚故也皆由人事過動滯極激甚山崩地裂或出蟲魚或出非時之物皆過動之氣所爲也

日有食之孰食之過動之前塵也實自食也

醫書云壯火食氣又云氣有餘便是火氣爲火者過動爲火也本來是氣過動爲火反食真氣人之病以此天地之病亦以此日有食之之義當以此推之

近齋謂人疾由於氣逆疾由過動近齋是推本說謂逆其順動之常也

人事過動虧耗元精徵於天象日食虧重月食虧較輕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書其重者也

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抑揚其語者見日之尤重耳非謂月食之可忽也

日月光隨處皆有隨物各具非有方所故影之長短遠近如一象因目成若有方所耳星辰雖有分野亦自人所見言之實亦無方所也

凡災異皆由人事過動分陰分陽之說支離祈禱亦是外求惟修省爲弭變之實故曰某之禱久矣修省之實在節損其過動而已

學問是陶冶造化之功若在陰陽五行上立脚是隨物化也

用字從生字起生尅代謝其焉我與物皆然相爲用耳不獨物爲我之用也君子慎動不過天機自然不敢參以人爲

凡修省齋戒沐浴祭告應祀神祇陳悔過遷善之意內省於心外省於事國省其政家省其俗但涉過動無不節止上行下效同心一誠期於消災致和其諸不經禮儀與過動同流者悉革罷之行之終身傳之來世久遠如一日此應天之實固學問之實也

民之初生本於一氣一氣之始不可窮詰祭天之禮起於有生之際乃自事人之義推之故郊祀用牲醴皆事人之禮也

神之應祀典者皆有功於生民此外惟厲祭其他皆淫祀

也

從淫祀者不止有所歉亦以有所求非禮祀神不止失己亦失神非禮事人不止失己亦失人

以學問之道推之鬼神其亦有學乎

心者天地萬物之主道理如此學問在此

古人舉事必卜於神神之所安人亦安焉後世乃以陰陽五行附會其說臆而行之而稽神之禮反廢近於無忌憚矣

俗禮祀先忌辰外必以節令習俗所安神人同焉亦不害義舉事擇日看歷亦遵王之義也

朝祖之禮儀禮著其儀禮記言其義然於義無當終覺迂

曲禮詳朝字恐是朝奠之誤祖字恐是祖奠之誤禮先廟
見必以其物如見婦以婦見子以子以柩見告葬也且形
歸窀穸形合於祖也神返室堂神合於祖也曰哀離其室
曰出必辭尊是錯看儀禮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凡告葬如祠宇寬大則如儀若窄小但令祝告可也不必
以柩行魂帛可以代重似不可以代柩
風水家說壞人心術斷以大義禁而絕之可也
六經四書不言風水苟於禮義有關孔孟當詳說之矣
風水之說本於郭璞葬經璞敎人擇葬以趨吉避凶然自
不免於王敦之禍何也
郭景純處生死之際甚明葬說宜非其所爲豈作是書者

有所借重歟
卜其宅兆是卜之於神非以甲子方向穿鑿臆斷如葬師
之說也
五患之說庶幾盡擇葬之義然亦盡心焉而已事固不可
必也
君子處盛衰之際獨有守穫安命是職分當爲舍是而他
求皆無益妄作也
自有生民以來人之生不知其幾世矣作善作惡皆有往
業生人生物各從其類鍾其氣善多反於困窮惡多肆於
盛滿蘖困窮之餘孽故善者或不亨亦善未至也然心固
亨也承盛滿之餘休故惡者或倖免惡未盈也然心已禍
矣況善則人好之故終能保全惡則人惡之故終必喪敗
造化之機不爽學者明此則無疑於善惡禍福之際矣
善惡禍福之變不可勝窮然其近而易知者善則心安心
安福之源也不善則心必不安心不安禍之源也天下事
皆起於心善惡禍福之理宜於此求之
福德一也福者德之枝葉德者福之根本故大德則必得
祿位名壽必長子孫自根本而達之枝葉花實所謂全福
也無德而福本實先撥君子不敢安然以爲福也
有德而未得福非無福也如樹已植根而未達之枝葉花
實也君子方自責德之未至而不怨福之未全
古今宇宙無窮人以百年之身俯仰其間若朝暮耳未能

至誠而徒欲責報自滿自畫甚矣
修德即修福福德一也若爲福修德是歧福德爲二失修
德之意亦非所以修福矣
知修德者即是有福之人
聖人通天下爲一身其於爲善曰位天地育萬物其戒爲
惡曰禍天下及後世不以一人一時論也
君子之學即乎此心之安而已
理無終窮學無止法何謂也生生不息庸有窮乎生機易
遏學庸可止乎然則何如其爲學也書有之節性惟日其
邁
擬學小記卷之二終

擬學小記卷之三

西川尤時熙著　門婿李根編次

格訓通解附格物聽說　門人孟化鯉校錄

格物之訓不一此最後說也不落意見庶其可從已乎存之以俟凡八條附聽說二十條

格訓通解序 丁卯二月

陽明老師訂正格物其說有二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卽要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故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他日答人論學則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

得其理矣故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物格也前說似專指一念後說則並舉事物若相戾者然性無內外而心外無物二說只一說也愚嘗妄意之爲聽說格訓則物指好惡蓋本老師前說謂吾心自有天則學問由心心只有好惡耳至近齋朱先生乃始訓格爲通而專以通物情爲指謂物我異形其可以相通而無間者情也蓋亦本老師後說而文義條理加詳焉然得其理必通其情而通其情乃得其理二說只一說也但曰正曰則取裁於我曰通則物各付物取裁於我意見易生物各付物天則乃見且理若虛懸而情爲實地能通物情斯盡物理而曰正曰則曰至兼舉之矣是雖老師所未言而實老師之宗旨也因謬爲之解合聽說而並載焉用以質諸同志蓋老師古本之復非以好異而近齋以通訓格所以盡老師之旨愚始不從改本而從老師今舍師說聽見而從近齋皆非苟然者主善爲師協於克一而已惟同志者諒而教焉

格訓通解

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故明明德必在親民又在止於至善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物格而後知至也

致有數義有以推極爲義者卽孟子有所不爲達之於其

所爲之義也有以招致爲義者如伐衛致楚和氣致祥之類也有以敬事爲義者如致敬致哀致君致治之類也又致身以委致爲義致爲臣以還致爲義亦兼有敬事義致知之致則陳布施行之謂以上數義亦在其中事理本一致工夫本一致也

以好惡爲物何處用工須向所好所惡處用工是所好所惡爲物而好惡非物明矣

好惡情也好惡所在則物也好之惡之事也學本性情通物我故於好惡所在用工而其要則在體悉物我好惡之情蓋物我一體人情不通吾心不安且如子不通父之情子心安乎子職盡乎而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

厥功推之草木鳥獸莫不皆然物我一體知本相通故必
故致知必在通物情物情通而後吾之良知始快足而無
所壅遏是以必物格而後知乃至也
則字雖曰天則然易流於意見若通則物各付物意見自
無所容蓋才著意見卽爲意見所蔽便於人情不通便非
天則天則須通乃可驗故通字是工夫
或疑通有任情肆意之弊應曰順遂爲通任情則樂極生
悲能終遂乎肆意則利已損人人情順乎通人者必約已
慮終者必愼初故制節謹度所以通之也然亦只因人情
而爲之節文不先立意見以待物也
上文既說物有本末則下文格物之物不當另有所指下

文既說修身爲本又承上家國天下來是家國天下爲末
也若吾心好惡則但可以言本不可以言末矣且本末相
因而言無末不可以言本也又良知不慮而知本無虧欠
若曰推極而離家國天下非敝精於聞見卽游心於杳冥
非大學格致之旨也故致知必在格物物字必通身家天
下則格之爲通益不可移易而曰則曰正曰至皆在其中
矣臆說因泥先後字而不察工夫本無節次古人立言之
意蓋從內說向外從本說向末不得不取次言之其實只工
夫無節次如樹之根本枝葉可以本末言不可以本末分
先後也栽培灌溉始終一而已矣工寍有二乎哉

近齋批　是

附錄格物臆說　丙寅三月

人之一心心之虛靈曰知此天則也知之發動曰意遇有
順逆好惡形焉所謂物也順不起歆羨逆不生怨尤則不
逐於好惡發猶未發所以則之也好惡不逐心常在此虛
靈本然無所虧蔽知斯至矣知至則良心眞切自不容已
意斯誠焉意誠則心正身修而家國天下皆舉之矣歸於
了此心事耳
人情只一好字違所好則惡只於好上有節便見天則
雖正大事若辭色嚴峻人亦不樂從或反致扞格亦只因
好惡無節格字近齋訓通予訓則而後通也通乃見則
也不相悖也

格字有數義格則也是正訓有物有則又曰格通也各得
其則情自相通又曰格至也各得其則無欠無餘無不到
處又曰格正也天則正景也
論道理則修齊治平總是格物若論此章文義語勢此物
字似只指吾心好惡說是從天下國家根究到一念發端
處意雖相通語各有當也
大學工夫只是意誠格物致知所以誠其意也
或疑專講心性遇事有不能則如何曰付之能者曰何不
自學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强所不能終是不曾果於心性
有得雖非所長亦必能曉大義然有不必知不必能者爲
其無益生人耳

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源同派別本吾一
體在人虛心受益耳
真心真切自然虛心受益大賢吾師次賢吾友虛心之至
詢於芻蕘有情無情觸處警覺
古今人我本同一性載籍言行卽是師友但須忘我乃能
受益若長機導慾與雖非邪僻而無益性情學術者不欲
其接於目聞於耳也
古人讀書主於培植此心灌溉真機故一番看一番新若
只解說文義一過成故紙矣
凡讀書虛心讀看求益如對師友但不可以書冊作家當
今日看此段如此說明日又或不同我可自謂今見已是

乎卽又虛心讀看如對師友此孔子所以韋編三絕也然
孔子固未嘗以書冊爲家當
雖師友之言亦只是培植灌溉我我亦不以此爲家當故
曰當仁不讓於師玩仁字玩當字
諸葛孔明讀書獨觀大義陶靖節讀書不求記不求解皆
善讀書者先儒譏之竊不然且大義謂何會意處謂何似
未可易也
程子有言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
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此讀書法也物有不格
者乎
是正景學問讀書萬卷不爲多不識一字不爲少昔人云
讀書破萬卷讀而能破六經無一字矣
堯舜時比屋可封中間不識字的必不少後人博物洽聞
果能以堯舜之心爲心乎
古來只是渲氣生出許多才藝來此豈有種子有傳受是
皆渲氣自然發見
凡天地間智能才藝皆是造物自有者不愁沒人會只恐
不能忘我則相爭不如大家不會倒沒事聖賢教人格物
使之各因其材執事以敬蓋返樸還淳之意
古時氣渲萃才由渲氣而生故非後世所及格物是要復
他渲氣
多才多藝徒使渲氣日薄不思損之何思益之乎

氣運漸漓亦由造物不節生機太過格物是返還造化之
功右諸條聽說非定論也因酬來問謾述鄙言爲釋今聞
悉從舊本微旨未析大義畧陳尚愧躬行徒資口耳好我
者必有以教我也敬錄以俟
近齋批深造之功日新月瑩羲皇心事不遠於我而得之
矣但格物之見雖多自得未免尚爲聞見所梏誰脫聞見
於童習尚滯聞見於聞學之後此篤信先師之德也不若
盡滌舊聞空洞其中聽其有觸而覺如此得者尤爲真實
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途徑堂堂萬世昭然
擬學小記卷之三終

擬學小記卷之四

西川尤時熙著

質疑

夫質疑者通志質疑者也主於通志質疑故案贖之問不存焉凡四十九通

上劉晴川師 辛亥

去歲春閟漁浦先生寄示尊諭隨具小啟因來使請教訃達函丈久矣離師久遠無人印正竊謂人生世間不分賢愚貴賤只有講學一事講學只到聖人方是了當半途無駐足之地也古人之學只是主忠信只是求益友只是勇改過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學者學忠信而已忠信之外無他道也忠信是吾本體即良知別[illegible]

學者於此只是不眞切不眞切爲原無求爲聖人之志[illegible]由心有所繫世俗繫在名利亦有不戀名利卻是留心[illegible]道外道亦只是利此理本是人所共知心誠求之不中不遠佛老之學本亦是教人爲善今讀其書自覺離於世俗嗜好稍輕而於人倫物理之意反不眞切孔孟之訓讀之則人倫物理觸處藹然見在世俗嗜好不待擺置亦自淡然更覺爲二氏之學者亦是一分人欲蓋才涉自私自利即欲也連年多病覺得如此不知如此見解亦有少分相應否向在京師邂逅貴鄉舉人王雲野聽其歌白沙先生詩乃是陽明老師歌詞其時甚與起眞有萬物一體之意自今思之竊謂歌詩於學似不涉階級直超彼岸古人絃歌不輟其亦此意如此見解未知是否今洛下無傳斯調者但爲淒婉悲壯之音其所感發別是一種性情非老師和平之旨離師久遠無人印正腹病年餘不能遠出未知幾時稍耐勞役得從二三子之後一晉數千里不計歲月仰思函丈惘然悵然而已師言在耳師訓在卷册勉自樹立必不敢仆墜惟師鑒之有便萬望不惜瑣屑垂示是不肖之幸也省菴先生行敬候起居伏候教[illegible]統惟尊照

與近齋朱先生 丙寅

奉書隔歲今幾時矣途長日遠雲天間隔何能即聞謦欬也久不聞教偶因後進有問輒述舊見臆說數條今錄請

正未聞新教仍此見解蓋自謂於先生之言爲不啻耳非敢有成心也有偏蔽[illegible]幸批抹示教近曾[illegible]古人言語雖皆有功斯道但[illegible]隨人異所感不同所謂優而游之厭而飫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惟孔子之言爲然大抵聖人之於天下惟恐傷之如慈母之有嬰兒心誠求之[illegible]疾不徐無不[illegible]盡先儒惟明道有此意今惟老師有此意先生與晴翁則我親炙也豈獨於不肖拳拳乎何其諄諄於聾瞽而不遽揮之也竊謂二老之意眞似老師皆是以善養人故拳拳不舍如此諸儒雖正大卻似只伸眞說猶是勝心邊事即如孟子非不直截痛快事理曉然亦有過切反疏未協一體之義自非眞切爲己勇

於受責將有畏而不親者是亦愛人之過即未免以[illegible]門
人莫亦是勝心未化否又覺得知行合一之訓亦只是方
便法門知行本體固不容分合亦不容一二論也才立論
不對景便是起於勝心又古人惟求自得堯言執中舜言
精一孔門卻只說求仁孔子曰一貫曾子卻說忠恕各就
自己會意處說六旨不悖而已即今致良知之訓豈非至
當歸一然每聞談者只成套語某卻於毋自欺三字覺口
順竊謂此即安分盡心之旨而致良知之訓疏也凡皆臆
說得無畔去乎何處就正不能不先生思也鄙語並乞直
指先生諄諄之誨無乃勞乎但惟口受不敢必尊翰也幾
時又得聞教某企望

二　丙寅

乙丑冬奉書請教今年七月閏再奉書始得領回前項教
言并書數種原封驗收拜賜如來數念及不幸感深骨肉
敢不服教凡所請質既得命即釋然獨老師臨終之語尚
欲有請向在北雍時先生曾言之而久菴公述老師遺事
乃云老師臨終謂家僮曰我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
得數分猶未得與吾黨共成之為可恨耳而不及幾微之
語豈久菴諱之耶何為其諱之也然竊信老師之學誠有
日新如尊諭者正是後學所不能學所願學者但疑學問
起頭便是落腳只有意無意之間耳即今見在工夫生死
有以異乎何以別有一着必俟另說透也不肖悠悠口耳
以實求之凡先生教告揣分孰非躐等豈獨此為躐等或
亦可略示大意如老師答童克剛分兩之話乎尚默存之
不敢浪說為口耳之媒也若也必須自悟說破反不中用
則不敢請但由先生安分盡心之訓行之時至或能自覺
也先生云只在目前往時見教非目前乎或者老師往日
語門人尚有任的意思在乎謹守素聞不敢妄希也列莊
通義二乇精矣讀之怳然自失不敢言學問矣因省格訓通
不立意見物各付物曰正曰至曰則皆在其中物字所包
者廣忠告之言已備無他說矣但既曰物則人物生死古
今宜無不該曰通則人物生死古今宜無不貫而曰另有
一着故疑老師平日猶是任底意思而於此有釋重負之

意然不肖自省猶是悠悠口耳行不掩言於任字尚漠然
則此幾微之際宜其為躐等也因言見病先生教之劉魯
山是否曾託寄我書者讀二誌慨然想其為人孰非我師
先生之意殆為發明此學不獨為知其人也長語發明此
學殆無餘蘊一番看一番新若領謦欬焉若契心髓焉中
閒有及不肖者卻過與懼不敢當然不敢不勉積刻得早
成全書風便賜教兒清如見先生也伏念往日從游益心
處卻在言語之外今獨不可得先生老矣某亦衰頹如此
安得一侍左右與聞緒言乎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仰思函
丈悵然悵然日用閒有瑣屑感觸非紙筆可悉者不得及
時就正悵然悵然蒲柳早衰歲歲不同衰憊不足言以求

□道爲恨耳固本頁方得並示尤幸收之桑榆或有望焉
次入近抄得老師傳習積錄與前遺言大同小異茲奉覽
亦有攙和否乞校正外字幅是鄙語曾就正者小婿李生
根與朋友刻之有未當今改爲幷會飲約似不悖慶生戒
之旨均乞裁正途長日遠悠悠我思幾時得聞教言何勝
企望懇切之至

三丁卯

客歲兩次奉書求敎一是未聞教以前一是得書聞教以
後蓋錯認先生躐等所指然却是實供也來敎所謂佳見
鄙薇一言盡之當服膺也知止是一了百當之訣老師幾
微之旨宜不外此蓋老師平日發明致知未及知止此兩

字自先生發之然讀者又只口耳領畧若不省是也乃知
書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今日之藥石也前所請敎
望得批示或口授門人筆之便中賜敎也令姪父母先生
歷俸已深想喬擢在邇此後通書恐難而尊年愈高某亦
衰邁此年特甚老大無成良用慨歎然聞先生之教雖未
實行諸已卻已不爲他說所惑諒不退轉亦無可退轉也
千古聖賢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雖他生亦
必了此願亦必於先生是從是依也先生念之外册數條
是先時請教時遺下未寫者其巧言章及莫我知章是近
日偶思及皆以先生之意推測擬之未知是否幷批抹示
下庶幾有便風乎某企望企望懇切懇切

四丁卯

新正十四日奉書幷妄擬數條請教因得領下丙寅十一
月二十三日敎言幷批改格物聽說昭然若發矇矣尾跋
數語藹藹葛藤直露本體其以不肖或庶幾可以語此乎
耳目卜度似畧領會雖非實有諸已亦於路徑不迷成我
之恩於斯爲至敢不服膺以求不負因歎古人苦心文理
旨趣昭灼如此先覺教詔明切如此不肖自謂於此學稍
知信向而猶費辭說至再至三乃始脫然於舊蹊況夫拒
之不信或趨向不同者欲其釋然不亦難乎乃知四江公
之臨治殆造物誘我之大機括也不然何所從來得數數
聞命耶知感知重外紙所陳倘落言詮於翁空洞其中之

旨猶覺隔塵然非言又無所請益也蓋自是於先生之言
一無所逆矣間有一二未協亦非大義所在有紕繆處望
賜指撥來諭郡公請會郡公爲誰與會爲誰想雲集風動
成人小子興起可知衰病阻遠不能親近南望悵然追思
北雍濟璧之衆安得再有是縧嵩少之游區區尚不能往
況能遠勞長者乎徒切杖屨之思而已冬春兩書恭候回
音忠告三語各再求一部有副本乃敢借友朋皆尊敎所
及也

五丁卯

七月二十七日再書請敎討使者猶未行近小婿根問致
知知止之說妄擬先生意答之云致知知止二義只爭毫

[illegible]以止爲工則必謙虛抑畏其氣下以致爲工則或自任
自是其氣揚雖曰同由於善而其歸遠也此與通物之說
相發然亦只在意念向背之閒若知知止則致卽止矣毫
釐之際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此見解有少分否然觀古
聖爲學與六經垂訓莫非知止之義所謂下其心而學一
言蔽之此亦似顏孟小異處斯義也自先生發之必老師
之所快聞也亦足以慰孔顏之神於冥冥矣口耳卜度[illegible]
覺躬行不逮何足以知之也心粗恐錯會先生教之外東
質疑并乞批示三語皆精義服膺[illegible]矣獨此條耳亦無甚
相違也月餘得奉數書不知何日能領教言也

六丁卯

昔年聽琵琶記有感意謂今樂猶古樂[illegible]後再聽他
詞曲則所感不同又意是文字不同非曲調[illegible]今看來
只曲調便有正有淫竊疑詩歌至唐律再下不來如宋之
詩餘金元之詞曲卽聲調渾是哀思無復靜好之音矣今
樂只與三絃箏阮相協若琴瑟則不相協矣今所傳琴曲
亦可疑爲其音繁調促非中和之音於感發處覺之今老
師云云或亦漸次引導非謂卽古樂也後面求元聲與制
律云云卻不疑而先生云云故願聞其詳也

七戊辰

丁卯秋閒連作三書託應試諸生寄上請教諸生歸得翁
丁卯三月初八日八月十二日兩書前臆說四江公亦有

批示再嘆我翁知己之難宜其惓惓不遺於不肖也然不
[illegible]日耳承接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終是隔塵何以
[illegible]尊聽耶悠悠卒歲不能不先生思也承批示諸條皆
服膺而分字特拈出眞是日日見在可據之實地昔賢每
每議道然而不協於極者亦因不察乎此耳先生嘗言下
學昨標知止嘗言德位時茲標分字愈明切矣然不肖自
省直是欠勇先生以止至善屬勇蓋自强不息君子所以
法天之健也今喻此指矣又省心不慮只是不好學好學
則日見所未至心安得不[illegible]安得不下分安得不盡非
大勇無我何以能此此不肖所以自省自愧也垂暮之年
飫聞至論以爲希世而聞者不察尙有二三子可與語言

不敢以衰病自諉也先生嘗教但留心易與論語後儒之
學有無不足爲重輕今喻此指矣先生之言愈[illegible]
今拈分字極是要領蓋莫非道也對景切分[illegible]
與論語所言無非此指分有未盡此堯舜之所[illegible]
況後生敢自足耶此與活潑潑地先生之[illegible]
諸因不便不能特使舜侯順入故不得及[illegible]若此遲
遲也先生之敎何時得聞乎仰企天南[illegible]

八

乙卯年洛陽地震山陝尤甚有若[illegible]之不能
遜妄意之又因洙兒扶疾[illegible]
感寒成病多日不能出門[illegible]如

存之請正皆是億說初意以舊說支離以爲此等議論旣
已充塞宇宙不能去姑以一本之義順而辨之故爲此見
辨然亦止此一二條餘未相觸亦不能推也今見先生語
乃覺此亦是妄見蓋古人至位天地育萬物只說致中和
若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未之言也蓋吾職分所在自
有當務苟吾中和誠致則精神貫通自有非見之見本吾
一體何高厚之云乎今吾未能自盡現在職分而妄意於
此是屬意見失性眞支離一本皆剩見剩語也先生於此
處可謂一筆勾銷矣業已照前錄過不及改削併上請正
統敎之幸甚

與竇竹川兄

相別兩歲不聞敎言僕近來日用他無所思惟自念浮生
老大身心不修不能如書傳所稱古人者自省自愧往年
大恩盛德不能一報凡世俗所謂酬恩報德之云皆非老
兄所屑者僕何以爲報哉惟思相與切磋以共追古人而
已未敢告人也仰念閎忽令親趙君適來投我書僕以爲
老兄書也必有見敎開緘莊誦乃非執事語初疑見罪甚
不自安詢之始知兄被事端的又知以此氣惱成病驚歎
激越無由省候嘗見古之立身行道者往往皆有險阻不
安之患蓋世變趨下氣運雜揉雖天地之氣亦有不得其
常者而仁人君子乃其元氣本然之眞然而已爲雜揉之
氣所攻侵而日就晦蝕故君子禀氣或薄則亦有不得其
常者但元氣本自生生故有必伸之理然其相尅相剝之
際交戰未定苟非着實體認安得不惑古之善人流芳名
至今者其在當時多有天時人事不得直遂以至禍患幸
而得免多是後儒扶持世敎不欲盡見其苦楚耳今觀人
於論定之後誠無可疑想在當時亦未必皆以爲賢皆以
爲無過皆不以非禮相加世俗蔽塞善路不開兼之好惡
隨人意見又莫不各有忌嫉之心觀之孔孟程朱之事倘
非後賢洗雪得出亦未必得如今日之尊信則凡小賢片
善不錄於世而反受誣謗以就泯沒者可知矣然君子爲
善乃其禀性自然實見惡不可爲故寍甘心忤俗以至於
此非可以言語求也老兄自思是如此否凡兄所爲皆是

理合如此中閒不無少欠宛轉使人不平只此亦是有我
蓋特立獨行不免有負氣有我之病雖古之賢士亦未免
此當克治之其餘理所當爲從俗不可雖違衆可也氣數
不齊即有患苦亦當安受此是命運使然若以此生惱成
疾似失輕重平日行善反爲求福求名之舉矣毫釐之差
繆以千里願兄自反兄平日爲善人人知之彼上官一時
觸忤又或趨向不同雖有誣辱於兄何損此正孟子所謂
待我橫逆又何難焉者乃以此致氣成疾乎兄本正人君
子但胸次似欠灑落議見亦稍執一道理本在目前我與
人本同一體笑語言動雖古人與常人一般但立心不同
自有同中之異非如後之學道者修飾作模樣事事要與

俗異或執著古禮不達時變以此處人人多逆之嘗謂知學之士而有是乎古人治己嚴處人和是以兩得兄似太方故人忌之耳此尤宜自反也僕末學所遭亦順境此言似不相體受兄厚恩聞知尊恙深不自安故諄諄如此願兄悉之凡講明義理雖不可輕離古本然吾心自有良知不可專向外尋求也狂言妄語惟兄教之僕無狀在此爲一年孟浪度日不足道偶聞兄尊事心甚憂但恃愛多言惟兄諒之不罪

二　癸亥

此因衰病覺得外好較前又輕淡見得古先聖賢之言雖有不同太約皆是譬之醫藥只要對症無不可用之藥也

卽如街談巷語除妄誕語言外但是勸戒之言亦皆至理亦只要對病然須看吾志何如大抵此學只要頭腦是當致良知三字大頭腦也兄年高德卻近日精進何如於此看較何如弟此志雖不敢不勉只悠悠如昔倚靠師友恨離索也此間有邱方山老兄父子及周氏昆玉爲同志小壻李根亦有志向其同會一二友亦信此學可相告語然皆相去數十里不能數會相會時每每念兄也侍教何時惟共勉進此學庶慰遠思耳

三

爲學只要主意是若主意是學好人則心心念念只是要爲善去惡今日以爲是者明日未必以爲是也明日以爲是者後日未必以爲是也且就眼下以爲是者學之莫思明日莫想後日待得覺其不是時卽與攻之不要自恕便是實功便日日有見　聖人有聖人的見識力量賢人有賢人的見識力量學者有學者的見識力量大小不同其無私一也只在心上取齊不在事上取齊　吾輩爲學拱猶是近名故於人不知已也不能無愛憎有表白之意又恐形迹疑似足以損傷名節故於事多躲閃修補雖所當爲亦多避嫌不敢承當此病根甚深恐須思之

答仁居李先生　己巳

來諭發明格物詳盡矣據僕所聞亦不相悖嘗本此爲聽說答友人亦與先覺往復數四只到無意見處去不得

妄擬前解所謂羈靮之生由於馬也陽明老師詩云久奈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蓋有感而云天理人情本非有二但天理無可捉摸須於人情驗之故不若只就人情爲言雖愚夫愚婦亦可易曉究其極至天地聖人有不能盡也反復來諭如曰悟定靜安慮之義則格物之義了然又曰默契經文格義自明卽就了悟默契處拈一言使聞者豁然易悟豈不尤快也哉不肖口耳悠悠設無所得竊念此學自先哲開發雖曰爲仁由己而培植灌溉必賴師友幸值君子躬行心得心實敬服不辭固陋就正有道非有成心凡厥教詔亦既傾畧受益多矣而心有未盡輒復云云諦觀登封有稿他處應不止是渴教如昔不厭諄

詩是幸是望

答李雨山 乙丑

兩次寄書教我非一中閒之述處以僕所聞用工亦只如此此本人所共知共由但行與不行耳亦只在自肯與不肯之閒不在人也所云心雖專而時實戾吾輩患心不專一若果心專豈分時之順與戾耶心專便是歸結又何慮作何歸結耶此或是功效心只心專是了義耳願相與勉之

二 丁卯

承教髮我陷溺慨焉興悲此執事至情深愛亦其為道之功進學之勇乃能有是敢不自省以圖相報顧僕自反未

有實得何能有益於高大也近有一書與近齋朱先生云孔門論學職分之外無說故子貢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說蓋是因人請問各隨其材因其病未嘗空談理道而畧職分職分固道理之實地也夫是以能實有諸已而不為虛見若不肖所云恍惚擬議則以未有諸已故也今執事有教既未免見憂又自無實得是終無以為報也已向嘗奉上陽明先生文粹曾徹覽否此老苦心處倘得其意當别有見望執事更細觀之僕之所聞不能外事而所以報執事之愛解執事之憂者亦不能捨是也義理無窮各宜虛心求所未至斯千里之祝也外冊所述均為有見受益多矣衰耗不能條答昔年病中曾述鄙言有相發明者

敬録請正口耳之餘只成知見不足為高明道也

三 戊辰

惠書隔歲衰病不能即答怠惰甚矣尚可與有言耶雖然執事之教不敢終虛也敬述所聞以求正可乎來諭儒學流弊為鄉愿鄉愿本於媚世記誦詞章訓詁口耳媚世之祖塵也何所流弊乎即今學術之弊何所因乎陽明先生之言與諸說不同者只在致知格物試將大學集註所謂舊本誤在者去其分章補傳照依舊文細讀細繹看其知字何指致字如何用功何者為物何者為格其於誠意正心修身以及家國天下一事乎兩事乎有先後乎無先後乎必得立言之意而不泥名言之迹庶乎可以得意於言

外不然則動成牽滞將古人之言與立言之意自相窒礙矣以辭害意遂成支離此後世學術分歧之故幸詳繹之便中見教也同志難得此間亦有數友但皆遠在數十里外相會希濶獨孟生化鯉暨小壻李生根頗着意講求而孟生言每相近然不肖只口耳卻未知是否也陽明先生語近看又如何其答論學書篇末有云良知之明萬古一日聞吾之言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今執事讀先生書果惻然乎戚然乎憤然沛然矣乎若是乃為知痛痒不至謾讀也請自驗之將於三致宗旨朱陸辨論及諸儒先之言不見其為異同而皆有我師其未精者不放効忠告也期以共勉此學而已此不肖所

以不敢輕議先覺亦不敢苟從先覺又不敢遂以日前所見爲便是也幸相與共勉之承示欲行古禮不知所謂古禮者云何記云禮從俗使從宜因時制宜去其太甚與其鄙褻使人情相安可也若令人駭怪則恐泥古之過亦失古人之意矣且古禮亦是當時所常行聖人之道初不遠於人情也更詳酌之邱方山刻苦躬行其子仰之克肖而先死可爲悲歎幸有次子可事朝夕有孫亦儒服守規矩不愧家則第阻遠各衰年久不相會但相思耳因知已之問及之三周暨乃姪崇謙近亦入孟生之會更有一二後進及小孫居厚亦從學然新安處西東縣舊友尤難會病夫衰年亦不能往會也聊爲寄興焉耳終負師友奈何

執事高明誠切非隨人悲笑者且能傾倒直欲手援僕安敢不盡愚衷也風便無惜詳教外象山先生畧奉覽未協惟明辨此公罷也豈獨於吾輩豁然哉即諸賢在天之靈亦將爲之一快矣陽明老師雖尊信象山其學卻另有自得處更察之見教尤幸

答南溪翟先生　庚戌

教言諄析皆出實見非泛然口耳所到受益多矣中間亦有欲請正者大抵古人立言如醫用藥雖五穀之美不同饑渴亦無所用故曰不可爲典要昔人只爭這些子故令錯會立言之意轉相傳習以至於今宜其芝蘭反成荊棘膏粱反爲鴆毒也此只在頭腦上提掇即渙然矣

答竇世德　丁卯

承示云云足占有志吾輩學無進步只因志欠真切然亦只在日用常行間檢點即心所安行之不必一一古格也且古格亦是當時即心所安之糟粕耳不失其意可矣又云欲向靜處收其放心放者心也靜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卻恐或爲外道所攝又在自察自審也奉去老師則言幸熟復之只立志是要語學欲何爲無不自知大學之要在毋自欺又立志之要也心何以不靜必有牽絆苟非義不容已多因名利斷之而已自愧未能期共勉之

答李春野　丙寅

古人之言句句是吾藥石句句是吾服食只在善看善用

自愧此志不力尚落虛見事口耳不敢不自省也近齋諸書愚意欲取其要語數條錄爲一冊奉寄盛使去忙且天暑不及爲也嗣圖之比來即政即學必有著述便中望示予欲無言豈非至理然好問好察慎思明辨正吾曹今日之有事也

答陳紹龍

違承教愛惠賜南野先生全集此老在師門最久所得甚深衆所推服得其片言隻字已足開發況全集耶且原版不存非志學篤好不能致非至親深愛安肯遠寄將耶知感知重自陽明老師沒門戶頗多憂世教者懲元虛之習爲漸進之說以一念自反即得本心爲上上機謂下學由

工夫以完本體先立本而後達用言若近實而義實玄
心願疑之獲睹是集又得一番印正眞錫我百朋也撫南
之會同志彙集懷龍伊津皆在不能不紹龍思也執事方
爲一方倚重循良之政强教悅安閭閻鼓舞所謂大作會
也聲應氣求商山之陽洛水之濱言氏弦歌點也風詠卽
政卽學卽學卽政異地同符皆孔門家法也某雖衰病歷
與紹龍子尙友追踪爲應不以爲妄矣

與孟津諸生 丙寅

讀書士於存養此心多見多聞乃其餘事若以多聞多見
爲學則心愈放而不養矣○人只要做有用的人不肯做
沒用的人有些聰明伎倆便要盡情發露不肯與造物存

留些少生機太過由造物乎由人事乎○今只要做得起
箇沒用的人便是學問○道理在平易處不是古人聰明
過後人是後人從聰明邊差了○只此心眞切則不中不
遠○悠悠只是沒緊要是不知痛痒吾自省如此○學問
頭腦前人指破是他親見如此理同心同故雖蒙士一提
卽醒須自證過○學訓效效本來也人動便馳故曰反觀
曰回向○吾學所以悠悠不進爲無朋友白省還是志惰
○此志興起時自覺不愧古人更無節次及怠惰卽是世
俗罔念作狂克念作聖信然

又

忽有不懲中夜偶憶何處羣英之句忽醒然遂及終篇反
復歌詠乃脫然矣因思諸友離索又有感於莫負男兒之
語亦將有啓予者乎以豪傑自期者應無所待也

答楊仲衍孟子騰 丙寅

洛致解畧率意口耳相正承示心之發動處用工夫又云
照管不着又云還是心之不定覺用工眞切令我愧省但
工微苦耳只照管便是着便是心定病在間斷非道遠人
也此恐是功效心又云要將講說亦只是口頭語又不能
躬行意欲不用講說此亦是怠惰蓋沿襲舊見非講說則
不明若吾心要求是當則講說卽是躬行非外講說另有
躬行也若果洞然無疑則不言亦是講說倘未洞然而廢
講說是鶻突也恐有先入之見不欲參對耳此學者通病

華再思之道聽塗說蓋亦有年卽今口耳猶未敢自信奈
何屢講說也但不可徒事口語不由中心求益耳鄙論有
未合者無惜盡情討論不有益於君必有益於我此眞講
說也念之念之仲衍光明和說只於日用服食起居談得
一分卽是學問子騰閑靜只常常對越老師之言令此心
不拘不放自知方便也道理只在日用常行閑百姓不知
但不自作主宰耳無奇特也諸友若君可之明爽汝燦之
沈潛伯生之樸直心皆質直只是一意聖學卽是心定卽
是照管常着諸友既已出頭承當此道人皆仰之不得自
委去推辭也老師云千古聖賢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
有這件事願與諸友共勉之

答李伯生

此道本是不識字的愚夫愚婦所能知能行而後世士大夫乃畏懼羞澀以爲我不能可謂顛倒見矣然亦是從來講求入門太難故使人無入頭處亦由吾人未嘗眞實有志於是只作話說甚者言非禮義孟子所謂自暴自棄也向日曾問如何入門吾應之曰只此發問便是入門此語會得否倘未會且將論語主忠信章孟子無爲其所不爲章身體之天下之理皆不外是矣

二甲子

前輩云舉業德業只是一事蓋以德業爲主意則舉業卽德業矣只在一念輕重之間耳至於心體把持不定亦是

吾輩通患只要主意不移定要如此譬之行路雖有傾跌起倒但以必至爲心則由我也此意亦望說與君可仲衍常將陽明老師文粹熟讀講究卽是師友相從亦自不妨舉業自有具眼者

三甲子

枉問格物見本末眞姑從口耳卜度以爲天下之物不出吾心好惡蓋物有美惡情有好惡學問由心心只有好惡耳方擬著其說將半恐倉卒不能照管與朋友言恐相誤必求穩貼來人守候故不敢肇出付之容數月另具請正也諸友但於日用閒好惡不任情處相規勸卽大意已是矣雖詳說亦只是此意也子騰諸條儘有見只首條格物致知尚有請正處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至也在吾輩思之又思之耳

四丙寅

相別旬餘想乘春對時諸友相觀浡然生意不可量矣擬著格物說數條未知是否且辭欠條暢才力所限辭不足以達意茲錄與伯生幸與諸友共討論之

五丙寅

諸條依來示看過更潑之仍將格物討論此是學問頭腦處莫含糊放過此提其綱諸條詳其目也讀東廓語覺感動只此感動是伯生本來面目感動之者則培植灌溉之謂也如此讀書則萬卷非多一字非少矣

六丙寅

鄙語今再着意猶未盡再更之先儒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今更不及也吾輩欲求是當應不以數易爲嫌也

七丙寅

諸友同此致意

來示一貫說與蕭公語人苟知一條所云皆從此出意畧同近齋以爲尚是二法故改之毫釐千里正在於此書傳中此類尚多在善看須識此意

八

昨所妄談是鄙人數十年畧領會於口耳者似鶻突不可通此鶻突處卻是肯綮處味之味之此處通則觸處諳然

癸幸與諸友熟思之

九

鄙言二首并前格物說勞潘甫各錄一通幸與諸友更討論一番便中見示道聽塗說蓋亦有年尚未明了諸友既已了徹乎於今說果無疑難乎胡不明辨乎予老矣亦欲以積年所聞與諸友商議不辭口耳之徑也今說與舉業自不相妨以舊說遵時制爲正講以今說發餘意豈不兩得乎在善用之也

十

昨見示數條率意綴數語有未契更商量之先東欲於知善知惡處着實用工即此便是實地也諸友以文宗將臨

日夜揭書者會得此意不更有味乎不識諸友以爲何如

十一丁卯

月餘不作伯生書是月初三日埸兒來投我四月五日件廿一日書知伯生移居艮鄉道院南來消息如何可以慰子之爲心也爲之揮淚然觀前後書語具見進修不懈足慰離索子騰昨有數條相講已付去今不能錄容面談也竹川處書日久畧不省記意亦不差即付子騰請谿之教令人省惕昨答我書亦甚精爲著數語恨相遠無由再質也良知議辨未見念菴之學眞切云多契合見子眞切也昔曾看一遍今皆忘之其與鄙語有不合處不知何指不能再閱也總俟面談但一念眞切即正脈路矣

十二戊辰

訥翁所指在即事臆說本老師前說指一念在好惡上用工即如訥翁言亦只在好惡上用工耳本體不容言也然莫非良知也不遷怒是不爲怒所遷今一聞可怒即動已遷去矣與得情勿喜之意不同伯生之言良是然未易言也今吾輩且在三自反上用工可也

十三

久不相聚幸得一見信宿而別殊覺悵然來語幷教居厚懇切至矣非至情骨肉誰肯念此讀之悲感渠亦感奮因嘆此學本擔柴漢可能而今以文藝先之使拙者困阻巧者汲溺而榮辱貴賤又視諸此因又嘆師友之難得也伯

生念之近覺義理無窮一句舊解可疑昨子騰歸合作數語或文或俗主於達意便中寄我伯生試作看只取達意不拘文辭也

伯生問一貫忠恕

夫子之道若曰吾道只是一因曾子之尚見於萬也才舉起即天地萬物皆在本吾一體以此貫彼尚是取次說此象山所以譏有子之支離也○始學便是學聖人但有生熟難易初無二途忠恕即一貫實同名異只是此心

問夫子說一貫似只指此心本體說未及應酬處若曾子曰忠恕則便就應酬上說與夫子之意同否

本體無物何一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此處用工○忠恕

卽一忠恕是曾子曰與門人從事者故舉以告之無辯知易曉之別○見於一是集義見於萬是義襲○凡應酬而前只一事無兩事況萬乎聖人得一故曲當常人逐萬故務錯起于自私用智此吾人通患自愧口耳○曾子躬行故曰道于貢多聞故曰識言一雖同所指則因人以異也

問明德親民

大人小子執事不同道理則一渾指應對就盡分說是明德就事長說是親民民卽人也通上下言大人小子均以此心爲根基非以此爲彼之根基也有不合昔人說者無惜辨問

問知止能得條云知止以用工言能得以成功言非有二也生熟之閒而已只是得箇不馳逐否

用工復本體也成功本體復矣得無所得無馳逐與不馳逐

問知止卽所止條云知止之知工夫也致良知也得所止得本體也良知致也非本體則不知用工夫非工夫則不能復本體是之謂一乎

工夫是本體做○老師云合着本體方是工夫做得工夫方是本體○做工夫的卽是本體○發端便須眞切卽是本體工夫只緝熙皆本體所爲也工夫是假名

問致知知止

若以知止爲頭腦則知爲工夫之本體止爲本體之工夫若以致知爲頭腦則致爲工夫而知爲本體矣○致知知止之說二義只爭毫釐以止爲工則必謙虛抑畏其氣下以致爲工則或自是自任其氣揚雖曰同出於善而其歸異也此與通物之義相發亦只意念向背之閒若知知止則致卽止矣

問格物說知止則良心眞切自不容已句

此意不契只是把知字意字看作兩截知痛知痒有不搔摩者乎痛痒有須外求者乎

問致知　丙寅

飲食不知滋味必有寒熱之病身體不知痛痒必有痿痺之病人心不知好善惡惡必有偏私之病病去則本然者復自知方便成天下之亹亹矣○工夫只在應酬處做豈

惟身心意知物不可分截卽天下國家亦不可分截纔舉意卽天下國家一齊皆在故曰獨又曰自此在神上見不在形上見形固不能外也

問好仁不好學章

三代以前淳氣未漓學術無大相遠士各以其質之所近爲學故諸子容有不協于極者所謂不踐迹亦不入于室也猶淳氣之餘也周衰氣漓俗敝孔子創始講學主於移風易俗變化氣質乃始管歸一路曰求仁凡不協于極者皆不求于仁也蓋堯舜禹湯之正脈所謂中天而興斯道大明之會也然諸弟子亦各以其質之所近爲學孔子亦各因其質而成就之變惡爲美而已不強同也亦在而已

矣故無意見亦無口耳後世卻從變化氣質上依憑意見開義外之門是從管歸一路上差了不知孔門管歸一路者揣其本而義外者齊其末也老師致良知之訓蓋亦管歸一路正發求仁之旨然亦因人成就不强同也致良知而已矣良知明意見無所著口耳無所寄所謂太虛一出而魍魎自潛消也存乎志而已矣

問師云變化氣質同歸于仁誠聖學正脉也但夫子告子路好學二字如何用工方不生意見

既云變化氣質同歸於仁則子路用工亦變化氣質而已○不好則難與言學既好學矣自能知過自能變化氣質時時改過自然時時見過如此則意爲誠意見爲明覺矣

○子路猶是好勇之習未化亦猶是好學之志未切○子路過在剛勇夫子幷舉六言先言仁智而後剛勇蓋循循曲成之教也○老師致良知說最盡

答王藩甫問莫我知也夫章 已已

此顏子既沒夫子見門人無會意者故發此嘆也夫三字其聲深長其感深重矣雖非怨尤亦太虛浮雲也子貢之問猶爲未達故夫子不答而但自洗自解曰不怨天不尤人只下心而學自達天德未爲無知己也蓋自是浮雲過化矣蓋孔顏平日之所從事不倚知識而子貢以聰明失之不答之答乃所以深答之也

答孟子騰 已已

久別未有問訊心常念之三度書來知子進修不懈且得與聞諸公精義足慰離索矣一向謂儒釋大同老師卻說只爭毫釐思意不爭毫釐也年前偶見無生要議談空甚刻忽悟云無情毫釐爭處在此因思中庸道不遠人一章最盡聖人之道初不遠於人情只脫去註疏諷詠之其義自見如此方是腳踏實地良心眞切自不容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空乎不空乎吾道自足何俟旁求不審諸公以爲何如近見新刻二種一曰三山麗澤一曰天泉一勺皆發明虛寂之義是龍谿先生語讀之不逆不知京中有無此書試訪覯之於諸公處印正過有便寄我也近日諸友約會城南畧依鄙約大抵此學起頭便要潔淨不得拖泥

帶水相觀而善乃爲有益也黃師昔論格物似以通爲訓試請其詳寄示藩甫去速不及爲書倘見致仰念之意吝便圖之

附寄勉洙兒 凡一十八條

有用者知分之難盡不起驕矜沒用者樂享之不[illegible]不生嫉妬便是各人性分中學問○勿以己之長輕人之短勿以人之短省己之身以人之長攻己之短若能忘己之長忘人之短見己之短見人之長便自得力○人只爲喫不過沒用兩字故生出許多嫉妬欺罔不知過者過也沒用非過也論語曰木訥近仁不耻不仁而耻沒用耻非其耻矣○人苟知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難則所以愛其身者不

吝不至而義不可勝用矣○古人有云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此言當在幾上用功至要至要可以常省○每日無論冬夏不管讀書閒坐俱要早起遲睡尤忌晝寢如遇勞苦亦當歇息一醒便起不宜悠悠怠惰習成倦氣精神須常喚醒勿爲睡魔所得○言語務在簡默不得已而言亦不可多養心養氣之功全在此○七情惟怒最爲難制雖是當怒處亦不可忘己而逐物也○心地須常教舒暢歡悅若拘促鬱惱必有私意隱伏禮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者正謂此也便當覺破○起居服食常在從容順適凡遇忙時勞時飢渴寒暑時但安分安命不厭不惡即心火不作而身安理得矣若遇饑急於食渴

急於飲熱即於脫衣就凉或從風寒中來便欲飲食此最傷人亦是心病須待氣平方可○諸葛孔明曰非淡泊無以明志彼意欲明志也大禹聖人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只是勤儉可久可大幾有所好便能累心染根滋味試一嘗之○人多爲些小財帛器皿書籍等物小事傷了兄弟親戚朋友恩誼此皆鄙吝之過子路車馬輕裘敝之無憾尚非極至乃甘處其下而爲俗人恥物之聚散成毀況自有數可盡尤人乎宜靜觀以除此障○人生最難得者兄弟相容相愛情理本然骨肉之際責善尚且賊恩況其他乎○凡人立心學好則古今書史議論以及常言俗語或勸或戒皆來轉我若爲我設反身體認自得師友若以此擬題作文直述所見自然明順親切故學業德業只是一事○凡要用心學好則於一切動心損氣之事自不敢爲心平氣和一舉兩得故養德養身只是一事○陰德者人所不見不聞之謂但不以己妨人真能愛人如己則陰德在其中矣○先正有言覺紛擾則且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亦是因病而藥此言至切然靜坐以藥紛擾當矣從無故懈惰懶看書者是屬昏惰看書以藥之可也若元自發奮一時神氣欲敝豈可强使亦當順時休養靜坐以息之俟其休復然後可用或因事鬱結精神不暢又當置書停作閒靜出門或歌詠詩章或念誦平日得意之文或翻古人文字或看故事如有山水野趣亦可徐步遊遊使精

神活潑然後讀看亦自有得至如作文亦如此法此與講修遊息無往非學之意○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處有功方是實地不然猶爲口耳也

擬學小記卷之四終

尢西川先生擬學小記卷之五

雜著

文各有體愚不能知也偶因酬應率意傷類同志者過而存之愚不能擇也抑亦箴吾箴焉耳凡三十二篇

養生麤言

竊觀世之論養生者不由於堯舜孔孟蓋迷于方便而不察其本源皆志之失也有所懲而知戒有所聞而知疑爰著斯篇用資輔益夫事有因邪以知正物有因此而識彼故麤言之耳

或問養生之說孔孟亦有之乎曰有之孟子曰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之膚不養斯養生之說與曰然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曰于己取之則將於外者皆非也以小害大者亦非也故曰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故立大者養生之大端也若世俗之說異於是以血肉之軀爲生而不知生之爲性也性非外于血肉也體有大小也大小非二一也故養生者舉其大則小者兼舉之矣故曰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弗養也然必曰先立乎其大則可以自省矣今吾之養吾生也果爲先立其大也未可知也果爲能兼乎小也未可知也果爲放而不求棄而不養也未可知也果爲一暴十寒事弈系鵠養而實未養也乎可知也皆可以自省也故不志乎大而志乎小日吾將以漸及之也是失所先也未有能養其小也夫大可以兼小未有養小而不先乎其大也大小非二一也故養然則必有口訣何也所謂方便也猶醫之於病也何若受病當用何藥也其必指命基也猶醫之兼補損也衆病之起于虛也衆私之總于慾也未有不虛而病寡慾而心不存者也此性命雙修之說孟子所謂兼所養也皆性也性卽命也雙之爲言亦方便也爲八之歧性命爲先後也故謂命爲有外于性修命而不修性也是污濁也謂性爲有超于命修性而不修命也是頑空也故雙修之說兩救其失也非歧而二之也孰知學者猶以爲二而遂執兼養雙

修之說也雖合之猶二之也皆由不知古人方便而認爲究竟實法也今之言養生者未有及于性者也猶頑空而不辭污濁鄙褻也故厭簡靜而愛紛華也猶曰清淨出於泥也而不知其種子之非也故大者眞種子也養而無害所以立之爾也心也性也命也志也皆大也隨所指而異其名實非有二也志者其用也大非志不立而愛紛華者亦志也故志不可不早辨也志不辨不立也志立所以立其大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者志也志立而思存不昧則常明常照有私卽覺覺卽無私也未能卽了故有方便正於勝私非究竟法也私勝而方便亦無也堯舜之執中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愼獨孟子之集義皆立大

究也皆口訣也意到懇切處者是也實則亦方便也非究
竟法也然聖人之有口訣也惟恐人不知也是懇切緊要
之語也世俗所謂口訣者隱語寓言若惟恐人知也恐人
不知者仁也欲人之同躋壽域也惟恐人知者不仁也猶
醫之有秘方也安視人之病且死而不惘也是不仁之大
者也蓋本因材之教而失之而不自知其非道也皆志之
不辨之失也曰何以有教外別傳也曰爲接上根也亦衆
所共聞也共聞之而有會不會也是因材之教也其有不
令衆聞者必其獨病獨藥也因時相機誘掖接引方便有
多門良工心獨苦也非如世俗之云恐泄造化之機也顧
爲之辭而曰有分無分也不知性外無道人孰無性也無

分是無性也外性而爲道是秘術曲技期以勝物非以成
物也孰不由性出也是搏躍激行之類也所謂弄精魂也
皆由不知古人方便而以邪僻之心求之也是不仁也不
仁不可以爲道是以君子不由也故聖人之道人皆有分
也是成己成物之大道也世俗之論非獨失聖人意並失
佛老意也是以索隱行怪無所不至也皆世情非道情也
故志之不可不辨也吾斯未能信是故億言之

嶽遊散言　贈朱虛舟　凡十四條

虛舟子有四方之志將游五嶽交游贈之言余懷是游尚
矣從師問學既晚且病然異乎諸子之撰請與商量游事
○游不同或以對時或以洗心或以玩物對時者上洗心
次之玩物喪志下矣如欲觀四方形勝踏語人曰吾嘗游
五嶽某嶽云何遇某人贈言滿帙圖書盈載此爲漫游又
其下也如知對時此類卻不相妨○人心私意有師友講
不退者惟出游或詠歌忽脫然故得游則游不游則歌此
是洗心即是對時俱是學古人不廢游歌以此○因君出
游偶思人物自得處俱是游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性
之本體游而非此卻是放失私意憂惱不爲樂事人不如
鳶魚爲有私意者以脫略世故爲無私意即是私意○太
和之世含哺鼓腹孰非游者隨處五嶽○孔子轍跡遍天
下孟子歷聘諸國是對時之游然迹勞而志悲矣故孔子
憮然于沮溺而喟然于曾點孟子亦曰人知之亦囂囂人

不知亦囂囂○沮溺耦耕丈人荷蓧是洗心之游但涉自
私不廣大然與世情異○吾鄉先哲或游伊洛銓擇風花
或過前川傍花隨柳顏琴曾瑟異世同遊對時洗心斯游
久廢君今能繼後塵可謂豪傑矣更能講求其學當別有
見古人遠遊或御門人或從後車或驅驢介僕或杖屨擔
囊各有分量度德量時義之與比似難執一○今道脈在
東南泰山久頹天真之勝誰爲盟主我心懸懸渚蘋之薦
君爲我代之南嶽青原古人宗派所出閣青原尚有結社
相講者盍往訪之不虛是游○逢人但舉孟子末篇狂狷
鄉愿章必有誨我者此是五嶽根基裏許打除潔淨卻與
天地同體庶幾不愧山靈即五嶽風景拔地倚天時時爲

受用或遠或近游不游俱是此理○或以五嶽之游為
近名虛谷張子曰今人昔不好名知好名卻是君子此高
人微權大觀曲引誠不可思議噫使好名而精之豈不為
君子乎曲士難與論游惟通人乃能知游然或不講此學
朋會古人意指又從而益之非玩物卽謾遊遊非其游久
矣吾誰適從君去友天下士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彼都人
士四方穎萃試與深講此游由名而精之精之又精深之
又深得大解脫吾斯未能信歸來示我方便

澗陽別懷 贈納谿周先生　癸丑

草堂在澗水之陽往歲遇先生于此別于此思于
此故識之感今憶昔窺然幷隙不自知其拙也

熙始因晴川劉師得受知于納谿先生是時晴翁與先生
暨斛山楊先生緒山錢先生同處患難中論道講學如平
泥可謂夷險一致矣投隙乘閒通問質疑竊知向慕焉先
生痛癢心切因言信心不嫌固陋惠我藥石迄今服之愈
覺精切星分雲散各天殊封十餘年來想像南北如夢寐
山頹梁壞晴翁已沒斛山亦逝因仍固陋道不加修為疑
為是未免執着負教多矣癸丑之夏先生來游人師難逢
儼然侍側晤言朝夕眞見古人如坐春風如臨化日先生
自言于此心精微處未協又曰思不出位是不過其則他
日論事云云曰如此于事上似是道理上卻不是熙嘗有
所疑億先生曰莫猜度先生大旨亦可概見良知之教愈
有發明士有從素履者熙謂是初念未眞故先生曰不然
惟聖罔念作狂行次登封兩度寄書惟以招致後輩拔尋
幾微根苗相期望以夾帶心相警戒書指懇切誘掖拳拳
安敢自諉敢不勉奮先生學不厭故教不倦其言曰當此
世界若無二三子未免孤立無徒豈非形影相弔乎可謂
至悲矣敢忘乎敢忘乎凡先生自道皆誠言凡所望于不
肖者皆分內事將必求以慰先生之心卽以是望於先生
以為報豈以為不可乎

長語質疑 贈陳懷龍 原本三十三條錄二十三條

懷龍陳子士華慕遠游其言曰務遊觀者挾通方之智者
也來多益者秉虛受之懷者也鵬搏九萬鷃借一枝賦分

匪殊識度不侔也昔賢尚友千古而予足跡未嘗及四方
違桑孤蓬矢之志矣且諸方風尚今古學術予將有深辨
焉示範來裔稽模往哲非局方者所知也西川子聞而壯
之為題卷首曰友天下善士曰予有積疑羈于衰病不克
越疆請益子東西南北人也幸持吾言訪諸四方君子亦
幾有起予者乎則斯游也不為玩物矣經行過吳會道毗
陵見近齋朱丈試以予言質之以為何如○江門之學一
再傳使失眞若陽明良知之訓則善繼江門之志者也近
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此言自靜中端倪之說啟
之夫良知無始終無內外安得有上面一層此異學也蓋
本無極太極之說而不察周圓之未瑩也○陽明老師雖

夙成其言以江西以後爲定此老師之意也○先儒動說發前聖所未發道一而已開口便盡語有詳畧耳無未發○默識者心識之非口耳也訓默爲寂流于異學○程子須先識仁之言猶云先須擇術云耳後人遂謂先須靜坐識見本體然後以誠敬存之若次第然失程子之意矣○舍見在乍見皆有之幾而另去默坐以俟端倪此異學也其不至於外人倫遺物理者鮮矣○入山靜坐之說陽明老師答劉元道盡矣長生神仙之說答劉元靜書備言之○習淡須漸習之昔年有一僚友向我言吾少時每飯必盡十二椀乃飽後漸減之至四椀又數年減至兩椀今吾每飯只兩椀因思椀數多尚可減少滋味厚獨不可減

乎試漸減之此習淡之一法也○禮毋絮羹戒詳于味今作食譜相誇奈何爲學大病在好名先儒云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其幾甚微切省之○處天下事要商量學術尤要商量昔賢只少此○改過之人不遮護欣然受規才有遮護便不着底○曲禮不可不讀○曲禮首章最謹○古人之言或精或粗句句是吾藥石若用之得當橫說豎說皆是一涉拘執則動成牽滯至使古人不敢開口負由志之不真心之不虛也○能翻前人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爲紛更是妄也○集義者爲集在義上猶云即乎此心之安也心安理得何浩然加之者以集義爲集善而云理直氣壯只成就其勝心而已○道一

而已天地萬物皆吾性之發用而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illegible]無言聖人闡之若非一體何以相契是故探賾者探吾心之賾索隱者索吾心之隱鉤深者鉤吾心之深致遠者致吾心之遠審乎善惡之幾謹于念慮之微而已○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得善曰得吉有大焉者乎失善曰失凶有大焉者乎善[illegible]知吉凶吉凶本善惡而吉凶在彼善惡亦在彼乎趨吉避凶爲善去惡而已○人情本然只是相親相愛如尊君孝親敬兄友弟刑家睦鄰恤寡賑窮是上愛下下愛上其於不善也只曰矜不能不得已而去惡只爲保全善類冀其能改曰不念舊惡故曰惟仁者能惡人莫非仁也若世人惡人全是勝心是亦不仁而已矣喪禮

哭踊有數主於節哀爲賢者設也人之忘哀必有分心處以致哀爲推極非制禮之本意爲虞龍過哀故云○聖人盡人之性則無人惡盡物之性則無物妖然下車泣囚鑄鼎象物禹實防焉堯舜之世不聞其有此也此非聖人之得已也世變江河其不可挽乎噫

不遷怒說

聖人只是愛人不見可怒故不逐於怒是謂不遷怒謂不爲怒所遷去也蓋聖人之怒是不得已其無所於怒則本心也如天以生物爲心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無非生機聖人在上生機和平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夏無伏陰冬無愆陽日月不食雷出不震無灾霜雹胎生不殰卵生不殈民

無天札純是生生之意聖王不作學失政厖生機毋過災變始生非天道之本然也學問是要復他本然只是致中和期于天地位萬物育而已純是好生之心故無怨無惡其有刑罰誅竄皆是不得已蓋教之不改移之再三知其終不肯變又恐害及善類萬不得已然後刑戮及焉然且爲之減膳爲之徹樂下車之泣只見可哀不見可怒聖人之情可想矣莫非仁也莫非天道之本然也顔子不遷怒正是不違仁處蓋所過者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彼謂怒於甲者不遷于乙固疑于粗淺而謂顔子之怒在物不在已者亦爲無情蓋誦習于三代以下之緒言而未窺堯禹以上之心事也其于孔之所謂學顔之所謂好殆猶未

之深思矣乎

仁義說 凡三條

昔賢必以四德配四時五性配五行然四德只一德五性只一性非如五行五材之有異質可以分見也五性只是神五行只是形神無方形有方四時各一其氣仁義禮智則太和元氣之流行于四時也○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體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仁義禮智信一時皆備同出異名謂仁[illegible]生義爲殺非知義者也如謂仁爲生義爲殺證諸孔孟之訓仁曰生可也如曰驕義曰集義曰義之與比曰不仕無義曰義以爲質可以殺云乎○故謂春生秋成可也謂春生秋殺不可殺機自是戾氣非性中所宜有故曰不得已而用之曰去殺曰止殺可以理會

風水說 凡九條錄四條

宋羅大經論風水甚明確只於居室未及王制葬說未推原權教之意今特爲補足之○王者建都居民必擇善地詩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又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解者曰陰陽向背寒煖之宜流泉水泉灌溉之利只是要人無災疾物産孳旺此等處一見可知不必藝術王者向明而治前朝後市官府居民皆在必須寬廣平正面勢迴合水甘泉美土脈光潤草木暢茂此亦一見可知不必藝術其居處也各有定向先宗廟社稷次王居次官府次民居各

有定所不得任情取舍宮室閎架各有定數高下廣狹各有品式以王衣服有制燕會有節執贄有等無敢踰越其有災祥疾疹隨時隨地量爲燮理故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此也古人定宅居民主于安人乃大學絜矩之一事藝術皆是良知發用是共公心故神人協謀卜云其吉終焉允臧世人只營一己術士多是世俗憸人其所謀爲盡出私意不可對人言況敢對神明乎故廢卜筮專技術恣情矯誣禮法蕩然則以王制之不明而風水之說亂之也是故必王制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而後禮法有所施上惟道揆則下惟法守物恥事典斯禮俗用成知紀禮之爲[illegible]而後知安分之爲榮也辨志

以正俗其在司風世者之責乎噫○謂遺體無關於禍福吾不忍言也謂禍福必由於遺體吾不敢誣也譬諸草木子粒既成根稭隨稿漸朽漸化物理皆然如謂遺體云云子孫蒙蔭則是子粒之生受蔭枯稭也試埋枯稭於沃壤而藝子粒於墝埆能使發用所生實穎實栗乎蓋天地無私藏有生無不化適化之形無所於蔭也然而孝子慈孫所以慎修塋域必誠必信遠諸患害無所不用其至者實以孝心純篤事死如生遺書尚謹莊誦遺器尚謹襲藏況其遺體乎根心罔極自不容已非因禍福不忍誣親遺體以徼利也○孟子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夫曰化者終於化也未聞有所蔭也盡心恔心無使土

親膚而已無使諸患害侵膚而已

登封縣創制學田記

登封舊無學田隆慶戊辰雲南李先生來掌邑教約已率人古訓是式凡國家建學作士具在令甲者既修舉矣又詳著格物折衷羣儒以探洙泗登封士亦既彬彬然興於正學矣有觸于中喟然嘆曰吾奉命爲弟子師弟子猶吾子弟也安有父兄而不恤其子弟者乎士之貧也婚不能遂也喪葬不能舉也流離者未有還定安集之也不爲之所奚忍哉其惟學田乎乃于己巳二月創制學田爲之倡而邑侯鄧公亦買田繼之立約給帖置籍以備稽考經畫略備矣於是介其門人李生詡周生三省備禮致詞來請[illegible]曰公我同志也必能諒吾心幸爲我記之勿令歲久寖失初意且願因學田以示學要垂之金石斯世道綱常之繫百世之澤也噫愚安知學哉且衰老不文久矣以同志故勉爲之言請因學田以發格物可乎夫格之爲言通也通物之情所以自通也故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昔田之未制也婚者未遂喪者未葬流離者未還定而安集夫婚未遂其情睽以曠喪未葬其情哀以鬱流離者未還定而安集其情恰旅寓而悲故居如是則情塞情塞則機滯機滯則物與我不相通矣斯則吾之知有未致而物有未格今爲之置學立約婚者喪者流離廢業者各濟其事通其情而吾心不忍之知致之無不盡此之謂通物之

情所以自通也斯不亦物格知致矣乎雖達之天下可也吾獨有取於行其所不忍也雖然二公之意良亦勤懇矣時移事往將無有指是田爲私橐計乎將無有指是田爲需燕會乎博施則不敷涉嫌則譁爭侵其經界則私公混淆是肇侵奪而啟怨疾也豈惟寖失初意已乎愚故因二子之請推李君之意發格物之旨以諗於衆告諸後來使知是田也不徒以養亦所以爲教也田凡百二十有七畝蓋李先令常生秋買民田二十七畝邑侯鄧因李生汝楫之請復買廢寺田百畝皆捐俸爲之而諸生亦有自備價直之願故其成速且易李蓋嘗及道林先生之門得王湛二老之緒而陽明先生倡道虔臺江以西賓風教所始鄧

侯之高誼亦自有本也侯名南金奉新縣人李名明遹石
屏州人是年三月望日洛陽西川居士尤時熙爲之記

登封縣志序

登封志再刻矣其始刻也吾洛先達水南畢先生備序之
其言曰志之所見王道存焉夫昔者聖人之以天下爲一
身而未能身歷之也於是乎有志國志其表望邑志其土
宜家志其用度于其身也志其性情經之以風俗理之以
敎化一人元良百司修職而庶務興舉夫然後能通天下
于一身通天下于一身然後能以天下爲一身也是王道
也故凡無關于表望無係於土俗無切於用度無本於性
情者俱不載爲其無與於王道之實用且以蕩風俗而病

敎化也予觀登封舊志蓋有慨於是焉其大者褻常蹈故
無以發明其所謂王道者而其志人物也則又以管仲陳
勝之流參于甫申而兩程司馬諸賢反略而不載李善之
純義混於仙釋啟母石之誣並于觀星測景而亂后之辭
佞倖之作紛列於藝文學諭李君蓋常病之數爲予言適
與鄧侯見符李於是筆削舊簡以成侯志以屬序於予予
惟風俗王道之大端而觀民省方敎化之實務也登封本
周南地而嵩高爲地中是周公之所定鼎也王道莫先焉
生甫及申于蕃于宣王道備矣甫申之後何其寥寥哉如
綫之緒明道程子實承之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
在愼獨獨者非他也性情也愼之也者察之也嗚呼此豈

管仲輩所知耶王霸之畧混于一途久矣宜其志彼而不
志此也其奚取于志也或曰禹貢周職方非王道乎其于
敎化也奚屬亦何關于性情也夫禹貢錫圭告成聲敎訖
四海而修守攷職無不敬戒職方氏蓋諄諄焉所謂既竭
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也非察於性情之間而有是
乎孰不由性情也予觀鄧侯之政行乎廉恕李君之敎本
之格物其爲斯志也亦各志其性情而已王道霸術之辨
覽者當自得之

送邵伯西林先生致仕歸烏程序

西林翁之學不事帖括人服其正其仕也不習宦局人服
其眞其去也飄然引年以歸人服其高予固愛西林之不

阿惜多士之未盡識而猶恨西林之未能俯而就也將率
邱生岳周生玩易玩書張生穆稽李生柔及吾兒泮追送
西林于逵郊而豫爲之言則予之不文久矣顧西林于我
非燕遊一朝之好也師友之義非相譽之無辭而規所未
至之爲貴則述平日所聞于西林者以求正固西林之所
願聞者乎西林不忍人過或而折之夫聞過則喜孔門多
賢獨稱子路野哉之斥以遇諸子誰堪受之陳蔡之阨由
至慍見而諸子乃依依不去則夫子包荒誘掖之誠有以
固結之也他日有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情可識矣
故謂西林之意爲非正則不可以之接引後學此明道之
所以不讓于伊川也西林嘗以董宣强項爲浩然之氣夫

浩然之氣集義所生與物無競宣暢方正不免忿戾行之共于本體亦謂屈撓矣揆之孟氏之學尙是人我邊見似非浩然本旨而西林云云故見不合已者輒爭之爭之不得遂有滿目荊棘之嘆此予所以猶望于西林之俯就也且西林之意豈以人情之薄北士之不如南風哉然孔子則行之矣縫掖不以易章甫獵較不以薄魯人故曰爲之兆也今多士聞西林果去皆依依不忍釋翁之心於去益顯多士不忍之心於翁之去始戚戚動也人情薄乎否耶予年四十始知從師問學今十餘年來矣師違友隔彷徨無與有望於翁冀翁與起多士爲我師友而翁復以嚴見憚迫其將去而其幾始發然翁已得請不可挽矣如吾望

何如吾望何噫西林之所惡吾之所惡也西林之所愛吾之所愛也今而後苟有樂善隱惡如西林者雖其門庭險絕吾猶親就之然不可必得已西林未別已動我思旦夕西林去矣其將勞我遠思哉西林曰吾鄉山水清佳多同志子盍來游人將與子果有是緣將隨西林步雪川涉苕水以望天真西林其待我乎吾始欲繪送別圖今不能聊稽吾情以授從者

賀張翁百壽序

予往與方山邱先生習靜孤燈山中聞山北有韓翁爲百有餘歲矣乃今又聞張翁亦百歲是何壽者之多歟孔子曰仁者壽翁殆仁者歟又曰仁者樂山翁山居知樂山歟又曰仁者靜翁其靜者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木石與居鹿豕與遊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解者曰身與野人同心與野人異也曷足以爲舜也蓋野人之心質實舜心亦質實舜特聰明首出焉耳孰無聰明乎譬之日星焉舜則日而野人則衆星也其光明一也舜特首出焉耳其道心一也無以異也夫是以必得其壽世以伎倆知識擬舜與野人若懸絕焉多見其耗元精而損壽考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今於二老之壽竊有感焉韓翁予未識何狀聞之楊子仲衍孟氏子騰曰張翁誠篤質樸耕于野不履城市人莫知之噫茲翁之所以爲壽歟誠篤則內無以搖其精質樸則外無所役其情是浮氣之守近仁

之質也皆壽徵也翁其舜之徒與若其蘊知識恣伎倆徵逐如世俗雖獲永年亦倖壽也異乎舜之深山野人矣予衰且病不足以究斯義姑述所聞以復二子其以是諗於張翁併以諗賓客之壽翁者

壽梁節婦序

梁母節婦陸壽屆七十二三子將舉賀賀也者賀其壽而節幸其節而壽也聞者莫不感嘆以爲異予聞之歔欷泣然不能止蓋深痛節義之不易云昔我先祖母亦陸氏二十七而嫠節四十七而即世撫孤茹荼四無依倚吾家之不穎墜由祖母迄今未得表揚以爲愧恨今梁母節而壽壽而節既已聞諸廟廊載在國志植綱常而慰地下矣宗

宗戚屬暨二三子又雍雍濟濟稱觴拜舞各獻其忱斯非獨爲陸賀也爲梁氏賀也非爲梁氏賀也爲盟人賀也非爲盟人賀也爲國家賀也爲萬世綱常賀也蓋仁者必壽至是爲益信而非節則無以成其仁尤可見道之無二致也又以見人心之同而宗黨戚屬與二三子之心猶陸昔年誓死之心也陸亦可以自慰而飲旨酒錫難老矣予素不能文又衰且病無以發節壽之義而二三子必欲予言不擇其鄙俚以予嘗深斯感庶幾足以知節婦之心不徒爲泛泛語也乃於是直述[illegible]之遂以爲節婦壽

崇義表俗序

嘉靖乙丑歲饑鄒滕尤甚而待賑者日數百千人心惻之

而不能救也翼日謝村楊子金至自孟津余往省之因言及荒政楊子慨然曰吾不忍鄉里之嗷嗷也顧邑廪聞有餘粟金亦幸有先人之蓋藏以邑之羨縕以吾槖困窮庶少濟乎余曰救荒無善政賑濟徒虛名耳饑民計日待哺得不償貸多餓死且來者塡門塞戶子鄉人也何以應之試檢子之笥有貸券乎今饑民困兢兢慮子之索償也盍取焚之以舒其困憊使受實惠於邑廩斯不賑之賑矣乎楊子曰凶年焚券示空恩也吾行吾志乃於是歸而出其藏穀若干輸之邑用致之饑民邑省其半民不阻饑次年爲丙寅復出米若干及春以應糴者減其直邑之人讙然頌之洋溢於旁邑曰楊子義人也鳴於當道旌其門曰義門楊子蹴然曰吾初不爲是也蓋吾心焉耳是歲風和雨時號曰有年楊子又曰吾不忍室家之頻顣也議焚券如往歲之約或曰有年焚券欲何濟也楊子曰不聞大收有不收之家乎且可償而不償庶不爲空券乎卒焚券若干邑人復讙然頌之洋溢于旁邑曰楊子義人也將咏歌以侈其事延譽於四方楊子固辭曰吾初非爲是也盡吾心焉耳于是邑庠之英李子溥楊子一川來謁余而述其故且述楊子之言余曰二子乃不信楊子之言乎楊子蓋誠言也往余與楊子議焚券時意不使人知也謂楊子陰隲斯民也而人卒知之當道表之已失斯意矣然猶出于上官也非楊子所能與不可得而辭也楊子其以是益前日

之譽而篤其後福以成務實之學蓋君子之濟人利物也盡吾心焉耳固未嘗曰是可以得名譽爲門戶光以矜耀於鄉人是始義而終利也二子其知楊子之心乎且君子之施仁也曰吾猶有所未能仁也其行義也曰吾猶有所未能義也施薄而譽厚斯名浮而實爽矣吾于楊子方相期于實勝之務而二子以此望之不亦失楊子之初心乎語曰一室煖飽千室叢怨此一體之機人病不察耳蓋生民與我並生覆載間非有異而吾獨厚亨豐積焉不有惠施衰多益寡是負天之祿以自封而緣是以爲名譽儼然受而當之是逃利而入名也造物且均忌之宜楊子之不居也乃吾又將張之以言無所切磋於其間其爲負知已

心甚矣二子曰楊子誠不願是舉吾二人者亦深知楊子之心如先生之云然鄉人則不可告語也姑借楊子之誼以風富而好禮者不亦楊子之不可必辭者乎余曰爲不爲已也知不知人也毀譽之際君子方兢兢焉此於楊子無加損以之風示鄉人亦與人爲善之意歟子是之圖其可哉其可哉乃爲之序

東山劉先生墓表

嗚呼此東山先生劉公紀之墓也往嘉靖戊午督學亢先生試新安士考德辨業罔不勅愼僉推其父子學行俱優云是予時方述所聞艮知之訓與諸友相切磋然猶未知公父子也又數年孟生鞏來相從公子鈇與焉蓋公命之

也嗚呼世方馳鶩於記誦辭章以相誇尙聞有談及身心者已羣然詆笑之况敢深言之乎乃鈇獨奮然自拔不顧流俗毀譽以從吾黨遊期以究明此學卒之友信子孝善類朋從斯不謂豪傑士哉非公之敎不及此卽公之學可窺矣以是知水陽公之與進不誣也公之沒且踰年未有表其墓者鈇泣曰先人終時遺言得先生誌以瞑今不及已追惟先人知信向先生鈇非先人敎不及此先生與鈇進宜不忍先人之泯泯也噫公知學且謬知予其樸直長厚鄉評籍之舊矣獨未有鳴公之知學者因述其事以示合子勒諸貞珉俾論世者信公之知學老而不厭幷以告於冥冥噫嘻鬼神其亦有學乎

純直周翁墓表

徽函之間有隱君子焉曰周翁其先洛陽人後徙新安因家焉遂爲新安人翁有三子皆力學從予游予以是知翁爲詳竊慕效焉世常謂古今人不相及若翁者非卽古之人歟翁孝友天植少時從父宦游鄖寓南陽父歿乃奉母氏歸新安途次値父生辰貧不能舉奠拾穗易酒果野哭之倍慟聞者揮涕母老失明歸途正當炎暑乃背負以行母初不從託言阻水乃從之前途仍豫茶湯備用母至家得無恙其平居侍食竭力致甘旨每事先意承志或出經營尤必丁寍內閫凡用度雖細小置完然後行慮母氏之闕養也歸期稍遲心念之不置近舍遇市餅餌熱熟卽

懷抱以奉母此雖小節亦拳拳至意云母歿葬祭悉盡誠心遇節序忌辰舉奠輒泣下不能休語子孫以親恩難報蓋老而愈篤焉性好施雖貧亦約己爲義嘉靖中有違客張姓者封寄一篋張後歿原篋畀其家人封識宛然驗無一失又嘗買一童僕受直矣見其父子泣別惻然不忍亟還之舍其直性嚴不妄交游惟心慕邱方山之爲人未識面也邱有母之喪方供役省下未歸翁率衆往奠之邱訪問始知是翁泣謝之遂爲莫逆交邱廉直取與不妄一日謁選京師親交餽贐俱不受翁餽一羊裘受之蓋非邱翁不餽非翁邱不受也可謂兩義矣斯不足廉頑立懦矣夫翁素甘淡泊不喜飲酒然遇鄉人燕會雖不飮亦需衆散

乃歸每日夙興夜寐冬五鼓畢夏平明即起梳洗冠帶坐少頃乃分命家人各治務有言翁當安逸者厲言曰人生固當荒惰耶力行節儉器用取其堅樸服飾尚其質素道餕棹小殺長少各依倫次會食雖豆粥菜羹必集而後舉一人不至不敢也其正家也嚴內外絕師巫婚喪有禮婚戒爭財其教子若孫也授之一經則先之行戒貪饕教之治生則循本分去機心以是三子皆烝烝向於學爲同志先翁之致也年近期頤縣學舉鄉飲辭不赴曰鄉飲尚德我無德皆非其分惡乎敢今上龍飛推恩詔錫高年粟帛給冠帶爲壽官翁稽首拜賜然皇恩浩蕩德稱其服翁獨協輿論焉居常朔望節序必謁神明有答也曰神無私但焚香不祝福生平與人交一飯必報一語不欺以爭訟爲大恥以喫虧爲日用故邑中稱善良有家教者必曰周翁周翁云嗚呼若翁者其可謂純直篤行之君子矣論語云主忠信翁殆古之忠信人與曰益者三友翁其益友與予辱翁知愛有年矣口耳之餘無能有裨於翁然直諒之德忠信之教私淑尚矣茲故表而出之俾後進者知忠信爲大道直諒爲實德多聞總歸直諒大畜用以畜德挽末俗而復古道其在此翁與翁諱朝字邦柔三子玩易玩書臨居行義有光先德府禮縣學生孫崇謙府學生子姓振振周氏之世德殆方興未艾云

跋邱丞二贊 丞名周新安人

今也清官昔也清吏秉一寸心對越天地昔也清吏今也清官元風雅度愧我儒酸

右邱丞二贊李中丞汲泉官彭城時寄我手筆也今十五年矣發篋檢舊帙得焉不覺泫然出涕嗟乎此可以觀邱翁可以觀中丞矣中丞上友古人旁睨一世最慎許可而所傾仰篤信者獨翁曰吾不及見古人若方山翁者今之古人也故其言曰秉一寸心對越天地翁之心真可對天地也曰元風雅度愧我儒酸噫此中丞之所以爲中丞也可謂至悲矣世之人惟不知愧故安于汚濁而不自惜翁方憫斯人之陷溺而恨不能救亦不自知爲清官爲清吏也世多以資格待天下士噫天下士豈可以資格限耶翁平居以古人自期待其清修苦節人所難堪而翁處之終身裕如焉非其中有真樂何以能此其殆浮游乎埃氛之外又安知世之有資格耶已之爲何資格耶中丞未嘗輕服下人今於翁獨愧服焉後之重修邑志考尋國故者可以觀矣

書陽明先生詩後答君可

老師月下吟三首皆真言也因帶川君可之請而敬書之昔在北雍每詠此輒泣下沾襟焉乞養歸來於今廿載濡毫揮涕不啻往時轉發轉新只此數語所學何事可以釋思帶川子其有味於斯言乎其無忘於斯言乎

題彭母陳氏貞節

天津子來自臨武述彭母陳氏苦節存孤事余聞之泫然歔欷不能語蓋慟我祖母之苦節存孤猶是也夫彭氏四代後先仗一惸嫠與吾先世畧同而陳氏壽考康寧與吾先祖母異其沈埋不耀則均也嗚呼元氣精英鍾為貞烈天鍾之顛厄之耶悲夫悲夫然余竊謂表揚為世道計於貞人無加損彼貞烈者自率其性而已庸計其表不表耶世降風移幸視豐約以為幽明于激勸何賴焉余病之故恥圖之也天津子其有意于是乎天津謂我曰子言之將為陳氏重噫余鄙人也安足以重陳有天津者為之倡其足為重也已

擬作會約

擬作會擇寬敞處為會所設 先師位隨便植花竹置書籍雅樂弓矢投壺會友擇同志者不拘人數隨宜相約每幾日一會至日侵晨入會所先謁 先師次相揖序坐取書史內可以警發人者數段令聲朗者誦一過皆肅聽畢起再揖卻任意行坐或歌詩或鼓琴或投壺或射箭或講論書史或靜坐興到為之各從其便如近山水乘興游衍隨事切磋務在相成相下物我一體若會期之攜童冠樊遲之從舞雩使此心活潑生意油然將晚仍序。○先師相揖序坐聽誦書史如晨儀乃散歸如未及會期或遇有難遣之情及事有慮不去者即赴會所或但約相近一二人相與講解消遣務期融釋會不厭數事惟從儉

一每會一日兩飯不用酒肉蔬盤菜羹隨意任便但取足用深戒奢靡一則養心一則可久

一茶飯或輪管或共置會田募人耕之有力出分無力則否

一作樂雅樂任作俗樂盡屏

一歌詩貴和平主於養心近齋云聲由中出中有物否此等處工夫甚精細

一投壺射箭執事敬去勝心近齋云古人琴瑟簡編莫非洗心之具投壺射箭皆須忘我步立作止莫非太虛之體習之既熟然後得空空無知隨感隨應隨化也

一講論虛心觀理勿牽文義近齋云講論牽文義守成心最大病欲求日新必不可得

一靜坐息思慮勿執著近齋云息思慮只要知起落不起則息矣若以息為功愈見起

滅之無端也蓋以息為功則欲息念之一欲自成紛擾矣

一游山對時洗心勿貪光景近齋云光景美惡皆足火候煅煉此心試其好惡取舍移換始終不貳是何如也

議會飲約丙寅

載觀柏翁之約已善矣方布散間一友笑且嘆曰此亦非常人家所能辦也予無以應竊惟此只具束酒席耳若邂逅相遇坐談稍久是為供具則當隨見在有無薄厚為之若更知已即一菜一粥亦可對餐也記得嘉靖初年時奏准房屋衣履燕會皆有品式會見頒行刻本燕會有圓桌聚坐之文視此獨桌之坐為奢矣不知何謂酒席今不知何處有此本幸訪補之少時曾見婚嫁筵席一桌兩客撤

只三湯五割一餅一飯酒止數巡樂惟鼓笛已刻卽席及
午而罷客散有後坐留至親者席亦不復時亦不多前輩
質儉之風可想也今席奢僭已甚以若爲樂莫知所止三
湯五割之俗迥不可挽爲之節制賢者之責也翁云不在
此約謹亦漸次接引使歸質儉姑爲之兆欲觀者自得焉
耳隨宜節省盡翁之微意云因友人之議惹及此無乃更
迂乎敢質諸同志者

議鄉約　答孟津諸生　丙寅

承惠警心要語讀之心動真可自警第幅數過多費諸賢
紙張也并柏翁約當與親友共之茲附謝寄來鄉約明白
可行中間借擬一二節請與柏翁裁之隨宜斟酌不隨不

泥務在節約忍讓躬行以率之也外鄉約原三本茲又得
兩本并奉看暇中酌取之務中肯綮聞者感動乃爲佳耳
昨帶川合寫老師月下吟及勉學詩同附手批眼花不足
較也錄善紀過姑具儀節且莫舉行此須官府爲之不爾
恐起爭無益大抵約之本意啟其良心是第一義隨事逐
時勸化之不在一時也若必紀錄似太明恐反致扞格全
在躬行率之不言而信社日出分亦須量力鄉約本意不
分貧富若貧不能舉分須另有處如何同會吉凶事吉只
一拜凶只一弔送不必具禮此爲正約其中更量情分親
疎隨意自行亦須從儉革去往時奢靡俗套此二項行[illegible]
須另有公處全在得人

擬學小記卷之五終

擬學小記卷之六

西川尤時熙著

紀聞

人師難逢高山仰止尊聞所以懷刑也吾懼吾聞之易湮也故記之凡三十一條錄十九條

近齋朱先生說陽明老師始教人存天理去人欲他日謂門人曰何謂天理門人請問　師曰心之良知是也他日又曰何謂良知門人請問　師曰是非之心是也

近齋自言得之親聞老師云諸友皆數千里外來此人皆謂我有益於朋友我自覺我取朋友之益爲多又云我[illegible]得朋友聚講所以此中日覺精明若一二日無朋[illegible]

氣便覺自滿便覺怠惰之習復生

近齋說老師嘗云學者須有箇嘉[illegible]矜不能的心[illegible]須是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

近齋說老師逢人便與講學[illegible]人疑之老[illegible]我如今譬如一箇食館相似有客過此喫與不喫都讓他一嘗當有喫者

近齋說老師[illegible]廬陵值俗健訟老師作兩櫃鎖閉[illegible]之發其[illegible]其上一曰願聞已過一曰願聞民隱夜置衙前旦則取視其於已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於民隱詳察而慎圖之數月廬陵無訟甘泉先生嘗曰楊明子卧治廬[illegible]

近齋說老師在南都時有私怨老師者誣奏師極其醜詆老師始見其疏草頗怒卽自省曰此不得放過卽掩卷自反自抑俟心平氣和再展看又怒又掩卷自反自抑直待心平氣和如常時視彼詆誣真如飄風浮靄畧無介帶怨尤是後雖有大毀謗大利害皆不為動老師嘗告學者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惟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無入而非學也

近齋說老師每與門人游山童冠雲從遇佳勝處師盤坐冠者列坐左右或鳴琴或歌詩或質疑童子在後俯伏潛聽真機活潑藹然吾與點也之意

近齋說老師喪自兩廣歸護送武職說老師不自用善用人人有一分才也用了再不錯故所向成功

一日因論巧言令色鮮矣仁近齋曰昔侍坐先師一友自言近覺自家工夫不濟無奈人欲閒斷天理何師曰若用汝言工夫儘好了如何說不濟我只怕你是天理閒斷人欲耳其友茫然自失觀此可以知巧言令色者於理欲分數多寡之幾卽知鮮之為義非轉語也

世侍老師前知熙嘗舉問晴川先生先生曰某侍教時不曾聞老師說起他日問近齋近齋曰老師只是知幾

黃德良嘗說老師學問初亦未成片段因從遊者衆夾持起歇不得所以成就如此後舉問晴川先生先生曰也

是如此朋友之益最大

予昔官國學一日同鄉許魏田過訪魏田者函谷先生冢嗣也謂我曰聞君講陽明之學予未有對魏田曰陽明與先人、同年中最厚且同志後相別數年及再會先人舉舊學相證陽明不言但微笑良久曰吾輩此時只說自家話罷還翻那舊本子作甚蓋先人之學本六經陽明則否予生也晚不能獲及二老之門但記魏田語如此今三十餘年矣繹思良知之訓固本六經也安得起魏田為先容就正二老乎

熙始見晴川師問為學之要師曰在立誠近齋註云誠無可立但勿自欺則誠者固有者也

近齋解格物之格與老師之說大指不殊而字詁稍異予問曾就正老師否近齋嘆曰此終天之恨也未及就正

近齋曰精粗一理精上用工他日舉似則曰本無精粗

訥谿說東廓先生講學京師有一士人詰之曰今之講學者皆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也先生曰然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容有之未聞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如欲得行堯之行者須於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求之且不服堯之服誦堯之言又惡在其行堯之行也士人謝服

訥谿說先年本朝因吳疎山奏禁約天下來朝官與京官交贄往來京師肅然予聞之甚喜晴川亦稱善獨斛山不可問之曰是必使京師道路以目乃可耳此非盛世事凡賄賂多由公道不行上下不通然後賄賂興焉或求顯榮或求免罪謗耳設使來朝之官員朝廷不問大小俱得不時召見假以辭色問民疾苦使得盡所欲言宰執部院不問官之大小俱許不時請見盡所欲言問民疾苦有可興革即與施行上下情通洞然無疑賄賂何為將不禁自息矣夫以情孰無親識故舊三年久濶冀得一朝相見今因時禁一不相通如在異域如遇讎敵不敢相認此豈盛世事耶且朝覲之本意謂何不彼之建議而此之禁約抑末矣予與晴川俱嘆不及訥谿之言如此方疎山建白時熙官國子監親識來朝者果不相通亦以為善既而聞之要路交贄先期賄通如往年不少減方恨法令不密常思所以禁[illegible]之術而不得今聞斛山語豁然釋疑始知先王之政與我國家朝覲之本意有深可繹思者矣

予一日訪何吉陽王雲野及數友在坐吉陽設飯予因請益諸友各有論說予未契曰諸兄言良有見但於予心尚覺鶻突不舒暢吉陽曰此是吾兄心中自不舒暢不干諸兄事因謂雲野曰雲野歌詩雲野遂歌少陵白沙七言律各一章為陽明先生調予時忽覺身心洞然真有萬物一體之意向來問答豁然無影響矣乃知歌詩於學更是直截不涉階級愧未能緝熙耳

楊柏崖爲大名府滑縣令大名六屬滑稱多訟焉令不能理多赴訴於守守厭苦之不能禁柏崖之任到府見守稱新令守曰汝滑縣新知縣耶府豈無事專爲滑縣理詞覩汝亦好相貌能使訟者不來擾我即好知縣矣柏崖到縣見寫狀人數十案兩行列衙前如市召見謂之曰縣設爲民民有屈抑應訴縣不能自具狀許求汝代此亦法所得爲豈無處所何得公然據案列衙前不避官府耶姑貸汝去自擇方便勿更列坐衙前乃出告示曰吾爲汝民父母汝有屈抑無問事小大且勿赴上司但來告我爲汝分理如未伏再具狀述前由再爲汝分理不執前斷又未伏又具狀來爲汝分理如是三告三

理吾聰明已竭心已盡汝猶未伏則聽汝赴訴於上司吾亦不汝禁但未來告我未經屢斷遽爾越訴是妄民也吾將罪汝且好訟費財破家汝其自擇行之一月訟稍減息他日有事之府見守守望見笑曰好知縣好知縣令月餘滑民一無訟者汝嚴禁之耶有他道耶柏崖對曰某無他只以民事爲已事不敢不用心耳因述其故守喟然嘆服大稱善

擬學小記卷之六終

擬學小記續錄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知良知也赤子之心天聰明也惟是良知生天生地莫爲之先强名曰古實吾性也萬物皆備不假外求無失無復是爲生知失而後復是爲學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復斯好矣敏求者省察克治惟日孜孜克此好保此知孔子自言我生未能無失敢云生知失而後復常加敏求之功庶幾不失赤子之初也二三子亦是之敏求焉耳豈以生知擬我而謂吾有隱於爾乎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思稼穡之艱難也品嘗食王乃食禁褻味防饕餮也以樂侑食化饕餮也蓋和其未融之

意而啟其油然之心乎因聞王雲野之歌而悟此

不得于言行有不得不合於人也勿求于心意見先定以變俗爲心必欲人之從已不顧人情之合不合主於意見不宜也不得於心隱之於心不安也勿求於氣意見先定以變化氣質爲解不顧心之安不安氣之順不順也告子謂人性無義而謂義爲外故如此見解亦以戰國習俗日趨於惡故爲是矯枉之論如荀子性惡之說欲學者善反之也定本之惧由於意見成心不化若不動然然告子自是有根器有力量肯向學非如後人之悠悠者徒以學術不明故有此弊然其中心必有不帖然處既聞孟子之言後來改悔亦未可知惜無有記載之者

忠信修辭二句止是主意下是工夫修辭兼言行業者性分之有事也居猶居守之居守而不移之意立誠主忠信也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事愼言就正有道此謂修辭立誠所以居業固所以進德也居業者進德之實地

易繫謂包犧氏始作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蓋聖人只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神明云者即吾之良知其德好生通之也者達之也何以達之類萬物之情而已物各有情各以其類物各付物則吾好生之德達於萬物矣八卦所陳萬物之大凡也

自惟辟玉食之論與而禹無閒然之言廢自傳食諸侯之風盛而賢哉回也之道孤自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出大儒手筆而世儒王以尙書爲楧學而謂夏商之禮爲未備遂使中正之名實混淆而厭古樂俗者恒藉口以便已私

與呂文川

衞涯語皆眞切蓋是着實用功者非泛然口耳可到讀之覺此心收斂卽衞涯可知矣但似倘在奇特處計程責效節次稍繁覺工夫微苦耳格物說本陽明老師足藥外馳支離之病然竊疑大學本義只就人情淺近處說此意自在其中蓋道理無淺深一眞一切眞也着意稍微易生意見向曾請教格物臆說及格訓通解幷小記大學諸條不知衞涯以爲何如均請轉達裁正

擬學小記續錄終

明史本傳

孟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孟秋字子成茌平人化鯉年十六慨然以聖賢自期而秋兒時受詩至桑中諸篇輒棄去不竟讀化鯉舉萬歷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時相欲招致之辭不往攉稅河西務與諸生講學河西人尸祝之南畿山東大饑奉命往賑全活多改吏部歷文選郎中佐尙書孫鑨黜陟名籍甚時內閣權重每銓除必先白化鯉獨否中官請託復不應以故多不悅都給事中張棟先以建言削籍化鯉奏起之忤旨奪堂官俸謫化鯉及員外郎項復宏主事姜仲軾雜職閣臣疏救命以原品調外頃之言官復交章救帝益怒奪言官俸斥化鯉等爲民既歸築書

院川上與學者講習不輟四方從游者恒數百人久之卒

秋舉隆慶五年進士爲昌黎知縣有善政遷大理評事去之日老稚截道泣留以職方員外郎督視山海關關政久弛奸人出入自擅秋禁之嚴中流言萬歷九年京察坐貶歸途與妻挈共駕一牛車道旁觀者咸歎息許孚遠嘗過張秋造其廬見茆屋數椽書史狼籍其中歎曰孟我疆風味大江以南未有也我疆者秋別號也後起官刑部主事歷尙寶丞少卿卒秋既歿廷臣爲請謚者章數十上天啟初賜謚淸憲化鯉自貢入太學卽與秋道誼相勗後爲吏部郎而秋官尙寶比舍居食飲起居無弗共者時人稱二孟

化鯉之學得之洛陽尤時熙而秋受業於邑人張後覺

時熙師曰劉魁後覺則顏鑰徐樾弟子也

擬學小記續錄引

吾

師西川先生擬學小記鯉自嘉靖乙丑晉謁初即誦而手鈔之是後凡切磋於友朋授受於門人者隨得隨錄藏在私篋久矣隆慶庚午洛中諸君子遵先生擬約作會城南質問閑得睹此書慮手鈔不及也相與捐分刻梓為卷凡八又今所傳六卷則表兄李伯生氏別為編次梁君可氏刻諸關中者也據鯉私篋所藏先生稿尚多兩刻僅得其半曩欲合併為全書先生不可鯉唯唯而退鯉居常亦誦師訓開我茅塞砭我沈痼中心感動勃不可遏真若一一為鯉設者無論長篇即一二三言讀之如洪鐘鏗鍧闊達震撞我心則長篇感動可知也蓋先生一體之念懇切

有觸而發皆懇切語鯉所以讀之如洪鐘震撞然者懇切之感也邇檢未刻稿深惟散逸是懼乃倣舊刻篇名別為一編經疑餘言雜著紀聞各一卷質疑二卷劉伯舉氏及鯉私錄一卷附末共七卷僭題曰積錄用別關洛兩刻木云

萬歷乙亥上元日門人新安孟化鯉識

擬學小記續録目録

洛陽西川尤時熙著

擬學小記續録目録終

擬學小記續録卷一

西川尤時熙著　門人孟化鯉輯

經疑　十三條

知止即所止皆良知也工夫本體一而已矣

格物之格義兼通則正至然字說正訓只是格式之義後面絜矩矩字即格字義有天然之格式格物之格天則也而通至正之義亦在其中矣

物各合其天則乃止不合天則心自不安不安不止只因逐物致知者行其所知也良知萬物皆備故行所知曰致知致至也盡其全體之謂良知自是天則故行所知曰格物格則也行必有事故曰物好惡是也萬事不外

人情只是好惡格物者致知之實地

孟子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彞也故好是懿德又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此格物致知之訓疏也

舉而不能先命也命德也退而不能遠過也過疑逐字之誤草書相似也

鮮能知味只是冥行故曰道其不行矣夫

道曰達道德曰達德孝曰達孝總是平常故曰中庸

述而不作順天則不敢作聰明也古之人皆然春秋之世智巧成俗信而好者鮮矣當時克由此道者惟老彭耳此夫子所爲欲自附也擧世之意至矣

志不終者如冉有無爲有者若師賜

文之以禮樂者禮主退讓樂主和同文之以禮樂去其自恃而和其意氣相取相下各盡其長如手足耳目之相爲用內以成德外以成務其非人之成者乎矯其質而和之故曰文義理無窮故曰亦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況悠悠者乎

君子義以爲質一章類有子之言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思稼穡之艱難也品嘗食王乃食禁藝味防饕餮也以樂侑食化饕餮也蓋和其未融之意而啟其油然之心予因聞王雲野之啟而悟此

饕餮貪言饕貪也貪食曰餮字皆從食凡貪起於食食貪則無不貪矣禮以制貪始諸飲食孟子謂飲食之人

則人賤之爲其養小而失大也王者修已以敬易事難悅不忍以一飲一食忘心之疾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亦不忍以一飲一食忘君之疾也蓋養德養身莫切于飲食而古人之學特嚴於滋味記謂食毋絮羹飲不至醉堯尚藜羹禹惡旨酒孔變色于盛饌顏樂志於簞瓢古之聖賢靡不致儉致嚴於是誠慮夫藝味之誘貪饞口腹之害性也意有未融樂以和之未融由于積習和之以樂所以化之也玉音入耳積習頓消身心洞然萬物一體飽乎仁義不願膏粱矣蓋口體之奉薄則性靈之契深民胞之仁重自物與之愛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始於家邦終於海宇行乎一時關諸百世節食故常足食公愛斯能博愛用恤人窮用全物命用復古始用滋化元此先王以樂化食之要道也

擬學小記續錄卷一終

擬學小記續錄卷二

西川尤時熙著　　門人孟化鯉輯

餘言

按雲浦序云遍檢未刻稿深惟散逸是懼乃放舊刻篇目別爲一編經疑餘言雜著紀聞各一卷質疑二卷劉伯舉氏及鯉私錄一卷附末共七卷茲據所錄本較孟所續多二卷乃後人附錄成帙也存之以備參攷

古人心不逐物故臨事無遺所過者化也

千事萬事在面前亦須了一件過了一件差處只是精神不完照不見只由心不在一處

不獨自表暴爲好名雖爲師友伸辨是非亦是好名若事有關涉則不容默默

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人有所長已有所短惟好學則時時見之

義理之怒不可無此言誤人只有處置不當動氣

君子與人處只是直心不逆詐不億不信嘗試與人交每有逆詐億不信之心又自以爲德曰彼雖如是吾盡吾心耳及再相見彼初無意皆是吾心渣滓乃知不逆二句即是工夫

道理是活的古今是一片古人是過去的我我是見生的古人只是一片是無生死的故古人動心之言有裨於我古人言語必有爲而發雖無上事之言亦有爲也起念處必有故不然則不言矣今看古人之言亦須吾心有故而

後相入尋常海漫讀過講過只是閒話此弊久矣

爲學若無主意易至詭隨但須忘我若有能解吾惑者卽舍已從之人我一也我見原非我有他見卽是我見若能相解舍我彼從彼亦我矣

凡看古今論學之語意非言盡如明鏡止水之喻儘親切然鏡之與塵水之與土猶爲二物人欲天理本無二體無形之道非有形者可見也會其意可也若執溺語言反失其意

人不已知不必趨向之異趨向雖同意見稍疎亦不相知意見同矣臨時對景情事或異猶不相知古之君子相信以道相知以心處已只是不愠其於人也不疑不億

避嫌是好名之心亦有當避嫌者事重於避嫌故也

已私思着去克徒使憧憧往來只在事上改是實地若在念動處一覺卽改是變化氣質之實功

古時人人打坐人人喫素古人機智少故事亦少每日除仰事俯育外大家只是閑坐未嘗離根不言歸根機息氣靜少取給於飲食故味薄食少以爲常

昔稱艱食鮮食世傳茹毛飲血衣皮竊意艱食者草木暢茂禽獸逼人取給於草木則畏禽獸龍蛇又不識草木之性時或遇毒故神農爲嘗百草教之解毒且野生草木多葉少實又不知烹飪故但鮮食之後后稷出始擇其可常食者教民耕種耘耔民始粒食古人機靜不應日日食肉不病且草木易取而禽獸難搏水泉自可飲何用飲血書傳此類皆可疑

人欲卽是天理過則惡故謂惡爲過不過則善孔子之學從心所欲不踰矩不過也

聖人雖亦有名利色之心但寂然不動非其時非其義不動故雖動而未嘗動也故能受謗毀甘貧困處孤獨雖終身無憾所性不存也

爲學之方或高或下聖人都說了猶有未能領會者不得已指箇方所使有持循又恐人錯認乃寓之口授非有秘惜也後世遂有泄天機之戒種種謬妄焉

修養本是變化氣質卻病延年乃其餘事今所傳變幻出

神等語皆失古人之意起於私已一念只是世俗心

物物相爲用合宜則相益過則相損

養生者不外飲食而有節養性者不黜聞見而不溺

禨惡譬之毒藥善祥譬之膏粱

過峻之藥可以治病用多則耗氣傷生過激之行可以起懦執之則害情滅性淫聲美色紛華奢縱則蝮鴆之類耳

後世之學只是聞見雖極近裏着已只是意見都屬放心

七情聖人常人一般只濃淡之閒耳常人紛然君子淡然聖人寂然

古無立教之名人人皆知學於人於物有所感觸起發因而改過進德卽是教教者無意無爲我取之以自爲耳後

世皆欲多不肯學門路漸差須聖人立法以率之
古教是人倫日用只是教養今教只記誦辭章其用智巧
智巧成風聖人不得已取古人故事及言論來管束培養
人心後世遂附益之開義外之門立格式置品題教人作
僞
聖人刪述六經是答應眼前人事立教然矣乖世之云猶
可疑建立功業學之餘事以建立功業爲學卻是逐物
據今所傳孔門弟子雖從夫子得夫子之意者亦少皆着
在事上常有不知吾之嘆故孔子以知爾啟之惟曾點得
夫子之意故夫子嘆許之警教三子者至矣
子路終身着在事上雖死亦然故夫子以爲不知德

不達於政只爲心不和平不通人事任血氣拘古法皆逆
人情不可行然今所謂通人事乃是智巧是名利心
今所謂能幹事者是會幹箇名利不幹事者是幹不來其
心未忘都是名利
處處是學仕亦學也中人學問須先立基大學是終身事
終身只是學只是存心養性今教法久廢故先賢教人靜
坐以補前缺亦是立基之意
心有所著卽是放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亦是著在樂
上故自悔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與發憤忘食之意不
同
夫子創始講學未有常師徧歷迂曲始卽康坦故七十始

從心不踰矩顏服孔教專直走去故三十前後卽見卓爾
三月不違仁不違仁已能過化了使其不死尚未可測
祭祀變食遷坐固是精事亦是有事幹宗廟之事諸事雖
各有司存亦須主人在方得處恪須別有處所故曰遷坐
變食者古人非燕饗不御酒肉祭祀則停燕饗故曰變食
孔子初時雖在心上用功尚或流於意見故有終日終夜
之思後覺無益乃曰不如學也學只是復性故其言曰天
下何思何慮
孔門論學專言求仁是夫子始拈出是知痛知癢之學後
世之學分理氣以仁屬理痛癢不相關矣
孔門弟子問政多是在其位故問不然則於時事有所感

觸而問也若平居預先講求卽是出位之思非孔門學問
諸子容有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夫子不欲直拒之其告
必歸重於治身雖答在位者亦只是治身仕卽學也
心之官則思思者提惺本心之謂非有所思也無思則心
存而常了了是眞思也故曰睿得者復其本來也此之謂
先立其大也而耳目之官皆得其職矣則天下無事
夜以繼日之思是去意見以復本原三王之道皆自本原
發出有所不合多是意見夜以繼日勤且力也契吾本原
故曰得之以爲至幸喜而不寐也周公好學可想矣
中心爲忠無思無爲心之本體如心爲恕如其本體之心
則爲恕人雖在人欲中其心必有所不安這是已所不欲

這不欲即是本體之心勿施於人不見之於行也行必有
事事必因人雖一念之發亦必有因人者萬物之大分也
講學是人事故以人總萬物不以其所不欲者見之於行
則能如其心矣仁在是誠在是樂在是萬物備矣終身可
行故曰一貫達道不遠

施諸已而不願亦無施於人雖指人情是非利害言實皆
吾心性之發用人情即是天理是非利害聖人見其精常
人見其粗精則該粗粗則遺精若如常說則是君子有所
不欲不願矣便是怨尤豈得爲恕

敎衰學廢天下之人資藉聞見支吾彌逢以爲酬酢久矣
於義未精也義精須自吾心慊處安身

君子論事亦或引古者因人久溺聞見欲其聽從須有証
據始得非其見不足以自發明也

佛老說世變件件是只是其徒有恝然之意聖人不忍見
有機微便思宛轉之隨俗處皆是不得已今卻在這上立
腳以爲當然是隨俗流蕩也

仁義至春秋戰國大壞老莊列子直闢之孔孟乃就其中
指箇眞仁義出來然流傳亦各有弊不可以相非也

天理上用功人初念多是天理少間即有人欲世俗人在
人欲中初念多是人欲然心中自不安卻是天理是第二
念少間人欲復合故曰再斯可矣三則私意起而反惑

以聞見爲學故每以言語得失輕重前人而替所尊信者
爭門戶孔子曰何思何慮曰無知也然皆[illegible]者亦曰無知
務於大學致知指其惺惺者言之然又有以習心所知爲
知者故孟子云良知良者何思何慮之謂皆因時救弊之
言會其意可矣世所講求多是習知

未悉人言而輒伸已意此學者痛病此病在未悉輒伸之
間不在議論是否處

存心養性以事天此天字卻是主中主祀天之禮皆其條
件也孔子謂武未盡善固是不滿武然亦但以武王所處
不如虞舜文王耳非謂其有私心也至東坡著論若謂武
王有私意者凡蘇子之所譏蘇子之所不爲也蘇子之所
不爲而謂武王爲之乎意當時理勢必有不得不然者文

王而在或另有處然其止亂安民之心則一而已矣

孔孟之論則同其止亂之意則同

前輩有謂武王克商當立微子而輔之武王周公之聖賢
豈不知此顧天命去商歸周已久武周安得而强之此即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之意前輩之論其意雖美然而不
可行也

三仁文武其道實同皆止亂安民之意不應夷齊之仁乃
有異說豈淸者之見固如是耶武王當事夷齊不當其事
耶抑當時或有精微之義進說武王如孔子所謂未盡善
者而訛傳之耶又或本無是事而後世賢者寓言督世如
傳奇之類傳久遂以爲眞耶學者但當究心陽明先生規

矩尺度之誨此類皆不必懸斷而預擬矣

天道好生征伐終非美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成湯有慙德而周公作詩多稱文王孔子雖不非湯武然不以爲美談也

太極天也是生兩儀兩儀一也今指輕清之象爲天然天之諸象皆地之精膠也謂輕清之象爲覆幬者亦以其象言之耳後人遂謂天爲圓蓋日月如磨蟻若謂天有實體者不知太虛無形兩儀之輕清者特象耳非有實體也日月星宿行度有遲速無順逆疾者先遲者後先若順後若逆後人特以星宿遲疾推驗之實未嘗見天也謂天有實體者由兩儀之說而失其意者也

日紀晝夜月紀晦朔星紀四時星字從日從生日所生不言月生於日也

擬學小記續録卷二終

擬學小記續録卷三

質疑上

上晴川劉師　庚戌

賜下東廓先生教語讀之不逆於心反之未有諸已如病遇明醫動有生意又如行者疑路忽逢識路之人豈惟不逆於心盖實敬之如神明矣自丁未辭師回家曾因李三府省菴先生託張鸞山道長奉門下後得李汲泉寄師教言其時先姜母王母相繼棄孤兩月之内迭遭大變脹疾日進遂不能出門今惟以向日教言并陽明老師文録對越策勵盖我師之言往日已盡而不肖昔尚泥於所見未能一一融會近來展轉尋求即心所安乃悟師言不二今

者又承尊教得睹東廓精微之論并師序引宗旨洞然只是未能實有諸已尚落旋見自愧自懼聞師往赴諸公之會不覺神馳心動悵得親師取友庶幾逢生麻内而病未能也此中亦有一二朋友相講以孤無息得葛滕纏繞雖有興發不甚精彩仰思函丈徒悵然耳外録數條畧述鄙見不能條暢且言辭直致猶若自以爲是者皆語拙之故寔不敢以爲真是萬望我師憐教頂門一針不敢辭痛苦也

二　己未　未寄

向在京師嘗述意見請教蒙師逐條批示甚明詩詠豁開先生亦有教言煕時泥於舊聞意謂師與周先生之言大

旨已備中閒因人用功處似有遺義往回於中不釋者數年後雖漸覺其非又以躬行不逮回視向日所述只成口耳每每愧汗以是雖時有意見愧不敢筆出心病身病連歲相仍病中覺得向來所見只是自私自利心終不安再誦師言頗覺無滯欲有請正道阻且長南望悵然而已庚戌之春濾浦項先生寄示師書幷東廓先生語刻讀之心益省發閱後遇有所觸即記之思爲請益之具憶師若心極力之戒欲作口頭語返覺費力欲爲長篇則語意止此欲爲疑辭又覺不誠不免直述臆見稍次第其辭取足達意維師有教即舍舊從新耳

與近齋先生書

昔日講學皆謂人之才力不可增益學習但滿其本來稟受者而已惟性則無彼此無大小故曰夫道一而已矣賢者之過近於厚愚者不及失於薄皆私也皆性之蔽也學問之道去其蔽而已蔽去則堯舜與塗人一也今一過不及爲真情而以制禮之弊使人作僞又有取于道德之薄而亂之首也之說與舊所聞稍異而僕乃服之或者古之講學取必真情乎中閒或有節文不同情事少異如子夏喪畢云云子游喪畢云云皆真情也然必以三年爲期則以同守先生之制而又自以爲不敢過不敢不及此其情事已真而又不敢自以爲是而必求學焉其所以爲學或亦只是檢點於日用事爲之閒以漸漸克治見有之私若

夫後之所至則難於預必蓋不可不以至聖自期而其實下手處則但學我即學聖人也依吾本分日日遇事克治不問前途以我驗書則如之何幸詳教

二

向不知照自己分上做工夫只看古人樣子終了是假自見教後只照自己當下識見分量不起知見老實答應去乃覺與舊格局不合者甚多蓋有事爲天理而實非天理者亦有是人欲而反爲天理者一一求知那有許多氣力然不與人爭是非不自表暴恂恂終日而反相安或愛敬之但其中有以義理相責望溺於舊時格式者則猶疑焉惟素嘗留心此學者乃能體悉時或講求辨問之又於其

中究竟許多渣滓出來而僕則樂與之接然前兩項人愛敬者未必知僕安之而見疑者僕雖不求其知終不能相忘此恐是私意或猶是欲求知之心耳望無惜盡言不敢虛敎也

三

向得崑泉之便附候起居今又三年始閒先生發言方欲作報書夜來夢入丈室見先生問訊閒僕云先生以顏氏之學望我我乃舉孟子立大之說言未終忽醒早起再取手敎讀之先生已命我矣凡先生之敎僕皆不逆於心只是乍合乍離只在日至月至之閒所謂此志一真百境難奪尙愧斯言耳

四

每念先覺零落先生高年熙亦衰頽如此相見無時學問無成夙志云何輒慟心含泪執意天再假緣遇此機會再領教言耶雖未得相面然神志已逓通於千里之外矣何幸何幸賜下種種高刻明王霸之辨示存神之旨一一對病之藥敢不盡飲以求無負讀令壽錄母儀政範可仰可法仰見先生之學有自而經歷患難如此玉汝於成先生實體之讀敬順錄及二室誌銘見内助多賢二錄每讀即含泪誠意之感也教劄精確次第語意鑿鑿所云身世兩忘耿耿獨覺云者可謂得無所得矣來教已數月展讀玩味迄今始能一過敬具所疑如别紙求解釋外册燒語昔年妄意所爲久未請教今已數年視之如他人語口耳之餘悉當焚棄今姑執此見病附上求批抹尊情惻怛必有直示我也老境通書往復幾時乃知昔人累言詳說非得已也吾何求哉期於有覺耳矣先生念之惟先生之言是聽也

五

淶見以先生餘教所及亦不敢爲惡但不肯一意此學近稍稍肯向裡尋求手先生書誦先生言頗不釋手幾可與有言矣有覺未就一日而沒諸孫幼弱喪未踰一月姪淵亦病一夕而沒止遺一男才四歲亡嫂喪猶未葬二兩月間骨肉之痛變故相仍兩門家事深累病懷違師離友精神昏雜雖在昏雜中亦覺只有講學一事但無師友不濟明耳以是益思見先生然何可得也

六

前賸語請教未蒙仰可時不甚覺愧及先生以爲近是則自愧之甚蓋吾說似是而吾行未能常常如是也思見師友之心益痛切然不可得也徒以言相通而已然亦不敢作言語會但念不能如覿面受益耳治病必尋其根論學在攻其蔽患說有不協尊教處必有病根茲不敢慮一一見出於逐條之下望爲直指意見之蔽非敢以爲成說也外卷記先生并諸公語俱失真彷彿大畧并鄙語數條與前語本一册向倩人寫錄寄書人去忙錄其半後思不可有不盡於先生令小兒錄之兒忽死不盡錄茲倩人寫出請批示望教之切如前也　民可使由之愚意以良心真切爲知唐虞之世講說絕少由即是知如知饑則食知渴則飲無說可說故曰其民滔滔堯舜之病病其不能由非病其不能知也或生意見自是後世事竊詳尊教是兩說前說天下大勢不能遍使之知此知字是正景之知後說恐生意見此知字意見之知唐虞之世未有意見能由矣何以不知知將如何此知字先生必有精指敬俟教　仕優則學節竊謂古之仕者爲行其所學若以仕爲順不仕爲逆疑非古人之意竊又疑孟子不仕則弔之答與行道之意不切與世俗何異此與繇在其中意似相發但彼

答干麻此只言仕耳故疑之先生必有精指敬俟教　訟
上九竊意當以先生之說爲正愚說亦包在其中以訟受
服過而知悔若或錫之而受錫從事本亦可貴以三褫故
云不足貴亦充類至盡之意若曰雖知自訟非最初一念
也況三褫乎欲學者不可自恕也若以受錫爲受賞豈有
一朝之間三賞三褫之事且三褫豈但不足敬乎如此看
得先生之意否　祭神如在享於克誠此交神明之矩式
也上下四旁各得分願無不通矣亦上下四旁之矩式也
此非人爲所能損益也故曰天則未有通而不正正而不
通者也通而不正非天下之大本也正而不通非天下之
達道也通斯至矣皆天則也性分上欠眞切只緣心有所

逐所逐處重本然處輕非天則也是知有不到而痛痒不
切格物云者就所發而節之使好惡一合天則旣無所逐
心常在此知無不到而痛痒自切斯意能誠也故曰格物
以致知然能格者固吾知也所謂本明未息者也故曰致
知以格物○愚意指一念無私說自一念通於念念先生
似指萬物一體說自一人通於人人皆自一念通之先生
說似是率性分上事愚說是修道分上事各就自已分上
見疑於相通○竊詳老師之說本與先生同而先生於大
學文義條理比師說更詳明但恐師門習說借口向别處
去如所謂以習慣自便之心爲良知者此則志謬非師說
之弊也今只依先生安分盡心四字學之不說良知而良

知自在不說格物不說中和位育等而諸說皆舉之矣但
恐吾輩卻是口說未誠諸身則老師與先生之憂也○擬
作會只謾擬未有人會近始得三四後進又相去數十里
外此只空擬耳先生云會中有壯志强力者訪求大道於
四方當不我棄先生老矣一時便不得此人某舊有病猶
可支近衰甚行數十里即欲休歇良久方蘇今年子死孫
幼家事累身尤不能出誦此慨然長嘆而已竊見古人相
期論生不論年某精神夢寐俱在先生其從游應不論古
今死生也惟願先生期頤某再得苟延有便相聞猶侍側
諸條細書皆當服膺與二三子共勉之不敢負教也○竊
念聖愚只在通塞間冥然悍然固是塞若有所見執之不
能忘我亦塞也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是虛否是通否

七
前奉書想像尊意妄擬格訓通解未知契否然愚心以屢
敎更不敢執著倘未會幸直示再沈玩也載觀先生與林
艾陵書而愧發焉然則不肖之悠悠不進者無亦是病乎
所謂說得一丈行得一寸者也然從游一念諒不以古今
生死爲限一隙之明眞信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耳近小
婿李生根上京得通老師公子龍陽公書渠亦答書甚厚
又得老師年譜此四十年前起初一念也今通問老師公
子猶見老師也而先生往日之教至是恰得稍契蓋夙願
亦少酬矣地之相去時之相後緣何相見緣何相聞緣何

相契衆言混淆緣何直取於時若或啟之豈非至幸至幸第愧悠悠口耳未能默而成之有孤至教耳衰病侵凌歲深一歲侍教何時請益應不吝惜也

八

竊疑大學之訓羲皇已來的傳其言格物自一念以至家國天下功宜無不備義宜無所遺矣而不及靜坐後世儒者教人始有及靜坐者向嘗因疾從事養生之說亦嘗爲之其時於世俗嗜好果然輕淡然於日用間諸事學懶慢後聞先生之教又誦老師循理爲靜之訓而晴翁劉師亦云皆不主形軀於是日用頗覺時時有見在功夫而於世俗嗜好亦輕淡因悟向來所見不出自私自利又靜坐之

云孔孟講學以來迄無明訓大學通篇亦未及此竊謂靜坐是因紛擾而有此名格致正誠修齊治平隨時隨事而靜坐也自吾知對身而言則身亦物也對家國天下而言則身與天下家國皆物也無事靜坐而格吾之形體則或如勤語所云有事酬酢而格身之應用則當隨事盡分期於自慊此或動亦定靜亦定之意心無所逐或者是真靜乎主心不主形軀而身心皆舉之矣近見羅念菴言此甚切不知先生曾見否今錄其於八書數首先生看其如何又嘗見唐荊川中庸輯畧序論儒釋之辨以爲儒者於喜怒哀樂常主於順而達之釋氏之論常主於逆而銷之竊謂有紛擾乃有寂靜寂靜是對世對病之藥逆而銷之乃

所以順而達之也但不以方便爲究竟可也臆說首條誤認格物蒙批抹并發明虛受之旨餘條似蒙印可然愚說大意主於還淳返樸以從先進似是逆而銷之先生之教似是順而達之蓋上古聖人起初立教原只順而達之後世過動之極逆而銷之猶恐重不可反而猶曰順曰達是與假借曲說恣情縱欲者開後門矣今之假良知之說而身謗師門者多借口是說不知順乃所以爲逆而達乃所以爲窒也世情溺於嗜慾任情流蕩學者溺於聞見執古違時各銷其所偏重因時損益而後可通行無滞是逆而銷之乃所以順而達之也但不以方便爲究竟可矣如此見解于先生通物之旨有少分否并前解望批教敬俟

九

積餘改正大旨不疑中間只有一二處更欲就正不敢妄度然約不甚相違也自省只是故吾雖畧領會尚落言詮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猶是隔塵蓋非寔有諸已由聞見而入則此領會只成知見耳因省孔門之教職分之外無說故子貢有未聞性道之言蓋是未嘗以爲言因人請問只談職分耳今也談道理而畧職分且其未嘗寔有諸已而爲此虛見也不幾於負尊教乎此照所以但願相從於無窮也吾執翁左契矣翁其不舍我乎惠賜葯方內有三四味不識者望示欲修合服之倘得收效桑榆身病心病並承砭劑也

與訥谿周先生　癸丑
天假良緣得覯君子乃不得久侍懷仰積於累年晤言限
於數日豈薄分固止此也先兄欲見未能奄然長逝辱承
賜弔賜奠拳拳至情幽明可徹感不忍言別後日常思念
何時再面張坤同時知僧病將謂三兩日可好億公已行
不謂尚爾濡滯骨肉在念知公歸心之切然不能卽遂固
有數也維摩示病作公魔障吾丈學有定力此等處必有
方便但恐難爲主人未免苦心聞主人甚賢當不厭客也
兩度惡書諄諄誘掖接引藹然一體之愛戚然憂世之懷
捧讀感動痌瘝自切尊愛所屬雖萬非其任至幸鵠鈍子

姪與二三友朋相勸勉以歸依門下誠不敢自諉敢不勉
圖以求不負來教所謂夾帶心云者眞至樂也天留道從
暫駐近邑僕縱不能朝夕執侍亦當更僕以俟乃不能甚
悵茲專人奉訊起居秋涼善自珍攝更勸僧耐心自調理
還須遲幾日乃可行公必有道不意必也

二　已巳

見教學只是誠兩書切切皆以淡泊爲日用以巧言令色
爲深戒仰見日用間眞有寡過未能之懷蓋非眞知恥者
不能存此心非眞知恥者不能爲此言誠知恥矣何有於
貳何患不誠此膏肓之劑也敢不盡飮以求脫愈附東皆
精詳後東尤精讀麗澤錄於龍谿語似不逆蓋龍谿之言
與念菴詩旨卽先生意也雙江翁卻似以方便爲究竟或
者爲救時而發意甚懇切然龍谿之言未嘗遺下學也何
爲不可訓也又自愧徒以知識領畧未能誠諸身也東內
所述諸先生或在或亡無緣相聞相見或寄輿於冥冥亦
均有私淑焉皆先生賜也昨年近齋朱先生相聞頗悉其
言以安分盡心爲指似與先生不背亦深念先生間令弟
先生榮任何銜何處令郎不妨爲學令孫今幾歲義方之
訓不出戶庭自得師友皆欲相聞豚孫三人大者畢姻二
尚幼雖駑拙皆令讀書以先生垂念敢及之新安邱生岳
已沒乃父方山翁年近八十窮且益堅幸有次子可事朝
夕岳亦有一子在學甚守規矩不忝家則卽以尊意達之
使自勵也每教言至卽以示小婿及孟生化鯉張生稽暨

周氏昆弟無不省發第不肖不足爲其師友也如淸得先
生成就不枉從行不知今在何處故山猿鶴知常在念卽
今士林歸依職分所在隨處盡心當無意必也齋扁惟先
生所定欲得親筆者欲常目在之如見先生不專爲字畫
也李生人便敬此奉候且謝教慮奉違十有六年矣得再
通書頁亦不易諄諄之惠安能忘焉李生歸時能附數言
否乎生平企望不盡不盡

與竹川竇先生　丙午

合姪不來陪祭且莫着急姑待他漫漫的教他兄性嚴家
廷和氣爲主禮法太拘人不相安况家人乎兄所行多是
文公家禮時勢鄉俗不同恐先祖亦不習此不相安也事

死如事生取足以盡吾追遠之心耳何嫌於從俗耶文公家禮亦是隨時損益的今只依他大意參以俗儀即可行惟於十分鄙野褻瀆之儀省之而已不必泥古禮從宜宜於人情也使從俗合乎土俗也中庸愚而好自用一章可玩是道理合如此災其身者害其道也非以利害言也而利害在其中矣○正大光明之士未免有以善服人之病即正大光明便有病○朋友相觀而善可矣若至於出聲色即已不是○責善以善相望也非以言語譏切之也故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責字之意當玩前書言兄似欠灑落似稍執一似太方亦未有事實可指只為兄平日守禮不能俯就人如來書云朋友只論閒話不談道理便

惱他此類是也且說閒話時即以說閒話之道理處之聖賢亦有談笑時不如世俗人之放肆耳如所謂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者也兄必太方此亦是君子隘處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纔有所憎惡即已失已即是吾過可往者人○良知者虛靈知覺之本體也不待安排算計自能了了故曰良知孟子所謂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也乍見豈暇算計豈不知覺少間便生出商量計較利害得失之心便有內交要譽惡其聲之意即私也依著良知行去便是致知○兄又稱弟德行正好行良知事然則是弟有良知兄無良知耶日用應酬飲食坐臥言語諸事誰實為之若無此知則血肉耳豈惟血肉無知亦無血肉

也知者天地人物所同天地人物無時可離孰謂兄之不可行也○兄又謂理字上認不真義理無窮且儘自家眼下識見力量務求自盡心下覺安則行之覺不安則不行雖於事理或有未盡但時時不自欺不離吾知久之光大識見力量當有不同皆是[illegible]精神凝聚浹洽所為非從外得也若預先算定立下格式矯強求合自謂便俗不顧所安恐時殊地異終不相入只成單板是所為理者適為非理而已○義理無窮雖聖人亦有所不能故堯舜猶病天地猶憾吾輩為學且就自己無私心處用功不可躐等不可自足雖到聖人天地處只是無私之至耳○觀書史從師友只是培養此學好之心耳開發知覺亦是培養之事

得魚忘筌可矣若徒以資聞見便不是學問○道理無聲無臭在人心悟古人書籍只是形狀大畧意在言外譬如寫真傳神然今寫真傳神者多以染法淺深向背相影而後形貌宛然形貌之似已在染法之外然其精神言動則不能傳也書籍於學何以異此雖聖人之言到至處亦只好八九分蓋至此說不去也在人心悟宋以前解書只說大意至宋訓詁始詳後來舉業文字靠定一家遂生忌諱已非先儒之意況吾輩已不為舉業矣何為拘拘猶爾老兄必不然但恐習熟舊境或不免耳此亦私意幸察之○古人之學只是真誠相安相養自秦以來天下之言學者即從君臣父子處假了增添許多虛心假意出來試取秦

以前孔孟之論觀之可見○人常言聖人憂天下憂後世故生許多假意懸空料想無病呻吟君子思不出其位只是照管眼下即天下後世一齊皆在○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若不在修己改過做實功只如此說亦是假意○范文正公做秀才時常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只不私己便是不識文正之意鮮有不爲出位思者○經權一也經即權權即經權字不必聖人事有重輕酌而用之即是權亦是經不酌輕重何以應事○權謀術數四字亦非不好的名色君子用之則爲善小人用之則爲惡○大凡人只有德性用事與血氣用事兩路便分君子小人古人學問之道只是變化氣質靜坐是揭其巢穴之法掇根換過

與方山邱先生 己酉

蒙賜書云於失腳之中自奮自勵夙夜求慊於此心此見老兄不自滿足即此是學是不肖不能及處但以下愚微賤自愧反似自視之輕非老兄所宜然也竊謂尊事先在始初訪問之不詳而不在刁難賤惡之可愧訪問不詳只錯悞耳亦有何罪至於刁難賤惡亦是世情俗眼於吾性曾何加損以兄之高明堅確此處但以不校處之亦是磨鍊此心之地不當以爲愧也不然世情俗眼安能一一校計是終無可出之時且國家既有出身此途之制將無一人應之亦虛設矣蓋自是人累時制非時制累人也惟兄益之使人知此途出身者亦有如吾兄不惟足以重時制抑亦可以激頹俗其於世道亦非小補惟兄念之孤自兄別後賤病增劇過冬畧輕而綿連不已恐成痼疾疾中似覺稍悟往日之見尚未爲是蓋義理無窮又安知今日之所見便爲是耶何時與兄而論兄但凡事耐心毋意毋必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此一體之義兄其念之勿以微賤爲愧而以潔身爲是也好名猶好利乃學者之通病願與兄共勉之

二 辛酉

經年不面每一動念即思吾方山蓋僕之駑劣須成德如吾方山者朝夕夾持或可不至墮落然不可得也仰之彌

來承惠教言講之令人感動居閒無事正可杖藜相訪奈賤體久虛弱不能行數十里外計吾方山素養或能一出倘肯乘春移玉敬當灑掃以俟遣騎候迎蔬盤菜羹屈留旬月時聞眞切之論警發怠惰道聽塗說之語亦欲獻於左右互相取益方山高年僕亦早衰相望甚切願公留意

三 丙寅

夏間因諸友談及格物妄有論說謹錄請教子騰能述鄙意望公一一辨正口授仰之寫示此是學問頭腦處於此未協則一切處皆爲錯認矣昔賢篤志力行尚未免此來學口耳敢妄議乎固願長者之教我也公老僕亦老何所校計而不傾倒乎此聊以攄吾想慕之悰耳惟公照之教

之倘能勉强一出尚欲面領也

四丁卯

前月中旬曾具小啟奉訊想上達矣猶以不得躬侍爲歉也風和日煖春遊之興能終遂乎願隨杖履一領至言切望切望前聽說格物數條未得面承茲者再有所述與聽說相發明皆妄談也并上請教著令孫前誦一過翁指其疵病使筆之行間便中擲示或能出游尚得聞面命也翁老僕亦老此處若不明白眞成虛度不得放過不有益於翁必有益於我也聽說從大學古本集註所謂舊本誤在者是也若照今本讀則不相協矣惟翁留意

五戊辰八月

非聞孟友子騰傳說尊體納福頗慰偶檢舊書得汲泉寄我書有翁二贊感賢思舊不覺下淚因爲著數語轉託周友奉上付與令孫藏之篋笥以俟他日采者或有取焉庶亦足以備野史之萬一非私於翁爲風俗計耳雖然此特翁衆美之一節翁知道者也鄙語第引汲泉之贊非敢以是槩翁生平也

與李春野乙丑五月

數年相別音問雖通會面希闊教疏矣尊眷同洛備悉聲望洋溢又聞異才之拔憲台之擢雖於賢者無所加可以見公道在天下未嘗泯也爲世道幸君久在宦途涉世漸深想此學於事上磨鍊更覺有力某多病衰年近日小兒

企姪去世情事累身雖曰無往非學而師友遊淵殊覺困莽然亦不能外此學而他有所事也近日朱近齋先生寄書數種於此學極有發明大要安分盡心是其要語原書未能達致何時相聚面質受益也

六　答周尚時戊午

忽傳老夫人訃音驚怛之甚育子方將成立有厚德而不及享遐福傷哉傷哉三位於此雖至痛有老先生在亦當節之以安其心可也所詢家禮乃區區居先母憂時隨筆所爲尚未就正於知禮君子亦欲畧節損益令可行與前三禮并爲俗儀懶散未能舉筆今將原本奉去但自觀之且勿傳人恐其不成書且有畧節一二端耳外孝服

制度似不必泥古但勿失其意可也鄙意欲加今直身之制衣縫皆反縫下邊不緝胸前綴布一片爲衰背後一片爲負版肩上夾領兩邊各一片爲適如家禮喪服圖制惟不爲上衣下裳以從俗便似亦可遵行文公家禮縣中必有請取觀之大抵衣衾棺椁情與事實是本餘猶可緩也惟安慰老先生最要留意數日小兒去再奉書相講

示門人

皆病時發曰輪迴曰循環工夫曰不貳過曰出輪迴意實卅同有紛擾則有寂靜寂靜是萬世對証之藥自恨未能寂靜耳

答梁君可戊辰

高中不勝同志之喜亦不能專譜奉賀然思心毎拳拳於
帶川猶帶川之拳拳於我也遠承諭示且聞當受官當爲
縣令親民之職昔人有恨不得爲者爲其近民而得以行
其心也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父母四字可深長思也
聞帶川欲作不朽事業此不朽事業地也同志之幸聞之
喜慰向帶川自河東回留書兩册茲季還正切此事可謂
味之榮任未知何處倘得便道過家聚談一夕一以敘久
濶之懷一以效切磋之益或能有所發明也

二丙子

久違自安孤陋近頗有味於恕之一言蓋所惡勿施孔門
所謂一言而終身可行者也帶川云岐周士習醋樸可以

言善言此而已又云民質近悍猶醋樸之餘也以貧故易
爲監寧世皆貧當思所以致貧者非恥貧之故與夏矜勿
喜心誠求之斯化導之術也惴然亟圖圖此而已久道化
成非旦夕可究也念之望之

答伯生 丙寅七月

昨示欲與諸友會日約甚喜但須寬以居之有和樂之意
莫太苦恐難久也舉業自不妨學只得失之念相妨耳勉
祛之鄙語有問奉答再詳之此後遇有疑無憚屑屑此不
但爲諸友亦合鄙懐得問難更長一格也更煩致意諸友
道不遠人觸着磕着皆是諸友已是道理中人矣莫他求
莫自委

二戊辰三月

朱虛谷處當有書茲便寄一紙昨與近翁書郎好託之也
四書私存是季彭山所著甚有發明親炙老師故然而近
翁更深遠矣外書三種曰說理會編曰孔孟圖譜曰廟制
考義想亦此公所作私存中每舉之可訪求否帶川大廷
之對必然高第未得專書致賀子騰近回新安居厚讀書
有依然思昔年書舍之聚每一想郎諸友羣在今各分散
矣頗深衰老離索之感老眼昏花但看書郎心氣虛懸眼
默良久始蘇郤又貪看不舍可笑也何時相對以舒此懷

三

伯生云楊遜翁過孟津惠漳野先生集六部盛稱其學論

一貫云一天下之至神也萬天下之至化也至神而能至
化矣一天下之至精也萬天下之至當也至精而能至當
矣○先生曰文章話頭語意誇張孔曾郤在平易中說故
不協○遜翁又曰尤老先生解慎獨獨字云只有此更無
他故曰獨似是獨尊之意論道理亦是若論工夫慎字便
是獨知說不得不涉知識根意老師亦云無聲無臭獨知
時說獨知似不妨○先生曰以慎字訓獨知獨字如何訓
又曰不涉知識郤是善知識正訓獨字又曰詩意自不妨
特非學庸正訓又曰獨與知對皆實字俱指本體若云獨
知郤就發用言也經文只言慎獨不應落郤知字又不當
作歇後語必有精指　遜翁講顏子不遷怒舉漳野先生

語云如原有一分怒其發見時止有一分模樣再無一釐增加泛溢是能制其自起之怒止於是而不遷也又曰顏子之過是不覺其非幾之念顏子之怒是不覺其非公之情○先生曰原有便是病根如何定他分數此原思之所謂難非顏子之不違仁也易復初爻云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已復矣故無祇悔曰元吉又繫辭云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復行矣尚有非幾之念非公之情乎安在其不違仁也以此擬顏恐非精義

寄示洙兒 丙午

世俗見人有過則爭毀之又從而粧綴以誣之見人學好則爭笑之每加誹謗此皆幸災嫉善之心學者專於自治常見自家神明澄湛在此則於世俗此等病痛自不粘染至聞毀譽加於吾身皆當自省譽則勉以副之毀則自磨自勵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自然譽無過情毀不終熾且能體悉世俗之見非故欲作好作惡乃是昔染所爲使其稍肯自省豈甘如此○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怪者多是自已勝心浮氣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少有所見卽思壓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卽伸已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人規警不肯認過改悔委曲輾轉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已下人求益不求勝可也凡人不能念念集義便不能受善諺謂火性不除耳若能

翕然反治火性自退火性旣退心自虛氣自平養德養身一以貫之矣此是壽夭賢愚所關不是小事所宜猛省有人說我不論是不是只是自反自責與認十分至一切不如意事無不忍耐乃是自慊此處打得過便有頭緒矣○大學曰毋自欺也自欺之方甚微常自覺察而後日有所見○爲學全在擇交若無可交寧是獨處在書册內尙友古人可也不可妄交然亦不可因此卻起憎惡之念須是汎愛衆而親仁○凡看書讀書雖在動敬亦須從容涵泳體之於心自當有得如或未瑩不可使氣强求蓋此心不放常常在此自然融會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自能背記不忘若如常心不在書卻於一時便求通記不惟無得亦且損氣切記不可至如作文寫字亦復如是不要算年數日只要常常如是自有長進也○後生於前賢及前輩語言有與我不合者尤須下氣抑心反覆詳味必不可從然後斷之尤須除去勝心勿以一言得失輕議前人苟同之與立異皆私心也更學何事道理本在吾心明覺處見不在扭揑做模樣也古人言動只與常人同特其省察處與常人異耳肯自省察則過自寡而德日新人之見之不能不異此皆非聲色笑貌之可爲先儒云聖人之道初不遠於人情豈在做模樣耶○廉靜可以養心語無累也伊尹取予可以爲法蓋其主於道義耳○讀書看書是培養拘管此心作文是發舒所得積久而充自然發舒管之說話一

般有此涵養體認自然有此見識有此見識自然有此言語文章特言語之成文者耳日日讀誦古書與之心口爲一不覺道出因體勢而成文格因成語而爲文料一時雖若難能積久自然光大此不放心又不損氣先儒所爲舉業德業養德養身只是一事今人多是欲速襲取一火要成及其虛日曠時浪度歲月卻不算計經月懶散既昏惰其身心一時心忙又耗損其氣力色慾喜怒精神既已損傷求異好奇心思又爾勞瘁克程度未必盡合得失又自有命一不如意便思毀廢此謂兩失所宜深戒但多積累莫問功效常使志氣歡悅舒展卽德業並收矣此意與世俗之見只毫釐間實體力行當自見耳

二

汝得入庠吾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喜其讀書有進步處書香不斷祖考積德有徵奶奶撫摩眼見長進懼者懼汝年幼氣浮既做秀才便是成人之禮諸事責備於身又得以童子自恕汝今未受磨礱致悔招尤不可不謹前寄條約自謂已是昨近齋先生見之云此言尚分人己非一體之義忍耐二字亦只是分人已有箇置人度外之意不如改作忍恕便有成已成物惻怛慈愛之意曾將原紙畧改數語意思更益和平汝開心觀之務求自得可也我初入庠初中舉時只隨時行事多言妄爲常惹人怪其後自覺尚未卽改近來只一味謙下少說話少發怒漸漸人和近今交遊上下益相和敬只是謙和中間儘有受用汝勉之今將學中要緊數端寄去汝留念隨時斟酌務循忍恕二字行之庶可釋吾憂懼之心也勉之勉之○一事師只是尊他不問他的是不是莫生怨笑耐心耐心凡公事預先早辦不要臨時卻忙或致失誤惹怪○一事齋長其禮稍次於師隅坐隨行不問不敢說不敢多說今後進多慢長者比數年前又不同切戒之勿隨俗○一處朋友少說話少嬉笑亦須和顏悅色少論文少論道一味謙讓雖於知已者講論亦須言少意切謹之又謹第一是要言語上計較多不如少少不如無○一書課把官課官書編在私下書程內如官書課多不必又立書程如官課題出遲不

妨問先生討取月課等事須早到勿隨俗抗違此數事亦只是忍已恕人之條件中間言語尚分人我亦因汝病藥之且依此行隨時再斟酌只是謹言要緊

三 起居服食事宜

凡暑處溼處大寒處當風處皆不可坐卧不可澡浴窗隙門縫之風尤宜避之○饑飽不宜澡洗○凡澡洗用中溫水勿合汗出大熱水與涼水皆不宜用○冷水不宜洗手臉早起嗽口用熱水嗽了喫之飯後嗽口亦然○每飲食只好七八分多卽凝氣傷胃孔子所以不多食也夜飯只好止饑○食後忌伸腰努力飽後勿努力舉重物作重事稍待氣平纔可爲凡作事不可過力○飽後忌急行太[illegible]

凡大跑大叫皆傷氣雖不得已亦須斟酌遇渴飲茶湯多而渴不解者宜靜思以消其燥熱愼勿驟飲涼水○暑天食瓜果雖時所宜亦不可過○春時勿驟換裌衣須以漸○卧不可仰或暫伸舒偃仰亦得但不可久○卧時於枕上耳旁以軟物支起使耳得聞聲則耳氣通○卧不可以被蒙頭不可以被壅口鼻○冬天卧處太煖亦傷人但取平和可也睡時宜收心安靜最忌亂想雖當忌者亦宜置之古語云先睡心後睡眼至言也○津唾勿吐宜嚥之其雖痰涎咳咯出喉亦當以舌撥去濁者用手接而棄之其條仍悉嚥下不可吐無事常閉目靜坐合心歸一但有雜念俱與覺破坐法亦無一定或高坐或低坐或盤坐但取

血脉通暢四肢自在然亦忌怠惰昏睡○凡靜坐須囑家人勿大叫勿倉卒打門雖雞犬之類亦須屛之若能鬧中取靜近人更好然初學須獨坐乃有端緒已上事宜但能常惺惺事事自覺事事自有撙節如禮記所載莫不暗合而斯言又爲贅矣能以斯言爲贅而後爲有得也

四

書已寫付劉子條智學稍書到新進學自是新進先生責之艮是乃以煩惱怨之所學何事學只是學箇耐煩而已只以耐煩之心處之唯唯聽命便是道理張稽相會甚好恐他父龍泉以我約爲大寬耳果如此失我意矣大凡學只要長久德業兩進此須優遊厭飫不間斷乃可能不然則難久且苦心記誦不待自得居之不安亦屬放心不如且從我約易而可常也若聰明力量元自有餘又能長久則不可限量汝矣○不要因一兩事過失便放倒不顧亦不可以一二事合理便自足古人許人改過減人自足○兩封書去吾意已悉大抵諸保養進修之畧已於前者諸條書得起居事宜備言之今雖再說亦不出此衣服厚薄起居早晚隨時自忖度力量爲之使心平身安學業有進可矣亦無定說也學在不緊不漫之間只此心常要學好不隨外物牽引日日習去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月計不足月計有餘前者諸條只是日用常事除此之外皆是煩惱汝試自思自驗不如此欲何爲乎只得如此但諸條一片許

多寫在紙上似乎拘束難行若能隨處忍耐拗着自性做去即一舉而衆善備矣此亦非難非易漫漫演習將去至於作文看書等項只是此中一事只耐心不怠惰不急迫把書程內所定的書依著程限不緊不漫讀去講去作去至於得失成否又自有命不由强求盡其在我而已只變化氣質一事是十分要緊此非一日可能古人親師取友方得有進今無師無友必亦不易時常須看陽明文集少要出門交朋友恐言不及義易放心也切戒切戒相去千里日夜挂心願汝時時警省勉勵成好人而已○義理無形只於遇事或聽人說話聞人言行或論古今人文字有感動於心處即是實地存此而已陽明文最動人可常看

舉業註釋有定說不可不遵守但不同處亦於結尾處微見之又不可以言語爲事文若作亦不能熟須於動作中有自在意思方得熟且不費心力

五

書辭欠平和未能得力故如此須勉之中間云此是小事何足動心是良知覺處須從此提醒起來安之受之可也向寄條約中間尙有未當者爲其尙分人我未是一體之意其前後序跋又皆有恐人譏笑欲汝及幼小時習之此亦不是蓋彼時我只想像作之未誠諸身故如此畏難其言如此一向顚著身心實體之凡與人相處只是自反人人以爲是怪我者亦來信敬畧無相忤那有指摘非笑乃

知致人非笑皆是以正加人或名過其實致飾於外者也君子只自責自修而已汝今血氣未定做主不過亦不足怪但不可自以所持爲是而不思改悔也動心忍性懲忿窒慾是實工夫此乃日用常行不是另作一樣事也勉之勉之○日用工夫只是改過覺過便改過不待人說此是獨知之地學問根基在此○人之聰明力量各有分限不可强者只凡事儘吾見識應荅之勿生苟且心勿動客氣平平順應之至於聰明力量所不及則亦無可奈何若求全責備事事不可爲矣○悔過則善心萌動改了便罷不必回頭又看適足以累其改過之心而已若放過不改則不是○顏子不貳過是一遭就改了不再犯乎佁須有再

犯三犯此易所謂頻復厲也聖人以迷復爲深戒○汝今所遭縱不如意亦是命合如此只看意當如何安義安命便是許遠路程不知汝心事如何此獨知也自酌之此動心忍性之地打過方好○一人情數日不接人事不出走則悶出懶動若連日出走接人事則懶任坐無事則覺悶蓋人之血氣動則不靜靜則厭動此常情也善學者毋不隨之以志帥氣○一好動不肯靜坐亦有一法只故意不出門三二日卽習定蓋血氣向靜也會驗過汝今既在學恐學中有公事亦難拘定在汝立志除升堂及官事則出門幹去了事入門來卽往讀書處坐著脊無事不出門浪走如此數日卽可習定也在汝立志○一好遊須有朋友

相攜不知朋友中多是言不及義始因閒遊遂相引而爲非損身壞德都因尋朋友所致向所以教汝自讀書不必從人者爲此也遇有公事出門直去直來得獨行且獨行如有同行者公事了卽同家與人同行同坐忌相譏戲人來譏我戲我笑而容之亦不荅他有人約他往卽託故辭之彼必固邀只說家裏大的們打罵幾次了定要回家不要跟他若在家裏有人來尋只荅應不在千萬莫去尋朋友爲今之朋友非古之朋友也無益有損兒戒之愼之此是第一要緊處待汝後日學業成片段了立脚已定然後可與人羣也○一千言萬語只要懲忿窒慾忿心只是好勝學喫虧甘沒用懲忿之功也慾非一端衣食男女慾之

大端也此處有功方是實地○過河莫踏兩家船休與船家爭到家少出遊走休尋朋友講說有人來尋且答應不在也罷起頭先置身於規矩之地後來雖有走作時亦自動不得此是自防之一法看書先本領臨考念好文調聲口卷上字用心寫考日早起先伺候莫等人考試高下須喜怒不形處人上下大小只一味忍恕至要至要考了告假早來○身壯則能讀書讀書有成其他特易易耳勉之勿失丁寧之義間提學公尚未出巡汝去太早我所慮爲汝不知好歹不能懲忿窒慾其害不可勝言汝若曉理雖在外猶對面耳吾何慮乎懲忿須不分是非只一忍耐到了窒慾須斬釘截鐵非禮不動讀書要强壯若少年不愛

精力妄用了如何讀書是廢人也慎之戒之

示孫居厚讀書孟津乙丑

前輩云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曰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學業德業只是一事曰執事敬吾望汝學成好人須是尊師敬友飲食睡臥行步坐立不可苟且凡事無求趁意凡事讓人朋友相處言必及義課業自有師程吾不贅說汝師壁上所示學規足可遵守問師辨友誠心下意不徒空言可也至親相依日談道義古人千里從學經年不歸卒成大儒汝當效法不必想家吾雖年老尚能强飯强步無他疾不必念我也但只勤學守身我心慰矣勉之勉之○又帖示云不知即問有疑即問蓄疑不問豈成學問古之聖賢勤學好問以會得之汝宜切問

提學小記續錄卷三終

擬學小記續錄卷四

質疑下

與一菴唐先生

追思向論狄梁公謂其雖未學然其誠一卻是堯舜命脉思甚服以爲確論近答一友書謂吾輩爲學只忠信誠確是吾本領此外俱是世俗機穽縱能引而伸之只是意氣不出人我之見更引而伸之亦只是意見不出義襲靜言庸違不論也如此見解不知與公立誠之旨有少分否邪西林剛明正大不得同志常有滿目荊棘之嘆此老若得從王陽明先生游當别有見生同時居同鄉而不遊其門真大憾事僕生也晚僻陋寡聞見先生存日已知向慕不

隨衆議諵然不知力學且阻遠不能面覿迄今追思真成終古之恨海內先覺日闊凋謝有相從一時者有會一面者有聞聲未得識者逝者已矣存者有緣或幸再遇是深願也然不可必也不備

與李省菴

違教十餘年懷德之私無日敢忘往年之教言猶在耳愧未能誠諸身也翁靜養又得貴鄉多賢之助師友夾持日躋高大世態升沈不足在念不肖質本顓蒙又無師友十餘年來骨肉親友之痛傺抱楚[illegible]蒲柳之質亦以衰矣學問無成夙志謂何思欲聞教如昔不可得也老師沒後如荊川唐先生一菴唐先生近齋朱先生各有著述不知與師旨協否先賢相繼凋喪江南師友今誰主盟熙雖衰邁不能親近翁其示我亦或可神交也念菴先生未能具書外求致敬請教之懷猶事翁也風便伏望教言

與李汲泉姻家

悉東知榮真信甚喜任大責重以兄之才處此有餘大抵凡事惟誠信爲本軍旅之事當以活人爲主此吾儒所以與世談兵者不同蓋渠意在有功吾意在活人也活人有功是真有功也新得一書皆史傳所載用兵舊跡可備觀覽謹奉看兄胸中自有百萬甲兵此亦或有裨益耳陽明先生之學於兵頗詳今其全集多載之兄試時時取觀當有裨益

二　乙卯

别離兩年靡日不思吾兄當國重寄節報有功地方安則心安身安骨肉至親日夜所願望者聞之喜慰無逆之道古有格言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斯能得人之死力雖用之軍旅可也行師之法雖關防不可不嚴然尤以推心置腹爲要至於方略則在當人隨時方便此吾兄自有腹中百萬甲兵非僕所能測也優恤軍士安定小民尤今日所急兄必能辦此僕不慮也賜書二册方病未能展讀大抵古人言語只是隨時方便不爲典要則無弊稍涉執着即有妨礙不知此二書何如先此及之

三

兩年遠別懸思懸懼所恃者此理原無險夷吾兄素蘊足對神明視民如傷舊所講習以是有足憑據可以自解地方初靖撫巡煦嫗之方爲兄特紆懷抱惟兄公廉明恕必能辦此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此得爲而爲者更致切切也淑根新進大爲主司賞鑑愚心甚喜兄於五福漸次全獲惟益修素學愈自節約惜民惜福務使出處進退一切運用悉由學問又親厚同志之祝也

上徐存齋相公 乙卯

熙少不知學後乃稍知求友得親炙左右自謂得所依歸作止語默凡所聞見無往非學歸家後師友遼隔舊遊惟

李子天麗及二三後進相切磋後李子起病出歷任以來事事相規切不假借鄉里間頗以不肖輩爲可與或相勸勉或以教其子弟雖未知學聞道而此志則不敢隳也李子在浙中據熙所聞初無他故若謂力小任重不堪負荷則有之至其心術行事俱可質諸神明在浙曾畫真容寄其子其志可知矣其所自白皆實事無一語僞昨歸家鄉里猶謂自回不知其被黜也及被逮雖行道之人無不驚猜解體人人嗟嘆素履可知學者爲學只宜求所未至熙不敢爲李子辨屈然以李子所存而令老先生有投杼之疑竊不自安故敢冒昧鳴於左右亦以慰老先生望於後進之心不令孤負耳情隘詞迫不知所擇統侍教愛也

與姜鳳阿

若無所知識多病幽居不知何以得見知於門下始實毋見既乃歡然若猶以爲晚也乃不意一朝別去雲天杳渺何勝仰止之思賤體年來多病自小兒舍姪沒老妻常病兩媳在室諸孤嬰嬰百感叢之衰年值此尙可以世務責之耶乃者省檄行下取生腳色名曰待用不知何以得聞於當道又不知是何事體然病軀聞此實是惶懼病妻聞之懼甚幾欲喪生祿不肖衰病近日特甚行不數里即欲欹不能強困臥良久始蘇稍遲汗出即數日不能復恐犬馬之軀委於道路則病者孀者孤者何依也此亦必門下之所念及也士假不過時耳即令一人元良三公鳴道百

僚師師亨嘉之運直接三代豈不慶幸冀於親見而乃爲此言寧不嫌於自私自利且即此會遇亦得以望見光霽攄累歲之思聞所未聞冀於少進不愈於閉門掃軌安於孤陋乎心非不欲力不能強也然道明於上即政即學即言即訓必有流傳下邑沾彼田野或得與聞因猶親炙也千里私淑竊幸神交爲賜多矣力疾作書不覺任情亦恃門下忘形忘分直以骨肉體念信此懇切不以爲欺耳向蒙光重鄉里稱之間有信從者不肖之身未爲不見用矣瑣屑之情敢私盡於門下伏望凡百委曲調停俾不肖得以少延殘喘以終餘年保全嫠孤斯始終之愛也國體嚴重存翁雖曾知己未敢通書懇以不肖背恩義自疎外爲

憂萬一言及不知可致此情否道義之感則同也惟門下
諒之

與王龍陽 丁卯

熙少不知學嘉靖癸未得老師傳習錄讀之雖未窺蘊奧
然不覺其自相入也是時儀型儼然尚在而四方講學同
異議論方興其於老師毀譽相半熙也於師有緣每聞頌
言不聞毀聲也僻居孤陋無師無友雖切私淑未能親炙
甲辰之歲得事晴川劉先生於京師因得會遇近齋朱先
生始得聞老師家嗣有我龍陽先生又聞老師多孫私切
慶幸猶以未得親就爲歉也何幸於小婿李生處得自通
於門下耶只此道脉夢寐四十餘年乃今得相通問若或

啟之若或相之老師在天之靈應亦不見麾於冥莫矣熙
家居於書齋中間設老師位并親炙諸賢亦有蔡氏世新
所摹老師真像獨欠手蹟但得遺墨片紙即當什襲珍藏
且欲常目在之也側聞久菴先生有書曰原古他處無有
門下倘或蓄有副本亦乞推愛趨庭之訓久翁爲詳因老
師之正脉也尤願與聞焉晴川名魁字煥吾江西泰和人
近齋名得之字本思常州靖江人皆老師門人源流所自
不敢忘并附知

二 丁卯

熙竊跡老師四十餘年日者敬因小婿李生得通一念於
門下夫得通一念於門下猶之得通一念於老師也已爲

至幸旋蒙惠賜老師真容手蹟并書錄巾扇引之通家之
末神交千里之外又何幸而有此知遇也敢不自力以求
不負伏惟順時珍重以永道脉俾不肖遜進一念有所依
歸外具束香幅帨致焚修之敬於師筵尤愧瓊瑤之難報
也

與張宏山 壬申

昨年孟生化鯉暨小婿李生根歸自京師得我翁孟先生
又知源流出我宏翁聞之心動衰病不能遠去親就恒切
仰念及今得聞教言於李生且承垂念垂教言意真切天
泉正脉端在我翁所云講學尋友常急深令人感動第衰
病連年今春轉劇在洛之遊衛源之約徒寄興焉耳妄語

災本出諸友意蔫蔫無惜斥正庶幾不誤蒙學此一體之
義必相信我翁遂養對時應迹凡夫切磋於朋友授受於
門人者固同志也所願聆聞也朝露幾何恐不及面侍得
及瞑目幸矣如更有緣得一二往復又望外也

答李漸菴 甲戌

近山先生回再承兩書之惠捧讀感動如見顏色竊窺尊
意所厲乃在原教一編然妄意古無三教之名乃是後人
所立夫道一而已矣三教只一教也因時相機誘掖接引
所謂方便多門良工心苦也孔子告子貢以一言而終身
可行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豈非將心比心便是
佛心乎然則論語固大乘禪也流傳失真言各有弊是心

求益自得師友竊恐世人不肯將心比心有愧斯言耳不必分門戸爭人我斯大道之公也如此見解於翁宗旨有少分否敬此請正

與呂文川

衛涯語皆真切蓋是着實用功者非泛然口耳所到讀之覺此心收斂卽衛涯可知矣但似尚見在奇特處計程責效節次稍煩覺工微苦耳格物說本老師足藥外馳支離之病然竊疑大學本義只就人情淺近處說此意自在其中蓋道理無淺深一真一切真也着意精微易生意見向嘗請教格物臆說及格訓通解幷小記大學諸條不知衛涯以爲如何均請裁正

答曾確菴

滎陽使來更承無隱之教洞然衷曲合人感發敢不盡言求正第道聽塗說之餘師亡友隔臆見茫然安能有所發明徒增愧懼耳敬因來諭原東標識數言奉復請正不另牘亦不敢示人體尊意也陽明之學平正通達其言本自明暢以先生識明志切只取其全集虛心久玩之則此辨論處自將釋然矣近見新刻三山麗澤錄及天泉一勺兩書發延寂之義蓋陽明宗旨也據所聞只是無意必固我而行其所無事之意不知先生嘗見否且以爲何如向在姑蘇曾扁公署客庭曰耐煩蓋自病自藥也今見楚侗教語亦揭此兩字謂是千古聖人祕傳丹方且論引子甚詳讀之一笑有是哉高人亦爲此論乎然僕曾妄擬此方未盡服也今只敢吾耳先生倘會諸公不知可相印正否

答郜仰遜

熙無所知識然聞古今人之嘉言善行則心切慕向之若饑渴焉往聞我仰遜先生於孟津李舉人根乃不圖正在治敎之末公私限隔道阻且長不獲摳趨執侍比旌節臨洛又值村居臥病失於摯候荷公不遺過蒙厚禮重之教言稱揚過情徒增悚怍久缺問候於心不安豈有仰賢俟德遲遲四三年間不一請教可謂好學乎多病少出不逢人便因循至此又伏自念衰極頹年恐徹誠積抱付之無何有生平豐部終於不撤其何以仰副知己之望耶前未病時諸友作會城南以齒敘謬引不肖因出昔年妄語相印正諸友以手錄不及謀鋟諸梓志在廣求教益非敢有成心也敬具一帙求批抹寒薄無以爲禮愧負實多桑榆景翳尙冀朝聞仁人君子教思無窮應無擇於衰朽也

答溫一齋 甲戌

默識之訓師門微言何幸與聞向會一友道林先生及門士也述其師說曰默識寂識也大意宗全翁竊謂默識者心識之非口耳也循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云爾訓默爲寂恐流入異學或問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如何擬答之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之謂自慊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如此見解於翁與準翁之旨有少分

否雖然翁所懼者某業懼之矣道愛之下忘形忘分亦以
不肖桑榆景翳病廢相尋時不易值既遇知己不忍不傾
倒就正也

答李仁居

書中云云知公善政秩有端緒賢者設施自不尋常且云
細微處愧怍非內省不疚者不及此此即堯舜病諸之脉
絡也即政即學先生實體之逞慰離索矣第阻蓮不及親
覲且病未知如何徒增悵惘耳快覩道林先生諸刻未給
言說異同只此真實一念是千聖正脉讀之起敬孰非我
師全集倘便得賜尤幸

答王藩甫

書辭委悉具見進修不懈即政即學啟予多矣聚所尋序
鄙語所謂見聖人之言一語盡之吾輩但常常守此即於
內或多或少取之左右逢其源矣任所見爲之無意必也
近孟子騰又收鄙語爲續編是先年所記中間多未穩處
昏耗不能商量也中惟數條是近見倘于騰寄到煩宏宇
正之衰年會少有言未悉

答殷先生 名士望京口人 戊寅

生遁來多病索居不能求友於四方何幸因兩川廣吾二
友得通於門下耶捧讀來諭精深一貫足藥外馳支離之
病往僕聞諸泰和劉晴川先生師亦若先生之言是蓋陽明
先生正脉也今三十年餘矣快覩教剳又得印正一番乎

非衰遲至幸佩服之餘竊有請質焉聞之先覺此學是不
識字的愚夫愚婦可知可能只是將心比心自覺萬物一
體只在淺明處體察則深遠在其中矣蓋道理無淺深一
真一切真也着意精微易生意見陽明先生古本之復大
旨已自明白又詳著格物只爲學者爲名目所誤或分內
外或分後先甚至分知分行不得已詳說反約種種方便
非別有一法也自反未盡將心比心有愧斯言耳衰病健
忘語言昏雜因明通敝長者之仁也總合日暮獨醒得非
賺學所深願乎慚謝于里無任惓惓

答化鯉 丙寅六月

對時是對時育物之意不是不着心愚夫愚婦共知共行

原是聖人從有誠心耳此亦自責不見人非者乃有此見
王有道相董見奇特故陽明先生隨病藥之吾鄉先哲是
康節見聲張某南嶽讓青原思皆南宗傳法弟子也其地
在江浙之間通龍谿與諸公常會此孟子未皇爲規矩用
都是吾人遁病方便是入門究竟是到頭因來問答大略
更須面悉思則得之是望

二 丁卯

學須自肯自肯一念便是良知全體即此行去是謂致知
行必有事事必有物意脉必相通吾知乃順遂生生故格
物爲致知之實此通必到盡處乃爲全體故格物而後知
乃至也民親而後德明必在止於至善也近齋說是也愚

說尙滯先後字是牽制文義王論工夫則一而已矣

三 丁卯

夏遊記當以龍谿之言爲正緒山語亦要善看以意會之可也念菴指談學之獘可爲藥石然竊覩老師之學一再傳便失真君子所以貴親炙也

四 丁卯

心之所安曰義卽乎心之所安是曰集義集義之功無分行住坐臥此真靜坐也跏趺而坐特一法耳名曰假打坐

五 戊辰

愚心尤望諸友作會相切磋或有見筆出時賜敎蓋彼此有進會少音疎恐成怠惰傳習錄中近日諸友少疑問一條可玩也居厚不知能率敎否進德修業原非兩事雖小子亦宜以此望之

六 戊辰

奉去遺言等錄四本幸深味之弦歌爲學是不誑語試取論語與於詩章圈外總註一覩所謂今皆無之只粧門面耳可慨思也吾輩將何以爲學哉此在子騰自酌之

七 戊辰

見示作會如謬擬之約問之踴躍很卽未能追隨也鄙語只作草稿義理無窮先覺阻遠不得已與諸友商搉爲自省之件鄙見亦時有異同亦足見義理之無窮也謂敢執着乎諒之

八 戊辰

衰軀路遙不能追隨諸友入會不知諸友會時如何會從如何大抵須有歆欣鼓舞不知手舞足蹈乃爲佳處有生意世俗之樂自不能入若拘促迫狹粧點門面則失其意矣如是則凡所講求只成知見無益於得非善會者也古人弦歌爲學卽以爲政令也不然楚侗以是見迂責乎以是見斥又何言哉是在吾輩之自立自學也奉去書四册試看近齋所謂比擬成知識及語黏聞見與尙有氣質在是如何使中示知之

九 辛未

翟應揚枉顧備述麗澤之益尤見學力不倦足慰足慰應

揚有問答以不可有夾帶心蓋毋自欺句處處使着趨區區自省如此未知是否幸相與勉之應揚多疾慎疾卽學非告子騰念貴體淸弱方係時望不免力疾赴之恐不宜也二君恰好以此相切磋何如

十 辛未

方山之沒鄉邦失耆舊吾黨失法程實可慟念此翁生平行實人所共仰而不肖又在知己之後恨不能表揚於人人以爲師範而衰病精神不及卒卒不能成文乃孫遠來可爲痛思是在同志所不可辭者惟吾子騰志同行同居近知悉表一人以勸萬人當不辭此責也方欲祔翁於老師位旁而厥孫適至卽登之再拜焚香祝以安之於心甚

慊其誌文必吾子騰爲之乃可耳幸勿遜他人也

十一　壬申

聞諸友與起皆子騰學力所到足以驗此學之不差矣但須包荒乃可蓋吾人學問人皆我師非我爲人師也故常自見已過此實理非自謙也聞諸友多欲枉顧衰病不支望體悉尤幸

十二　壬申

德高來傳示華劄高文幷揚友書病不能作答俟少愈圖之且令此友將鄙語一一討論有不協即筆記示下乃可相講也薛王之辨明則任與時之幾辨又只在自觀是愛人是惡人是敎人是求敎也病中語意紛錯孤負相求之意愧罪愧罪

十三　癸酉

昨幸接朱友玆又承三友枉顧皆子騰道愛所及也三友青年即知向上四老高年亦來入會皆前此所無令人興起至誠動物于今驗之黃友所處艮是有父兄在自當爾可以意會

十四　癸酉

恭聞貴邑士民講求　聖諭六言令人興起昔揆所曾向我言百姓易感動蓋謂此歟　聖諭六言即虞廷五敎唐虞邈矣　聖祖此論實統承之日視遠爲故事新安之政稱首諸處其在此歟貴邑有揆所作興於上子騰

又與諸友暨士民講求於下一則尊　聖製一則明學術斯道大行當自貴邑始矣多病衰年頁心未泯竊欲自附故此云云前月武伊陽遣人來印　聖諭衍三十部擬學小記三十部後又印　聖諭衍下卷二百本散於里甲蓋亦有志敎化者切與貴邑南北相望斯道之興可冀矣何幸如之敬告君子應同此懷耳

十五　甲戌

聞與汝仁約甚善只是名心輕則道心純一昏耗無他說惟自省而已又云日見機械之書曰吾定不爲轉移恐默化耳念之

辭黃太守送地書

日蒙尊愛垂念寒薄惠賜官地十七畝民地四十六畝併下帖二張謹對使者稽首拜受第不肖自省不敢承當者數端一者身病垂年家無丁壯能知農事二者小孫俱少欲令讀書一營南畝旋即廢學三者祖業百畝近城可兼治遠田兄經爭奪垂老無爭聞之愧悚四者國有達尊永承欽祿自顧何人敢於叨此誠恐官地廢耕淪爲茂草民地廢耕稅糧脫欠謹將原給下帖二張完璧納上伏願收回成命原出深愛願賜萬全完名晚節株守待終諒愛人以德之懷保終始曲成之惠自當感刻於無窮矣

擬學小記續錄卷四終

擬學小記積錄卷五

雜著

新安縣創建函關書院記

新安古函谷關也城東門內有山焉屹然北峙嘉靖間鄉民建泰山神女祠於其上莫之禁也萬歷己亥秋八月郡貳守潞安楊公遜菴署縣符亟命撤塑像斥巫覡改爲函谷書院適有訴里中淫祠者併毀之移其磚埴及山上祠屋咸撤而一新焉擇諸生有志向者儲其中爲之置五經論孟及理學羣書仍爲立進修條約蓋游息絃誦之規畧具公乃介陳生應魁高主鳳翔以孟生鯉狀貴書幣致詞來請記尋轉南戶部員外郎縣尹沔陽石渠張君相繼復

完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往予與遜菴論學洛水之濱對時洗心一言偶契謬蒙印可跋語授精公署勒石以示其亦今建立書院之意與予無能有他說矣夫亦風俗學術之辯已乎方今風俗之弊在奢靡學術之弊在意見孔門之學以孝弟爲爲學之本其論學也曰主忠信謂終身可行曰其恕乎平實簡易無元虛也今之談學者異是矣卜度成見認爲實際遠微近譬稽天驗人豈不秩然成章哉然於孝弟則無實於忠信則罕稽殆數他人寶耳是口耳之餘濫竽之靡也其下者則逐世壟斷希青紫饕富貴而已此孔門所以猶有取於狂狷也若夫風俗之奢靡其亦學術之謬文勝滅質之所爲乎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蓋生人之欲[illegible]食貪味厚則志昏德之所以不修也食味厚則費廣用之所以不足也食味厚則男女之慾恣而宮室妻妾次第而起狎侮侵奪亂之所由日生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不爲禁止且爲開說焉故奢靡之俗始於流俗之多欲而成於學術之多開無怪乎滿堂宴笑而向隅之泣如不聞也嗚呼天下厭苦繁文久矣孰與藥之其惟返樸還淳乎然返樸之道良亦不易夫必清心寡欲而後元氣息必服粗茹淡而後衣食均隆古之世老者始衣帛食肉黎民但不饑不寒媵妾有數宮室有制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樸素之致通乎上下故人民育萬物遂後世乃以肉食藿食分貴賤庖有肥肉而野有餓

殍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無不如意而閭閻瑣猪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謾不省憂故水旱不時民多疫癘何則用物過多元氣衰竭故也此樸之所以難返而淳之所以未易還也皆學術差謬之故也諸生尊祖訓繹鄉約亦嘗究心於是乎愚也衰老無聞閱世稍深一念良心斲喪未盡每念斯民之困苦輒爲之惻然慟心謂斯民之困苦由風俗之奢靡風俗之奢靡由食味之濃厚習染既深勢難卒挽倡率化導其責乃在士類苟移其希青紫而希聖賢則淡泊明志忠信進德日察日著善類朋從風俗可還淳樸元氣由以滋息豈獨類錫於一鄉行將風動於四遠矣謂非師友之一快也哉予故因書院之建敬述是說以貽多

士若夫進爲之方用力之地則書院之規條與公署之刻石俱在而聖諭六言朝夕所莊誦也予無庸贅焉

書雙壽詩後

愚讀雙壽之什而動隆古之思焉往聞汾沁之間風淳俗美質樸勤儉賢聖所鍾載覩諸篇所咏益信往牒足徵若晉川公者可謂躬際其盛矣一堂二老偕壽並榮奕世流芳禁苑兒譽雕茲世德作求親見施於有政廉勤公恕洽於民心被澤則悅厥聲載路諒慎終如始卽終身可行將邁五登三緊萬世永賴矣此隆古之治聖學之大成也顯德福之日新匪名言之可况彌高彌卲二老之壽考無疆養志養體我公之孝思不匱迄遺澤普被於烝黎曁餘慶克昌乎厥後斯生人之至樂士庶所同祝願者也敢獻是以爲二老壽

嵩嶽瞻雲後序

西川子曰余觀瞻雲之什而動往日之悲也蓋自愧此心之未誠云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以爲祿也士不能履畝力耕以養迨值親老而干祿以爲朝夕亦甚悲矣乃又以衰暮覊出入不克逢迎以侍几杖覲晨昏而徒撫時對景感思紓懷陟巍眺遠悵親舍於雲中憶懽顏於膝下斯其爲情也可以脫然釋然已乎是故鬱於中聲於言叶於篇什咏歌不足嗟嘆興焉斯古今之至感也故予深有感於少村子之爲斯什也少村以邃學洪才師多士其進往也如日方昇焉榮封厚祿所以顯厥親者方未艾誼同故情同情同故聲同同聲之聲鏗若洪鐘戛如鳴球誠之不可掩也余嘗以親故求仕求歸矣誠之不至吾愧焉吾悲焉不可追已迹同情異安測君子之所存乎余不能不重有感於斯文

賀懷龍陳姻家晉禮部儒士序　壬申

歲己巳予因寡過之難而歎離索之孤陋也與二三友朋約會城南相觀摩求寡過也而懷龍與焉於是揭聖諭六言於上而疏附於其下方曰學至乎禮而止禮莫大於分也凡巨細舉措必稽焉竊自謂不悖於憲章庶免坐聾於明時耳乃壬申仲冬懷龍晉禮部儒士蓋國家之所最重

者莫大於是而懷龍素講求者固在是也茲且試之矣勉爲一言以賀而竊有請質焉夫禮者體也良知之著見於四體與其事爲也是人情之所不容已也世之談禮者竊惑焉不求協於情之所安而依憑意見以爲實際高者索元微虛也非禮也卑者執形器僞也非禮也故惟聖諭六言爲盡夫六言者非他禮莫大於分也是人情之不容已也惟出於不容已而後免於虛僞惟當乎其分而後安而後爲眞禮夫父母我自出也分也曰孝曰順人情能自已乎長上我所事也曰尊曰敬人情能自已乎鄉里我隣並者分所必讓自不容已於和睦子孫我鍾情者分所必愛自不容已於敎訓然非各安生理則不能盡道其不盡道者不

盡於分也皆非僞也是皆人情所不容已也是故各安生
理而後爲盡分夫是之謂眞禮是良知之著見於四體事
爲之本然也夫苟無以間之未有不得其本眞者關之多
端更僕未悉慎察之已耳此吾所謂寡過之難而離索之
可懼也懷龍念哉相覩相摩惟無負於初約乎惟聖諭之
六言是憲是行乎願相與共勉之

祭李汲泉親家文

維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閏十一月壬戌朔越十九日
庚辰辱執友眷生尤時熙謹以柔毛庶羞奠於亡友汲泉
李親家之柩前拊膺頓足仰天而呼曰天乎天乎乃令汲
泉死乎冤乎苦乎汲泉之死乎人誰無死死於病死於老

死於不虞均死耳不足爲冤不足爲苦積誠未孚有志不
遂含憤蓄衷以死此汲泉之所以爲冤苦也憶昔乙未之
歲予始識汲泉獨能違羣顧我來即我謀君有高才捷步
魏科我但碌碌仕貧儒素君爲御史我官監部情投誼合
結爲婚姻每有意見便相切磋規員矩方君所秉持事求
其未盡此意乎事涉從俗君必顧義隨俗俯仰君所恥爲
人格似少圓轉問予平平之語即劄記不忘今所獲怨豈
執拗之云豈知君者孰意竟以是階禍耶吾嘗兩寄君書
矣每以老師之言相勉君憶之乎何爲至是嗚呼已矣嗟
何及乎初君之被逮也使謂我曰與君爲郊外之別即知
君以後事託我也方食廢餐予責痛心郊外之屬言猶在

耳豈知生別之語遂爲永訣之辭乎嗚呼痛哉眞我者吾
君記憶否聞君臨命猶堅強不靡所謂眞我者君已卓然
矣幽明界殊於何問君口耳聞見於何質正嗚呼痛哉夫
誠之未孚誠之未至也志之未遂志固在我也誠哉眞我
當無怨尤君之精爽容有結滯於陰幽者乎問斯義也可
以脫然天游矣人神永隔於何問君嗚呼痛哉兩年之別
三朝之聚寒溫未悉君也長逝雲天邈濶望望北征行道
嘆嗟如何我心清宵惺枕白晝閉庭昔也思君今也痛君
登君之堂不見君形見君畫容不聞君語但聞哭聲予心
之痛雖以自解並以解君而猶不能爲情殽核在豆我將
我裒酒醴在觴我酌我傾不能與君揖遜酬酢如平昔而

徒想像於冥冥陳辭頌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蘇文泉文

嗚呼古人之道不見於今日久矣古人責已今人責人古
人利人今人利已一體之學日遠日晦而忿欲騰熾日染
日深自非豪傑之士以古人自期待者孰能脫習俗而復
古道表然爲後人之模範乎於惟先生貢稟剛方操持峻
潔一鄉之中咸知畏憚然先生性雖剛而專於責已橫逆
之來輒杜門省愆而不之校守雖潔而樂於濟物惻人之
窮恤人之災殫力以濟之無難色以是一鄉之人服先生
之量感先生之德翕然以仁人義士稱之先生之名遂洋
溢於河洛焉某自中年從事古人之學口耳出入未臻實

際里閈中得見先生竊幸可與共學而吾兒與合器同遊
芹泮遂締婚姻絲蘿攀附交好日密先生謂某潛心深造
某謂先生篤志力行古今學術之辨物我一體之機相訂
相證言雖未必盡合然亦謂之心一道同者矣玆者遠近
良朋雲集舉會某方將依老成得力如先生者共相倡率
而先生倏爾病病而不起倉皇永訣未遂相期之志嗚呼
痛哉雖然先生於斯道亦既躬行則夕死無憾矣某所爲
痛惜而不能已者爲鄉邦間不復見古人之道吾儒一體
之學將泯滅而無聞焉耳靈輀將駕薄奠寫衷言有盡而
意無窮嗚呼

祭竹川竇先生文　丙子

維萬歷四年冬十月二十六日洛陽友弟尤某揮涕頓首
致詞於亡友竹川先生竇兄之神曰嗚呼先生之沒宿草
幾青矣撫今傷往有深慨焉竊聞古豪傑之士厄人之憂
急人患難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與於人如其道也一國
非之而不顧其我竹川先生之謂乎相夫行義教子義方
維夫人某克堪厥配焉某兄弟幸交於先生先生視我兄
弟不啻手足追昔嘉靖甲午某不幸有先人之喪衰絰異
鄉千里扶柩昏黑投宿逆旅先生聞之秉燭出弔驚悼太
息曰尊靈櫬在此耶呼役夫掖柩入我兄弟泣辭不敢當
先生太息曰不見所學二君我客也每此燕坐尊翁先祖
父客也乃不富在此安耶所學何事竟掖入厝中堂設奠
焉又欲同我守柩教我製服安我老母飯我妻孥窮途逆
旅沒存受賜服闋謁選留宿致贐獅力代步先母之喪寒
冬遠道弔祭躬臨種種深衷感心切骨宿草十年永思三
紀固知德厚難酬豈謂恩崇未報此其錫類之大端區區
之私感而人所共見者也至其以古人爲可師謂隨俗爲
深恥絕公門之私謁雖觸怒而不移正同柩之□儀犯俗
忌而不恤卒成立已之大節力拯末俗之頹風雖衆共欽
仰而學術淵源所自或未之深知也某私淑有年儀型感
德已嘗潔案焚香奉安神位侍坐師席鑒臨久矣莫欲追
述歷履用存國故尙記教言有以陽明老師文錄施梓者
志其姓名此友卓識雅志亦宜附載某年來沉潛師訓更
覺精微幽明限之無處告語茲適有尊嫂老夫人之哀感

時存之遞遷慟哲人之不作緬想昔年之深愛實惟內相
之克承警昧旦之鷄鳴懷親賢之雜佩幸納交於夫子仰
淑範於代終惟舊感與新哀實觸心而隕涕勉綴斯言異
時左券折儀代奠因風寄哀二老有靈尙其鑒此永慕乎

擬學小記續錄卷五終

擬學小記續錄卷六

紀聞

某一日往見晴川先師道經一曲巷見餓者臥簷下泣號與之數錢一路惻然不釋自念此是不忍之心恨不常存耳既見師請正師曰所過不化在存神上用工

予嘗謂李春野寫所見相切磋春野答曰吾意到那裏說那說不害先說意在相臨予曰孔孟當時講說豈自以爲已到那裏耶春野無答然予彻以其言爲藥石

近齋說陽明老師年逾五十未立冢詞門人有爲師推算者師諭之曰予繼我形諸友有得我心者是真予也慨自兵興以來未論陣亡只經我手點名戮過者甚多倘有一

人冤枉天須絕我後我是以不以子之有無爲意至嘉靖丙戌予正億生後襲師封爵近見年譜所載對龍光語云云當以近齋所述爲正蓋老師奉天征討除逆定亂功在社稷良知垂訓學開羣蒙功在斯文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陰騭斯民大矣敬慎折獄可知也克開厥後理有固然年譜所云似於事理未盡竊恐疑誤後學故特著其說

擬學小記續錄卷六終

擬學小記續錄卷七

伯舉私錄九條　伯舉劉鉞新安人

人之一念合理就是真種子朋友講習與讀書俱是培植灌漑自然生惡可已

道理只是綱常倫理愚夫愚婦皆可能的乃是家常飯孔門弟子顏子之外各有病痛若無可覩後世儒者著述立言若反出於其上然聖人與他做的是甚麽正是在這實理上着力各舉自己病痛以求治於聖人後世儒者便是立箇門面反失孔門務實之意

這件事利上輕的人做着不費力若重利的人終是費力

道理無窮論大意一言可盡若論工夫則無窮盡也

講學不妨舉業但學舉業便是要求得若不得心中必有不自在的意思這就不是講學

近時舉業文字太長七篇足有常時十四篇若果取的是好人雖一篇也可若取的不是好人七篇何用

羅念菴文集看着儘感動人不知是那些子有未到不如陽明先生如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便與無所爲而爲者殊科蓋事雖爲天地立心我只管盡其所當爲不知是爲天地立心事雖爲生民立命我只管盡其所當爲不知是爲生民立命念菴似是以方便爲究竟然其近裏着已足矯虛浮之弊真龜鑑也

世俗尚奢靡倍侈無忌甚至有婚姻之家因些禮物將兒

女聽雖且古之人士執雉庶人執鶩禮也假如庶人執雉
便犯禮犯法矣古之犯禮也以爲羞今之犯禮也以爲榮
無法守由於無道揆

孔彥私錄二十一條孔彥郭文士洛陽人

先生心體瑩然湛無一物其親家韓魯埜諸之云我先太
翁胸中似冰洗的一般不如我倒有幾箇字某舉以告先
生笑曰怕我不是恁樣第愧未能耳韓親家過稱過稱

陳仁泉嶙以書來質中有淡是本體濃是習性二句先生
批云淡非本體諸友遞觀疑焉某因舉似先生云本體上
亦着不得箇淡字淡字是對濃字若無濃並淡亦不說了
所以小記云雖五穀之美不因饑渴亦無所用先生領之

云孔顏會得恁易良久更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某受教
不覺悚然

有拚佛教說無真無妄儒教說有真有妄似於一義未協
者某曰子不讀中庸乎既曰不睹不聞又說甚真妄其人
無對某舉以告先生先生曰二說皆是某請問先生曰無真無
妄是告上智有真有妄爲初學者說若初學不教他存真
去妄卻於何處下手以此知先生教人不執一方便是濟
轉法華處

先生德性寬容不面斥人嘗見學者有慢病但微諷之月
是成家心應聞之者亦自懍然知過

先生懲末俗空談不說靜坐教人惟就日用事實處指示

曾病痢淡甸弟文元文秀省候同某問有何教言弟曰先
生無多言惟說靜中得力

先生解由誨女知之只是不欺不如某之好學是學復忠
信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無爲其所不爲皆不用註疏
某覽之忻然會心因問從前解聖人無所不知不能似在
才力上某嘗爲所苦自揣以爲不能依先生說只在良心
上學此民所固有有甚難始信孟子堯舜可爲非誑語也
先生喜曰此問友朋久不問到此孔彥初進便能領悟可
喜可喜

學憲東公貞吉深重先生之學嘗覽小記嘆曰先生之學
平實簡易真兩程之後一人發文禮獎仍扁其門曰程門

繼美

僉憲鄒公德涵敬慕先生自汴抵洛兩次造謁去之日充
然若有得也與李伯生曰先生之學有諸已了非空談者
吾儕當師事之

洛庠諭王先生一俞到任即來叩謁先生已病不徙領答
請小記一部讀之閱月前語稍變曰先生之學是說過失
踰歲又相見慨然曰先生懲空談之弊真是不肯道破其
實已道破了某曰何謂也曰學術差處只爲認方便爲究
竟非本體而何吾今得先生之心矣大嘆服

黃府尊焯以逃戶田若干畝給帖送先生家孫敦甫爲養
贍資一章友爭之自言某購此地賄里書曾用過銀三千

有勸敦甫辦錢債之可得地爲世業者敦甫以告先生即
合叙帖當時諸友頗訝其不善治生某亦疑之近來看先
生天分定矣於感遇得喪真太空浮雲諸友猶是不脫愛
憎取舍於先生所見霄壤懸絕

蘇文泉瑩居官數載點塵不染先生雅敬之惟不喜其作
某舉以問先生稱之不已某問何不著述先生曰不在此
心同了罷呂文川孔亘書舍起會論及李春埜士元先生
曰此友是箇美器平生操行不苟作官諳練居常一箇菜
畦亦有條理惟享壽不永未至竟究此學可惜

李伯生說梁君可一日問先生不宜崇尚二氏先生曰說
崇尚便過了只是取善

先生心中活潑潑地作贊言時伯生曾誦易數字先生便
忻然稱善無難色

先生教人含蓄每令自悟一日王約真以悟說一友舉問
白沙先生詩教歷歷某繙閱一遍何不見有一字言及經
世意莫偏些否先生曰不敢妄擬因笑曰先生只如此便
答了非秘之也蓋欲人深省自得之耳其善誘如此

孟叔龍化鯉在門下最久操守素定一步不苟見之者無
貴賤愚賢皆知敬之故凡來者先生必叩曰曾會子膺否
良久曰近日就來諸公都會一會

一日聚講先生命叔龍歌詩自齋和之王子敬齋朱子桂
從備子心虞王子見朋蘇子嵩陽皆侍坐一時甚興起子
曰其氣貌皆異常時皆有箇坐春風意以是知朋友之益
最大

庚午某月月食大日休寧程天津至問先生昨宵何以舉
禮先生曰某病不能出戶家人候食時報知惟整襟正坐
省愆內訟而已天津曰何不救護先生曰修省弭變之實
某難於拜跪儀擬便是救護天津子悅

先生親家龍氏夫婦老而無子先生延至家別處一室贍
養以盡餘年

先生居官數載一塵不染乞養歸洛惟雇騾載書衣兩箧
而已無長物也姑蘇陳莪齋餞之郊贈以詩云盡省仙郎
握利權飯蔬飲水似枯禪隨身一篋輕來往自有關譏無

此賢涅不淄兮磨不磷工夫到此世何人看君屋漏操持
此始信人中有鳳麟洛士夫家居府縣例饒青衣夫馬習
以爲常先生力卻不受因有一二家化之至今駸駸還淳
返樸先生之力也

化鯉私錄

鯉問今自己心中多未能靜且如瞑目坐時便有許多思
想便是私意卻不能禁止如何先生曰人心不能無思若
思得皆是天理卽是學問但我們念頭多是私意只是靜
坐纔好

先生曰獨居亦要自在不可太拘太拘則不能久如曰居
處恭只是不放肆執事敬只是不苟學問只是常行道理

人若於飲食男女之際皆不苟就是學問
人多有怨尤心不得於人則尤人有不遂者則曰命合如
此亦是怨天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人多有忿欲不是忿便是欲易以懲忿窒欲爲損說得最
好至益則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一則在形氣上有制一
則在德性上興起
人須是淡得世情方可言學世情榮美人多歆羨雖來講
學心中猶有這一念放不下除此病須是靜坐一切好樂
方能丟下前輩俱用過此功我昔在北雍時亦畧靜坐真
个凡事不愛世間無可好者今日亦得當時靜坐力自愧
未能究竟耳

先生因舉夢寐即白晝語謂鯉曰人夢寐中果如白晝所
爲此心方是真實方爲廓清若白晝如此說如此行夢寐
中卻不如此還是心中未真實猶有世情意須是靜坐也
日鯉復舉似先生曰隨宜用工靜坐亦一法也
靜坐亦只爲紛擾人情多是紛紛擾擾靜坐恰是對證之
藥陽明先生云覺紛擾則且靜坐觀覺字且字可見又曰
還須責志方是動靜皆有事
因舉大學與仁與讓語先生嘆曰大家果能讓則天下平
又消說甚麽
大學一書終於理財人能讓則不爭這讓字在財上又要
緊觀下文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字恰好對這讓字

大學誠意章是細說學之工夫然只終於無訟可見無訟
則天下平能讓則無訟
孔門若參之魯敢望賜之穎悟然卒得其傳只是他樸實
頭做去倒是實學
孟子之言振發然卻着實感動人
先生嘗語門人曰輕得利便入得門輕得色便入得堂輕
得名便入得室
凡人用智巧者還是不知命
鯉問近齋先生謂陽明先生爲知幾又謂孔子知及之章
爲知幾其旨何如先生曰幾者動之微聖人心常存故當
知幾諸語皆然不但知及之一章若不知幾是義外也非
孔門之旨矣

鯉閱近齋先生論虛心受益通篇皆是論其成功先生曰
亦言用工所謂接上根也然學問亦真有此一路
鯉問意之所滯拂之而已不知將何以拂之果臨事自有
方便乎先生曰有計功心即不虛也
近齋批格物說尾跋甚精所謂盡滌云云又不在文義閒
矣君得空外音乎
鯉問先生以好惡訓物好惡合則爲格物工夫當如此近
翁說物字正與上文相貫然其用工亦曰所惡毋使其實
云而已矣是否曰是
程子亦云約其情使合於中真知不慮而知何處着工便

及行事二解工夫實同近翁說更明順
鯉問先生訓物爲好惡窮覩後面絜矩字正是格物故近翁亦云然絜矩義只所惡毋使是好惡合則物可通矣以好惡訓物甚有據是否先生曰好惡必有所因無所因斯無好惡矣是所因物也好惡非物也情也通物必於其情但曰通物則語意明顯若曰通好惡則語意隔越矣
鯉問夜氣就常人說謂常人於晝間耳目精神都逐在外面至夕猶未放下到得中夜時良心有萌動者特不能常翕聚耳故孟子又有操存養長之說先生曰日亦有息存乎其人平旦之氣本體也日夜之所息也養此存此而已知學則知息孟子是就氣說不立意見又曰知是氣之靈處
鯉問精者先生曰精之所以一之也
鯉問著固是易龜亦是易見龜非專爲書也是否先生曰醞風所鍾醞心所通隨時變易以從此也著龜也書也皆易也筮卜問天求學於天也神謀鬼謀百姓與能
鯉問良知是習知之合則習知是良知之偏向否先生曰合則不爲習偏向則不爲良毫釐千里習知是習染之知其來遠矣
鯉問作樂秬黍之說先生曰昔人累黍定尺寸試作管之廣狹長短以準聲音之高下亦是一法然元聲卒不可定則心領神會之失所也是倒做是枝葉上求來
鯉問義理之怒不可無向先生曰幾動氣便逐物
鯉問點檢己過是爲己實功恐於朋友切磋處放過先生曰忠告善道亦是爲己
鯉問據禮記所載三代皆有小學以養老先生曰養老是學中一事教則備五倫
鯉問記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或是爲小子所居而名鄉今之所謂社學者先生曰後人乃有此名社學之教宜如鄉約合少長講會今失其義矣
鯉問先儒所集小學今讀其書非不惕然感動然其文義雜蔵入必須思索而後通豈小子所能知先生曰中間亦有緻時意見處須致吾良知乃知之
鯉問志仁即仁原不限於才力人人可能者若曰才力有能否然則性其外鑠我乎人患無志耳是否先生曰是才力自不齊故不取必
鯉問近齋先生云懷土懷惠只是爲形體是對不懷德失心志而言否先生曰學由心志則形體在其中
先生謂鯉曰看書俱當活看只在道理可通
鯉問好惡不逐物雖應感不失虛靈之體是否先生曰應感即虛靈之有事也何失之有
先生謂鯉曰今人言延年口訣多說是老子所傳然孔子當時親見老子苟有可以延年者何不傳之孔子豈孔子不可傳乎顏子在聖門是第一个弟子乃三十二而卒孔

子但曰不幸短命死矣至於伯牛有疾亦止嘆曰亡之命
矣夫今之言養生者舍當爲而不爲乃務爲孔子之所不
爲此是異學
王近山在洛謁先生既過新安請醒曰昨見尤老先生高
年欲以所聞一訣奉告延年使同志者有所瞻仰老先生
意思不用此予未敢言後數十日醒見先生因述近山言
先生曰連近山這意思也要一筆勾了
夜與近山同寢時近山問醒曰夜間如何便睡着又如何
便醒了醒無以應近山曰此適道理也要理會得睡時若
神歸於肝溜得淺少頃便醒歸於腎溜得深便會久睡醒
以質於先生先生曰只當爲而爲不當爲而不爲便是[illegible]

問至於睡呀醒呀任他去不須理會
又曰睡時若果胡思亂想便與除去此是睡時的工夫若
說有箇睡的法子也不用此
先生教人只是要盡見在職分嘗曰九天之上天也眼前
亦天也九地之下地也脚下亦地也如今只管眼前脚下
實實行去不論九天之上九地之下然眼前之天脚下之
地即九天之天九地之地也
曾確菴致書詢先生生平先生答云少多過老知悔是僕
之生平安淡泊守規矩是僕之願學
論陽明先生答韋克剛分兩語先生云比擬成知義介心
不虛此葛藤亦是老師引起當時只說聖人猶萬鎰學者
猶一金只要鍛鍊足色不在分兩豈不明白易簡果欲之
悲師應不免
又云克剛不鍊自金而替他人爭分兩卽使無疑只成知
識非老師揄金本意吾且鍊吾金不暇他及也
登高不喘歌詩如常此是陽明先生學力所到亦無行不
與之意未到彼不敢議陽明云我登山不論幾許高只登
一步但守此訓可也灌溉二字有深意真種子卻是自家
良知
情欲易深天機易淺
知病卽藥
論人詳治已便疎在須臾間不可影過

覺勝心卽夜氣已復矣
問病便是知病不言而喻
嚴者有條理之謂今人家所謂嚴者多是暴以上十條答唯菴
春野云至善乃繼之者善之善未落于氣質未判于人物
真性本原所謂易有太極是也先生曰此意先識得乎從
悟得乎莫成意見
春野云明親乃成之者後事至善乃未落于氣質之時[illegible]
淸淨渝之際物我從出之原須要先識得先生曰此是說
光景又曰自一陰一陽以下細細分節莫成取次否與不
識不知之味不同又曰道理不當說起處若說起處便說
從何處起便生元虛意見又曰何以能先識得又曰舍卻

在職分只管推原道理起處此晚宋談學之弊也或先
得或後悟得總屬意見卻是放心

春野云近齋先生以格訓通爲通乎物情然細思與本章
恐有毫釐之異自天下說到致知格物一步緊一步蓋人
心孰不有知爲物障蔽便不能空空格去物則光光淨淨
渾然太虛意必固我何從而生以之誠正修齊治平一了
百當吾心之知明鏡也物即斑點也情之所通即光之所
燭也去了斑則能照未有不去物而可以通人情也格即
格其非心之格物即物交物之物先生曰臆說亦與此同
但不以物爲物欲耳如以物爲物欲本章物有本末如何
解又曰格不訓去又曰格物訓去物不得或訓正物或訓

則物只爲尚存意見又曰通人情正是去斑點非去斑點
了而後通人情也離了人情何處用工又曰物交物此物
非原物故不通格物之物原物也又曰此條是肯綮處真
面談

春野云工夫本自易簡一舉就到一提便省日用本自活
潑但不可輕輕放過常在師友發明先生曰不輕放過新
何用工又曰如何發明

春野云惻隱等時時見但不可差過就是工夫提省本來
就是發明工夫先生曰不使差過只空空懸想乎抑須有
事實乎又曰昔年亦有提省本原之說亦云一了百當後
覺元虛故從今說

春野云孔子之言約而平會其欲無言處戰國而下詳而
大會其欲有言處先生曰無言亦是藥又曰戰國而下有
知學者乎又曰詳得箇甚又曰大字會字更詳之但謂其
逆於有言可也

春野云戰國而下有心立言者有心便是利詳而大者如
何下手如何工夫次第如何效驗道理那有許多頭緒先
生曰戰國而下未論頭緒多只是大意差謬爲其先功利
也

春野云大抵良知本無所知有心求知便是非良先生曰
無知亦是藥

春野云大抵講學本以求損以爲學益將何所益先生曰

將何所損又曰有無損益是對證之藥又曰聰明人多能
所能多最妨學春野云將何所損損其多以歸于易簡還
其本體耳先生曰還其本體非益乎

春野云大抵元近來愈厭勞擾只求無知便覺身心有益
與陰衞涯書亦是不得已但以近日所見復彼中所云者
耳先生曰愈厭勞擾厭煩即非無知欲求無知須是耐煩
又曰前云惻隱時見此云與衞涯書是不得已若是惻隱
真切卻是自不容已

切念人物失所只因人心陷溺人心陷溺只因此學不明
有衞涯者肯來出頭講求遠遠致書通問若是惻隱真切
自當應答如響乃云不得已乎豈以輕清渾淪繫其意見

而於世界冷無交涉乎此是學術差別處慎思之明辨之
昔年在東寺時春野曾寫數條只泛泛非者見教尙雜取
春秋戰國人議論今此數節方才着己又卻落在自私窠
臼確乎自信閑閑據險無閒可入只有厭勞提三字是頂
門一竅不曾遮備試下耐煩一針若受此針通身汗下諸
竅豁開不勝慶幸某老矣病矣衰極矣舉筆健忘率爾相
正亦不容已之心也春野念之念之以上春野錄

楊遜菴云此箇道理要識得識得了須放下亦要悟得悟
得了須放下斯不成意見矣先生曰如何能識得如何能
悟得如何能放下

遜菴云不思損之將欲益之乎此白沙之言謂聰明多能
者言也損之又損外家之言謂多嗜慾者言也是故對聰明
去智爲對證藥也今云講學本以求損不知損箇甚麼先
生曰只作對證藥則損益更不着迹

遜菴云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邵子云一陽初動處所謂
復所謂動即起處也天人不殊察見此理隨動隨靜隨事
隨時無少間隔即是見在職分即不落元虛矣先生曰此
理如何察見金屑雖貴入眼成翳又曰不落元虛恐成意
見

遜菴云惻隱等隨人資稟學力隨感而見若見孺子而怵
惕惻隱之形則無賢愚彼此之分就其至真切處言也察
識而擴充之方爲實功今言提省似落元虛先生曰察識

擴充正是提省

先生四歲夜坐牀上聞父潛齋翁講朱壽昌故事輒泣下
哽咽不能休

先生癸未遇杞縣劉新齋東于京師語先生以養生之說
然先生業已從事而知其非也因述所學以示劉劉不肯
從

先生在許墅公署中有隙地一區因疾欲栽花木以自娛
召花園子計之花園子具言植花若干牆面則用數株小
柏樹編架戒次日早來詰朝花園子見先生曰我如今不
栽那花木了夜間睡時我要伸就伸要屈就屈因思我一
身要自在卻將那花木紐捏使他不自在於心不忍遂寢
其事

先生往在宦途曾有故舊送一星士其人索年庚先生曰
君說我好起我妄心說我不好起我疑心且凡欲推算者
求先知也余不求先知耳其人嘆謝而去

戴仁村字學數末二句云更有一般真究賊毀經謗傳笑
文林先生曰戾經而傳是曰毀經戾理而議是曰謗傳傳
不戾經經之孝子也議不戾理傳之忠臣也痛癢心切遑
恤非笑哉

訥谿周先生怡說諸君子相繼淪落海宇幾空先生云海
宇幾空訥谿之感深矣然予不敢以此必天下也宋屛山
劉先生有言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嶮哉蓽門圭竇

密契聖心默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絕學者
之志韓子之言哉予於是重有感矣
先生曰賈太傅痛哭流涕等語緣是不忍心切乃有此說
話後儒不識他一點真心反說他少年輕率殊未然因謂
伯生曰今日講學只要辨這一點心何如
嘉靖癸丑訥谿周先生恬自登封寓書新安邸仰之曰吾
人於書冊中見古聖賢常恨生不同時不得親炙若西川
先生今之聖賢也執事與之同鄉世交何可放過
訥谿與吉水李省菴輻書云吾丈幸仕二程夫子之鄉覩
河洛仰高山足慰平生西川先生雖未識面其篤志力學
已深信其尚友者也前修時範視民不恍又愈于武城之

遇矣願時相切磋直諒取益
訥谿與先生書云癸丑夏秋兩侍道範誠心睟容不俟言
論而默淑吾大矣即有言也罔非德言有所論也罔非道
論動靜默語皆我師也吾安能忘也以此告念菴諸君子
念菴恨不即豬地取晤今齎恨歿矣
又書云我西川公誠河南夫子支撐天地柱石也小子不
才得承教於先生每一想及儀型嚴肅非心自格
又書云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無貳爾心昭事上帝吾丈
無貳心者安得日侍其側供灑掃之役以儀型之乎
訥谿為南雍司業謂晴川先生子年云西川先生以泰山
喬嶽鬱起中都為海內宗師人咸稱為尤夫子云

晴川家嗣上先生書云年自童時先君子虞部寄音訊洛
中有夫子出焉二程傳心之妙將煥然復明于世者其尤
西川乎以剛毅正直之資篤念聖賢之學其道德已足乎
已其名望已著於時然猶不恥下問歆然無自足之心誠
古之所謂豪傑也求之天下一人而已
朱近齋得之與趙麟陽錦書云天地真機周孔心竅是先
師一口發露諸觀及門之士最久而最親者莫不扶帶攜
和以為妙用固如此吾誰欺乎不肖極目長天以為世之
豪傑惟執事與洛陽西川吉水羅念菴可繼先師之志三
兒之外豈謂遂無其人但不肖未之見耳（見參元長語錄四卷近齋常州靖江人）

近齋與先生書畧云兩接手翰益感誠愛出於肺肝日新
之勇直取心君不作三代以下揩數故爾實疑實悟非聞
見所能滯也又云竊以洛陽天地之中古風淳俗得[illegible]
加盛德者運根本而不息則所趨宜不在尚辭之區也
又云四月中在白下聞周都峯郎（訥谿）名怡者深服師長之
真切想曾相扣故也（近齋遊太學先生時為館師故書中稱師長）
輝縣鄉進士郭樸菴野目已盲獨心慕先生一得小記命
其子讀而聽之而悅之
查毅齋鐸與化鯉書云西川先生語錄條條皆從實體中
來見公之質問皆入微初以為應酬不切學問者或可刪
一二細閱之皆於日用有關係真人事皆天則也已付與

李滄浪悉刻之

杜靜野偉與尤敦甫書云企慕令祖老先生道德純明師表河洛生未能躬造聽教已聞梁木其壞將安仰耶謹以香帛附信陽李儒師轉上鉉筵他日遊洛當遂拜墓之誠

門人鄭重上先生書云重之大過也求教既已不誠及蒙與進也遽爾告歸致動我師至誠惻怛涙別揮毫令人感入骨髮神明可鑒重僭云凡得老師之精神命脈者皆其子也重雖未能盡子道者敢不於斯而求勉萬一也重雲南永昌人

元氏門人王瑗上先生書云瑗自丞歲幸遇吾師闡明正學發揮至道叨被陶鎔之力殊多第資質庸下志弗克立其有愧於吾師多矣前歲敝邑白少玉獲謁函丈知吾師道體元吉聖功純粹已臻于窮神知化之域

臨川羅近溪汝芳來書云芳思親炙德輝者二十年于茲矣幾緣不偶竟負夙心邪獲讀新刻講學緒編平實中正潤益身心大不易言盡其時馳戀鄙忱似稍稍慰于萬一也

查毅齋應先生書云仰先生盛名山斗積懷已久無由親炙頃教今年春候補寓京得接高徒孟君見其徒已知其師及讀擬學小記與續錄乃知先生之學蓋得王文成之正脈且精凝神定心虛氣和凡答問處不費詞而微意自透凡酬應處不修詞而真誠自[illegible]造自得之意溢於言外績之真令人興起

安福鄒聚所德涵謂化鯉云過洛復面西川先生見其惻然仁體藹然虛懷非小記所能盡載因脈脈自誓矣

擬學小記續錄卷七終

河南西川尤先生墓誌銘

嗚呼此河南西川尤先生之墓先生嘗仕於朝爲戸部主事矣而其鄉之人被服於先生之教最久故其稱爲西川先生而不以其官於其歿也亦以此題其墓其鄉人意也予不識先生而識其門人孟進士叔龍聞先生之教最詳先生歿而屬予銘其墓此孟君意也嗚呼予銘先生有不勝其悲者自予居京師得與四方之賢士爲友於山東得孟子成而又得聞其師所謂宏山張先生焉於河南得孟叔龍而又得聞先生是予幸而得兩友又得兩師也前年宏山歿予爲表其墓乃今先生又歿而兩孟君一以憎去

一以憂歸予悼夫老成之日以凋落也艮朋之日散而之四方也嗚呼予銘先生能無悲哉先生諱時熙字季美其先本吳人高祖父亮始從軍隷河南衛父錦贈戸部主事母姜氏封太安人其生母蓋王氏云先生生而警敏不羣稍長爲諸生輒有聲弱冠舉於鄉是爲嘉靖壬午時王文成公傳習錄始出士大夫泥於舊聞競駭而排之先生計偕入京師一見輒有省晝夜讀之不休則嘆曰道不在是耶猶吾役志於詞章抑末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則又嘆曰文成公致良知之旨所謂養生主者非歟何以他爲自是深信而潛體之毅然以聖賢爲已任壬辰授元氏學諭甲午丁外艱服除再諭章邱其教兩邑士一以文成

宗旨委曲開導之兩邑士始知有聖人之學庚子遷國子學正時祭酒爲華亭少師徐公最重先生每令他館師弟子咸取法焉壬寅先生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忽淚下居常以不及師事文成爲恨且曰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以弟子禮見文成之門人晴川劉先生師事之甚謹劉先生以言事下詔獄則書所疑契時時從犴狴中質辨不少輟甲辰遷戸部主事榷滸墅稅先是司榷者務以背斂溢歲額爲能甚且牟其羨以自肥先生至則參意便民僅僅足常稅而止纖介不以自污所居肅然亡異於學宮也常州令某負氣與部使者抗先生薦其人賢者初不與較他日代榷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常州代

者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豈嘗以細故雌黃其間耶丁未年四十有五以母老乞終養歸三十餘年日以修德明道爲事足未嘗一涉公庭所居環堵諷詠自若郡守或以官地遺之謝不受不妄與人交然於後進有向學而來者輒喜動眉宇與之言終日不倦其所問答隨人深淺而要歸於提撕其本心令聞者各有所省其大指宰祖文成而得於體驗者爲多蓋自一見傳習錄寖讀寖入寖透齋中設文成位晨起必焚香拜來學者必令展謁其尊信若此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見而忽躬行甚且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先生歎曰孔門教人必以孝悌爲先忠信爲本其慮深也故其論議必依

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爲元虛隱怪之談其善學文成而
排其末流之弊者又如此陝洛間士聞其風播發而至
者百數十人士大夫道洛者咸以得一覩顏色爲快嗚呼
河南自兩程子歿寥寥數百年其間策名砥行之士豈少
乎而知學者鮮矣予曩聞沔水有曹先生間嘗閱其書論
其世蓋篤行君子也覩先生見大而識融有徑庭焉叔龍
謂先生二程之後一人豈溢美乎哉先生卒以萬歷庚辰
九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卒之日門人十數輩在側
相向哭皆失聲爲之經紀其後事葬以是年仲冬十有八
日墓在洛西澗之陽配解氏與子郡庠生洙皆先先生卒女
二適訓導李君柔學正李君根孫三居厚居默居樸曾孫

學顏學曾學思而厚與默皆郡庠生能世其學所著有擬
學小記聖論衍諸門人方梓而行之予又聞先生歿時予
自爲誌僅紀里氏歲月不欲爲身後名然則叔龍又何用
銘爲請哉雖然凡古之聖賢皆非有意於名然而門弟子
不可使其師泯沒而不傳則叔龍之請爲宜予於是撫次
其狀而爲之銘銘曰瞻彼伊洛其流涓涓眞儒迭興如流
有源孰開其源卓彼二程孰溯其流庶幾先生先生之傳
文武是啟仰讀俯思無言不惟匪唯以言允蹈以身出以
範士處以淑人道尊而壽有孫繩繩吁嗟先生生順歿寧
西川之濱西澗之陽以栖以藏源遠流長　賜進士及
第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山陰張元忭撰

祭尤西川先生文　河南府知府道于敏

乾坤正氣河洛眞儒德隆孝友學貫天人巍科蚤奮宦業
日新清修持己忠愛輸君有勳於國有澤於民功成不居
志藐軒尊爰歸綠埜養重山林周程言動巢許胸襟忘情
名利絕跡公門搢紳景仰後學師尊性安恬退道講身心
理學山斗媲古式今高騫峻節朝埜昭聞道脈積統舍公
孰云年登耄域載蕆莊椿兩楹夢斷喪我斯文某等叨官
錦里仰佩殊深遠聞變訃哀悼諄諄嗚呼惟嵩峩峩惟洛
混混惟公之風萬古同春佳城鬱鬱卜葬期臨生芻一束
絮酒一樽少伸芹獻公其留神

又　鄉士夫温如春

自有宋諸儒但明理學厥後後言寖以放失而世之談道
學者率流於支離影響之習乃陽明王先生崛起南服講
明正宗發良知之旨紹濂洛之緒一時章縫之士翕然趨
之然間有悖其師說飾怪談空獵取聲華往往自軼於繩
墨嗟乎道之不明豈非賢者之過與於惟我公天與純粹
氣鍾完和自少好古以忠信爲主以聖賢自期雖未面陽
明游其門牆而慨然仰止獨講其學神交心會其議論著
述悉契宗旨且居家孝友淡泊無求與之交者如坐春風
爲國子以聖學授生徒爲戶部推濟墨一介不苟取今其
家蕭然雖短褐脫粟晏如也屣脫簪組埃灌江湖遵元風
而遠引抱昭質以無虧是豈可與浮沉軒冕者倫哉蓋號

河嵩之靈而爲道德中之偉人矣蓋棺論定存順沒寧異日采而從祀廟庭無愧尸祝也某等里中末學聞教有年念哲人之萎恫典刑之湮酹之酒而侑之文非徒鄉曲之私也而深爲吾道悲

又　　洛舉人　李之在

惟河洛當天地中和之萃爲圖書苞符之邦斯文伊始聖哲代作應期誕命闢道淑人兩儀賴以不墜人心託以不死統承紀分更僕未易枚舉也迺宋熙寧間程伯仲先生一門並起千載絕學直接鄒魯圖書之秘衍而新之又五百年得姚江陽明不由師傳直契道妙良知覺人格知造盡開嘉靖逮傳雖至天下而躬行實踐孰有如我西川先生

先生應運河洛五百之期當程學如綫之後得姚江之正脈會精一之微旨纘明德休隆中和之氣鍾於人文當圖書再見故篤生先生乃其充養完粹造詣醇明固非後學小子所可窺測然有伊川之嚴而又樂易如明道講姚江之學而溫良恭儉讓宛如尼山今擬學記昔定性書如出一口蓋持議立論印之姚江不爽也至於奉親之孝周旋百順推務既竣圖書半篋則又昭昭人之耳目環堵蕭然四十餘禩杜門著書安貧樂道不談官政不通貴顯獨引進後生提撕良知喜而忘倦老且彌篤此先生之志也某等生先生之里顧先生不鄙數奉教於先生得窺道要厚幸矣厚幸矣依歸景行終身在茲奈何天喪斯文山頹梁壞

某等能讀先生之書而不能得先生之心茲掘趨先生之堂而不復儀先生之範傷哉嗚呼河圖洛書代有嫡傳程氏之後屬之先生則先生既沒必有承其統者某等非其人也祇恐光岳氣漓龍潛豹隱鰌鯉號舞重爲斯道障也惟先生之靈其陰牖之

又

愚小子遠來而哭之者非哭先生之生死迺哭千載絕續之道非哭先生之道迺哭小子垂老之日忽失師承將抱恨九泉也夫三光非道不立九法非道不行家非此不可以爲家國非此不可以爲國寥寥海宇須人主張惟我西川先生篤生中州學先職分以心爲學問之本以靜爲進

修之宗雖謗議沸騰而不移其節雖窮困踢蹐而愈舒其志力行守已之君子鮮有及者方今海內如嚴霜之慘雨惠枯矣而蕭艾生如渾陰之夜梟鳥鳴矣而鸞鳳潛慘慘然人迷所歸豈天不欲吾道章顯於厄運之時也何奪我中州老成標的不使典型四方耶嗚呼悲哉愚幼時隨先大夫到江西聞陽明講學雖是蒙童亦知向慕壯求其書而讀之盡棄舉業而專求心學屢經患難略不少挫以此自慶似有受教之地側聞先生以易簡教人不辭老憊遠趨教下先生亦忘其愚不肖而誨之如憐遊蕩之子授其家籍指其歸路今上龍飛詔求直言愚纂聖賢餘緒欲凟千載宿弊萬歷二年復至洛卜法就先生曰此世界不可

無此議論也因赴闕上書又復離索意以薄田可貨裹糧而來再侍言笑未晚也豈意先生遽舍我而逝乎嗚呼天不欲吾道章顯以昭明宇宙而奪我翁是天不欲小子昭明此道於吾心以羽翼世教也先生堅確踰金石可謂强矣真誠動鬼神可謂剛矣今剛强者天不少留而小子今年歲七十有三矣猶之酒醉之人行於崎路纔起於東復歷於西猶之沈疴之久自治方藥既安一臓復損一臓萎弱如此而復失師承胡能已呼天而悲耶龍門月繞印闕風悲哲人萎矣喬嶽峯摧嗚呼悲哉

又　門人陳　麟

嗚呼古人云感德不易知己尤難麟於先生所以痛悼而不能自已者非徒知恩爲重知己之難也蓋麟自斥歸杜門謝客十餘載亦知先生堅臥不出曾未一謁安知所謂講學論道汨沒習染幾成痼癖隆慶改元忽承先生手翰有事于招提精舍每小車日二次入吾廬止謂偕行以襄國事不知默察予之動定欲傳予以聖學也因書悔過幾段蒙批示云讀之感動泣下抵冬同志帖來告先生有郭外荒園之行至則先生果來搢紳諸儒雲集先生首命予歌詩隨見和焉此一時也其無懷氏太樸之風歟揭約爲會予乃摳衣而師事之茲非知己者耶於乎聖學不明久矣予不自量日侍先生之側先生亦憫予之騃魯樂育不倦者不一麟兩罹碧辱人謂可暴其事先生亟止之曰反

已無愧怍耳每嗜相術陰陽家等書先生曰曲學也嘗舉予史宋儒議論以求印證先生曰此皆數他人寶耳予有厭世心也教之以耐煩有競尤心也教之以喫虧有忿厲心也教之以容忍有後靡心也教之以淡泊舉天壤間罔不諄諄破我胸中之迷藏白首握手終日語心真視予猶子也得非恩之罔極耶茲者天不我憫山頹梁壞我有疑貳誰其解之我有逆意誰其釋之我有隱微誰其剖之古今公案誰其傳之傳曰無德不報又曰爲知己者死果何以酬先生哉或者日有就月有將努力黽勉求無負知己之遇乎抑尊所聞行所知繹罔極之恩而踐先生之教乎奈儀型之既遠愧駑鈍之不逮終血肉之爲累徒老大之傷殘悠悠虛度五十六矣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雖稍知刻勵竟成辜負安能報先生之萬一音容永隔卒受無門塋業茫茫孰知我心率衆同門伏柩一哀非獨爲先生哀爲世道哀爲鄉邦哀爲吾黨哀安能起先生於九泉再置我於熙熙之春臺噫言有盡而痛無窮也

元氏縣入名宦告文　真定

惟公淵源伊洛契悟文成昌明理學羽翼聖經乞休養志歷官著聲元庠師法首稱先生某等忝帥一方仰作人之懿範申呈當道協好德之輿情俎豆大賢之列表儀先後之英茲卜仲春之吉率儒學師生請主入祠謹以牲帛庶羞用申奠獻幷告合祠名宦之神來歆來格以妥尊靈尚

跋

挽西川先生說　　洛陽王　職

嗚呼生順沒寧先生以之茲於先生奚悲哉悲之云者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殆爲斯人斯世慟而非以哭吾私也人謂先生不索隱不行怪不談空不詔寂居家孝弟居鄉[illegible]信居官忠廉厭紛華甘淡泊喜爲陽明之說從之遊者如坐春風中宛然程伯子之純粹也惡以隱怪空寂賢者之過也先生所無也孝弟誠信忠廉庸德之行也先生所有也厭紛華甘淡泊先生性之也非勉也勉則一時可能難乎終身不變也至所著陽明之說夫固憂爲之也非喜爲之也陽明之說致其良知而已良知二字出自孟子所謂

親親之仁敬長之義達之天下者是也夫愛親敬長孩提之童無不知之奚取先生爲之說嗚呼先生於此蓋有隱憂焉假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家國齊治而天下平先生之心樂乎忘言之天矣奈何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有之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者有之推之君臣夫婦明友之間率多私智僞爲失其孩提之本心而良知之旨不復明先生以爲已憂焉惟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惟其慮之也遠故其言之也詳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愚小子非能知道者獨以爲孟子之不得已也陽明知之陽明之後先生知之先生不可復起矣而今而後欲聞仁義之說又孰從而言[illegible]哉何者海內之士能爲良知之說者固多未若先生之誠心實意力踐躬行其言藹如也嗚呼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先生之爲是說也其亦有慨於中乎後學王職頓首拜具

擬學小記附錄上卷終

刻擬學小記引

陽明先生以致良知倡明一代正學而海內嚮風至稱其功不在孟子下贄自始學即知苦習氣卻株守章句以求向方曰魯鄒濂洛公案臚列矣奚必陽明又良知哉且駁難者雜至則又曰陽明紹象山之傳者作異晦菴徒標門戶耳遂併其書置而不顧以茲悠悠者三十餘年自謂有聞而不知已為習氣所勝矣深念吾鄉西川尤先生粹養有日向實未能飫有聽聆只以恬退解脫世味高先生其自謂知者又疑先生以靜攝學長生之途顧恥以抗塵走俗不能摳衣於丞去年己巳冬遵先生所為社條以共有

城南會之約師事先生而日有請益則多宗旨於陽明之說贄質鈍初甚不能脫去舊聞為朱傳作身質先生但曰試觀之又云虛其心觀之已而方取其書誦習之累朝夕似恍然悟入乃知魯鄒濂洛其嫡傳在是而向為習氣所拒也又翌日先生幾出所手錄擬學小記一卷曰相與印證之雖就經傳語錄中所發明而自得者也其旨要不出良知為心印不出庸眾人而見聖人不離日用食息閒而見聖人之道其言直捷而粹然一麗於正其下手至易簡而其究廣大與陽明諸集互相發夫自格致之說向外其弊易溺於詞章詞章之習易就於聲利二習相襲其弊不可勝言矣自陽明之說援掉向裡大證心印直以不沿朱說而駁之為異學亦習心之便耳今里塾中有業其徒以佔誦時文者而便之一旦從旁更端以撰義則色怫然矣況日所誦法者哉夫習心者公虛之反也公虛之道惟其是不惟其異與同比之方技者流方不驗症即和扁奚貴苟驗症矣而又思共之即為今之扁今之和何不可耶至謂方書俱在奚必又為作者一遇病坐守以是得謂公虛之論乎觀文公晚年所自為定論其心未嘗不虛而公也而後之學者徒亦譊譊矣茲編出先生數十年所潛心會私淑於泰和晴川編成又質正於靖江朱近齋太平周訥溪三公者皆陽明的傳也其學宜有淵源其用心亦公而虛矣其心公其言自醕其心虛其學自正鄉有正學而尊信

之晚無惑乎以陽明為異學又無惑乎數十年之悠悠而自謂有聞也人有譚饑渴者夢粮而餉夢漿而沾覺而見飲食則佯棄之忍飽沾也其家人雜譟之矣學不師心而誦數是力篡組是誇只夢飽沾耳真聞乎哉是編既出一時同志手鈔不給又講求者方未已遂相與鋟梓欲與同有是心者共先生方謙退而未遑也夫學術明則士習正不明則士習詖士習者世道之大機也彼方技者流驗一方應一症則思共之矣矧詞章聲利之習病入膏肓者是編而信得非今日之良砭耶刻而共之又奚獨同遊者一時之幸矣乎洛陽門人劉贄謹識

擬學小記跋

擬學小記者吾師西川先生力學手錄也而曰擬曰小云
者固先生自遜之意亦先生真見夫道無窮學無息而不
敢以大學鳴也先生早歲卽知向學薄詞章之習而一以
敦務本實爲志見友人方伊東家藏陽明先生傳習錄取
而閱之有契於心遂攜以歸蓋欲師資其人而不可得也
及弱冠舉於鄉官太學友天下士聞泰和有劉晴川氏靖
江有朱近齋氏太平有周訥谿氏皆陽明正傳也先生求
與之議而私淑之以正此學是數先生者亦知先生真切
士也相與定交而切劘砥礪先生之學自是而益邃矣故
是編之集皆先生所得實錄也訓詁云乎哉先生乞養歸
三十餘年日弥此學洛之人士無有不知先生者已已冬

良侍先生教問及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先生慨然有接
引後學意乃約秫甫溫子子禮劉子伯仁呂子子仁李子
同邀先生會於陳子祥城南書舍期以請益一時同志者如
梁子子福王子復性王子季才方子敘之劉子子密董子
汝正劉子從諭幷士華伯准陳氏二子及郊邑諸子咸翕
然宗之以爲依歸先生因出是編商搉之僉欲壽諸梓以
溥其傳先生曰夫道廣矣大矣終身由之而不能盡也學
豈止於是耶此編之錄聊以備吾遺忘爾恐不可示之人
人也僉曰此學不明久矣自陽明先生倡之海內論學者
多騖於虛遠今先生獨求之於平易故此編之旨皆發
明良知之蘊隨病立方足以爲吾人藥石可祕而不傳乎
遂捐金命工梓之良不揣愚陋因跋之於簡後吾黨之士
果能於先生之學體之於身心性情之間不求之於言語
章句之末則是編不爲徒刻也不然入耳出口視爲文焉
耳矣非先生與進意也不知僉以吾言爲然乎否敢忠告
之隆慶庚午夏六月洛陽門人呂孔良頓首譔

擬學小記錄粹序

西川尤先生受業於文成公之門人獲聞良知之學銳然
有作聖之志明道統之心方官戶曹卽以終養引去退居
伊洛閉心悟力踐游神六籍潛究孔孟宗旨充養四十餘
年學博而道明涵深而理邃尤切於樂育善類謙虛之懷
冲和之度睟然可掬凡來學者循循善誘不強其所未至

聆其言觀其儀若坐春風而聽簫韶先生之養何其盛耶
此習閱於門人孟叔龍者然也一日聚京邸出所紀擬學
小記示余余受而讀之謂叔龍曰紀載浩博歷覽爲難盍
少選焉俾觀者一披卷而精義要旨昭如也叔龍肯之於
是相與校正摘其粹然純雅有關於心法之傳孔孟之旨
者錄之居三月而卒業余喟然嘆曰聖遠言湮此學不明
久矣幸而文成公啟其源諸弟子衍其流而尤先生眞承
其緒而闡其微者乎不然何見之徹而語之詳耶備閱記
中尤有先儒所未發者孔門之學惟顏曾得其宗而先生
則善發其蘊其論仁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我也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眞我也又曰志仁無惡者心無二用

志仁便無惡欲仁即仁也此孔子學脈作聖心法也顔子於志仁無惡者也而或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其詆顔子久矣先生是以有克己復禮之說不遷不貳之辨曾子三省非忠恕事乎或乃曰未知其體之一是未深知曾子者先生是以有一貫之解他如論格致論良知論知行合一言言悉透元解而學者猶曰致良知三字非大學宗旨獨不思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豈易知不足以盡天而乾元獨缺夫簡能乎無亦未之思乎吾故曰先生善發孔門之蘊者也夫先生由克成之學上追孔門之脈遡流窮源繼往開來爲一代眞儒所謂百世之師非耶叔龍從之遊而克繼其志道統之傳其在斯乎非徒文焉已也錄既就洛陽李君雅志好學者見而悅之曰美哉吾志也遂攜以梓之是記也于茲蓋三刻矣周元公曰美則愛愛則傳先生之記當與伊洛淵源并傳矣因敘其義願與叔龍君期無負於先生之教云後學茌平孟秋謹識

山東刻擬學小記序　　呂坤

六經言道而不辯辯自孟子始以衛道也漢人解經而不論論自宋儒始以明道也宋儒尊聖而不僭僭自世儒始自有世儒而亂真之病始入吾道膏肓矣夫堯舜傳心僅僅四字耳曰允執厥中執中要訣亦僅僅四字耳曰惟精惟一此仲尼所祖述而不敢生一毫意見者也爲世儒者之說曰心一耳何人何道又曰一矣何精言精駢拇也其教廣博而易從其言徑頓而可喜甚謂思孟支離六經糟粕天下士翕翕向之如飲醇醪謹畏者猶挾吾道以自文清虛高遠士且立門戶於勳華之上游矣噫擬經僭也而不非聖非聖矣奚啻僭哉約其宗旨在言一不言萬語行不語知夫聖人以一君萬不和萬爲一易言採賾言多識孔言博學言多聞多見未嘗教人廢萬也至於知行兩字對舉互發千聖無異辭萬語無偏重彼其典稱不刋必非漫爲此語矣夫佛老莊列與吾道判蒼素而自成一家人人能辯之此疆圉之患也世儒雜儒釋而自傍靈響蓋辯者莫病其蠹此腹心之患也此衛道明道者之所憂也洛邑尤西川先生樂堯舜之道而孔孟是尊嘗爲擬學小記

意曰吾不敢擬道以立高論而僭聖經吾記吾學耳往歲孟司符子成曾以見遺余得之一二讀則一二喜也如論心則曰衆人之藏在利欲賢人之蔽在意見論道術則曰虛心切己共求精一論教人則曰孔孟教人每說向近易處今人多往難處解所以不得聖人之意論爲學則曰人苟實心求益則耳目見聞無往非師論天德王道則曰篤恭者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之深功也到平常之地則曰饑之於食渴之於飲孩提之慕親父母之愛子篤之至也無說可說故曰不顯又曰無聲無臭諸所論述高則探索性命而不入於元僻近者簡確使下學有所持循蓋河南自二程後澠池曹月川先生其積響也茲又有西川云是書

也其門人李君伯生孟君叔龍既刊布之矣中丞廓延李
公崇正學以撫東人曰是孔孟鄉也西川言言孔孟宜刊
諸此鄉而以序命余余不及見先生而李君孟君嘗余僚
倩也兩人者以正學鳴不作儕道語所從來可知已

書擬學小記續錄後

麟自歸來社門未知掘趨尤師門牆因循汩沒者十餘年
隆慶改元方獲側侍已巳冬遂有城南莊圖會約士大夫
翕然皆宗仰之於是始知所依歸而師事之矣光陰迅速
迄今又十餘年雖日聞提誨實緣久陷迷途竟弗領悟崇
師一日垂憫出孟友子騰所編續錄一帙示之麟即捧歸
潛玩見所拈出者曰飲食男女曰耐煩喫虧曰守拙曰淡

泊曰節儉其言雖不一而獨拳拳於貪忿兩字意以貪乃
人之日用食不淡則貪貪則不奪不厭而損人利己所不
免忿爲人之本心心不忿則好勝好勝則惟知有我而欺
天罔人所必至其言若簡易自古聖賢皆在這裏做工夫
真學術之要也嘗曰此學據柴漢可能但人自昧其良心
爲所不當爲安於暴棄耳痛哉斯語切中麟之沉痾終身所當
服膺也遂跋諸末簡以告吾黨門生陳麟頓首謹書

尤先生要語序

洛之陽有西川先生者受學於文成之門人劉晴川氏其
學尊信良知之說其談學平易切實不爲高遠元虛之論
其爲人溫純和粹有明道和靖之風其所造詣駸駸乎由
文成之教而上探孔孟之旨伊洛淵源先生志之矣余同
年友雲浦孟君從先生游有年凡先生一言一行莫不紀錄
而師資焉其用心亦殷矣一日持語錄數卷示余余歷覽
之謂孟君曰言貴精不貴多孔子自少至老日與三千之
徒講道論學不可勝紀游夏諸賢但提其要者爲論語二
冊何其簡而精也孟君欣然遂錄先生之言要者百條余
潛玩之言約而道大語平而義精於言與旨具備真可以
爲後學範矣孟君篤信師傳而怡然有得故其所稱述如
此余雖未親炙先生而私淑其教遂忘固陋僭言簡端欲
同志知所誦法云山東茌平後學孟秋頓首謹序

西川先生要語引

王子讀甫觀夏官政雅善予一日過予問曰讀書可以爲
學乎曰不可無何曰讀書不可以爲學乎曰奚爲其不可
曰何居曰工辭章謀利祿不以其言爲必可行其記誦日
博其心日蔽是謂侮聖人之言子謂侮聖人之言者果可
以爲學矣乎曰不可讀其書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
起沛然若決江河不力踐諸身不已其記誦日博其心日
啟是謂畏聖人之言子謂畏聖人之言者果不可以爲學
矣乎曰奚爲其不可曰子可以讀書也已王子曰吾師尤
西川先生學陽明王公之學洛中學者翕然宗之先生所
著擬學小記足羽翼陽明之傳吾欲梓示學者子盍爲摘
其要且叙先生之大者以視四方可乎予惟先生之學截

小記中可無敘第恐讀先生之書者不踐諸身則此帙亦
贅已予觀先生與人書有云執事讀陽明書果惻然乎[illegible]
然沛然乎若是乃爲知痛癢不至謾讀也嗟乎若先生者
所謂君子畏聖人言非耶因錄此復王子曰是可以讀先
人之書矣萬歷三年春江右後學鄒德涵撰

刻聖諭衍跋

右書三卷乃河南西川尤先生講學於洛而作者也首列
聖諭六言尊王也次篇提醒人心次篇挽回風俗天德立
王道昭矣蓋衍振鐸之教因以名篇云噫讀是書者其知
先王任道覺人之深意哉後學江西陳九德頓首跋梓

陝州創建尤先生祠記　東昌　荏平孟秋

陝庠之英王以悟從學於洛陽西川先生先生沒以悟述
其教服膺益篤鄉人化之其庠生張騰霄趙一麟及里姓
四十餘人追慕先生捐數十金即所居建祠祀之且游息
焉祠凡三楹周繚以垣時萬歷已酉蓋先生沒之六年也
先生諱時熙天性醕懿幼聰慧長游鄉校忠信篤敬溫其
如玉閭閈雅重之舉鄉進士受學於王文成公之門人時
川劉氏自是學益進道益明由教諭入爲國子博士以道
率人士子悅從轉戶曹郎課滸墅稅廉平仁恕識者賢之
事竣乞終養歸居洛陽三十有餘年跡不入公門事不干
公議安貧樂道日與洛之士大夫講學修業聞風而薰德
者遍中土余嘗以年友孟君而私其訓其論一貫曰忠恕

只是一若謂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萬
即一之萬也論克復曰能自復禮求仁之方也論動靜曰
學只是主靜主靜只是愼動論知行曰知即是行行即是
知只是一箇原非有分合也論諸子曰諸子是慕倣孔子
顏子是學自家立論千言萬言言言皆心得眞切簡易不
襲舊聞誠深造有道者諸小記可考矣夫伊洛瀍澗之間
有兩程子邵堯夫諸賢皆以德行文學名天下千載之下
有耿光焉先生繼道學之傳虛懷樂善飲人以和循循然
善誘若春暘之煦若膏澤之潤無論遠邇智愚皆悅其化
及門之徒若李君根孟君化鯉張皆紀其言行淑其身敎
歷宦迹彬彬然與古人同風皆先王之敎澤也余昔守山

陝孟君過余王君與之偕宏識雅度默志於道余器之因
與講愼獨之學知其必有成也祠在陝之張茅鎮距洛陽
二百里許昔伊川沒門人各以其學顯而敎分王君獨達
師說易世而俎豆之非篤志力行不能彼夫風教遺澤率
數十人翕然趨之如響是足以覘眞機之無間矣孟君喜
其事爲余爲之記

西川尤先生祠記

西川先生倡道中原振響伊洛蓋粹然理學醕儒云萬歷
庚辰秋先生沒門弟子固嘗即其家而祠之矣已而按臺
臨川懷魯周公孔教請先生祠曰先生天下士也宜從祀
疏奏不報然先生之道久而彌光門弟子復相議曰昔孔

子之道經累代推尊而有今日先生從祀宜有待矣盍祀於鄉以姑慰通國禮拜之意乎遂白其事於當事者時署學憲燕臺洪岳王公嘉韙可其議復極力請於按臺南昌鏡源涂公宗濬按臺題之無何督學邯鄲涵月張公我續至復贊其成而建祠之議定三公皆吾道中人而一時偶聚成先生百世之典豈非先生之道之在人心有不可磨滅者與祠卜於洛城西關某里坐坎向離蓋郡守古滕雲洲張公中鴻貳守韓城張君邦敬別駕階州卯君在東武功康君埧節推陝華亭賈君師謙洛尹富順錢君夢皋以官田易某氏宅而爲之者祠門凡七楹中三楹爲正門進而爲儀門爲甬道爲月臺臺之上爲先生祠凡三楹左右翼室如其數祠後爲講堂七楹曰以需先生門人及諸來學者之會講於斯云祠之工費捐自郡邑及四方同志者而率作布置補所不足則洛西塘劉公贄孟津育吾李公根也工肇於萬歷丙申夏某月日至某月日竣事規模宏敞壯麗西與周元聖宋二程祠儼然並列其稍稍增吾道之光乎余時有關中之遊過洛謁祠而西塘育吾暨余年友新安孟化鯉諸洞志遂屬余爲記余私淑先生久矣弗敢以不文辭余惟聖人之道猶樹木然不培其根無以達枝根既培矣枝從而茂枝有不達未覩根之能培也蓋合內外徹顯微物理爲然而聖學猶是自姚江開良知之傳令天下學者知吾心之靈明即道無事外求此培根之說

也世儒失其意旨遂重頓悟忽漸修動談奧妙而踐履貫疎借口融通而幾乎無所忌憚指其事而責之則曰吾和其光同其塵焉耳吾之良知固炯然不寐也嗟乎以是爲道是所謂枝葉瘁而本實先撥者也豈非學問之大蠹歟先生學本良知而不敢信心而遺行以徹悟則洞晰乎天人性命之精以躬行則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際晚年充養完粹渣滓消融睟然有明道氣象而進乎恭安之境先生其內外合而顯微一者歟故其著爲語錄言近而指遠辭平而道大學者讀先生書莫不心悅誠服則先生之於道可知矣故論先生於往聖則爲宗子之正傳論先生於時賢則爲對證之藥石此即如侍御公從祀之請大足增輝俎豆而僅區區一祠惡足以盡先生哉抑余猶有說焉凡嘗建者紀歲時刻期未詳規制俾後人有所考據不至湮沒此作記本意也然堯舜周孔之所以不朽者其在記乎抑有出於記之外乎是故建祠以崇祀而祠有時圮作記以永祠而記有時湮其惟紹先生之心法世守勿失斯其爲祠也不依形而立其爲記也不賴言而永矣敢以是爲同志者望萬歷丙申陽月甲申虞城楊東明謹識

祝文

唯公性秉純粹學有淵源昭代醕儒伊洛嫡傳如鐸鳴世如日中天往聖羽翼後學斗山時維公論人無閒言惟茲仲春/秋敬飭豆籩百世不沒宜鑒衷虔尚饗

西川尤先生像贊

嗚呼此西川先生像也先生弱冠有悟終身修德明道以聖學爲已任接人則和睟之容可掬而心體澄清一滓不染擬學小記足發孔孟之精微從游者百數十人鯉愚下誠莫窺涯涘然竊謂程子以來一人而已乃者瞻像追思竊擬短贊非敢云足以概先生也

嵩河間氣鄒魯的傳道德純備規矩方圓秋月冰壺春風時雨趙宋伯淳儼然其位

門人孟化鯉敬題

洛陽祠堂匾額

一代真儒

門人孟化鯉敬題

程門繼美

學憲袁貞吉敬題

擬學小記者洛陽西川尤子擬學之書也舊有關洛兩刻本前明隆慶庚午洛中諸君子遵西川擬約作會城南相與捐分刻梓爲卷凡八門人李伯生氏又別爲編次約爲六卷梁君可氏刻諸關中初未嘗有續錄也續錄七卷門人孟雲浦氏萬歷己亥做舊刻篇名彙爲一編以別於關洛兩刻本也肅生也晚不獲親炙先生猶幸得近先生之居年逾五十乃克於先生遺書三致意焉咸豐壬子家居課讀手輯河洛五子精華錄廿八卷餘暇因謹訂先生正續二集釐爲元亨利貞四冊藏諸私篋刪其重複加以圈點遂承雲浦合併全書之意用慰後學私淑之心云爾洛刻本八卷失傳所錄正集六卷即關中刻本附續錄一卷多與雲浦續錄重而未敢擅自刪去者存原書之舊也續錄後附錄上下二卷亦後人增入者仍鈔以備參考邑後學曹肅孫沐手謹跋

後學李位金校字

季遵西

李坦

十一世孫 敷華 廷桂 敬錄

擬學小記附錄下卷終

擬學小記六卷續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尤時熙撰時熙字季美自號西川居士洛陽人嘉靖壬午舉人官國子監博士事迹具明史儒林傳時熙師事劉魁傳王守仁良知之學有所心得輒筆記其壻李根裒其雜著編次之時熙自序謂名擬學者言擬如此爲學而未知其是否也書中於魁稱晴川師於守仁則稱老師不忘所本也凡分六目一經擬二條言三格訓通解四質疑五雜著六紀聞末有附錄數則明史稱時熙議論切於日用不爲空虛隱怪之談今觀其書大抵以心爲宗卽董仲舒道之大原出於天語亦以爲舍心言天卽爲義外而中庸之中直訓爲中外之中以與心學相比附又謂中庸論道理多分兩截其兩景不如孟子之直截又謂子夏子游之言皆主務本皆有支離之病又謂危行言孫及文質彬彬皆非聖人之言猶是姚江末派敢爲高論者也